

1915年

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  
1916年更名为《新青年》

1917年

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科长，  
《新青年》总部迁往北京

简体典藏全本

# 新青年

第七卷  
第五至六号

原刊主撰 陈独秀  
本书主编 杨宏峰

《新青年》的首要之功，就在于它彻底地否定了传统的封建文化与道德伦理，在于它高高扬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新青年》虽然亦有时代之局限，但无疑是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座高耸的里程碑。

可以说，举凡国人关注的新知识、新问题，《新青年》同仁皆试图给予解答。故，只有如此表明政治态度而非具体学术主张之“民主”与“科学”，才能够集合起众多壮怀激烈之新文化人。

1923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理论性机关刊物。

1920年

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公开出版的机关刊物

1923年

在广州改为季刊，瞿秋白担任主编，  
成为中共中央正式理论性机关刊物

1926年

改组停办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 新青年

简体典藏全本

第七卷

第五至六号

原刊主撰 陈独秀  
本书主编 杨宏峰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青年》简体典藏全本 / 杨宏峰主编.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227-04748-3

I. ①新… II. ①杨… III. ①期刊—汇编—中国—民国 IV. ①Z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33409 号

## 《新青年》简体典藏全本·第七卷(第五至六号)

杨宏峰 主编

责任编辑 杨旭东 刘永霞  
封面设计 陈冰融 张宁  
责任印制 李宗妮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renminshe@yrpubm.com](mailto: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28 字数 530 千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08685

版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4748-3/Z·147

总定价 88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前 言

一般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滥觞，是以1915年《新青年》（初名为《青年杂志》）之创刊为标志。1917年北京大学新文化运动倡导力量之结集，遂使运动风靡全国。《新青年》是鼓吹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主要阵地。陈独秀创办该杂志时，正值民国初立，北洋军阀窃权，二次革命，袁世凯抓紧称帝，《二十一条》签订，定孔教为国教，等等。国内形势风云变幻，政治状况一团糟糕，如何重建政治基础，并为之作出合法性论证，在—批觉醒的知识分子中间大有市场，《新青年》可谓适逢其时。其中，《新青年》所倡导的“民主（德先生）”与“科学（赛先生）”被后来人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思想旗帜，直至今日，它们已经成为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被写入各种不同的教科书中，被一代代学者直接运用，被一代代青年直接接受。赞誉五四新文化者以此誉之，诋毁五四新文化者以此毁之。可以说，《新青年》的首要之功，就在于它彻底地否定了传统的封建文化与道德伦理，在于它高高扬起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新青年》虽然亦有时代之局限，但无疑是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座高耸的里程碑。

我们应该承认，“民主”与“科学”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思想基源，并不是没有值得讨论的地方。首先，我们必须看到，陈独秀提出“民主”与“科学”的这篇文章，是以“答辩书”之方式写成的，并且是在回答“根本上立于反对的地位”的论者的攻击时所使用的两个思想标准。我们不妨看看陈独秀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上发表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是怎么说的。他说：“本志经过三年，发行已满三十册，所说的都是极平常的话，社会上却大惊小怪，八面非难，那

旧人物是不用说了，就是呱呱叫的青年学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种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陈独秀接着说，在这些“非难本志”的人中有两种人，一种是“爱护本志”的，一种是“立于反对的地位”的，这第二种人，“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人治），这几条罪案。”接着，陈独秀又说：“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办法。”“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陈独秀：《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42~243页）这两段文字见解精辟，表述生动，常为史家所征引。这就意味着，即使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时期，“民主”与“科学”已经是五四新文化同人独有的思想旗帜，它们同时也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所承认，或者说所不得不承认。“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言下之意，就是他们没有气力、没有胆量反对“民主”与“科学”，“民主”与“科学”对于他们而言，已经是一种权威性的话语。

《新青年》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之所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已经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两个权威性之话语，说明它们已被中国文化所接受，并非形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始，而是形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夜。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清王朝“天朝大国”之迷梦，对中国伦理—政治型文化传统也造成了致命打击。中国第一次被迫面向整个世界，在恐慌、震惊、自卑而又自负的不平衡心态中，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与现实、价值与知识。这是中国早期现代化之外在动力。另一方面，中国现代化的变迁尚有其内在之根据。事实

上，在大部分时间里，中国面对的主要问题不是外部世界之挑战，而是内部传统之危机。中国现代化的反应类型与历史走向是在中国历史内部要素与西方文明外部示范之双重制约下进行的，这必然造成现代性的复杂性。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现代性理性法则建构起的民主、科学、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理念与政治制度，主要是在个人主体领域起作用，“民族国家”是不言而喻的当然的外在前提。一旦现代政治民主以假理性之名行使专制，造成对个体空间和文化的戕害，现代性反思者便会站在人性自由之立场予以抨击，以期寻到有效平衡，重新激活现代性的生命力。中国则不同。由于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了重新论证社会制度与人心制度的正当性，“中国问题”一直左右着知识分子阶层的思维。这种论证大体涵盖了三个不同层面：在历史层面，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单位如何走向现代化，在国际间不平等竞争中如何取得强势地位；在生活秩序的价值理念层面，中国传统价值理念与西方理念如何协调，民族性的价值理念与相应的知识形态如何辩护；在个体安身立命之意义层面，个体承担与意义之有效性如何落实与维护。此种“中国问题”之思维，积聚着种种民族性之情绪，一再延宕着“中国问题”向现代性问题之转化，在民族性原则与科学原则之间造成难以消除的紧张。故，中国之现代性问题就变成“救亡”与“启蒙”（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的双重变奏。民族国家之独立与富强、政治民主化之追求与设计，被当然地置放为现代化之首要目标和考虑一切问题之基本前提与立足点。这种现代性之两难处境伴随着早期现代化的整个历程，从经世致用思潮与洋务运动，一直到维新运动，莫不如此。可以说，自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外力逼拶日甚，内患日深，为了救亡图存，近代中国才出现了如此之多的革新运动。虽然，这些不同阶段的革新运动由于受客观条件与主观认识之制约，而各有其不足的地方和局限性。换句话说，运动的推动者由于对中国困局造成之总体因素缺乏充分的认识，导致改革目标的不够完整。但是总体来说，这些运动之发展是一步步走向深化的，如洋务运动追求坚船利炮，是以器物层次为改革目标；维新运动追求君主立宪，是以政制层次改良为目标；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是以政体层次为革命目标。这接连的几个运动都各有其主导之革新目标，一个又比一个深化，事后作历史检讨，又感到其目标的不完整、不深刻。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产生，中国人才集中认识到，中国所面临之危机，不仅是国力的落后，更是文化发展上的落后。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在思想观念上作彻底改造的觉悟，才触及了中国革新的核心问题。说得清楚点，从洋务运动

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经过历次挫折之反思，中国人对困境之造成，才算有了较为充分的认识。当然，在中国，民主之诉求归根到底仍然是在反抗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之愿望下产生的，是在救亡图存之愿望中产生的，因而洋务运动官僚知识分子现代性之目的同时也是在野维新运动知识分子提倡民主政治改革的根本目的。在现代性之根本目标上，这两个革新派是没有分歧的，分歧仅仅在于如何更加有效地实现这一目标。总的来说，他们的民主理念并不建立在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基础之上，而只是一种治理国家的政治形式。维新运动推进了洋务运动官僚知识分子的“科学”观，由以发展先进技术为主要目标的自然科学领域进一步推进到社会科学领域，但由于其现代性的终极目标与洋务运动官僚知识分子并无不同，故在其实质的意义上，它仍然是以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为主要目标的，其主要理路是：通过政治制度的改革使重视现代科学技术的政治人才进入国家政治体制，以利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并实现现代化的目的。这就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化科学与民主两个概念的极为特殊的错落关系：民主理念是包含在科学理念中而存在与发展的，科学（主要是数学、自然科学的理念）之普及程度要远远大于民主理念之普及程度。此种关系，改变了在西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真理性的一条马克思主义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即使在维新运动知识分子那里，民主这个概念也同时具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作为一种现代政体形式的民主与作为传统的“民贵君轻”意义上的民主。直至现在，中国文化中的民主这个理念，仍然是此两种意义之混用，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表达的是“民贵君轻”之思想。表面看来，“民贵君轻”较之现代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更加彻底，但它是在承认君主至高无上政治权力的不可动摇性的基础之上的，故传统的“民贵君轻”充其量只是一种思想理念，没有现代资产阶级民主的可操作性之特征。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也是在《新青年》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取得胜利的。但当时的“民主”仍然是像孙中山那样的政治领袖人物之思想理念，是他们依照西方政治制度之形式设计出来的一种新的政治体制形式，孙中山之“三民主义”也只是他们的建国纲领，而不是建立在中国社会公众个人权力基础上的政治民主。在中国，以技术为重心的“科学”是国家军事与经济之发展战略，“民主”是国家政权之一种结构形式，它们都是与国家政权直接联系在一起。辛亥革命之后，作为一种政治话语，它们具有了至高无上的合法性，甚至有了很高的权威性，但却与整个中国社会公众之思想没有必然的联系。《新青年》所倡导的“科学”，也同样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面

旗帜。也就是说，五四新文化同人理解的中国现代文化，在其性质上就是“科学的”，“科学的”就是“现代的”，“现代的”就是“科学的”。但是，这种一元化之现代文化观，至少不是鲁迅的现代文化观。我们知道，早在留学日本时期，鲁迅在《科学史教篇》中就已经指出，西方近代文化，不仅仅有“科学”，还有“文艺”。“科学”与“文艺”不但颠覆了中世纪宗教神学之绝对统治地位，而且也通过“科学”与“文艺”（人文主义）之发展传承了中世纪宗教神学之宗教精神。但这分明也是鲁迅自己对中国文化之期待。鲁迅是现代中国最痛苦之灵魂。在他身上，充分体现着现代性之两难的深刻性与难以化约：传统与现代、知识与道德、物质与精神、国家与个人、科学与文化、政治启蒙与思想启蒙、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救人与自救……历史似乎专门要寻觅一个灵魂，来承担这无边之痛苦。与陈独秀、胡适等人相比，鲁迅一开始就表现出思想之深邃与超前。作为传统文化浸润哺育的知识分子，鲁迅不可能超越“中国问题”和民族主义话语之界限，其思想与行为的出发点、归宿点不可能溢出《新青年》同人之主体思想，即背后悬着一个大写的民族与国家之目标。所以，他的“实业救国”“科学救国”乃至“文艺救国”之自觉选择与倡导，是他最基本的动力与归宿。以《新青年》为先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当然不是反对科学的，但它本身也不是一个科学运动，而是一个崭新之思想文化运动，并且是以文学革命为主体之文化运动。胡适有《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有《文学革命论》，周作人有《平民的文学》与《人的文学》，提倡的都是文学革命；陈独秀、刘半农同时是诗人、散文家，周作人是小品散文大家，他们尽管没有像鲁迅那样明确的意思，但却绝对不是科学主义者。也就是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初创时期，科学与文艺、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二元价值观绝对不仅仅是鲁迅一个人之思想理念，同时也是《新青年》同人之间“心有灵犀一点通”之文化意识。总之，《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涉及众多的思想流派与社会问题，根本无法一概而论。以《新青年》之“专号”而言，“易卜生”“人口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研究”，除了同是新思潮，很难找到什么内在联系。作为思想文化杂志，《新青年》视野开阔，兴趣极为广泛，讨论之课题涉及孔子评议、欧战风云、女子贞操、罗素哲学、国语进化、科学方法、偶像破坏以及新诗技巧等。可以说，举凡国人关注的新知识、新问题，《新青年》同人皆试图给予解答。故，只有如此表明政治态度而非具体学术主张之“民主”与“科学”，才能够集合起众多壮怀激烈之新文化人。

顺便交代一下，我们这次将《新青年》重新排版录入，将原竖排繁体字版改为

横排简体字版，杂志内容全部保留。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圆了《新青年》创办者当初之心愿。此套典藏横排简体字版共合订为12卷本。真心希望这套横排简体字版的《新青年》能够进入更多读者的阅读视野。也许，当我们重温五四先贤们激扬奋发的言说，感受他们当年那炽热的忧国忧民之情，我们的灵魂会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撼与冲击。

是为序。

杨宏峰

2010年9月10日

# 凡 例

《新青年》以简体典藏全本的方式面世，对普及历史知识及研究新文化运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一、关于编辑的总原则

《〈新青年〉简体典藏全本》只在字体上改繁体字为简体字，版式上改竖排版为横排版，在内容、语言表述上保持原貌。

## 二、关于版式的处理原则

1. 竖排版统一改为横排版，双栏统一改为单栏。
2. 栏目标题（无论“目录”还是“正文”）统一用黑体字排在左上方。
3. 独立引文缩进两字，用楷体，其他引文与正文字体一致。
4. 剧本等特殊文体改为横排时遵循目前的通用格式。
5. 原稿中通信落款全部统一改为另起一行，行末空两字。

## 三、关于用字的处理原则

1. 《新青年》（上海书店影印版，以下简称“原件”）中的繁体字统一改为现行通用的简化字。执行标准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1986 年 10 月重新发表的《简化字总表》。

2. 字形用国家标准局公布的相关字体的《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中的字形，严格杜绝港台字形的混用。

3. 原件中附有《勘误表》的，此次排印按《勘误表》所列内容进行修改。

4. 原件中的错别字，按照现代汉语规范要求进行了改正。

5. 原件中明显的脱文，用〈 〉补充在相应的字后。

6. 原件中的衍文或明显有疑问的字，在该字后标注“（？）”。

7. 原件中模糊不清的字用□表示，如参考其他文献获得可靠字形的，在□之后用夹注注出。



#### 四、关于句子、词语等的处理原则

1. 未改变原件的句式和语序（即使欧化或文言色彩很浓的句子也不作变更）。
2. 原件中的结构助词统一改为现代汉语通用的“的”“地”“得”，其他虚词不作改动。
3. 原件中的实词（主要是常见双音节词）以《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为准，凡《现代汉语词典》中收录有标准词形的，依据《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词典》中未收录的或《现代汉语词典》中虽有收录但词义与原件所用有出入的，不作改动。
4. 方言词保留原貌，但用夹注的形式加以标注，如“麻雀（即麻将）”。

#### 五、关于标点符号等的处理原则

1. 原件无标点符号者，须加标点符号。新加标点符号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的要求。
2. 认真阅读原件中的《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相对照，相同的予以保留，不同的以《标点符号用法》为标准作调整。

#### 六、关于注释的处理原则

1. 原件中的脚注、篇末注、文内夹注一律未作改变。
2. 原件中的双行小字夹注改为横排单行。
3. 原文中人名、地名所用下画线、着重号等全部删除。

#### 七、关于外文词的处理原则

1. 原件中的外文只改为横排，英文书名用斜体字标示。
2. 原件中的外文音译词保持原貌，未作改动。

#### 八、关于图表、广告等的处理原则

1. 原件中的广告一律未收录。
2. 原件中的照片一律未收录。
3. 原件中的普通图表改为横向排列，遵循目前印刷通例；跨页式图表略作处理，使之不跨页，亦不影响内容表达。

# 目 录

凡 例 .....	1
-----------	---

## 第五号

民国九年(1920年)四月一日出版

洪水与猛兽 .....	蔡元培/ 2
新文化运动是什么? .....	陈独秀/ 3
罗素的社会哲学 .....	高一涵/ 7
什么是科学方法? .....	王星拱/ 16
奋斗主义之一个解释 .....	王星拱/ 19

## 诗

敲 冰 .....	刘复/ 25
树与石 .....	陈建雷/ 34
快起来! .....	陈绵/ 35

人力车夫(短剧) .....	陈绵/ 37
新闻记者“The Editor”(译剧) .....	挪威 Bjornson 卞尔生著 沈性仁译/ 40
一个青年的梦 .....	日本武者小路实笃著 鲁迅译/ 62
晚间的来客 .....	俄国 A. Kuprin 著 周作人译/ 101
工读互助团问题 .....	/ 105
工读主义试行的观察 .....	胡适/ 105
工读互助团与资本家的生产制 .....	季陶/ 108
都市上工读团的缺点 .....	李守常/ 114

为什么不能实行工读互助主义 .....	王光祈/ 114
工读互助团失败的原因在哪里 .....	独秀/ 116

## 社会调查

山西的正(西)面一部分的社会状况 .....	萧澄/ 118
绍兴的结婚风俗 .....	周建人/ 126

通 信 .....	/ 131
-----------	-------

## 第六号

(劳动节纪念号)

民国九年(1920年)五月一日 出版

“五一”(May Day)运动史 .....	李大钊/ 140
一九一九年巴黎的“五一”运动 .....	T. C. I. / 150
职工同盟论 .....	俄国 S. A. P. 著 C. S. 生译/ 154
劳动问题是些什么 .....	刘秉麟/ 160
劳动者的觉悟 .....	陈独秀/ 166
美国劳动运动及组织 .....	张慰慈/ 168
日本近代劳动组织及运动 .....	高一涵/ 179
英国劳动组合及其最近的趋势 .....	程振基/ 191
英国劳动党的新势力 .....	(录《北京晨报》)/ 210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劳动法典 .....	李泽彰译/ 215
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 .....	陈独秀/ 231
香港罢工记略 .....	记者/ 265
巴黎华工会 .....	记者/ 269
南京劳动状况 .....	莫如/ 275
唐山劳动状况(一) .....	无我/ 287
唐山劳动状况(二) .....	许元启/ 291
山西劳动状况 .....	高君宇/ 298
江苏省江都县劳动状况调查表 .....	铁民/ 304

长沙劳动状况 .....	野/ 306
芜湖劳动状况 .....	高语罕/ 312
无锡各工厂劳动调查表 .....	李崑/ 318
北京劳动状况 .....	李幽影/ 322
上海劳动状况 .....	李次山/ 339
皖豫鄂浙冶铁工人状况 .....	李少穆/ 400
天津造币总厂的工人状况 .....	杨赓陶/ 402
通 信 .....	/ 406
对于俄罗斯劳农政府通告的舆论(附录) .....	记者/ 409
后 记 .....	/ 432

## 第五号

民国九年（1920年）四月一日出版

### 本志特别预告

每年五月一日，是一八八四年美国芝加哥大会议议决工作八小时的运动胜利纪念日。后来每逢此日，欧美各国的劳动界，常有盛大的纪念运动。本志次号出版期，刚逢到这个盛节，所以决定发行“劳动节纪念号”，当做我们“游惰神圣”的民族一声警钟！

## 洪水与猛兽

蔡元培

二千二百年前，中国有个哲学家孟轲。他说国家的历史，常是“一乱一治”的。他说第一次大乱，是四千二百年前的洪水。第二次大乱，是三千年前的猛兽。后来说到他那时候的大乱，是杨朱、墨翟的学说。他又抱自己的距杨、墨，比较禹的抑洪水、周公的驱猛兽。所以崇奉他的人，就说杨、墨之害，甚于洪水猛兽。后来一个学者，要是攻击别种学说，总是袭用“甚于洪水猛兽”这句话。譬如唐宋儒家，攻击佛老，用它；清朝程朱派，攻击陆王派，用它；现在旧派攻击新派，用它。

我以为用洪水来比新思潮，很有几分相像。它的来势很勇猛，把旧日的习惯冲破了，总有一部分的人感受苦痛；仿佛水源太旺，旧有的河槽，不能容受它，就泛滥岸上，把田庐都扫荡了。对付洪水，要是如鲧的用湮法，便愈湮愈决，不可收拾。所以禹改用导法，这些水归了江河，不但无害，反有灌溉之利了。对付新思潮，也要舍湮法用导法，让它自由发展，定是利无害的。孟氏称“禹之治水，行其所无事”，这正是旧派对付新派的好方法。

至于猛兽，恰好作军阀的写照。孟氏引公明仪的话：“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现在军阀的要人，都有几百万几千万的家产，奢侈得了不得，别种好好做工的人，穷得饿死，这不是率兽食人的样子么？现在天津、北京的军人，受了要人的指使，乱打爱国的青年，岂不明明是猛兽的派头么？

所以中国现在的状况，可算是洪水与猛兽竞争。要是有人能把猛兽驯服了，来帮助疏导洪水，那中国就立刻太平了。

这是蔡先生替《北京英文导报》的特别增刊做的。我们因为这篇文章是现在很重要的文字，很可以代表许多人要说而不能说的意思，故把他的中文原稿登在这里。

(适)

## 新文化运动是什么？

陈独秀

“新文化运动”这个名词，现在我们社会里很流行。究竟新文化的内容是些什么，倘然不明白它的内容，会不会有因误解及缺点而发生流弊的危险，这都是我们赞成新文化运动的人应该注意的事呵！

要问“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先要问“新文化”是什么；要问“新文化”是什么，先要问“文化”是什么。

文化是对军事、政治（是指实际政治而言，至于政治哲学仍应该归到文化）、产业而言，新文化是对旧文化而言。文化的内容，是包含着科学、宗教、道德、美术、文学、音乐这几样。新文化运动，是觉得旧的文化还有不足的地方，更加上新的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运动。

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的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像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最大的效用。我们中国人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有科学的威权；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要受科学的洗礼；向来不认识西洋除自然科学外没有别种应该输入我们东洋的文化；向来不认识中国的学问有应受科学洗礼的必要。我们要改去从前的错误，不但应该提倡自然科学，并且研究、说明一切学问（国故也包含在内），都应该严守科学方法，才免得昏天黑地乌烟瘴气的妄想、胡说。现在新文化运动声中，有两种不祥的声音：一是科学无用了，我们应该注重哲学；一是西洋人现在也倾向东方文化了。各国政治家、资本家固然利用科学做了许多罪恶，但这不是科学本身的罪恶。科学无用，这句话不知从何说起？我们的物质生活上需要科学，自不待言，就是精神生活离开科学也很危险。哲学虽不是抄集各种科学结果所能成的东西，但是不用科学的方法下手研究、说明的哲学，不知道是什么一种怪物！杜威博士在北京现在演讲的“现代的三个哲学家”：一个是美国詹姆士，一个是法国柏格森，一个是英国

罗素，都是代表现代思想的哲学家。前两个是把哲学建设在心理学上面，后一个是把哲学建设在数学上面，没有一个不采用科学方法的。用思想的时候，守科学方法才是思想，不守科学方法便是诗人的想象或愚人的妄想。想象、妄想和思想大不相同。哲学是关于思想的学问，离开科学谈哲学，所以现在有一班青年，把周、秦诸子，儒、佛、耶、回，康德、黑格尔横拉在一起说一阵昏话，便自命为哲学大家，这不是怪物是什么？西洋文化我们固然不能满意，但是东方文化我们更是领教了。它的效果人人都是知道的，我们但有一毫一忽羞恶心，也不至以此自夸。西洋人也许有几位别致的古董先生怀着好奇心要倾向它，也许有些圆通的人拿这话来应酬东方的土政客，以为他们只听得懂这些话，也许有些人故意这样说来迎合一般朽人的心理，但是主张新文化运动的青年，万万不可为此呓语所误。“科学无用了”“西洋人倾向东方文化了”，这两个妄想倘然合在一处，是新文化运动一个很大的危机！

宗教在旧文化中占很大的一部分，在新文化中也自然不能没有它。人类的行为动作，完全是因为外部的刺激，内部发生反应。有时外部虽有刺激，内部究竟反应不反应，反应取什么方法，知识固然可以居间指导，真正反应进行的司令，最大的部分还是本能上的感情冲动。利导本能上的感情冲动，叫它浓厚、挚真、高尚，知识上的理性、德义，都不及美术、音乐、宗教的力量大。知识和本能倘不相并发达，不能算人间性完全发达。所以詹姆士不反对宗教，凡是在社会上有实际需要的实际主义者，都不应反对。因为社会上若还需要宗教，我们反对是无益的，只有提倡较好的宗教来供给这需要，来代替那较不好的宗教，才真是一件有益的事。罗素也不反对宗教，他预言将来需有一新宗教。我以为新宗教没有坚固的起信基础，除去旧宗教的传说的、附会的、非科学的迷信，就算是新宗教。有人嫌宗教是他力，请问扩充我们知识的学说，利导我们情感的美术、音乐，哪一样免了他力？又有人以为宗教只有相对价值，没有绝对的价值，请问世界上什么东西有绝对价值？现在主张新文化运动的人，既不注意美术、音乐，又要反对宗教，不知道要把人类生活弄成一种什么机械的状况，这是完全不曾了解我们生活活动的本源，这是一桩大错，我就是首先认错的一个人。

我们不满意于旧道德，是因为孝悌的范围太狭了。说什么爱有等差，施及亲始，未免太猾头了。就是达到他们人人亲其亲、长其长的理想世界，那时社会的纷争恐怕更加厉害。所以现代道德的理想，是要把家庭的孝悌扩充到全社会的友爱。现在有一班青年却误解了这个意思，他并没有将爱情扩充到社会上，他却打着新思想、新家庭的旗帜，抛弃了他的慈爱的、可怜的老母。这种人岂不是误解了新文化运动的意思？因为新文化运动是主张教人把爱情扩充，不主张教人把爱情缩小。

通俗易解是新文学的一种要素，不是全体要素。现在欢迎白话文的人，大半只因



为它通俗易解；主张白话文的人，也有许多只注意通俗易解。文学、美术、音乐，都是人类最高心情的表现。白话文若是只以通俗易解为止境，不注意文学的价值，那便只能算是通俗文，不配说是新文学，这也是新文化运动中一件容易误解的事。

欧美各国学校里、社会里、家庭里，充满了美术和音乐的趣味自不待言，就是日本社会及个人的音乐、美术及各种运动、娱乐，也不像我们中国人的生活这样干燥无味。有人反对妇女进庙烧香、青年人逛新世界，我却不以为然；因为他们去烧香、去逛新世界，总比打麻雀（即麻将，下同）好。吴稚晖先生说：“中国有三种大势力，一是孔夫子，一是关老爷，一是麻先生。”我以为麻先生的势力比孔、关两位还大，不但信仰它的人比信仰孔、关的人多，而且是真心信仰，不像信仰孔、关还多半是装饰门面。平时长、幼、尊、卑、男、女的界限很严，只有麻先生的力量可以叫他们鬼混作一团。他们如此信仰这位麻先生虽然是邪气，我也不反对；因为他们去打麻雀，还比吸鸦片烟好一点。鸦片烟、麻雀牌何以有这般力量叫我们堕落到现时的地步？这不是偶然的事，不是一个简单的容易解决的问题，不是空言劝止人不要吸烟、打牌可以有效的。那吸烟、打牌的人，也有他们的一面理由：因为我们中国人社会及家庭的音乐、美术及各种运动娱乐一样没有，若不去吸烟、打牌，资本家岂不要闲死，劳动者岂不要闷死？所以有人反对郑曼陀的时女画，我以为可以不必；有人反对新年里店家打十番锣鼓，我以为可以不必；有人反对大舞台、天蟾舞台的皮簧戏曲，我以为也可以不必。表现人类最高心情的美术、音乐，到了郑曼陀的时女画、十番锣鼓、皮簧戏曲这步田地，我们固然应该为西洋人也要来倾向的东方文化一哭，但是倘若并这几样也没有，我们民族的文化里连美术、音乐的种子都绝了，岂不更加可悲！所以蔡子民先生曾说道：“新文化运动莫忘了美育。”前几天我的朋友张申甫给我的一封信里也说道：“宗教本是发宣人类的不可说的最高的情感（罗素谓之‘精神’ Spirit）的，将来恐怕非有一种新宗教不可。但美术也是发宣人类最高的情感的（罗丹说：‘美是人所有的最好的东西之表示，美术就是寻求这个美的。’就是这个意思）。而且宗教是偏于本能的，美术是偏于知识的，所以美术可以代宗教，而合于近代的心理。现在中国没有美术真不得了，这才真是最致命的伤。社会没有美术，所以社会是干枯的；种种东西都没有美术的趣味，所以种种东西都是干枯的，又何从引起人的最高情感？中国这个地方若缺知识，还可以向西方去借；但若缺美术，那便非由这个地方的人自己创造不可。”

关于各种新文化运动中的误解及缺点，上面已略略说过。另外，还有应该注意的三件事：

一、新文化运动要注重团体的活动。美公使说中国人没有组织力，我以为缺乏公共心才没有组织力。忌妒、独占的私欲心，人类都差不多，西洋人不比中国人特别好

些；但是因为他们有维持团体的公共心牵制，所以才有点组织能力，不像中国人这样涣散。中国人最缺乏公共心，纯然是私欲心用事，所以遍政界、商界、工界、学界，没有十人以上不冲突、三五年不涣散的团体。最近学生运动里也发生了无数的内讧，和南北各派政争遥遥相映。新文化运动倘然不能发挥公共心，不能组织团体的活动，不能造成新集合力，终久是一场失败，或是效力极小。中国人所以缺乏公共心，全是因为家族主义太发达的缘故。有人说是个人主义妨碍了公共心，这却不对。半聋半瞎的八十衰翁，还要拼着老命做官发财，买田置地，简直是替儿孙做牛马，个人主义决不是这样。那卖国贪赃的民贼，也不尽为自己的享乐，有许多竟是省吃俭用的守财奴。所以我以为戕贼中国人公共心的不是个人主义，中国人的个人权利和社会公益，都做了家庭的牺牲品。“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这两句话描写中国人家庭主义独盛、没有丝毫公共心，真算十足了。

二、新文化运动要注重创造的精神。创造就是进化，世界上不断的进化只是不断的创造，离开创造便没有进化了。我们不但对于旧文化不满足，对于新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但对于东方文化不满足，对于西洋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满足才有创造的余地。我们尽可前无古人，却不可后无来者；我们固然希望我们胜过我们的父亲，我们更希望我们不如我们的儿子。

三、新文化运动要影响到别的运动上面。新文化运动影响到军事上，最好能令战争止住，其次也要叫它做新文化运动的朋友不是敌人。新文化运动影响到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他们自己的地位，令资本家要把劳动者当做同类的“人”看待，不要当做机器、牛马、奴隶看待。新文化运动影响到政治上，是要创造新的政治理想，不要受现实政治的羁绊。譬如中国的现实政治，什么护法，什么统一，都是一班没有饭吃的无聊政客在那里造谣生事，和人民生活、政治理想都无关系，不过是各派的政客拥着各派的军人争权夺利，好像狗争骨头一般罢了。他们的争夺是狗的运动，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我们只应该拿人的运动来轰散那狗的运动，不应该抛弃我们人的运动去加入他们狗的运动！

# 罗素的社会哲学

高一涵

这篇文章是高先生从东京寄来的。我同张崧年先生看了一遍，删去了一部分。因为路远，不能先得高先生的同意，故声明一句。

(适)

## 一、罗素论人类行为的动机

从来政治哲学家的人类行为动机观，在因袭的道德家眼光看来，多说是理性的要求；在个人主义的政治学家眼光看来，又多说是欲望的要求。两家的观察点虽然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地方，便是把人类行为的动机看作有意识、有目的的。到了欧战一开，自高蹈的哲学家眼光看来，全世界的人都一个个极力发挥他的兽性，就是生平以阐明真理自命的人，和世间尊重的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和那些讲人道博爱的宗教家，都没有一个不为自己国家曲辩，不说人家国家的坏话。即如世界上很推重的倭铿、柏格森等，都没有一个不是这样。因此便使一般高蹈的哲学家疑惑几千年来所夸奖的文明都是嘴上说得好听，其实只是欺人的假话；因此便使一般高蹈的哲学家觉得人类行为的动机，仍然没有意识，没有目的，不过是一种本能——生性——的动作罢了；因此便使一般高蹈的哲学家觉得从前把人类的行为动机看作理性的要求，看作欲根的要求，都是错的，不得不从理性、欲望之外，再求人类行为的动机。

罗素所著《社会改造原理》(*Principle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第一章开首便说：

凡感受新印象和为新思想所动的人，经过这回大战，从前的信仰和希望上总会生相当的变化。怎样变化虽因个人性格、境遇的关系各有不同，但总有一个共同的地方。我这回由大战所学得的第一件事便是人类行为的动机观——即人类由什么动机而行动和怎样才可利导修正这种动机。(《社会改造原理》)

人类行为的动机到底是什么东西呢？照罗素看起来，便是鼓动本能力量顶大的“冲动”（Impulse）。所以他说：

战争的最后原因并不是经济的、政治的，战争的发源并不是因为没有方法来镇压国际的争论，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多数人抱着不好调和而好争斗的冲动。（《社会改造原理》）

又说：

冲动一方面是战争的原因，一方面也是科学、艺术恋爱的原因。（《社会改造原理》）

罗素从前虽然主张理智万能，但察看欧战发动的原因，总觉得理智的力量不及冲动的力量大。从前的哲学家虽然说欲望是人类动作的动机，但自罗素看来，欲望只能支配人类一部分行为，不是支配人类全部行为的主因。所以他说：

人类一切活动，本从两个渊源生出来的：一是冲动，一是欲望。……但是欲望只支配人类行动的一部分，而且不是重要的部分，只不过是更有意识、最明了、最文明的部分罢了。（《社会改造原理》）

他以为人类行动最大的部分便是发于自然的、无意志的、无目的的冲动，这些行动并不受有意识的、有目的的欲望支配。他说：

人类天性更有本然的一部分，在一定范围以内，受无目的的冲动支配，与有一定目的的欲望毫不相干。譬如小孩便走便叫，并没有想得到什么好东西的意思，不过被走的叫的冲动刺激罢了。犬之吠月也并不想到于它自己有什么利益，不过被吠的冲动刺激罢了。它如饮食、恋爱、争斗、傲慢种种行动，也并不是有什么目的，有什么意志，不过为冲动所感触罢了。（《社会改造原理》）

人类行动不但大部分受冲动支配，这种冲动并且是盲目的、无规则的、无统御的。所以他说：

冲动本来是盲目的，并不预想什么结果，并不是由先见预料而起的。（《社会改造原理》）

讲理性的人本来连欲望都看不起。照罗素说：人类行动不但说不上理性，并且连理性家所看不起的欲望也说不上，可见得人类行动和禽兽并没有什么区别！

罗素不但承认冲动是人类行动的动机，并且承认冲动是不可排除的。如果排除冲动，这种生活便是死的、冷淡的、不快活的生活。他说：

我们所希望的并不是想把冲动弄弱，是想利导他，使他不要朝死亡荒废的方向去，只朝生活生长的方向去。想以意志来强制冲动——伦理家常常提倡这一说，并想借经济的必要来强行这种主张——真是无希望的事。生活受目的和欲望统制，把冲动完全排除，便成不快活的生活；活力、生气都消磨完了，结果便使人对于所经营的目的不大注意。全国国民如照这样生活，这种国民必定衰弱，遇到阻止欲望的障碍物，便不能有充分的力量将它打倒。

近代产业主义和社会制度，都想强使文明的国民抑制冲动，依目的生活。这种生活的样式、结果，不使生命的来源枯竭，便要引起来一种新冲动。这种新冲动和从前为意志抑制的、为意识感悟的冲动性质大不相同，新冲动比被抑制的旧冲动还要坏些。过度的节制，由外部加入的节制，往往唤起残忍的破坏的冲动。这便是军国主义所以使人民性格上受恶影响的一个理由。如果突发的自动的冲动没有发泄的路途，结果必定引起压制活气和有害生命的种种冲动。……（《社会改造原理》）

罗素这种人类行为动机观，便不啻把古来制欲派、正心诚意派的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根本推翻，便不啻把几千年来天天抹油搽粉的文明假面具一齐揭开，便不啻把“移风俗”必须从“正人心”做起、改良社会必须从改良个人做起的种种迷梦一齐唤醒。罗素的意思，是想教人知道现在所夸张的文明世界，仍然是一个兽欲横行世界。要想使兽性渐渐变化，使人性渐渐扩张，非从社会改造、政治改造下手断断不能成功。这便是罗素所以主张社会改造的理由。

## 二、罗素社会政治目的观

罗素承认人类行为的动机是由于冲动，并承认冲动不应该用意志来强制的，但是他并不是承认所有冲动都是不能利导的。罗素承认现在的世界仍然是本能的世界，并承认本能是不可灭的，但是他并不说本能是绝对不可变的。且看他说：

现在有一个普通的信心，就是说我们的本能不可变化，只有承认它，善用它罢了。这是不对的。人类各有各的自然性质，并可借外界的境遇，养成一定的性格。就是性格中本能的部分，也可以训练出来的。或由信仰，或由物质的情形，或由社交的事情，或由文物制度，都可以使他生出变化。（《社会改造原理》）

冲动一方面是战争的原因，一方面也是科学、艺术、恋爱的原因。所以我们所希望的并不是把冲动弄弱，是想利导它，使它不要朝死亡、荒废的方向去，只朝生活生长的方向去。（同前）

罗素虽承认本能可以改变，冲动可以利导，但他的改变和利导的下手方法和旧道家绝对不同。旧道家把正心诚意作治国平天下的本源，罗素却以改造政治制度、改造社会制度，为改变个人本能、利导个人冲动的本源。他认定人类行为常随社会政治的情形变化，社会生活根本变迁，社会组织根本变迁，人类行为也会跟着改变。所以，他主张改良人类行为应该从改造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入手。

但是罗素是一个主张“绝对多元论”的人，所以他的冲动观、本能观也是一种多元论。他不但说人类行为的动机，有欲望和冲动两个渊源，他并且说冲动也分两种：（一）叫做占据的冲动（Possessive Impulse），（二）叫做创造的冲动（Creative Impulse）。前者包括财产、权力、战争等冲动说，后者包括知识、艺术、恋爱、建设等冲动说；前者是死的方面冲动，后者是生的方面冲动。他说：

货物可分两种，冲动也可分两种。货物有可以许个人占据的，有可以许人人同享的。这个人的衣食不是那个人的衣食，设若供给不足，这个人所有的便是从牺牲那个人而得的。……至于精神的物品，便不是排除他人，专为一个人所有了。譬如某人研究某种学问，不但不因此妨碍他人研究，并且可以帮助他人增进知识。……

冲动也可同货物一样分为两种，（一）叫做占据的冲动，以取得及维持私人独占的财产为目的，因此便造成财产的冲动；（二）叫做创造的冲动，把既不能秘密，又不能占据的货财公诸社会，且要令使用有效。（《政治理想》）

冲动是藏在本能里边的，由本能发动出来的。这种本能也有好坏的两方面。所以个人同个人相处，一方面有本能的亲爱，一方面又有本能的嫌恶。大概自罗素看来，无论是本能是冲动，总都分个好坏两方面。

而且这好坏两方面并不是毫无关系、互相独立的，乃是互相消长、互相妨制的。

且看他说：

占据冲动强盛的时候，很妨害创造的进行。这个发现重要的东西，那个同他竞争的发现家或者要生出满肚子嫉妒。又如这个人发现治癌的方法，那个人发现治肺的方法，或者你欢喜我发现有错，我欢喜你发现有错。便是不错，也并不是专为治疗病人的痛苦设想。这种地方他们并不是专为着知识效用，不过希望传播声名罢了。所有创造的冲动往往为占据的冲动遮蔽。便是大发志愿想做圣人的人，对于已经成功的圣人总感觉他怀一种嫉妒。便是爱情，也往往同嫉妒相随而至。这便是占据的冲动常常闯入创造的世界。（《政治理想》）

创造的世界既已被占据的冲动闯将进去，无怪乎嫌恶的冲动常常抑制亲爱的冲动，战争的冲动常常遮住艺术、科学的冲动，朝死亡绝灭方面去的冲动常常驱逐朝生活生长方面去的冲动。要想拿政治的、社会的势力，来利导亲爱的、艺术的、科学的、生活的、生长的冲动，抑制嫌恶的、战争的、死亡的、绝灭的冲动——换句话说，要想减少占据的冲动，利导创造的冲动：这便是罗素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的目的。

罗素的社会政治目的，既全在减少占据的冲动，增长创造的冲动。所以他评判一切制度都拿这种观念作标准，要想估计某种制度有没有价值，必定要先研究某种制度合不合这个标准。所以他说：

政治或社会制度的好坏，必定由他对于个人的影响善恶而定。看这种制度是不是鼓舞创造性比较占据性多，是不是实现或增进人类中尊敬的精神，是不是保持自重心。因此，才可以判断这种制度的好坏。（《政治理想》）

我们应该尽力增多本能的亲爱之情，减少本能的嫌恶之情。这事比什么都重大，因为必定要由它的结果来判断政治制度的好坏。（《社会改造原理》）

罗素以为社会政治目的在使人类得到最善的生活；最善的生活便是使创造冲动的活动尽量增多，使占据冲动的活动尽量减少的生活。（《政治理想》）这是罗素的社会政治目的观。他理想的社会政治制度，都是从这个观念中演绎出来的，所有建设的主张，都是拿这个观念作标准的。

### 三、罗素理想的政治社会制度

从来哲学方法注重分析的，对于政治社会的主张，多注说个人。罗素的政治哲学有许多地方简直是个人主义的社会政治哲学。讲个人主义的社会政治哲学家，第一个

重要条件便是自由，都想把国家社会权力范围缩到最小限度，单靠自由一个方法来做造成个人创造的、自主的、进步的、能力的工具。罗素也是这样，所以他说：

政府和法律本来是为限制自由而设的，但是自由实在是政治的产物中很大的东西。（《自由的道路》）

罗素社会政治的理想制度，第一在能使各个人都能自由去发展他的创造的冲动。他把自由看做取得政治的条件、经济的条件最适用的物事，最反对那种消极的自由，说消极的自由一点建设的意味都没有。他说：

安宁和自由，不过是理想政治组织的消极条件，我们既已得到之后，便要有积极的条件，即是奖励创造的精力（Creative Energy）。（《政治理想》）

罗素的理想政治并不是想发现一种“乌托邦”，不过想发现政治运动的正当方向。他有判断政治运动方向的两个原理：

（一）要尽量促进个人和社会生长力和生活力。

（二）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的生长，不甚牺牲别个人或别个社会。（《社会改造原理》）

归总一句话，他所希望的人类便是：

不单要许多物质上的好东西，是要更多的自由，更多的自主，更多的创造的机会，更多的享乐的机遇，更多的自发的协同，和更少的不自由的服从。（《社会改造原理》）

罗素对于今后社会政治制度总希望要达到这些目的，所以这几句话便是他理想社会政治制度的抽象的目标。单研究罗素抽象的目标还不能明白他社会政治哲学的真相；此后再略为说一说他对于国家、国际关系、财产、教育、婚姻等具体的主张。（罗素承认宗教有存在的必要，说社会组织改造和人生哲学改造之后，必定要有适应新时代的新宗教。我是不欢喜说宗教的人，所以把它删了。）

（A）国家



罗素想从个人自由和公共管理中间找出一个调和的方法，所以一方面不赞成国家社会主义派的主张，一方面又不满意无治主义派的主张；一方面承认国家非常有害，一方面又承认国家暂时为必不可缺的机关。他以为现在国家主要的目的便是势力，尤其是武力的势力。对内侵犯个人的自由，对外侵犯别国的自由，所以认为有害。最好的方法，便是以法律代替暴力。不过法律太静、太死，离生长的运命太远。法律太偏于理论，对内除了革命，对外除了战争，不能修正。要想防止这些事，只有借势力均衡的状态，时时变更修改罢了。

国家的职权必定要尽力缩小，积极的职掌只以两个原则为限：

(一) 为人类社会幸福着想，国家在最小限度以内对于普及的事项有主张维持的权利。

(二) 国家可以防止牺牲他人的不正当行为。

应用第一原则，国家可以执行卫生法，预防传染病，奖励科学的研究，推行义务教育。应用第二原则，国家有排除经济上不公平的权利。如果把这些权利许给国家，以国家的权力来抑制人民的自由，又将怎样处置呢？唯一的方法便在分权。一组织独立的团体，一委托自治的机关。国家除了维持治安以外，所有积极的目的，不必由国家自己实行，可使若干独立的团体分担执行。地域上及商业上的事项，可委托各种自治机关之手，实行地方分权。（《社会改造原理》）行政部的权力固然不能忽然废止，但有两种方法可以除去弊害：（一）把各部分的问题，委托各部分团体——地方自治，同业组合——解决；（二）把行政部占领的权限让立法部收回行使。（《自由的道路》）这便是罗素对于国家改造的大致主张。

## (B) 国际关系

照罗素想来，妨害国际关系的根本问题，只是人性中一部分心理的原因和事实的原因。这种原因中最重要的便是竞争性、权利欲、嫉妒心等，由这些原因发生出来的害处，可用改良过的教育和改良过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来纠正他，消灭他。（《自由的道路》）现在所看得见的国际间利害冲突，最重要的有三种：（一）关税；（二）虐待劣等民族；（三）扩张权力和领土。（一）是妄想，（二）是罪恶，（三）是儿戏，必定要一齐打消的。

罗素理想中的国际关系，并不是一种“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并不是想借交通接触的机会把各种民族的特性一齐消灭。消灭各民族的特性是“世界主义”损失的结果，并不是成功的结果。对于祖国的爱国心还是要有的，不过不要妨害个人对它的亲爱罢了。为人类谋幸福，使仁爱的精神赶早实现，使偏狭的爱国心赶早消灭。一国思想学术出众，是为全世界的利益，并不是一国家、一民族的利益。家族的爱情

不要想触国家的爱情，国家的爱情不要想触人类的爱情。对于世界，人类全以爱做根基，便是除去国际间恶害的好方法。

### (C) 财产

崇拜金钱足以减去人类的生活力，现在的制度应该尽力改造，使拜金主义消灭，好让一般生命增长。资本主义与近代人所发现的正义观念绝对相反，大资本主义便是牺牲他人所得，侵略弱劣民族的祸根。

经济组织原有四个目的：（一）得最多量数的生产；（二）使分配公平；（三）使生产的人得安定的生活；（四）减少占据冲动，解放创造冲动。现在的经济组织只以第一项为目的，社会主义只以第二、第三两项为目的，现在的改造家想把产业交给个人经营，便是注重这第四项。

罗素以为社会主义家主张生产归国家管理，是很妨碍个人和团体自由发展的。“工团主义”（Syndicalism）固然大唱产业自治，可是他们想完全脱离中央的关系，一定许惹起分配不公的问题。只有同业组合社会主义（Guild Socialism）把分配划归国家统治，把生产划归同业组合自治，是一种完全的组织。罗素的意思是经济的行动与政治的行动并行，所以对于同业组合所主张的直接行动，排斥政治的行动，也是不满意的。

总而言之，罗素最注重前边所说的经济组织目的中第四个目的——减少占据冲动，解放创造冲动。无论什么经济组织，只要违反这个目的，都是他必定排斥的。

### (D) 教育

罗素以为现在的教育不是给青年的思想，不过是给青年的教条。拿积极的见解去强迫青年，既不使他怀疑，又不想养成他精神的独立性。所以，现在的教育实在是阻碍自由讨论和新思想发生的障碍物。

教育的真正的目的不是给青年信仰真理的信条，乃是养成他们对于真理的欲望，养成他们精神上的冒险性。将来的教育应该努力保存独立心和冲动，去了服从和训练；努力养成尊敬心，去了轻蔑心；与其教人默从，不如教人反对；与其教人轻信，不如教人怀疑；与其教人爱慎重，不如教人爱冒险。增加创造的冲动，养成尊重的心理，便是罗素的教育最大的目的。

### (E) 婚姻

罗素对于婚姻制度也没有想出根本救济的好方法，不过想等到新宗教发生后再由新宗教去掌管罢了。为现在经济制度逼迫，生出晚婚和避胎两个弊病，是要根本改造的。再偏于性欲的秘密恋爱，没有共同生活，不生子女，也不是好现象。要想保持男女的关系，使他享幸福生活，得安固生活，必须要有一种新组织。这种新组织，第一要鼓吹精神的发达。儿童以国家的经费公育，婚姻制度要取一夫一妇主义，结婚要以

自由原则做基础。

（附注）罗素的学说外人批评的很多，我想从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把这一类批评罗素哲学的杂志书籍一齐借出来参考，做一篇“对于罗素政治社会哲学之批评”，但不知这个交涉能办妥不能？

二月十五日在东京作

## 什么是科学方法？

王星拱

自孔德提倡实证主义、穆勒实行逻辑革命以来，科学方法之重要，渐渐为公众所承认了。科学方法是什么呢？换一个名字说，就是实质的逻辑。这实质的逻辑，就是制造知识的正当方法。

知识缘何而来，本是一个屡经辩论的问题。讨论这个问题的，大约可以分为两派：第一派说，知识是由经验得来的，是后天的；第二派说，知识是由理性得来的，是先天的。这两派所用的逻辑不同：第一派的逻辑是归纳，第二派的逻辑是演绎。我们且先看这两派的意见如何，再看科学家的意见和这两派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第一派的人说，宇宙之间，每件东西，有每件东西的特点，决没有两个相同的东西。宇宙的全体，就是无数不同的团体集合起来的，并没有什么类、什么定律，可以管理它们。一万个人，有一万个不同的面孔，一万个人，有一万个不同的性质，谁也不能反对谁。因为各有各的道理，各有各的主观，没有两个人真正可以互相了解。所以我们彼此相待遇，应该要持互相容纳的态度，不能强迫人家同自己一样。而且，依进化论讲起来，宇宙一层一层的接续不断，往前进行，每层所发现的，都是新的，决不会和已经过去的那一层相同。况且宇宙之进行，既是接续不断的，那已经无层之可分了。不过我们智慧的习惯，把它分成层数，以期便于了解、便于研究罢了。这样看来，宇宙之行为，是没有秩序的，所以我们不能预测将来，即最近的将来，也是不能预测的。这是从异的方面着想，自然有充分的理由。然而宇宙间每个东西，把它分析起来，有无限的性质或表德，可以做我们的参考点。选择这些参考点之若干保存起来，就是概念；把这些参考点记录下来，就是界说。无论如何相同的两个东西，它俩的参考点，决不能完全都是同的，然而无论如何不同的两个东西，它俩的参考点，决不能完全都是不同的。如果我们所经验的东西，每个都是完全不同的，那就无从构造科学了。但是我们这儿实在是有个科学呀！个体的事实，当然不能抹煞，然而类和定律，是弃其异点、取其同点构造起来的，是个最经济的方法。不过类和定律，只能作推测

的指导，没有能够强纳事实入其范围的道理。科学是能预测的，但是我们不能预先断定这个预测准到什么地步罢了。这是科学家和这一派不同的地方。

第二派的人说，宇宙间各件东西，都是有系统、相贯串的。宇宙的全体，是一个合一，倘若宇宙的全体不是合一，则宇宙之各部分，不能互相影响、互相反应了。然而宇宙之各部分，是能互相影响、互相反应的。换一句话说，宇宙是有秩序的，是有系统。我们只须得了这个秩序、系统，就可以推论未知——预测将来，和“割牛得其纹理”一般。这就是因果律的道理。宇宙之间，有一定的因，就有一定的果，万众森罗，形形色色，都有迭相接续的因果关系。所以宇宙之进行，是有定的，是可以为我们所预测的。然而我们有时不能预测将来，又是什么道理呢？这是因为我们所凭借的张本不能完备的缘故。若是有一个超人，能够观察无限，记忆无限，思想无限，他一定可以广知四海，远知万世，丝毫都不差错的。科学最注重因果律——科学之成立，全靠因果律做脊椎，所以科学家承认宇宙是有定的。但是我们观察，是用我们自己的器官，不是用超人的器官（天眼通、天耳通）；我们推论，是用我们的智慧，不是用超人的智慧。所以我们推论所得的结果，不过是或然的。这样讲法，和意志自由论并不冲突。意志自由论家恐怕：如果因果律是普遍的真实，则我们的意志，将有“为外境的因所强逼，去愿意我们所不愿意的”的时候，岂不是人类的大苦恼吗？殊不知因果律不过表明一种关系，因不能强逼果，和果不能强迫因一般，不过有个时间的先后罢了。我们的意志，究竟倾向何方，谁能说不受历史和环境的影响？只须我们智慧发达，能够把外界的情境分析得明明白白，让我们自由地权衡轻重，自由地选择途径，就不至于有愿意我们所不愿意的苦恼了。总而言之，宇宙虽是有定的，然而我们预测将来，不能完全是必然的，必得要有试验来证明它。这是科学家和这一派不同的地方。

科学家和这两派既有不同的地方，所以科学所用的制造知识的方法，也不是纯粹归纳法，也不是纯粹演绎法，它所用的是科学方法。科学方法有什么特点呢？概括起来说，它有五个特点：

一、张本之确切 知识最初的起源，都由于器官的感触，但是在这些感触的时候，有一个智慧的我在里边认识它。这些感触所得的结果，叫做器官的张本。要造好房子，须用好砖瓦、好材木；要造真实的知识，也须用真实的张本。我们好多不真实的知识，如神异的知识、玄想的知识，都是由于没有真实的感触张本。科学中的观察，是极其小心的，用各种方法去防备错误，去减少错误，所以科学中的张本是真实的。而且科学中所用的各种仪器，不但可以得真实的张本，而且可以观察得到我们裸体的器官观察所不能到的地方。自望远镜发明，天空里不知添了几多星辰；自显微镜发明，世界上不知添了几多小的东西啊！

二、事实之分析 当我们研究问题的时候，各方面的情境，呈具于我们面前的，淆杂混乱，棼如乱丝。我们必须把它分析到最小的部分，因为从最小的部分里边，易于看得出它的性质。而且如次分析之后，纵有错误，也易于寻觅出来。譬如电学家研究磁力，把它分成力线；力学家研究速率，把它分成微分。宇宙本是个毫无间断的连续，但是我们有认识的需要，所以我们必定把它分析出来。分析是智慧——理性的能事，科学中智慧发达最强，所以科学是擅长于分析的。必定如此分析，我们才能除却神秘的态度，而得个明白的态度。

三、事实之选择 当我们比较繁复的事实而综合，或搜集过去的经验而构造假造的时候，这些事实经验，是无限的。若要从这些事实经验之中，取其有同点的综合起来，成一个定律或理论，不能完全凭借智慧——理性去决定，是要凭借我们的直觉去选择。即如科学家做试验去寻因果的关系，也只能首先凭借直觉去构造几个选择的假定，然后做试验去证明它。但是既是凭借直觉，就不是方法所能范围的了。不过这个直觉可以培养得来的。我们无论遇着什么问题，都让我们自身有比较事实、创造假定的机会，那就可以增加这个直觉能力了。这就是自动教育之原理。

四、推论之合法 经院学派遗传下来的逻辑，都是研究推论如何合法。科学方法还能比它好吗？然而科学方法和那普通逻辑有大不同的地方。科学方法和普通逻辑，都注重界说之清晰，都注重概念之确定。但是普通逻辑把这个概念当做具体的，把所推论的对象和所用以推论的概念，看做同一的东西。科学方法却不然，它把这个概念当做抽象的，凡我们所推论的对象，并不是界说里纯净的假定（把概念用言辞记录下来，就是界说），不过是这个概念的影子，也许有大同小异的地方。例如“人是要死的”，是人的略说；“要死”的观念，是人的概念。我们用这个概念推论某甲，某甲的“人”和界说里的“人”，并不是同一的东西。所以推论所得的结果，如果能满足一个界说，都是一个新真实。

五、试验之证实 科学的知识，不是纯粹经验的记录所能了事的，所以必定有事实之选择和方法之推论。选择是一种简约的方法，简约必有牺牲之连带，由简约的得来的，并不是真实之本身，如何靠得住是真实呢？而不推论的时候，所推论的东西和所用以推论的概念，并且是同一的。那么，这推论所得的结果，又如何靠得住是真实呢？所以最后的判断，还靠试验之证实。如果没有试验一层，这个知识制造法，并没有完事，没有“告成”的资格。试问制造半途中止，如何能有良美的出产品呢？这样看来，知而不行，并不能算作真知。这就是实验派“以实行为思想之一部”之理由。

## 奋斗主义之一个解释

王星拱

今天是旧历的新年，外边的爆竹轰轰地放，邻家的麻雀（即麻将）牌啪啪地打。他们脑海里所感印的影子，纵然不是一番太平景象，也必定是一幅很好的初春行乐图。我在家里，既不放爆竹，又不打麻雀牌，枯坐无聊，只得找几本书报来消遣。适巧翻着既在出版的《奋斗》。读过之后，我有一番感想，和《奋斗》里易家钺、朱谦之诸君所讨论的，有大同小异的地方；但是我的结论，和他们的结论，也是殊途同归的。现在我把感想写出来，供大家讨论的材料。

这篇里面所研究的，多在物质一方面着想。依进化论说，似乎偏于互竞而忽于互助；依伦理学说，似乎偏于利己而忽于利他；依哲学说，似乎偏于机械论，而忽于目的论。所以我恐怕有好些人一定不以这篇的结论为然，因为他们看见现在青年的奋斗，丝毫没有带着自私自利的污点。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我当然是承认的。然而我觉得，只需物质一方面的理由，已经可以使我们信从奋斗主义。我并且相信，从别的方面研究所得的结论（像《奋斗》里所讨论的就是个具体的例子），必定和这篇的结论相同。这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奋斗的人生观，是对的，是不错的，是有充足的理由的，并不是一班顽固先生所痛骂为“越轨”“乱天下”“犯上作乱”的邪说。

原来人是一个生物。就“生物”这个名词之本身，已经可以看得出：生物之特性，就是有生命。生命之存在，凭什么去维持呢？第一个维持生命的重要元素，就是食料。所以生物都有寻觅食料的机能。

生物的始祖，是单细胞的微霉。这些微霉，在最初最初的时候，都是“以矿物为食料”的生物。换一句话说，最初的生物是由矿物变出来的。（生物如何从矿物变来，现在没有一定的结论。大约光、热、空气等各种情境，是生物创造之重要原因。）后来有一部分，因为环境的要求（见下节），就变成“以其他生物为食料”的生物。于是，生物界分成两大类：第一类以矿物为食料，就是植物；第二类以其他生物为食料，就是动物。充植物食料的矿物，如碳氧二，如可溶解的盐类，是几乎随处都有的，所以

植物用不着外部的动。充动物食料的生物，不是随处都有的，所以动物除去血液、筋、肉、腺等内部的动以外，还得要有肢足、身体外部的动。这样看来，动是动物维持生命的重要机能。人是最高等的动物，这动的机能，应该要发达到最高度了。

生物发生的时候，何以有一部分变成“以其他生物为食料”的生物呢？这是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地方，必定生物食料比矿物食料较为易得（地下的水和可溶解的盐，不是随处都有的），所以那些生物就创造了一个“以其他生物为食料”的生活，于是特别发达动的机能。凡生物之进化，都有“用最少的劳动得最多的效果”的倾向（即无机物之变迁，也有这种倾向。热力学第二定律说：凡一个组体之变迁，都有“走最直捷的路径生出最大的可能的功用”之倾向）。然而这样的变迁，一方面有“取巧”的利益，一方面有防阻劳动的坏处。如果一时得了“劳动少而效果多”的利益，就永远减少劳动，那就要堕落到生物学所叫做惰睡（Torpor）里去了。多数现在尚生存的首足（例如螺）、片腮（例如蚌），都还在这个黑甜乡里酣睡咧。请看一班守财虏拼命地积蓄金钱，留给他们的子孙。他们的子孙，因为不劳动而可以生活，反失去他们动作的能力，都变成一事无能的废物了！

自从生物界中，有了“以其他生物为食料”的生物，那些可供食料的生物——被吃的生物——除寻觅食料之外，必定还要有自卫的方法，才能够生存哪！植物、动物的生活既不同，所以它们自卫的方法，也有不同的地方。植物的重要部分是根。根是长在土里的，不易为他物所摧残。至于其余的部分，都不是致命的。摘一朵玫瑰花，玫瑰树还能活着，折一条杨柳枝，杨柳树还能活着。所以植物个体的安全，比动物稳固得多。惟于保护种子一方面，特别发展。榛栗的种子，有壳或刺；橘橙苹果之种子，都是坚硬的，不能充当食料；松柏之种子，都有毛羽可以飞播远处。即雌蕊之受胎，因为植物没有动的机能，也要生出香、色、糖质，去引诱媒介物，才能传种。总而言之，植物只要把种子保护得好，就可以收到生存之效果之大部分了。动物却不然。它的全身的部分，都是暴露的，而且它的各部分的关系，更是互相倚靠的，去了一部分，他部分就不能生活。至于修补之权能（Power of healing），只有低等动物有之；等级愈高，修补之权能愈小。（例如虾、蟹断了一只腿，可以又长起一只腿，若是人断了一只腿，终身也长不起来。）所以动物个体之危险，比植物更大。因为动物要生活于更大的危险之中，所以除保护种子之外（例如卵外之壳、卵中食料之储蓄和母性的本能，都是保护种子的器具），对于保护个体的机能，特别发展。因为有这个保护个体的——自卫的——需要，所以有感动中枢（Sensual motor centre）之发生。感动中枢就是动物动的时候最便利的收发处。

动物的危险，既比植物的较多，动物自卫的能力，也必定比植物的较强，才能免



除这些危险。动物究竟用什么方法自卫呢？依进化的阶级说来，可以分为三层：第一层是藏匿，第二层是逃避，第三层是奋斗。奋斗是最有效的自卫方法，因为奋斗是动之积极的表现，只有动的能够真正自卫。

无脊椎的动物，大多数都有外面的介壳保护它们。腔肠类之珊瑚，棘皮类之星鱼，软体类之螺蚌，节足类之虾蟹，外面都有坚硬的部分——介壳。这是因为，这些动物想用藏匿的方法，去免除危险的缘故。到了高等动物，把坚结的部分移向里面，做脊椎和其他骨节去了，外面反而没有介壳保护它们。但是在动的方面，逐渐发展它们的机能，所以遇着危险，可以逃避得了，或者可以奋斗的方法，去达那免除危险的目的。试看昆虫为节足类之最高级，其余的节足类，外面都有坚硬的部分，独昆虫没有介壳。但是昆虫发展了四个翅膀，能够飞行，这飞行的用处，比介壳大得多了。泥盆系中的盾首，为鱼类之最低级，它的骨头还是脆的，没有长得坚硬（脆骨鱼现在还有生存的，例如狗鱼），它的头上，还同它的最接近的祖宗——虾蟹等（节足类中之高甲 Crustacea）一样，长了一块大壳遮着。到了高等鱼类，却把腮、髻特别发展，以便行动，没有盾首头上的大壳了。至于素食的哺乳，除家畜的牛羊等之外（家畜有主人保护它），没有不会跑的，非洲鹿能奔驰于悬崖之上，南美洲长尾猴能穿射于树林之中。若是到了十分危险的时候，无论什么动物，都有奋斗的本领。什么“困兽犹斗”，什么“急兔反噬”，都是用奋斗免除危险的例子。

把以上所引的代表的动物的习惯比较起来，用介壳来自卫——用藏匿的方法去免除危险，是一个最笨的方法。因为介壳之保护的力量有限，而阻止行动的害处，到是很多。试看蜗牛驮着宝塔上墙，何等的迂缓；蚌壳背着两扇门攒泥，何等的迟钝。到了较高级的动物，都把介壳丢掉了。这一层变迁，虽失去保护的利益，然而却得了行动的自由。这行动的自由，倒是一件极可宝贵的东西。在消极的方面，既可以逃避，在积极的方面，又可以奋斗。用这样动的方法去免除危险，比静的方法好得多。所以高级动物，除极少的数种（如龟鳖、刺蝇之类）之外，外面都没有坚硬的部分去保护它。惟对于保护色（Protective color）一层，高级低级动物，都是一样的发展。因为保护色，既有保护的利益，而又不妨碍行动的自由。

这三阶级之经过，在一个动物想免除危险的时候，也可以能看得出来。中非洲的猴，看见猎人，必藏匿于一株树上，或藏匿于一个崖石的后面；若看见猎人渐渐地逼近了，于是尽力逃跑；若受伤未死，到猎犬攫取的时候，还要伸出爪子来抓剥。即如我们在街上遇着一只狗，若拿杆去打它，它必定回到主人家里藏匿起来而后狂吠。若是无处藏匿，它必定极力奔逃；若到了十分逼近的时候，它必定要张开牙齿来咬。前一个例子，比较地不常见，后一个例子，是无人不知道的。诸君莫要以为用狗比人，

失了我们尊贵的体统。我们相信进化论的，既承认猴子是老祖宗，那么，用狗比人，又有什么比拟不伦的可笑呢！

即以战争艺术之进化而言，也是经历这些阶级的。古时战士，最重盔甲。到了近代，渐渐地把盔甲抛弃尽了，到反过来在运动之灵敏和战斗力之强大的方面，力图进步。试看此次欧战，俄国的瓦棱、比国的里叶诗、世界最著名的大炮台，都被德国占去；至于法国斐尔登所以保存的缘故，是因为那个时候德国的战斗力已经减小，而法国战斗力因为受了其他协约国的帮助，到反而增加了。海军进化之历史，亦复如是。从前的海军，专注重铁甲，现在海军所注重的，是驶行之快和钻刺之锐。用油的灭鱼雷艇，每点钟可行三十六绕脱，鱼雷之钻刺，可以穿过五寸厚的铁甲。各强国的海军，都有许多鱼雷艇和灭鱼雷艇，因为这些战舰虽小，然而极其灵便。有人把这些小战舰比作活动的针鱼，把大战舰比作迟的鲸，鲸遇着针鱼，到反过来要吃亏的。

人类由动物进化而来，失去鳞甲爪牙各种保护物，然而同时发展手足之灵敏。试看我们一双手，可以做各种不同的动式，而供各种不同的需用，然后能够渐渐地免除各种天然界的危险，战胜各种天然界的阻力。

再看人类思想之进化，所经历的阶级，也是和这三个阶级相符合的。——非德分知识进化为三层：第一，是神异的阶级；第二，是玄想的阶级；第三，是实证的（或译积极的）阶级。神异的阶级，就是藏匿；玄想的阶级，就是逃避；实际的阶级，就是奋斗。

当初民知识未开的时代，他们对于自然界中各种现象不能解释，所以他们以为自然界中有神主持，而且每日生活之中，常时遇着疫疠、饥馑、刀兵、水火种种危险，他们既然以为自然界中有神主持，所以期望神来保护他们。换一句话说，他们想藏匿于神权之下。这个意象中的神，就是他们无形的介壳。于是他们以万事归之于天，“天将兴之，谁能废之”，“获罪于天，无所祷也”，都是这个思想的表现。这样求保护的思想，可以叫做奴隶思想。从这个思想发生出来的政治的组织，就是专制政体、寡头政治，大家都希望有个圣君贤相出来，就可以天下太平了。这个思想，到了现在的中华民国，还没有脱除干净。国民自己身上的事，不去理会，却希望人家制造一个好国家出来，给他们享福。到了失望的时候，就浩然长叹“尧舜不复出，壤歌安可闻”起来，真真是可怜、可悯哪！

到了知识渐开的时候，看见各种复杂的情形，不是纯粹的迷信所能解释得了的，各种社会的腐败倒塌，也不是宗教思想所能维持得住的，于是逐事逐物总想寻出一个道理来，那就入于玄想的阶级了。逞力思辨，想入非非，是这个阶级里知识之特色。从这样的知识发出的人生观，就是出世主义。他们看见社会上各种罪恶无法铲除，却

希望逃于物外，把物质的生活，如政治，社会各种组织，都看做一钱不值。这就是想用逃避的方法，去免除人生的危险。这样的思想，叫做怯夫思想。他们天天想慕他们的乌托邦、极乐世界，却不自身去构造，这不是怯夫是什么呢？然而这也难怪，人类本有这样的倾向：凡人有事实上不能满足的欲望，都渐渐移到悬想里去满足他。不过这些欲望，往往出乎可能的范围啊！

神异的知识，既渐渐失信于人，玄想的知识，又没有实在的用处，于是进到实证的阶级。这个阶级的知识以事实为主体，无论什么知识都要事实证明，所研究的问题，必是我们人类所能解决得了的。这就是科学的知识。从这样的知识发生出来的人生观，是以为“我”是实在的。我虽不是为社会而生存，然而我必定凭借社会而生存，所以我和社会，是分不开的。社会就是许多的我集合而成，所以我应该替社会谋利益；为社会谋利益，就是为我谋利益。但是社会应该有让我替社会谋利益的机会。若是社会没有这个机会给我，就是剥夺我的生存，就是不良的社会。不良的社会，我就应该和它奋斗，就应该改造它；因为每一个我都有专长，若是每一个我不能发展他的专长，那社会是不会好的。所以我和不良的社会奋斗，一方面是为我争生存的权利，一方面是为我争“应该服务社会”的义务。这样的思想，才是“人”的思想。

这样看来，奋斗的人生观，是进化的人生观。奋斗是自卫、免除危险、维持生存、改良社会之最有效的方法。然而有人说：现在的学生、商人、农民、工人，仍然是在那里生存，并没有什么危险哪，要什么自卫呢？要什么奋斗呢？殊不知这是大谬不然的见解。我们须知道：为切近的需要（Immediate necessity）而动作，是低等动物的生活：游釜之鱼，鱼必到水热的时候才跳；危幕之燕，必到幕倒的时候才走。我们人类的智慧，已经发展到现在的地步，可以比较过去而预测将来。人类动作的目的，虽不能“奠苞桑之永固”，然而决不是徒顾目前的。诸君试详细地观察现在中国社会情形，再试为推测：若照现在的社会情形连续下去，将来应该到什么地步！想到这个地方，我恐怕诸君都要不寒而栗啊！

据有人调查日本正金银行存款的说，民国元年以前，中国人存款至千万元以上的，只有盛宣怀一人，现在中国军阀存款至千万元以上的，有十八人之多。又有人调查香港各外国银行存款的说，中国官僚存款至千万元以上的，有二十人。然而这还是就“千万翁（Millonaire）”而言，至于存款数十万、数百万的，更是多不胜举了。这些大款，都是中国的军阀、官僚存的。这些军阀、官僚拼命地刮地皮，把钱存在外国银行里，使中国社会上各种事业停滞而不发达。所以我可以这样说，垄断国民的生计的是军阀、官僚。

有几个这次北京文官考试考取的“文官”，去拜门的时候，还说：“门生将来的前

程，还要承老师栽培。”现在一班下级军官去向师长、督军大人找差事的时候，都说：“还要求大人赏一碗饭吃。”我们小百姓，将来如果不愿意转死沟壑，只得钻营投刺、阿谀夤缘，才能吃得着一口无谓的饭。况且就令这样的谋饭吃，还不知道谋得着谋不着呢！所以我说：降低国民的人格，是军阀、官僚。

依各民族的经济发达史看来，都是由游牧而农业，由农业而工商。现在中国本部的人口，已经增加到土地不够分配人口的地步了。熟悉内地情形的人，必定看得出这些可忧、可惧、可怜、可悯的现象。一班劳动的人，田没有得种，生意没有得做，不是当兵就是做土匪，徒消耗而不能生产。若要补救这些缺点，只有发达工商。但是，现在经济大权，都操在一班军阀、官僚手里。他们只知道升官发财，哪里愿意发达工商？纵说他们愿意发达工商，也没有发达工商的知识；纵然他们有这个志愿，有这个知识，也不过是替他们又加了一层资本家的势力。我们小百姓的头上，除武力之外，又添了一个经济的铁圈，那才没有翻身之一日咧！中国的前途，有这样大的危险，这不是我们应当免除的吗？如何免除呢？就是要和这些军阀、官僚奋斗。

依以上简括的讨论看来，我们可以得一个结论：动是人的天性，奋斗是动之积极的表现，奋斗是自卫——免除危险——发展专长——改良社会——的最效的方法。我们如果愿意堂堂的做一个“人”，只有奋斗这一条路走。

## 敲 冰

刘 复

零下八度的天气，  
结着七十里路的坚冰，  
阻碍着我愉快的归路。  
水路不得通，  
旱路也难走。  
冰！  
我真是奈何你不得！  
我真是无可奈何！

无可奈何，  
便与撑船的商量，  
预备着气力，  
预备着木槌，  
来把这坚冰打破！  
冰！  
难道我与你，  
有什么解不了的冤仇？  
只是我要赶我的路，  
便不得不打破了你。  
待我打破了你，  
便有我一条愉快的归路。

撑船的说“可以!”  
我们便提起精神，  
合力去做——  
是合着我们五个人的力，  
三人一班地轮流着，  
对着那坚苦的、不易走的路上走!

有几处的冰，  
多谢先走的人，  
早已代替我们打破。  
只剩下浮在水面上的冰块儿，  
轧轧的在我们船底下铍过。  
其余的大部分，  
便须让我们做“先走的”：  
我们打了十槌八槌，  
只走上一尺八寸的路。  
但是，  
打了十槌八槌，  
终走上了一尺八寸的路!  
我们何妨把我们痛苦的喘息声，  
欢欢喜喜的，  
改唱我们的敲冰胜利歌。

敲冰! 敲冰!  
敲一尺，进一尺!  
敲一程，进一程!  
懈怠者说：  
“朋友，歇歇罢!  
何苦来?”  
请了!  
你歇你的，  
我们走我们的路!

怯弱者说：

“朋友，歇歇罢！

不要敲病了人，

刮破了船。”

多谢！

这是我们想到，却不愿顾到的！

缓进者说：

“朋友，

一样的走，何不等一等？

明天就有太阳了。”

假使一世没有太阳呢？

“那么，傻孩子！

听你们去罢！”

这就很感谢你。

敲冰！敲冰！

敲一尺，进一尺！

敲一程，进一程！

这个兄弟倦了么？——

便有那个休息着的兄弟来换他。

肚子饿了么？——

有黄米饭，

有青菜汤。

口渴了么？——

冰底下有无量的清水；

便是冰块，

也可以烹作我们的好茶。

木槌的柄敲断了么？

那不打紧，

舱中拿出斧头来，

岸上的树枝多着。

敲冰！敲冰！

我们一切都完备，  
一切不恐慌，  
感谢我们的恩人自然界。

敲冰！敲冰！  
敲一尺，进一尺！  
敲一程，进一程！  
从正午敲起，  
直敲到漆黑的深夜。  
漆黑的深夜，  
还是点着灯笼敲冰。  
刺刺的北风，  
吹动两岸的大树，  
化作一片怒涛似的声响：  
那便是威权么？  
手掌麻木了，  
皮也铨破了；  
臂中的筋肉，  
伸缩渐渐不自由了；  
脚也站得酸痛了。  
头上的汗，  
涔涔地向冰冷的冰上滴，  
背上的汗，  
被冷风从袖管中钻进去，  
吹得快要结成冰冷的冰。  
那便是痛苦么？  
天上的黑云，  
偶然有些破缝，  
露出一颗两颗的星，  
闪闪缩缩，  
像对着我们霎眼：  
那便是希望么？



咚咚不绝的木槌声，  
便是精神进行的鼓号么？  
豁刺豁刺的冰块铄船声，  
便是反抗者的冲锋队么？  
是失败者最后的奋斗么？  
旷野中的回声，  
便是响应么？  
这都无须管得，  
而且正便是我们，  
不许我们管得。

敲冰！敲冰！  
敲一尺，进一尺！  
敲一程，进一程！  
咚咚的木槌，  
在黑夜中不绝地敲着，  
直敲到野犬的呼声渐渐稀了；  
直敲到深树中的猫头鹰，  
不唱它的“死的圣曲”了；  
直敲到雄鸡醒了；  
百鸟鸣了；  
直敲到草原中，  
已有了牧羊儿歌声；  
直敲到屡经霜雪的枯草，  
已能在熹微的晨光中，  
表暴他困苦的颜色！  
好了！  
黑暗已死，  
光明复活了！  
我们怎样？  
歇手罢？  
哦！

前面还有二十五里路！  
光明啊！  
自然的光明，  
普遍的光明啊！  
我们应当感谢你，  
照着我们清清楚楚地做。  
但是，  
我们还有我们的目的。  
我们不应当见了你便住手，  
应当借着你的力，  
分外奋勉，  
清清楚楚地做。

敲冰！敲冰！  
敲一尺！进一尺！  
敲一程！进一程！  
黑夜继续着白昼，  
黎明又继续着黑夜，  
又是白昼了，  
正午了，  
正午又过去了！  
时间呵！  
你是我们唯一的、真实的资产。  
我们倚靠着你，  
切切实实，  
清清楚楚地做，  
便不是你的戕贼者。  
你把多少分量分给了我们，  
你的消损率是怎样？  
我们为着宝贵你，  
尊重你，  
更不忍分出你的肢体的一部分来想它，

只是切切实实，  
清清楚楚地做。

正午又过去了，  
暮色又渐渐地来了，  
然而是一——  
“好了！”  
我们五个人，  
一齐从胸臆中，  
迸裂出来一声“好了！”  
那冻云中半隐半现的太阳，  
已被西方的山顶，  
掩住了一半。  
淡灰色的云影，  
淡赭色的残阳，  
混合起来，  
恰恰是一——  
唉！  
人都知道的——  
是我们慈母的笑，  
是她疼爱我们的苦笑！  
她说：  
“孩子！  
你乏了！  
可是你的目的已达了！  
你且歇息歇息罢！”  
于是我们举起我们的痛手，  
挥去额上最后的一把冷汗；  
且不知不觉地，  
各各从胸臆中，  
迸裂出来一声究竟的  
(是痛苦换来的)

“好了!”

“好了!”

我知四个撑船的，  
同在灯光微薄的一张小桌上，  
喝一杯黄酒，  
是杯带着胡桃滋味的家乡酒。  
人呢？——倦了。  
船呢？——伤了。  
木槌呢？——断了又修，修了又断了。  
但是七十里路的坚冰？  
这且不说，  
便是一杯带着胡桃滋味的家乡酒，  
用沾着泥与汗与血的手，  
擎到嘴边去喝。  
请问人间：  
是否人人都有喝到的福？  
然而曾有几人喝到了？

“好了!”

无数的后来者，  
你听见我们这样的呼唤么？  
你若也走这一条路，  
你若也走七十一里，  
那一里的工作，  
便是你们的。  
你若说：  
“等等罢！  
亦许也有人来替我们敲。”  
或说：  
“等等罢！  
太阳的光力，

即刻就强了。”  
那么，  
你真是糊涂孩子！  
你竟忘记了你！  
你心中感谢我们价（？）七十里么？  
这却不必，  
因为这是我们的事。  
但是那一里，  
却是你们的事。  
你应当奉你的木槌为十字架，  
你应当在你的血汗中受洗礼，  
.....  
你应当喝一杯胡桃滋味的家乡酒，  
你应当从你胸臆中，  
迸裂出来一声究竟的“好了！”

## 树与石

陈建雷

河岸边生了一枝小小的树，

却被一块石头架住了。

树在底下压得透不出气，

气呼呼地叫道：

“石儿！倘若我被你压坏了，我恐怕你也当落水了。

“你永久地住在水里，未必有人拔起你。那时你全身冷得不堪，我之新枝儿却生出来了。”

# 快起来!

陈 绵

“鸡叫了!

“天亮了!

“快起来!”

一个半老的农夫叫着他的儿子说:

“快到田里去! 勤苦才有饭吃, 懒惰的怎样还债?”

“鸡叫了!

“天亮了!

“快起来!”

一个俭朴的妇人对着他的丈夫说:

“早饭已经熟了, 吃过, 你还要到街上去做买卖!”

“鸡叫了!

“天亮了!

“快起来!”

一个人力车夫立在坑上对他伙伴说:

“咱们该拉出去了! 但愿今天运气好, 莫像昨天那样坏!”

“鸡叫了!

“天亮了!

“快起来!”

一个青年学生用清脆的嗓音叫醒他的兄弟说:

“赶快上学去! 不要误了! 你我要知道光阴过去不再来!”

“鸡叫了！”

“天亮了！”

“快起来！”

一个灰白脸儿的富官僚同着几家姨太太打牌，

厉声喊着一个爬在椅背上睡觉的可怜女孩：

“死东西！曹太太贾太太要走啦！快去叫车夫预备！”

他们临别时，同说：“今晚来。”

官僚向着自己的姨太〈太〉说：

“宝贝！咱们也该睡了！唔！我最爱你这种将睡未睡的娇态！”

八·十二·七



## 人力车夫（短剧）

陈 绵

（人物）李二 人力车夫  
李氏 李 妻  
红儿 李 女  
秃子 李 子  
学生

（布景）李二家——一间破屋子的里面——左面，一个临街的板门；右面，靠墙一个土炕，炕上铺着一领破席，里边一个用破麻包卷着的铺盖。——正面墙上，高高的一个小窗，窗纸已经破碎，窗栏也有几根折断的。——左角，一个柴锅，锅台是用黄土堆的，上面放着些罐子、碗、盆、筷子，炉口已被锅烟熏黑，土做的烟筒也裂了缝子，屋顶、墙上都熏成了棕色。——当中一张桌子、两三个板凳、一个瓦盆。——墙角上结满了蜘蛛的网。——屋中是黑暗的，只有几缕阳光从小窗和板门上的缝里射进来。

（附注——剧中“哎！”字是京白应词，不是叹词。）

李氏 （坐在炕上，做着活计。）红儿呀！你该买药去啦！

红儿 （在桌旁洗着衣服。）哎！（走到李氏旁边。）

李氏 （从怀中摸出一把铜子，先拿一个给红儿。）买一个子儿大腌萝卜——（又拿八个给红儿。）这八个买两斤杂合面儿来，快啗呵！

红儿 （伸手接钱。）哎！妈再给得一个子儿，买点儿线。

李氏 （拍了拍怀。）嘻！哪儿还有啦！孩儿呀！这回存了十二吊钱，连昨天你爸爸挣的五吊钱，一共是十七吊，你爸爸昨天晚上才买了件棉袄。你们身上穿的是去年的，存着没敢给你们当了。我跟你爸爸的棉袄，是今年夏天你跟秃子病的时候当的，直到昨儿晚上你爸爸才穿上棉袄，我的棉袄还不知在哪儿哪。嘻！这

日子怎么过！你等你爸爸回来再买罢！

红儿 哎！（低着头出去了。）

李氏 （向炉边望了一望，要起身下炕。） 哎呦！柴火也没有了，我还得捡柴火去。（听见外面有人嚷着玩。） 秃子！秃子！你回来啦？

秃子 （在后台里面。） 大中华民国万岁！大中华民国万岁！（推着门进来，挑着一个卖茶的小担。） 是我！妈叫我干么呀！

李氏 （仍坐在炕上。） 你刚才嚷的什么？

秃子 （把挑子放在地下。） 我听大街上的学生嚷的。今天街上的学生多极啦，都拿白旗子，排着队走。我同隔壁的狗儿，我们还拿着棍儿给他们举枪立正来着呢！我竟听说什么“福建！杀人！……”

李氏 真个的这是怎么回事！等回头你爸爸回来，咱们问问他。你先给我捡柴火去！你这半天卖了几碗茶？

秃子 卖了十二碗，六个子儿。我花了一个子儿，买糖吃啦，还剩五个子儿。

李氏 你这孩子！快拿来给我罢！刚才你姊姊要买一个子儿线都没有。捡柴去罢！好孩子！拿罐子打点儿水来！等你姊姊回来，咱们好蒸窝头。

秃子 哎！（拿了罐子，跳着出去——在后台里面。） 姊姊！你回来啦！你看见学生过队了么？

红儿 （在后台里面。） 看见了！天不早啦，你快去打水去罢！（走进屋里。） 妈！今天杂合面儿涨了价儿啦，卖五个子儿一斤啦！（把手里拿的大腌萝卜和一个白纸包放在桌上。）

李氏 （下了炕，走近桌子。） 他们说：“今年庄稼不错！”怎么会长了价哪？

红儿 我听米铺里的人说：“米都卖给了外国，带的连杂合面儿都贵啦。”

李氏 嘻！真正要我们苦人的命啦！

秃子 （抱着柴，提着罐，笑着进来。） 水打来喽！（把罐放在桌旁，把柴放在锅边。）

李氏 （帮着红儿倒水，和面。） 秃子！这儿没你的事，你再上街上去卖一会儿茶去！带着你爸爸回来没有。（对红儿说）真个的，你爸爸怎么这时候还不回来？（秃子挑着挑子出去。）

红儿 许是跟上回一样，今天我爸爸准有好买卖。那天我爸爸不是天黑了才回来？那一天不是卖了十吊多钱么？

李氏 那么咱们先熬点儿粥，喝着。（李氏、红儿点火，熬粥。）

李二 （一个学生扶着，跑了进来。手里拿着一节折断的车把，头上，流着血，慢慢地坐在炕上。） 哎呦！……

李氏（脸色变白了，颠着说。）你这……这是怎么一回事？（颠着，撕下了衣襟，替李二缠头。）

李二（喘着。）我让汽车给碰啦！巡警看着汽车跑……没一个人管我……多亏这位先生……好在离家近，扶了我回来……嘻！这个年头哪儿还有穷人走的路……嗳！红儿跟秃子的妈呀！我今天怕是活不成啦……你们好好地过罢……嗳！秃子他那儿去啦？……

李氏（哭着，大声地说。）你别瞎说说啦，不要紧的！秃子卖茶去啦！（对红儿说。）红儿！你叫你兄弟去！

红儿（擦着泪，开开门，遥指着外面远处。）嗳哟！妈！您快来看那不是秃子！壶破了，水流了一地！一个大兵还在那里踢他！（李氏各人都向外看。）

完

## 新闻记者“*The Editor*”（译剧）

挪威 Bjornson 卞尔生 著 沈性仁 译

### 剧中人物

艾薇吉，殷富的酿酒业者。

艾薇吉夫人。

格脱洛，他们的女儿，订婚给哈拉特雷恩。

医士。

新闻记者。

哈公·雷恩，小田主。

哈佛顿·雷恩 } 他的弟兄。  
哈拉特·雷恩 }

医士的助手。

英吉卜尔，艾宅女仆。

约翰，艾宅车夫。

哈佛顿·雷恩的家人。

哈佛顿·雷恩的女仆。

点路灯的。

（这出戏的经过是在挪威一个城里。）

### 第一幕

（布景） 艾薇吉家里的一间早餐室。一个两层的玻璃碗橱正对左边的墙立着。橱顶上放着各式各样的东西。橱后面有一个火炉。后半间屋里放着一只半桌。中央

是一只小圆拆卸桌，可以坐四个人。火炉旁边一只靠手椅子，右边一只沙法<sup>①</sup>，还有望椅子等等。屋子的后墙开一扇门，还有一扇开在左边；墙上挂着许多油画，这间屋子的大体上看来是一种很惬意舒服的样子。艾薇吉，艾薇吉夫人和他们的儿女格脱洛围着桌子坐着。英吉卜尔站在半桌旁边。开幕的时候大家静悄悄地用着早饭。英吉卜尔接过艾薇吉的杯子，等到盛满了送过去的时候，外面门铃响。格脱洛站起来。

艾 不要动，约翰会去开的。（格脱洛重新坐下来。接连铃又响了。）

艾夫人 约翰在那里干什么了？

英 我去罢。（出去了，伊进来引着哈拉特·雷恩。哈拉特一路进来，在过道里挂了他的帽子和外套。）

哈 早晨好！

艾和艾夫人 早晨好！（哈拉特和他们握手。）

哈 （向着这坐在右边的格脱洛。）格脱洛，早晨好！我今天来得迟一点了罢？（格脱洛握着他的手，很爱慕的样子望着他，但是一句话也不说。）

艾夫人 是的，我想天气虽然一点也不好，你是长途地散步去了。

哈 那倒没有，我怕下午一定有浓雾。

艾 你出门之前用过了早饭没有？

哈 吃过了，谢谢。（向英吉卜尔，伊手里正托着一杯咖啡过来。）不要，谢谢你。你们只管吃，我坐在这里罢。（在格脱洛后面的沙法上坐下了。）

艾夫人 你的哈佛顿哥哥怎样了？

哈 多谢，今天稍为好一点，——但是当然靠不住的。

艾 你的大哥是来瞧他吗？

哈 是的，我们天天盼望他来呢。大概他夫人跟他同来，所以迟了。伊出门是很费事的。

艾夫人 哈佛顿常提起伊的。

哈 是的，我相信伊是他的好朋友。

艾 无怪乎伊要来送他的终了。喂，今天报上载着送他终的话，你看见了没有？

哈 是的，我看见了。

艾夫人 （急状。）我盼望哈佛顿没有看见罢？

哈 （微笑。）没有，哈佛顿已经好久不看报了。（稍顿。）

① 今译为沙发，下同。

艾 我想你连他们怎样批评你的也看见了罢？

哈 当然的。

艾夫人 他们批评你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厉害的。

哈 唔——当然的。你知道，我的选举会是在今天晚上。

艾 老实说，为了这件事，扰得我们各个人都不安宁。

艾夫人 我们天天早晨醒来，前后左右都被这些讨厌事情围绕着。每天起首做事情，脑筋里充满着这种好思想！

哈 难道受过教育的人不得不读这些东西吗？

艾夫人 唔——一个人应该有张报读读的。

艾 大部分的人都读的。还有，报纸上舆论的普通趋势虽然都是陷害人的，但是人不能不承认，它里面有许多是真的。

哈 （站起来）的确，是的。（依在格脱洛肩膀上）格脱洛，你看见了没有？

格 （不望着他，踌躇了一会，慢慢地说）看见了。

哈 （低声）啊，原来如此！（从伊身边走开了）

艾 你要知道，我们这里已经小小闹过一场了。

哈 （踱来踱去）是的，那个我明白的。

艾 我又要把我方才说过的再说一遍：他们报上所载的是你，而受苦的是我们。

艾夫人 不错，格脱洛受得听更是利害。

格 不——我不愿意人家把我拉在这件事情里头，并且妨害我的，并不是他们报上说你的话——（忽然停住了）

哈 （走到伊身边）因为你的父母不满意这桩事情罢？是罢？（格脱洛没有答他）

艾 （把他的碟子一推）吃完了！（大家从桌边起来）艾夫人帮着收拾东西，叫英吉卜尔送出屋去。

艾夫人 哈拉特，你可以与政界脱离关系吗？（格脱洛从左门出去）

艾 （两眼跟着格脱洛）我们年纪老了，原来极安乐的家庭里发生这种争闹，讨厌的事使我们受苦痛，这是不必讳言的。

艾夫人 （按铃叫英吉卜尔进来移桌子）哈拉特，你也不必干了！你是个成人了，自己可以做主的。（英吉卜尔进来，哈拉特帮着移桌子。）

艾 （向他夫人）不要让英吉卜尔听见。来，上我那屋里去罢。

艾夫人 你忘记了，那间屋里窗都开着。我在这里生了火，我们可以坐在这里。

艾 很好。——那么，我们就坐这里罢。（靠近火边坐下了）你吸烟吗？

哈 不吸，谢谢。（英吉卜尔出去了）

艾 (拿了一支雪茄点着火) 像我夫人方才所说的, 哈拉特, 你可以与政界脱离关系吗? 你这样有才干又有财产, 一生里不会没有事业做的。

哈 (坐在沙发上。) 假使我有才干, 我要在政治上——我决计把我的钱财都用在 这上面。

艾 你要得的是什么呢?

哈 就是凡是相信一种事业的所希望要得的——那就是说, 帮着这事业进行。

艾 希望做阁员吗?

哈 我实在没有旁的路可走。唔——我承认——那是我的志愿。

艾 你现在选举不着了。

哈 我们且看罢。

艾 但是假使明天还是选举不着呢?

哈 那么, 我一定要想别的方法。

艾 始终抱一个宗旨吗?

哈 始终抱着一个宗旨。(艾薇吉长叹了一口气。)

艾夫人 (手里拿着针线坐在火旁。) 恶, 这些政治!

哈 无论怎样, 现在生命里要算它们是最显著的要素。

艾 我们也不敢希望我们可以劝化你。但是无论怎样, 你自己没有想到你的事业把我们都牵涉在里边, 这或者有的。(在这谈论之间, 他和他夫人两个眼不瞧着哈拉特。)

艾夫人 我爱把你真真的意思说出来——他弄得我们各人都是十分不快活, 那是真的!

哈 (站起来, 走来走去的。) 好——我有个提议。就是希望你们立刻答应把格脱洛嫁给我。今天我的哥哥又表示过要我们在他的床前行婚礼, 可以使他也能看看。至于我, 对于这件事够多少快活, 那是不用说了。

艾 但是无论伊在家里或是嫁给你, 你知道伊的父母为了他们孩子受窘的苦痛是一样的。

艾夫人 的确你可以体谅得到的!

哈 但是叫我怎样回答我的哥哥去呢? ——很像这是他最末的——(停住了)

艾 (少顷。) 他所希望的倒是好意, 他向来待人是好的。没有事情可以使我们更快活的, 但是我们做伊父母的以为你在政界里做事或是像你现在走的这条路, 不会使我们的女儿永远快活的。

哈 (少顷, 在这时候他动也不动地站着。) 这样说来, 你是要想破坏我们的婚约罢?

艾（赶快看着他。）差远了！

艾夫人（同时。）你怎么会说这话的呢？

艾（重新回过头来向着火。）我们今天和格脱洛讨论过了——能不能劝导你另选一个生涯。

艾夫人 为什么格脱洛这样难受，你现在明白了罢。你现在应该好好地听从我们，如同伊听从我们一样。

艾（站起来背向着火立着。）每天早晨我做的第一桩事就是读我的报。你们知道今天报上载的是什么——和这几天的是一样。

艾夫人 不会，我以为的确没有像今天那样利害的。

哈（又是走来走去的。）选举就在目前了！

艾 所以——不论这是在选举以前或是在选举以后，伊的父母的苦痛是一样的。我们向来不惯和那种没有头等保证的人来往——但是现在我们的亲女婿被人疑忌却要忍着看着。不要误会我，照我想，所谓头等保证它们不必真真是头等的，只要一般人认它为头等的。（哈拉特又是来去地走。）每天早晨第二桩事，我做的是读我的信。今天有几封信是从我几个朋友寄来的，我们曾经请他们来赴我们要开的会——假使你那哥哥的病不变坏得很快的。他们里头总有十多个人辞谢了我们——大半都提说不能来了，谢谢；还有少数几个稍稍显露他的真原因出来，其中有一个竟是直说出来。我有他的信在这里呢，（从口袋里取出信来。）我为你留着这封信。那是从一位僧正寄来的，他是我父亲的老朋友。我把眼镜没有了——我的眼镜丢了，你可以看出我脑筋的颠倒了。我想我没有做过这种事情，——信在这里，你自己读去！读响一点！

哈（接过信来。）我亲爱的艾薇吉先生。因为你是我那可怜亲爱的朋友的儿子，所以你应该听我的实话。我不愿意上你家里去，只怕遇见那个人，他当然是你们中间的，但是我心里不能十分敬重他。

艾夫人 哈拉特，你倒想一想，我们接着这种信心里会怎么样的？

艾 虽然他那样说法，你不要想我们待你不十分尊敬。我们只求你担保我们女儿的幸福。你用一句话就可以做到的。

艾夫人 我们知道你是怎样的人，不论人家说什么——即使他们是僧正。但是你对于我们呢，也应该信任我们的见解；我们对于你的忠告，就是与它脱离关系！立刻和格脱洛结婚，就去度你们的蜜月；等你们回来时候，人家又有别的事情讨论——你也就可以找到别的事情做了。

艾 你不要误会我们。我们并不是强迫，我们并不是固执第二个办法。假使你要



结婚，你就可以结婚——不要觉得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不得已而改换你的事业。我们只要说明白这件事情是使我们苦痛的——使我们十分苦痛的。

艾夫人 假使你要用点工夫把这件事情仔细想想，或是要和格脱洛或你的哥哥仔细谈谈，请罢！（F格脱洛进来在屋里找什么东西似的。）

艾 宝贝，你找什么？

格 找那——。

艾夫人 我想是报纸，你祖父要看。

艾 他用不着看罢？

艾夫人 他也问我要过。他知道很清楚什么事情弄得我们大家都不高兴。

艾 你可以告诉他吗？呵，不行，那不必。

艾夫人 （向格脱洛。）我想你自己已经承认是什么事情了罢？

格 （极力掩藏伊脸上难过的颜色感情，但是这感情已经很看得出的了。）是的。（找着报纸出去了。）

艾夫人 （那时格脱洛已经出去了。）可怜的孩子！

艾 伊所拿去给他的，里面讲的都是关于你和你的哥哥，不像一个预兆吗？我告诉你这件事怎样刺激我，你的哥哥比较我是一位更有才能的人，虽然报上说的是实话，说你哥哥一生所做的事业一件没有成功过，但是比较你和我，虽然在我们村庄里做了好些事情增加了许多荣华，还强得多咧。我虽然话说得不十分明白，不过我心里觉得是这样的。但是试想他身后的名誉。一般受过教育的人所说的话和这几天报纸上载的是一样——不过，到了明天大家就把他忘记了。在历史上是没有他的地位，因为历史上专载那些做领袖的。那么，闹了半天到底是什么呢？不但没有现在的名誉，并且也没有身后的，只有死——一死而已。他现在快近死期了，死得很苦痛。他死后，这少数的人的私情可怜他，也算不得他身后的名誉的。（哈拉特想说话，又把自己按住了不说。）你可希望奋斗得比他强吗？你想你是够强的罢？很好，你也许有能力可以忍受一直等到又一个新时代的舆论。但是，在你身旁的一个却没有这能力去忍受。格脱洛是不够强——伊再也受不了的，现在实在——已经——（说话被他的感情截住了。）

艾夫人 伊对于你可以隐藏，伊是对于我们却隐藏不过的。还有，我们的一位朋友——我们敬爱的医生——就在昨天说过——（话没有说完就哭起来了。）

艾 我们从来没有告诉过你，但是他警告我们已经有些日子了。我们没有想到这件事情是这样重大的，或是要闯出什么事来。但是昨天他吓我们，他说伊

——。啊，你自己可以问他。他就要来了。（哈拉特斟满了一杯水拿到嘴唇边没有喝又搁下了。）

艾夫人（走到他身边。）哈拉特，我为你愁得很！现在有这种事情碰在你身上——你这好哥哥快要死了，而你自己又是这样受窘！（门铃响了。）

艾 但是这还可以警告你！有时候在那一息之间可以转移一生的历程。

艾夫人 务必请你稍微信任我们一点！（铃又响了。）

艾 今天约翰到底干什么去了？这是第二次铃了。

艾夫人 我听见有一个女仆去开了。

艾 我盼望是医士来了。

艾夫人 是的，是他——我听得他按铃的声音。（打门声。）

艾 请进来！（医士入。）

医士 早晨好！（搁下了他的帽子和杖。）我听得约翰又发起坏来了？那个没有出息的病了。

艾和艾夫人 病了吗？

医士 直到早晨四点钟才回家，喝得烂醉。今天有病是当然的。英吉卜尔还请我去看他呢。

艾 好——我一定要了结他！

艾夫人 本来我不懂为什么你对于约翰这样宽容。

艾 他跟了我们五年了，并且一层，假使你回绝你的佣人，要受人家议论的。

艾夫人 但是这种事情人家议论起来还要厉害！

艾 那么——叫他今天就走。

医士（向哈拉特。）雷恩，你好呀？——啊哈！我知道了。这个时候我来埋怨约翰不巧罢？你们各人脑筋里早有了比这个更重大的事情罢？

艾 是的，正如我们昨天所约好的，已经说了。

医士 我爱的雷恩，请你饶恕我，我昨天把实话完全告诉了我的老朋友了。伊（指艾夫人）是我从小同着玩耍的，伊的丈夫是我从小朋友，所以我们彼此一点没有秘密。格脱洛这种情形我实在很不放心。

哈 你从前怎么没有和我说过呢？

医士 上帝知道的，我常常提醒伊的父母，说伊有病了，但是他们摆定主意只道是因为定了这门亲事伊很得意的，那病也就会好的。这两位可爱的老人，你知道的，他们是一对宽宏大量的夫妇：他们不愿意干涉。

哈 他们的度量——我是很知道的，并且近来有许多原因很要感谢的——这种宽

宏的度量比公然反对的力量还要厉害。因为这种态度我以为是一种不公道的强迫，他们既当对我很宽宏。那么，我对于他们也不得不尽我的义务了。但是现在成了骑虎之势，上也不能下也不能。我既然受了这样多，你一定明白，假使在那就要选举的时候，我又不能退出——等选举过后，时候又太晚了。另一方面呢——（露出一感情来。）——我不能，我不敢往前做去，假使我失了——。（停住了。）

艾（立在火前。）喂，喂！我的孩子，用点工夫去想想，和伊、和你哥哥仔细去商量商量。

医士（坐在左旁一只椅子上离着大家稍远些。）我方才去看你哥哥。真是奇男子！但是你知道我坐在那里触起我什么心思？他所以要死因为他是个人。现在适合于政界上的人都是那些把良心变做石头。（在桌上拿了点东西站起来。）唔，比方这个！这里有一块好化石标本。是从 Spitsbergen（北冰洋之一岛）岛上发现的一张棕榈叶子所变的石头。我自己送给你的，所以我晓得那样东西。你应该像它那样的力量可以抗抵北冰洋的暴风雨！——不受什么损伤。但是你的哥哥——他的生命是像那原来的棕榈树，被空气打击。天气变化得太快使他受不了。（走到哈拉特身边）你还须在那里试去。你能够把你仁心去掉吗？假使你能够把你自己变成一个没有感觉的像那块石头一样，我敢说，这样的生活你一定受得了。但是你肯牺牲并且冒险去求那政治的生活吗？假使你愿意——做去罢；但是假使那样的生活你也要把格脱洛的仁心去掉——这两个先要去掉——还有和你亲爱的人。要不然没有人会懂得你或是跟从你的。假使你不能那样办去，那你一辈子也做不了完全的政客——不过四分之一、八分之一的政客——你为你所认定的事业拼命努力，想起来是很可怜的！

艾夫人（先在后半间屋里，这个时候就来到火炉边坐下。）那是一点不错！我知道好几桩像那化石那样——我求上帝，凡是我爱的可不要叫他变成像化石那样。

艾（走到哈拉特身边。）我不愿意说什么话来伤你的感情——现在更不敢。不过我再要警告你，因为我发现一种危险，大家逼迫你使你的心要变硬了。

哈 不错的！——但是你想只有政界里有这种危险吗？

医士 你说的不错！现在各方面都是这样说“你的心要硬”，这不单是军界里的，做医生的心要硬，做生意的心要硬，做官的心要硬，或是枯干了。无论是谁为他的生活起见都要把心变硬。但是“心硬”两个字到底是怎么一个意思呢？就是把我们的热血从心里赶将出去，把我们的希望从意念中赶将出去。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童心——每个青年，心里藏着哭笑；我们要适乎“生

存竞争”的应该先把它们去掉，人家是这样说的。其实错了——我们有这个童心，应该把它好好保存的！天赋我们这个童心，为的要叫我们保存的。（哈拉特把脸蒙在手里，坐了一回。）

艾夫人 不论做母亲的、做妻子的，都知道这个的。

艾 （背向火立着。）医士，你要把浪漫（Romance）时代搬到现在来罢！

医士 （哈哈一笑。）我不希望那时代的坏处——因为那时代的人不干净的脑筋产生出许多不干净的事情来。（很庄重的样子。）这且不去论它。在条顿人方面很激烈地抵抗浪漫式的精神和学派——是一个特殊的学派，但是不是我们的。照我们看起来，是一个干枯、止于知识的学派，光是一组公式，不过引导我们早些发展心理。那就是那精神所产出的——批评的并且干枯的。这一派的思想我们现在的人都有的，那两种于我们都是有害的！于我们心思、想象都没有什么好处：它们并不产生忠心或者大成功的希望。试看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属于我们的吗？

艾夫人 不是。你只要想到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嗜好，我们的社会，我们的——

医士 （打断伊的话。）这些都是我们生命的外界的事，纯粹是外界的！不对，要看内容的——看我的所讲的人生观，大家呼嚷的“硬”——那是属于我们的吗？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全心全意做出一点成绩，像天生的巴黎新闻记者吗？——变成一根两头尖的钢条：一头是笔尖，一头是刀尖吗？我们做不到。条顿人的性质于此不合的。

艾 恶，我们也向那条路走着呢。你看在我们政界里那些无良心的轧铄，那就不久与你方才所说的要相合了。

哈 凡是与你意见不合的人，就是一个野心的大滑头，或是半疯的，或是痴子。

医士 （笑着）对的，如同这里北方，我们小小的社会里，有个人到剃头店里去，一定免不了要过见他的敌党。我们觉得这种样子非常厉害，好像我们各人手里拿着刀子相刺杀似的！（庄重的样子。）我们见了也许要发笑。但是假使我们把我们家族或是个人所受的苦痛合算起来——假使我们能够把具体的全部分着出来——我们不得不相信我们所得的自由实在是坏处。因为把我们的仁心毁掉了，使我们互相残害，并且彼此都没有良心。

哈 （立起来动也不动地立着。）但是我的好朋友们，假使你们大家对于这个意见都相同，并且我的意见也是和你们相同——以后应该怎么样呢？

医士 以后应该怎么样呢？

哈 当然，大家联合起来把他止住了。

艾夫人（做着活）我们会做什么呢？

艾 我不是政客，也不愿意变成一个政客。

医 士（笑着坐下了。）不，一个政客是一个原则，被一套印刷的规则所捆绑的。我宁可做个活人。

哈 没有人可以勉强你做你觉得于自己没有关系的事情。

医 士 当然没有。

哈 但是有人可以强勉你不要帮着维持你所厌恶的事情。

大 众 我们吗？

哈 我们所谈的根本原因的这张报纸——是你买来看的。

艾 什么？是你自己买来看的！

哈 每次有毁坏我或我骨肉的名誉，都是由匿名信寄来的。

医 士（笑）我没有买来看，我只看我管门的那一份。

哈 我从前听你说过的。我问过你那管门的，他说他没有看，也没有买。

医 士（照前态。）那我倒要问问是谁付的钱！

艾 做生意的不能不看报的。

哈 一位有势力的生意人自己，或者搭着一两个伙伴可以办一个报，也可以于他有用，像这个一样。

艾 那是很确实的。但是，总之，假使我们赞成他的政治？

哈 凡是对于政治与我的意见相合的，我要得他的帮助。我是谁呢？会假装作判断他的人呢？但是无论什么事情，里面怀着恶意或是坏良心的，我不愿意帮助他。

医 士 呀！

哈 不论谁，凡是订购一种报的，投稿的，或是报告消息的，而那种报纸是污秽、卑鄙的，那就是帮着做坏事。并且，还有，不论谁和一个人做朋友，而他的朋友做败坏公众道德的，他就做帮助他朋友做恶事。

医 士（立起来。）他现在还常来吗？（静了一会。）

艾 他和我是老同学——所以我不愿意断绝我们的老交情。

艾夫人 他又是一个很有趣的人——虽然我不能说他不是坏人。（那医士重新又坐下了，嘴里哼着一种声音。）

哈 还不止此呢。你和医士两人都有——一种辩才——

医 士（哈哈一笑。）谢谢你！

哈 ——可以对于某种政治的趋势表示厌恶之情，那种趋势使你与我都不能表同

情的——并且有害我们仁义的行为。你没有觉得应该进入一个队里去反对他；但是你为什么禁止那些愿意要进去的呢？你为现在的时势悲——而你还是帮着维持他，并且你和这里头的首魁做朋友！

医士（转过节来。）艾薇吉，我们明明是被攻击了。

哈 不见得，我才是的。方才有人说我现在已经渐渐地把心变硬了，并且说我应该放弃我的职业——为了格脱洛的缘故我应该这样做，因为伊断乎不能帮着我去奋斗。我听这话的时候，实在是我生平最苦痛的时间，并且使我踌躇了好一回。但是现在我又回过脸来向前去了，因为你使我明白了！（在过道里发出一种短而又尖的嗽声。）

艾夫人（站起来）。就是他！（打门声。那医士立起来，把他坐的椅子向后一拉。那新闻记者进来了）。

新闻记者 我的孩子们，早！你们好呀？

艾（坐下了。）我没有听见铃响。

新闻记者 我想你没有——我是从后门进来的。我吓了你们，呵？并且又在这里议论我罢，呵？——是不是？（哈哈大笑）。

艾 无论怎样，今天我们议论的原因是由你发生的。

新闻记者 是的，可不是吗？对于他最好的朋友做这种事——呵？

艾 那是真的。

新闻记者 对于他的老同学——他的邻舍——呵？我把你自然、稳健的态度惊动了——呵？

艾 我对于我的稳健的态度很自傲的。

新闻记者 如同对于你的白兰地酒一样的自傲！

艾 你又要瞎说了罢？

新闻记者 医士，早！今天早晨你对他们发过一篇好议论了吗？——议论我的报纸吗？还是议论人道主义？——浪漫主义？还是天主教主义——呵？（哈哈一笑。）

医士（笑着）。我们中间有一位今天早晨的确发过一篇好议论！

新闻记者 不是我，我是在昨天！——你那管门的怎么样？

医士（笑着）。很好，我很不好意思说。

新闻记者 是一个永远买我报的，你也可以说。（医士笑了。）喂，艾夫人，我可以把你们的约翰的新闻告诉你！

艾夫人 可以吗？我倒不可以。

新闻记者 是的，——他还是躺在床上。这是我从后门进来的缘故——要探探他的

病状。

艾夫人 但是，怎么——？

新闻记者 昨夜以后他怎么样了？

艾夫人 实在，我想你知道的详细。他昨夜出门去我们一点不知道。

新闻记者 恶，那是最近的消息！他在他主人未来的女婿所立的会里做一个演说者——他自然是喝醉了的——他演说了一番很有力量的话——当真的，那会里演说的都是说的有力量的话！所讲的都是征税的等级、工人共同分利的办法、国会里须有工党大多数等等问题——都是些寻常社会党的胡话。你看这些知识的理想传布得多少厉害！

艾 好！我今天就把他驱逐出去！

新闻记者 但是那和你稳健的宗旨不合了，艾薇吉！

艾 这是一件羞事。

新闻记者 （向艾。）那还不算是最坏的。因为，假使你要免去这种事情，还有别人，你应该把他驱逐出去。（眼望哈拉特一看。）

艾 你今天好像存心要来吵闹罢？

新闻记者 是的，但是取你的“稳健”态度。

艾 你有点这个倒不坏。

新闻记者 “白兰地和稳健”是你的格言，呵？

艾 快不要胡说——我知道一件事，那就是你好像尝我蒸酒厂里的白兰地，合你的口味！

医 士 （打断他们的话）。你发怒的时候，常有苦痛埋伏在你心的后面。说出来！我是一个医生，你知道，我要找出你病苦的原因！

新闻记者 你对于那层还没有成功，你知道，当时你说我那女仆有霍乱症，但是伊实在不过是——（笑。）

医 士 （笑。）你又要提起那段故事吗？无论谁都有弄错的，你知道——我的孩子，就是你也！

新闻记者 当然的。但是这次做错之前——呀哼！——我先要问是否——

医 士 啊！现在这就来了！

新闻记者 ——是否你对于我在报纸上指出约翰有什么反对？

艾夫人 约翰与我们有什么关系？

新闻记者 正和他演讲的那会的关系一样有。这——呀哼！——是家庭制度的一种！

艾 约翰是什么样的人与我没有关系，正和那会是什么样会与我没有关系一样。

新闻记者 你那未来的女婿把那会造成现在的样子，那会又把约翰造成现在的样子。

医 士 或者，掉过来说，约翰是艾薇吉先生的仆人，约翰是会里一位活动的会员，所以艾薇吉先生是该会的赞助员。

新闻记者 或者这样说：约翰是有名的艾薇吉先生的仆人，因为这层原因在这会里做了一位活动的会员，那会——正如他所说——是他的主人的未来的女婿“所设立的”。

艾夫人 你决不会打算把这些事情登在报上罢？

新闻记者 （笑。）那都是约翰自己说的。

艾 自然他不会把醉鬼嘴里的话登在报上的。（向他夫人。）你懂得吗？他是说笑话呢。

新闻记者 （响响嗓音。）这已经付印去了。

医 士 啊，胡说！

新闻记者 当时的景象给我们一个机会，可以做一个极有趣的故事，用不着把真名字登出来。

艾 我实在盼望那——

医 士 （向艾。）啊，他是嘲笑你，你知道。

新闻记者 你想这个怎么样？“那些间接赞成一个很危险的会的，要承受暴露的苦楚”。——我赞成这句话。

艾夫人 （立起来。）你是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的丈夫——？

新闻记者 一段恐吓的话可以给他很好的警戒！

艾 你所引的句子算是攻讦我们吗？——无论庄重的还是说笑话的？

医 生 他不过拿莫须有的事情来吓你。这不是第一次，你知道！

艾 是的，但是我为什么要受他恐吓呢？我又不属这会的。

新闻记者 但是属这会里的人常到你家来的，要晓得这人的行为只要看他来往的伴侣好了。

艾夫人 我现在想他所说真真不是笑话。

新闻记者 你以为说笑话太难看吗？

艾 你郑重其事地讥讽约翰是我的仆人，行吗？

新闻记者 他是不是你的仆人呢？

艾 并且登在报上叫大家看吗？

新闻记者 不是——光是为那读报的。

艾 那么，你来专为告诉我们那件事情吗？



新闻记者 你想我不告诉你可以做吗？

艾夫人 这真是没有廉耻！

新闻记者 这是实在的。

艾 你打算来和我吵闹吗？

新闻记者 自然是的！

艾 和你的老同学？——共患难同甘苦的朋友吗？实在可恶！

新闻记者 也许因为你是我的朋友，可以保着我封住我的口！

艾夫人 你对于你的朋友不能够用这种手段！

新闻记者（冷淡状。）就是对于我自己的哥哥，假使他挡着我。

哈（向他自己。）太厉害了！（走向前来。）你恨我这样厉害吗？因为我的缘故你一定要逼迫我未来的岳父母，你的老朋友吗？

新闻记者（哈拉特过来的时候他立刻转过头来向着医生。）你听见说吗？人民被逼迫到今晚的会去。这次选举运动最末的演说一定是红火般暴烈！（笑。）

艾夫人（走到他身边去。）不，你不要说到旁的事上去就算了结了。你真打算把我丈夫名字摆在报上吗？

新闻记者 他自己要摆上去呢。

艾 我吗？我的一生直躲避，怕牵入我到政党里去。

医 士 哈拉特·雷恩的政治活动于艾薇吉有什么关系呢？

新闻记者 他赞成的！

艾夫人 没有！——绝对没有！

艾 呀，就是今天——

医 士 我可以做见证的！

新闻记者 用不着抗议的！

艾 但是你应该相信我们抗议！

新闻记者 巴！明天你还有些事情看得见——

艾 还有事吗？

艾夫人 反对我丈夫吗？

新闻记者 关于证券交易委员会的黑幕。为这件事，寄给新闻记者的信一总有三封信，搁在架子上已经好久了。

艾（惊愕状）这种胡说你也登在报上吗？那交易所里最可敬重的人——？

艾夫人 委员会里的人——？

新闻记者 他们自己先佩服自己以后才受人的佩服。等到他们的会长与那激怒舆论的

发生关系，这全体的人一定要想到他所交际的是何等样的人。

医 士 那么，因为雷恩先生的缘故你要嫁罪于艾薇吉，因为艾薇吉的缘故，要嫁罪于交易委员会，是不是？我想也快要轮到我了！

新闻记者 会轮到的。

医 士 真的！

新闻记者 寄给我信的都是些极可敬重的人。这可以见得一般的舆论都转变了，并且一般的舆论一定得服从的！（两手一张）

艾 （一种受窘的声音。）这是真的，我有好几次在小小事情上看得出他们的怒气——（向他周身一看，强制自己，才格外诚恳地说。）但是这个时候我正要望你援手，我的朋友。因此，我没有为这件事十分烦恼。

新闻记者 （向艾。）但是你要知道，现在是你攻击我呢！

艾 我吗？

艾夫人 他吗？

新闻记者 并且，还有，我对于这事没有法子。你铺好了床，所以只好躺上去。

艾 （又发怒了。）你真不觉得你对于你的老朋友的行为多少可骇吗？

新闻记者 “老朋友”“老伙伴”“邻舍”，——把这一串名词都说出来！

艾夫人 我敢说哪一个名词也不配！（那新闻记者笑。）你想你今天对于那要死的哈佛顿·雷恩，怎样的。一个人只能写那——那——

新闻记者 呀？——那？

艾夫人 那一点心没有的人。

新闻记者 哈，哈！“这天然的感情”！——“家庭的情形”！我可爱的夫人，真理没有家庭的束缚，对于“将死的”也是没有什么敬意。

艾夫人 是的，实在——一个好人总要敬重受苦的，就是坏人看见死的也不出口诸评的！

新闻记者 “受苦的”——“死者”——“杀身成仁的”，我想！恶，我们都知道这些老故事！

哈 （走前来。）等我来告诉你，你是一个——我所不屑与争论的人。（从他身旁走开了。）

新闻记者 （在屋里绕一转。）一个会算计的兄弟把那“将死的人”摆在众人眼前炫惑他们，这才是这桩事里最可骇的咧。不过我要揭开他的假面具。

医 士 （跟下去。）现在，听我说，听呀！我们都是有身份的人，你知道！并且即使雷恩先生一时不得已在演说场里提起他将死的哥哥——我不是说我对于

这件事赞许的，不过这事真可饶恕的。并且——

哈（走前来。）我不要你替我辩护，谢谢你！

医 士 你们两位是一样发疯！（向新闻记者。）但是这些事于艾薇吉有甚关系，总而言之，雷恩的事情——

艾（向新闻记者，恳切的样子。）我向你宣誓，我也从来没有赞许哈拉特提起他的哥哥。我是一个爱稳健的人，你所知道的，我不赞成他的政治活动。就是今天——

艾夫人 政治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医 士 还有和艾薇吉的车夫！

艾 你只可以记在脑筋里写我的书记，或是我的佣人，或——

医 士 他的木匠，或是他的酿酒的，或是他的马！

新闻记者（忽然立定了，冷淡地说。）你们可以放心，那些事情像现在那样已经够了！（起手扣他外套的钮扣。）

艾 会糟到那样吗！

艾夫人 天哪！——这是什么呢？

新闻记者（取了他的帽子。）明天你可以读着了，还讲到那“死者”的事情。再见！

艾和艾夫人（同时。）但是你走之前——

医 士 吁，吁！我们要记得我们都是有身份的人！那件事情是全属子虚，专为恐吓你的，你敢赌说吗？

新闻记者（张手去握着医士。）艾薇吉先生在城里的地位全握在我的手里！

艾（发气状。）那么，你的目的就是要毁坏我的地位吗？

艾夫人 你永远也做不到！

医 士 吁，吁！我们要记得我们都是有身份的人！

艾 在我自己的家里——我的老同学——他竟敢这样大胆——？

新闻记者 我把真情已经明明白白告诉过你了。论到真情，你在你自己家里所受诸我的比大胆还厉害，我的孩子。所不幸者，你是一个胆怯的人？

艾 我胆怯的吗？

医 士 吁，吁！我们要记得我们都是有身份的人！

艾 是的，我是太懦弱去怕那毁谤，尤其可笑去怕那报纸上的，那是真的，所以我忍受你的这样久！但是你现在会知道我并不是懦弱的人。滚出去！

艾夫人 对了！

医 士 但是你们离别总要像有身份人的样子，你们知道。

新闻记者 呸！你一定立刻又要送信给我，叫我回来！

艾 你有脸说这话吗？

艾夫人 （向艾。）来，吾爱，不要再去惹他了！

新闻记者 （转身要走。）你也不敢做别的。

医 士 但是别离总要像有身份的人！

艾 （跟着那新闻记者。）不，像我活着在这里一般，的确——

新闻记者 你一定会送信来叫我回来！哈，哈，哈！

艾 再也不会，再也不会！

艾夫人 我爱——！

新闻记者 一定，你会——即刻——就在今天！哈，哈，哈！

医 士 不要像这样别离！要像有身份——

艾 不，我告诉你！

新闻记者 （总是笑着。）唯！

艾夫人 我爱——记住了，你可以用你的一种攻击了！

新闻记者 （在门边。）你也太懦弱！哈，哈！（出去了。）

艾 （嘲骂状。）决不是！

新闻记者 （头往门里一伸。）是的！（去了。）

医 士 怎样的拜访！但是我忍不住笑，哈，哈，哈，哈！

艾 你敢笑那个么？

医 士 “老同学”——哈，哈！“稳健”——哈，哈！“同党”——哈，哈，哈！

艾夫人 啊，我丈夫病了！

艾 （昏迷状。）是的——一点儿水！

艾夫人 水，水，哈拉特！

医 士 是他的一种攻击——那完全另是一桩事。这里有（从他衣袋里拿出一个瓶来。）——嗅这个！对了！一点水！（给他一点。）这次没有什么危险。不要难过，老头儿呀！

艾 这样的毁谤！

艾夫人 是的，我爱，我早告诉你的，你再也受不了的。

艾 想想把我的名字登在报上，我一生——

艾夫人 ——所做的事情都是躲避这种事情的！并且像你这样可爱、心善、正直的人！——恶，这些政治是万恶之由！

医 士 （笑。）我对你说过，你应该用一种把心变硬的方法你才能抵得住他们。

艾 想想舆论——我的地位——我的关系的！这是我担受不了！

艾夫人 （向医士。）我敢断言他第一次在报上读着关于他的事情，就会使他病的！  
他一定担当不了的，我知道。

医 士 啊，他可以耐得过去的。

艾夫人 不能，他不能的。我连想到就怕起来。他再也担当不了，再也不能！

艾 我一生做事总想躲避这些事情——！

艾夫人 现在在你年老的时候，虽不应该比一个孩子受得多，倒被拉入里头。假使我能够阻止，我必然情情愿愿地担任，无论——

艾 不行，不行——你不行！你不行！

医 士 但是这事并不是单为他恐吓我们说要做，他一定要做的。

艾 你想——

医 士 他是一个性子很急的人，但是我敢说他一定再会想一遍——

艾夫人 ——然后他攻击一个生死的至交！是的，是这样，是不是！

艾 你想真会可以——？

医 士 我实在不知道！

艾夫人 世上没有不可能的事！

艾 我们两人都是性急的。

医 士 是的，应该比方才几分钟前的谈话更平和些！

艾 我不懂这是怎么回事——好像他有什么愤激似的。

艾夫人 是的，你们近来也不怎么好。我常这样告诉你的。

艾 没有，我没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一生里竭力要躲避这些事情！

医 士 我告诉你，老朋友，我以为最好的方法是——

艾 是什么？

医 士 我感觉（？）非有人去和他说，你心里一定不痛快。

艾夫人 对了，那行吗？天呀，那并不是送信给他！

艾 但是谁可以——（静了一回）

医 士 我不知谁是最好。

艾夫人 所有我们的老朋友都不管我们了，我们快要连一位也没有了。

医 士 无论怎样，你们总有我。

艾 你真愿意去——？是你的意思吗？（拍手。）

医 士 我当然愿意的！他不能吃了我！

艾夫人 你的人多好呀！自然你只要告诉他——那也是真的——我丈夫再也受不了的！

他是多年——

艾 ——为着他从他和旁人方面已经受了许多。

艾夫人 是的，那是不错！现在你去，可爱的朋友——我们唯一的朋友？——极和善地、有条理地告诉他，你可以吗？

艾 不过不要慢！他是很性急的，所以我们应该先去找他——

医 士 恶，我一定去找他，他总是在城里。

艾 告诉他——问他——

医 士 恶，我知道怎样同他说。

艾夫人 那好了！

艾 多谢你！我永远不忘记，那样样事情都来胁迫压制我的时候，只有你帮着我！呀，我觉得好像肩上重担都落下了！我立刻觉得又快活起来了！

医 士 那才对了。你打起精神！我去照顾别的去。

艾 多谢，多谢！不过请你赶快！

医 士 我就去！我的帽子呢？（转身，哈拉特，向着自己说）啊哈！他似乎对于这事够了。这真是笑话——

艾 恶，请你快点，我的朋友！

医 士 是的，是的——我只要找到我的帽子。

艾夫人 在桌上呢。

医 士 是的！

艾 祝你吉利！

艾夫人 请你要用点手段去办！

医 士 （很有意味的样子。）我希望你们三个人在这里可以享福！（出去了。）

艾 这样一个早晨！

艾夫人 我们素来处事极力的和平、极力的宽恕——

艾 是的，并且治理我们的家政很平安和爱的！（跳起来，转身到哈拉特身边。）所有的事情都是你的错！

艾夫人 是的，这是哈拉特的错！自从那天定了不幸的婚约起，我们这里没有一时平安的。

艾 不对，不对，不是这个原因！我们应该要讲道理的。起初那时候雷恩先生有一个极好的前途在前，一般人都是争先恐后地去巴结他。所以定这门亲事于我们和我们的女儿算是荣幸的。但是自从他入了政治生涯——那时候他的哥哥病了之后——他自己可以知道使我们受了怎样的结果！

艾夫人 他当然承认这不是我们所当受的。这件事实在，一个有名望的和家教好的家庭所受不了的。

哈 我很赞成你说的那有名望的和家教好的家庭所受不了的。

艾 恶，你也这样想吗？

哈 当然的。我所知道只有一层可以原谅的，就是有许多人在这件事里头。只有这个样子，才有这种事发生。

艾 我不明白。许多如同？——如同谁？

哈 如同你！

艾夫人 像哪一样？

哈 让我来解说给你们听。现在一般成功的政客，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能力得着他们的位置，乃是利用别人的弱点得着的。在另一个时代，对于他们许有另一种批评——用相当的眼光看他们，并且看他们也是小人物。

艾 但是那于我们有甚关系？

哈 只要试看那个人，方才没有多大工夫以前，把他赶出去的，一回儿又送信给他——

艾 我们没有送信给他！

艾夫人 是我们的一位朋友去告诉他。那是完全不同的！

哈 把你来做标准量量他，再用他来做标准量量你！他跑走了，以后他再回来，如同一个得胜的英雄。是不是因为他能力之大还是他才干——他的意见或是他的感情之高尚呢？不是，这是因为利用的弱点。

艾夫人 天呀！

艾 呵，我——！

哈 你想一个人他的禀性是有点勇敢的，在这种样（？）可侮蔑的地位他能受得了吗？想想你的女儿，伊受过在那里边卧着的良善老者的教育，一个服从你们的孩子。想想伊永远要在两方面周旋，一方是伊所爱敬的，一方看着这种事情！无怪伊病了！但是记住了——伊病并不是因为恋着我，伊病是因为你懦弱得可怜！

艾夫人 你怎么会说这种话！你也是——！

艾 这样放肆。

哈 听我的话，只此一次。我想，上帝帮助我，去和那害死像我哥哥那样高尚的人的去宣战！并且格脱洛要在奋斗里做伊的一份，正如同我做我的那一份。但是他到这里来，我也来——受我今天所受的——污辱我的身份到这样地步，

损害我的好感想这样深，他永远不能再到这里来，要不然我就不来！

艾和艾夫人 ——但是——

哈（沉静状。）今天我来的时候，我以为用不着我说，我们可以和好的，但是现在没有法子了。（出去，静了一回。）

艾 他是不要我们了吗？还是他并不真真和我们决裂呢？——我爱，怎样一回事呢？（走到伊丈夫身边。）

艾（不动。）我爱，你说，——我是一个坏人吗？

艾夫人 你，一个坏人？

艾 因为，假使我不是一个坏人，他们不能一个个地这样对待我。

艾夫人 不过，我爱你是一个最好的、最可爱的并且极大量的人！他们不顾廉耻地欺侮你，我可爱的丈夫！

艾 我素来躲避这些事情，怎么会到我身上来呢——因为我躲避了，是不是？

艾夫人 凡是知道你的，都明白。

艾 怎么我年老的时候要受人人的轻视排斥呢？因为要图安逸，躲避所有这种事情不算罪辜罢？

艾夫人 实在，不算的，这正是规矩的人所要求的。

艾 很对，我也这样想。但是现在你看！

艾夫人 你所遭的非常的不幸。

艾 为什么那遭不幸的是我呢？许多人都是避开这些事情的。

艾夫人（惊起。）格脱洛来了。

艾 可怜的孩子！

艾夫人 我们怎么样跟伊说呢？

艾 要留心，我爱！留心！（格脱洛静悄悄地走到他们面前来。）

格 我看见哈拉特走了罢？

艾夫人 是的，我的孩子，他——他走了。

格 也没有辞别我一声。

艾 实在他没有向你告别。

艾夫人 你要他到你祖父屋里去辞别你吗？

格 是的。告诉我这里的事情怎么样了？

艾 宝贝，你为什么不在这里呢？

格（惊状。）我在这里？你说过不要我在场——

艾 我记得了，是的，我们想你在这里不大方便。



格（安静地说，但是渐渐现出惊状。）但是事情怎么样了？

艾 怎么样了？糟了！

艾夫人（急状。）那就是说，他的行为一点也不好。我的孩子，你自己应该预备到那最坏的地步！

格 那么，有什么很坏的吗？

艾 知道他现在有点性急，因为他手里事情太忙。他缺少一点稳健的性情——但是他会学得到的。一定的。

格（声音差不多听不见。）但是什么意思？他永远不来了吗？

艾 永远不来了？你问的好奇怪！他当然再会来的。不过他稍为性急一点，你知道——

格 他说他永远不来了吗？

艾夫人 喂，喂，宝贝——你决不要怕。

艾 他虽然说这一套，你知道，我们不能把他所说的认为重要的。

格 原来是这样的！

艾夫人 我们一定要容让他现在所受过的事情——

艾（突然。）我的孩子，你的气色很不好看——

艾夫人（走到伊身边。）格脱落！

格（做出一种强硬、辩驳的状态。）我来，是因为要给祖父拿水喝的。因此我在窗里望见了哈拉特。我要去给祖父水喝。（伊从门里出去，幕就闭了。）

（第一幕完）

# 一个青年的梦

日本武者小路实笃 著 鲁迅 译

## 第四幕

(戏棚。)

青 年 这里有什么？

不识者 这里有乡下戏剧哩。

青 年 真小戏棚呵。不，几乎没一个看客么？

不识者 并不有趣，所以不来的罢。

青 年 这样无聊的戏么？

不识者 仿佛是的。

青 年 这样东西，便是看了也无聊罢。

不识者 也不一定。怎么样地方藏着怎么样人，都料不到的。

青 年 但是这样戏棚，未必能做高尚的戏罢。总不过日本的东西罢。我现在没有看这样东西的工夫呢。

不识者 且住且住，不要性急罢。

青 年 我要静静地想各样事情哩。

不识者 思想的事，回了家再说。现在还是看了能见的好。

青 年 铃响了，就要开幕罢。看客这么少，做的一面也振不起精神罢。

(粗拙的幕开处，内有黑幕，前面站着滑稽装束的神和恶魔。)

神 哼，你说要杀尽世人给我看么？这可不能。无论怎样可怕的病，怎样的天灾，凡是你的手头的行贩货，总灭亡不了人们的。

恶 魔 很好。你说一定不能么？我并不要借重那病和天灾的手。只要在人的头里，下一两粒种子，就够了。

神 哼，你倒总是看不起人们哩。将亚当和夏娃赶出乐园的虽然是你，人类却进步，没有退步呢。诺亚的洪水时候，你想淹死诺亚，可是终于没有死。说要

教约伯堕落，你也终于不能教约伯堕落。你的事业，一时虽然兴旺，终究却只是我利市。为你自己计，还不如适可而止罢。

恶魔 以前坏了几回事，就因为太看错了人了。释迦和耶稣出世时候，我也很着急，可是终于没有什么事。只有以为生出这样的人们来便可放心的你，才是恭喜的明神哩！看着罢，这回要劳你吓破胆子了。

神 想吓破胆，试试看罢。只是你不要“将费力赚了乏力”，显出哭丧相才好。我可是要去睡午觉了。（退场。）

恶魔 傻子走了。看着罢，要给撒上容易寄生在爱国心里的霉菌哩。（从藏着的袋中，抓出种子，作散布模样。）这够了，这够了。国家和国家就要闹架了。我便在其间做一个谋士，两面都点火。有趣呵，有趣呵。（退场。）

（黑幕收去。德大登场，想着些什事。恶魔便出现。）

恶魔 这不是德大兄么？想什么呢？

德大 舍间军队太少，有些为难哩。现在正要想一个容易简便却能招集许多军队的法子。

恶魔 怎么一点事，也值得想么？只要将一定年纪的人，一齐叫来，尽量地挑取了要用的人就是了。这就好。

德大 这样巧事，当真能做么？

恶魔 有什么不能做。只要说“为国家”就是。如果有不听说话的东西，也不打紧，只说是“国贼”，抓进监狱里去就是了。造出了这种规则，谁也不敢说不服的。这么一办，你的国便是世界中第一强国了。你也可以做如心如意的事了。

德大 真不错，教了我好法子。若说“为国家”，便谁也不会反对的。如果竟有，便立了法律，将这种不念国家、亡国性的东西，都关到监狱里去。如果还不行，便杀掉也可以。因为这种不顾本国的东西，是没有放他活着的必要的。

恶魔 委实不错，委实不错。这种东西，不是人呢。喜欢亡国的奴才，你的国里不会有的。不喜欢本国富强的东西，你的国里也不会有的。立刻实行罢。

德大 这便实行去。不必明天，就是今天实行去。别国的小子们，怕都羡慕罢。这样的好方法，倘被人学了样，虽然也不妙，但我这一面，回去之后，总便立刻召集大众，教他们实行就是了。此后再有好的法子，还要请你赐教哩。

恶魔 很愿意教。我最爱你的国，因为是第一个学生呢。

德大 拜托，拜托。时光要紧，就此失陪了。他们听到这样好方法，都该吃惊罢。（退场。）

恶魔 高高兴兴地走了。以后便都要学样，因为不学样的国，是要亡的。这样办，

说不愿战争的小子们，在这世上便活不成了；想活在这世上的小子们，而且身体好好的小子们，便不能不上战场了。我还要教他们发明好兵器。不愿去战争的小子们都死，去战争的小子们都死。便是在我，不也得算一条好计算么？早都来了呵。

（俄大、法大登场。奥大、意大、英大、日大跟着登场。）

俄大 唉，法大。

法大 什么？

俄大 听到了没有？

法大 什么事？

俄大 就是邻舍的德大，想出了稀奇法子的事。

法大 听到了。总是想些讨厌的方法罢了。

俄大 然而一不小心，却危险哩。

法大 不错。这样简便容易地造出许多军队，实在挡不住。要是不小心，大家的国度可真险了。

俄大 是呵。还是学样罢。

法大 学样却也不甘心哩。

俄大 不学样，危险呢。

法大 因为国家一亡便不得了，所以要学样么？

奥大 你怎样呢，意大？德大兄的法子，听说法大和俄大都要学，这么一来，大约我们也得学罢。

意大 自然要学的。当初一听，虽然似乎是奇怪方法，免不得发笑，但越想越觉得是好法子了。

奥大 这就因为是毫无破绽的德大的方法呵。但是实在想出了意外的事了。

法大 英大兄，国民都有当兵的义务，这新发明，你也实行一回，怎么样？

英大 多谢你关切，但我还是算了罢。因为叫不愿意当兵的人们当兵，将不愿意战争的人们赶出去战争，都不很好的。因为我们这里，是尊重自由的。做出这样事来，大家都不见得会答应，而且对绅士加些强迫，也是不很舒服的。

法大 这固然也不错，但在德大想出了那样方法的现在，已经不是这样道理的时候了。你这边也还是一定采用了这法子好罢。

英大 可是我这边，不愿意学德大哩。到了最要紧的年纪，便唤去当兵，无论对谁，都不是好事。只要勤勤恳恳地各做自己的事业，就很好了。只要愿意做了军人为祖国打仗的人，做了军人，我的国家便满够安稳了。一到时候，都会高

高兴地为我的国家出力的。若说强迫，倒反轻蔑了我国的人们的爱国心了。

俄 大 这也好罢。因为你的国和德大的国，还隔着一道海呢。然而我们，都不能说这等话。我们也明知道这事并不很好，但也没有别的法子了。还是再见罢，再见再见。法大兄，一起走罢。

法 大 好，好，一起走罢。英大兄，再会。

英 大 再会再会。

奥 大 我辈也走罢。

意 大 走罢。诸位，再见。

众 再见。

(英大和日大之外，都退场。)

日 大 英大兄，德大的法子，是什么意思呢？

英 大 想出了一件傻事罢了。就是将已经到了了一定的年龄的人们，都叫到官署里，脱得精赤条条的检查了身体，将身体好的人们，随着要多少兵，便拿去多少就是了。

日 大 能这样办么？

英 大 这很容易办。因为不依的人，只要罚就是。无论怎样的罚，都可随意制定的。总而言之，不外乎用了德大式，想出了一个能够很容易地造成许多好军队的法子罢了。这真胡闹，简直毫没有替捉去当兵的人们想一想。这意见，才真像不爱人民、冷酷小气的德大的意见哩。我这一边，却不能做这种不合人情的事，所以不做的。

日 大 这样一回事么？

英 大 我也还是走罢。那么，就再会。(退场。)

日 大 再会。

(日大想着事，恶魔近前。)

恶 魔 日大兄，想什么？

日 大 正想着我的国度，怎么办才好。

恶 魔 你不像有钱，除了学学德大之外，怕没有别的法子罢。要不然，你的国怕会倒哩。可是学了德大，造起军队来试试罢。你的国便是东洋第一的国，在亚细亚洲，只有你的国是阔气的国，而且全世界都要害怕。会挨进第一等强国的伙队里面去呢。

日 大 真的么？

恶 魔 自然是真的。那时朝大的国便是你的，支大须看你的脸色，俄大惧惮你，也

怕敢伸出手来了。

日 大 这真的么？

恶 魔 自然是真的。

日 大 既如此，便学德大罢。

恶 魔 实在只有学这样一条法子。

日 大 不知怎的，仿佛已经得了全世界似的，喜欢得无可开交了。就失陪罢。再见。  
(退场。)

恶 魔 (目送着。)听说倒是一个很能办事的小子。上了当哩。英大这小子，胆敢说些费话，现在也要教他学德大去。怎的？德大又来了。

(德大登场。)

恶 魔 怎么了？

德 大 承你的情，教给我好法子，现在法大、俄大，都学着做哩。要是这样，好一个新发明，也就无用了。

恶 魔 你放心罢。你的头很聪明，只要想出些好兵器就是。并且瞒着敌人，多练些军队就是。即使略略加些租税，也未必便有人叫苦。须得用点手段，在不至于叫苦的程度，渐渐地加多租税，用到军备里去。这么办，便毫不妨事了。俄大虽然魁梧，不是很笨，不要紧的；法大固然性急，然而有点过于文明了，也不要紧的。打起精神做去罢。

德 大 你实在是我的老师。听了你的话，便仿佛世界是自己的东西一样了。

恶 魔 这很的确。只要专心致志，你想怎样，世界一定便怎样。

德 大 早能够如此才好。

恶 魔 不添造军舰，也不行的。殖民地也不是赶不上英大呵。

德 大 英大这小子。我肯赶不上他么！

恶 魔 然而最可怕的却是英大哩。

德 大 我也这样想。

恶 魔 切实的干罢。

德 大 干去，竭力的干去。

恶 魔 这是你的事，总该不至于失著的。倘不多设些工厂，夺了英大的富力，怕英大还要大造军舰哩。

德 大 是呵，这也去竭力办。请你看着罢。

恶 魔 我专等好消息呢。

德 大 那便立刻去竭力地制造军舰罢。

恶 魔 这才好。

德 大 那便失陪了。

恶 魔 再会。再来罢。

德 大 多谢。再见。(退场。)

恶 魔 如何，我的手段？很有趣的办下去了。(坐在石上，)有点乏了，睡一刻罢。  
(刚入睡，忽然又要开眼。)有谁来了似的。英大罢？一定是的。究竟是的。  
有些张皇着呢。

(英大登场。)

恶 魔 英大兄，怎了？

英 大 德大这小子造起许多军舰来了，大约想要收拾我的国罢。

恶 魔 这是一定的事。德大在世界上，最怕你的国，最嫌你的国哩。不小心就会上当。因为德大是执念很深的呵。

英 大 我正因此着急呢。大约还没有什么要紧，然而不小心也不行。

恶 魔 这何消说得呢。但是教给你一条好法子。德大这野心家，法大和俄大也都怕，你便引诱了他们，三个人同盟起来就是。这样办，便是德大，也就不能出手了。

英 大 实在不错。赶快同盟罢。(少停。)但我和俄大同盟，虽然也好，俄大在西方放了心，在东方就容易出手了。我也有些放心不下哩。

恶 魔 然而那个是那个，这个是这个呵。为挤德大，要用俄大；为挤俄大，也未必便没有别的好法子罢。

英 大 懂了。你的意思，是说要教俄大不能向东方伸张，便和那日大同盟，利用他就好罢。

恶 魔 是的，真聪明，不愧是你。

英 大 这样，我就放心了。我一直从前，早看上了日大，现在顺便给他高兴高兴罢。那小子一定当做光荣，要竭尽忠勤的。

恶 魔 而且增加军舰的事，也千万怠慢不得。

英 大 这自然。

恶 魔 尽心竭力，极周到地办罢。

英 大 自然，极周到地办去。

恶 魔 好好地办罢。

英 大 多谢。竭力地好好地做就是了。再见罢。

恶 魔 再见。

(英大退场。)

恶 魔 真忙呵，睡觉的闲空都没有了。

(法大、俄大登场。)

法 大 英大到你这里谈过事没有？

俄 大 谈过了。

法 大 怎么办？

俄 大 想答应他。因为德大近时，只是铺铁路，立工厂，扩张军备呢。

法 大 是的，倘使不理睬，实在危险，如果三国同盟了，他可以忌惮一点罢。

恶 魔 法大兄，实在不错。德大的野心，是在奄有世界哩。不小心，你的国要给收拾的。

法 大 这样么？还要收拾，可是难受了。既如此，还是三国同盟好罢。

恶 魔 自然。海里有英大，后面有俄大，你的国也就放心了。

法 大 既这样，我就答应英大的话。

俄 大 我也便答应罢。这才有点放心了。

恶 魔 而且土大和日大这一面，也可以伸出手去了。

俄 大 是的。听说日大这小子，还学着德大的样呢。

恶 魔 学了学了。因为这小东西，倒是大野心家哩。

俄 大 这大意不得呵。

恶 魔 怎么大意得呢。

法 大 这就失陪了。

俄 大 以后再会，我还要和这一位说几句话。

法 大 那就以后再会，再会。(退场。)

俄 大 再会。(对恶魔。)日大是这样可怕的国么？

恶 魔 是的，是东方第一个野心家哩。你看，练兵的法子，教育的法子，兵器的改良，都不下于你的国，况且英大又暗地里推着他，正想要利用日大呢。小心点罢。

俄 大 英大么？

恶 魔 正是正是，须知道英大是靠不住的。

俄 大 这却是的。

恶 魔 所以我通知你，倘不趁没有和英大结党之前，挤倒了日大，是危险的。

俄 大 那便立刻办罢。

恶 魔 愈早愈好，而且须想法子，使交通万分便利才是。



俄 大 不错，再见罢。

恶 魔 再见。须得切切实实地办去呵。

（俄大退场。）

恶 魔 哈，一下子，便教俄大和日大闹架么？大闹倒也未必，总该可以杀掉十万以上的壮丁罢了，便教几十万的人们都别了他最爱的人罢。来了，日大。这小子得意得很哩。

（日大登场。）

恶 魔 怎了？

日 大 刚才英大来说，要我同盟。

恶 魔 同盟了么？

日 大 唔唔，不消说，同盟了。从此别的国都不敢看不起我的国了。

恶 魔 小心着英大罢。

日 大 唔唔，英大想利用了我，别有所得，我自然是知道的。但我这一面，也无非想利用了英大，别有所得，所以反正是一样的事。我虽然摆着一副被人利用了也冥然罔觉的脸相，却究竟不是傻子，所以英大何以要和我同盟的缘故，是明白的。请放心罢。

恶 魔 这才好。被人利用，却精通利用的神髓，在这世上是得胜的。

日 大 不错，深知道这神髓的。人民们不明白，我却知道。国和国的关系，总只是一个互相利用，哪里有什么正义呢？昨天的敌人，今天的朋友；今天的朋友，明天的敌人。信不得，靠不住的。只有尽量地利用罢了。

恶 魔 但最要紧的是实力呵。

日 大 实在不错，所以正在竭力地用那富国强兵主义哩。请放心罢。

恶 魔 听了这些事，我也放心了。有了这样的觉悟，便和英大同盟，也就可以了。但竭力扩张军备这件事，一刻也忘记不得。因为你的国正在可怕的位置，但也是有趣的位置哩。只要有实力。

日 大 多谢你的忠告。我想到自己的地步和位置，也就涌出力量来。我以为愈有祸患，便愈可以显出自己的力量，请你看。

恶 魔 然而也须小心。因为一吹着文明的风，人们便要舍不得性命了。

日 大 真不错，我正也暗暗地着急。幸而健全的爱国的分子还很多，不妨事的。但总得小心着。我正想竭力地教我国的人们的心，都专为我延烧呢。

恶 魔 这比什么事都紧要。没有这决心便是亡国。因为许多猛兽一样的东西正在徘徊，等着机会呵。

日 大 不错，实在大意不得。这就失陪罢。

恶 魔 且慢且慢，还有事情通知你，小心着俄大罢。

日 大 留神着的。

日 大 此刻办才好，倘不早办，俄大的军备就完整了。

日 大 赶快办去。再会。

恶 魔 再会。

（日大退场。）

恶 魔 呵，德大又来了，很慌张哩。

（德大登场。）

恶 魔 怎了，德大？

德 大 英大这小子，和俄大、法大同盟了，想灭我的国哩。怎么办才好？

恶 魔 这除了和奥大、意大同盟之外，没有法子。这么办，便得了平均了。

德 大 真是的，这样办罢。

恶 魔 但也大意不得，海军还该振兴呢。陆军这一面，倒也很整顿了。铁路和兵器，也都办得周到罢？

德 大 都在周到地办，不如此，便危险的。英大多少狡猾，实在大意不得。现在便和奥大、意大商量去罢。

恶 魔 正好，那两个都来了。

德 大 这来的真凑巧呵。

（奥大、意大登场。）

德 大 恰巧遇见了，我正想到你那里去哩。

奥 大 原来，我也正要会你呢。

德 大 为什么？

意 大 没有知道么？英大已经和俄大、法大同盟了的事。

德 大 不知道还了得，实在就为了这事，要会你们。

意 大 原来，我们也为这事，正在寻你呢。

德 大 你们什么意思？

奥 大 就是只要我们也同盟了就是了。

意 大 要不然，他们三个同盟了，我们便抬头不得哩。

德 大 是的，我也这样想。赶快同盟罢，大家都去扩张了军备，不要输与他们。大家立起同盟的誓来罢。

（拔了剑立誓）

德 大 这就稳了，不必怕英大和法大、俄大了。

恶 魔 然而若不设法，教军备没有逊色，是不行的。

德 大 这不错，便到那边商量军备的事去罢。

(三人退场。)

恶 魔 有趣起来了。呀，神来了，似乎愁着哩。

(神登场。)

恶 魔 如何，我的手段？

神 日大和俄大开始战争了。你该高兴罢？

恶 魔 哪里话，那些事情，还不能算我的事业的开端。此后正要我将我的事业给你看哩。

神 教给了征兵的法子了罢？

恶 魔 教给了，好意见罢？

神 正像你的意见罢了。

恶 魔 怎样，不很高兴罢？

神 不不，这么一点事，没有什么的。

恶 魔 俄大和日大，都只叫着你的大名呢。

神 他们是将你当作我了。

恶 魔 教谁胜呢？

神 不管他就是。

恶 魔 你好冷淡呵。

神 应该给与人们的東西，我都给了。以后任便。

恶 魔 死的很多哩。

神 然而人类，生长是总要生长。你的事业，不过做我之衬垫罢了。

恶 魔 然而个人不也可怜么？

神 我不是人，所以没有所谓可怜这类感情。人们不设法，是人们的罪，我只要做了我的事就够了。

恶 魔 你说该给人们的東西，全都给了，然而叫我说，却只觉得你没有将人们造得完全，单是造得傻气。我略一煽动，便将最要紧的性命，都看成尘芥一样了。

神 我没有将人们造得完全。我单撒了一粒种子，要看这种子落在地上，怎样变化。要看种种东西生来之后，想要生存的情形。只是这样就好了。看此后的人们将地上弄成怎样，是我的慰藉。人们成了完全无缺的东西太早了，我不很喜欢。但到达完全的地步之前，人们便灭尽，我也不喜欢的。

恶 魔 我却要灭尽他们请你看哩。要不然，便赶他们到邪路上，教他们陷在无可奈何的境地。教人们只以为活着比死去还苦，只以为活着的事是无意味，单是可怕，于是教他们自灭给你看。

神 倘你能够，试试就是。倘你能将人们对于我的爱和信仰，加些损伤，切成两段，切一回试试就是。我还没有将人们造得这样脆呢。

恶 魔 好，看着罢。

神 默默地看着。

恶 魔 竟是日大这一边厉害哩，仿佛还没有知道性命的可惜似的。大家都说为本国战争，却又有战到本国人一个不留的气势哩。好笑话呵。给与了这种本能，做什么的？

神 倘没有给与这种本能，人们怕早不愿活着了。造成是糊糊涂涂，造成是傻气不以为傻气，人们才能活到这地步哩。

恶 魔 但看他们到现在还没有除掉这种根性，也未免太傻了。这一节，你也该后悔罢。请你看看，这本能便是灭亡人类的关键。我已经确有把握了。

神 你的脑简单呢。人们却不会这样的合你意思呵。又要睡觉了，躺一会罢。  
(退场。)

恶 魔 真会睡呵，这小子。我可也太忙。日大来了。

(日大登场。)

日 大 如何？托你的福，大概是胜的。

恶 魔 好好地干罢，一定是你胜。金钱和人民，以后总有法想的。世界出了惊看着你，惊叹着，看起了你哩，怕了你哩。从前看你不起的东西，也佩服你了。干得好。以后也发狂变死地干办罢。

日 大 一定干。我国的人们，为了国家是不怕死的。人们多得很，简直太多了，所以便是死掉一些，也不妨事的。只是近来颇有些危险思想流行起来了，却也有点可虑呢。

恶 魔 这种东西，不必顾虑的。以为可虑，只有抓进监狱里就是。

日 大 正在这样办呢。

恶 魔 还不行，杀掉就是。用你的力量，要做什么便什么都能做到，何必这样地怕几个空想家，还是拼命战争要紧。只要国家的意气增高了，胜利便是你的了。神曾说，他在你这一边呢。

日 大 是罢，觉得是天佑的事真多哩。

恶 魔 这就对了。总之切实办罢。这正是亡国和跳上一等国的分界线呵。

日 大 感激得很，这就告辞了。

恶 魔 再见。我望着你得胜。

日 大 多谢。再见。（退场。）

恶 魔 再见。得意着呢。这得意可是真有用处，东洋只要有一个小子，就尽够了。假使这小子不强，我实在也就为难了。阿呀，俄大到了，怒得不寻常哩。

（俄大登场。）

恶 魔 怎么了，俄大？

俄 大 小子们的不要命，真窘了人了。无论威吓，无论什么，都不以为意的。因为所谓性命可惜这件事，还是全没有知道哩。

恶 魔 这也未必罢。

俄 大 而且内部也似乎要骚扰，真也窘人。这样黄色的小东西，本该不会输给他，但他不要命，所以为难了。大约还有英大暗地里推着罢？那小子本该是这边的帮手，但见我向东洋方面伸出手去，仿佛不很喜欢哩。

恶 魔 先前已经说过，那小子是靠不住的。可是军舰还须多派，便将日大的军舰干掉就是了。这样办，日大也便什么事都不能做了。

俄 大 然而派军舰也为难。

恶 魔 已经不是讲这样的话的时候了罢。在东方就要伸手不得哩。

俄 大 冒险一回罢。

恶 魔 这才对。

恶 魔 你既然这样说，那就办罢。再会。

恶 魔 就走么？

俄 大 赶快派了军舰吓日大去。不将那得意的鼻子折了，是放心不下的。再见。（退场。）

恶 魔 谁胜谁败，都好的。只要人们死得多，我就高兴。都听了我的话，拼命地扩张着军备哩。只要大家的竞争心和敌忾心，越发进了加速度就成了。我也休息一会罢。先起一回地震消消闲才好。（摇动树木。）至少也得死掉二三千罢。其次还不如撒一点病毒。但这些事，也不很有趣。须得人们的精神从里面萎缩了，人们的精神进了邪路，绝望了，神这小子才吃惊罢。至于这小子的自负，实在奈何不得。总须按倒一回才好。现在便要按倒哩。用了人们的力，灭亡人们。这样一来，小子该吃惊了。赌的事是我的胜利了。布置已经有点定局，姑且睡觉罢。阿呀，还大意不得哩。（望见了什么似的。）俄大的船出来了。阿呀，渐渐地弯过去了。虽然这样慢，在人们的力量，却总要算全力

了罢。他还不知道日大之船在哪里呢。阿呀阿呀，愈走愈近了。有趣呵，就要遇到日大的船了。哈，打了。俄大的船糟了，日大一定得意罢。虽然俄大的船也很想巧巧地逃出，送两三个弹丸给日大的内海岸的。但教他得意着，也很不坏。俄大这小子该失望了罢。这战争也慢慢地教完了罢。因为我的紧要事业，还预备在后来呢，日大来了。

(日大登场。)

日 大 如何，英雄罢？

恶 魔 佩服佩服。可是你的陆军，似乎有点疲乏了。

日 大 我也正微微地着急呢。

恶 魔 到了差不多的地步，歇了好罢。渐渐深入了俄大的国里，你也许碰到可怕的事呢。现在便是歇手的时候罢。

日 大 我也这样想。但是我国的小子们，怕未必肯答应哩。因为上了战场的小子们，虽然渐渐地想要回家，住在本国的小子们，却以为即此便可以永远战下去呢。因为看同胞的死亡，全不当什么一回事呢。

恶 魔 这样才好。为你的国家计，这应该贺的。单看见白色人在地上行势的时节，说到有色人种，却只有你的国不缩头。这一节，我最佩服。没有这样的意气，是不行的。

日 大 可是出去战争的小子们不能如此，所以为难了。

恶 魔 这也没法。可是只要在国里的小子们元气旺，出外的小子们也容易办的。但现在也正是歇手的时候罢。俄大那一面很愿意歇，因为怕起内乱哩。然而内乱是起不来的，便是俄大，要按下内乱这一点力量，却还有呢。

日 大 不错。俄大的国度大，以后可以随意送到多少军队，我可不能这么办。

恶 魔 是的，照你的实力，早该加倍地扩张军备了。你没有做，所以不行。

日 大 就因为金钱为难呵。

恶 魔 再收些税就是。

日 大 这也很难。

恶 魔 哪里有难的道理呢？国家灭亡了便糟，应该谁都知道，而且武器也得改良哩。近来捕获了几条军舰罢？战争完结之后，倘不制造到现在的加倍以上，也怕不行。

日 大 钱也很不容易办。

恶 魔 总须设法才是。你的国里的人们，为国家作这一点牺牲，都应该欣然罢？

日 大 可是近来很有点不行了，因为染了西洋气了。

恶魔 这却很有些不妙哩。但战争完结之后，千万大意不得。因为你的国的位置，比先前更加危险了。况且版图一广，也更要金钱和军队。

日大 的确是。一定设法，可以对得起你的忠告。

恶魔 肯这样办，你的国便是世界的惊异，全世界都要怕你、敬你了。

日大 极愿如此。失陪罢。（退场。）

恶魔 早以为变了世界的一等国，得意着走路了。有趣有趣。阿呀，俄大来哩。（俄大登场。）

恶魔 怎了，俄大？

俄大 听了你的怂恿，吃了亏了。

恶魔 也不是要这样失望的事。

俄大 也没有怎样失望，然而也不很舒服哩。而且国内的不平党要闹事，属国也想造反，乘机伺隙的东西，各处现出影子，又少不得钱用。这回的战争，实在有点后悔了。太看低了别人，所以糟的罢。

恶魔 正是呢，然而反可以当一服药罢。不要以为很强了，只是自负才是。而且不将兵器改良，也不行的。其实可怕的并非日大，却是德大，不小心，也不行的。

俄大 但倘使战争下去，也该可以得胜，然而也想歇了。照这情形再拖几时，是不了的。

恶魔 这也好罢。可是战争完结之后，不小心不成。

俄大 好好，小心就是了。现在停了战，虽然受一点损。

恶魔 哪里话，也受不了什么损的。因为日大这一面，也暗地里愿意休战哩。况且想要一个翻本的机会，随便什么时候都行。

俄大 这不错，我也知道和日大的争闹，这回是初次，却不是末次哩。

恶魔 只要等着机会，好机会一定来。日大已经很得意了，如果没有利用的必要，他们一定竭力地想灭日大。这时候，你要什么拿什么就是了。现在还是教他得意一点好。

俄大 实在不错。这样子，便停战罢。

恶魔 再见。万不要忘了扩张军备和兵器的改良。

俄大 不忘记的。（退场。）

恶魔 呵，我也睡觉罢。神小子睡眼朦胧地跑来了。（神登场。）

恶魔 如何？

神 我依旧闲着。因为无论哪一国，都不来和我商量。然而我放心的。看罢，俄大和日大，我虽然睡着，也自和解了。

恶魔 然而这和解，是最合我的意思的和解方法呢。现在要拼命地取了租税，用到军备上去了。为了那边指顶大的地面，日大却牺牲了几万人哩。你看罢，那便是日大的国里的人们，因为平和了，正在生气，说更须战争更得利益呢。

神 然而我是放心的。又要睡了。我的觉醒，人们仿佛不喜欢似的。然而我相信最后的胜利。便是你，也不过在我的手下差遣着的罢了。（退场。）

恶魔 真叫人吃惊呵，这小子的自负。而且也真会睡。我也睡一刻罢。阿呀，似乎德大到了，我简直没有睡觉的闲空了。神小子说，他醒来的时候，人们都不喜欢；我睡下的时候，人们却也仿佛都不喜欢似的。这样看来，人们大约以为我这一边，是一个万不可缺的东西哩。

（德大登场。）

恶魔 德大，怎了？多日没有见了。

德大 就是忙。如何，我的国渐渐兴盛了罢！这就因为我国的人们和别国的人们脑髓构造不一样的缘故。不问什么事，全是合理的做去的缘故，而且别人不会再想的地方，我国的人们却能硬着头皮再想进去。什么事都用了好法子，耐心做去。买卖这一面，现在便可以胜过英大给你看了，因为最可怕的只是英大呵。俄大这回成什么样子，竟被我的徒弟一般的小小的日大，治了一下子就坏了。唉，我的世界，目下就要到了。

恶魔 这实在佩服。我希望的就是你。陆军无论怎么说，自然是你的国超等，可是海军总还得算英大哩。

德大 请你看着，就要将保守的英大，吓他一回给你看。能够飞在空中的完全的飞船，已经发明了，就要成一件像样的东西了。

恶魔 这才是好法子。总而言之，不要输与英大呵。

德大 目下定要胜他，请你看着。已经有了成算了，请你再等十五年罢。现在失陪了。

（英大登场。）

德大 英大兄么？总是很兴旺，好极了！

英大 你这一面，英年锐气，这才很兴旺，好极了！

德大 然而无论如何，总赶不上你，因为海洋是总是你的。

英大 这已经要成过去的梦了。

德大 这是谦虚的话。



英 大 并非谦虚的话。像你这般的元气的出了世，我这一面，也疏忽不得呢。

德 大 我这一面是毫无野心的，请放心罢。

英 大 军舰造得颇不少了罢？

德 大 你这一面，造得更多罢？

英 大 因为国防上必要的数目，总得造的。

德 大 为了国防，大家都得费去许多钱，实在是可叹的事呵。

英 大 真的。这样下去，会成国防倒账了。你这边顾虑一点，可好呢？那么办，我也就顾虑了。

德 大 我这一面，实在没有造到必要以上呵。不要担心就是了。可是你这一面，仿佛有点野心，我却担着心哩。

英 大 这话是应该我这一面说的。我这边总是被动。所谓野心，我这边实在没有。

德 大 但愿这话可以相信就好了。

英 大 请放心罢。

德 大 还是你放心罢。告别了，再会。

英 大 再会。

德 大 （退场时独白。）这小子又图谋着什么哩。这小子的没有破绽，实在叫人吃惊，小心着才是。（退场。）

恶 魔 英大兄，什么事？

英 大 德大来做什么的？

恶 魔 来自慢的。说就要收拾你，给我看呢。

英 大 想收拾，收拾就是。我这一面，也不是这样的傻子哩。我认定德大是世界的恶魔，要叫全世界知道他是世界平和的仇敌。

恶 魔 他是对于你利益最有妨碍的国这一节，却瞒起来么？

英 大 这种事何必特地嚷出来呢。这单是我国的事罢了。我的事情说给别人听，也无聊得很呵。

恶 魔 总之你的国，本国虽小，依然是世界第一的国哩。老实的国，一定都如你的意的。

英 大 这是因为我帮他们的忙，所以感激着呢。而且利用他们，就是为他们谋幸福，这一举两得的外交的秘诀，我是捏着的。这一点什么德大，也及不上我的皮毛，因为他只想着自己的事。这种思想的国，在现世定要亡掉的。因为先行尽量地利用了，然后慢慢地拿出暗拳来，才是外交的秘诀、征服世界的秘诀哩。

恶 魔 实在不错。德大不是你的敌手呵。你为了金钢钻，不惜打了杜兰的手段，我也始终佩服着呢。

英 大 不要提起这事了，因为现在倒反后悔了。

恶 魔 那便还了他罢。

英 大 这可不能，为此死了许多人呢。

恶 魔 真不愧是你，虽然后悔，既得的东西，却不再吐了。

英 大 倘使这么老实，在这世上活不成的。无论哪一国，这一节全都相同。因为强者的正义和弱者的正义，模样有些各别的。

恶 魔 这也就是的。

英 大 弱国做强国的饵食，正是自然的法则呵。然而我却并不专管自己一面的事，对手的利益也想到的，而且也知道该给对手满足，不要撩他生出不平来。决不像暴发的德大，只是鲸吞虎咽的。

恶 魔 你真是很可怕的小子呵。

英 大 然而假使没有我罢，俄大和法大，一定要做德大的奴隶。为世界的平衡计，我是万不可少的。

恶 魔 委实不错，你和德大，正是好对手哩。

英 大 为我计，德大是必要的。为德大计，我是障碍；为我计，德大可是必要的。这就是我的伟大的地方，无论德大怎样不舒服，总不过做一个为我利用的家伙罢了。然而这是笑话。再见罢，再会。（退场。）

恶 魔 再会！这东西比那德大，真真胜过一筹。神小子还睡着罢？以后可是有趣了。先在小事情上闹一点事，逐渐地做到大战争，叫这小子看看我的事业，多少可怕。谁都整备着，才急着。这就是我所瞄准的地方，因为有此，我才能成我的事业，将人们拖下灭亡的深谷里去。姑且在小事情上，使他们争闹起来罢。便就近投一星小小的火，再去睡一会罢；起来的时候，全世界都该烧着了。早都准备了，油也浇了，只渴望着火。傻小子呵，为了一点小贪欲，却舍了性命和财产，大家拼命相杀哩，全不想到自己也会被杀哩。神造的东西，全都是这样的昏虫罢了。专管目前，贪欲没有底，利益上毫不放松。但一到紧要时候，便发了昏，说是要杀就杀，我不要命了！要便拿去，可是要取你的命哩。哈哈，为要活着而贪的呢，还是为要死掉而贪的呢？实在索解不得。说是如果有损，而且别人有所得，还不如死的好，所以可笑哩。神小子，真造了太可笑的东西了。那小子也有点老昏了。但人们善于自负的地方，却真不愧所谓神之子哩。哈哈，火是延烧起来了。准备了醒来的高兴，先睡一

会觉罢。(躺下。)

(少女就是第二幕中的女三，略异以先，坐在看客席上，正当青年的背后。)

此时拍着青年的肩头，青年回顾。少女微笑，略打招呼。)

青 年 你怎的在这里？

少 女 来看戏的。

青 年 别的几位呢？

少 女 都在后台哩。

青 年 那一位乞丐呢？

少 女 不久也即释放了，赶出了那个村庄，到了这里了，现在也在后台。还说很愿意再和你见一面哩。

青 年 原来。还有著作剧本的那一位呢？

少 女 扮着恶魔的，就是那人。

青 年 这么一说，就觉得无怪声音有些耳熟了。这回的剧本，又是谁的著作呢？

少 女 也是那人。那人也说正想和你会一面呢。

青 年 这样么？我也正要见他。

(此时寥寥的几个看客，吹唇叫静。)

青 年 那便再谈罢。(复了原状。)

(神登场。)

神 恶魔这小子睡着哩。(遍看各处。)阿呀，又闹玩意儿了。淋漓地浇了油，点上火了，而且将导火线纵横绷着哩。然而便是人们，也还没有如恶魔意料中这般简单，切断导火线这点事，也还知道的。但也危险，给他灭了这飞火罢。又想睡了，人们的小子，总不愿意我起来。被我看见，还有些羞罢。不久成了不至于羞的模样，便会自来叫我的罢。还是安心睡觉去罢。虽然常常醒过来，但当真醒了看人类，大约还是略略后来的话哩。睡罢。火势有点衰了。然而目下还只好让恶魔高兴。做了恶魔的牺牲的人们，虽然可怜，但既然吃了智慧果，便免不得有身受这运命的飞沫的东西。除非人们自己小心，不受这飞沫。好好，我再睡罢。(退场。)

恶 魔 唉唉。(欠伸着起身，遍看各处。)阿呀，好奇怪，火消了。怎的会这样？怎么一回事呢？呵呀，谁将导火线割断了？不近人情的东西！但是看罢，这回一定留了神，弄出大战争来给你看。德大、俄大、法大以及奥大、意大、日大，都要扯他们进了战争的深渊。人小子已经想出了飞机，兵器也很有长进了。叫他们应用了这些，做一回大布置的杀人罢。我不会错，神小子该出惊

罢，而且还要教英大采用征兵主义哩。看着罢。但从哪里先点火呢？还是叫了俄大的外甥塞大，挑拨一下罢。塞大来呵！这小子正恨着奥大，而且也是很容易挑拨的小子哩。塞小子，已经到了。

（塞大登场。）

塞大 什么事呢？

恶魔 倒也没有什么别的事，听说你的伙伴，正挨着奥大的辣手哩。

塞大 是的，正挨着辣手哩。

恶魔 不生气么？

塞大 怎不生气，但现在没有报仇的机会呵。

恶魔 哪里话，要造报仇的机会，多少都有。况且你的后面有俄大，奥大也不敢轻易动手的。不要太畏葸罢。

塞大 但是我这边，战事刚才完结，国有点疲乏了。

恶魔 不要说没志气的话。你的国是强的，全世界都承认，奥大也有些惧惮呢。这样费了气力，那利益都被奥大胡乱拿了，同胞还要被迫压，怎么忍得过。还是做一番，叫他知道你的国也有骨气才好罢。

塞大 倘有好方法，也愿意做的。

恶魔 不必别的，只要治了奥大的皇太子夫妇就好。这小子一定要成可怕的暴君，不趁现在治了，实在是后患。他的老爹已经老昏了，可怕的便是他们两个。只要杀了那两个，怕死的人对于你的同胞，便会比现在宽大不少罢。

塞大 可以行么？那两人倒实在有治一下的价值。为了那小子，我们的同胞无罪入狱，甚而至于还有被杀的哩。但是成了国际问题，那就麻烦了。

恶魔 哪里，不妨事的。如果事情弄大了，俄大会来帮忙。

塞大 那时德大又怎么办呢？

恶魔 出了这样事情，实在是大不得了，所以该会想法子中途捺消罢。不必愁的，一定是杀了上算。单是杀人的勇士，你这里也没有一个么？

塞大 多着呢，但顾忌着国的运命哩。

恶魔 还管这等事，说不定奥大要凶到怎样哩。

塞大 的确不错。给他看点斤两罢。

恶魔 那便奥大要吃惊，要慌张了。

塞大 对于将我同胞不当人看的罪，给他天罚。

恶魔 好好地做罢。

塞大 好好地做去。怨恨浸透了骨髓哩。再见。

恶魔 什么时候办？

塞大 立刻办给你看。（退场。）

恶魔 雄赳赳地去了，看这样子是要做的。我连结着的导火线上，这可落了火了。便在我也要算好方法了，这回一定教成功。仿佛已经办了哩。奥大来了。连奥大这宽气儿，也怒得厉害哩。

（奥大登场。）

恶魔 奥大怎了，何以这样发气？

奥大 塞大国里的小子，将我国的皇太子夫妇害了。

恶魔 这真真是万分可恶的东西呵。

奥大 这事很像受了塞大自己的意志做的。

恶魔 这是一定的事。

奥大 我也以为一定如此。我所以和塞大理论，要报足这怨恨，要叫他后悔这次的行为。

恶魔 这是当然的事。遭了这样的毒手不开口，是男子的耻辱哩。

奥大 是呵，无论怎样，这仇一定要报的。

恶魔 这样才是正办。你的国民，也要求如此罢？

奥大 不知道有没有例外，假使竟有，这便是不能称为国民的人了。

恶魔 不错，实在不错。

奥大 国民还都说，要心满意足地报仇，倘不满意，是不应承的。很有免不了示威运动的势子哩。

恶魔 这实在是意中事呵。

奥大 这便要开强硬的谈判去，倘不听，便是战争也顾不得了。

恶魔 这是当然的事，然而俄大也许暗地里帮着塞大呢。

奥大 无论谁帮着，也不能闭了口躲起来。况且俄大出面，德大也就出面，到这样，便闹糟了事情。所以俄大也未必开口罢。但也没有闲空再顾忌这等事了。

恶魔 是呀，这才是奥大哩。（拍奥大的肩。）切实地办。

奥大 切实办去。我如果被人看做受了侮辱也只能缩着颈子，那便即使亡了国，也要战的。此后要提出洗刷国耻的要求，给国民几分满足哩。再见罢。（退场。）

恶魔 再见。全照我的意思一样了，有趣！（巡行。）

（塞大登场。）

恶魔 办得好罢？

塞大 办是办得好的。但奥大怒极了，而且对我这边，出了无礼的难题目。奥大

简直用了不将我当作一个国的态度，说若不依他的话，就要用兵哩。他这般说，我这边也就不能默着了。

恶 魔 那是一定的。奥大因为你小，不当东西哩。

塞 大 是的，所以令人生气，但也想问一问俄大兄的意见哩。

恶 魔 这一定得问。俄大为了你，未必不帮忙罢。

塞 大 总该如此。阿呀，俄大替我着急，正从对面来了。

恶 魔 正好正好，好好地对他说罢。（俄大登场，塞大忙跑上前，握手。）

塞 大 血族受人侮辱，请你当作对于自身的侮辱一样看罢。

俄 大 一样看的。你的不幸，便是我的不幸；你的损，便是我的损；你的耻辱，也便是我的耻辱呢。奥大对着你，提出了无礼的要求，也就是看不起我，以为我打不过日大，便容易对付哩。你放心罢，我居中给你说话，我没有答应，奥大也未必敢糟蹋你。

塞 大 拜托拜托。可是托着奥大肩膀的还有德大，也得留神才好。

俄 大 但没有最后的决心，便要受敌人侮慢，给他看倒的。已经有了最后的决心了罢？

塞 大 已经有了，请放心做罢。

俄 大 但还是由你回答的好，到时候，我来说话就是了。无论如何，奥大是不必很怕的。我出面，德大也就出面，他是野心家，说不定会做出怎样事情来呢。然而德大动手，法大、英大也便坐视不得。这么来，事情可就闹大了。现在还是只装着你和奥大闹事的样子罢。

塞 大 这样子，奥大便要看低了我了。

俄 大 露一点我的意思给他看就是，但要小心。然而怕奥大是不必的，便是奥大，也知道我帮着你，而且法大、英大帮着我呢。无论怎样生气，危及国家的事，也未必做的。

塞 大 然而示威运动很猛烈呵。示威运动固然也许含着外交的策略，但蠢笨的群众，便会因此发昏，再没有想到什么国家的事的余裕了。

俄 大 我不怕奥大，只是在他背后的，苦心经营地想寻机会征服世界的野心家，名誉心很强的德大，却怕哩。这小子什么事都会做，况且军备也周到了，自负又厉害。

恶 魔 （插嘴。）然而俄大兄，现在德大倒还没有什么可怕。德大欲望大，还候着更好的机会罢。现在就起来，料德大也还没有预备得这般周到，再迟四五年，许会兴高采烈得起来罢。所以塞大兄也可以强硬点，外交一让步，是没有底

的，就要得步进步的。而且别人就以为这国度没有战斗力，国力已经疲敝了。被敌人这般想，还了得么？况且奥大又实在这般想，看低了你的。你能强硬，奥大便要吃惊。你的国自有你的国的法律，蔑视这法律，就同不认你的国为独立国一样了。这样的侮辱，哪里还有呢？切实干罢。

塞大 切实干去。我为平和计，可以让步的总想让步；但不能让步的事，是不能让步的。我不是奥大的属国哩。

恶魔 一点不错，一点不错，断然地回绝他才是。俄大兄，你也这么想罢？

俄大 实在是断然地回绝了好。

塞大 那便去断然地回绝他。失陪了。

俄大 那么我也同走罢。

（塞大、俄大退场。）

恶魔 毫不招呼地走了，很张皇哩。这回该如我的意了，不会不如意的，已经浇了油，用导火线二层三层地连着。塞大的回答，奥大定要发怒，往返一定不调，谈判定要炸裂的。神小子这回醒过来，定要出惊了。这一回，可再不给他说明“我不相信人们”了。呵，奥大发怒了来哩。

（奥大登场。）

奥大 欺人太甚了，便要叫你知道。

恶魔 奥大，独自说些什么？塞大又说了无礼的话么？

奥大 是的，我的要求，竟不当一回事，以为只要威吓我，我便会撤回要求哩。就令那边跟着俄大，跟着什〈么〉人，正当的要求也没有撤回的理。国民全部“战争战争”地喊着哩。塞大那一面，摆着不辞战争的脸；我这一面，也决不辞战争的。无论怎样，还没有老昏到竟须受塞大的欺呵。我国皇太子夫妇被害的情形，已经烙印在国民的脑上了。做这事的是发疯是正经，有无塞大的意志这等事，一看就明白，想含糊过去，是不能的。就令惹出怎样可怕的事，罪孽总在塞大，正义之神是在我这边的。我决不能将要求收回一些子，须做到底才罢休。现在我这一边，倘若略略让步罢，怎么能教国内平静呢？我不让步的，决不让步的。

恶魔 对呵，你的要求的正当，谁都承认的。塞大真真是糊涂小子呵。况且俄大抬着肩膀，便愈加让步不得了。

奥大 俄大算什么？输给日大的俄大算什么呢？俄大起来，德大也就起来。俄大不是德大的敌手呵。便是那小子，也未必这么傻罢，也该知道自己站出来，便要闹出可怕的事罢。所以想来只是恐吓罢了。我不上恐吓的当，但即使当真

出来，我也不怕的。

恶 魔 德大从对面来了。

奥 大 德大来了么？

（德大登场。）

奥 大 （跑上前，握手。）来得真好。

德 大 惦记着你的事，特地来的。你放心，即使俄大、法大、英大都转到那边去了，也不必愁的，因为这一点预备，我早已整顿好了。喜欢战争的必要，固然不必有，但恐惧敌手的必要，也不必有的。何日何时，陷落那里的京都，攻进那里的京都，我都清清楚楚了。一日里调动几百万军队，也容易的。有我帮着，只要放心就是。

奥 大 多谢，听了这话，我就放心了。

德 大 （露出臂膊。）这臂膊正在纳闷哩。（拔剑。）这剑正要喝血哩。我也并不喜欢战争，但这回再不战，在这世上，可没有伸张力量的余地了。切不要怕战争。但能平和而得到光荣地解决，却也可以的。只是我也想将我的武力，给世间看看；将我的脑怎样能干，给世间看看。（且走且说，）奥大，好好地做去。运命所给与的东西，不必怕的。

奥 大 听了你的话，我也放心了。决不做辱没我们种族的事。

德 大 以后总有细细商量的时候罢。总之不要怕。

奥 大 不怕的，这就失陪了。

德 大 再见。祝你幸福。

奥 大 多谢。（退场。）

德 大 （看见恶魔，现出快意的笑容。）终于来了，料定了的时候。

恶 魔 你该高兴罢。

德 大 并不高兴，但也没有不高兴。这是成败关头呵，不能单是高兴的。

恶 魔 然而胜利该是你的罢。

德 大 这大约是我的。

恶 魔 胜利的喜悦，是赋给人们的最大喜悦呵。你想尝这喜悦罢？

德 大 这是想尝的。

恶 魔 像这回的机会，是不会再来的呵。

德 大 这我也知道。

恶 魔 你抱了多年的期望，这番该要成功了。

德 大 料来最后总要成就。但英大许要作践了殖民地哩。



恶 魔 但倘若取了比大的国……

德 大 那边是中立国呵。

恶 魔 然而你的方略，不是从此侵入么？瞒也无用的。

德 大 委实如此。并且用飞船、飞机和潜水艇，赶掉了英大的军舰，攻进他本国里的  
时候……

恶 魔 这也不是做不到的事。只要用了你的缜密的脑髓，科学的知识，你的耐心和  
固执，送陆军到英大的本国里，也未必是做不到的事。

德 大 我也这样想。一个月之内，先破了法大的首都，顺势再进俄大的首都，请你  
看罢。

恶 魔 你的陆军，这一副力量该是尽有的。

德 大 我也怕战事的悲惨，但在这世上，太怕这事也不能了。好歹总要打一仗的。  
英大所有的是叫我国灭亡了才罢的意志，不到一边再也站不起身的时候，是  
谁也睡不稳的。运命倘叫我战，我便拼出死力，去治这奸佞无比的英大。他  
随处妨害我，我和他已经成了不能两立的关系了。这事英大也明白。现在不  
治，不知道又要计划怎样可怕的事了。

恶 魔 都不错，你和英大，正在不能并立的关系上哩。

德 大 请你看着。倘使此番趁这机会，起了大战争，而且不知道是侥幸还是不幸，  
竟和英大战争了，我一定要惩治英大给你看。虽然隔着海，可是现在不比先  
前了，一定渡过海给你看。

恶 魔 只要渡得海，你的胜利便无疑了。

德 大 一到动手的时候，我的活动怎样敏灵、周到，都请你看着就是。

恶 魔 我看着。好好地干。

德 大 请看着就是，胜算（拍着胸口，）在这里哩。再见。（退场。）

恶 魔 再见。我多少聪明呵，全照我的预算办了。然而德大，照你这预算却不行。  
你的预算太如意了。我的妙算，是要两边一样力量，互相残杀的。这一边轻  
轻地胜了那一边，并非我的希望。我是公平的。而且战争愈长久，我也愈喜  
欢；而且战争的牺牲愈多，人们诅咒自己生来做人的事愈凶，也便是我得胜。  
神小子什么都不知道地睡着，醒来不要出惊！

（英大登场。）

恶 魔 英大兄，想什么？

英 大 奥大和塞大的闹架，像要闹大了。

恶 魔 似乎总要闹大。

- 英 大 我也愿他闹大。但也怕呢，因为我的帮手，有点靠不住。想起来，总还是德大强些哩。
- 恶 魔 然而你的本国和殖民地，是万全的。
- 英 大 这该万全的罢，或者用了飞船，加一点恐吓罢了。殖民地自然也无碍，我却要全取了德大的殖民地哩。我所怕的，只在德大去夺那中立的比大的国，以及占领了法大的海岸线。
- 恶 魔 未必会有这等事罢。
- 英 大 即使法大的海岸线不足虑，比大的海岸线却容易占领的，因为德大确乎想走过了比大的国，来威吓法大和我的国呢。这东西是野蛮，便是侵入中立国，也不介意的。
- 恶 魔 但比大有很好的要塞罢。
- 英 大 这是有的。比大也未必肯听德大的无理的要求。我想比大也还会战争，但万一吓倒了，竟依了德大的话，可就糟了。
- 恶 魔 这只要和法大兄商量妥当，一用你的专长的外交法，比大总该加入你们这一面的。听到随便走进自己国里的要求，便是比大，也未必舒服罢。
- 英 大 比大如果肯拼命，法大和我的军队都去救，海岸线便不会落在德大掌中了。这时俄大也进攻；法大以为报复多年的仇恨，正在此时，也拼命地战了。奥大是毫不足虑的。意大近来颇恨德大，大约未必帮德大的忙罢。
- 恶 魔 无论如何，你总有增加军队的必要呢。义勇兵容易招集么？
- 英 大 自然，立刻招集给你看。
- 恶 魔 可是这回的战争，义勇兵有点难哩。
- 英 大 不妨事的。义勇兵不行，你说怎样？
- 恶 魔 除却用德大发明的征兵制度，没有别法了。
- 英 大 我不想将不愿出征的人赶上战场去。倘若必须借了心里怕死、抖抖地出战的人们的力量，才能保得住国，还不如亡掉的好。我国的人们，对于受了强制、为国效死的事，是很以为耻的。这简直是将人不当人的行为，这是只有德大才能想出来的，抹杀了人的价值和祖国的爱的制度呵。
- 恶 魔 但许多国都实行了。
- 英 大 即使所有国家都实行了这制度，独有我的国里，却不许这样肮脏制度进去的。强制他们，用死来吓，这样的事能行么？我只是将为着祖国自愿出征的人，送上战场去，还要冠冕堂皇地打胜了给你看哩。
- 恶 魔 你倒总是绅士模样的意见呵。但这意见，现在须取消了才是。

英 大 请放心，单用义勇兵就够战；单用那因为祖国非战不可的人们，战给你看。

恶 魔 能够如此，实在是你的国家的光荣了。好好办去，不要失却这光荣罢。

英 大 便要叫失却，也不会失却的。战争定要开手罢。

恶 魔 德大的殖民地，这便是你的了。你正在最好的位置哩。

英 大 是正义在我这一边的。

恶 魔 我也在你这一边。因为你能知道正义可以利用的哩。正直是最大的政略，所以你要正直，这便是我所极顶中意的地方。这回开战，损最少、得最多的该是你了。因为将德大关在本国里，使他动弹不得这件事，在你做起来，比一抬手还容易呢。

英 大 （露出会心之笑，）现在正是时候了。我对于运命所给与的东西，决不逃避。正义在我这边，还有胜利和利益，也在我这边。不趁洽了德大，怕未必再有这般好机会此刻了，而且要成无可挽救的事了。俄大和法大，都要将我当作救主看罢。战事一定要有罢？

恶 魔 战事是未必能免了。

英 大 德大！要断掉你的手足了，要叫你再也站不起身了。谁想和我竞争，不知道我的厉害的，便都要按倒，再也站不起身。

恶 魔 对面俄大和法大都来了。

英 大 来了么？

（俄大、法大登场。三人无言，握手。）

俄 大 英大兄，正寻你呢。

英 大 闹出大事情了，我正在担心哩。

俄 大 奥大和塞大的战争，终于不能免了。

英 大 这样么？那也无法。你也想和奥大开战么？

俄 大 此外也没有法。因为塞大的国，倘被奥大占去，那就糟了。

英 大 你起来，德大也要起来罢？

俄 大 就防这一着。

英 大 （对法大，）假使德大加入战争，你也就加入战争罢？

法 大 自然，不能单听俄大兄吃亏的。你呢？

英 大 自然，和你们做一伙。

俄大法大 （合。）肯做一伙么？多谢多谢。

英 大 自然做一伙。但我姑且装作中立模样，叫德大加入战争的时候，能够愈拖延便愈好。

法 大 这么办，我这边便有救了。

英 大 因为德大这边，准备都已完全了。一要起来，几百万的兵，立刻便能动。你们的国却不能。因为德大真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哩。

法 大 委实不错。但三人这样联成一气，便无论德大怎么挣，都不妨了。这般野蛮国，在我辈身边威阔，实在不太平。除却治他一番，没有别的法子。

英 大 是的。这一回，定要大家团结，无论怎么辛苦，也得将德大治到站不起身才好。即使德大开初顺手，两三年后，我们这边的准备也就停当了。只好耐心做去。大家各用百来万的牺牲，也是没法的事。

法 大 是的，除了不管用多少牺牲，将他治服之外，没有法子。

俄 大 只要战争能够延长，便是我们的胜利。照现在的情势，已经顾不得牺牲了。

英 大 有这样决心，胜利定是我们的。只要按倒德大，天下便许太平了。实在是危险的国度呵。

法 大 实在是人类文明的破坏者，所以容不得。对于人间最美的事，也全然是无知的。单听到他的语言，也就心里不舒服了。

英 大 总之大家起一个誓，战到最后的胜利才歇手罢。

（凭了神和剑，立誓。）

英 大 三人这样联成一物，德大便随便哪里都不能伸手了，只要三面围起来。

（塞大慌忙登场，和三人匆匆招呼，走近俄大。）

塞 大 俄大兄，糟了！战争终于开手了。

俄 大 诸君，那就失陪了。

英 大 上心办罢。

法 大 祝你胜利。

俄 大 多谢，诸事拜托。塞大，诸位都肯相帮，放心就是。

塞 大 诸君，感谢之至，拜托拜托。

英 大 请放心，大家一定要合起来，将奥大和德大都治了。

塞 大 听到这话，真叫人喜欢。（一一握手）这就告辞了。

俄 大 （用两手向英大、法大同时竭力地握手。）拜托。

英 大 请放心。

法 大 上心干罢。

（众人都说着再见再见，回顾着或目送着塞大和俄大退场。沉默。）

英 大 你的国里，没有人反对战争么？

法 大 就同没有一样。不赞成的人，也许有的；便是敢于反对的人，也许有的。但

有什么用呢？不过毫无力量的反对罢了，舆论不会理他的，而且国民的势焰，因此只会激昂，却不会衰弱。对于德大，都怀着恶感哩。都不喜欢祖国的文明被德大破坏。祖国的风俗受了德化，也都真心憎恶的。而且我们的语言被德大的语言压倒，也都不高兴，与其如此，倒不如死了。从前属我国，现在成了德大的东西的二州，已经德化到怎么地步，只要想到，心里便难受，对着德大，不能不涌起憎恶了。我国的人民，定然一致，为祖国的文明、风俗、习惯、语言战的。

英 大 听过你的话，便放心了。倘使那野蛮的、粗杂的、无趣的、冰冷的、理智的、单讲科学的德大的空气，当真支配了世界，我们的国民便难望活着了。

法 大 只要听到那种语言，便实在令人胸口作恶，而且那气味也难受，正如我国的一个诗人所说一般。

英 大 总之亡在德大手里，便不得了的。除却惩治到底，使他再也起不来之外，没有法子。

法 大 很是很是，你这一边，也都有战争的决心的罢？

英 大 这自然，放心就是。然而大意不得的，便是德大也会侵入中立国的比大的土地这一着。

法 大 我也正怕这事哩。可是比大不喜欢德大文明得很多。比大只要一想，那德大的兵，在自己国里随意走动，用了兵力，提出无理的要求，也未必能轻轻答应罢。

英 大 那国里，许多是说着和你相同的国语，赞美你的文明的。这由来已久了，所以未必肯做于你有损的事。但我们两人仍得小心，因为万一竟听了德大的要求，那就糟了。

法 大 不错，倘若比大的海岸随便给德大使用，你的国也就糟了。

英 大 我的国倒还在其次，因为军队通过中立国的理，是没有的。万一竟有这事，而且德大也做得出，我总要对于德大提出抗议去。你还是尽点力，嘱咐比大，假使德大有这要求，叫他不要依罢。

法 大 这事一定尽力做去，总之要趁这机会，捺倒了德大才好。俄大也想必真心战争的。

英 大 但我们更该真心的不怕牺牲的战争。

法 大 对面比大来了似的，来得正好。

英 大 无论如何，必须拉比大成了一气才是。假如侵入了比大的土地，还得托比大便在他这里阻住了，愈久愈好；要不然，可就糟了。

(比大登场。)

法大 比大兄，一向好么？

比大 闹大了事了。俄大对奥大出了宣战布告了，德大也终于起来了。

法大 如此么？那是我也不能这般含糊了。

比大 你也要战么？

法大 如果德大起来，我自然也加入战争去。不但我，一到紧要关头，英大兄也便来做我们的帮手。

比大 这样么？我还听到了一件怪事哩。

法大 怎样的事？

比大 便是德大定了计划，要通过我国，攻进你的国里这件事。而且很像真的哩。

法大 倘若竟有这般无理的要求，你怎么办呢！甘心依么，这不合理的要求？

比大 不不，不依的。我的国里，作战的准备虽然不充足，但我既是一个中立国，想来总该尊重我这一点权利。如果竟不承认这权利，硬要用了兵力达到要求，我们也不能说因为可怕，便默默地依了。我为中立国的尊严计，羞听人说是“因怕战事依了要求”呢。

法大 这就放心了。真有意意外的好心呵。被德大的风俗习惯转化，我们应该怕，应该羞的；做德大的属国，我们应该羞的。

比大 要是做那凯撒的臣民，还是死的好。但如果不幸，竟须和德大战争，还请为我国帮点忙呵。

英大 自然。为人类计，为人道计，倘若德大敢用一个指头来拨动你的国，我们决不答应。尽力地帮忙不必说，此后还要永远为你的利益出力呢。

法大 这一节请放心，我们决不肯叫你上当。

比大 听了这话，我就放心了，决心也坚固了。这就告辞罢。

英大 我们也都走罢。为世界的文明，为人类的和平，又为人道，大家都出个死力罢。

比大 我的国虽然是中立国，我国的人民爱重人道这一点，却不下于别国呢。

英大 我对于你国的历史以及国民性，本来早就钦敬的哩。

(英大、法大、比大退场。)

恶魔 好不容易做到这地步了，便在我也要算好收成了。英大虽然说过大话，不远却要觉到义勇兵的单是费钱而无实用，一定另外设些什么口实，采用那强制征兵主义了。那时候的一副正经脸才好看呢。德大来了，这小子也生了气哩。

(德大气愤愤地登场。)

恶 魔 怎的这样生气？

德 大 他们只说我野蛮野蛮，为人类起见，灭亡了才好。我的国里出过怎样的哲学者、音乐家、诗人、科学家、医学家，他们都装着忘掉了的脸，想从人类的历史上，抹去了我为人类尽力的功绩，而且加上我一个名号，叫做“人类之敌”，说我应该灭亡。我本来早准备被人这般说，而且也养好了不至灭亡的力量了。然而事实总是事实，想将我为人类尽力的事实否定，是做不到的。惟其有我，人类才有生气。他们都是下火，已经老昏了，竟还说过分的话。人类进步的障碍，其实正是他们，治了他们，才正是为人类。我已经忍不住了，为免去我民族的灭亡计，要大闹一番了。

恶 魔 是的，不这么想，你的国就难保。现在不胜，便没法了。

德 大 我也深知道这事。请你看着罢，不出三星期，就要将我的国旗，插上法大的首都呢。

恶 魔 穿了比大的地方过去罢？

德 大 自然。敢抵抗，便踢掉了这障碍物过去。

恶 魔 然而用心办才好。

德 大 都准备了。总之这回的战争，非胜不可。

恶 魔 不要怕牺牲。

德 大 不怕牺牲的。谁敢遮拦我内面烧着的力的，得诅咒呵！

恶 魔 这回的战争，是国家存亡的岔路哩。

德 大 真是不错，我定要战到得了最后的胜利。

恶 魔 最后的胜利，一定要归你的。

德 大 我也相信如此。我的民族上，有神和人类的祝福，而且我的民族，也有这般的价值。

恶 魔 （手拍德大胸膛。）好好地干，为你的民族的光荣。

德 大 好好干去。这就失陪了。

恶 魔 愿你康健。

德 大 多谢。

（德大退场。）

恶 魔 高高兴兴地走了。这就结定了仇，以后只要尽着力量，煽起他们的残酷性便好了。但这等事，原也不必我出手，人里面尽有着十二分呢。祝福这复仇心，祝福这赋给人们的复仇心呵！神小子大约还睡着，就令起来，这边的安排早停当了。这一回，神也该吃点惊罢。可是这小子很冷酷，自负又很强，平常

事情是不会动心的。诺亚的洪水时候，也面不改色地看着呢。然而这回，是从人们的根性上延烧起来的灾祸哩。而且正是自夸文明的所在，发生的大布置的互相杀伤哩；而且飞火要飞到哪里为止，也都不定。况且还要飞机乱飞，在平和的人民的头上，投下炸弹哩。人们对神的信仰，因此定要减少了。战争终于开了手了。无论哪一面都好，死罢，死罢，至少也得多死些罢，而且尽力苦苦地死罢。有趣呵。这模样，还说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么?!

(神登场。)

神 为什么，你这般喜欢着？

恶魔 请看，请看，德大的兵，已经走进中立国的比大的地方，开了战哩。

神 这样孩子气的事，也会有趣么？

恶魔 什么是孩子气？你的光彩的人们，互相残杀着呢。用了大布置。

神 这样的事，我早知道了。

恶魔 知道？你何以不去阻止呢？

神 没有阻止的必要。

恶魔 人们的不幸，你竟高高兴兴地看着么？

神 不是你，并没有高兴。但默默地看着，也并非不能的事。

恶魔 可怜的人们多着呢。

神 这我知道。

恶魔 人们诅咒那生来的感觉，你知道么？

神 我不是人，所以不很知道。

恶魔 死之恐怖，在人们怎样可怕，你知道么？

神 这也不知道。

恶魔 这不是全是你所给与的感<觉>么？

神 我给与了。

恶魔 为要人们苦么？

神 我没有想要人们无端受苦。

恶魔 你请看，许多东西，正无端苦着呢。

神 这只是因为人类的生长尚未完成。

恶魔 假使我做了你，决不将人们造成这样的傻子。照现在看来，竟像你造人们，是专为他们来做我的奴隶似的呵。

神 要这样想，便这样想罢。

恶魔 难道这还不对么？人们本来平和地度日就好，可是正在战争哩，大家正在相



杀哩。那是为什么的，因为人们太多了么？

神 就因为还没有将我所给与的东西十分弄活的缘故。

恶 魔 正因为弄活了你所给与的东西，所以这世上才有不幸罢。

神 不然，将我所给与的东西，活得偏而不全，所以才会如此。我于人们，给与了战争的本能，给与了贪欲的本能，给与了复仇心，也给与了群集心理；但我所给与的，并非单是这一点。我给与了人们和人们战争的可能性，但并非单是这一点。将我所给与的东西，偏活了一面，所以那一面便生出牺牲者了。自作自受罢了。

恶 魔 但是，恶的得胜，善良的被杀，也是自作自受么？

神 人类还没有进透了活透自己的路，所以个人的牺牲，是没法子的。

恶 魔 是个人来做人类的牺牲么？没有或一个人来做或一个人的牺牲的事么？

神 也并非没有。但这就因为人类的制裁，还未十分实行的缘故。然而人类，总还正在渐渐地变好。从前的战争，不比现在的战争。那时公然将人们作奴隶变卖，谁都不说错。最正经的人抢了敌人的妻女，也毫不以为耻的。人类的制裁，究竟长进一点了。

恶 魔 请看罢，大白昼做着极凶的事呢。兵器比先前发达了，杀人术也发展了，而且都想将敌人灭个干净。便是兽性，也不见得不及从前哩。

神 人们还没有完全。人们还要很受苦，做了牺牲的人们，可怜的。然而人们不会灭亡，也不退步。总要自觉到自己应走的路，一步一步地进去的，也要渐渐感到在自己里面存着的不合理的事的。

恶 魔 这是靠不住的。人们各个分了国度，不将敌国弄成亡国，大家都有些不耐烦，而且要战到两败俱伤呢。老实说，和睦本来是最好的事，可是动不动便翻脸相杀了，好容易才建造成功的好都市，也互相毁坏了。

神 你就喜欢着这些事罢。然而人们却比你所意料的还要复杂。一到万分危急时候，定会想出巧妙的逃路的。

恶 魔 总之算不得聪明呵。都要性命，却又说性命不算事，互相杀害着，这不可笑么？杀了对手，能成什么呢？大家既然都有爱国心，便对于这心表了同情，互相尊敬着，不很好么？不是因为互助，才有人类的进步的么？虽说是为国家、为人民，战争有什么为国家、为人民呢？照目下的气势，人们生在上世，似乎专为着做军备了。非互相杀害便生存不得的根性，渐渐要加强了；而且若不毁了别国，自国便发展不得的根性，渐渐要加强了。人们的末路近哩。生来做人，不像是幸福，也不像是荣耀哩，以为现在这世间，人类能有幸福，

可是想错了。你该对我低了头，说道“你的话对，人们真不聪明，这样下去是危险的”才是。你看罢，连我也要掉过脸去地凶事情，不是到处盛行么？飞火是愈飞愈远了，连日大都加入战争了。那国度，也不难便亡在剑上罢。你默着，你长太息了。你还相信人们么？这悲惨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了呢。德大从心底里希望英大的灭亡。英大呢，不将德大治服，是不肯停止战争的。照这情形下去，人们要动弹不得，被祸祟围困着，步步地走近灭亡了。

神 灭亡？灭亡是决不会的。

恶 魔 但照这情形下去看罢，人们决不是幸福哩。国和国的不相信以及憎恶，按了加速度增加上去。大家竭尽力量，扩张军备，当不起这负担的苦的国度，逐渐灭亡。那风俗、习惯、言语、文明和自由，也都失掉了，并且因为竭力要使人没有谋反的力量，便都成了懒惰无气力的人了。至于战胜的国呢，国家增加了费用，又惴惴地怕着谋反，扩张着军备，心就粗暴起来了。随便哪一件，都是人们的进步的敌呵。然而这气势很不能免。除却说是人们此后的命运就要走到尽头之外，没有别的话。这些事你不能懂么？你太迷信着人们了。这气势，人们的力是毫没有方法的。人们留心到自己走着的路的错处，已经有点迟了。留心着自己的位置，便愈留心愈是大家扩张军备，准备一齐牵倒的。个人的命运，愈加不安了。你看罢，都叫着你的大名求救呢。然而一点没有法。还有什么行为，能比用人们的手杀害人们，更加失坠人们的价值的呢？你用可爱的人们的手杀了人们，默默地看着，居然还是人们的神么？你真是毫没有力量的，只将大样子给人看，哄骗人们罢了。你毫没有法子办罢，连这我也没有法子办哩，单是看着。人们向你求救，只是表示人们的至愚极蠢罢了。你只是默着？你打呵欠了，你想睡罢？人们在之前，尽力地献上了供养，说些一相情愿的事，倘知道了你的本心和你的无力，该要惊倒罢！

神 我要睡哩。（靠着岩石睡去。）

恶 魔 真叫人出惊的小子呵。可是神小子默着了，天下是我的了，如我的意了。

（德大登场。）

恶 魔 怎了？

德 大 总不能如意地做去。

恶 魔 造些更大的大炮，并且用那毒气罢，并且用飞船将炸弹抛到英大的都里去就是。不管是孩子是女人，愈多杀愈好。在比大的地方，却很作践了呵。

德 大 这是大家恰恰杀气升腾了，蒙比大的照应，预算有点乱了。

恶 魔 不妨事的。干罢，干罢。将敌手当作人看待，是不能战争的。

德 大 要干的。忙得很，就告辞罢。（退场。）

恶 魔 都是杀气升腾了，不如此不行。英大来了似的。

（英大登场。）

英 大 德大的做法，是违背人道的。

恶 魔 何消说呢。你这边也不要不及他，单是义勇兵，许赶不上罢。

英 大 我也悟了，单是义勇兵，也仍是赶不上。觉得有强制的必要的。

恶 魔 悟得好，这才英大万岁了。你这边一定胜。

英 大 我也这样想。

恶 魔 不是大家格外决心，将德大断送不行，那是可怕的东西呵。

英 大 是的。我煽动所有国度，都对着德大战争。

恶 魔 德大完结，便是你的天下了。

英 大 这还请你秘密着。

恶 魔 好好地做。须小心，不要使大家失了勇气。

英 大 小心就是。

恶 魔 德大如果用毒气，你这边就用更凶的毒气；德大如果杀了平和的人民，你这边也就加甚地杀。不要将德大的一伙当作人看。不管什么孩子、什么女人，都当作仇敌，使他们格外吃苦才是。因为德大这边先就预备这样的，打沉了无罪的商船，还高兴着哩。

英 大 便是我这边，却也没有什么不及他的。这就再见。（退场）

恶 魔 再会。看罢，英大终于进了将拒绝出战的人们当作罪人以上的罪人、孱头以上的孱头、国贼以上的国贼这一伙了。何如？我的力量。何如？这世间都如我意了，是我的东西了。现在不但是国和国的争闹，还有穷人和富人的争闹、工人和资本家的争闹、平民和贵族的争闹。要用了这些争闹，尽量地作践了这世间请赏鉴呢。没志气的讲大话的神，你总是睡觉。人们永远用不着你，还是等到人们衰弱透了之后，再慢慢地醒来罢。以为和外国只有战争这一条路的人们呵，战罢，战罢，直战到大家亡掉罢。要用了个人的诅咒，包裹了这世间哩。是的，是的，国家和国家呵，互相战争罢。总之，总之，〈你〉们要用你们自己的手，将你们的血，多流一滴到地上，我便喜欢的。因为这便是将创造人们的东西的愚昧，在宇宙上发表哩。是的，是的，各国呵，再扩张军备罢，扩张军备罢，尽力地，不，尽力以上地。要不然，你的家要亡了。将这事铭心刻胆，万不要忘了。哈哈！

（神醒来，起立。）

神 但我相信人们的。

恶 魔 你将理性与了人们没有？

神 的确给了。

恶 魔 你因为迷信着自己，所以也迷信了人们。人们可是这样的到了穷途，动弹不得了。倒想要看看那时的你的嘴脸呢。

神 人们一定就要走进较正的路，而且更为大家互相的幸福想法罢。

恶 魔 那么样的也能么？那么样的也能么？

（在第一幕出现的战争牺牲者的不断的一列，续续走过。）

恶 魔 出了这许多牺牲者了，岂但没有醒，还想弄出更多的牺牲者哩。而且国和国的关系，也只坏下去，坏下去罢了。这样子，你还相信人们么？

神 相信的。

恶 魔 哈哈。（黑幕垂下。）

女 三 我告辞了，因为在这一场须出台呢。

青 年 原来，那就再见。

女 三 不不，也许从此再不能见面了。

青 年 这是怎的？

女 三 就因为演剧完了之后，我有点事情，而且你也未必能长在这里罢。

青 年 这样的么？那就什么时候再见罢。

女 三 愿你康健。

青 年 多谢。

女 三 再会。

青 年 再会。

（女三退场。男一登场，一半还是恶魔装束，手拍着正在出神的青年的肩头。）

男 一 （快活地说。）久违了。竟承你来看这样无聊的东西。

青 年 很有趣地看了。

男 一 虽然是无聊的东西，但请你对朋友谈谈。

青 年 我谈去。

男 一 其实，此后人们的运命，倘照现在这般进去，是不了的。

青 年 真的呵。虽然这么说，但革命却也觉得可怕。觉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很想冷眼旁观着似的，但又觉得这也可怕。

（乞丐登场。）

青 年 听说你释放了，恭喜恭喜。

乞 丐 那一边恭喜，很难定哩。能看到这般的戏剧，总算托这福荫罢。

青 年 你以为这世间怎么办才好呢？

乞 丐 是的。也仍是除却仗着实行，使人们从心底里知道多谢的东西的真正多谢之外，没有方法罢。也仍是除却从民众觉醒过来之外，都不中用罢。

青 年 这可不得了呵。这以前，不会有可怕的事出来么？

乞 丐 出来又另是出来的时候了。知道那多谢的东西的多谢，就令这事又作别论，在人们许是必要的。知道撒了祸的种子的可怕，也必要的。在人们所可怕的，并非战争，却是产生战争的东西。在尽力地将活力给与产生战争的东西的这现世，生出战争，也是当然的事罢。

青 年 倘不将活力给与产生战争的东西，国不会亡么？我是想不亡国而去掉战争哩。

乞 丐 着了。但如果所谓“国”这思想，全如现在，那可不能。须凭着民众的力，改换了国的内容才是。世界的民众成了一气的时候，从根底里握住手，那时战争便许自然消灭了。民众无端地恐怖着，互相误解着，不能真明白彼此都在两不可无的关系的事，至少是平和地下去却是彼此幸福的事，所以不行的。还没有真明白凡有损人利己的人们，不管是本国人是外国人，都应该当作平和之敌，加他制裁，所以不行的。承认现在的国家，却否定现在的战争，这可决没有这样的称心事呵。

青 年 我也觉得如此。但要改变现在各国的意志，又觉得是不可能的事呢。

乞 丐 全在根，全在根，全在民众呵。人们再进步些就好了，再一步，再两步。

男 一 你竟像我所写的神一般的乐天家哩。

乞 丐 是的，我的保人们。比那一位神尤其相信人们哩。（铃响，都拍手。黑幕抽上。平和女神和侍女们在一起，都饥饿着，脸色青白而且瘦。平和女神更没有元气，一点事便哭。）

青 年 这一位平和女神，是先前会见过的。

男 一 不错，就是曾经用了手枪吓过你的人。前一场是我的著作，这场都听凭女人们了。怎样做法，连我也不知道，但梗概自然是接洽过的。

青 年 原来。

侍 女 便是像你这样地丧了气，也是无益的呵。

平和女神 但你看，人们已经不要我了，侮辱我。我只等着死了。

侍 女 都仰慕你的，只是时候不肯罢了。

平和女神 诳呵。我很知道人们的心。人们说爱我，然而其实并不真爱我。真爱的美，

人们是不知道的。

侍女三 没有这事的。

平和女神 真知道我的美的人，一亿万中怕难得一个罢。便是这一个，也仍然不知道我的真的美和威严。将真心献给我的，一个也没有。我们快要饿死了。我在先前，虽然也并未为人所爱，但瘦到如此，却是这回第一遭哩。照这样下去，我再不将人们放在心上，但我眼见人们受苦，却又觉得可怜了。说是自作自受，固然也是自作自受，但也如最爱我在十字架上所说一般，“他们不晓得”的缘故呵。除却饶恕他们，也没有别的方法了。但岂不傻气么？

侍女四 这是人们傻哩。以为使别人苦，这才自己有所得，而且想叫同类的人受了苦，自己独独作乐呢。

平和女神 这也从傻气来的。以为不如此，国便不富，国便要亡了。富人以为没有穷人，便得不到自己的快乐。只要有能懒惰着而沉在酒和女人里的，人们便以为第一的幸福了。钱，钱，什么都是钱呵。以为凡是人们所要的东西，都可以用钱买得的。用钱买不到的真心、美、爱、感谢，在人们是最无聊的东西了，不能变钱的东西，是无聊的了。还说“这样的东西，可以吃得么？”哩。人们若单要吃，其实只要少许的钱便满够了。可是既有了钱，还说倘没有更多的钱，便吃不成，吃不成呢。所以我的兄弟食品神，因此生了气，说要毁了人们的胃哩，说人们在这难处的世上，决没有爱我的闲工夫的哩。这也许有这样的人，然而也不尽然的。因为都过着不健全的生活，还没有知道我的真美的时候，已都扑进刺激更强的更烈的地方去了，用钱能买的东西里去了。便是我，倘能将我的功效，用钱另卖，大家就要较为尊重罢，但我将自己的身子这么轻贱，是不肯的。凡是用钱买不到的东西，人们便都看不起。真傻呵，真傻呵。我的好朋友空气也说过。空气在人们是最紧要的东西，然而全是白得，便以为无论弄到怎么脏，都无不可了。所以空气也生气。战争用了毒气，空气是非常之生气。还有那人们的难听的被杀的声音，身体被那声音摇动了，说是不舒服之至哩。因为空气是最喜欢干净的。

侍女五 真的呵。

平和女神 人们真是傻小子呵。既现出这么一副脸，那便不再战争，岂不好么？你看，死了的人们的脸，多少难看呵，我最嫌这副脸相的。我所喜欢的人，是温和的脸相的。外貌虽然可怕，却真个在深的喜欢时的人们的脸，只有我知

道。非现在那副嘴脸不可的境遇，人们便不再使人们遇着，不也好么？

侍女六 真傻呢。我真气愤的，气愤得没有法想，教人太难耐了。你的温和的心，怎的人们竟会不懂的呵。

平和女神 人们略一见我，便觉得生在这世上，有些厌恶，觉得这可怕。而且欲神也讨厌我，因为那神专做些媚人的事。而且要到我这里，是很难的，因为我的所在，太高了一点。但假使到那低一点的所在，使他们一面争闹着，一面领略我的美罢，我的职务便没有了。仰慕着我的人，将不幸给予别人，我是不喜欢的。但现在的人们，却正在若不将不幸给予别人，便生活不成的位置哩。话虽如此，再爱我一点，不也可以么？然而竟轻蔑我，这可太过分了。所以碰到这样的境遇的呵。那声音真难听。将那难听的声音，给喜欢战争的人听去才好，并且将那嘴脸给看去才好。碰到这般境遇，是难堪的事，怎么会不知道的呢？为什么要送这样的牺牲呢？我虽然很要说，惟其不爱我，所以碰到这境遇，是应该快意的事。但人们碰到这般的境遇，我是不喜欢的呵，不喜欢的呵，不喜欢的呵。

侍女二 这样哭，也是无法的呵。

平和女神 人们是傻的呵，傻的呵。使同胞碰在这样的境遇上，全是傻气所致的呵。已经这样了，还喊着战争战争呢。忘却了自己正碰在这样的境遇上，却喊着战争战争呢。这些人们，却也并非这么坏，都能够大家要好，能够更为幸福的。虽说是自作自受，可也叫人烦厌呵。我烦厌了，烦厌了，不愿意再想人们的事了。请随意做去罢，全都战死就是了。但听到那声音又难受。可能有什么方法呢？到这样，人们怎的还不爱我呢？将真心献给我的人，难道已经没有了么？我委实凄惨了，因为对于不爱我的人，我却不能不爱哩。我愿意人们赶早地赶早地明白些子，抛掉了在别人的不幸上插接自己的幸福这种呆念头才好。因为这念头，以为一定得到幸福，便轻轻地将自己弄成不幸，生出祸殃，将全心都用在下等的快乐里，却反得意着了。照这情形下去，人们真不知如何得了哩。我真真着急，以为赶快生出好人来才好呢。然而无论生了何等样人，也恐怕都一样罢，或者也就有人得救罢。照现在这样是，照现在这样是太不成事了。

侍女七 （就是女三，指着青年。）在那边的那一位，正含着眼泪向你这面看呢。

平和女神 那人将我们的心绪传布出去，我是高兴的。但便是如此，也未必有什么用罢。那边站着战神，正在得意哩，“还要战，还要战，战得不够！”地正吼着哩。这小子得意到什么时候才了呵。那些被杀的人的脸，我真不愿看，

不愿闻了。真是，怎么办，人们才肯听我的话呢？现在为止的牺牲者，真是独独吃亏了。我是希望人类的幸福的，然而人们还轻蔑着我哩。

侍女六 所以碰着这难堪的境遇的了。好一件快心的事呵。

平和女神 不要诅咒人们。我因为要为人所爱，所以在这哩的。人呵，从心底里爱我罢。我是爱你的呵。（黑幕垂下。）

男 一 这就告辞了。

乞丐 我也走了。

青年 走么？诸事感谢得很。

（男一和乞丐退场。）

不识者 这回放你回地上去罢。以后大家想罢！

（不识者抓住青年，从窗口掷出。幕。）

一九一六·一〇·一五——二八



## 晚间的来客

俄国 A. Kuprin 著 周作人 译

灯光落在我所坐的桌上，映出一个光明平正的圆圈。在这圈子以外，一切物事都暗黑，空虚，没有生气；一切都于我很生疏，都为我所忘却。全世界聚集在这小小的空间里，——每个墨水痕，刀痕，木质粗糙的处所，与我完全谙熟。我不需要别的东西了。在我面前的这张纸，白到炫目。纸的四边，在绿布上面，很分明地映出。晚上一秒一秒的时间，轻轻地、缓缓地、单调地过去。在这光的圈子里，一切都简单，光明，合意，亲密，谙熟，又朦胧如梦。我没有需要，不再需要别的东西了。

可是有人敲我的门了。一，二，三……急迫而且杂乱地，接连起〈响〉了三声沉重不安的敲声。光的圈子底梦一般的幻乐便消灭了，宛如影戏帘上的图画，忽地移去了。我又在我的房里，在市内的家里了。……人生奔向我来，正如街上的声音，从开着的窗户乱奔进来似的。

门外面是谁呢？不一刻，他便要走进我的房里，我将看见他的面貌，听他的声音，握他的手。我将用了我的视听，我的身体与思想，和他接触。啊，这都是很简单，但又怎样的神秘，不可思议，几乎吓人么？

因为世上没有一个现象，无论怎样微细，不在我的心上留下他的不可磨灭的踪迹。我的地板下的老鼠静悄悄地行动，死刑的执行，小孩的出产，秋天一片树叶的响，大洋上的风雨，时表的振动，所爱的女人的拥抱，一个普通的广告，——一切事物，或大或小，或有心地或无心地感到（？），都触着我的脑，画上不可辨别的线与曲线。我的一生的每一刻，都留下一个无心的，却是不可磨灭的印，在我的性格上，——在我的对于生活的爱或憎，我的心意，我的健康，我的记忆，我的想象，我的将来的生活，或者还在我的儿子与孙子的生活上。但我不知道事件的结果，不知道它们来的时候，也不知道它们根本的力量与隐藏的意义……

我不知道明天我将怎样……只有那浅薄、自满、蠢笨的伪君子；或是那被选的预言者，凭着他们异常灵敏的精神，能够知道，——或者欺骗他自己和别人，相信他能

知道。我不知道这一时间或一分钟间，将要遇见的事件。我像博徒一样地生活着，命运永久地推转着我的神异的轮子。

为什么赌博能使人兴奋呢？因为我们若在桃子九点上放下一注钱，我们不能预知它落在哪里：如在右边，我们输了；如在左边，我们便赢了。因为在我们的眼前，未来立刻变成过去，我们的希望与计划，变成失望或喜悦了；因为纸牌的赌博也是人生，只是更紧缩、更密集，仿佛氧气瓶中的生活罢了；因为赌牌的时候，我们心里觉得在我们面前，走着一位可怕的神明，主宰一切的“或然”及“可能”。

然而平凡寻常的生活的现象，不能深切地感动我们，我们盲目地无关心地生活在那些现象的中间。但每日每时，我们吃食，或赶去幽会，或签押商业文件，或坐在戏场上，或摸牌，或引了一个新朋友到我家里，或买或卖，或睡或醒，——实在我们不断地从人生每举步间送上来的大瓶中拈出阄来。总之，赌牌的时候，只有两个机会：你不是赢，便是输了。生活里却有几万机会，又用几万相乘，没有一枝签是空的。赌牌完了的时候，你立刻将钱付了，但在人生，却有无数支付的方法与不同的日期。有几时它付得很吝啬，像放债的人一样；有时又像暴发户的浪费；有几时公然地付出，像慈善的恩人；有时又很秘密，像圣书里的寡妇；有几时付得鹤突急速，宛然手枪的一响；有时又缓缓的，如不可救药的病……

这都是不可解，神秘，而且因为它简单，所以更是当真可怕。现在想象，假如有一个暴君，真的人间的暴君，有天才的狂人，他厌倦了他无限的权力的寻常的享乐，想出一种新方法，要在他的国内举行每年的人生的彩票。规定每日某时，兵队便赶人民都到一个广场上，中央放了一个大瓦瓶，满盛着纸牌，详细写定各人在来年应过的生活。凡是人智所能计划的一切事物，都写在这些纸牌上面：富，声名，权力，耻辱，监禁，恋爱，自杀，荣誉，流放，战争，劳工，称号，拷打，死刑……你又试想象，假如你夹杂在这精明的暴君属下的不幸臣民的队伍中间，等候你的轮番。啊，你的面色，恐要忽然变成青白，你的两膝颤抖起来了。你被引到那运命的瓦瓶的前面的时候，你的心将怎样地跳，怀着两个正相反对却又一样有力的欲望——想提早，或迟延你的拈阄的时间……

但是，我们实在每日拈阄，不过因为蒙昧，迷信，懦弱，或平常的习惯，我们不曾注意，不愿注意，或不曾想到，也不相信。一个人说：“我要把我的生活，做成这样。”别一个人说：“我知道，一年、两年或十年以后，我将仍旧坐在这椅子上，在文书上签字。”又别一个人更相信他到死为止，决不出他隐居的四壁，比他生存的事实尤为确实可信……倘若他们的信念并没有欺骗了他们，那些自足的人将对着自己或他们的子孙，或他们的朋友说：“你看，我要得这些荣誉，于是我得到了。坚忍与劳力，会

使你得到所要的一切。各人都能铸造他自己的幸福。”但这话是一样的愚蠢率真，正如一个人要证明他运命的自主，说“现在我要用指头敲这桌子”，便真敲了。但前者比后者的思想，尤其愚蠢，因为他的愚蠢是更为<复>杂错综了。

第一，一个人倘若硬化成为某种限定的终极的形式，他便已经进了死的征候的第一状态，因为生命是在于不断的流动。第二，倘若我能够将当日的他，给今日的他看了，他必将惊讶，不相信这灵魂真是他自己的；如果他相信了，他也将迷惑，不能说明那些影响与联络，使他起了这样可惊的变化。第三，这人如不认识灵魂，只认识那包围的纤维，他便不能了解：人生最重要的现象——生产、恋爱与死——显然使我们惊恐，也是为机会的无常所统辖的。

我们有谁知道我们入世的意义与原因呢？我们的父母，关于这件事，必然知道的最少。在小儿的受孕与生产，在他的体质与精神的构成，在他全个未来的生活的决定上，有几千种的原因，一样的占有重大的位置。日间所吃的大餐，园里的花香，自觉的记忆上的断片的印象，——这或者都是一种要因，而且此外还不知道有几千百种呢。最简单，最微细，不曾注意着，也是完全忘却了的事件，或者反是最重要有力的原因，也未可料的。

在恋爱的上面，也正是一样。谁能告诉我们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又怎样的，将成为这美的破坏的或可嫌的威力的奴隶呢？没有人能够预知他的妻子，或伊的情人。一个朋友介绍我到他的朋友家去，在那里我又遇见别人，因了他们，我遇见了一个向来不曾相识的女人。我被介绍于伊的时候，我不曾知道在这一刻中，我正从运命的瓶里抽了一支签，上面写着这几句话：“你被判定在将来的多少年内，应该同这女人同桌吃食，睡在伊的身边，同伊生下孩子，被称作伊的丈夫。”还有这种事情，岂不也是时常发生？两个人多年希望会见的机会，却在街上对面走过，臂肘相触，不曾看见，而且这一别离以后，或者终生不再遇见！

还有那孩子们呢？我可曾以先想到他们么？我能约略知道，我的身体、心意与灵魂的哪一部分，将传给他们么？这不但是我的如此，便是我的父亲、祖父与曾祖也如此。我能够预知在他们的灵魂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的一切事件么？这在我虽然或者并未注意，但在我的孩子，却是关系他的运命的事。

所有一切的结束，终于由死拿来了，——它是真实的又最是不意的来客，我们无心地用了我们的衣与饮食，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的心的倾向，我们的爱与憎，预备它的到来。

不，我于人生的事情，一点都不知道，一点都不懂得。我在从顺的迟钝的恐怖之中，拈了我的阄，连上面不可辨别的刻文，也不能读。

在这晚上，听到门外有不安的敲门声的时候，感到这事，更比以前明了。我的心里想到：“这是命运，带了伊的魔法轮来了。”我不得不去，拈我的阄。有谁知道，站在门外的人带来给我的，是喜或是忧，是爱或是憎呢？他的来访，将造成我的一生的转点？还是便流过去了，只留下不很可见的痕迹，我便立刻忘了，到了死时或在死后，也不再记起呢？我起了一种迷信的思想，仿佛觉得倘若我大声问道：“谁呢？”便会有一个冷淡的、几乎不能听到的声音答道：“运命！”

我说：“进来！”在他敲门的声音同我答应的中间，没有一秒钟的间隔。但在这短时间内，通过我的脑的许多思想，已经揭起了黑的深渊前面的幕的一角，他们已经老了我了。我觉得那不安的敲门声，已经在门外的那个人和我的中间，牵了一条线了。

现在他开了门。再一刻，那最简单却又最不可了解的事，将要出现了。我们起首谈话。借了不同的高低强弱的声音的帮助，他将用习惯的形式表现他的思想。我接受了这声音的颤动，翻出它们所表的意义，于是别人的思想便变成了我的了。

啊，人生最平常的现象，在我们看来，怎样难解，怎样神秘，又怎样奇异呵！没有懂得它们，没有想到它们的真意义，我们将它们重重叠叠地堆起，交错了，联结了，伸展了。我们遇见人，结婚，著书，说教，组织内阁，开战，通商，发明，修史。我每想到一切人生的大交错的广大、复杂、暗黑与根本的偶然，我自己的生活的便觉得仿佛只是尘土的一小粒，消失在暴风雨的中间。……

Aleksandr Kuprin 1870 的著作，从前曾译过两篇：《皇帝之公园》（《新青年》四之四）与《圣处女的花园》（《晨报》三四四），都是一种空想的作品。他别有《马盗》等一类短篇，是强烈的写实，但最有名的《生活的河》与《泥沼》等几篇，写实里面，也都含有新理想主义的色彩，这可说是他的特色所在。

我译这一篇，除却介绍 Kuprin 的思想之外，还有别的一种意思，——就是要表明在现代文学里，有这一种形式的短篇小说。小说不仅是叙事写景，还可以抒情。因为文学的特质，是在“感情的传染”，便是那纯自然派所描写，如 Zola 说，也仍然是“通过了著者的性情的自然”。所以这抒情诗的小说，虽然形式有点特别，但如果具备了文学的特质，也就是真实的小说。内容上必要有悲欢离合，结构上必要有葛藤、极点与收场，才得谓之小说。这种意见，正如十七世纪的戏曲的三一律，已经是过去的东西了。

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九日记

# 工读互助团问题

## 工读主义试行的观察

胡 适

自从北京发起工读互助团以来，工读的计划很受各地青年的欢迎，天津、上海等处都有同样的发起。天津现在风潮之中，这事自然一时不能实现。上海的工读互助团大概不久可以成立了。将来各地渐渐推行，这是意中的事，也是近来一种很可使人乐观的事。

但是我近来观察北京工读互助团的试验，很有几种感想。现在我且先说我观察的两件事实：

(1) 工作的时间太多，——每人七时以上，十时以下——只有工作的时间，没有做学问的机会。

(2) 做的工作，大都是粗笨的、简单的、机械的，不能引起做工的人的精神上的反应。只有做工的苦趣，没有工读的乐趣。

第一事实是大家公认的。北京互助团初发起时，章程上规定“每日每人必须做工四小时”。试验的结果不能不增加钟点。故上海新发起的工读互助团简章第三条已改为“每日每人必须工作六小时”，并且还加上“若生活费用不能支持，得临时由团员公议增加做工钟点”。上海房租很贵，大概六小时是决不够的。现在且假定八小时做工，八小时睡觉，一时半吃饭，二时休息，剩下的只有四个半小时了。

如果做的工作都带有知识的分子，都能引起研究学问的旨趣，工作的时间就多一点也不妨。但是现在各处互助团兴办的工作大概都是“挨役”（drudgery），不是工作（work）。现在互助团的团员打起“试验新生活”的旗号，觉得“挨役”是新人物的一部分，故还能有点兴致。但是我预料这种兴致是不能持久的。兴致减少了，“挨役”更成了苦工了，假的新旗号也要倒了！

照我个人的愚见看来，我们在北京发起的工读互助团的计划，实在是太草率了，

太不切事实了。因为我希望别处的工读计划不要抄袭北京，所以我现在要把我对于这两个月北京的试验结果的意见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北京工读互助团的计划的根本大错就在不忠于“工读”两个字。发起人之中，有几个人的目的并不注重工读，他们的眼光射在“新生活”和“新组织”上。因此他们只做了一个“工”的计划，不曾做“读”的计划，开办以后也只做到了“工”的一小方面，不能顾全“读”的方面。上海的新团将来一定也要陷入这种现状。今天《民国日报》上，费哲民先生问：“工作定六小时，授课定几小时呢？”发起人彭先生对于这个问题也不能回答。

我也是北京发起人之一，但我是见惯半工半读的学生生活的，觉得“工读主义”乃是极平平无奇的东西，用不着挂什么金字招牌。我当初对于这种计划很表示赞成，因为中国学生向来瞧不起工作，社会上也瞧不起做工的人，故有了一种挂起招牌的组织也许可以容易得到工作，也许还可以打破一点轻视工人的心理。简单说来，我当时赞成这种有组织的工作，是因为我希望有了组织可使工读容易实行。我希望用组织来帮助那极平常的工读主义，并不希望用这种组织来“另外产生一种新生活新组织”。

我为什么说这段话呢？因为我觉得现在有许多人把工读主义看做一种高超的新生活。北京互助团的捐启上还只说“帮助北京的青年实行半工半读主义，庶几可以达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理想”。上海互助团的捐启便老实说，“使上海一般有新思想的青年男女可以解除旧社会旧家庭种种经济上意志上的束缚，而另外产生一种新生活新组织出来”。新生活和新组织也许都是很该提倡的东西，但是我很诚恳地希望我的朋友们不要借“工读主义”来提倡新生活新组织。工读主义只不过是靠自己的工作去换一点教育经费，是一件极平常的事——美国至少有几万人做这事——算不得什么“了不得”的新生活。提倡工读主义的人和实行工读主义的人，都只该研究怎样才可以做到“靠自己的工作去换一点教育经费”的方法，不必去理会别的问题和别的主义。现在提倡和实行工读主义的人先就存了一种新生活的计划，却不注意怎样做到半工半读的方法。即如北京的互助团至今还不能解决“工读”两个字，但他们对于家庭、婚姻、男女、财产等等绝大问题都早已有了武断的解决，都早已定为成文的戒约了！

因为不忠于工读主义，因为不注意实行半工半读的方法，故北京至今不能补救当初计划的缺陷，故北京的错误计划居然有人仿行。

北京互助团的计划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我说是在偏重自办的工作，不注意团外的雇工。

北京这两个月的经验可以证明，自办的工作是很不经济的，不但时间不经济，金钱也不经济。不但时间、金钱上不经济，还有精神上的不经济。前天《时事新报》登

有沈时中先生《建设组织工读介绍社》一篇中有很切要的见解。他说：“我对于组织简单的工读团体不能十分满意，并且认为无设备工场的必要，因为团员很多，个性不同，所学不同，只有一个工场，绝对不能满足工读的紧要条件。”这是很可佩服的见解。自办的工场所需的开办费太大，故只能办洗衣店一类的工作，费时既多，所得又极少，这是最不经济的事。况且所做的工作都是机械的事，毫不能发生兴趣，更不能长进学识，这是最笨拙的办法。

沈时中先生建议组织“一个大规模的工读介绍社，可以由这社将社员介绍到各机关各工场去服务。……每日规定工作几小时，所得的工价只要能供给个人的需用，不必过多”。这个计划极可试行，比现在的工读团体高明得多了。但是我以为不必先办大规模的介绍社，尽可先从小规模的下手，也不必限定机关与工场的服务，个人的雇用助手——如大学教授或著作家的私人书记或抄手——也可由这社介绍。由社中订定工价，如抄写每千字价若干，打字每页价若干，或服务每小时价若干，以供社外人参考。

但是这还是“工”的一方面。我的意思以为“工”的一方面应该注重分工，注重个性的不同，不必在一个工场里做那机械的挨役。至于“读”的一方面，那就应该采用互助的组合了。假定一个人学英文，每周须出五元，五个人同请一个英文教员，每周也只须五元。一个人买《新青年》，每月须出二角，四十个人合订一份《新青年》，每月也只得二角。还有生活上的需要品，也应该注重互助。米可以合买，房可以合租，厨子可以合雇。但共产尽可以不必。为什么呢？因为我也许愿意用我自己挣来的钱去买一部鲍生葵的《美学史》，但是你们诸位也许多用不着这部书，我是买呢，还是不买呢？最好是许团员私有财产，但可由每人抽出每月所得之几分之几，作为公共储金，以备失业的社员借用，及大家疾病缓急的随时救济。

最难的问题，还是“读”的问题。今年正月一日，我在天津觉悟社谈话，他们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工读主义实行以后，求学的方法应该如何？”我的答案，简单说来，是：“用自己的工作去换一个教育机会的人，若还去受那既不经济又无趣味的学校生活，自然不能满意了。学校的工课时间不能不和工作时间冲突，是一病；学校课程是根据中人以下的资质定的，故很迟缓，很不经济，是二病；学校须遵守学制，人人都须按部就班地上去，是三病；学校里的工课，有许多是绝对无用的，但不得不学，是四病。我以为实行工读的人应该注重自修的工夫，遇不得不进学校时，——如试验的科学等，——也应该作旁听生，不必作正科生。”

我以为提倡工读主义的人，与其先替团员规定共产互助的章程，不如早点替他们计划怎样才可以做自修的学问的方法。自修的条件很不容易：（1）参考的书籍杂志；（2）肯尽义务的学者导师；（3）私家或公家图书馆的优待介绍；（4）便于自修的居住

(北京互助团的公开生活是不适于自修的)；(5) 要求良好学校的旁听权。此外还有一个绝对不可少的条件：谋生的工作每日决不可过四小时。

如不能做到这些条件，如不能使团员有自修求学的工夫，那么，叫他泛劳动主义也罢，叫他新组织也罢，请不要乱挂“工读主义”的招牌！

## 工读互助团与资本家的生产制

季 陶

### 一

在第四十二号的《星期评论》上面，我已经把我对于“工读互助团”的意见，略为说了一点。我所以对于工读互助团的组织，有些怀疑的缘故，是为了怕“工读互助团”这一种组织，不能达工读互助的目的，并不是不赞成“工读互助”这个主义。我的理由是：

“在资本家的生产方法，以世界的强力，压迫着自由劳动者的时代，无论什么人，没有不受这一个强力的支配。威迫各人的社会生活，妨碍学生的自由思想，为主的并不是家庭，不是官厅，不是学校，只是资本家生产法所代表的财产私有制。在这一种社会组织的下面，要想用很小一部分人的能力，一面做生产的工，一面达求学的目的，在事实上是做不到的。而且以不熟练的工作能力、不完全的幼稚的生产机关，要想独力回复资本家生产制所侵蚀的‘剩余劳动时间’，更是做不到的。”

我因为看出这个极大困难的地方，所以我对于现在怀抱改造社会志愿的青年，提出一个意见是：

“有改造社会的热诚和决心而又肯耐苦冒险的青年，既不愿意附随着恶社会过生活，又不能够达工读互助的目的，便应该拿定普遍救济的目的，舍去一切独善的观念，投向资本家生产制下的工场去。”

这两层意思，说得太过简单，现在我再详细一点说明我的意见。

### 二

胡适之先生解释“工读主义”的意思，和我所观察的不大很同。他是把普通苦学的意思来解释工读主义，所以他说，大家不要把这件事看得很特别，这实在是一件很寻常的事，欧美各国，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有许多苦学生一面做工，一面读书。这一件事固然也是工读办法的一种，但是我相信和北京现在所发起的工读互助团的意义，



或许有些不同。因为那一种单纯的苦学，最初就只是为了个人经济上的缺乏，并没有舍得有什么理想。北京的工读互助团就不然了。照我所晓得的说：发起工读互助团的人，或许意思还不专注重在解决思想上、物质上的烦闷痛苦；进工读互助团的人，的确有许多是为了思想与生活的不一致，要想用这工读互助，来做解决的方法的。既然如此，他们那些组织工读互助团的青年，第一步便着手去解决“婚姻问题”“财产问题”，把“自由恋爱”和“协作共享”拿来作一个理想的标帜。这不能说他们是认识错误、节外生枝的。大概所以发生“工读互助团”这个组〈织〉的物质的原因有三个：

（一）青年学生，因为思想和行为与家庭抵触，他们的家庭便停止供给他们的学费。

（二）学校的教育、管理和学生的思想相背驰，或学校因此便拒绝有自由思想的学生求学。

（三）有志求学的青年，很想求学，实在没有负担学费的能力。

这三个物质上的原因，和“分工协作”“劳动神圣”等社会改造的理想合起来，才有工读互助团这一个事实发生。所以他们标明是工读互助团，不是仅标明叫工读团。我想已经把理想的目标说明了多少。现在工读互助团在进行上发生了困难，这个困难是由何处发生的？我想决不是因为那些团员的理想，还是为了“生产能力薄弱”。这一层就是适之先生也看见了的，所以尤其不能因此便说他们要改决“婚姻问题”“财产问题”。不对，更不能在他们的理想上面，便去加上“武断”两个字。因为那一层还不是我们现在所要研究的题目。

### 三

北京的生活情况如何，我不能够晓得，所以我的批评，只好拿最普通的情形来讲。

现在是机关〔器〕工业的时代了。现代机器工业的特殊性：一是动力，二是工人数，三是资本家的经营法。在这一种工业里面，是要有替代人力的汽力或电力的发动机关，有替代人工技术的机器，多数的工人，有专门的指导者，结果就是以很少的时间造大量的生产品。效用就是减轻生产费减少生产品的价格（这是与手工业在同时、同程度的比较上看，并不是说的物价低落，阅者要留意）。在这一种协作生产的上面，再加上一个资本家经营的性的，于是又有了两个作用：一个就是工银制度；一个就是自由竞争。和工银制度相关联的，就是工银减少和时间加多；和自由竞争相关联的，就是生产过多过少和生产品的停滞、企业的恐慌。

这一种工业制度发生出来之后，从前那些手工业、工场手工业，都一步一步地立在劣败的地位去。多一家大工业发生，就同发生许多失业者。从前费了许多工夫，学

得来的一个专门职业，渐渐多归于无用，化为一个普通的无职业者。

此外，在职业的性质上，和大机器工业不十分抵触的工业如何呢？在这一种工业范围内，职业〈虽〉然不受大机器总业的垄断——然而，在生活上却不能不受大机器工业生产费减轻、生产品价格低廉和失业者加多的影响。所以“生活难！”这一个叹声，并不只限于失业者和工场劳动者，就是还不受机器工业直接支配的手工业者里面，也是布满了的。

非机器工场劳动者当中，除了上面所述这种要特别学习的职业而外，还有不要学习随便可以会得的：例如人力车夫、码头人夫之类，但是这一种是要有相当的体力。此外，高等一点的职业，而且还要多少识几个字才能够做的，如像邮政配送人、新闻配送人、牛奶面包配送人，但是这些也要两只脚能够跑相当的路。此外，旅馆、酒馆的茶房，也要有相当的经验。并且以上各种职业，都不是没有机会可以做得到的，所以社会上也有许多想谋这些职业谋不到的。在这以自由竞争的原则支配商品的社会里面，劳动力也是一种商品，并且是一种很广泛的商品，所以也不能不受自由竞争的支配。

至若商业上的雇员，这个得地位机会更不容易，而且非经过若干日的学习期间——徒弟或学生——不可。

#### 四

工读互助团既然是以“劳动”为一个目的，这个“劳动”，又是“生产的劳动”，是要以团员的劳动，支持团员的生活，那么当然是要受上面所讲的商品原则支配。因为团体的生产，并不是直接消费的生产，还是商品生产（最少我想都有一大部分是的），是要把生产品拿去换了钱，再拿钱去买别种商品。不但如此，商品不是徒手可以生产的，是要生产机关。就是先要拿钱去换得所需用的生产机关，然后才能制出商品去卖。那么市场上劳动力的价格，当然支配着团员生产品的价值，同时就支配着团员劳动力的价值。市场上面的手工业工人的生活难，就是工读互助团团员的生活难。因为现在工读互助团里的设备，并不是机器工业的设备，还是手工业的设备。

不但如此，我想一般团员劳动的熟练程度总是很差的，或者“劳作程序”的配备上，就是在“分工程序”上，所有一切研究和指导，或者也是不充分的。倘若有了这一层毛病，那么效率又要减少若干成数。

可是在许多社会的条件不备上面，团员却有了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劳动时间减少”——因为要达求学的目的——我想这是把最困难做到的条件做了必要条件。听说他们理想的是四点钟劳动，后来做不到了，才加成六点钟，更加到八点钟、十点钟，然而

生活难这一个困难，到底打消不了。实在说来，这一个困难，本来是打消得了的。（在今天这一个社会组织里面）如果可以打消得了，社会上已经早没有生活难的叹声了。

## 五

所以我说：要想用工读互助团这一个方法，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固然做不到；就是要想只拿来达半工半读的目的，也不是容易做到的。还有一层，在外国做苦学的工夫，我想比在中国要容易得多：第一，工价高；第二，工作时间少；第三，学校发达，有无论日夜可以随时入学的学校；第四，到处都有公共的图书馆、博物馆等等设备。中国这些求学的条件都没有。古时求学的人，只要找到了两本破书，挂在牛角上，映在萤火下面，都可以咀嚼出许多高尚的哲学来。现在要讲到求学，这些个法子可不成了。所以古时的求学，的确可以说是私人的求学。现代的求学，除了以“社会的恩惠”来养住求学的人，供给求学者的一切材料，是绝对做不到的。大家都晓得讲：求学问不是在教科书上去求得的，是要从种种方面的研究和试验上面，才可以求得来的。既然明明晓得求学要如此才行，那么，社会上为公共求学的设备一点都没有，又不能供给求学者的需要。有资产的人，还硬把社会财产的一部分扣起来，拿这财产权的权威，压住有新思想的子女，连子女求学的机会，也给他剥夺了。在这样的社会里面，要靠少数的青年男女，和外国苦学生一样，做苦工的力夫，我看真是不容易得很呵！至如沈君所发起的什么工读介绍社，适之先生也是很赞成的。倘若专就表面看看，一定以为这种办法是很通的——也晓得他这个办法，也有些难做。他说：〈“〉我们把那些要半工半读的青年，由介绍社里介绍给各工场，不要他们多钱，只要够吃饭就行了；但是要预先约定，时间不好过若干点钟。〈”〉可是我们想想，现在人家做十二点至十五点钟的工人，得的几角钱，够吃人吃的饭不够？够穿人穿的衣不够？够住人住的房子不够？还要说负担学费，真是有点做不到呢！至若说到“预先约定，不要他多钱，只要够吃饭，但时间不能过若干点钟”，这更是太把私有财产制下的生活——资本家生产制的生活，看得太过容易。

倘若要说是做特别人情，这倒我相信可以做得通。且不说现在资本家里面“利国福民的慈善家”很多，并且也还有“留美六年”的戴乐尔研究者，平时养几个普通吃闲饭的人，尚且可以做得到；如果用一个大人的面子，介绍一两人给他们，就是领领干薪，也未始做不到。但只是很特别的人的特别机会，就是普通可以做得到的。并且这样的事，到处都尽有，只消各人照着老法子办就得，不但用不着讲什么“工读互助主义”，并且也用不着讲“工读主义”。

除此之外，也还有收穷苦学生，不收学费、膳费及其他一切费用的大学。但是要

关在上海静安寺路两丈高的铁门里，还要三跪九叩礼拜仓颉大圣人。恐怕这样的学校，又非有思想的青年所愿意去的。

至若说到给大学教授或私人著述家作书记，这本来也是一个办法，可惜中国的教授和私人著述家，实在太少。靠卖讲义、卖文章过日子而请得起书记的人，尤其是凤毛麟角。而且这些枝枝节节的办法，和工读互助团，简直可以说是毫无关系。

## 六

我常常想：今天我们做一个人，穿的是世界上的人所做的衣，吃的是世界上的人所做的饭，用的是世界上的人所制的物品，差不多的人，身上穿的、家里用的，不但是一个地方的出产，并且是好几个国度、好几个颜色的人所做出来的。在这一个“物产之世界的集散”下面，做了一个人，又逢着这一个“世界的生活”的当口，要想独善其身，除了采薇而食——不用人工做成的东西——没有别的法子。要想独善其国，除了学红灯教徒，也再没有别的法子。采薇而食，固然是我们所不愿意的；红灯教徒，更不但是不愿意而且是不可能的。所以独善其身，独善其家，独善其国，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不想改革社会即已——要想改革社会，决没有只做一个小部分的工夫，可以做得到的。“工读互助”，是一个普通的理想，要实现这一个理想，只有对着全社会的改造事业上去做工夫。在做这一个工夫的人，便没有法子可以免却自己的牺牲。不但是地位、金钱种种利益要牺牲，在有必要的时候，连求学这一件事，也有时非牺牲不可。这一个牺牲，并不是我们愿意的，实在是“社会的罪恶”和我们各人之“社会的良心”逼着我们牺牲的。所以我在这一工读互助团发生了破绽的时候，才提出这一个意见来，在我这一个意见内所希望的青年是：

（一）有改造社会的热诚和决心的。

（二）肯耐劳、肯冒险的。

（三）不愿意附着罪恶的社会和家庭过苟安的生活的。

（四）尽了最善的努力，尚不能够达工读互助目的，并且解决不了自己理想中的问题的。

至于此外单纯以求学为目的，或者是为学得相当的学问技术以后，做一个资本家生产制下的忠实雇员的人，以及以阶级的利达为理想的人，当然不在我所讨论的范围以内。因为凭着个人的机会去求人慈善施与，虽不是人人可以做得来的，却是也有人可以做得来的。

“投向资本家生产制下的工场去！”不单是今天中国改造事业上一个很大的需要，在事业上，已经快要逼到许多中流阶级的人，非走这一条路不可。“中流阶级的贫民

化”，已经是产业界的一个趋势了。

（附注）我听见一个丝行的人说：某丝厂里一个伙房，是一个从前的秀才，一向在乡下教书的。因为在乡下教书，一年只赚得了三四十千钱，到上海做伙房，一年可以赚到一百元左右，所以情愿做伙房。同样的例，上海地方很有的。我还晓得有好几个中流人家的女子，都是在学校里念过五六年书的，因为生活困难，靠手工养活不了，投到工场里去，一天做十二点的工。我们一方面看见资产阶级的膨胀，一方面看见中流阶级的凋落，便可以晓得今天中国吃苦的人，不仅是眼前看得见的穷苦人，就是中流阶级的前途，倘若放任过去，也是一天一天地穷困。

使用多数人的工场，是一个最新式的协作机关。这个协作，是为资本的利益，受资本家的指挥的协作。但是我们要从这个协作组织里面，除去上述两层弊害，为协作者的利益，由协作者自治的协作机关；除了谋工场劳动者的团结而外，并无别法。时间问题、工银问题、幼年保护问题、妇女保护问题、社会的保险、劳动者住宅、教育、娱乐、慰安，这些问题的各个解决，都是只有靠劳动者的团结和奋斗才可以解决得来的。何况“产业管理”那样的重大问题，更非有多少日子的训练和教育，哪里容易做得到！

“投向资本家生产制下的工场去！”这一个办法，是我为有思想、有勇气的青年所提出的一个唯一的办法。

## 七

有人说：“我们的理想，总要想办法训练，总要试验。工读互助团的组织，是我们一个训练、试验的机关。”不错，训练与试验，都是要紧的。就算能够集合了一大笔的资本、设备、许多精良的生产机关，联合几十人几百人在里面训练、试验理想中的新生活，这全社会中资本家生产制的压迫力和诱惑力，恐怕也不容抵挡得住。不单是如此，离开了现实痛苦的训练和试验，恐怕也未必充分！

资本家生产制下的工场，那里有许多的苦人，那许多的苦事，要研究也得在那里去找材料，要奋斗也要在那里去找朋友，要训练也要在那里才有战斗员，要试验也要在那里才是大大的试验所、桃花源、别天地，今天是做不成功的！

“投向资本家生产制下的工场去！”这是训练与试验的唯一方法。倘若失败了，也可以对世界上供给一个研究材料。

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 都市上工读团的缺点

李守常

北京的工读互助团精神上已不能团结，经济上也不能维持，看看有消灭的样子。我的意见有一半和适之相同。他说应该取纯粹的工读主义，不要别挂新生活的招牌。我想这话不错。我以为在都市上的工读团，取共同生产的组织，是我们根本的错误。都市的地皮、房租这样富贵，我们要靠资本家给劳动者的工资和商卖小业的蝇头，维持半日读书、半日做工的生活，哪里能够？……我觉得工读团要想维持，还是采取纯粹的工读主义才是。其有一部分欲实行一种新生活的人，可以在乡下购点价廉的地皮，先从农作入手。

这一段是我从李先生给我的信上摘录下来的○ 独秀附识

## 为什么不能实行工读互助主义

王光祈

▲ 是人的问题

▲ 不是经济的问题

近来北京工读互助团进行上颇发生困难，这种困难所以发生的原因，我以为全是人的问题。

我在北京的时候，有一位团员常对我说，团中有许多团员是很了解工读互助主义的，但是不肯实行工作。亦有许多团员是很能实行工作的，但是对于工读互助主义却不十分了解。

前一派的流弊便是发生经济恐慌的原因。因为他们谈到工读互助主义，真是说得天花乱坠，十分彻底。但是实行工作的时候，他们便不能言行一致了。工读互助团的根本要义就是大家做工来维持大家的理想生活。现在既有一小部分人不肯努力做工，经济上当当然要生危险了。

后一派的流弊便是丧却工读互助主义的精神。因为他们只知道终日做工，如机械一般。不晓得工读互助团之组织是有深厚远大的意思，他们以为是一种慈善事业。团中既有一小部分人不了解此种组织的精神，久而久之，遂觉得此种生活干燥无味。

故工读互助团若要进行顺利，关于团员方面，必要有八个字的资格，就是：既能

了解，又能实行。

工读互助团发起的时候，报名的有数百人之多。发起人对于团员虽曾经过一番审慎的选择，但是团员中果能具备这八个字的资格，实不多见。这是我对于工读互助团极抱歉的一桩事！因为我既是发起人之一，而且接洽团员之事大半由我担任，今日演出此种现象，完全是我当日急于组织成功的罪恶！

日前接该团来信，言内部感情不洽，比经济恐慌更要危险。更可证明此种组织所以发生困难的原因，完全是人的问题，而非经济的问题。兹将该团来信节录如下：

感情不融洽的原因，素不相识是其一。又每因一个问题大家的主张不一样，争论下来不特不能互相容纳，反不能互相了解而互相怀疑。这种精神的涣散，实在比经济还要危险。

当初规定每月每人消费十元，其分配方法如下：

- (一) 房金一元五角。
- (二) 伙食三元。
- (三) 学费二元。
- (四) 衣服费一元。
- (五) 书籍费一元。
- (六) 医药费及零用一元五角。

后来北京大学特准本团团员旁听免收学费，大学内图书馆亦可自由阅书。于是预算内之学费书、籍均可减除，每人每月不过消费七元而已。兹将第一组工作收入情形，照录如下（系该团第一组最近来信）：

- (一) 电影股四人，办了一月，工作时间八小时，收入三十元。
- (二) 印刷股一人，工作时间约五小时，办了一月，得利数元。
- (三) 英算专修馆二人，时间六小时，前后两月，共收入七十元，平均每月三十元。
- (四) 食堂八人，工作时间五时，每日亏本二元。

据上述（一）（二）（三）三项，每月约共收入七十元，以七人平均之，每人可得十元，较之预算每人七元，已绰绰然有余裕了。

至于食堂一项所以亏折的原因，系由于事少人多，入不敷出之故。若减少做工人数，而其他团员在食堂吃饭的，亦照例付钱，则食堂自身亦可维持。据一月以前我在北京观察，食堂营业万无折本之理，此次亏折，实出意外。

总之工作不良，尽可随时设法更换，并非一成不变。

至于工作时间，如（二）（三）两项每日工作五六时，本不算多。（一）项工作八小时，我恐系来信抄写之误，因为我在京时知道电影股工作不过每日三四小时，为各种工作中之最轻松者。

食堂工作时间，亦不算多。若减少人数，亦不至于十分忙碌。

有人说在此种私有财产资本制度之下，这种组织是不能存在的。其实工读互助团的内部，虽是一种共有财产的组织，而对外仍是一种营业竞争，换言之不过是三五良朋合伙营业而已。

合伙营业之事，在中国社会上随处皆是，岂有别人的皆能存在而我们的独不能存在吗？

并且他人合伙营业时资本，是有利息的，我们的不必要利息。他人合伙营业，是希望发大财，我们的营业，只希望糊口而已。

这次失败，就是不善经营，不善计算，不善办理，别无他故。所以我认为，不是经济问题，是人的问题。

又有人说实行工读不必挂起新生活、新组织的招牌，其实实行工读互助已经是新生活了，聚集三五良朋为一种工读互助的组织，已经是新组织了。

北京工读互助团，虽有不好的消息，但是我对于此种组织，仍是十分信仰，仍有十分希望。

## 工读互助团失败的原因在哪里

独 秀

我晓得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里有几位团员，的确明白工、读、互助是三件事，的确是厌恶家庭寄生生活和社会上工银制度，所以都高高兴兴来谋这独立公财的工读互助团生活。他们的理想固然很好，实际上是要暂时失败的了。我相信他们这回失败，完全是因为缺乏坚强的意志、劳动习惯和生产技能三件事。这都是人的问题，不是组织的问题。适之先生以为他们失败在不是纯粹的工读主义，我觉得他们既有上面三件缺点，就是纯粹的工读主义，保得住不失败吗？挂起新生活的招牌，总只有益无损。季陶先生以为资本制度的下面，一小部分人不能够一面做生产的工，一面求学。我觉得机械工业不很发达的地方，手工业尽有生存的余地，正因为只是一小部分人做工糊口，所以和大规模的产业竞争不同。信仰新生活的人，但能糊口，只要免掉家庭的寄



生生活或社会的工银生活，就是求学方面牺牲一点，不比在资本家生产制下的工厂里做工独立自由得多吗？守常先生以为都市上不能够有这种生活组织。我觉得都市上的劳动者被资本家夺去剩余价值，有些商卖小业须付还借本的利息，而且他们还要养家。这些损失工读团一样没有，为什么不能够存在？乡里种地的人，倘然缺乏坚强的意志、劳动习惯和生产技能，也是要失败的。私人经营工商业失败的也不知有多少，并不是挂起新生活的招牌就格外晦气，我们不可迷信私有制度有这样万能。我希望各处已成立及将成立的工读互助团团员，千万要注意坚强的意志、劳动习惯和生产技能三件事。各处关心工读互助团的同志，对于北京第一组的失败，千万要研究是人的问题，还是组织的失败。

最近有一位第一组的团员给我的信里说道：“北京第一组失败，千万不要使旁的工读互助团说什么办不得。老实说，实在是人的问题，只可说第一组的人失败了，并不是工读互助团不能办。”

三月二十八夜

## 山西的正〈西〉面一部分的社会状况

萧 澄

我虽是山西人，除中学四年在省城居住外，却常常在我的生长的那个乡下居住。所以我对于山西全省的社会情形，不能够得详细的调查，我只好略过去不提，单把我熟悉的那几个县分的社会生活拿来谈谈。但是这几个县里，士、工、商三等人居极少数。那么，我不能〈不〉把农民的生活，当这个题目的主人翁了。

一、位置和交通状况 这几个县分，在山西的正西面——详细说来，就是方山、离石、临、中阳、石楼五县，在前清是汾州府所属的西四县（五县里边，方山县是八年七月一号从离石分出来的），现在属冀宁道，东边靠着吕梁山脉，西边临着黄河。讲起它们的形势来，可算是“三面背山，一面临河”的那样险要了。但是在交通一方面看起来，所说的“蜀道难”，也不过照这样罢了！那们（？）交通最便利的地方，就要数黄河呢；但是只能够小商船往来，碛口、军渡等口，是停泊最要紧的地方。这几县的经济充足不充足，就要看这几个码头的交通繁盛不繁盛，所以全县人看它，好像“生死机关”的一般。除这条路外，通北部的路，就是方山县的赤尖岭；通东部的路，就是离石县横芦岭，真是“羊肠阪道”，跋涉十分地困难。但是除了这条路，断没有别的路可以走。

二、水利状况 临县成渠四十八个，能溉田一万零五百七十亩；离石县成渠十七个，能溉田三万一千八百亩；方山县成渠三十四个，能溉田六千五百二十五亩。但是到了雨多的时候，河水推坏渠坝，或是天旱的时候，渠水涸了，那些能溉的田地，一变而为旱地了。至于用泉水和井水溉田的村庄，在全县算是极少数。近一二年来，阎督军讲求水利，奖励人民开渠掘井，所以水利的状况，一天发达一天，一年好似一年了。

三、农产种类和价目 首数小麦麻谷大麦多，次一点就是高粱豆蓝靛，藕和大米居极少数。每亩水地小麦，能打五斗左右；每亩水地谷，能打一石；每亩水地高粱和

豆子，能打五六斗；每亩水地大麦，能打八斗上下。但是上坪地就差些，瘠地更差得多了。谷价一吊二百，麦价一吊，大麦值四百几，高粱和豆价六百多，麻和蓝靛价二百多。天年好歹和收成成正比例，收成好歹和价目大小成反比例。

四、村制 最大的村庄，也多不过一百五十户。普通村庄，准是在百户左右。小的村庄，或三二十户，十来八户，三二户不等。村庄又分主村、副村二种——主村有村长一人，村副一人，间长若干人（每二十五家选一个间长，所以间长的多少，全看户口多少）。副村没有村长，只有村副一人，间长若干人（不满二十五家的村庄，也得选一个间长、一个村副）。村长的职务，是传达知事和区长的命令。村副是帮助村长所不及的地方。间长的职务，是把村长的命令传达大众，务必使“家喻户晓”，那方才算克尽职了。

五、家庭状况 普通人家，大半候父母没后，即刻就分居；也有兄弟们成家立业后，因妯娌们不和，兄弟们也就渐渐地反起目来了，所以就不等父母没了，马上就分开产业。至于分的时候，因为父母尚在世，所以应当占一分叫做“破老”；长子、长孙是要继承祖先丁门立户的人，所以也应当另外分一点；再将所剩下的动产和不动产，才按人等分了。每户人口，普通七八口，少的也有二三口，至于什么“九世同居”，什么“五世同堂”的那样人家，子孙满堂的像那郭令公，是稀世罕有的。要说有的时候，大众就啧啧称道，传诵个不了（我们那个地方，还是家族制度，所以平〈时〉闲谈起来，不是称赞某家兄弟们和气，就是说某家分居的不好处）。

六、房屋样式 普通居住的，大半是窑。窑分三种：（一）土窑——就是靠土崖，掘开一个土洞在里边居住——好像上古时代穴居一般，这种窑贫民居住的占多数。（二）砖窑——就是用砖瓦从平地里筑起来的——稍富的人家居住。（三）石窑——就是用石条筑起来的——这种窑大半在河岸、溪间才建筑起来，平常不多见，很富的人家居住。窑上有建一层楼，也有建二层、三层的，层数的多少，全看人家富不富。楼上所盖的，房子居多数，窑居极少数。院内形式取四方和长方，大门向南。

七、土地和人口 石楼县能耕的田地有一千四百二十八顷，人口共三万零八百零二人；临县能耕田地有三千一百七十五顷，人口共十四万二千五百二十八人；中阳县能耕田地有五千八百三十三顷，人口共五万九千六百七十六人；离石县能耕田地二千五百五十顷，人口共十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一人；方山县能耕田地一千五百顷，人口共二万二千零二人。所以拿土地和人口作起比例来，平均分开，每人连七八亩得不上。况且还有那些地主们，独自拥上几百亩，自然穷的会有“无立锥之地”呢。

八、地主和种户的关系 我们乡下，比较的很寒苦，所以成千上万的地主，是绝对没有的。最大的地主，也不过有三二百亩地罢了；平常人家，只有七八十亩。土地

可分为上中下三种，水地最好，上坪地次一点，墾地最下。地主处理土地有三种办法——出租，伴种，自种。（一）出租——出租的时候，看是哪一种土地，要是水地，每亩租钱约得三吊；要是上坪地，每亩租钱约得二吊；要是墾地，每亩租钱一吊或八百。租钱收还的时候分二种：（一）夏租。（二）秋租。夏租——收了夏田以后偿清。秋租——收了秋田以后偿清。出租时的手续：租地人应立一个文书，上面写的就是：“立租地约人○○○今租到○○○名下坪地水地墾地若干亩，言明（夏）（秋）租几吊，到期如数偿清，恐后无凭，立此为据。民国某年某月某日○○○立+。”（二）伴种——地主把自己所有的土地，找几个妥贴人种起来，地主除佃籽料、银钱、米粮外，一概不管。那些“种”啦，“锄”啦，“收获”啦，都是伴种的人的事。到了各种物产上了场，打好了，地主家便便宜宜去分。分的时候，先要把春、夏两季地主家所佃的银钱、籽粮一概除去，然后才匀分，所以伴种人辛辛苦苦地种了一年，而所得很有限很有限！至于当下种的时候，某地应当种什么？伴种人一定先要和地主商量。商量好了，然后才能下种。此外，地主也不时地邀请伴种人吃饭，偷个空谈谈地里的情形。（三）自种——地主把所有的土地，自己找上几个“长工”种起来。长工的多少，全看地的多少才能定，大约一个长工，准能照护五十亩田地。长工是订十个月长做工（也有九个月或十一个月不等），工钱好的三十吊，次点二十吊左右。还有一种叫做“包月子”——就是到了忙的时候，找一个人，雇定三个月或五个月的工作，工钱比市价高一点。至于平常的时候，今天用三个人，雇上三个人，明天用五个人，雇上五个人，那就没有一定了，照这样情形，叫做“短工”。短工的工钱，平常的时候，多不过八十个制钱；到了忙碌的〈时〉候（如春种、夏耘、秋收等时），陡然能涨到一百上几二百。短工早到晚去，和地主没什么关系。包月子亦是较〈短〉暂的工作，况且有长工主持一切，所以也没有什么特别关系。地主待长工，简直地和家〈人〉一般，以买长工的欢心，为自己多尽一点力量；而长工亦迟睡早起，营营不息地尽忠。

九、农民的生活状况 古人说得好：“一日之计在于寅，一年之计在于春，一生之计在于勤。”我们那边的农民，很能照这样行。每天黑糊糊的就起来了（在冬天的时〈候〉约六钟，在夏天的时候约五钟），起来以后，看是忙时，还是消闲的时候：如是消闲的时候——就是春初深冬的时候——他们就在村里和大路上拾些马、牛、羊、猪、狗等粪，以供上地的使用；或是担些井水，以备中〈饭〉吃饮之用，到了八点钟，方才回到家中吃早饭。吃完饭以后，或是到地里送粪，或是去东山里担柴，或是到煤窑上担炭，总不出这几种事情，一直到了晚上，方才回来吃饭，所以一天只能吃两次饭。但是在这个消闲的时候，不只是这些受苦的人是吃两次饭，就是稍微有点出息的人家，也是吃两次饭。那些稍富的人家，起得稍微迟点。起来也不做些什么，吃了早饭以后，

到村中向阳的土方或是小铺子里头，聚上五六个人在一块儿谈起天来了，所说的不是东家长了，就是西家短了，不了是说些孙悟空一行十万八千里和杨二郎能变七十二回的奇怪故事。他们久常嘴里念一个故事歌：“《三国》《水浒》《金瓶梅》，《列国》《周朝》一齐来，要听文的《包公案》，要听武的《杨家将》。”那些恍惚离奇的故事，在我们听见，觉着实在无味；但是在他们说起来，那就分外地有情有趣了！如是在忙的时候——就是在春种、夏耘、秋收等时——起来以后，也不担水，也不拾粪，一直就上了地里做活。到了应吃早饭的时候，回来吃了，再到地里做活。这一做直要做到晌午，回来吃了午饭，再到地里做活，一直做到黄昏的时候才回来吃晚饭，一天的生活才算完了。但是喂牛、马的人家，到了半夜三更，还得起来喂几次，一天计算起来，息睡的时间，不过五六钟。上了地里，除偷个空吃两袋烟，就是在夏天热沸沸的天气，汗如雨下那样苦，也终没有到凉树影子底下，稳妥肆坐地在那里快活快活！这还不算些什么！至于最忙的时——就是禾田上了场和天旱时溉地的时候——简直的〈天〉刚明就到地里，一直做到黑死夜尽才能回来。早饭和午晚应吃的时候，家里打发上一个人送去；但是赶担到地里的时候，饭已经半冷不热的，他们呱呱地都吃了，也不讲究什么是卫生呢？什么不卫生呢？但是他们的身体却非常地强壮！

十、农妇的生活 早晨起来做饭，饭做熟了，一边等别人吃饭，一边自己拂拭家具，洒扫脚地（我们那里把家里地叫做“脚地”），等饭吃完以后，洗濯饭家具。午时照这样再做一次，晚间又一次。有小孩的，自然是育抚他，不过除吃奶外，没有闲工夫来玩弄他，都是把他卧在“摇车上”（卧小孩的一种器具，用木料做成，形略似井字，但间格稍长点），或是用一条布绳拴住。到了五六岁就全不管了，到了八九岁，男的上学去了，女的帮大人做些事情。此外，还有喂猪、喂鸡、晒菜、磨面等职务。至于纺线，撕棉花，缝补衣服、鞋、袜等事，都是整天彻底工作。场上收获的时候，有几个去帮男人工作，但不多见。至于去地里同男人耕作，那是绝对没有的，因为缠足的妇女，虽经阎督军劝奖的解放了，但是从前已经缠坏了，步履还觉艰难，不消说上地的事，更是做不到了。

十一、食物和衣服用器 食物——吃的小米最多，差不多占食物一大半，次点就要数小麦、豆类，次之高粱、莜麦、荞麦，最少的就要算大米。衣服——样式是宽袍大袖，颇有点古味。颜色是尚浅灰和深蓝，次之深灰、青色等，朱、紫概不穿。（这一段是叙说男人用的，妇人的详后。）质料——粗布（河南李村布、本地布等）、细布（开州布和石虎布），是平常用的；至于出门的时候，换上几件洋贡缎、德国缎和曲绸，就算顶阔气的人家了。用器——分饭器、农器、陈列器三种来说：（一）饭器：碗碟是白瓷，瓮盆是黑瓷；筷、蒸笼是竹子做的，匙勺是铜铁做的。（二）农器：耙、耢、

锄、钎等物是铁做的，勒纲、木锨、畚箕、钵罗、格老是木板和柳条做的。（三）陈列器：箱柜全围是木料做的，外面用画油雕出来；花瓶、茶罐是瓷做的；穿衣镜、钟表等贵重物，是上等人家用的，普通小户哪里能买起呢。

十二、通行货币 货币的样式分为五种。（一）制钱分大小二种：小制钱只能夹到大制钱里边通行，自己本身没有单独行动的能力。大制钱是通行货币的基本单位，一切价值都凭此为权衡，所以最普通的货币，就要算制钱。（二）银锭是一种最贵重的货币，平常人家是没有的，必定是很富足的人家，这种货币最多，但平常用使的时候，非化成制钱和帖钱，是不便通行的。（三）帖钱是代制钱通行的一种纸，但是普通人家不能发行，必定是顶阔气的商号才能够刻上自己铺名拿来运用；如是这个铺号闭了门，那些用纸币的人纷纷兑现，兑不出来的时候，就把铺门或东家的门打破，也有上告的；如是价下的时候，那就苦了使用的人了，所〈以〉交换帖钱时，非常地要留心。（四）铜元。（五）银元。这两种货币很少，价值也非常高（通常铜元价制钱十二个，银元价制钱一吊九百左右），所以除了二三个留学生使用外，简直是没有用的。

十三、妇女装饰 穿的，戴的，是二样：一样是出门的——新鲜的，一样是家常的——破旧的。普通人家戴着很少的几件银器，或者竟戴着白铜。穿着粗布（如河南李村布、本地布等），细布（如石虎布，开州布等），这是平常用的；至于到了出门的时候，换些花洋布、斜纹布、市布等物。颜色是最喜欢蓝、桃红两样色，绿和淡青次点，青和灰又次点。我们那边的人是很穷，所以像北京的娘儿们穿什么“库缎”咧，什么“金縷”咧，是绝对没有的。就是最阔气的人家的妇女，也不过穿上几件胡绉、曲绸和德国缎的衣服，戴上几件镀金器，那就算是也了不得了！

十四、丧礼 病刚终了，儿孙们即刻就烧“回头纸”，跪到地下，哭个不了。哭罢了，然后到村里择像样的人，见了就拜跪，为的是减少父母的罪过。到了病终这天晚上，请几个最亲近的手足，商量应该穿什么，应该戴什么（现在一般人成殓时，还是穿着袍褂，戴着靴缨帽活是前清式的），商量好了，然后成殓。成殓以后，找个好风舆家看坟地的山顺不顺，假如不顺的时候，择个好日子，停柩起来，等到山顺了再埋。因为山不顺，也有等一年半载，也有等二三年的，才能出殡。出殡的日期，准得阴阳家看好的。看好的时候，于前一天或两天开吊——专备亲戚朋友来吊孝——寻上四个礼，十二个或二十四个僧人，一班鼓乐，办的事，就是灵前吊孝和“出祭”。亲戚朋友在灵前吊孝的时候，孝子孝孙一大伙跪在灵前还礼，为的是减父母的罪过。出祭——就是在街上走一回，走的时候，最前边一人引路，再次几张供桌，次僧人，次鼓乐，次孝子孝孙，次侄子，女婿，亲戚朋友等人。到了出殡的时候，和出祭时一样的人物到坟地里，不过就是加了一个阴阳，到了坟里，一切设置全凭这个阴阳。殡后三日是“服

三”，三十五日是“五七”，四十九日是“七七”，一年叫“头周年”，二年叫“二周年”。这几个节礼，大半是自己家里的人去祭奠，亲戚们除女婿以外都不来。到了三年头上除服，家里的举动也<有>些了，亲戚们也来得多了。出殡时，孝子披麻戴孝手中拿的哭杖；此外看亲疏的关系，孝服因之而增减，但是至疏，也得戴一顶孝帽。

十五、礼婚 孟子说的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们那边婚事，最能照样行。平时媒人看门当户对的两家人有两个男女可以成亲，她就说来了，从中添许多的好话。如两家有意的时候，各自找上一个相命先生，看一看八字合不合，什么“龙虎不相斗”，什么“鸡和猴一辈子愁”，所以遇有这样的相数，是绝对不成的，如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那么就聘礼。聘礼——男家打发一个人去女家里，拿的礼物是一两件银器，一件聘帖（上面写的是什么“秦晋交欢”……什么“朱陈联璧”……多少客套语），女家回送的是几件笔和墨，一件聘帖。定亲以后，等男子上了十六七岁就要成亲。（上等人家，也有十二三岁就成亲的，十分贫寒的人家，也有二三十岁才能够娶。）成亲的那一天，找四乘红花轿子、一班鼓乐，拭上两个伴客（姊丈和姑表弟兄）伴新郎去女家迎亲。走的时候，参见三代，行三跪九叩礼，参见伯叔父母，行二拜三跪礼。此外，看亲疏酌量行礼，也有一拜一跪的，也有只一拜的。到了女家那边，看两家距离远近，不到三十里不管饭，只备些茶点设宴，等的新妇收拾齐备，即成礼告退。如是在三十里以外，就得管饭，所吃的普通是八碗，等的迎上新妇了，到了一个村里或街上必定用鼓乐大吹大打起来，惊动的人来看的非常多。到了家里的时候，新郎同伴客回去休息，新妇用两个有儿女的妇人拖到天地棚根底，然后新郎出来和新妇参拜天地，行三跪九叩礼，再新郎新妇相见礼一拜或两拜不定。拜了天地，两个妇人把新妇拖入洞房。未入洞房以先，新郎先要用弓向洞房射几箭，意即除些不祥。入洞房以后，一连三夜，姊丈表兄弟和村中一班同年都来闹新房来了。闹的时候，说些顶有趣的话，做些顶有趣的事，起名叫做“说令”。

十六、年节 除夕的那天晚上，家家合院烧表叩头，从天上接众位神圣，叫做什么“土地爷”“天地爷”“马王爷”等等到了刚明的时候，合家都起来在请下的众位神圣前点香叩头，并且放些大炮、鞭炮、雷炮等，这叫做“教纸”。教纸完了，再到村中野庙上众位神前，点香叩头和放炮做一次。村里的神前拜完了，各自到各家的祠堂里拜见先祖们，行五拜五跪礼。祠堂拜完了，回到家里拜父母、伯父母、叔父母，行两拜一跪礼，然后才到村里家族和可意的人家家拜年。有引小孩的人，他们必定给些核桃、枣、柿饼子等食物，稍微阔气的人家，另外还给钱叫做“岁岁钱”，所以小孩们特别喜欢过年。

十七、宗教及其迷信 真正信仰宗教的人是没有的，所以入宗教的缘由，都因一

时环境所迫，有不得不入之势。譬如信天主教和耶稣教的人，并不是信了基督的道，是因仗上外国人的势力，没势的也有了势了，有势的更不消说了。譬如信收缘教（一名在礼教，普通人叫在教的人叫善人家，因为不吃酒肉）的人，也并不是真能够行好习善，他的欲望，不过是欲借神灵的力量，保佑自己多福、多寿、多男罢了。道教没有不用说，就如佛教吧，平常是绝对没有信的，到了贫不能生和病重临死的时候，才舍身入寺，托福神下，免得饥寒交迫态受那样的苦！那些迷信的事，也是到了极危的时候，方才东烧香西磕头，献牲吧，献戏吧，请师婆（是一个女人迷着脸，拍着叉，请什么观音呢，菩萨呢，来说一阵，将那病人得的原由和应该怎么样治，说个清清楚楚），唤神鼓（男人拍着鼓，至所办的和师婆一样），为的求福求寿，免灾免难。至于到无灾无难的时候，自己对于神怪的事疑信参半的。还有一种特别的迷信，就是养小孩的人家，养许多“邪魂魄”（女人）和“活劫子”（男人）吃闲饭，因为这两种人生来带着鬼字，所以能捉主的、送死的。哪一家要是惹下他的时候，他就把哪家小孩的魂捉了去，压在大石底下或是水眼里头，哪家的小孩就立刻地气沉眼反立要命。在这个时候，那家里的人要是知道惹下那个邪魂魄，或是那个活劫子，立刻去央告他们救命。假如他肯来治的时候（治时请菩萨唤观音……许多的鬼话），那个小孩一二天就喜喜欢欢的无事了。如是他不肯来治的时候，那个小孩的命就完了。因为那个缘故，所以乡下的人恭维那两种人比敬神谨慎得多。

十八、愉乐事业 愉乐的事情可分作三种说：（一）献戏——唱戏的时候，提名给神唱，实在给人唱呢。到了唱戏的那几天，村中的男女老幼都停了工看，就是邻村的人也多一半来看，有亲戚的人家去叫上些客人，设宴好几天。（二）“闹会子”——是一种本地戏，化妆的人，大半是村中几个调皮的人，举行的时候，准在新年甫过的那几天，看的人比唱戏更热闹了。（三）闹元宵——村里架起几个天地会，备刚娶过的媳妇去烧香，祷告神神给个小孩。于是有一班同年男女拿几种笑话取哄她，这是白天的一种乐事。到了晚上，家家放起炮来了，点起灯来了（灯不是平常点的那样灯，是用红绿纸黏起来的一种“灯碗”），合村或合街另外再给天地会上备些灯、炮，赶家里的放完了，都跑到会上放炮点灯，远远地望去，真是万紫千红地满村都是灯了。在这一时不怀孕的妇人去路旁偷的灯去，如是偷的是“有基基”的，必定明年养个男儿；如是偷的是“没基基”的，必定明年养个女儿。这不过一种迷〈信〉罢了，这不养何尝在这上，可是有了这种事，大众方才能取出乐趣来，所以明知无益，也是免不掉的。

十九、风尚 最显著的风尚有二种：（一）勤俭。（二）储蓄。（一）上等人家也是穿得非常朴素，吃得非常粗疏，住得非常简陋，那些中下人家更是不消说了，所以人称赞有“唐虞之遗风”。我生在数千年后，也不知道唐虞时代竟是怎么样勤俭，像这



样的生活，在现代可算是勤俭极了。（二）平常人家自顾不暇，没有钱拿来办公益事项，我们可以原谅。像家累千金、腰缠万贯的那样人家，不拿钱来办公益事，那就太难说了。那么，他把那钱究竟干了什么了？说起了很可笑！很可怜！他把成千累万的银钱都埋到〈地〉下，欲遗子、孙、重孙、耳孙，以至一脉相备所不知的哪个人。可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子孙不知道他老人家埋下好东西，穷的没有法子的时候，把房屋卖给别人，别人因此有垂手得了大款的。他老人家如果有点灵气，看看做的个甚结果，何得如办点公益，普济同胞呢！

结论 总括起来说，有三大缺点：（一）因勤俭的过度，生出一种不讲卫生的习惯，所以死于非命的人很多。（二）因储蓄的过度，生出一种不办公益的心理。（三）因交通不便的情势，结果是民智未开。这几种坏习惯，全盼望有志改良社会的人出来剔除洗刷它。

## 绍兴的结婚风俗

周建人

各地方的结婚风俗，差异很多。越是没有改革过的，越发值得研究，也越发和社会科学有关系。可惜我素来并不研究这种学问，所以一切记述，怕不能有什么用处。但采录资料时，却十分谨慎，都根据着事实，没有臆测的在内。

风俗本随着时势推移，并不固定。所以从前的旧习惯，现在不甚通行的，以及几家采取新式的办法，社会上还未盛行的，完全不说。所说的几段，只是现在最普通的情形。

第一，记平常结婚的程序，霍（仓卒急速之意，读如 who）及抢亲、养媳等都在内。第二，记订婚以后男女死亡的情形。第三，记结婚以后男女的死亡以及续娶、再醮、孚床这些事。第四，记一夫多妻，就是兼祧、两头大、买妾这些事。第五，记离婚，是什么原因，何人主张。因为离婚是从结婚发生的事，所以拿来结了婚。

做媒 结婚的第一步是做媒。据老人传说，从前的至亲密友，很有指腹为婚的；但现在却没听到，可以不谈了。只是亲友之间，将儿女自幼许字的，却还不少；大抵两家父母自己说定了事，更不用什么媒人证人，然而这也非普通办法。普通的情形是大概男女将近结婚年龄，便有一般惯于做媒的老妇，随时留心。遇有年龄和财产相当的人，便先在她自己心中配定，到男家说明主意，取了媒条，——媒条是一条红纸，上面写着某处某大老爷令郎年若干岁大吉字样，倘若新郎的叔伯出名，便称令侄，总之是最阔的人出名罢了。将这媒条拿到女家，说明来意，女家如觉得有点合适，便预备探听男家的真实情形，否则作罢。

男家对于女家的选择 男家选择女家的标准，要探明女家是否旧家，因为多数的人，均以为旧家的女子，都懂得礼教，会做媳妇；其次是探听新人的性情和相貌；其次是探听父兄的什么职业，是否安分。至于财产，最好与男家相当，却不甚重要。

女家对于男家的选择 女家的选择男家，较男家更加严重。第一是新郎的相貌和职业，最怕是游荡；其次是财产，大约总要费尽死力查得数目，倘若财产很多，那便新郎并无职业，也没有妨碍了。女家最喜欢新发人家，以为新发人家财产必多，礼数却不比旧家严厉；不喜欢新郎兄弟多，以为娣娣之间要受挤轧，不自由。其次更须查

考公姑的情形，阿公有无小妾。查考的事情既多，真相又不容易明白，所以常有做媒四五年之久，才能成功的。

有时女家放心不下，非看过新郎不可，媒人便须引着新人的家族乘机窥看。但亦往往预先通知男家，倘若新郎丑陋，便设法叫年龄相近的男人冒充，含糊过去。

冲突 两方说到略有头绪之后，第一便须“合肖”。合肖的是瞎子，然而有绝对的威权；假如一人属辰，一人属寅，便不能相配，因为向来传说龙和虎是犯冲突的，所以不能配。巳与子也不行，因为蛇要食鼠的，所以也不能配。虎与羊叫做“羊落虎口”，也不合。羊和鼠，叫做“羊鼠相逢一旦休”，又不合。男女相差六岁叫“大六冲”，差三年叫“小六冲”。大六冲不行，小六冲便不关紧要了。属羊的男子，并无困难，属羊的女子，却很招忌。俗语说：“男子属羊闹堂堂，女子属羊守空房。”所以敢娶属羊的女子的人，轻易没有。但属羊的女子，也非老不嫁人，可以有二条出路：第一是嫁作后妻，因为男子娶了妻，妻竟死了，则他的命必凶无疑，命既凶，必然强了，所以虽然续娶属羊的女人，也不害怕；第二是嫁给命强的男人，因为倘若瞎子断定男子的命本来强硬，便不致犯着冲斗了。

年龄 年龄可分作二层说：一是结婚年龄，一是男女相差的年龄。大抵比较起来，有钱的人家，结婚早，女子年纪大于男子；没钱的人家结婚迟，女人年纪小于男子。这缘故，就因为富家公子，早的大约十四五岁就须娶妻，至迟也不过十八九岁。十四五岁的男子，若娶一年龄相若的女子，恐其不惯治理家务，所以多娶较大的新妇。如系独养子，或者公姑已死，那更不必说了。至于贫家，反娶较小的女子，第一便因为贫家没有钱，不能出大注财礼，所以只能聘定年青女子，以图省钱。大约定亲时的财礼，女子每岁须洋钱六元，至少四元，若聘定十岁的新妇，已需六十或四十元。这宗款项，又常常须男子自己置办，很不容易。所以贫家的结婚，自然男子的年纪常很大，女子的年纪常很小了。

订婚 媒人往来两方，经过送媒条等手续之后，便是订亲。大抵男家先送帖子，上写“敬求台允”，又配上一个帖子，写句好话，如“天作之合”之类，凑成双数。另有“拜望帖”，是男子的长辈出名，写“忝姻年家眷愚弟某某庄敬顿首诚拜”之类，送到女家；女家收了“敬求台允”的帖子，还了一个“敬遵台命”的帖子，便算完功了。随后是议“发财礼”的事。也有省去这项手续，竟发财礼，先拣了日子，由媒人说定钱数的；但帖子也就和钱一齐送去，写法也是忝姻年家愚弟……之类。

平常人家虽说并不比照女子的岁数计较财礼，但大约也须收钱六十至一百二十元，谓之“头盘”；快要迎娶的时候，再送一批，谓之“二盘”，数目是四十至八十元。这两批财礼的意思，头盘是偿还女家养育女子长大的衣食费，二盘是专为女子添做嫁资

的费用，所以嫁资的丰俭，常和二盘的多少成正比例。头盘因含有偿还女家养育费的意思，所以虽然称为财礼，一般人多存着身价的意见。也有头二盘同时并发的，谓之“随盘进”。

定婚之后。男家只知道女子的年岁，不知道生日，有时两方面的年龄，也不免虚假，临结婚的时候，男家才向女家问明女子的生辰，称为“请庚”。女家将女子的年纪、生辰编成干支八字，写在帖上，送与男家，再由男家向拣择日子的店里，拣定结婚的日子。

结婚 结婚的仪式很繁，各处微有不同。大概结婚多在夜间，次日由老嫚引新妇向人一一通称呼，谓之“开金口”。老嫚是一种凡遇庆吊礼式时候，服侍人的特殊部落的妇人，统称“堕民”。《癸巳类稿》里有一篇考据，现在也不多说了。

绍兴不但同族不许结婚，同姓亦不结婚。金姓和刘姓虽然不同姓，相传古来同族，所以也不结婚。

劳力代聘金 以上所说是最普通的情形。至于极苦的劳动人家，另有一种特别方法，只需数年劳力，可以得妻，不必另用财礼。其法先经介绍人说妥，立定条规：男子往女家劳作，不取工资，数年期满，即将说定的女子，给予男子，不必聘金，但须男子自行筹划结婚时的费用。

养媳妇 更有一种省钱办法，是男家先向别的贫苦人家，女儿多的，无力赡养的，从小领回，养在家里，称为“养媳妇”。长大之后，即与男子成婚，谓之“并亲”。这种办法，绍兴惟贫苦人家如此，在邻县——诸暨等处，富家也常常如此。倘使男子中途死了，便将养媳妇许给别家。

霍 绍兴因为结婚的手续很繁，所以有时男子的父母忽然病重，或者只有一子，无人理值家务，择日迎娶又恐不及，便另有简便的法子。先使媒人向女家说明，将聘定的女子立刻叫来，称之为“霍”。中国的礼教，父母死后，须三年服满，才能娶亲，所以他们便乘未死时叫来，既可省钱，倘病人不死，便有人看护，死后亦有人理值。如女家送女儿到男家，一看公姑的病，便名“送茶”，此时也可以顺便留住。倘病人即时死了，不及事先霍来，则在死尸还未入殓的时候，也可以叫来，称为“停尸霍”；但一至入殓之后，便不能了。这种办法，便是“诗礼人家”也不免的。

抢亲 抢亲的风俗，在绍兴很盛，但多在劳动人家，所谓“读书人家”几乎没有。抢亲的原因有两种：一为省钱，一恐女家赖婚。为省钱的抢亲，是先由男女两家，瞒着女儿，说定抢法。女人的见解，都以为“坐花轿”是一件很重要、很体面的事，——平常买妾，又都不坐花轿，所以倘使预先知道，多不愿意；女家为防备抵抗起见，便非瞒着不可。首先多由媒人引新郎暗地里看定了新人，认识明白，然后纠集

了亲友，帮同去抢：新郎亲自抱女人出门，捉入轿中或船中，女家见已抢去，也假作扰攘；女子的母亲，或假哭几声，或假作追赶，含糊了事。其实两家既已同心省钱，则省钱的办法尽有，本不必假装抢劫；但社会上礼数繁重，而且争尚奢华，倘若过于简省，反招邻舍、同族笑话，这是女家和新妇引为很大的耻辱的。所以平常嫁女，借债办嫁资的很多，或向别家多借衣服、首饰，粉饰场面。若是抢亲，社会上却另用一副眼光看待，以为仓卒之间，不及预备，虽没有嫁资，亦不大加责备了。

不与女家接洽的抢亲，不外两种原因：一是男家自己要省钱，女家本不愿意；一是女家反悔亲事，有赖婚的消息。男家因此也每每纠众去抢，但如女家执意不愿，不妨将众人打退，或中途将女子夺回，就此机会，可以退还财礼，两家断绝。若被男家抢去，赶忙成亲，那便无话可说了。

两家过礼之后，若毫无话柄，则中途反悔，极不容易。只有女家知道男子已经另娶，或者订定多年，竟不迎娶，有已经另娶的嫌疑，才得有退婚的提议。这所谓中途反悔，并非出于本人，却出于家族，本人即有意见，亦断断不便发表，一说即招人议论。从前也有女子自己不愿，将头发剪去，以表示决意不嫁者，男家得这个消息，便只得作罢，再不敢有什么要求了。但这种事实，平常也不多见。

未嫁前男女之死亡 订婚之后，若女子死亡，不必将财礼交还男家；若男子死亡，这所定女子转许别人后，却必须将财礼向先前的男家缴清，一面换回聘书。因为他们说，若不退还聘书，姻缘便依旧结着，死人的灵魂，免不得要来根寻活人了。

过门守节 未婚夫死亡之后，有几位女子，不愿再字别人，便过来与神主成礼，在男家守节，就是过门守节。这事相传很有，现在却不多见了。

迎娶木主 未婚妻死后，男子将神主迎回，供在家中，谓之迎娶木主。这木主算是正配，随后娶来的是继配，生了儿子，便将一个名字，写在木主上，作为正配的儿子。这类举动，女家最喜欢，以为亡女得了靠傍，便是不相干的人，也大抵称赞这迎娶木主的男子有义气。

结婚后男女之死亡 男子再娶，都以为正当的事，惟寡妇再醮，却多在做工、务农的人家。而且做媒的人，不喜欢为寡妇做媒；说是为寡妇做媒，亏损阴德。略有钱的人家，或所谓读书人家的寡妇，如果转嫁，便很受社会的责备。而且寡妇的身体，极不自由，男子死后，公姑叔伯，甚而至于毫不相干的人，都有管的权柄，所以再醮的事实，很少发生。

寡妇再醮时，称为“二姑娘”——大姑娘是处女的代称——或“二婚头”，男子娶来不算体面，所以多不愿意与寡妇结婚，而且大家相信，寡妇有本夫灵魂常常跟着，这事更害怕，所以愈不敢娶了。与男人离异的妇女，称“活切头”，社会上不问离异的

原因如何，都归入不安本分的人一类，所以也不容易和别人结婚。

劳动人家的寡妇，已有子女的，家中又略有财产、不忍弃去的，又没有别人管束的，或得到该管的人同意，可以招一男子进门，谓之“孚（音步）床老”，也就是江山等处称为“防儿荒”的东西。这男子进门之后，便隐去真姓名，别人都用寡妇原夫的名字相称。但扮作死人，不愿的也很多，所以数年之后，常将女人带去，离开原家，复了活人的真姓名了。

一夫多妻 绍兴一夫多妻的很多，但关于多妻的性质，也各不同。一是兼祧，即男子一人，承继别房，便常有本生母给他娶妻一人，继母也给他娶妻一人。假如这族中绝嗣的太多，三四房共一子，便自然有三四个妻子了。一是买妾，或讨“两头大”。平常买妾，往往立一种冠冕的原因，或没有子女，或无人服侍。妾的出身，婢最多，穷苦人家的女子次之，娼妇、女伶再次之。若已有妻子，再行娶妻，所娶的便是“两头大”。虽然正式迎娶，待遇上也和前娶的无甚分别，但“两头大”不算体面，所以非于男家大有贪图，女家多不肯许。买妾的人家，多是财主、富商、绅士和官幕，任教育事业相不多，劳动者也很少。大约纳妾的风气，和生活上很有关系：少年财主，买妾的也有；但有多数的人，往往到六十岁上下便要买妾，这一部分或因生理上的缘故，一部分因为到这个时候，他的儿子大了，已能赚钱，自己可以不必做事，饱食无事的缘故。

离婚 结婚之后，离异很不容易。单是夫妇的感情不合，离婚的极少。因为在男子一方面，妻子是父母给他的，在女子一方面，这男子是父母给她拣定的，不能说什么。所以如果意见不合、性情不投，便只得不合不投到老，不成别的问题。平常所有的离婚，多因两种理由：一种是与人私通，或有与人私通的嫌疑。所谓与人私通的嫌疑，不外乎与人通信，发现有感情上的言语，或过门后不足十个月的生产，但与平日与公姑的感情，也很有关系。离婚的主权，大抵操在公姑的手中，本夫没有什么权柄。

劳动人家的公姑和丈夫，有卖媳妇、卖妻子的权柄。若女子有不规则的行为，可以和她的父母交涉，叫他领回，偿还财礼，或竟自行卖给别人，女家亦没有争执的事。

绍兴习惯上，绝不许男女交际，尤不许自相爱悦。倘有男女相爱，为各人的父母知道，便须设法将他们隔离。一面给男子赶紧另定一个毫不相识的女人，女子的家属，也大抵赶紧将她许给一个毫不相识的男人，才能安心满志。若任自己选择，便大失做父母的主权，很不体面了。

前几年的青年男女，仿佛比现在较为自由，结婚的束缚，也颇解放了。但偶然也有就很狭的范围里选择，眼光不甚透彻，得到不良的结果的。于是古老先生趁这机会，便“引以为戒”重新束缚起来。现在正在黑夜中间，要有光明，只能说等候将来了。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记

# 通信

## 基督教问题

独秀先生大鉴：

《新青年》七卷三号你的那篇《基督教与中国人》，我们读了真是佩服得很。我现在写一些我的意见出来，和你讨论。老实说一句，“吃教”和“信教”的深酷的批评，是吾们在教会里，这一二年来所常说的。吾们现在还有新话：是“教会官僚”和“教会苦力”。这二种所结成教会政治，也是我们要打破的。这打破的结果，不是他们觉悟、改善，便是真基督徒来摇倒。吾们的朋友还有几句很胆大的话：是提倡基督教义，打破现在不良的教会。圣公会汉口的吴主教，在前年牯岭会议的时候，也说了一句很巧很厉害的话，他说：“吾希望今后的基督徒重新再研究《圣经》。由自己的直觉，不必拘泥陈说，研究到什么，便去实力奉以什么。因为世界已经改变了，基督教要大进步。”他说时的气度，和平极了。但吾们仔细想，他是主教，他能说这样话，反一面过来，是不承认了固有的陈说，教人重新评定《圣经》教义的真价值，这多少厉害呀。尼采要反对基督教，创造德国式的伦理主义，也是教人重新评定道德的真价值。他们的用意，一个是要刷新基督教，一个是要打破基督教。虽然是绝然不同，但是要起一种新文化运动的精神，真是一样的。不过一个是要真基督的，一个是要德国的，这是大大不同。吾门的徐季龙先生，也在大声疾呼地教人重新评定真价值。他对于《旧约》，对于诗篇，更属怀疑，以为不能与《新约》相提并论的。犹太教的色彩，崇拜专制，崇拜威权武力，排他性很丰富的教义，完全和耶稣平等与爱敌的教义冲突，应该剔出去的。先生呀，吾们要改造中国的文化，第一步是不是要教人来对于旧道德、旧思想、旧伦理和一切所视为“天经地义”的，重新来评一评新价值呢？那么现在的中国基督徒中，也有了这么利害的动机，来促进中国的教会了。好在教会里的中西职牧和一般有学问的领袖，究竟有了世界知识得多。这事的达到目的，或者不难。今年中华续了委办会，已经开了一次中国教会全国大会。定的是要有一个“中华归主运动”。它的归根，自然也是成功了基督教的文化运动。青年会全国协会，也已决定了在天津

开念五周年的全国大会。看他们的意志，也是要决定从青年会的方面，成功了基督教的文化运动。综合各方面的文化运动，我敢报告一句话：基督教的文化运动，将来是比较的渐缓的；但是计划的、组织的、经济宽裕的，而又真人才缺少的。但这个小兄弟的起来，虽然是后进，确必是健实的。先生，我现在先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你看了以为爱不爱？但我的希望是要叫你们注意他，督促他，赞助他，也是很深刻地批评他。

你的话说得真好：“凡是社会上有许多人相信的事体，必有他重大的理由，在社会上也必然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基督教在中国已经行了四五百年。……因为既然有许多人信仰它，便占了我们精神生活上一部分，而且影响到实际的生活。……所以我以为基督教的问题，是中国社会上应该研究的重大问题。我盼望我们青年，不要随着不懂事的老辈，闭起眼睛瞎说。”这些话，真是要紧呀。总之，基督教在中国，无论如何，既在社会上有如此重大一个实体的事实，放在这里，中国的学者不去研究它，只用一二句话来非笑它，无意识地攻击它，或是隔靴搔痒地评论它，却是颠预的、愚蠢的、不中用的。所以我希望你们的注意、督促、赞助、批评，宁可深酷些倒好，但无论发言、立论，终要含着热烈的爱。

这文化运动的内容，当然是要提倡耶稣所教给我们的人格，一句话包括，便是热烈的博爱精神。先生，想来这是你所喜欢的！

以上我略说了大概。至于指出教会的弊病和你说的什么“‘基督教救国论’来反对邻国”，什么“大骂无产社会是‘将来之隐患’大乱之道”云云，我有些不懂，及还有若干要和你说明教义的地方，现在这信太长了，再待下次罢。总之，你这一篇论文，一是提出基督教问题，是一个现在社会重大的问题，应该用心研究，不应该瞎说的；二是提倡耶稣的人格，承认信与爱，是一件现社会最要的事；三是攻击吃教者和政客先生们又来利用教的。这三件事，都是我根本上佩服你的卓见，所以我毕竟战胜了懒惰，先写这封信。

愿主祝福你们启迪你们，愿你接受我的敬和爱！

包世杰上

## 丧礼的改革

适之先生：

常德是一个偏僻地方，各种报纸和各种月刊，来得很少。我前天才接到我的老同学郭君寄来的《新青年》共五本（六卷五号六号，七卷一号二号三号）。我看见先生的《我对于丧礼的改革》，我就越读越痛快，越读越佩服。我的母亲前年冬里死了，我经了一番丧事，吃饱了闲气。我现一一地说出来，请先生指教。说完之后，我对于丧



事的改革，还有些讨论。

我在外多年没有回家，我的母亲念起我来就哭，我念起我母亲来也是哭。因此，我就于前年七月从上海回家。回到家中，已是九月底，我的母亲已病在床上，病了二十多天就殁了。临终的时候，一家的人都放声大哭，就是我一个人没有哭。我不但我自己不哭，我还劝我的父亲收拾眼泪，莫过于伤悲。我还把我的哥哥从地下扶起来，劝他去料理事情。兄弟们哭，随他们哭，惟有一个妹妹，哭声太大，把人的耳鼓就振麻了，我也劝她不要故意哭给人家听。他们哭的哭昏睡了，走的走了，我一个人在我的母亲的床前守着，后来女仆辈要我离开，我才走。我看见我的父亲抱着头坐在屋檐下，夜风很冷，我就找了一顶风帽，替他戴上，煮了一杯洋参水，递给他喝。先母进了材，诸事从容些，我坐在一间房里，想先母生前爱我的情形和念我的状况，不觉地落下泪来，越想泪越多，这才痛哭。我的婶母——在我的祖母面前时常发狠，可见得她的威风不小——和我的母亲感情很恶，她于第二天过来，放声大哭。我看了她的眼睛，一滴泪珠也没有，这是何苦呢？我的三舅父是一个横蛮、不近人情的人，和我的母亲感情也极恶，他听说我的母亲死了，他还扬扬乐意，哈哈了两声。旁边有一个万妈气不过，同他还争了几句。没有几天，他跑了几十里路，跑到我们的家里，大哭。我看他，也是有声无泪，学了半天骡子叫，这又是何苦呢？这都是假哭。哭父母的丧，专哭给人家看的人，也是假哭。他们哪里知道“哀至则哭”，不过是作假罢了。

我的母亲是死在夜里。到了天明，族人都来作吊，看见我穿的是皮袍，大家都来干涉。我受不起他们的麻烦，只得换了布棉袍。棉袍太薄，穿了一天，冻得流清鼻涕。我又打开箱子，找了一件骆驼绒的里、外国呢的面的袍子，拿出来穿上。他们看见了当做皮袍，又来干涉，我说这是骆驼绒，是用毛织成的，他们才都不作声。他们不作声，我却发生了疑问。皮袍穿不得，为什么骆驼绒的袍又穿得？骆驼绒的袍既穿得，为什么皮袍又穿不得？外国呢比中国绸缎的价钱还贵些，为什么贵些的穿得，贱些的反穿不得？他们有人说“呢是无光的，绸缎是有光的”我又说，有光的洋货织料，为什么又穿得？他们不能对。我的棉裤是绸的，因为他们胡乱干涉，只得脱了，穿夹裤。下雪的天气很冷，我的父亲爱我，教我穿那绸棉裤。我说受不起他们的干涉，他说：“你就说是遵父命穿的。”我又把绸棉裤穿上。后来我又套上了一条竹布单裤，免却他们的麻烦。可见得父母爱子的心重，并不愿为丧服使儿子受冻，我的父亲活着能说话，教我穿。由此可推想，先母若是能说话，必定也要说：“你不要为我受冻，你把绸棉裤穿上罢。”我并不是提倡穿绸衣，反对穿布衣——照俭德论，还要提倡穿布衣——我是说那些穿绸衣的人，一有了服，不必脱去旧绸衣，换上新制的比较绸还贵些的洋货织料衣。还有些有服的人，脱下羊皮袍，上黑仔羔的皮袍，这更奇了。丧服明明是用白

色，为什么把白色换成黑色？若说是仿袖上蒙黑纱的意思，为什么帽结和鞋子又用白色？这理由就想不出。丧服最忌的是红色和金子，但是这里有一个李团长，有服，穿的是军装，领章是红的，肩章是金夹银，帽子上有金边。这怎么说？他从江西烧了一千个瓷茶杯，逢是送了他“奠仪”的，他便着一对茶杯相酬，茶杯上的字是“先母临终嘱家人曰：“谨告吾儿，毋忘五月七日之国耻”，这足以证明他很纪念他的母亲。难道说因为他不穿丧服，就说他不纪念他的母亲吗？我在这里教冯旅长英文，又往中学校教英文。教冯旅长的时候，有火炉，还不冷，在中学校上讲堂的时候，实在是冷，我就穿上我的狐腿皮袍，别人要说，任凭他们说。

我们的“门状”，是我父亲做的，命我写。我看见日期，用的是阴历，我就要改为阳历。旁人问道：“这乡下谁知道阳历？”我说不用它，就会永久不知道，要用它，即刻就可以使人知道。我就改为阳历。

平常的规矩，居丧人要在“成服”之前剃头，剃后要留过“五七”或“百日”，连胡子都不刮。我没有照这个规矩，旁人气不过，说：“洋先生是要留西洋头，闹些洋派呢。”我说我这并不是洋派，前清以前的人，不曾剃头，那又怎么说？这人才不气了。

和尚、道士，我自然是主张不用，哪里依得了我，还是有几个。又要什么秤和斗，我的兄弟右武问他们要秤斗干什么，他们说恐怕死者生前用过大秤小斗，所以把秤斗拿来，照着念几句，就可以免罪。右武大怒说我们母亲没有用过大秤小斗，要你们替她免什么罪？他们又说不管有罪无罪，这是我们的规矩。我心里想道，他们不但是混饭吃，骗钱用，并且还拍起响来骂人。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召他们来？到了安葬的时候，我又极力反对用和尚、道士。他们大家不听我的话，还要破“血湖盆”，右武说：“血湖盆里贮的水是红色，又脏，又是生水，他们要‘孝子’喝，我是不喝的。”我说推翻那杯，都不喝。到后来和尚、道士都没有来，旁人替我们气那和尚、道士不来，我却很乐意。

我的母亲病重的时候，就对我说：“我一生的辛苦，提起来伤心酸鼻，你当用笔一一与我记下。”后来我本这个意思，做了一篇祭文，说出一些实话，不免得罪了一些人。我的父亲看见了倒还没说什么，不过略有增减；我的哥哥看见了，不愿意，也有增减；隔壁有一个人看见了，就说要不得，得罪人。我不管那多，仍用了这祭文。

我母亲的穴地，是族人至钧先生看的，看定之后，就有一位叔父说：“地好，就是后来将不利于次子。”我听见了，我就预备向他说“胡说”，但是怕胡说两个字折服不了他，我就改口说曾涤生说“谋地但求干暖，免水蚁，不可存富贵心，若存富贵心，必为造化所忌……”（《曾文正公家训》）堪輿一门，我向来不信，什么叫利，什么叫

不利？为什么利哥哥、兄弟，独不利于我次子呢？哪一本书是这样说？他闭口无言。那“不利”两字传到至钧先生的耳朵里——那时还未出殡——他就很不安，我说不妨，我把曾涤生的话又引来说一遍。至钧先生是一个老秀才，听了这话就向我说：“这是遇着了你知道书达理，否则就难办了。往往有些人，为这样的情形，临时不准葬，兄弟们争执，甚至于闹成‘官司’，我是亲眼见过的。”我说，那都是无知识的人胡闹。我们的族里有一个高等小学毕业生，死了他的父亲，他就论堪輿先生遍山遍地去谋地，也不知费了多少酒席，花了多少冤枉钱。到后来谋了一穴地，说葬下去就可以发大财。今年已经葬了九年了，不但是不发财，反倒了运。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父亲在世的时候，他们弟兄很守规矩，他的父亲死后，没有人管教他们，他和他的哥哥又嫖又赌，把家里钱用个精光，现在又借债又卖田。我又有一个前辈，他的母亲死了，他为谋地，把灵柩停在家里，停了一年多。这是何苦呢？他的儿子又嫖又赌，他的孙子荒废不上学，他都不管；他专等着他的母亲的坟发财，希望“财神爷”无故地给送他银子。这是什么思想呢？我的母亲的穴地，我不管于我利不利，仍是主张葬，葬后也不见有什么不利。

我的老同学和朋友们，听说我的母亲死了，都寄信安慰我，内中有几封信要答复。先母葬后，我的身心粗宁，我就提笔回信。有一个人向我说：“苦块昏迷，哪里还写得成信？”我说，我并没有寝苦，也没有枕块。他说：“虽无其事，却不可无其心。”我说我记得你的母亲死了未久，你在街上一个店里打麻雀（即麻将），你既有“苦块昏迷”之心，为什么还认得清“红中”“白板”“发财”？他“面红耳赤”，抱头而去。唉！这“苦块昏迷”等等诳话，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

以上我的丧礼的经过是如此。以下是我对于“丧礼改革”的讨论。先生的所发出的讣帖，把陋俗格去了，真可供人仿效。我哥哥的岳父李先生于民国六年遇匪劫，涉河溺死了，他家里出的讣帖，还是说“……寿终正寝……”我心里想道：“为什么不说是溺死？”我回家后，问他们这个原因，他们说：“一则不忍说，二则说了恐有伤至尊。”我说李先生死得这样惨，若讣帖上说实话，可以引起亲朋们加倍伤悼；这样说谎，就减少了亲朋的哀思。他明明是溺死的，有实事，说实话，算不得是“有伤至尊”。“不忍说”是假不忍，不是真不忍。我主张人的父母是如何死，便如何说。

习俗，人死后要过“七”，每逢“七”就烧上一大堆钱纸和金银箔。到了“五七”，还要和尚、道士，闹一场。又说死人于“五七”不吃本家里饭，必要出了嫁的女儿送酒席祭“亡人”。我想那没有女儿的人，死后于“五七”，岂不要拖棍子讨饭吗？这些陋俗，实在可笑，应该革去。

先生的母亲的“神主牌”是请老友近仁写的。为什么要请人写？先生不会写吗？

自己写，不行吗？我记得《新青年》某卷某号上说：“有一把扇子是胡适写的，他们看了，……”先生给人写扇子，可见得先生并不是不善书。我想古礼是“请善书者书主”，后来就误成点主，现在格去点主的习俗，还照古礼——“请善书者书主”——恐怕到后来又会误成点主。所以我对于“主牌”，主张是会写尽管自己写，不必请人写。至于不能把笔的人，才可请人写。若说这“善书者书主”是照《朱子家礼》和《温公书仪》行的，但是为什么要照呢？不照不行吗？再说一个彻底的话，不立“主牌”不行吗？立“主牌”为的是祭祀，祭祀是信死者能享受；若不信死者能享受，为什么要祭祀？若不祭祀，为什么还要“主牌”？我们既不信死者能享受，就应该把祭祀死者的心，改为纪念死者的心。纪念死者，用死者的相片，比用木牌，切当得多。不知先生以为何如？

含殓 含殓要急，不可缓。人死后两三个钟头内，就当含殓。有些人死了父或母，往往七八个钟头后，才得把死者送进棺材，却又不封，必要等死者的未归的儿女，或死者娘家的人，来看一眼，还要候一个好日子，才得封棺。七等八候，往往一候七八天，硬把尸体候臭。人已死了，要见一面，有什么益呢？他们必说：“不见一面，心里不安，心里难过。”难道说那尸体发臭，心里就安，就好过吗？我以为人死后，宜急速含殓，什么亲人都未必等，什么好日子也不必候。

葬期 葬期也是要速，不可迟。无论贫富，人死后，第二天或第三天就当安葬。习俗要“成服”“唐祭”“念皇经”和许多的把戏，总得好几天，才办得成，还得好几天，才闹得清，把个棺材留在屋里久闹。那些“卫道先生”“圣人之徒”，一定要用虚伪的祭礼，葬后行祭礼不行吗？何必要把棺材留着闹呢？孔庙的祭祀，并没有孔子的灵柩，怎么祭了呢？他们为什么一定要留着父或母的灵柩行祭呢？我说那“圣人之徒”也不必为行祭的原因，留着灵柩不速葬。还有等着谋穴地的、候着择葬期的，快的得好几月，慢的就得一年多。把灵柩久停在屋里，遇着匪惊吓个不了，天天担心，遇着火就惊吓个小死。我的家乡对河有一个李某，他的父亲死了，他就把灵柩久停在屋里。一天失了火，火头很小，他们都慌忙抬棺材，没有人去救灭火头，延烧起来，把他的家烧个精光。若不为这一口棺材，那火可早救灭了。灵柩久停，实在是不好。穴地不必信，日子不必择，天天都是好日子，都做得葬期。外国人，头一天死，第二天就葬，不择日子，也不见得有什么不利。我主张人死后要急葬，那祭礼、穴地、葬期，应该一概不候。

丧事从俭 陈独秀先生说：“阔处办！阔处办！过去已堕落的青年、现在方堕落的青年，都被你害得苦了。”（《新青年》七卷二号）这话真说得痛切。我有些亲朋，办丧事都是极力“朝阔处办”。有钱的把钱花完，钱不够，就卖田；无钱的就借债。他们

以为“阔处办”，才对得起死者，才有面子。

(1)“对得起”。这三个字，他们于他们的父母活着的时候，全然不讲。内中有一个人，喜欢喝茶，自己备一些细茶叶。有一天泡了一小壶茶，从他的母亲面前过，他的母亲嗅了说：“好香茶，拿来我喝两口。”他说：“我这一壶茶，只够我一个人喝，别人喝两口，我就不够了。你要喝茶，你自己不会泡？”说得他的母亲气得发昏。到了他的母亲死了，他却痛哭流涕，什么事都要朝阔处办。请些礼生祭几天。“朝奠”去“拂尘”“问安”“捧巾”“奉茗”，“午奠”去“视膳”“奉饌”，“暮奠”去“送寝”。可惜他的母亲一点也不知道。唉！他的母亲生前向他要两口茶喝，他就不肯。死后闹了这多礼节，算什么对得起呢？热闹，热闹，阔处办，阔处办，怎么算得对得起呢？

(2)“有面子”。丧事热闹的时候，到也有几个村妇说：“某人养得好儿子，他死后这样热闹，真阔、真值得、真有面子。”但是有知识的人，又在一边说：“这些阔公子，只会拿他父母的现成的钱乱花。”丧事过后，债务逼来了，对人“摇尾乞怜”，又有什么面子呢？盛宣怀的丧事算阔、算有面子，但是为这“阔”，人人都切齿痛骂。受人的骂，又算有什么面子呢？（盛宣怀的丧事，花了几百万钱。我们中学校的学生，为创办纺纱厂，到富绅家里请愿，请他们认股。把头叩破了，把声音哭哑了，也没有哭到多少股款。那盛家把整千整万的款子，乱用，真是可惜！）

以上把“对得起”和“有面子”，攻破了。

上海的习俗，出殡的时候，和尚、道士走上一大排，中国音乐、外国音乐、笛子、喇叭、锣鼓、洋鼓、洋号，闹上几大队，叫上几十辆马车，女人走不动坐马车，男人走得动，也坐马车。亲朋送葬，不是亲朋，也要多约些来送葬。这哪里是出殡，这是约人逛马路。

我们的谷城县的习俗，婚事可以不受礼，不酬客。丧事一定要受吊，要酬客。越阔客越多。丧事过后，还得几天酬客，治一些酒席，请客来大吃大喝。这哪里是过丧事，这简直是请客请大肉。

我想不但无钱的人——要去借债的人——不可朝“阔处办”，就是有闲钱的人——钱太多，没有处去用的人——也不应“朝阔处办”。那钱应该用着教育子弟，拿出去办公益。我的主张是无论贫富人家，对于丧事，应一律从俭。

我的话说得不少了，太繁了。这些话是胡乱想的，胡乱说的，没有什么系统。不过我对于“丧礼改革”的心很切，所以放胆写出来，请教于先生。请先生就在《新青年》上赐复。

任右民 一九二〇年三月十日

## 美国的社会近状

适之足下：

此次来美所得的第一个印象，就是现在的美国也成了多事的美国，不是从前那种太平无事的美国了。我们到美的时候，各种的同盟罢工，虽已经过去，但是劳动界和资本家的战争，还是非常激烈。美国政局有一天竟全国一致，把所有的“Reds”都捉起来，预备送他们回俄国去。这一天所捉的，据报上讲来，有四千人之多，大半都是由俄国来传布过激主义的。美国一班人的意思，大概不赞成过激主义。所以美国政局那种“整卖的”搜除过激党的办法，倒也不是为除止过激主义起见，不过因为此种外国人在他们国内很有些妨害他们社会的秩序，所以出此严厉的手段。若以为此种手段，可以防制主义的进行，恐怕美国政局没有那样黑的。

讲到社会秩序，令我想到一桩经验。我在芝加哥的时候，住在和芝加哥大学挨近的一个客店。芝加哥大学挨近的地方，是很冷静而且空旷，你是晓得的。有一晚，我去访一位朋友，谈到十点钟过后，刚要起身回客店，他们就告诉我将所有的纸币和贵重物件，通共藏在袜子里面预备被劫。听说在芝加哥僻静的地方，晚间十点钟过，一个人走路是很不稳当的。我们中国学生，晚上由图书馆归家被劫的，已有两三次。我听了这些故事，和自己预备被劫的情形，心中很不自在。你想这是太平文明的国家所应有的么？不过他们的“棒客”只要钱和贵重物品，不要衣裳，不“捉肥猪”，究竟还算文明一点儿。

第二件最可注目的事，就是食物的腾贵。你记得我们在绮包佳的时候，八分钱一顿早餐，十几分钱一顿午餐的情景吗？现在的时候，是万万不行的。现在一顿早餐，至少也得三四角，午餐从七八角以至一元。一个 Egg Omlet 也得六七角，其他可类推了。还有一件最奇的事体，是住处的困难。我们昨天跑到匹兹堡的时候，一连跑了三四个客店，竟找不出一间空房来。听说每晚都有一二百人在旅馆的 Corridor 打铺。这客店不够的原因，听说是因为欧战过后，有许多新事业正是发起，所以大家都在那里四方八面，忙个不了。我从前觉得美国的 Industrialism 有点近于发疯，现在他们疯病，越发凶了。我们也得跟着他们学一点疯气，如何是好呢？

美国现在的工价，真是贵到天上去了。平常一个铁厂的工人，每天也得六七元的工价，还不肯用力做工。学校的讲师（Instructor）每年还只得一千二百元至一千五百元。有人说，现在的美国，筋力贵而脑力贱，我想这也不是好现象。工价高了，物价也高，做工的固然是讨不着便宜，那些“百万财主”也受不着影响，只可怜的是中人家罢了。

你们今年的文字运动怎么样了？定然越有进步。你们的著作，也须要多些积极的文字。不但要替社会述苦，还要替社会想一个出苦的方法和光明的道路，才尽得引导社会的责任。

任鸿隽 九年一月十八日

## 第六号

(劳动节纪念号)

民国九年(1920年)五月一日出版

### “五一” May Day 运动史

李大钊

—

大凡一个纪念日，是吉祥的日子，也是痛苦的日子。因为可纪念的胜利，都是从奋斗中、悲剧中得来的。“五一”纪念日，也是如此。

“五一”纪念日，是一日工作八小时的运动胜利的纪念日。它的起源，是一八八四年十月七日在芝加哥(Chicago)所开国际的并国民的八大联合(Union)大会里，决议以每年五月一日为期，举行以一日工作八小时制度实行为目的的示威运动——总同盟罢工，指定一八八六年的五月一日为第一回示威运动的日子。参与这次决议的，不只是美国，加拿大也在其中。

这个运动，是因为政府屡次扬言改善劳工条件而不实行起来的。民众知道希望不诚实的政府是绝望的事，要想达到目的，非靠自己努力不可，乃决定排去一切向人请愿的行动，对于资本家取直接行动，以图收预定的效果。所以“五一”纪念日，是由民众势力集中的协同团体涌现出来的。它的起源，全在劳工组合主义；它的发起人等的志向，全在毫不带政治臭味的纯粹经济运动。

一八八五年，由十一月至十二月间，差不多同时开会的劳工组合(Knight of Labor, 一八三四年在美国发生的)会，并美国劳工同盟会的大会，决议使八小时工作运动愈盛。全国劳工以翌年五月一日为期间向雇主要求八小时工作，万一不听便断然罢工，从那一日起决不做八小时以上的工。这个运动，从这时直到翌年五月一日，继续着进行很猛。

他们的运动那样猛烈，有许多的雇主，不到五月一日那一天，就屈服了。一八八六



年的四月中旬以降，已竟有出和从前一样的工钱、实行八小时工作的不少了。

一八八六年的五月一日到了！美国全国所有从事于各种职业的工人，都停了工，合声唱着：

从今以后，一个工人，  
也不可做八小时以上的工作！  
工作八小时！  
休息八小时！  
教育八小时！

的歌，在街市上游行。

这回运动的结果，居然获得可惊的胜利。五月一日以后，不过数日间，已有十二万五千人得了八小时运动的成功。一个月后，成功的人数，增加到二十万。

一八八六年的五月一日，这样成了全美劳工大胜利的纪念日。

美国还有一个劳动节，就是 Labor day，每年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一日（？）举行。但这是法定的纪念日，和那特别与八小时工作运动有关系的劳工自决得了胜利的“五一”纪念日迥乎不同。

## 二

“五一”纪念日为欧洲劳工团体所采用，是在一八八九年在巴黎开会的万国社会党大会里决定的。因为它在美国得了很大的成功，给欧洲劳工界以很大的刺激，使他们信欧美两大陆一致的大示威运动，必定有更大的效果。

一九〇〇年的“五一”纪念日，欧美各国大小无数的工业都市，一齐起来，举行这个大运动。伦敦海德公园里的大示威运动，与会的总数，不下廿五万人，设了演坛十六处，为廿年来未曾有的大示威运动。

是年所开的第五次万国社会党大会，议决此后每年继续不断地在五月一日举行这种大运动。

一九〇四年，在盎士铁尔丹所开的第六次万国社会党大会，最后一天，也议决了每年五月一日的停工和示威运动。也有在五月的第一（个）星期日举行的国，但是普通以五月一日举行的为多。

一九〇六年，万国社会党本部，刊行一本小册子，题曰“五月一日万国联合示威运动”。这是用英、德、法三国语写的，内容就是八小时工作权的获得，诉于万国工人

的宣言。节录于左〔下〕：

万国社会党择定五月一日为有阶级的自觉的万国工人停工举行示威运动的日子。

这个示威运动，是对于资本家制度的定期警告。劳工阶级拿这个表明他们要求解放的确切信念，并且宣言这个信念，决不能被像国际战争那样的诱惑和迷乱。

这个统一的运动，是万国平民一致结合始能获得胜利，始能使劳工阶级赋予平和与自由于全世界的事情。

各国团结的劳工，以法定的最长工作时间限于一日八小时，为自己阶级解放的根本条件之一，相信依劳工组合的活动和立法的手段能取得之。（中略）

产业愈发达，结果愈使工人结合，工作剧重，生产状态单一，因而作成使工作时间的限制有越发必要，越发容易的倾向。

八小时工作，可作给劳动力以新活气，防止人种衰弱，并使平民大多数入人类知识的生活的手段。这个道理，如今越发明白了。（中略）

我们希望工人们参加这迫切的示威运动以求实现此希望的意思更加巩固。

于五月一日停工啊！

于五月一日举行示威运动啊！

祝福劳工啊！

由是以来，美欧各国的工人，年年在五月一日举行示威运动。资本家阶级，都战战兢兢地过他们的厄日。到一九一四年，大战勃发，劳工阶级解放的信念，一时遭了爱国主义马蹄的蹂躏。各国社会党，多有为爱国的狂潮所卷而效忠于资本家政府之前的。大规模的“五一”运动，似乎一时中止；可是有少数信念最笃的志士，仍然利用那一天举行休战的示威运动。一九一六年德国社会党首领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的被捕入狱，就是因为他的“五一”宣言和演说。关于此事的始末，本志另有专篇记述，我只把他的“五一”宣言，译在此处罢了。

李卜克内西的《“五一”宣言》（May Day Manifesto）

贫困和灾难，需要和饥馑，正在管治着日耳曼、比利时、波兰和塞尔维亚。他们的血，帝国主义的凶鬼正在吮吸，他们好像大坟墓。全世界，很受赞美的欧洲文明，被此次世界大战造出来的荒乱，剥落尽了。

那些由战争获利的人，将要同合众国战。或者明天他们便命我们用那无情的

武器，去敌我们同胞中的新群合，去敌我们合众国的劳工好友，也攻打美洲起来。我们应该仔细思量这件事：限于我们日尔曼民族不站起来，不用那由自己意思指导的势力，这个民族的暗杀，仍将继续不已。千万人的声音，都高叫：“打破无耻的灭人族类的政策！推倒那些犯此罪行的祸首！”我们的仇敌，不是英国人，不是法国人，也不是俄国人，是那大日尔曼的地主，是日尔曼的资本家和他们的执行委员会。

前进！我们要同这政府战！我们要同这一切自由的不共戴天的仇敌战！我们要为凡是劳工阶级将来的胜利战，为人类和文明的将来战！

工人们！朋友们！女界同胞们！切不可令这次的“五一”纪念日——战争以来的第二个“五一”纪念日——一点不反抗帝国主义的屠户，就空空过去了。

“五一”这一天，我们要万众同声地高叫：“扫荡灭亡民族的罪恶行为！推倒那些主战的祸首！”

一九一八年，俄京莫斯科的“五一”纪念日，更是一个盛典。因为那一天是劳农共和组织成立后的第一纪念日，是举行马克思铜像除幕式的纪念日，接着五月四日又是马克思诞生百年的纪念日。

### 三

“五一”这一天，劳工阶级固然得了很多的收获，但是也曾出了很大的牺牲。一八八六年的芝加哥（*Chicago*）悲剧，就是一段极惨的事件。

在一八七七年的时候，美国诸大城市，充满了多数失业的工人，芝城更是不少。那里的国际社会党人，召集了多次的群众大会，他们的宣传运动，很得这一班贫苦工人的信从。一八八四年的感谢节（*Thanksgiving day*，普通是在十一月中最后的星期四），他们举行了一次游街示威运动。芝城 *The Arbeiter - Zeitung*、*The Vorbote*、*The Fackel*、*The Alarm* 诸报，都鼓吹工人赶快武装起来。有一位 Most 君，编了一本小册子，题为《战争的革命科学》（*Revolutionary Science of War*）。许多报馆，把它重印出来，传布很广。

自从一八八四年，决议以一八八六年的五月一日为八小时制实行的日子，美国全国的工人，都起来参与这激烈的运动。芝城的运动，更是猛烈。一八八五年，八小时会由 George A. Schilling 君及其他有志者的提议，组织成功。职工会议（*The Trade and Labor Assembly*），是芝城中最有组织的劳工团体的中心，也立刻整饬了阵容，准备作战。中央劳工联合会（*The Central Labor Union*）也接踵而起。

芝城的国际社会党人，最初对于这种运动，还守中立的态度。后来看见八小时运动，得了大部分的同情，而且成了劳工界的中心问题，他们才渐渐变了宗旨，起来助进这个运动。像 Parsons、Spies、Fielden、Schwab 等一流雄辩家，都在八小时集会里做了说士，很受欢迎。他们大都劝说工人预备在五月一日那一天武装起来。

是年的“五一”运动，芝城的工人，达到八小时工作的目的者占大多数，但那没有达到目的者，还有四万人左右。他们只得继续着同盟罢工，以图贯彻他们的要求。

最激烈的纷扰，实起于 McCormick 农具制造厂罢工的工人。他们由二月间已竟被迫出厂，因为厂主雇来三百多武装侦探，保护那班破坏罢工同盟的工人，雇主和工人间的战斗益烈。五月三日的早晨，罢工的工人在 McCormick 工厂附近，集合了一个群众大会，讨论恢复工作的平和条件。Spies 君出头演说，会场的光景，却很平静。不意 McCormick 工厂的铃忽然响了，那些破坏同盟的工人出现了。有约一百五十人的群众，动了怒气，离开大会，向那些破坏同盟的工人面前进发。双方相见，就大起冲突，巷战起来，互以石子掷击。警察看势不佳，便去急打电话。不多时，一个巡官的马车飞过街市而来。又不多时，有七十五名警察，步行随着那辆车子走来。还有四五辆巡官的马车，在警察后面。这些巡官一被他们用石块抛击，便向群众开枪乱打。无辜的男女、儿童，受伤的很多。

民众非常激怒了。Spies 君急忙回到 Arbeiter - Zeitung 报馆，草了一篇对于芝城工人的宣言。后来人叫这做“复仇檄文”，因为这宣言的首句，就是“复仇！”劝工人们起来报他们同胞惨遭杀戮的仇。这篇宣言印了五千份，用英文和德文写的，分布各街。

次晚，在 Haymarket 地方又召集了一个群众大会，追悼他们惨遭杀戮的工界朋友。到会的约有二千人，Spies、Parsons、Fielden 诸君，都有演说。

这次集会，官府在白天并没有干涉。到了晚十点钟的时候，芝城市长 Harrison 氏离了会场，这个会议实际上已经算是闭会了。因为眼看着云气低重，有大风雨将至的样子，至少有三分之二都散去了，只剩下数百人，Fielden 君还在那里给他们演说。演（说）了十余分钟，就有一百七十六名警察，由 Ward 大佐督队，急奔这一部分余众而来，严令解散。Fielden 君答复说，这个集会是很平和的，并没有什么危险。在这个时候，忽然由一个附近的小路，掷进来一个炸弹，正落在第一个警士和第二个警士的中间，轰然炸裂，发出可怕的声响，炸毙一个警士，受伤的很多。双方立刻开枪乱射，延到两分钟之久，没有间断。结果警察方面，死了七人，伤了约六十人；工人方面，死了四人，伤了约五十人。

抛炸弹的人到底是谁呢？这是一个大疑问。有一位 Rudolph Schnaubelt 君，是 Schwab 君的妻兄弟，他当时很受嫌疑。Haymarket 悲剧发生以后，他便即时逃走了。可

是他在欧洲报纸上，却屡次声明，他和这事没有关系。此外还有两说，亦颇盛传：一说谓这个炸弹，是平日为警察所陷害的人的亲友放的，是为报复私仇；又一说谓当时八小时运动很占势力，所以官府使人暗掷炸弹，以便得所借口，好把这一班指导这个运动的中心人物一网打尽。从法庭审判此案故意罗织很不公平看起来，似乎最后一说，也颇可信。

事实纵然如此，但是反对党到底要把这桩罪案栽到社会党人身上。于是所有的工人会，都被解散。Arbeiter - Zeitung 报馆，也受警察严重的检查，Haymarket 大会中发言的人和 Arbeiter - Zeitung 报馆印刷部、编辑部中的重要分子，都被逮捕。五月十七日，预审陪审官以投掷炸弹炸死警察 M. J. Degan 的罪状，控告 August Spies、Michael Schwab、Samuel Fielden、Albert R. Parsons、Adolph Fischer、George Engel、Louis Lingg、Oscar W. Neebe、Rudolph Schnaubelt 和 William Seligar 等十人。除 Schnaubelt 在逃，Seligar 以告密免罪外，其余八人，均付审讯。

审讯的手续既不合法，证据也不充分，并且有伪造的嫌疑。任被告人若何申辩，律师若何辩护，法官终是不睬。因为他们早有成见，此案不过是一个口实。有人说都是他们作出来的恶剧。到了八月二十日，判决书下了。Spies、Schwab、Parsons、Fielden、Fischer、Engel、Lingg 七人判了死刑，Neebe 十五年监禁。他们到州高级法庭去上告，仍然认可原判；到合众国高级法庭控诉，他们说没有审理此案的审判权，却之不理。山穷水尽，只剩下了一条路：就是请求政府特赦或减刑。有的被告取了这个方法，结果只把 Schwab、Fielden 两人减为终身监禁，Lingg 仰药自尽，Spies、Parsons、Fischer、Engel 于一八八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惨遭绞刑。

他们死义的时候，都很悲壮。Spies 君当那绞绳放在颈上的时候，有一句临终的宣言，说：“我们在坟墓中的沉默比我们的演说更能动人的时候快来了。”Parsons 的最后一句话，是“让民众的声音得被听见”。Fisher 的死状，尤其壮快，他以踊跃的跳步、光明的颜色，上了断头台，高呼：“这是我一生最快的一刹那。”这样构成了这一段冤狱！

过了六年，John P. Altgeld 被选为 Illinois 州长，冒许多困难，精查此案的真相，得到他们八人确实无罪的证据，才把还在生存的 Fielden、Neebe、Schwab 三人释放出来，并声告当时审理此案的检查官、审判官、警官等，以贿赂关系同谋捏造证据的种种事实。这段冤狱，算是得了昭雪。但是死者已矣！他们的牺牲的精神，冤枉的罪案，只有引起后人的同情罢了！

我再把这八位悲剧中的人物的略传，记在下面：

August Spies，那时才三十一岁。生于德国，一八七二年移居到美国。一八七七年

为社会工党 (*Socialist Labor Party*) 的会员。他曾作过实业经理人, 后来在 *Arbeiter - Zeitung* 报充当编辑长, 直到他被捕的时候。社会革命俱乐部成立, 他便加入这种运动。他是马克思派的学者。用英、德文作文, 都是一样的。在八人中是最有学识的人。

Albert R. Parsons, 一八四四年生于美国 Alabama 州 Montgomery 地方。十五岁时, 曾习排字术。南北战争时, 曾在南部联盟方面当过兵役, 但在一八六八年刊行一种报纸, 专鼓吹保障有色人种的权利, 因此颇招他的亲(?)的嫉恨。一八七五年, 加入社会民主工党 (*Socialist Democratic Labor Party*)。一年后, 又组织芝加哥劳工组合的织工会议, 他是首先加入一八八〇年社会革命运动的一个人。一八八四年后, 发刊 *The Alarm* 报。他是一个有辩才且有魔力的说士, 是一个有才能的组织家。由一八七五年至一八八六年间, 他曾在群众大会里演说过不下一千次。他为组织社会工党 (*Socialist Labor Party*), 后又为组织万国工人会 (*International Working - people's Association*), 奔走各处, 足迹遍十六州。

Michael Schwab 的才能, 比 Spies、Parsons 的才能略逊, 但他也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德国人。年三十三岁, 被捕时来美已八年了。那时他正辅助 Spies 作编辑部员。他虽不是创造的作者, 却也很明通, 演说也很畅利。他所以于劳工运动很有影响的缘故, 全在他那对于劳工阶级利益伟大的热心、无限的献身。

George Engel, 是八人中最年长的。一八三六年生于德国 Kassel 地方。艰难困苦的生涯, 使他养成了一种惨厉的精神。他酷恨这现在的社会, 是缘于个人的感情, 不是社会哲学的结果。他一到美国, 便加入社会改造的运动, 为一最热心的献身者。

Louis Lingg, 年只二十二岁, 是一个笃诚、狂热的社会运动者。

Samuel Fielden, 一八四七年生于英伦, 当过织工、车夫, 并是一个辞职的 Methodist 宣教师。他的社会主义的知识, 大部分得自报章上的论述和公开的讨论。他的演说, 直截了当, 也有雄辩的煽动的气味, 群众很欢迎他。

Adolph Fischer 比 Lingg 长两岁, 生于德国, 十五岁时移居美国。他的社会主义的教育, 受自他的父母。他被捕的前数年, 才倾信无政府主义, 是一个百折不挠的社会运动家。

Oscar Neebe, 一八四九年生于纽约, 一八六六年来芝加哥居住。从那时以后, 就和各方面劳工运动发生关系。他曾当过一回国民劳工联合的代表, 后来加入社会工党和万国工人会。他未曾作过无政府党人的宣传运动, 始终在工联运动上尽力。在一八八六年的八小时运动中, 也占首要的地位。

#### 四

法国的“五一”纪念日, 也曾受过鲜血的洗礼, 染印在它的历史上。

一八九一年四月下旬，礼路地方的织物工业中心地、雇有二万多工人的福尔梅市，起了同盟罢工的风潮。一直延到“五一”纪念日，还没有平息。

欧洲旧俗，五月一日本来是一个令节。是日，士女都出游野外，摘取鲜花，欢欣歌舞。这一天福尔梅市的青年男女，也结队成群地出游原野，拿美丽的花，装饰在身上，笑语而归。

忽然满街起了杀气，军警和工人起了冲突，把工人捕去了数人。出游回来的青年士女，看见军警暴乱的样子，很是愤慨，便一齐唱着悲壮的歌，喧闹起来。在前引道的，是一双青年男女：女年十八岁，名叫玛利亚·卜伦德，手拿着一枝白桑茶西花；男年十九岁，名叫多孟德·季洛特，手拿着三色旗。民众并没有什么武器，不过空声骚动罢了。

军警的指挥官，再三用刀枪袭击群众，结果只是增加他们的愤慨，愈加激昂起来。军官又发开枪的命令。按法国的法律，在这个时候，必须击三次大鼓，以为开枪的警告，乃军官不守法律遽发枪击的命令，实在是违法的行为。

在这次非法的暴行之下，死了九人，伤了廿四人。也有在咖啡店里吃饭的客中流弹而死的。那引导群众的一双青年男女，一个血溅着三色旗，一个血溅着白桑茶西花枝，都作了这次血祭的牺牲。此外还有少女三人、青年男子四人，听说其中还有一个年才十岁的小孩。

这一天在塞奴的都市苦里西，官吏〈对〉于民众也有虐杀的事情。

苦里西的电报局员，早起把赤旗带在胸前，不多时就被警官夺去了。午前，工人成群结队地等候着演说的机会，直到正午，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可是警探已竟布满了街衢。

午后二时，鲁法罗呵的同志团体，忽然涌入苦里西。他们要以自由独立的意气，纪念这个日子。

他们高呼着“自由万岁”，在街上游行，和警官小有冲突。

他们以后又进到一个酒店里，高声合唱工人解放的歌。警察署长闻而大怒，发令袭击酒店。警官或用刀或用手枪，直奔酒店，汹汹而来，工人乃不得不出于正当防卫。结果警官方面，伤了六人，暂行退却。

于是又为第二次的袭击。这回警官得了胜利，工人大部分逃去，只捕住狄侃、达尔达尔、鲁菲优三人。

三人的裁判，过了四个月才确定了。检察官要求死刑，但陪审员很公平持正，判决鲁菲优无罪，达尔达尔三年监禁，狄侃五年监禁。

最近一九一九年的“五一”纪念日，法国巴黎也曾起了骚动。是日巴黎市民，照

例举行大示威运动，参加者多系少年，并且有外国人很多。午后，军队和群众发生了大冲突，军队遮断群众前进的道路，群众拚命冲破警戒线，消防队欲用水龙击散群众，群众仍悍然前进，警察用棍棒乱打。群众过 Opera House 前，齐呼“推倒政府”。入夜形势更险，骑兵和群众又大冲突，群众用手枪自卫，死十八岁少年一人，警察受伤的四百二十三人，其中受重伤的二百五十人。这一天巴黎全市罢工，又值阴雨，光景更觉凄惨。

## 五

我写了这一段“五一”运动史，不禁起了好些感想。现在把他写出来，作本文的结论。

二三年前，《劳动》杂志上有过一个题目：《不入支那人清梦之五月一日》。那时中国人对于这“劳工神圣”的纪念日，何等淡漠！到了去年，北京《晨报》在五月一日那一天，居然出了一个“劳动节”纪念号，一般人才渐渐知道这个纪念日的意义。到了今年，不但本〈杂〉志大吹大擂地作这“五一”祝典，别的同志的同业，同声庆祝的，也有了好几家，不似从前那样孤零落寞了！可是到了今天，中国人的“五一”纪念日，仍然不是劳工社会的纪念日，只是几家报馆的纪念日。中国人的“五一”运动，仍然不是劳工阶级的运动，只是三五文人的运动；不是街市上的群众运动，只是纸面上的笔墨运动。这是我们第一个遗憾！

“五一”运动的历史，胚胎于八小时工作问题，已如上述。去年华盛顿的劳工会议，对于工作时间问题，居然规定了下列四项：

(甲) 一日八时间，一星期四十八时间。

(乙) 只有在特别紧急的时候，才准有法定时间外的做工。

(丙) 法定时间外的做工，须另加百分之二十五的工银。

(丁) 关系法定时间外的做工，有工人团体的地方，须与工人团体协议，此协议的结果，有法律上的效力；无工人团体的地方，由政府决定。

以上四项，都是确定八小时工作制的规定，不能不说是这次劳工会议一件很大的成绩了。可是这个成绩，是三十年来，工人依自己阶级直接行动的努力，早已得到的。“五一”运动，已经发生了一种新意义。英、美的工人，早已更进一步，做“六小时”、“三十六小时”的运动了。劳工会议的规定，还只是先进国劳工依自己阶级的努力已经获得的收获，或其以下。难怪意大利和别国的工人代表灰心失望！这是我们第二个遗憾！

华盛顿劳工会议的成绩，虽然不能满足我们的希望，然而要他那四项一一适用到



我们的劳工社会来，我们那些苦工人，也许可以得享些幸福。谁知中国和日本、印度等国，又被他们认作特殊国除为例外了！那关于日本、印度等国的，我且不提，单把那关于中国的特殊规定，写在下面：

（甲）每星期休息一日。

（乙）以一日十时间、一星期六十时间为原则。对于不满十五岁的人，以一日八时间、一星期四十八时间为原则。

（丙）对于使用百人以上的工场，适用《工场法》。

（丁）在各国租界内，亦适用同一规定。

再让一步，就是这种特殊规定，果然能够实行，也未始不是这一班苦人的幸福。无奈他们的愚昧，真是可怜！就是这个，他们也不知道起来设法使它实行。这是我们第三个遗憾！

我们在今年的“五一”纪念日，对于中国的劳工同胞，并不敢存若何的奢望，只要他们认今年的“五一”纪念日作一个觉醒的日期。

我们在今年的“五一”纪念日，对于世界的劳工同胞，希望很大。希望他们由“八小时”“四十八小时”的运动，到“六小时”“三十六小时”的运动，给“五一”纪念日加一新意义，为“五一”运动开一新纪元。

我们最后对于“五一”纪念日的自身，希望它早日完成那“八小时”运动的使命，更进而负起“六小时”运动的新使命来。

起！起！！起!!! 勤劳辛苦的工人！今天是你觉醒的日子了！

我这篇记述，是根据下列诸书作成的：

1. Morris Hillquit——*History of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P. 209—221.
2. 《解放》创刊号，山川菊荣著《五月祭与八时间劳动的话》。
3. 《改造》大正八年九月号，新妻伊都子著《致不真面目的劳动论者》和山川菊荣著《答新妻氏》。
4. Karl Liebknecht——*The Future belongs to The People*. P. 126—128.

## 一九一九年巴黎的“五一”运动

T. C. I.

大战以来，法国的“五一”运动，一时中止。合同社会党，不用说了，就是劳工总同盟（劳工组合的联合会），也曾传檄全国的劳工阶级，劝告他们废止“五一”的示威运动，停止屋内集会。直到去年，法国的劳工阶级，才渐渐醒了他们四年间的迷梦，重复举行“五一”运动。这次的运动，八小时工作的要求以外，还添出一层新意味：一方表示法国阶级战争的复活，一方表示对于巴黎和会世界改造案的抗议。

劳工总同盟，于四月十八日，即对于全国的劳工阶级，发布“五一”示威运动的檄文。先是劳工总同盟的全国同盟委员会，决定即时应该实行最低限度的要求纲领，八小时工作，也是其中的一项。在这篇檄文里，有云：

法国的资本主义，不得靠着给与些须的改良，减轻这个责任。劳工阶级对彼，不可不表示劳工阶级对于他们即时的要求和所谓究极解放的共同目的，有怎样巩固的团结力。

五月一日，不可不为全国工人的五月一日，不可不严格限于工人的示威运动。

罢工应该为一般的。

要求完全的复员！强要不贻将来战祸无合并的和平！主张即时施行完全的大赦！反对对俄军事的干涉而崛起！反对对于工给的课税！

主张八小时工作！要求以劳工总同盟最低限纲领为基础的产业组织改造的必要！

为权利的主张与抗议，工人于五月一日休止劳动！

看这些语句，就可以知道去年法国的“五一”运动的意义了。

法国合同社会党，也以常任委员会的名义，在四月三十日的中央机关报上载“五一”檄文云：“社会党尊重于劳工组合运动必要的自立行动，劝工人诸君严格地遵从劳

工总同盟的通牒。”“社会党于此，重新表敬意于工人的革命，并严肃宣言工人的革命不能为资本家政府的神圣同盟所粉碎。”“社会党对于俄国及匈牙利的军事干涉，希望工人诸君更加有力地行动；希望在革命诸国正在用作宪兵的法国军队，必须即时撤退，并废止封锁。”“社会党要求完全的复员，自由的复兴，一般的大赦。”由此可以看出法国社会党对于劳工总同盟的态度。

法国的劳工总同盟和法国的社会党，既都把这次的“五一”运动，看得这般重大，于是自巴黎始，全国的劳工组合，都决定以五月一日为期，一齐施行示威的罢工。社会党的中央机关报《留马瓦提》，也在三十日的报上揭载五月一日停刊的通告。

到了五月一日那一天，市内的交通机关，全都停止；所有的商家、咖啡店、饭店、旅馆等，没有一家开门的。那样热闹的树街，看不见一个人影，像死一般的静寂，占领了巴黎全市。巴黎的印刷工组合，在四月二十九日的会议，议决五月一日那一天，一张报也不出。因是巴黎的报纸，是日概不出版。只有劳工总同盟的中央机关报《人民之声》发行，这是没有遗憾地表出劳工阶级威力的事。五月一日的《人民之声》，共出二页：表面是劳工总同盟的公报，里面是塞奴县劳工组合同盟的报告；栏外用大活字印“巴黎的市民欲知汝的威力”字样；记事里也见“立刻复员！”“要求一般的大赦！”“防止对俄干涉！”“强要出版物检阅的废止！”“拒绝对于工给的租税的赋课！”种种标题；里面的塞奴劳工组合同盟报告中，也载着干部最后的檄文，宣告不拘警察禁止与否，五月一日的屋外示威运动，须照最初的计划决行！

五月一日的早晨，古郎鸠·俄·贝尔街的总同盟本部，集了很多的工人。干事长鸠俄以下，铎木郎、湘方、加尔贝拉库、拉贝耶尔诸君，昨夜因编辑《人民之声》的特别号，在本部忙了彻夜，现在才稍一休息。午前十时，那样宽阔的大厅，聚的人竟满了，自然开了演说会。

劳工交换所，更是闹热。几万罢工工人，都来聚会。是单间，是大厅，都集满了人。菲拉阿厅开了裁缝工人的大会；蒋·提约雷士厅，有邮便工人的集会；蓬台厅，有乐器工人的集会，到处起了热烈的气焰。交换所门前，驻着一驾汽车：这部汽车，由这个会场，到那个会场，任通信联络的事务；车上树立写着“劳工总同盟”“劳工节用”的赤旗，迎风翻飞，招展过市。这是那天巴黎全市内独一无二的运转的汽车。

这一天的罢工，普及了巴黎全市，包括着所有各种的工人，在法国的劳动运动史中，为第一次最完全的总同盟罢工。是罢工，是集会，都是静肃着进行。由午后到夜晚，不幸到处起了骚动。这个原因，照例又是在于警戒队的挑拨态度。

决行屋外示威运动的事，虽是前夜才决定的，郊外的罢工工人，也都来集合于巴黎。同时政府也派多数的步兵、骑兵出动，凡是重要的街路、广场，都列成森严的警

戒线，阻断示威行列。夕刻以后，更干涉到屋内集会，到处和群众冲突。在马铎雷奴树街，鲁洼雅尔街，俄贝拉广场，雷帕布利克广场，马江塔树街，雷士特车站，诺尔车站等处，军队对于妇孺发炮，死伤很多。总同盟的干事长鸠俄氏，在雷帕布利克广场的冲突〈中〉也负伤了。

午后二时，以总同盟干部诸人为首集合的一团，由古郎鸠·俄·贝尔街出发，过马铎雷奴树街的时候，遇着一队步兵拦住去路。这时由鲁洼雅尔街来了唱着《International 歌》的一团示威行列，冲破警戒通过了。午后三时，又从树街方面，来了一大行列，树立两面赤旗，上写着“废兵工人团”。这都是由战线送回的兵卒，忽然喇叭一鸣，警戒的兵士，分在两旁，为他们开道，他们就肃然通过了。

不但巴黎这一处，是这样子；就是各地方，也都拿极盛的热心，举行“五一”纪念，情形大概都很静肃。在威尔萨优地方，有六百名罢工的人集会。散会后，举行千人以上的示威行列，游行市中，其中铁路工人占主要部分。

蒙达尔齐斯地方，有四千名罢工的人集会。午后，举行劳工组合和社会党联合的示威行列。

南特地方，也举行二万人男女罢工工人的大行列，在欢呼的声里，可决了总同盟联合委员会的纲领。多数的兵士虽然准备出动，但是全没有用处。

特洛伊优地方，有二万名罢工的工人，立起赤旗，吹起喇叭，在市中游行。在集会中、演说后，更可决了八小时工作的要求、复员、反对对俄干涉、大赦等决议。

是日所有商店、工场，都闭锁了，行完全的罢工。

谢尔布尔地方，以海军工厂为始，一切工厂全行罢工，冒雨举行五千人的示威行列。

其他勃尔铎、古尔诺布尔、布藏逊、亚布尔、黎尔、谢尔、布雷士特、尼士、北尔佛特、安节尔、里昂、桑、那节尔、夏伦、秀尔、萨奴、马尔塞流、卓尔乌兹等处，也全行罢工。午前在劳工交换所集会，可决总同盟干部的要求纲领，午后举行示威运动。在许多都市，劳工组合员和社会党员互相协力。劳工阶级对于对俄干涉，有断然反对的声势，是一件很值〈得〉注目的事情。关于巴黎的骚动，社会党都在议会里提起政府的责任问题。

在这一天出《人民之声》的特别号，是临时想起来才作的。五月一日的前夕，才由总同盟的干部，与印刷工组合交涉，得其同意。鸠俄以下干部诸人，来到印刷所编辑完了，拿着呈请检阅的样本，到检阅课来，那时已经是夜一点钟四十分了。因为明朝的新闻，全都停刊，检阅课里，除值班的差役外，一个人也不在课，仿佛是检阅官也遵奉劳工纪念似的。到二点四十五分打电话，还是只有差役，直到清早五点钟的时

候，检阅官才来检阅。因报上载着塞奴组合同盟示威运动的檄文，就立刻打电话给第十区警察，前来没收。但是本部印了十万部，已将发布完了，只剩下三千部被没收了。

以上所记，是去年法国“五一”运动的大略情形，八小时工作以外，更添了些新意味。所以去年法国的“五一”纪念，也可以说在世界“五一”运动史里开了一个新纪元。

## 职工同盟论

俄国 S. A. P. 著 C. S. 生译

职工同盟，在工人生活中，是个最重要的角色。在英、法、德、美诸邦和近两年来的俄国，它们（指职工同盟）在劳动帮伙中，占有一个首要的位置。

职工同盟，能够在两个条件上进步发展：就是什么时候有了几千万的劳动军和人民得着政治上的自由的时候。

工人们同在极长的制造厂和工场里队伍中工作，受着同样的剥削和痛苦，如是就互相团结起来。

那一成不变的机器和镞台的嘈杂声音，唤起他们的同情，而在熔矿炉和炼铁炉的焦热中，并铁锤的重击下，锻炼出来一个共同唯一的志愿，去做增进大家境况的奋斗。这个声音，每天明明白白地，用共同抵抗的大益，和离心离德的危害处，来劝导他们。

从前的工人，仅在规模不大的工作房工作，并且那些有手艺的人数不多又散处在各处的时候，那同盟的利益，并不是这样显而易见的；但是到了工厂，一个一个地逼近起来，烟筒向着天空林立的时候，那工人们的团结，就是工人帮伙中最要紧的，又是自然的要求了。

但是他们在这个进行中，又遇着法律和政治的阻力，使他们不能有所组织。

因为这种缘故，就要尽先争得政治上的自由。但可问一句不算废词的话：政治自由的己身是个什么，为什么人民这样地爱它呢？

在专制制度下也罢，在共和制度或是苏维特式的民主国制度下也罢，其实都是要劳动的。算来面包并不会从天上落下来。谁不去工作，就要饿死。本不论他生在奴隶的或是自由的国家里的。

到那时为什么要去爱着那自由呢？

为什么那些极聪明极优秀的人，都去为它牺牲，为它牺牲了呢？为什么那些大奋斗家和那些不避艰险的好男子，成千成万的，死在那绞台、牢狱和那冰雪的西伯利亚的苦役中呢？可见，是为什么要这般地奋斗，要这般地受痛苦了！

政治自由的精义，包含在它那不但要使那些被压制的、被人利用的，可以表示他们的抗议，并可反抗那压制和利用。

全数劳动的和被压制的，都被那些资本家借着政治上的权力，极力阻挠他们改良自己的地位。工人们仅仗着力争自由的一点，有投入任何一种组织的权柄。不但可投入各种团体，并且选举代表加入宪法的讨论和其制定。

全数无产业的，均辟有一条道路，进国务院、议院、省议会、城市自治会和别的机关。这些地方，从前仅有资本家能进去的。

可是被征服的大团体——劳动界——倘或结成一个有魄力的大同盟，那和压制人宣战的优胜势力，就可想见了。

他们有了一种组织，就不但能改良自己物质方面的境况，并且能够由根本上，改变现在各种的制度。

劳动界在自由二字上，倒很注了一番意。

在劳动界所受的压迫上、利用上和痛苦上，就如在坚固的基础上，也存有其余穷困人民被利用和被压制的痛苦。因为这个缘故，倘或把劳动界的利用铲除了，那么，全体被压制的被鄙弃的人类物质上的穷困，借此也可以解脱了。不枉那劳动界的伟人马克思说过：“劳动界把自己解放了，也就解放了全体人类。”

为的是铲除这个利用，为的是从自己身上脱去资本家的压迫，并且为全体颠连无告的人类解除物质上的困苦，所以劳动界的第一急务，就是自由无碍地组织起来。

职工同盟，就是劳动界诸必要组织中的一种。

职工同盟，究〈竟〉是个什么？

那就是一行或整个分工职业工人的联合，以改良保护自己的地位的。

职工同盟对于工人，正像母亲对于亲儿似的。它保护工人脱离各种的危难，又勤勤恳恳地，在困难时候，替他尽力。

在共同行动的本身，原有一种很重大的教育意味。因为紧结地将工人帮伙融结了，并且唤起了他们的同心同德。他们的生活状态和日常的奋斗，造就了一班战争的组织。关于职工同盟，马克思曾说过：“伟大的实业，在一个地方，集合了许多不相识的人。但同行的竞争，把他们的利益分减了，就只工价平均地维持——他们与资本家的利益相冲突的共同利益——把他们联结在一条心上，去抵抗压制，组织同盟。”

职工同盟，时常具有两个目的：就是禁止工人间的相互竞争，而转求一个和资本家竞争的共同行动。

所以马克思见得职工同盟的要旨，即在铲除工人因为贪图比较略高的工价的私争，而互相团结成为一个亲爱的家庭，去尽力抵抗那帮资本家。

原先职工同盟的宗旨，不过是互相扶助，到后来它的力量，比较地扩张了。加入同盟的会口（员），每月有纳付一定金额的义务，于是发生一个公共的储蓄机关。照着各种情形和款项的用途，付给纳款人一部（分）补助金，以为疾病、残废、出外谋事（旅行费）以及丧葬等事故的用费。

每次事故发生，支出补助金的多寡，一照会员全体的决议和本人每月所纳会费的数目而定。

因为纳费储蓄的方法，发生一个特别的同盟罢工的储蓄机关，以备同盟罢工时，发给补助金，维持工人的生活。

为的是要透彻了解职工同盟的宗旨，必须详细考察劳动界的固有性和它的本身是个什么。

这个问题，像个容易明白的，不须解释的。其实不然。

我们举一个例，即如几种工业技师的助手，与工人有什么分别？究其实，是不能把他们混入工人一类的。

假使他那行工艺的器械价值不贵，或是开个工作房不像那么费事，就可知这个助手，也必要自己开个工作房的。

他不爱惜自己地去经营，整日整夜地去劳动，想积蓄些资本。

他对于资本的营殖，并不表示反对，又不去反抗那雇主的压制。因为他到将来创设一个专有的工作房的时候，他也要像他从前的主人一般做了。

这样的工人，很可以不必加入职工同盟的。他一心想做一个有产业的人，在这个里头，唯贪图自己的势力、幸福和成功。而职工同盟，仅能妨害他那利用工人的计划，于他是无益的。

但是现在制造厂和工场的工人，自然是不同的。他们在机台上，或在自动机器后，或在熔冶炉侧，或在别的场所中工作，他自然不会去想做工厂的主人。这种野心，从来不会有的。从他迈进工厂门闾的时候起，他永远成了一个劳动的苦人。

他的臂力，就是他唯一的财产。他带着这个臂力，来到市场卖给那资本家，好像一个货商似的，看怎样能够多卖点钱。

他要在那几种条件上，方能达到这个目的，又要在那几种情势上，他才能得着工价较高的工作。这个自然要遇着劳动（力）市场上，谋事的要求不过剩，又要赶着那工人能够多待几日，好从从容容地在别个地点去寻机会。

在这个境况上去救济工人，给他一个援助，这就是职工同盟中的一个宗旨。

他费了许多的时光和许多的心血，去和那“失业”奋斗。资本家利用自己无限的权能，随意地革除那些过剩的和不能用的工人，而所给的工价大都是仅供糊口的。所



以工人一经失去职业，一时不能急就一个位置，那就注定了要受折磨，要受痛苦和饿死的。我们对于这个，应加上一句话，算来这个“失业”，并不是不常见的东西，他每隔了一些时间，必要发现一次的。赶到他发现出来，那就是普通所说的恐慌到了。

这种实业的恐慌，就是每个工厂或是制造厂的主人，只图多出制造品运到市场上去销售，并不计算能够将这些制造品卖得了或是卖不了。因此过了多少时候，市场上堆积了许多卖不去的货物，厂主就赶紧地停减了他的出产力。

他把那些用不着的工人，并不怜惜一点地扔在街上，将他的营业停止一部，或是全行关闭了。

这样的，突然间产出一个失业的大帮伙，那时候就只有一个职工同盟能够来帮助他们。这职工同盟，第一，是有每地需要工人的精确计算，就能把失业的工人介绍过去。除此以外，他能由那公共储蓄项内，拨出一部〈分〉补助金，以救济许多人免于饥冻。

从前同盟中财产的大半部的消耗，是支给残废、疾病和老年的人作补助金了。自从国家把这个责任担负过去，拨出公款，创设了国家保险事业和医药费支给的机关以后，职工同盟就有了专门帮助失业和穷困工人的实力，并且拨出一部〈分〉经费，为劳动〈群〉众的教育用途。

职工同盟，自应造就一个最大的平民教育事业。

他们抱着这种目的，就创设了书报阅览室和图〈书馆〉，发刊了浅显易明的册子和单张的篇幅，组织了讲演会和谈话会以及普通的和职工的学校，设立了平民的剧场、陈列所和俱乐部。

在这个和平进行之中，职工同盟对于军事的动机，也取了一个必要的手段。工人的战争时期，就是同盟罢工的时候。同盟罢工当看不能犹豫的时候——就是那资本家极力削减工资或是增加工作时间的时候——原是个极郑重的联合。资本家虽则也要受点损失，但是他们渡过这个难关，比较工人们自然是容易的。

为的是减少势力上和经济上的不平等，就有一个职工同盟来作助臂。他能调度同盟罢工，和雇主开谈判，由罢工储款内，支出补助金，征募私人的捐助，发表檄文和执行一切必要的手续。

工人们因着职工同盟所取、所施手段和它的注意，却从那软弱的和涣散的态度里，转到了强硬的境界。资本家也不敢像从前那样轻举妄动地来削减工价、抛弃工人，或是使他们住在那污秽的房所和危险的环境了。他们一步比一步紧地被强迫着去让步。但是，必等得工人们加入了职工的同盟，方能达到这个目的。

即如英国的 Trade Unions，已实行了集议的条约。

本厂工人的代表，为着全厂做工的和后来进厂工作的便利起见，同雇主缔结了一种佣工的条件。在这种集议的条约上，或是章程（Tariff）上，得那关于某项工作的报酬详细规定了。那么，工人被雇去工作的时候，自不必再去立约议价：因为通行的工价，早已规定好了。

资本家没有权力去给低值，而在工人方面，亦无权去作过分的要求。

这样的章程，渐渐地由这个工厂施行到了别个工厂。到了后来，竟把他的势力，伸张到了全地。终至（？）资本家丧失了自由利用和虐待软弱工人的能力了。工人借着这个方法，整顿了劳动（力）的市场，使雇主绝了由外乡雇佣或是运来失业工人的希望。在工人方面，也用不着出外寻找较高的工价了。

职工同盟，除了英国以外，别国的没有这样的成绩，也没有这样伟大的、优强的、有秩序的和富厚的规模。

但是 Trade Unions 也有它们的黑暗处。我也不必细谈，只据一个最紧要的事实说说罢了。英国的职工同盟，对于自己的成绩，那样的自骄自满，竟把那全球劳动界的最（重）要的目的，完全地弃置一旁了。照着 Trade Unions 广被的眼光看来，那完全的题目，仅在借经济的战争，使资本家退让又退让。这个就是他们解决劳动问题的唯一方法。Trade Unions 不去和资本制度宣战，仅把战争的意义，用在经济的侵略上，对于固有独立的政治进取，却是完全不计及。什么叫做资本家，能和他共存么？到了近来，生活状态，才给了英国工人这个觉（悟）。

资本家创设了一些异样的企业组合，作了工人团体的对抗，要使工人和他们的经济战争，变成一个无益无望的滑稽事。

资本家还不满足这个办法，还去借助于政治、审判官和行政官的权力。因为在这班官僚中间，也坐着同样的资本家，自然是情愿替他们出力的。这样的，竟把那些英国工人，逼迫到阶级的和政治的战争一途去了。

到后来，工人渐渐地觉悟他们境况的不佳，并不是他们赚的钱少，却是他们生活上秩序，没有丝毫长处。因为他的基础，是建设在富人压制贫民、资本压制劳动的威权上的。

英国劳动界，浸润了这种思想，所以等得治好了布尔祝阿集（*Bourgeoisie*）所施的毒料，就在赤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下组织起来。

至于法国的 Syndicates 的形式，又不一样了。它们的取径，自然是和英国的职工同盟所作的相同，就是组织不同罢了。集议的条约，在法国也是实行的，但是没有达到那种高度，也没有操纵势力的能力。在法国有操纵能力的，就只劳动介绍所。在城市的各种职工同盟，全数结成一个劳动介绍所。

在介绍所中，每个同盟，各有一个单独的事务所，以备介绍该行工人的供给。各种同盟，同住在一个屋宇下，所以办事很密切的有大进步。他们的联结，又叫做劳动介绍所联合会。

这个联合会，抱有一个战胜失业和介绍劳动市场状况的目的。它一经得知什么地方需要工人，就把那些失业的工人资遣过去。它这样地整顿了劳动〈力〉市场，就免得工人往返徒劳了。联合会除了救济失业工人，为他们支给旅费外，又去帮助那些有病的和残废的人，建立了一些图书馆、普通教育的和职工的学校或是讲演班，创设了罢工的和慈善的储蓄机关及其余必要的设备。

职工同盟，在德国也极发达，极有势力。他们所做的事业，和英、法两国的职工同盟所做的一样。可是他们因着本国先有了一个势力雄厚的社会党，随后又发生了职工的大运动，就得免去了许多的错误。他们那处的职工同盟，并不似英国工人的自有目的，也不似法国工人利用它去实行社会主义的材料，仅仅就是怎样能够容易些、敏捷些，使劳动界得有阶级的和革命的觉悟的一个方法。

德国的职工同盟，费了许多心血和金钱去从事文化运动。自来关于劳动问题的文学，没有一国能够像德国那样的丰富。他们发刊了极多的书籍、册子、单篇和报纸，去解释劳动界奋斗的意义。

我们现在要把那浸润到〈了〉俄国的职工同盟，作一个结论。

帝制政府，用着极暴厉的警察制度，苛刻寡恩地处罚了各种劳动组织。所以职工的运动，既不能施展自己的能力，又不能自坚壁垒。这样的政治状况，很惹动了我们职工同盟的奋斗和革命的心情。他们都成了社会民主党人，紧附着党部，热心加入了为自由而战争的事业了。

到了（一九一七年）二月大革命的时候，各种职工同盟，几乎全被专制的魔力所摧灭。

现在俄国各种新而有力的组织的伟大建设，也具有极优良的现象。自此以后，已无人能去妨碍它们的进步了。

九年四月十九日译稿（完）

## 劳动问题是些什么

刘秉麟

在经济学上，生产有三个要素：土地、人工、资本，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土地的重要，重农派的学者说得最透彻。人工和资本的重要，斯密氏也说得最详细。但是这三个要素，比较起来，还是哪一个最重要呢？讲到这一点，就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据旧派经济学家的眼光，三者的重要，好像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平心想想，什么叫做资本？资本的意义，讲起来虽多，大概旧派的思想，可用穆勒作代表，社会党的思想，可用马克思作代表。穆勒的话，虽然讲了许多，都是讲资本在生产上的重要。若是讲到什么叫做资本，还是马克思说得精透。马克思说：“资本不过是一种工具，以外还可以使不劳动的人，得到一种进款。”我常常把这两派的思想，细心考究一番，觉得资本这样东西，不过是过去的人工一种蓄积。若是没有人工，则资本又从何处来，又从何处用！这种的思想，是很简单的。就讲到土地，也靠着人工。所以这三件要素，比较起来，还是人工最重要。这是从生产方面讲的。从分配方面说起来，土地的报酬是租；人工的报酬是佣资；资本的报酬，当然是利。但是这三种以外，还有一种息，或者叫做红。讲息的来源，本是应当均配于人工及资本两方面的。但据现在的事实，这件东西，好像只有股东与雇主可以染指，工人是没有份的。这样看来，不是资本有加倍的报酬么？就讲到土地，因为供少求多的关系，地主的厉害，好像一天比一天扩展。单剩下这个工佣，不仅不比从前加多，反比以前减少。因为生活一天比一天高，就是每天加给几个铜元，比较起来还是苦。所以这个劳动问题，实在是这个时代所逼迫而成。劳动的运动，也是逼到这种地位，不能不如此。

许多的经济学著作，可以说它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譬如讲到组合，只有资本组合，如大宗生产、股份公司等是。劳动的组合，以前的经济学书都未曾讲过，而且它们实实在在把这种劳动界的现象，当做一类轨外的行动。一直到现今，始有把这个劳动问题附属起来的，不过还是一种附属品。但是资本既有集合，既有组织，劳动就不应当有么？我们现在既承认这个问题有研究的价值，还有一点，我们也应当知道，就

是无论一个什么问题，其影响与结果，必定是与各方面都有关系的。不过图研究的方便，别方面我们暂不提起，专从经济的方面讲。不是说它除经济方面以外，别方面都是不相关的。再进一步讲，就是这个劳动问题，不过是一个总括的名词，应当分别说，才比较踏实。但想要一层一层都讲到，我恐怕来不及。现在且把想到的，讲讲罢了。

## 一 什么叫做佣资

什么叫做佣资？照以前经济学者讲起来，就是一种收入，取之以交换其劳力者。不过这个定义，实在不妥当，实在说得太泛。因为照这样讲来，恍惚这种佣资，是自然发生的，是永久不能取消的，在学理上，理由是极圆满的。不过我们从事实方面看来，从经济学方面看来，现在所谓佣资，不过是工人对于雇主一种劳力的代价。好像工人是卖主，雇主是买主，佣资是价格。Price 这种现象，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面一种方法。若是资本主义一天不能实现，那这种方法也可以改变，并不是自然的，也不是永久的。在今日资本主义盛行之下，我们既明白这个佣资是一种价格，还要明白这个价格有二种的分别：一种是实在的价格（*Real Price*），一种是表面上的价格（*Nominal Price*）。照学理讲来，就是实在的佣资与表面上的佣资之分别。这个表面上的佣资，又可以叫做货币式的佣资（*Money Wages*）。根本上既然有这样的分别，所以论到佣资的时候，不要把几百年或几十年前的金银购买力做标准，说是现在的佣资，还是与从前一样。要知道表面上虽然是一样，工人的生活程度不同了，也就是工人所费之劳力的成本（*Cost of labor*）不同了。表面上的佣资纵然加高，实在的佣资还是一样。就是实在的佣资特别加高，在生产方面，还是一个好现象。因为佣资加高，生活程度加高；生活程度加高，工人能力也加高，工人知识也可以加高。关于这种佣资的学理，讲起来不胜其烦。有佣资固定说（*Wage Fund Theory*），有佣资铁律说（*The Iron Law of Wages*）。时过境迁，暂且都不讲了。

## 二 时间问题

从劳动问题讲起来，佣资不过是一个片面的关系。就是加增佣资，也不过是一个片面的利益。譬如我们坐人力车，叫人〈力〉车夫拼命地跑。虽然走到的时候，我们多加他几个铜元，〈但〉这种的见解，还是不人道。各位闭眼一想，看他走到的时候之样子，差不多是牺牲他的性命，这几个铜元，又值得什么？工厂里的工人，也是一样。据资本家的眼光看来，每天加给四角钱，多做四点钟，还不公道么？好像一匹马，我只要多把一点麸豆给它吃，就是一天多跑一两点钟，也不算十分苛刻。但是我们的眼光，略略有点不同。想要造福劳动界，除了这几个铜元（指佣资）而外，还有一件最

重要的事，就是减少工人做工的时间。所谓时间问题，与增加佣资问题，同一样的重要。近来这个问题，也风起云涌。研究“五一”运动史，这就是第一件事。社会党的眼光，以为减少工作时间，就是工人根本上的解放，并使他在资本制度之下，有自由发展的余地。而且使他们对于政治上的战争，社会上的战争，阶级上的战争，有一种着实的预备。不过要明白的，就是时间虽减少，佣资并不减少，或者佣资能增加一点更好。依此办法，凡劳动界中人，都有一种增加知识之机会。简单地讲起来，就是减少他们的机器的作用，使他们自此以后，发展他们的人的作用，使他们自己人人个个，都了解我不是一个工厂里的机器，我是我国家的一个国民。但是这个缩短时间问题，是世界的，不是一国的。因为国与国的生产竞争，是时有的。若是这一国缩短，别一国不缩短，其中自然有一种利害。

若是世界上劳动界都如此，则此种的现象就不至于发生。而且我们从经验上讲来，就是工作时间缩短，于一国的生产，也决不至于退步，也决不至于竞争失败。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人类年龄上、性质上，加一种分别。

甲 儿童工作时间 号称文明的国家，除了几个可耻的例外，大概都是禁止儿童在工厂内做工的。不过这种年龄上的限制，十四岁呢，还是十二岁呢，那各有各国的不同。从法律上看起来，也从没有一种绝对相同的，也从没有一种完全放弃的。晚上的工作，大概多是禁止的。十岁到十四岁的时候，大概都有一种强迫教育的方法。十四岁到十八岁的时候，大概不准操过劳的工作。但是法律虽然是〈这〉样规定，其中也有多少骗人的。从学理上讲来，少年体格未发达就工作，老来的生产能力必定不佳。人类总要有一种较远的眼光，总要朝将来设想，不要和老鼠的眼光一样就只看到面前。

乙 妇女工作时间 妇女工作问题，比较儿童工作问题更难解决。自从机器发明以来，妇女可与男子做同样的工作，佣资又比较的贱。法律方面，虽有严厉的干涉；事实方面，一天比一天多。有一派的人士，主张绝对禁止的。从家政方面看起来，从妇女身体方面讲起来，从抚养儿童说起来，像这种禁止，也不为奇怪。这种恶现象，也是物质太发达的一个结果。相当的禁止（如挖煤），各国也有的；工作时间的限制（如每天十时），各国的法律也有的。不过我们中国，还有许多自命为专门家的人，用种种苛刻的契约，种种残忍的方法，在那里进行，在那里鼓吹，这一点（如上海招湖南女工）是要请大家从根本上想一想的。

丙 成年男子工作时间 从成年男子讲起来，法律的干涉，比较更困难。从前放任派（*Liberal School*）的学者都说过，成年的男子，可以完全自由规定其工作时间，谋他们自己根本上的利益。不过这一点，未免说得好听。在大宗生产制度（*The large*

Scale Production) 盛行之下, 这种的希望, 真正是梦想的。工厂叫他做工, 工人敢不依从么? 工厂叫他停止, 工人敢不停止么? 所以这一点, 现在说不到。不过现在资本家和雇主所以反对减少工作时间的理由, 大概都以为生产力必随而减少。我们现在要证明的, 就是工作时间虽然减少, 生产力决不会减少。资本家的利益, 不仅没有损失, 还有增加。从工人方面讲起来, 时间缩短, 佣资照常, 自己也有利益, 同我们一类的人, 也有利益。我所余的时间, 可以叫一般失业的人去做。这样看来, 工厂里的工作, 也何至于停顿, 同类的工人失业的, 一定比较少。而且我们知识加高, 生产力必至于因精明而更发展。这种的思想, 传布起来最快。英国工人有一首歌叫做: “八点钟工作, 八点钟游戏, 八点钟睡眠, 八先令一天。” 因这种思想而定的法律, 也是极周密的。不过讲到实行方面, 恐怕只有几国, 其余都不用说了。

### 三 工人保险问题

增加佣资, 是劳动界大家所希望的。不过所增加的佣资, 应当怎样用法, 这也是应当研究的。因为劳动界中的人, 常常有不幸的事故。这种不幸的事故, 大概有五种, 前三种是与普通一般人相同的。

1. 疾病 Illness
2. 老年 Old age
3. 死亡 Death

后二种, 只有工人有的:

4. 失业 Loss of employment
5. 伤残 Accident

这种现象, 是劳动界中时常有的。讲到救济的法子, 还是鼓励储蓄, 主张工人自己保护自己呢, 还是希望别方面帮助呢? 不过从事实方面看来, 五种危险都要工人自己救济, 恐怕不能。储蓄虽然是一种好事业, 但工人能力有多大, 所余有几何? 据我想来, 只有预防疾病或者可以做到, 但仍不能周到。欧洲各国, 有一种团体, 叫得互益会 (The Mutual Benefit Society), 就是同业的工人, 纳一种相当的费, 以供给因病不能工作的工人, 可以领到一种医药费。至于老年之抚恤, 虽然互益会中, 略略有点帮助, 但为数太微, 无济于事。若讲到死与伤残, 虽然有种种保险公司, 但都不适用于工人。因为他们保险的率太高, 工人能力太薄, 无法照缴。讲到失业一层, 英国的工会办理得甚好, 因为工会的组织是极坚固的。它强迫工人所纳的费, 也是很高的。不过这种组织, 就以英国而论, 也不是普及的, 也只有几个工厂的工人始有的。因此之故, 工人自己保护自己, 实在有点做不到。但是谁人可以帮助, 实在有大大研究的

价值。靠资本家与雇主么，他们的力量是很够的。

在欧美各大工厂中，多设有一种救济机关（*Relief Department*），以备各种的不幸。不过此种办法，有极力办理的，有不负责任的，这种法子，还是不普及。资本家与雇主既不十分可靠，还是靠政府呢？照以前德国的办法，除死亡与失业外，对于老年、伤残及疾病等事，政府皆有极密的规定。资本家的责任与工人应纳的规费，皆是编制很完美的（参照德国一八八三年与一八八六年和一八八九年的工厂法）。

实行工人保险之法，又有两种分别，一是强迫的（*Obligatory*），一是任意的（*Optional*）。以前德国的制度，是强迫的，工人与雇主都因为法律所限制，应纳一种相当的费；法国的制度，是任意的，因为他们法律所规定的，不过规定雇主与工人之责任，并无一种实行的制裁。把这两种制度混合的，是比利时。比利时的政府，常常对于工人有一种宣言，就是你们必须自己帮助自己，我们然后帮助你。

#### 四 佣资制度之将来与经济学家各派之意见

现在的佣资制度，有人说要废止的，有人说要改良。

改良与废止，现在不去管它。但是它们缺点，是大家都承认的。我们既然知道它们缺点，还应当考究它们存在的理由。我想它存在的理由，不外两点。对于工人方面，不过因为这种收入是固定的，是即刻有的，而且这种收入，不管公司失败也好，成功也好，他们的佣资，总不至发生变动；对于雇主方面，不仅所有生产品统归他们，而且对于公司有全权，并负完全的责任。讲到它的（指佣资制度）坏处，就要盖过它们的好处。请分做三点说：

1. 这种报酬的方法，纯把工人〈当〉做一种商品看待。关于商品定价的公例，好像可以适用。但是这种公例，只讲物与物或物与人的关系，没有讲人与人的关系。所以这一点，曾经学者指破过。佣资制度，就是奴隶制度的变相，纯把人当做一种物，可以买也可以卖的。地主与资本家，虽然把他们的地，把他们的资本，当做货物，但是他们并没有把他们自己当做货物。

2. 照佣资契约，恍惚工人给一种相当的劳动，换一种相当的报酬。不过如何而后可以叫做相当，这种事体真难预定。这种的动力，大概不外义务心与恐惧心所逼迫。义务心本是人类都有的，但因为雇主与被雇者感情恶劣之故，这种心理，多不适用。讲到恐惧心，则纯是往时使用奴隶的法子；就今日看起来，这种的工作，决不能做许多的事。

3. 这种制度，实在是雇主与工人冲突的唯一原因。因为他们的利益，太相悬隔。工人一方面，劳动的多，报酬的少；雇主一方面，报酬的多，劳动的少。因为这种的



不同，所以同盟罢工的事，时常发现。

这种的制度，将来总要想一个改造的法子。工人这样的困苦，将来也总要想一个解除的法子。不过讲到这一点，各派有各派的见解。我且把他们的主张，分别出来，供我们参考和我们研究。

#### 甲 放任派之主张 (The Liberal School)

佣资办法，依放任派之眼光，实在是一种报酬的好法子。因为他们以为佣资是自由契约的结果，所以他们相信这种组织，必定是永久的。改良之法，亦惟鼓吹这种契约，一天比一天更自由罢了。自由之行，可试用工人的权力来组织（这种权力，亦放任派所极力鼓吹者），或听工人任意选择（有利没有利，工人可自由选择）。

#### 乙 集产派之主张 (The Collectivists)

佣资制度，集产派以为应当根本废除，而且以为这种制度，实奴隶制度之变相。照他们的宣言，工人应当取得其工作上所产生之货物。这种权利，工人自己有之。不过照集产派的办法，这种佣资制度，恍惚更形推广。我们大家都成了一种取佣资的工人 (*Wage-Workers*)，国家成了一个大雇主，不过没有小雇主罢了。

#### 丙 合作派之主张 (Cooperative School)

依合作派之眼光，佣资制度，实一种最下的报酬方法。这种方法，将来可用一种结合或合股的方法代替它。即使合股之法即刻不能实行，目前也可采用利润分配法来补救。所以合作派的主张，可分为二：一久远的，一暂时的。试分别言之：

1. 合股制 (*Co-partnership*) 工人自己结合，组织一个团体，所有生产器具 (*The Instrument of Production*)，均归他们自己筹备，所有生产品，均归他们支配。照此办法，工人可由被雇者之地位，变成工厂之主人。

2. 利润分配法 (*Profit-Sharing*) 如佣资制度，一时不能根本取消，同时可采用利润分配法，将营业部分所得之利润，分配于工人。这种办法，于工厂方面，于工人方面，皆有利益。自工厂方面言之，工人因有利润可得，必振刷精神，使生产力发达，使工作完美，不啻鼓励之一道；自工人方面言之，佣资而外，还可以得到一种相当的红利，以备不幸时的用费。

本文暂说到此地为止，所有工人组织（如工会等等），因所涉太广，未能提起。

## 劳动者的觉悟

陈独秀

(在上海船务工界联合会演说)  
栈房

世界上是些什么人最有用最贵重呢？必有一班糊涂人说皇帝最有用最贵重，或是说做官的读书的最有用最贵重。我以为他们说错了，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这是因为什么呢？我们吃的粮食，是那种田的人做的，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读书的人做的；我们穿的衣服，是裁缝做的，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读书的人做的；我们住的房屋，是木匠、瓦匠、小工做的，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读书的人做的；我们坐的各种车船，都是木匠、铁匠、漆匠做的，还有许多机器匠、驾船工人、掌车工人、水手、搬运工人等，才能把我们的货物和我们自己送到远方，这都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读书的人的功劳。这世界上若是没有种田的、裁缝、木匠、瓦匠、小工、铁匠、漆匠、机器匠、驾船工人、掌车工人、水手、搬运工人等，我们便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房屋住、没有车坐、没有船坐。可见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因为有他们的力量才把社会撑住；若是没做工的人，我们便没有衣食住和交通，我们便不能生存。如此，人类社会，岂不是要倒塌吗？我所以说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但是现在人的思想，都不是这样，他们总觉得做工的人最无用最下贱，反是那不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我们现在一方面盼望不做的工人，快快觉悟自己无用的下贱；一方面盼望做工的人快快觉悟自己有用、贵重。世界劳动者的觉悟，计分二步：第一步觉悟是要求待遇，第二步觉悟是要求管理权。现在欧美各国劳动者的觉悟，已经是第二步；东方各国像日本和中国劳动者的觉悟，还不过第一步。在表面上看起来，欧美日本的劳动者，都在那里大吹大擂地运动，其实日本劳动者的觉悟和欧美大不相同。因为他们觉悟后所要求的，有第一步、第二步的分别。第一步觉悟后所要求的，是劳动者对于国家、资本家，要求待遇改良（像减少时间、增加工价、改良卫生保险教育等事）；第二步觉悟后所要求的，是要求做工的人自身站在

国家资本家地位，是要求做工的人自己起来管理政治、军事、产业，和第一步觉悟时仅仅要求不做工的人对于做工的人待遇改良大不相同。第一步要求还是讨饭吃，必须到了自己做饭吃的时候，油、盐、柴、米、菜、蔬、锅、灶、碗、碟等，都拿在自己手里，做工的人的权利，才算稳固。否则无论如何待遇改良，终是仰仗别人的恩惠、赏饭。中国古人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现在我们要将这句话倒转过来说：“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各国劳动者第二步觉悟、第二步要求，并没有别的奢望，不过是要求做工的劳力者管理政治、军事、产业，居于治人的地位，要求那不做工的劳心者居于治于人的地位。我们中国的劳动运动还没有萌芽，第一步觉悟还没有，怎说得到第二步呢？不过，我望我们国里的做工的人，一方面要晓得做工的人觉悟确有第二步境界，就是眼前办不到，也不妨作此想；一方面要晓得劳动运动才萌芽的时候，不要以为第一步不满意，便不去运动。

## 美国劳动运动及组织

张慰慈

—

劳动问题是此刻社会问题中最复杂、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简单一句话，这劳动问题就是如何可以矫正经济上种种不公平、不道德的事情，使劳动的人能够得到“公平交易”。劳动运动就是劳动阶级不满意他们生活上种种情形，想用他们全体共同的能力，与社会上固有的制度抵抗，借以增进他们的幸福。劳动阶级的状况如有改良的地方，就要发生劳动问题。但是这个劳动问题是近来才发生的，除了英国以外，欧美各国劳动问题的历史是过了一千八百六十年才有的。从〈这〉上边看起来，我们就可以晓得这劳动问题是完全根据于此刻工业时代的种种制度而发生的。

第一个原因就是工资制度。社会上生产事务若是全靠奴隶去做，或是采用社会主义的办法，每个工人是一定有工做的，一定有饭吃有衣穿的，劳动问题就要变个样子了。不过有了工资制度，每个工人须自己担任去寻工做，去养他自己及他的家属。又因为他们的力量薄弱，一天不做工就一天没有饭吃，所以他们总是在资本家势力范围之内，资本家愿意给他们多少工资就是多少。他们个人的力量虽则是薄弱，不过他们如能把全体集合起来，他们就有抵抗资本家的能力，所以同行同业的工人往往组织工党与资本家对抗。因此就发生同盟罢工及别种资本和劳动冲突的事情。

第二种原因是此刻的工厂制度。工业发达当然有种种很好的结果，如工资增加、生活程度加高等类。不过在坏的一方面看起来，这工厂制度是有种种不满意的地方。无论何人，如要在工业上有所发展，非有极大的资本不可。平常的人是差不多没有机会去得到大宗资本来办工业。所以这一班劳工，做了劳工，永久是劳工了。从前的时候，所有的工业完全是一种小本经营，雇主与劳工是很接近的，一个劳工勤苦几年，就可以积蓄几个钱来做一个小资本家。但是此刻的情形是大不同了，劳动的地位也就因此不同。在此刻工业时代，每一个工厂起码要用几百或几千几群(?)个劳工，所以他们永没有与雇主接近的地方，小的资本家是一天减少一天，劳动的人是永不能跳出

劳动阶级，所以劳动〈家〉和资本家的冲突，渐渐变成一种阶级的冲突。

劳动家要和资本家决斗，必须有强有力的团体才有希望。所以此刻的劳动，除了极少数以外，均组织了极大的团体。这种劳动的组织大约可以分做三种：（一）劳工联合；（二）工艺联合；（三）工业联合。劳工联合是把各种工人，就是商人或有职业的人也包括在内，联合起来组织一个大团体。各地方有各地方的组织，联合起来，组织一个全国的大团体。工艺联合是由同艺或同行的工人联合起来组织成的。这样的联合很普通的，就是在我们中国也有同艺同行的工人联合，如木匠、泥水匠等类，在外国这许多同行的工人往往组织全国的或国际的大团体。工业联合是把一种工业所雇各行的劳工统共联合起来组织成的。

## 二

此刻虽然到处多发生劳动运动，各国多有劳动问题，不过细细研究起来，各国的劳动问题各有各的特别性质，例如德国劳动运动的特质是社会主义，西班牙劳动运动的特质是无政府主义，俄国劳动运动的特质从前是虚无党主义，现在是布尔什维主义。这种种不同的情形，完全是因为各国的状况不同，所以劳动运动的性质也就不同。美国的劳动运动完全是发源于美国的特别情形，我们现在既专论美国的劳动问题，必须先明白美国的特别情形，然后才能懂得美国劳动运动的特别性质，并把美国的劳动运动与别国的劳动运动区别出来。从美国的特别情形方面，又发生出几种哲学。美国的特别情形和哲学合并起来，才能解说一国劳动运动的特质。

在美国最显明的特别情形，就是地多人少，这广大的土地是由政府贱价出售的，所以穷苦而勤恳的劳工稍微积了几个钱就能买一块土地，跳出劳动阶级，变成一个农民或小小的地主。不过地多人少这一层实不能说明美国劳动运动的特质。澳大利亚也是新辟的地方，那边人民也是很少的，土地也是非常之多，种种的情形和美国是差不多的。但是澳大利亚劳动运动的特质和美国的劳动运动却大不相同。在澳大利亚，大半的土地早已被大地主霸占去了，劳工的人是没有机会得一块小小的“自由”地，他们为境遇所迫，只有到城里去争他们的权利。其结果就发生工业联合主义、社会主义的政治，工党在议会占住优胜的地位，这是澳大利亚劳动运动的特质。

美国在最初的时候，所有西方的土地差不多也是被投机人占住，不过以后人民就觉悟了，起初是反抗，最后就反叛，相争了五十多年，直到南北战争了结后，政府才规定一条人民家宅的法律。照这条法律，无论什么人二十一岁以上，为设立家宅起见，可以向政府买公地二百五十亩，每亩取价一元二毛五分。我们晓得这种权利是完全由于劳动与专利争战得来的，并不是因为美国土地丰富而有的。在哲学一方面，美国人

注重的是个人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是个人劳动，不是工业联合主义；是政治的组织，不是经济的组织；是议会的法律，不是自然的法律。所以美国劳动运动是以中等阶级或生产阶级为主体，其特质就是苦争天然的土地。

美国劳动界之所以能争得享受天然土地的权利，是因为美国的民治主义发展得最早，人民早享参与政治的权，所以就能利用政治权力来争夺天然的土地。在一千八百三十年年的时候，美国选举法律就取消财产、宗教及种种的资格，普通选举制度就已成立。劳动界当时觉悟后，立即加入政治运动，时时希望利用他们的选举票来增进他们的幸福。

美国是土地广大，出产丰富，国内商场渐渐推广出来，到此刻全美国四十八邦差不多是变成一个大商场。无论商业上或工业上，竞争都非常剧烈。资本家或劳动界为保护自己的利益、防止别的竞敌起能，不得不有强有力的组织。资本家一方面有极大的公司，劳动界一方面有极大的工业联合，两方面相持不下，成了此刻美国劳动界的状况。

### 三

美国的劳动运动是到了十八世纪的末年及十九世纪的初年才发生的。起初的时候是由各地方的职工或手艺人单独运动、单独组织的，例如木匠、泥水匠、印刷工人等均在各地方组织了团体，共同保护他们全体同业的利益。他们的组织叫做地方上手艺人的联合（Local Craft Unions）。这种劳动工联合到了这时候才发生，因为美国到了这个时候，劳工与雇主才分开，社会上才发生劳工阶级。还有一层，我们必须注意的，这种劳动并不是根据于什么哲学，什么社会学说。因为这时候最通行的学说是十八世纪的自然秩序和自然法律的学说，例如个人自由与平等，自由竞争等说，均以个人为单位，最反对群众运动和劳动的团体组织。这时候所以发生劳动运动的原因，完全在于当时社会上的状况。雇主和劳工完全分开后，社会上就发生出阶级来，劳工的权利一天少一天，雇主的势力一天增加一天，渐渐就变成大资本家。他们利用他们的势力，就用种种的法子来压制劳工，减少他们的工资，增加他们工作时间。劳工想抵抗雇主，不得不团结起来。他们的唯一武器就是联合起来同盟罢工。

为什么最初的劳动运动是以各地方的手艺人作为单位呢？这是因为：劳工一方面的问题，职务，及当时商业的性质。劳工一方面的问题是要怎么样可以阻止雇主减少他们工资，增加他们工作时间。他们的职务是要保护他们的势力范围，因为当时商业的性质，商场是限于各地方的，所以劳工的势力范围是限于各地方同业同艺的人。故最初的劳动组织是一种地方上同业同艺人的联合。

美国劳动运动的历史可以略略分作下列的几个时期，每一个时期有一种特别的性质，所以每时期的劳动运动有特别的劳动组织。

(一) 从一千七百九十八年到一千八百二十七年，是劳动运动的胚胎时期，其组织是各地方各业、各行的劳工单独联合。经济上的原因就是雇主和劳工的界限渐渐分开，商业上发生出一种经纪人，周旋于生产的和消费的人之间。当时工业上已经用了机器，资本也已渐渐堆积起来，人口也增加了，交通也方便了，因之商场可以推广出来。有了这种种的原因，工业的人就分做两种：雇主与职工。工资制度就从此设立。劳工联合也渐渐发现了。还有一个缘故，同行的劳工数目增加后，他们自然而然地组织起来，结成一个团体。在这个时期还没有全国联合会，但各地方的同业联合时常通消息。这种最初的劳动联合最注意的就是：(1) 增加工资；(2) 工作时间及工作的情形；(3) 和地方上劣等的或不合格的工人竞争；(4) 保护同行中的穷苦人。所以这种劳动联合的职务是：(1) 互相保险；(2) 津贴病费和丧费；(3) 与雇主交易是由全体出面；(4) 规定学徒的资格；(5) 规定工资；(6) 规定工作时间及工作情形；(7) 禁止不合格的工人；(8) 同盟罢工。

(二) 从一千八百二十七年至一千八百三十七年，是工艺联合发生时期。在这个时期，一个地方所有的工艺联合再团结起来组成全城的工艺联合会，各地方同艺的劳动联合又联合起来组织全国的工艺联合。这种变更的原因，一半是经济的，一半是社会的。在经济方面，因为当时的商场是推广了，所以竞争的范围也就扩充出来了。在社会方面，因为普通选举权成立后，劳工就想用政治权利来改良各种政治的和社会的弊病。

(三) 从一千八百四十四年到一千八百五十三年，是“乌托邦”的提倡社会主义的劳动组织极盛时期。这种组织的宗旨是要设立各种的互助会、模范乡村、土地法改良及规定工作时间。它们这许多目的，有些是达到的，有些是没有达到的。不过到了一千八百五十二年的时候，黑奴问题变成了极重要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人民就无暇注意及劳动问题，所以这时期的运动就渐渐消灭了。

(四) 从一千八百五十三年到一千八百六十年，是地方工艺联合会重新组织及全国工艺联合会日形发达时期。其原因就是生活程度加高，当时商场推广后，劳工的竞争范围也就推广，所以必须有全国的组织。

(五) 从一千八百六十年到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是工艺组织复兴时期。当时因为南北战争，政府发了许多的纸票。纸票充塞后，物价就因之增加，不过劳工的工资并不增加，所以当时的工人吃了大亏。在这个时期，一共发生了三十个工艺联合会，其宗旨均是帮助罢工和对于商家的抵制。

(六) 从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到一千八百七十二年，是并合全国工艺联合会的试验时期。这个时期的特质可以从两方面说明。一方面是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所组织的全国劳动联合会。这个会是由工艺联合联合而成的，但是所有劳动联合均派有代表在内，但

是大多数的人均不赞成普通的劳动联合会。这联合会的单位是工艺联合，不过带有政治上的作用。在一千八百六十六年，这联合会主张八点钟工作时间的法律，劳工互助，劳工住屋改良，公地只能卖给人民作住家之用。第二方面就是工业会（Industrial Brotherhood）。这个会在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开了一个大会，主张工厂每星期须发给工资，减轻运费，学徒学习的法律和禁止华工。这两个会所以失败的原因，完全因为同艺人不愿意与异艺工人或普通的工人联合起来。

（七）从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到一千八百九十年，是普通劳工联合占优胜的时期。这种组织的代表是“劳动武士”（The Knights of Labor）。在这个时期，机器及新发生的“托拉斯”把从前工艺的界限完全打破。雇主一方面有了种种的联合会与劳工组织对抗，所以劳工一方面非有极大的组织不可。这“劳动武士”的宗旨是理想的、人道主义的和政治的。

（八）从一千八百九十年到现在，是全国工艺联合会占优胜的时期。这时代的代表是美国工艺联合会。

（九）从十九世纪末，又发生出工业联合主义及种种激烈的劳工组织，其代表就是世界生产劳动者。

美国从南北战争后，劳动运动的趋向，有几种特质：（1）劳动阶级的自觉性逐渐发展了，（2）社会党员极力想干涉劳工组织的事务，（3）所有政治的及武力的举动逐渐增加了，（4）集中的组动。

#### 四

“劳动武士”在美国劳动运动的历史上也曾占了重要的地位，此刻虽则在美国劳动界中完全失了势力，不过我们如果能够明晰这个组织失败的原因，我们就能晓得在现今的世界上，怎样的劳工组织是能存在的，怎样的劳工组织是必至于失败的。

这“劳动武士”是在一千八百六十九年组织的。最初的时候是一个秘密的会，其会员完全是缝工。本来的意思是想组织一个工艺联合，增进缝工的幸福。以后就由秘密变成公开，不是缝工也能加入做会员，所以其宗旨也改变了，想把所有劳工组织一个极大的团体。第一个大会议是在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举行的，当时有会员八万人。以后会员逐渐增加，到了一千八百八十八年，共有十万人，下一年就有七十万人。这是该会的极盛时代，此后会员就渐渐减少，到了此刻只有十万会员。

“劳动武士”的组织是一个大议会，每年召集一次。这个议会是由各地方的会员举出代表组织成的。在这大议会之下，有全国工艺议会、邦议会、区议会及地方议会。地方议会大概是同艺的工人组织的，不过有时候也有地方议会由各艺的工人联合而成的。除



了雇主、律师、银行家、赌博者以外，各种人民均可以加入做会员。有许多的地方议会是直接附属于大议会，不过大概总是附属于邦议会或区议会。所有各种组织的性质及章程均由一种宪法规定的。“劳动武士”的组织及职务均详载在这种宪法之内。如果我们要晓得美国工艺联合会（见下节）的组织及职务，非读几百种宪法不可。这两种劳动组织的区别，就是一个是非常集权的，所有事务均由一个总机关规定；那一个是非常分权的，所有重要职务仍旧在各处及各种的组织，总机关只有一定的职务及一定的权限。

“劳动武士”不是一个激烈的组织，也不是一个阶级的组织。其目的并不是要推翻现今社会同工业的组织，不过是要增进全部劳工的幸福。他们的主张是包括人民直接立法——就是创制权及复决权——比例的代议制度，增进劳动阶级教育的道德的和经济的知识，要求土地所有权只属于实在用的或确实住居在这块土地上的人、种种保护劳动的法律等。这个组织是包括各种各样的人，除了劳工之外，还有许多农民。其最大的目的就是要集合所有生产的人与资本势力决战。不过他们失败的原因，就是在这一层。他们的组织和现今工业世界所发生出来的实在情形，完全相反。机械发生后，物质方面的竞争更加剧烈。但是这种竞争并不是资本势力和人民争斗，只是雇主和雇工的争斗而已。如不注意及此，专以社会全体为前提，无论哪一种的运动，无论哪一种的组织，总须失败的。“乌托道”主义此刻已经过时了，理想的态度实在不能应用于此刻的劳动问题。“劳动武士”失败后，美国工艺联合会就在劳动界里占了极优胜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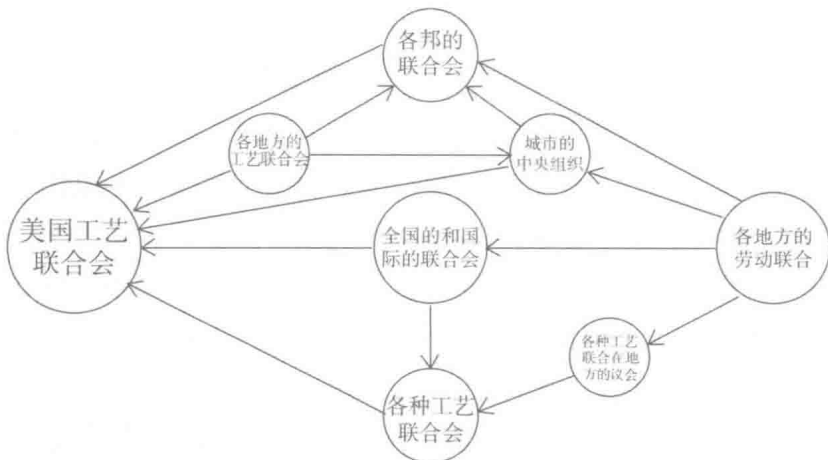
## 五

在一千八百八十一年，有几个全国工艺联合合并起来，组织一个美国工艺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起初的时候，只有会员二十五万左右，以后就一天增加一天，到了此刻差不多是美国最重要的劳动组织。从一千八百九十七年起，会员增加的数目如下：

1897	264 825	1909	1 482 872
1898	274 016	1910	1 562 112
1899	349 422	1911	1 761 835
1900	548 321	1912	1 770 145
1901	787 537	1913	1 841 268
1902	1 024 399	1914	—
1903	1 465 800	1915	—
1904	1 676 200	1916	—
1905	1 494 300	1917	2 371 434
1906	1 454 200	1918	2 726 478
1907	1 538 970	1919	3 260 068
1908	1 586 885		

在一千九百十九年的冬天，美国铁路工人的四个大组织，如司机、升火夫、查票员、列车人员，也加入美国工艺联合会，所以这联合会此刻的会员大约总在四百二十万至四百五十万之间。这会的组织完全是根据于各地方各种联合分权的制度。看下边(边,?)这一图，我们可以知道这联合会与各种附属团体的关系。

这一边的组织是以地方为界限的。



这一边的组织是以职业为界限的。

从这一个图，我们可以知道美国工艺联合会是一个很疏松的团体，根据于各一各行的独立权，以地方联合，各邦或全国的联合，及国际联合为单位。所有各艺工人与雇主有什么交涉发生，全由各工艺组织单独办理，单独行动。如有较大的事情发生，关于各行工艺的劳工，那么由各行工艺联合共同对付。但是此刻的趋向和严格的工艺联合，是不甚相合。资本家方面，因为推广贸易及抵制竞争起见，组织了许多“托辣斯”和别种联合的工场；劳工方面亦不得不打破同业的界限，组织工业联合。所以近几年来美国工艺联合会亦渐渐改变其本来的方针，加入了许多工业联合。除了原有的地方、全国和国际工艺联合之外，近来又新添两种组织：一方面是由各种工艺联合再联合起来组织一个较大的团体，叫做 Department，就是各种工艺的联合会；又一方面由各地方的工艺联合联合起来组织地方上的联合会。所以美国工艺联合会里边有各种的组织，有以地方为界限的，有以职业为界限的。

## 六

美国劳动的人民，大约总在四千万以上，但是各种劳动组织所包括的劳工，不过四百万左右，约占全体劳工百分之十。劳动组织在各种工业之中所占的势力，是不甚均匀的。在农业、各种手艺、煤油厂、盐场及橡皮厂之中，劳动的组织非常薄弱，只有百分之一的劳工是有组织的，但是这几项的劳工差不多占全部劳工的半数。其余如

石作钢铁厂、纸厂、食料店等所用的劳工，约占全部劳工四分之一，但是在这项工业之中，只有百分之十的劳工是有组织的。所有职业之中，最有组织的劳工要推铁路上的工程师（百分之七十四）及查票员（百分之八十七）。在建筑业之中，百分之十六的劳工是有组织的：泥水匠一方面，百分之三十九；木匠，百分之二十一；漆匠，百分之十七。就是在同样的工艺之中，在大城的劳工是很容易组织起来，在小城或乡下的劳工是差不多没有组织的。这就可以见得如果要有极大的劳动组织，必须先要有种种的状况，使劳动的人觉得他们非有极坚实的团体是不能生存的。例如在大城之中，资本家的势力厚，劳动的人数目多，同艺的工人，一方面须与资本家抵抗，不致为他们欺侮；又一方面须保护他们自己的势力范围，不致为外边的人进来抢他们的生意。大城里的劳工所以必须有一种组织，就是这个缘故。

劳动组织的宗旨是完全为保护劳工的势力范围。劳动组织的对敌是：（一）资本家；（二）不加入劳动组织的劳工。不过，要加入劳动组织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此刻美国的劳动联合均规定几条极严的资格，例如一定须有几年的经验、极大的人会费等类，非有这种资格，是不能加入他们的团体的。还有几个劳动联合完全拒绝外国人。但是每年进美国的外国人非常之多，这一班外国人大半均是欧洲最穷苦、最没有知识的苦工，他们未到美国以前，以为那边是一个天堂福国，要什么就有什么，金银宝物可以到马路上边去拾的。不晓得到了那边，实在的情形和他们梦想的状况全不相同，连寻一个工作的地方也难乎其难。因为美国许多的工艺联合均主张一种叫做“关门政策”（*Closed Shop Policy*），就是在一个工厂之内，只有属于他们工艺联合的人可以进去工作，其余的人一概不准撞入他们的势力范围。如果雇主要定用新进来的外国人或不是他们团体以内的人，他们就要同盟罢工及种种要挟。久而久之，凡属于劳动联合的工人就变成劳动界的贵族，他们自己的地位是保护好了，他们的工资是增加了，他们的工作时间是改少了；但是在他们团体以外的劳工，非但不能靠他们的组织得一点幸福，并且还要被他们拒之于门外，连自由工作的权利也被侵夺。这种情形以美国工艺联合会为最甚。所以我们可以下一个批评：凡劳动组织以工艺为单位的，一定是自私自利的，违背民治主义的、不过是很有效力的；凡劳动组织以工业为单位的，如以从前的“劳动武士”及现在世界生产劳动者（见下），一定是理想的、阶级自觉的，不过是没有什么效力的。

美国工艺联合会自私自利的态度和极守旧的政策，早就发生出反动力。起初的时候，有一班社会党员极力要想感动美国工艺联合会的重要分子，希望他们改变方针，但是这联合的重要人物，均是一班极守旧的工党领袖，例如这联合会的会长 Samuel Gompers，差不多是从该会成立以来就做会长，一直做到现在。他的思想，他的观念，

全是几十年前的旧思想和旧观念，所以对于社会党的主张及稍激烈的政策，他是极端反对的。因此，激烈的分子不能在这联合会占什么势力。但是对于这联合会不满意的人是一天增一天，他们在会里边不能有所发展，他们就脱离这贵族的工艺联合会，另外组织一个新的团体，来实行他们的主义。这个新的劳动组织就是“世界生产劳动者”，英文名词叫做 The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简单叫做 IWW。

这 IWW 的特清性质有三种：第一，他们想打破各行各业的界限，把全体劳工统共联合起来，组织一个极大的工业联合会。第二，这是提倡社会主义的劳动组织，他们主张厂弃工资制度及排弃雇主这类人。第三，他们进行的方法是全体劳动者的“直接举动”（Direct Action），他们最大的希望是要使全体劳工同时罢工。所以这 IWW 是美国最激烈的劳动组合，有许多的地方是同法国的工团主义相同，例如“直接举动”、全体罢工等类。美国所以有这样的劳动组织，是因为美国此刻的情形与前二三十年的状况不同。从前的时候，地多人少，劳工的状况是很好的，劳工的希望是很大的。但是近来情形是大变了——所有西方的公共土地差不多已被人占据完了，劳动的人民也一天多一天，非但本国的人口逐渐增加，欧洲来的移民每年总有数十万到百万以上，所以劳工方面的竞争近来是非常厉害。不过最有势力的劳动组织，如美国工艺联合会不但是守旧，并且有贵族的气派，这班新到的欧洲移民往往被他们排挤出去，不能得他们丝毫的利益。有许多属于社会党的劳工对于这种情形是很抱不平的，他们对于美国工艺联合会的守旧政策非常的不满意，他们时常想用种种的〈方〉法运动这联合会改变其宗旨和方针。他们失败以后，才另外组织一个劳动联合和这守旧的美国工艺联合的对抗。

这 IWW 是发源于一千九百〇五年美国工艺联合会在芝加哥城开年会的时候。当时有二十五个劳动领袖，因为不满足于联合会，开了一个秘密会议。这会议的结果是发出一种宣言书，说明当时工艺时代，在劳动方面非先打破各业各行的界限，组织工业联合不可。这宣言又主张阶级竞争，说劳动的苦状非靠全体劳动界共同运动，共同抵抗，是不能弃除的。末了又提议召集一个大会，根据于宣言的主张，组织一个新的劳动联合会。这大会就于一千九百〇五年六月二十七号在芝加哥城举行，这革命的劳动组织——IWW——就从此成立。

这 IWW 成立后的初几年，力量是非常薄弱，并且内部又发生冲突。成立的第二年，就分裂做二派：一派主张集权的组织，一派主张地方分权的组织。不过到了一千九百十二年，东部的织工和西方的矿工均屡次同盟罢工，闹得非常厉害。罢工的工人均是 IWW 的会员。因此美国人民就注意这个革命的劳动组织。美国工艺联合会这一方面也觉得这 IWW 有些可怕，如不想法抵制，恐变成他们的对敌。所以在一千九百十二

年开年会的时候，他们就讨请这组织下级劳工的问题。因为美国劳工能为 IWW 主义所激动的，只有这一班极下级的工人，其余的劳工，他们的状况比较起来还算是好，所以很难被激烈的主义所同化的。美国工艺联合会如能把下级的劳工组织起来归入他们团体之内，那 IWW 就要大失其势力了。美国工艺联合会下手的方法就先组织一般矿工，使他们加入联合会。从此以后，这联合会的性质也稍微变了一些，从绝对的工艺联合变成混合的工艺和工业联合。这就是从 IWW 所发生的影响。除了几个少数的例外，大概只有两种人能被最激烈的主义感化：（一）理想的哲学家，（二）极失望的和极困苦的劳工。在美国的地方，极失望的和困苦的劳工虽则是有的，不过究竟是劳工中少数分子。大多数劳工的状况总算是不差，他们工资是很高的，他们在社会的地位也是很高的，所有一切政治上的和种种别的权利也均能享受得到。所以美国大部分的劳工，因为境遇的缘故，均是极守旧的。IWW 的激烈主义只能感化极少数失望的和困苦的劳工，万万不能激动普通的劳工。近来美国社会上虽则时常发生不安静的状况，许多人民对于这 IWW 时现怖慌的心理。不过细细研究起来，这 IWW 的力量究竟是非常之薄弱，会员至多也不过是十万，和美国工艺联合会比较起来，真算不得什么。美国普通一班人对于这 IWW 是非〈常〉仇视，所有 IWW 的领袖或会员在社会上很难有什么举动，各城的人民往往以他们的暴烈举动为借口，非把他们驱逐出城，即把他们送入牢监。但是这也不是一种正当的办法。如果人民仇视他们太厉害，将来这 IWW 恐怕能够变成一种极有势力的劳动组织，也是说不定的。

## 七

我们此刻可以总括一句，说美国的劳动是很守旧的。其原因有三：

（一）因为美国天然的和社会上种种状况，劳工的境遇比较很（？）好，所以他们可以不必趋于激烈的一方面，只须利用社会上固有的制度增进他们的权利，就能舒舒服服过他们的日子。

（二）人民及政府方面早就知道这劳动问题是一个重大问题，如果不早些为劳工想法，制定劳动法律保护劳工的权利，恐怕他们将来都变成激烈分子。此刻美国大多数的邦政府均有种种的保护劳动法律，如工作时间的规定，最低度的工资，妇女小孩工作法律，工厂法律，赔偿劳工法律（劳工如因工作而受伤，雇主须出相当的赔偿）等类。美国大多数的劳工均有选举权，所以他们往往可以利用选举票使议会不得不制定种种保护劳工法律。

（三）就是在雇主一方面，他们也知道，如要劳工勤奋工作，非有相当的鼓励不可。美国各大工厂均有一种叫做“劳工福利事业”（*Welfare Work*），就是在工厂之内，

设立藏书楼、体育房、病院等类。劳工每天有数小时可以随便运动，随便看书看报。如劳工或家属遇有病痛，工厂就立即派医生及看护妇到他们家里去看视。在这一方面，最著名的工厂是一个汽车厂（*Ford Automobile Company*）。前三年有一个社会党员到这汽车厂里去观察，适值他们发工资的时候，他看见每个工人至少有六七十块钱一个礼拜的工资。这位社会党员对于厂内其余的情形，均表示极满意的意思。雇主方面有了这一举动，就可以使大部分的劳工知足。他们很愿意安安稳稳做他们的工，过他们的日子，所以激烈的主义如阶级竞争等类就难发生效力。

我想上列的三种事实很可以说明为什么美国劳工运动并不十分激烈。

# 日本近代劳动组织及运动

高一涵

## 一、劳动组织的历史

各国劳动组织发生都有两种原因：一为职业需要结合的，一为运动需要结合的。日本劳动组织发生也是这样，德川时代的劳动组织是为职业上需要发生的，明治三十年以后的劳动组织是为运动上需要发生的。

日本最早的劳动组织便是“同业组合”，这种“同业组合”仿佛和欧洲古代的“同业协会”（Guild）相似；但是欧洲古代手工同业协会是为反抗商人同业协会横暴发生的，日本手工同业组合却和商人同业组合杂在一块，这是不相同的地方。日本近于商人的同业组合有“吴服商同业组合”（吴服店便是中国〈的〉绸缎布匹庄）“米谷商同业组合”；近于手工的同业组合有“大工职同业组合”（大工便是中国的木匠）“石工同业组合”。在德川幕府时代很奖励手工同业组合，法律并不干涉他们集会；至于商人同业组合更有种种特别权利，对于不同组的商人，使用种种方法虐待他，同组的商店可以联合一气，随便增减物价。明治初年，遵照法令便把四十八种职工——如砌匠、木匠、石匠之类——一齐解散了。

经过这回扑灭之后，各种组合都无形消灭，只有“石工同业组合”和“木挽职同业组合”两种仍然存在。“石工同业组合”的历史不能详细知道，只有“木挽职同业组合”尚可考究出来。因为德川幕府霸占江户约有三百多年，总不免大兴土木。家康本是新田义重之后，世世都住在三河，在江户修造房屋的职工都是家康从他老家三河找来的。初找来的时候只有三十五人，后来竟一天一天多起来了，到了明治三十四年，东京市内和府下六郡共计有一千三百多人。并在日本桥越前掘设立事务所，每月十八日开例会一次，一月、七月开两次大会，关于工钱问题都由会中提议。当初的组合本是工头、工人合在一块的，后来纯粹工人设立事务所于京桥新荣町，和原来组合脱离关系，团结力格外坚固，势力也格外扩张。

以上所说的劳动组织都是家庭工业手工工业时代的劳动组织。到了明治中年，机

械工业工厂制度渐渐盛行，一个工厂动不动就是几千工人，人数既多，便渐渐造成一个劳动阶级——这是明治中年劳动组织所以发生的一个原因。日本自明治以后，到美国去做工的人很多，后来看见欧美工人待遇和本国绝对不同，便渐渐有点醒悟。明治二十三年的夏天，在美国劳动工人便在旧金山设立一个“职工义友会”，该会的目的便是“研究欧美各国劳动问题的真相，为他日解决日本劳动问题的预备”。创办的人便是城常太郎、高野房太郎、泽田半之助、平野荣太郎、武藤武全、木下源藏几位志士，泽田、城常两君于二十九年回国，便想方设法鼓吹劳动阶级的运动。到了三十年四月，便在东京曲町区内幸町设一个“劳动组合运动事务所”，名称便叫做“职工义友会”。后来加入高野房太郎、片山潜等，改名为“劳动组合期成会”，到处去运动劳动工人——这也是明治中年劳动组织所以发生的一个原因。

但是那时劳动阶级和工业状况都未十分发达，劳动者还在服从时代，不大懂得劳动组织的用处，所以那时“组合”虽多，都是若有若无的，最长的寿命都不到三年。又因为明治三十三年公布一篇《治安警察法》，便把幼稚的劳动组合一齐扑灭，就是剩下几个团体也只得暗中结合，不敢公然集会。直到明治三十七八年日俄战争时候，工厂数目陡然增加一倍，劳动人数日日加多，所以许多劳动组合又重新设立起来了。《治安警察法》未发布以前的劳动组合大概如下：

（一）铁工组合 日本真正的劳动组织应当推“铁工组合”为首。这是高野房太郎、片山潜两个人经营的，于明治三十年十二月一日在神田青年会开成立会，会员计一千二百人，大半多是炮兵工厂、新桥铁道局里边的工人和平冈工厂、中岛工厂、东京纺绩工厂、原铁工厂、大宫工厂、横滨铁工厂、竹内金库店工厂的工人共同组织成功的。后来不但在东京附近各铁场设立支部，便是远在仙台、青森、盛冈等处也都设下支部，支部一共有四十二个之多，会员一共有五千四百名之多。直到《治安警察法》宣布之后，才无影无形地消灭了。

（二）矫正会 这是日本铁路技师、工人因为日本铁路公司待遇不好共同设立的，明治三十一年二月铁路工人同盟罢工，大募基金和会员，卒募得日币两万，会员千名，遂设下这个“矫正会”。因在一个资本家之下，所以团结力很大，规模节制都很可观。后来因为铁路国有，便又无形消灭了。

（三）印刷工人组合 这个组合是深川印刷公司中一百多工人发起的，另外加入许多同业的工人，便于明治三十二年十一月成立。横滨、京都、名古屋、大阪、奈良等处都设下支部，也似乎很有一点势力。不过因为举出许多资本家和供资本家驱使的学者做名誉员，会计上又不得人，又受《治安警察法》的影响，所以不久便消灭无踪了。

（四）诚友会 这个会是因为印刷工人组合失败之后，由一小部分工人结合起来



的。他们亲眼看见印刷工人组合拉进来许多学者和资本家，所以失败，因而只集合纯粹劳动者创设这个会，规模虽然不大，团结力却是很坚固的。

另外还有船工组合、日本劳动协会、厨役组合、人力车夫组合等，除了船工组合之外，都不过是三两年的寿命。

## 二、劳动组织的现状

自从《治安警察法》发布之后，日本国内差不多十几年没有真正劳动组合出现，苟延残喘的只有“信友会”“友爱会”两个组合。但自欧战以来，不但亚东商业完全归日本独占，便是美洲和南洋的商业也比较从前增加。商业既盛，工厂当然更发达。据大正七年年终农商部的调查，劳动者的人数大概如下：

工厂劳动者	{ 适用工厂法的工厂 ..... 1 425 256 人 不适用工厂法的工厂 ..... 316 193 人
矿山劳动者	
农林劳动者	..... 2 500 000 人
海运劳动者	..... 500 000 人
渔业劳动者	..... 600 000 人
公私铁道劳动者	..... 200 000 人
家庭机织劳动者	..... 900 000 人
手工业劳动者（如木匠、砌匠、石匠之类）	..... 500 000 人
杂事劳动者（如车夫及小工之类）	..... 500 000 人
总计约数	..... 8 000 000 人

劳动阶级人数虽加，工钱仍然未加。日本全国工人的工资，虽然没有详细的调查，但就大阪府、兵库县两处调查表看起来，也可以知道大概。

大阪府二十三万四千六百二十五人之中（大正七年十月末调查）：

日收五十钱以下	..... 41 463
日收七十钱以下	..... 68 179
日收一圆以下	..... 62 811
日收一圆五十钱以下	..... 40 106
日收二圆以下	..... 15 155
日收二圆以上	..... 6 911

兵库县五万七千六百九十人中（大正八年一月调查）：

日收五十钱以下	..... 13 071
---------	--------------

日收一圆以下 .....	35 105
日收一圆五十钱以下 .....	7 465
日收二圆以下 .....	1 463
日收二圆五十钱以下 .....	339
日收二圆五十钱以上 .....	247

当日本现在生活费陡涨的时候，工人收入每天在一圆以下的竟占十分之六，生活困难的情形已可想见，又加以劳动卫生不大注意，死亡率数逐渐增多。单就矿工一种工人说：大正六年四十三万三千八百四十三人之中，竟死去十四万九千一百十九人之多，劳动危险情形又可略见大概。这些原因便是促成劳动运动的“催生符”。近几年来，劳动组织遍布全国，据我看来，完全是生活困难、待遇苛刻两件事激起来的。现在且说一说几个最有影响的劳动组织现状。

(一) 友爱会 这个会要算日本调处劳动问题的唯一机关，它的名称叫做“日本劳动总同盟友爱会”，是大正元年创设的，现在已有会员五万人，支部四百个。该会的组织当初本取会长独裁制，到去年第七周年全国大会开会后才议决改为理事合议制，但是本部对于各支部的事务仍有监督指挥权，还是一种中央集权制。该会的重要职务有教育、救济、介绍职业、法律顾向、调查劳动情形、调停劳动争议、出版、代理购置八种事项，分配到内务、外务、教育、会计、出版、法律六部分任。该会是由各种同业团体联合起来的，从前各支部还有职业团体、地方团体两种区别，现在渐渐从以地方结合的团体改为以职业结合的团体，朝同业组合的路上走去。总会之中包括“铁工部”“矿山部”“海员部”“妇人部”，连东三省方面都设有“本部分派所”。自改为合议制之后的新职员如下：

会长 铃木文治

理事 (关东方面) 斋藤庄次郎 吉冈吉太郎 菊池喜市 榊田弥三郎

中村一彻 平野安藏 棚桥小虎 麻生久

(关西方面) 久留弘三 贺川丰彦 木村锭吉 加藤滋

常石周益 高山义三 三宅幸太郎 铃木善五郎

(海员部) 滨田国太郎 中野文夫 北野勇吉 醍醐资祐

(妇人部) 野村ツチノ 山内三十

评议员 吉野作造 高野岩三郎 河上肇 佐佐木惣一

堀江归一 北泽新次郎 内崎作三郎 森户辰男

栉田民藏 安部矶雄

(二) 信友会 这个会是印刷职业的同业组合，它的前身本是“欧友会”，是些洋

文印刷工人所组织的组合。后来因为新旧两派不能相容，水沼辰夫一派便解散“欧友会”，组织“信友会”，会员不限定是洋文印刷工人，凡是拈字的、铸字的、印刷的工人都可入会。该会因为人数很少，故取直接议决制，凡改定规则和重要事项都由每年一回的“大会”或随时召集的“临时大会”议决。至于在规则范围内的重要事务，则由干事会议决。会长只代表本会，执行议决的一切会务。会内重要的职务便是调处雇主和工人的争议，介绍雇佣事项，组织“信用组合”“购买组合”。图会员彼此间经济上的利益，对于死亡、疾病的会员，力谋救济、吊慰的方法。现在的会长便是松崎朋太郎，干事部便是水沼辰夫。

(三) 大阪铁工组合 这个会是大阪铁工组合的，一方面想调协资本家、劳动家争议，一方面想使工人革新。会务共分五部——救济部、出版部、法律部、讲演部、技术部，并想设“购买组合”“劳动病院”“劳动会馆”“劳动保险”。职员名目很多，有“组长”“委员”“理事”“监事”“代议员”“干事长”“干事”等名称，“组长”“干事长”“代议会”选举，“委员”由“组长”推荐，“理事”“监事”由“委员会”推举，“干事”由“干事长”推举，“代议员”由五十名会员中选出一名。现在会长是横田允隆，顾问是神户正雄，委员是坂本旭、平井荣藏等。

(四) 小石川劳动会 这个会是东京炮兵工厂职工为要求增加工钱，“突如其来”结合的，运动的人、组织的人都是纯粹工人。可惜是单为增加工资结合，工资一加，马上就职，自从运动者收入监狱之后，便把这个会同时消灭。这么大的工厂，几万人的工人，至今还没有久远的团结，东京工人很看不起他们。最近普通选举运动虽然看见“小石川劳动会”的旗子，但是内容很不整齐，仍然是四分五裂的。

(五) 劳友会 这个会当初本属于“小石川劳动会”，后来因为东京炮兵工厂要求很力，派人访问陆军大臣和警察总监，不达到增加工钱的目的誓不复职，王子炮兵支工厂和十条炮兵支工厂便脱离“小石川劳动会”，另外组织这个“劳友会”。依警察总监的调停，把要求撤去，无条件地恢复职务。直到现在还没有十分发达，不过该会根基尚没有摇动，运动的人尚未收监罢了。

(六) 电工组合 这个会是大阪电灯公司、煤气公司等劳动工人结合的，会件分“生产组合”“职业介绍”“救济”“教育”“法律顾问”“出版”“购买组合”七种。会内设“大会”“理事会”“协议会”“支部总会”“干事会”五种机关，组织的内容很算得完善。

(七) 日本联合坑夫组合 这个组合是日本全国矿山劳动者联合组织的，发源在明治四十年。矿工中运动最有力的要算南助松氏，他当初在北海道夕张煤矿中做坑夫，后来又到处尾铜矿去做工，恨资本家横暴，白天做工，夜里设一个“至诚会”讲演，

经过他极力运动之后，便生出明治四十年足尾铜矿罢工的大运动。中间相隔十三年不闻声息，现在又感应世界潮流，联合全国的坑夫组织这个大会。该会的目的专在改正法律，废止省令，谋坑夫生活的安全，保证生命的危险(?)。各处设立文部，又创设《矿业新闻》做它们机关报。这五十万矿山劳动者一致联合，组成一个大团体，真是一件稀奇的事!

(八) 交通劳动组合 这个组合是交通机关——铁路、电车、邮政、船舶——中劳动者联合组织的，以东京市电车员为主体。这类劳动者昼夜不息地劳碌，且又多生命的危险，作成这个组合，主要的目的便是增多薪水，减少劳动时间。市内各电车车库(停放车辆的房屋)都设有支部——如青山支部、三田支部、本所支部、三输支部、滨松支部、巢鸭支部——和理事、干事等职员。今年二月间电车罢工，便是这个组合的影响。

(九) 食俸者组合 这个会的名字叫做 S. M. U. 便是取 Salary Men's Union 三个字的第一个字母做会名的。组合员专以靠薪俸过活的人为限。现在日本靠三十圆或五十圆吃饭的人总计有十五六万，想靠同盟罢工来争薪俸，一定做不到。最近才有许多人觉悟互助的必要，才于去年六月在东京私立卫生会中开了一个大会，把这个会组织成功。现在推河津暹博士做会长，在东京设立本部，在各地方设立支部。会员官署中雇员录事也有，银行公司商店中朝俸也有。先从薪水抽几分做基金，一方为失职的或疾病的设救济的方法，一方组织消费公社购买组合。不过这种不生产的、不聚合的劳动，很不容易举行同盟罢工，所以这种组合没有很大的势力，反不如从前财政部的“判任官”、专卖局裁判所的雇员录事，自行结合起来要求增俸的效力大。

(十) 启明会 这个会是教育界教职员的结合，大概以小学教员为主体。去年六月东京小学教员想在日比谷开会讨论加薪的问题，为警察所阻没有开成；但是乡下小学如茨城、高知各处都起同样的运动。“启明会”便是学校教员的组合，主要的人便是下中弥三郎、井上宗四郎等。看他们的宣言书好像不专为增薪的问题，并且要创造新文明，打破不合理不自然的组织习惯思想，《启明》杂志便是它们的机关报。

此外还有大进会是博文馆印刷职工的组合，去年夏天同盟罢工，争得星期休息仍给半薪和每日工钱增加五成两个条件后，便觉得组合的重要，把大进会立为常设的机关。又有革进会是去年八月间各新闻印刷职工组织起来的，新闻股东相约不用革进会的工人，革进会便先发制人，于八月三十一夜突然同盟罢业，便令东京十六家大报纸一齐停版。余如东京铁工组合、妇人劳动组合，都属于友爱会，只作友爱会的一个支部。

### 三、劳动组织的目的

日本劳动阶级已渐渐脱离服从的时期，到了反抗的时期，想解脱机械的生活，要求人格的生活。现在正当劳动资本两级正式宣战的时期，各种劳动组织都是预备做阶级战斗的大本营，所以它们的宣言书便是劳资两国的宣战书。最明显的例〈子〉便是友爱会的宣言。

人类是生而自由的。所以我们劳动者这样宣言，说：劳动者有人格，不是可以由工价行市买卖的。他们一定要得到结社的自由。在这集中资本、掠夺劳力，使一切人性化为物质的时候，劳动者应该以团结力叫资本家知道，维持社会秩序，不单在有黄金，要完全靠着生产者的人性。

自从机械文化把我们引到错误的方向以来，资本主义的毒害已浸润世界，生产过多和恐慌纷来沓至，不是把生产者从工厂逐出来，便把他〈们〉当做一个机械的附属品，使他〈们〉不能不甘受仅足维持生活的工钱。

所以我们生产者这样宣言：

我们决不是机械。我们为发展个性，为使社会化的有人格的社会，要求生产者得受教养的社会组织，要求生活安定，要求对于自己境遇的支配权。

这个宣言简直是向资本家宣战的一篇血书。

此外无论是宣言，是规约，类多含混其词的。例如信友会的大旨只说钻研技术、增进福利、陶铸品性，使劳动者地位增高。大阪铁工组合的大旨：（一）想以适合国体、国情的职工组合来根本解决劳动问题；（二）借劳资调协一致之力图本国产业的发达；（三）发展自治精神，培养常识，增进技术，以谋本国工业的革新。电工组合的大旨也只说想免掉生活困难的弊害，使人格增高、知识开展、技术熟练、能率增加种种不可捉摸的议论。启明会的大旨也很含糊，但是他们却大声疾呼地要实现真正人格的生活，要同错误的思想战争，要把一切不合理、不自然的组织习惯思想除掉，创造新文明的文化运动，这个宣言不啻对“皇道教育”宣战，很可以代表思想界的新趋势。

各业组合的具体主张，仓促间很难搜集，只有友爱会于第七周年大会议决“主张”二十条，很足以代表日本劳动界近来希望的一种趋势。该会的“主张”是：

- （一）劳动非商品的原则。
- （二）劳动组合自由。
- （三）废止幼年劳动（未满十四岁不得做工）。
- （四）确定工钱最低数。
- （五）对于同质劳动应确定男女工钱平等制。

- (六) 星期休息（一周休养一回）。
- (七) 一日八小时及一周四十八小时劳动制度。
- (八) 禁止夜工。
- (九) 设立妇人劳动监督官。
- (十) 发布劳动保险法。
- (十一) 发布争议调处法。
- (十二) 防止失业。
- (十三) 内外劳动者同一待遇。
- (十四) 公营劳动者住宅以图改良。
- (十五) 确定劳动赔偿制度。
- (十六) 改良内职劳动。
- (十七) 废止契约劳动。
- (十八) 普通选举。
- (十九) 改正《治安警察法》。
- (二十) 民本化的教育制度。

这二十条主张可算日本劳动界一个共同的趋向，但这不过是劳动组织的目的，再看他们运动的方向。

#### 四、劳动团体的运动

从历史上看来，各国劳动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的趋势，便是先争工钱然后争管理，先争劳动者人格然后争工厂的效率。如果时机成熟，不但争管理工厂权，并且要争管理国家权。争工钱、争人格便是对于资本家罢工怠业，争管理、争效率便是对于工厂革命，争管理国家权便是对于国家革命。日本劳动运动只算刚刚开始，刚在争工钱、争人格的时期，所以唯一的武器便是罢工怠业。对于工厂革命和对于国家革命都还没有想到。不过最近八幡制铁所同盟罢工和东京电车同盟怠业要求选举组长委员权，普通选举运动要求参政权，都是工厂革命、政治革命的初步罢了。

日本同盟罢工在明治三十年前后已经盛行，自“劳动组合期成会”成立后，到处运动，工人已有联络，故每次罢业必得最后的胜利。自从《治安警察法》发布以后，十几年来，罢工的运动多被压迫，工人多忍气吞声。直到大正三年以后，罢工的事件遂越出越多。据日本内务部调查，自大正三年到八年三月同盟罢工的事件列表如下：

年数	件数	人数
三年	50	7 904
四年	64	7 852
五年	108	8 413
六年	398	57 309
七年	417	66 457
八年（到三月止）	48	5 660
共计	1 085	153 595

这几年同盟罢工之中，以坑夫、纺绩工人、染织工人、制造机械金铁品工人、造船工人、窑业工人、化学工业工人等为最多。罢工的原因不外三种：

- （一）要求增加工钱。
- （二）要求改良待遇。
- （三）反抗监督官的横暴。

这三种原因之中，尤以第一种原因为最多。一千八十五次罢工的结果总计如下：

因调停而中止的	477 件
贯彻要求的	195 件
撤回要求的	264 件
拒绝要求的	149 件

最近一年间，几个重要的同盟罢工要算东京炮兵山厂、八幡制铁所为最足令人注意的。但是炮兵工厂是暴发的罢工，自首领被捕，王子、十条两支厂脱离关系以后，便无影无形地消灭了。只有八幡制铁所今年二月两次罢工尚足令人注意。它们第二次罢工（二月二十四〈日〉夜）由代表提出希望的条件如下：

- （一）各工厂的“工厂组长”由工人互选出来然后任命。
- （二）评议员由会员互选。
- （三）一年一回的赏钱改作一年两回，与职员同样。
- （四）三天公共休息日要给一天的工钱。
- （五）废止在通门前的身体检查。
- （六、七两条从略）
- （八）对于指定工人，须按照家族的人数给予相当的补助。
- （九）废止同别的工厂缔结的对于退职工人在六个月以内不能雇用的契约。

这个工厂计有两万五千多工人，分厂七十几个，烟管计五百多个，一旦罢业，有

一万多工人与警官队对峙，声势非常浩大。无奈罢工的原动力是从友爱会、劳友会干部发生的，到了二月二十六日便有几个工人拿刀去刺友爱会的藤冈文六氏，并有五六十工人强迫友爱会的委员要求自罢工以后的工钱。友爱会看见工人生活不安，又因议会解散预算案不能成立，工厂长官更不能答应他们增加工钱的要求，所以没有什么结果，这出戏便收场了。

以上所说的是罢工运动，现在再说一说同盟总业。去年七月间，神户火柴公司的职工同盟总业；隔一个星期，又有东京博文馆印刷所工人要求加薪，把杂志的原稿隐藏起来，半天拈不出一个字；到了七月二十七日，又有铁道院鹰取工场因为要求加薪而总业。最大的总业为日本从前所没有见过的，便是大正八年九月十八日起，神户川崎造船所的大总业。这次总业参加的工人计有一万六千人，正式提出“哀愿书”，限定该所社长于九月十八日正午前回答。“哀愿书”后附加四个条件：

- (一) 增加日工钱。
- (二) 明白宣示特别赏金的日期（金额计三七五万圆）。
- (三) 凡继续做工到六个月以上的一年须给予两回赏金。
- (四) 设备、饭厅、洗脸室和别的卫生事项。

到了十八日午后，仍然没有答复，所以一万六千七百八十个工人，一起开始总业，第二天，兵库分工厂也起来响应。兵库分工厂提出的条件如下：

- (一) 增加工钱。
- (二) 对于自己害病的工人，须给一半工钱。
- (三) 公司方面须设一个与工人直接疏通意思的机关。

到了二十七日，发表分工厂八小时劳动制和加薪案，分工厂便相安无事。到十月四日，又把八小时劳动制和加薪案适于本工厂的意思发表，本工厂也算圆满达到总业的目的了。

再可令人注意的总业，便是今年二月二十六日东京市电车总业。去年交通劳动组合本提出五条要求，五条之中有三个主要的条件，便是“八小时制”“日薪制”“年功加俸制”三种。电气局没有容纳它们的要求，所以自二十六（日）早晨起，三田、巢鸭两处电车工人一齐开始总业，即以三田一处说，平常有八十五驾电车，这天有许多车都被工人弄坏了，只剩二十三驾可用。京成、玉川两处市外电车也起来响应，提出八（小）时劳动制，并要求增加工钱和给予特别赏金。后来玉川电车工人的要求大部容纳，三田、巢鸭也采用年功加俸和八时间制。但自中西理事被捕之后，交通劳动组合内部几乎分裂，又有六百名车夫情愿复业，所（以）这台戏便草草终场了。到三月六日又提出六（小）时劳动制和初任事自七十圆起码各种要求，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



此外无论是罢工是怠业或是暴动，大概都是为着劳动时间和工资问题。再举今年几个罢工为例：

日期	工厂	原因
二月二十九	河津矿山	增加工钱
同日	大阪樱岛工厂	增加工钱
三月	大冢铁工所	八时间制，星期休息，增加工钱
同月	芝浦制作所	加薪问题，组长问题
同月	池贝铁工所	增加工钱
同月	明电舍	设工厂委员，八时间制，增加工钱，星期休息

照这两个月罢工的原因看起来，可见得日本劳动界还是争个人问题的多，争政治问题的少。

近于争政治问题的便是各处普通选举运动。争个人问题以罢工怠业为武器，争政治问题便以讲演、游街为武器。这一年来的劳动界示威运动，虽然有几个政客利用他们，但他们也想利用政客求达他们的目的。最近（三月二十一日）芝公园、上野公园大会尤以劳动团体为最多，他们的议决很含有政治意味。上野公园劳动党的议决文如下：

- （一）我们民众应弹劾妨碍爱国民众运动的现政府的违宪。
- （二）我们民众希望更换反对普通选举实现的现政府。
- （三）我们民众希望以合法的团结力来争得参政权。

现在选举的风云正急，这些无权投票、无钱买票的劳动者只有拼着时间、口舌来奔走游说，游街示威。自现在起，每逢星期〈日？〉各公园都有大会，即此已可见日本劳动界演（？）的热心政权了。

## 五、结论

我本不是专门研究日本劳动组织的人，七扯八拉凑点材料，自己很不满足，不过为时期所迫，不得不做一个“急就篇”聊以塞责罢了。据我个人意思观察，日本劳动阶级现在才到第一个觉悟时期，还没有到第二个觉悟时期。便是他们才知道拚命争待遇，还不曾极力争管理；只知道争普通选举，还不曾知道就是争到选举权也不能解决劳动阶级本身的问题。我以为无论怎样平等待遇，如果仍没有管理工厂权，不但平等两字终究是句空话，并且连公产的希望也根本取消。各国工党不趋向“工团主义”（Syndicalism），便趋向“同业组合”（Guild），这种脱离政治关系，专重自治，实在是

本着多年经验而来的。法国劳动党当一九〇五（一九〇）六年间，也曾想从政治方面下手，后来因为有许多事体办不到，所以才重新觉悟，知道非从“工团主义”下手不可。所以这次选举劳动党，反不如从前得票之多，这就是今昔趋向不同的一个明证。日本现在利用劳动党的政客如尾崎行雄、今井嘉幸辈，自己并不是劳动党偏要自命劳动党，是何用意？如果日本劳动党想利用他们把《治安警察法》废掉，把《劳动保险法》《工厂管理法》重行改正，未不有利益；如果像现在的情形，以为选举权一得，什么事皆可办到，未免是一场春梦。归总一句话：我的意思只想教工人以“同业组合”来解决自身问题，不愿意他们借政治势力来解决自身问题；要想借政治势力，那么非行“布尔什维主义”不可，其余的方法都是不中用的。

三月二十五日，在东京做的草稿

## 英国劳动组合及其最近的趋势

程振基

英国劳动组合，大概可分三部〈分〉研究：（一）劳动组合的过去，（二）劳动组合的现在，（三）劳动组合的将来。但是过去的事迹太多，我们不能一一详述，而且我们的目的在于考镜，亦不必一一研究其历史。故本文对于已往的事迹，只取其有用的，作相当的研究，而对于现在及将来的劳动组合，均取记载性质，不加批评。

### （一）劳动组合的过去

在英国劳动史上，有一极有趣味的问题，就是英国劳动组合始自何时？何伟（Howel）说：“劳动组合是‘同行公所’（*Craft Union*）之真正合法的后裔。”若此说不错，那就英国劳动组合自中古时代而有之。李普生（*Lipson*）遵从卫蒲（*Webb*）说，谓劳动组合始于十八世纪革新时代，并谓劳动组合与同行公所只有相同的一点，就是这两种组合都认定集合行动足以增进工人的福祉。但其根本不同之处，约有六端：

（1）同行公所的会员必须技能，且必须享有公民的权利，劳动组合无此限制。

（2）同行公所是一种城邑的组织，而劳动组合是一种全国的组合。

（3）同行公所的会员制度，含有强迫性质。凡该地同行的工人，皆当然为会员。但劳动组合工人有出入会的自由权，不过以利害相同而组成一共同机关。

（4）其最紧要不同之点，就是两种组合的分子完全两样：

劳动组合的分子仅是“被佣的工人”一种阶级，而同行公所的分子，就合雇主及被雇的工人熔于一炉。

（5）两种组合的功能亦大不同。劳动组合只图工人的利益，不顾公众的利益。但同行公所深注意于调剂生产者与消费者利益。所出货品，必须手工精细，货质优良，物价公道。此同行公所的长处，犹为世人所称道者。

（6）同行公所是一种半公式的机关，隶于地方公署，而其会务为地方行政的一部分事业。劳动组合是纯粹私人团体。

由上述六层不同之点观察，可知何伟所言没有根据。劳动组合与同行公所非是一物，已为今日学者认做定案。是故，劳动组合非始于中古时代，亦已明了。

卫蒲说：“遍阅各种公文、函牒、书报，都没有一件可以证明劳动组合已经存在于十八世纪以前。”因而下一定义曰：“劳动组合者，是一继续不断的组合，由被佣工人组成之，其目的系维持或增进他们工作的状况。”（见卫蒲《劳动史》）这个定义内可注意之点有二：（1）“继续不断”的意思简直就是“永久”（*Permanent*），意谓工人组合是永久的，非暂时的，十八世纪以前的组合，都无继续不断的性质；（2）“被佣工人”所组成的机关，方为劳动组合。

中古家庭工业时代，佣人的工人与被佣的工人，利害不大冲突，且有时相同，故皆为同行公所分子。迨后工业革新、工厂工业，日见发达，一部分佣人的工人变成富翁，遂为雇主。其他一部分佣人的工人，因受经济的压迫，渐变为被佣的工人，所以被佣的工人与雇主显分阶级，界限分明。他们的利害，自然发生冲突。被佣的工人因为维持或增进他们工作的状况起见，就不得不结成劳动组合。一七二〇年伦敦有裁缝工人组合，要求增加工资及减少工作时间，这个时期就是劳动组合的起点。

总而言之，英国劳动组合的发生，实由于工业组织的改变，时在十八世纪初叶。自一七三三年克·约翰（*John Kay*）发明“飞杼”（*Fly-Shuttle*）后，英国工业渐次革新，家庭工业日就消灭，机器日新，工人失业的亦日众，以致工人的生活程度大不如前。欲救此弊，工人惟有呼吁于议院，要求规定工价。故自一七五三年以后的劳动史，都是工人抵抗事迹，自求防御。

一七七六年，亚当·斯密的《原富》出版，资本家的气焰日涨。议院规定工价，往往为时人诟病，浸至十八世纪末叶，工人呼救于议院，就无灵验。又受法国第一次革命的影响，政府深恐工人集合，作政治上行动，因于一七九九年及一八〇〇年通过禁止集会议案。于是劳动组合都被解散，工人只能秘密结社，历二十五年之久。慈善家培烈士（*Flancis Place*）种种运动，代工人请命，议院始将禁止集会的法律取消。自此项法律取消后，劳动组合始不为非法机关，加入组合者就不算为犯罪。因是各项组合犹如风起云涌，极臻其盛。他们的目的，在于抬高工价，减少工作时间。不幸自一八二五年后，共计四年，工业颓败，资本家宁愿憩业，终不能应允工人的要求。他们初受法律的压迫，方脱羁绊，希望得伸其抑郁，今不幸又遭经济的打击，负怨何如！

迨一八二九年，工业渐有转机，于是工潮爆发，凡十四年，谓之劳动革命时期。在此时期内，大规模的劳动联合 *Trades Union* 风行一时。一八二九年兰嘉县的纺织工人组成“王国大联合”（*The Grand General Union of United Kingdom*），其后又有“全国保护劳动团”（*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Labour*）由一百五十个性的互异

的劳动组合组成之，计有团员十万人。刊发《民声》周报，销行甚广。但不及二年之久，此二大组织都消灭于无形。嗣有“建筑工团”（Builders' Union）崛起，尽变“抵抗”“保护”政策，而专事“攻击”资本家。一八三二年建筑工人首在利物浦同盟罢工，他处纷纷响应。资本家亦即速筹对付方法，他们的利器就是所雇的工人都要填写志愿书，言明与建筑工团绝无关系。此种对付方法的结果，遂使建筑团体内部涣散。

工人既经三次失败，然犹愈接愈厉，鼓其余勇，而于一八三四年组成“全英劳动大联合”（The National Consolidated Trades Union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数星期内收入会员几百万。其唯一目的即在总同盟罢工，以消极的手段推翻资本家，而建设新世界。此与今日法国工团主义相同。在英，即于此时期为阿文（Robert Owen）及宾波（William Benbow）二氏，极力提倡。全英劳动大联合，就是此种主义的实现。但是分子复杂，总同盟罢工未敢试尝，而罢工风潮散见于全国，以故大联合的财政状况日见拮据，加以内部意见分歧，也就与前日的大组合遭同样的命运了。

劳动革命派经此四次失败，历十四年，迄一八四三年，深有一种觉悟，以为基础未固，徒用“攻击”方法，不过自己招殃。是时商业又呈衰象，劳动运动自不能不趋于和平态度。因之工人组合改变方针，徒事提高工人在社会上、政治上及教育上的地位，尤以注重教育特著成效。各处劳动组合组织公共书楼，开设夜班，刊行月报、周报。同时并谋巩固联合的基础，例如著名的“机器工匠联合会”（The Amalgamated Society of Engineers）即在一八五一年成立。它的内容注重各种保险事业，章程亦称完备。劳动界自经此番觉悟，凡二十年都很安静。以是各项组合势力日增，会员日众，经济能力亦较前浑厚。基础既立，他项组织乃渐次发展。“劳动公会”（Trades Councils）亦即在此时期发生。

但自一八六〇年以后，工人的态度又变如前状，激烈举动，常有所闻。资本家互相联络，行“闭门不纳”（Lock-out）政策，当时法庭又袒护资本家，由是更激成风云。政府也就不能袖手旁观，即于一八六七年设一机关，专事研究劳动问题。在工人方面，既深感法庭偏袒的痛苦，也就不能不注重于法律改良的运动。一八六八年召集“第一次劳动联合会议”（The First Trade Unions Congress），由此议会产生“议院委员会”（Parliamentary Committee）。此为劳动界参与政治的起点。迄一八七一年，议院通过《劳动组合律》一八七六年《劳动组合修正律》，就又是工人在政治上成功的起源。因自此此后劳动组合已经议院认为合法机关，法庭遂不能以限制工业加罪于工人，而且“结合售工”（Collective Bargaining）的权利，又已为法律所应许。因是劳动组合的势力大增，各项组合的会员计一八七六年，较一八七一年增加一倍。

不幸劳动成功的时期，国内的工业就形不振。至一八七九年商业大败，千百公司

相继闭门，工人失业的不可数计，工资自然减少，工作时间自然增加，能力较薄的劳动组合也就被淘汰了。在此情形，同盟罢工固不得已，不过也是惘然。自经此次挫败，工人元气尚未损伤。但他们的思想就有改变，对于旧式的劳动组织表示不能满意，新式的劳动组合（New Trade Unionism）即在此时间开始发展。所谓旧式的劳动组合者，依有技艺的工人而组成“同行组合”（Craft Union）。例如机器工匠联合会，必须有机器知识的工人始能充为会员，所以一般无技能工人及女工，都不能入会，就不能享同等权利。但是下级工人所受的痛苦独多，又无能力组织机关，自谋保护，所以社会党人及维新派，如莫理斯（William Morris）、亨德门（H. M. Hyndman）及补慈（Charels Booth）诸人，对于旧式劳动组合极力抨击。多数劳动少年都被他们感动了，当时舆论亦深表同情于苦力及女工。所以一八八八年的制火柴女工同盟罢业，就得舆论赞助，大奏凯旋。次年历史上著称的船坞工罢工风潮，亦随之而起，这都是新运动的表现。

自新式运动组合发生以后，劳动界的精神因之一振。一八九三年“独立劳动党”（即社会党，Independent Labour Party）成立。“全英工党”在一九〇〇年成立。各类工人闻风兴起，也就从事组合，如店伙，听差，跑堂，新闻记者，书记，邮差，女工如接生婆、女帮等等都蜂拥而起，组织机关。故自一八九〇年以来劳动势力大增，隶于组合的工人，在今日当有四百五十万以上，因职业不同的缘故，计组成一千一百余个劳动机关。

阅劳动史至此，我们原可以代英国劳动界庆幸。不意在二十世纪时代，根深蒂固的劳动机关，犹两次大受法庭的打击。工人百年经营的结果，几乎都被三数法官连根拔除。这个重要关键，我们应细细研究一番。当一九〇〇年夏天，南威尔士铁路工人罢工，铁路公司自然有所损失。于是在高等法庭提起诉讼，被告者不止犯法数人，连铁路工人组合也在被告之内。高等法庭判决，由铁路组合赔偿四万二千镑。其判定理由，即谓劳动组合以团体性质可以被告，组合干事有不法行为，应由组合的财产赔偿。这个判案的结果，就置劳动组合的财产于极危险的地位，干事稍有不慎，法庭就可以借词抄没组合的公款。于是激起全国劳动界的愤怒，工党势力因之突增。迨一九〇六年，议院通过《工业争议律》（*The Trade Dispute Act*），此项判件始见纠正。

劳动界第二次受法庭不公平的判断，即在一九〇八年。当时铁路工人联合会强征会费，供给工党。事为其书记欧思本（W. V. Osborne）所反对，以为联合会无令会员出金供给政治运动费的权能。上议院判决联合会没有此权。由此判案，劳动组合对于一切政治上运动，都失把握，兴办教育、印刷书报等，都不能令会员缴费。所以劳动界极力运动修正此项判案。迨一九一三年，议院通过《劳动组合律》，于是政治运动费有明文规定，劳动组合在法律上也得与公司受同一看待。

一九一四年欧战开始，劳动界在政治上的势力就如旭日东升。次年爱斯葵斯（Asquith）组织混合内阁，工党首领做阁员的有五六人。可见这次欧战的影响于工界，却与百年前欧战的影响不同。一则对于劳动愈施压力，一则为劳动解放的先声。是何缘故呢？（1）因十九世纪初叶，当时学术思想重在“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国家对于资本家与工人纯取放任，听他们自由竞争。但是贫富阶级不同，地位亦异，自由竞争的结果，不外弱肉强食。于是“国家社会主义”（Collectivism）应时发生。自十九世纪末叶以来，思想进步，舆论对于劳动界就深表同情，此劳动界今日成功的第一原因。（2）十九世纪的三次《政治改良律》通过于议院，与劳动运动诚有莫大的关系。一方面助长工人的势力，而他方面缓和工人的冲动，使其得鸣不平于立法机关。如一八三二年、一八六七年，又一八八五年的《政治改良律》，扩充选举权，都有引起工人对于政治的兴味，而免其趋于极端。不过选举权经几次扩充，工人在政治上的势力就日见巩固。百年前民权未张，自然没有工人立足之地呵！

## （二）劳动组合的现在

上文叙述劳动界的过去情形，至欧战开始日子、欧战以后的事情多未言及，因为欧战是劳动界的一个关键，种种变动又非先知，现在劳动界的组织不易懂得。容我且将各项组合的现状略叙一番，然后再反（？）劳动界所受欧战的影响。

英国劳动组合在今日当有会员四百五十万人以上，分属于一千一百个劳动组合。其组织法，大多数都是依照职业相同而互相结合，维持共同的利益。例如此处机器工匠与彼处的机器工匠，同属于一个组合。建筑工、铁路工，另有建筑工和铁路工的组合。以是分门类的组成一千一百所。国中各项职业的工人都有组合。但亦有不属于组合的工人，因在穷乡僻邑，组合的势力犹未达到。属于组合的工人约有男子四百万以上，女子五十万以上，其中半数成年的男子及八分之一成年的女子，都在工业界中靠着工资为生。在英，工业界的劳动组合最占势力，每个组合的会员亦最多。如矿工联合会有会员七十万人，转运工联合十六万人，铁路工联合十三万有奇。这三个联合结有攻守同盟条约，所以世人称为“三角同盟”（Triple Alliance）。三角同盟有会员百万之众，几有全数四分之一，其在劳动界的势力就可想而知。

但是一个机关由几十万人组成，其内部的组织如何，如何方能统驭群众，是极有研究价值的问题。不过英国一千一百个组合都系独立性质，悉数一一研究，实在不胜其繁，且内部组织有大同小异的，不必重述，故现在取出几个讲讲，当作榜样。

1. 机器工匠联合会，设有执行部于伦敦，主席一人、干事七人，每日须到会供职，得领薪俸。此七干事由七个选举区域用无〈记〉名投票法举出，任期三年，得连职。

外设总书记一人，助书记四人，协同执行部总理会务。关于组织机关事宜，有“组织区委员”（Organising District Delegates）十二人，资格以曾在该区居留满十二个月者。在各区域设有“区域干事”（District Committee），人数多寡依在该区内的分会多寡而定。其职务，管理该区的工资、工作时期、状况及同类的事宜，惟所办的事，须时常报告执行部。但是这个联合会的主权并不在于执行部，而在于“专使会议”（Delegates Meeting）及“最高法庭”（Final Appeal Court）。专使会议由选举区依照每三千人派一专使组成之，乃一种组合会议，有重大问题发生时始行召集。最高法庭每二年一次，亦由各区选派专使组成，依每六千人举一专使。凡对于执行部有不满足之处，都可在此法庭提起诉讼。

2. 全国路工联合会（National Union of Railwaymen），其最高政府则委托有每年的“代表会议”（Meeting of Representatives），代表凡六十人，由各选举区举出。总书记、助书记及组织委员，就由会员全体用无记名法投票选出。助书记四人不仅管理文牍事务，而且各有专责，如财政股、法律股、运动股、组织股，也就是这四个助书记的职务。此外设有执行干事二十四人，由六个选举区域用无记名投票法举出。在此六个选举区域内，复分为四类：（1）车头类，（2）通车类，（3）货车类，（4）机器厂类。此种布置诚是铁路工的特色。

3. 矿工与纺织工的组合，都采代表制度。纺织工共二万四千人，有一“代表议院”（Parliament of Representatives）。代表由各省及各区每年举出，每季开会一次，握组织最高权，得委任执行部干事及总书记。他们都完全对代表议院负责任，这个与他项组合的干事对全体负责任不同。矿工联合的最高机关，亦即是联合大会议，每四星期开议一次，与议者皆各分会的代表及干事人员。执行部干事即由每年正月的会议举出，当然对会议负责任。这两种组合的组织法纯是采取本国的议院制。

我们所讲的，只略略提及中央机关，未能详叙各种分会的情形。但是一个组合的强弱，往往视分会的能力如何。各项组合的分会总共不下二万所，分会的干事人员，当有五万以上。此种干事仍是照常做工，开会一次，不过得六便士的报酬。但是他们很得友工的信任，故在劳动界亦占重要位置，不可忽视。分会干事以外，又有“工厂纠察员”（Shop Stewards），由工人就每个工厂直接举出。纠察员的职务原来是收缴会费，本非重要人员。但受欧战影响，他们的势力就渐渐地发展起来了。我们暂且不讨论及此，容俟下回再叙。

每个组合内部的组织，我们已约略说明，现在当进一步研究这个组合与那个组合如何联络。因英国劳动组合共有一千一百所，若是外部没有联络方面，求一致行动，那么怎能抵得住资本家的压迫及取得政治上的利益呢？联络方法约有五种：



(1) 组织联合会 (Federations) 职业相同的工人, 组成组合, 职业相似的组合, 组成联合会, 以期协力增进公共的利益。如全英矿工联合会在一八八八年组成, 现有会员七十万以上, 且有伟大势力, 这都是联络的效验。

(2) 劳动联合议会 (Trade Unions Congress) 各种劳动组合, 每年聚议一次, 讨论一切关于劳动界的工业与社会问题。凡是实际的组合, 都可以派送代表到会, 投票权依会员多少而定。会议性质纯取放任, 也有组合不派送代表的 (例如机器工匠联合会)。一九一三年的联合议会, 计曾派送代表的组合会员达二百二十三万余人。所讨论的问题甚广, 但无权力要加入的组合执行其议案。由此议会产出“议院委员”十六人, 专在英国下议院监察政府及立法机关, 并常提出有利于劳动界的议案, 下次的议事日程也由此十六人事先筹备。但自“工党”发达以来, 这几个议院委员政治上的责任, 就渐渐减少了。近来劳动界对于政治问题, 也想求个统一, 他们就与“工党”及“劳动总联合会”共同〈组〉成一个“共同机关” (the Joint Board), 各派代表, 不时会议。

(3) 工党 (The Labour Party) 据一九一八年的报告, 工党的分子乃是一〇一所劳动组合, 八二所劳动公会, 七六所工党支部, 三个社会党, 一个妇女劳动团。合共有党员二百七十四万六千余人。设总部于伦敦, 支部布满全国市邑。属于本党的议员现有六十六人, 居反对政府党地位。年来工党发达一日千里, 他日组织继任内阁亦在意中。但我们现无须详论及此, 只要知劳动界为图政治上运动而有工党的联合。

(4) 劳动公会 (Trades Councils) 此在各区域, 由本区内的各项劳动组合支部组织而成, 全国共有四百五十所。每星期开会一次, 与议者都是各组合的代表, 讨论一切关于工业上问题, 不干涉政治行动。全国四百五十所劳动公会, 属于工党者不过八十二所, 此可见劳动界对于政治观念尚不一致。而劳动公会复不加入于劳动联合议会, 这未免令人抱憾呵!

(5) 劳动总联合会 (The General Federation of Great Britain) 此机关在一八九九年成立。其目的在联合劳动全口而储蓄大宗劳动基本金。在平时以供给互助保险。如有争议时就发给罢工助银。现存积金有六百万镑, 且设有银行, 此可谓之“劳动财团”。一般工人鉴于往日罢工失败的原因, 多半是工人不能自存, 不足与资本家抵抗, 所以组织这个总联合会作个储蓄机关。

这机关的统治权在“总务委员会” (General Council), 由各组合代表组成之。总务委员会每年得选任“经理员”十五人, 经理员与书记 (每年举出) 就是执行部的干事。劳动总联合会在一九一四年容有一百五十八个组合, 计会员九十万一千余人。这是劳动团体为增进实力而有储金的组织。

上列五种联络方法, 总括说来, 分做三项: (1) 工业上的联合, (2) 政治上的联

合，(3) 经济上的联合。我们现在应进〈一步〉研究这几个联合的意义，换句话说，就是它们联合起来有何用处。由工业上着想，它们如与资本家有争议时，不外用两层手段，或是“和平交涉”，或是“同盟罢工”。两层都是要有大联合，始可达到目的，这是非常显明的。就不说争议，平常工人或有死亡、疾病、失业的事，他们自己也应想个互助保险的方法，所以经济上的联合是不可少的。又它们所订的“约章”(Common Rules)，往往不能得资本家及法庭承认，它们为执行约章起见，就不得不运用政治。所以政治的联合犹如经济的联合，原来也是一种手段，为增进它们工业上的利益。不过后来工党发达，政治方面日趋重要，所以它们的党魁就决意采用政治行动来解决阶级战争。这种现象，我们如看得明白，就可以晓得“布尔什维主义”不受英国劳动界大多数的欢迎。

### (三) 劳动组合的将来

将来的事，我们只能按照科学方法推测，如寻“蛛丝马迹”一般。可是猜得对与不对，我们不能担负责任。要知道英国劳动运动变到什么样子，我们对于近年来劳动界的异状，就不可不略为研究。第一个异点就是新近发生一个“工厂纠察员运动”(Shop stewards movement)。这个运动是自一九一四〈年〉欧战开始后发生的。欧战以前，这种纠察员在劳动组合内，原不处于重要地位，前文已经说明。因欧战影响，陡使纠察员的地位增高。推其原因约有二层：

(1) 自“军需议案”通过后，同盟罢工的权利忽被取消，致使正式劳动机关呆如木偶，不能运用，而使工人行动超出常动，所以非正式机关从而发生。设使正式劳动机关的干事下令同盟罢工，这就是违法的事，政府可以治罪。因此厂内工人拥护不甚著名的头目，免得法律干涉。这个运动在未发生之先，原非政府所及料，但实由政府的压迫行为，得此结果，诚无可疑。

(2) 欧战影响，全英工业大事变更。制造军器工厂骤加至六千多所。所以做工状态与前不同。往日各工厂原与劳动组合订有成议，并遵从习俗。纠察员的职分，本来就是将厂内做工状态如何及有无违背成议的地方，报告支部或本区干事。但自从一九一五年通过军需议案后，劳动组合的成规，既经暂时停止，厂内自然发生问题甚多，不易解决。唯一救济的方法，就是增加工厂纠察员。因是，工人与纠察员的关系愈见亲密，纠察员的地位也愈见增高。

我们既知道工厂纠察员运动所以发生的缘故。第二问题就要研究纠察员的新地位究是如何。可分三段言之：

(1) 工厂纠察员人数增加甚众。现在他们都由厂内的工人举出，不似从前可由支

部或本区干事选任，而且纠察员仅对于工人负责。

(2) 工厂内工人近曾组成一个机关，叫做“工厂干事”(Workers Committee)。纠察员也在其内。这个干事照常开会，讨论逐日所发生的问题。

(3) 有多数区域的工厂干事，互相联络，举出代表，组成一个“中央干事”。如是，代表一区内各厂工人的真正意思。

这类工人干事首先组成的，是卡拉德工人干事(Clyde Workers Committee)。(卡拉德，河名，英国著名造船处，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城。)一九一五年二月，卡拉德工人罢工，未经劳动组合认可，因自行举出干事，管理罢工事务。自是后别项工业，也有仿行之者，如棉花业工厂纠察员干事，乃由各厂纺工选出的。

总而言之，英国劳动界对于旧式组合，已表不满意的现像。欧战开始后，工人受法律的限制，又遇做工状态骤改，深感旧式劳动机关不能适应新时势的要求，所以不得不另谋组织。纠察员运动及工厂干事等，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旧式组合如不改组，必居于淘汰的地位，因新近英国工人的思想与前大不相同。他们且呈出一种不信任正式劳动机关干事的样子，说一般干事离去工人生活已久，终日从事于政治上运动，怎能知道工人今日的痛苦呢？换句话说，就是工党政客不能代表真正工人的意思。所以他们情愿推出关系较切的工厂纠察员，做他们的首领。因为纠察员也同在厂内做工，本厂的事自然晓得清楚。工人对于雇主有所要求，就可请本厂干事(纠察员在内)向他交涉。关于管理厂务的事情，也就渐渐地关涉起来了。所以提倡“同业组合”的人，异常注意纠察员运动，以为这种运动就是达到他们目的之工具。据我看来，“同业组合”在英国是已有了动机，将来代替旧式的同行组合不是别的，就是它无疑。什么是同业组合(Industrial Union)呢？我且略说一二。同业组合的组织法不似同行组合，照技艺的关系，乃是照同业的关系，凡同在一类工厂内做工的工人，结成一个组合。他们的目的，就是慢慢地要管理这个工厂，废去资本家。但这个工厂，他们也不要算是他们的，算作公有。这个主义就叫做“基尔德社会主义”(Guild Socialism)。简单说明，他们是要废去“工资制度”。没有工资，就没有余利，没有余利，生产事业就都是为公益，不是为私人的利益。但生产事业，应由生产的人管理，不由政府派人任事。此与“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所主张的不同。然基尔德社会主义承认国家为地主物主，有相当的管署权，此又与法国“工团主义”(Syndicalism)所主张的不一样。所以伦敦《泰晤士报》(一九一九，十一，廿一)评论云：“基尔德社会主义有二大优点：一方面免去国家社会主义官场腐败的弊病，它一方面又可免去工团主义的结合营私。”守旧派的批评如此，基尔德社会主义的价值也可想见了。

阅者或犹有怀疑，以为代替旧式组合的，未必就是同业组合。我请再说个事实来

证明。

自欧战发生以后，第二个异点，是矿工、路工都照着同业组合做去。旧年英国路工、矿工的风潮甚大，他们都先后要求路矿国有。现在虽未满足他们的要求，但是旧年英政府就不得不设了一个矿务研究会，讨论国有问题。

许多学者多赞成国有政策，如不达到目的，他们是决不中止的。至于路工，经几次罢工，政府已于旧年十一月让与路工联合会一部分的管理权。原来欧战开始后，铁路就收归政府管理，设有铁路执行干事，由政府指派。现在政府与路工联合会商定，铁路干事凡十二人，政府指派四人，公用铁路的机关举出四人，其余四人由路工联合会举出，共同管理铁路事宜。由此可知劳动界所要求的是什么：一是工业国有，二是管理权。这不是明明照着同业组合路上走吗？且看路工、矿工本身的组织。路工组合，入会资格不拘限制，凡是在铁路上做工的人，都可入会。七十万会员的矿工组合，除机器师与地面上工人外，包罗一切矿工，并不问技艺相同与否。这又不是一种同业组合吗？总而言之，英国的劳动组合，现在都是朝着同业组合一方面走，不过路、矿两项工业容易照办，就做了个先锋，恰好它俩的势力不小，堪任斯职，这是英国劳动界的福气呵！

我述到这里，真真羡慕英国的工人离解放的日子不远。打破资本家，废除工资制度，就是解放劳工〈的〉不二法门。有人说，我国尚无资本家，就无所谓劳动问题。殊不知我国的工人所受经济压迫最深，有欧美工人所犹未梦及者，即如“包头制度”，实我国的特色。他日全国工商业发达，如包头制度不即铲除，我恐怕工资的低率，必不足以养一口！唉！我们如想解放劳工，铲除包头制度！废去工资制度！打破资本制度！和英国的同志携手！和全世界的同志携手！

九·三·廿八

去年《星期评论》双十节纪念号上，季陶先生有纪英国劳动组合的一篇文章，和程先生这篇文章各有详略不同，特附录于下。

独秀识

## 英国的劳动组合

季陶

### （一）劳动组合的会员

据一千九百十六年末的调查，英国劳动组合会员的总数四百四十万人，和英国全

部人口四千五百万相较，差不多占了十分之一。这当中男子劳动者十分之五，女子劳动者十分之一，都是劳动组合的会员。一千九百十七年以后，会员数的增加，更是厉害，最近恐怕已经上五百万或是六百万了。在兰加歇尔、约克歇尔、东北海岸地方、苏格兰工业地带、南部威尔斯、西南米特兰、伦敦等地方，煤矿、棉织、机械、造船等项工业，非常进步，所以劳动组合的发达，尤其特别显著。例如矿工组织的“大不列颠矿工同盟”，一百万的矿工当中，就有八十万是加在组合员里面的。而且从前劳动组合的会员，只是限于体力劳动者。近年以来，铁道上高级的办事人、邮政局员、个人经营的店员、事务员、教习、医生、药师、看护妇，渐渐都组织起劳动组合来。农民的劳动组合，向来是不甚发达的，一千九百十五年以后，忽然活动起来。加以一千九百十七年制定《谷产条例》的结果，全国的农民，便都急急地着手组织劳动组合了。

## (二) 劳动组合的总数

劳动组合的会员数，虽是一天比一天加多，但是组合的总数，和会员数比较看起来，不但没有加增，而且有减少的倾向。且把一千九百年以来的调查表写出来。

年度	组合	会员
1900	1 302	1 971 923
1901	1 297	1 970 412
1902	1 267	1 966 150
1903	1 255	1 942 030
1904	1 220	1 911 099
1905	1 228	1 934 211
1906	1 250	2 128 635
1907	1 243	2 425 153
1908	1 218	2 388 727
1909	1 199	2 388 727
1910	1 195	2 446 342
1911	1 204	3 018 903
1912	1 149	3 287 884
1913	1 135	3 987 115
1914	1 123	3 918 809
1915	1 106	4 141 789
1916	1 115	4 399 696

会员的数，这样很快地增加；组合的数，却是刚刚成一个反比例，逐渐减少。这是何故呢？就是因为组合的联合及合并盛行。虽是年年注册的组合数逐渐加增，但是新设

立的组合，多是联合组织的地方支部，不能说它是独立的组合。关于组合的统计，都是把联合组合的报告拿来作材料，凡是已经加入在联合里面的组合，有许多都不把它算在独立组合里面。比如说大不列颠矿工同盟（M. F. G. B.），就是许多组合的联合。这当中，准据《劳动组合条例》设立的组合，至少都有二十四四个。但是凡在关系于全国问题的时候，同盟本身成为一个单位，处理一切；同盟内所包容的分子，不认为一个独立的组合。除矿工同盟而外，纺织工业里面，这种劳动组合的联合，也有好多。其他各种劳动组合里面，这种组织法亦复不少。因为组合集中统一的结果，一个组合的平均会员数，便异常增加。集中的组织最显著的组合，往往收容很多数的会员。例如煤矿工人、铁道工人、机器工人，这一种的联合组织，都是把同业工人的大部分，统一在一个联合里面。在它那一业里面，便成功一个唯一的势力。据一千九百十五年末的调查，包容十万以上会员的联合组合，已经有八个：

大不列颠矿工同盟	800 000
铁道业员组合联合会	400 000
造机工人组合协会	275 000
全国一般工人组合	225 000
合同纺织工协会	200 000
建筑木工木细工合同协会	107 000
全国合〈同〉劳动组合	140 000

这样庞大的组合发达，所以就目前的现况说，加入组合的工人四分之三以上，都包含在二十几个大联合组合里面。本来英国的组合联合运动，和大陆诸国趋向不同，并没有什么中央组合的规则，只是适应于境遇必要，自然发达起来。但是因为没有一定的规则，所以关于联合合同的条件，也往往发生争论。

现在英国关于合同运动的原则，有两个最有力的主张：一个叫“熟练工组合主义”，一个叫“产业的组合主义”。前者主张只是由熟练工人组织组合，后者主张不问熟练不熟练，只要从事一种职业的工人，便合起来组织组合。前者的用意，以为熟练的工人和不熟练的工人，合在一道去要求同等待遇是很不利的。所以在熟练工人和不熟练工人区别很明晰的产业，多半采用这个主义；熟练不熟练区别不甚明了的产业里面，产业的组合主义，便很占优胜。从前英国的劳动组合，差不多都是专由熟练工人组织成的。到了一千八百八十九年，一部分的不熟练工人，各以产业为本位，发起组合运动。起头的时候，熟练工人方面，以为这种运动总不会成功的，后来居然博得意外的成功。最近这种组合的势力，几乎要凌驾熟练工组合之上，所以两者之间，时常有发生争议的事情。

### (三) 劳动组合的种类

从这样看起来，英国的劳动组合，大概可分为三类：

第一，熟练工人组合。就是一定技术的同业工人，以同一劳动条件对雇主要求为目的组织的组合。但是这种组合，虽是以同业工人为本位，但是同业之外关系很密切的工人，也有加入的。比如造机工人组合协会里面，就是网罗造机、造船、造车各种熟练工人在内。

第二，“产业别的组合”。这一种组合，就是不问工作的熟练不熟练，凡是从事于同一产业的工人，或是矿山，或是建筑，或是铁道，各以产业别作本位，在同业相助原则下面所组织的组合。这一种组合，越是雇主方面结合明了的，工人组合越是容易团结。比如铁道这一种营业，差不多归少数的公司独占了，所以工人方面也就容易团结。

第三，“属于前两者中间的组合”。这一种又叫它做“材料别的劳动组合”。这种制度的组合，德国还要比英国发达。比方德国的金属工组合，就是属于这种性质的。在英国的铁工、铜工、真输工，都是各有各的组合。惟有木工一行的“建筑木工木细工合同协会”，是由木匠、木细工、家具匠等组合联合组织成的，势力很大。

现在为供参考计，把一千九百十五年组合会员产业别的统计，列举在下面：

职业	组合数	会员数
建筑	62	228 475
矿山	89	857 183
铁工	172	633 502
纺织	276	507 731
裁缝	34	114 085
铁道	6	384 042
电车	16	94 733
海运	12	116 141
船坞	23	142 088
印刷	32	97 290
木工	79	65 210
店员	11	111 107
一般组合	14	452 859
杂业	203	175 658
官公吏	77	146 689
合计	1 106	4 126 793

这许多种类的劳动组合，和地方的关系怎么样呢？从前苏格兰及爱尔兰的劳动组合，都是各就各的地方去发展，和英格兰及威尔斯的劳动组合，没有什么关系。近年以来，因为组合的联合盛行，于是苏格兰的组合，渐渐也参加到全国劳动组合里面来了。惟有爱尔兰地方，因为爱尔兰独立自治的运动很强，所以爱尔兰的劳动组合，到现在还没有参加在英国全国劳动组合里面。

#### （四）全国劳动组合统一运动与地方的运动

劳动组合发达的结果，于是以统一全国各种的劳动组合为目的的团体，也自然发达起来，最有力量的团体有三个：

第一，劳动组合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占组合会员总数四分之三以上。会议每年一次，会期一星期以上，全国各组合选出代表者与会。有紧急问题发生的时候，可以召集临时会议。又由代表会议里面，选出代议委员来，每月集会，讨论时事。劳动组合会议的长处，就是讨论问题及联合团体很容易，组织也是很合于民主的精神。但是只能协商讨论各种问题，没有强制决议的权限。而且协议事项，都是限于一般的共通的问题，不许涉及详细的部分，这是它的短处。

第二，劳动党。这是劳动组合、地方劳动党及社会主义者联合组织的团体。它的活动，是限于政治的一方面，关于产业上的问题，都一任上面所说的“劳动组合会议”去活动。

第三，劳动组合大联盟。是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创立的。当初创立这一个团体的意思，是在纠合全国的劳动者。但是现在的职务，就只是一种罢工的保障机关。会员大家交纳一定的会费，会里面把会费存积起来，专作为罢工保障基金。一旦有决行罢工的事件发生，会员都可以受一定率的补助。

以上三个大团体，差不多性质和作用都不同的，各有各的责任，好像分工担任职务的样子，并不成为一种统一的机关。照最近情形看来，这三大团体很有要联合统一的形势。

劳动组合的发达，从一面看来，是向全国统一一方面发达的；但是再从地方上看来，地方的团结也同时发达。这是一个很应该注意的现象。就是凡属于同一地方的各种组合及支部，不问职业的种类，都一致联合起来，组织一种“地方的劳动委员会”。最近这种委员会非常发达，通英国全国，凡是重要的产业地，都成立这种的委员会。它们又组织地方的劳动党，互相提携，从事于产业上及政治上的活动。一千九百十八年，英国劳动党的宪法改正以后，地方劳动党的活动更加便利。今后的劳动组合运动，在这个一方面，一定是更加进步了。



### (五) 劳动组合的联合及国际关系

第三节述劳动组合的种类，有三大派别。组合的联合，也是和这种派别一样，联合的基础，可分为三种：第一，是以特定煤矿地方为基础的，如大不列颠矿工组合同盟。第二，是纠合全国各地方的同业组合组织的，如印刷组合联合会。第三，是联合全国以技术为标准的组合，如造机工人组合协会。且把最近主要产业组合的比较统计举出来。

组合会员统计表

组合	组合数	会员数
炭矿	68	869 000
运送	50	341 000
建筑	65	282 000
铁工	12	120 000
印刷	31	105 000
木棉	25	344 000
一般	15	750 000

组合联合会员统计表

组合联合	会员数
大不列颠矿工同盟	800 000
全国运送联合会	200 000
全国建筑联合会	未详
铁钢组合联合会	85 000
印刷组合联合会	95 000
合同纺织工协会	300 000
全国一般劳动协会	700 000

至若讲到英国劳工运动的国际关系，从前就是很冷淡的。但是将来的关系如何，却是不可预测。伦敦地方，本来是世界社会主义者的渊藪；国际劳动协会，又是组织在伦敦。一八九六年，又在那里开过万国社会党大会，五年前万国社会主义者的本部，也设在伦敦。只是英国的劳动组合，对于这些世界社会主义团体，都是由劳动党或是劳动组合会议去和它们交涉，不过是保持一种间接的关系罢了。现在英国劳动组合主义的哲学，渐渐成立，劳动组合运动的世界的精神，今后或者是逐渐有进步的。

## （六）组合的行政机关

劳动组合的行政组织，几十年来，没有什么大变化。只是近年来因为“联合”及“合同”的运动盛行，所以内容渐渐比从前复杂。近来劳动界主张直接行动的风潮，更加激烈。与劳动组合组织相关系的“工场庶务委员”运动，也给组合本身的行政组织上，加了不少的变动。今后的变迁如何，是极应该注意的。

没有加入组合同盟联合内的小组合，会员也少，势力也小，在劳动运动上的价值也很微，且放下不讲。单就几个大的“联合组合”的行政上，加以说明。

（1）A. S. E. 的行政组织 “A. S. E.”就是造机工人组合协会的略写。这一个联合组合，包容得有将近一千个支部。这支部当中，有三百个是在英国属地及美洲的。在英国内地的支部，遍布重要产业都市。就重要的区域说，伦敦区七十二，格拉斯哥区六十，曼彻斯特区四十九，伯明翰区三十二。

凡支部发行的公文报告，须经过在伦敦的执行委员会认可，但是普通的行政事务，是可以由各区委员会适当处理的。事务的区分原则，大约如下：

（甲）凡须受本部的基本金支出的事项，须受本部——即在伦敦的执行委员会——的认可。

（乙）各区委员会自由处理的事项，限于产业上的问题。

执行委员会由会长一人、书记长一人、委员七人组织，均为常任制，受一定的薪俸。这种委员人数既少，又为常任的制度，是劳动组合的特色，乃他种联合组合里面所没有的。

（2）N. U. R. 的行政组织 “N. U. R.”是“铁道业员组合联合会”原文的略写。此组合联合会的全部会员，约有四十万人，是近年来新组织的，所以它的行政组织很自由、很新式，也有类于地方委员会的机关。但是在行政上没有特定的责任，只是一种自由宣传主义的机关。所以它的支部和本部，一切都是直接联络，不由第二级的机关间接。这也是因为铁道业员组合的性质和机械工组合的性质不同，图全国组合的统一，比较容易的缘故。执行委员会由二十四名的委员组织而成，不是常任，分春、夏、秋、冬四季，每季召集一次，要有特别问题的时候，再召集临时会议。

（3）M. F. G. B. 的行政组织 即“大不列颠矿工同盟”原文的略写。这一个联合会，是许多“组合”及“联合组合”的大同盟。所以组织的内容，比起前两种来，内容更是复杂。参加在同盟中的联合组合，如像南威尔斯的矿工联合组合，它的本身，已经是一个极大的联合团体。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地方支部的权限，非常之大，各自组织它一地方的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由地方的组合选举。至于这总本部，好像一

个“联邦的政府”，它的权限和实力，比起支部来，反而弱小。它的特点有二：

（甲）本部没有独立的财政，所以不能够做以本部为主的大规模活动。但是在举行各支部一致行动的时候，全体作用的势力，仍旧非常之强，以最近历次矿工大罢工的事，就可以看出来的。

（乙）本部自身，没有它所有的建筑，所以一切执务，非常感受不便。也没有专任本部事务的职员，会长、书记都是由地方支部的职员兼任，所以本部的行动，也很欠敏活。

就以上三个组合联合会的组织概略，对于英国劳动组合的行政组织，已经可以略为得一点概念了。还有一层要晓得的，就是组合的财政。现在英国的劳动组合，大部分的经费，都是由会员的“会费”维持，规模大、创立久的组合，多有巨额的基本金，但是一般经费上，仍旧不能不靠会员的会费。会费的定额，随组合而异。如像“一般劳动组合”，它的会员，比较的多是低级劳动者，所以会员的会费，一星期每人不过三便士四便士。还有比这种会费更低的，如像“徒弟组合”之类，每人的会费，一年不过一个先令。就是前项所举“铁道业员组合联合会”“大不列颠矿工同盟”那样有力量的组合，每星期也不过两便士到五便士。因为这种组合，都是不分“熟练工人”与“不熟练工人”，只以职业别为区分组织的，不熟练的工人收入较少，所以取费也极廉。至于有一种专以熟练的工人组织的组合，会费额也有每星期多至两先令的，一年的会费，每人便须五镑四先令，不过这不是原则。据一九一三年的调查，英国全国各种劳动组合的财政，收入三百六十万镑，支出二百九十万镑，足抵中国大省一省的收支。当时英国组合会员全体二百四十万人，平均每人分担的收入三十先令，支出二十四先令。现在组合员的人数，比当时差不多加倍，财政的状态自然比起从前来，一定更膨胀得多了。

### （七）劳动组合与国家的关系

近年以来，英国政府干涉工人雇主间问题的程度，渐渐加增。一千九百零六年，自由党执政以来，政府对于从前的《工场法》，虽是没有变更它，但是一九零九年，发布一种《组合局条例》，由政府、工人、雇主三方面的代表者，组织“组合局”，又定最低工银的限度。制定《商店法》，改善商店员的境遇，每星期予以一天的休息。一九一一年，制定《煤矿条例》。这组合局制度，固然不能说是良法；然有了这一种组织以来，从来甘受劣等工银和待遇的工人以及女工，他们的工银也得加增不少。还有在奖励劳动组织一方面，也有许多有益的施設。还有最低工银的协定一层，最初只是限于一部分，后来范围渐渐扩张，到欧战终了以后，已经成为一种公认的法律。

政府干涉劳动争议的方法，从前是没有统一的方法的。一八九六年，制定了一种《和解法》，但也只是由资本家和劳动者两方的代表直接协议。后来政府关于这种问题

的结果，遂组织一种“产业调查会”。在组合局里，设了一个产业调查会的干部，爱斯葵斯氏做会长。一九一七年，铁道罢工风潮逼近的时候，路易乔治自己出来做调人，能够事前和解。一九一一年铁道罢工风潮的时候和一九一二年的时候，政府更进一层，作有力的干涉。

在战争以前，政府曾制定《劳动交换法》《劳动者赔偿法》《康健保险法》，关于这几种事务，劳动组合可以接办。劳动组合在这一点，已经成为“国家的机关”之一，好像一个政府的代理店。到战争开始以后，因为工业动员的关系，劳动组合和国家的连契益加紧密。在平时的时候，邮政及海陆军的工厂都是由政府经营的，但是它们对于那些工人，非常冷淡。到了战争的时候，矿山、铁道、船舶、军需工场，都归了政府一手经理。大多数的工人，这个时候多和政府直接发生关系，工人和国家运命关系的密切，劳动在社会进展上的价值，劳动组合的力量和影响，他们才认识了。所以对于劳动组合的运动，才发生出一种敬畏心和同情心来。这几个月以来，英国劳动运动的进展，一日千里；政府的地位，好像在夹壁的当中，挤得出气不来。我想他们的觉悟，一定较从前更多进境了。总之，把这十年的历史通观起来，就一方面看，政府对于产业上的问题，在它的必要上，渐渐地使劳动者参加。所以劳动组合，有一〈部〉分的事务，已经是代理政府的行为，好像地方团体委任事务的性质一样。但是再从别一方面看，劳动组合之自治的发展，更是很明白的。因为他们并不是得着这一点地位，以为是政府的温情，便满足了。他们仍旧认为它的地位，是靠他们自治的发展力制造出来的，所以劳动组合在国家的地位越高，他们的自觉，也越是彻底。

在第四节里已经说过，劳动组合的多数，都和劳动党互相提携的，差不多是同一运动的两方面。所以许多组合的工人，在经济的运动上，便是组合的会员；在政治的运动上，便是劳动党的党员。一九一八年正月劳动党大会的报告，当时党员的人数二百四十六万五千余人，其中二百四十一万五千余名，是属于二十三个大劳动组合的会员，这已经只有五万人不属于组合的了。其实连这五万人，也不能便断定他说他不是组合员。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组合员是没有登记的，如像全国铁道业员组合联合会，四十万会员当中，只有十三万人是登记的。此外相同的例，也还不少。所以劳动党的党员，几乎可以说全是组合员。除了全国劳动党之外，还有地方劳动党；没有劳动党的地方，就由劳动委员会代行劳动党的任务。一九一八年劳动党的新宪法实施以来，劳动党在各地方的活动更加繁盛。现在劳动党在议会的议员数，就是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总选举的结果，是七十二名，比起一九一六年，已经加多三十三名。但是这还是劳动党选举运动失败的结果，因为去年总选举时候，劳动党所提出的公认候补者，是三百七十六，差不多当选的人数不过五分之一。现在英国政治上、社会上改造的潮流，一天比一天汹涌，我看劳动党全胜的时期，总在不远的了。

## （八）劳动组合与社会改造的理想

英国这一个国家，是一个习惯万能的国家，一切制度，都是受习惯的支配，所以从前许多改造社会的理想，在英国很遭一般的冷遇。即如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输入英国是很早的，而且刺激马克思的思想、供给他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的材料，英国产业界的进步实况，也是很有力的。但是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在英国总不能占一个有力的指导地位，只不过是予以不断地刺激、助长英国社会思想上若干的进步而已。所以英国劳动组合的发达，并不是由于思想上、理论上的指导，是由于实际的必要所逼迫，并不是由理论的根据产生事实，是由事实的根据编成理论。

但是世界全体急切的进步，也就使英国人由现实的拘泥，渐渐地趋向到理想的创造。一千八百八十九年有名的船渠大罢工以来，英国的劳动组合，骤然趋向大陆的社会主义。一九一一年、一九一二年产业不安的状态发生以后，法国的工团主义（Syndicalism）、美国的 L. W. W. 主义侵入英国，一方面马克思直系的集产主义也抬起头来。但是英国人对于这些外来的思想，终久不能满足，现在的烦闷，又使他不能不建设前途的理想境。在这个时候，英国特殊“基尔德社会主义”、Socialism 便应运而生。

基尔德（Guild）这个字，是由中世纪“同业组合”（Guild）的意思借用来的。“基尔德社会主义”，就是以生产者经济组织为基础的社会制度。换句话说，就是从事于一产业的各种劳动者（全）体的劳动者与心（？）的劳动者集合起来，组织一个全国的基尔德。各种产业，各自以民主的方法，管理他本业的基尔德，撤废现在的工银雇佣制度。要点是：

（1）生产者自己管理他的生产事业，完全实现产业的民主主义；

（2）关于社会全体问题，由各基尔德共同管理，以免除为生产者牺牲消费者利益的危险。

这一个主义，是社会主义中最新的一派。最先主张的人是俄列基氏（A. R. Orage）。最初发表这一个主张，是一千九百十三年在 *New Age* 杂志上。所以它的生命，要算是为劳动者而设的青年理想。我们要推测英国社会运动的将来，不能不研究这“基尔德社会主义”。但是要详细地叙述，本篇纸数已经没有余地了，只有等到将来有机会的时候，再和各位谈罢。

附记本篇根据的著作如下：

一 井篁氏译苛尔（Cole）的《劳动组合概论》（《中外新论》九月号）。

二 室伏氏的《基尔德梭霞里士姆及其批判》（《批判》的九月号）。

三 堺利彦氏《马克思主义的分化》（《社会主义研究》九月号）。

## 英国劳动党的新势力

(录《北京晨报》)

**政界一分的迷梦** 战争前，自由、统一两大政党分开横断政界的英国；到战争开始后，因为联立内阁，两党忽被纵断；更到战后，劳动党的势力扩张，英国政界又酿成分野的变动。从前两大政党对立的迷梦，现在也化为乌有了！就中劳动党在战后的英国政界，大有雄飞之势，早为一般识者所承认。现在该党的势力，日盛一日，一定可以左右将来政界，何况趁着这时代的潮流，去做一个弄潮儿呢？！阅者须知，现在的英国，不比从前是保守的国家了，英国的人心，已在改造教室里听了一回训练了。

**补缺选举胜利** 自劳动党折冲内外之政治，试之一年有半。于是该党的势力，不独足以支配一般英人的意思，且足以使联立党和自由党大加警惧。其使两党深悟时代潮流的转变，乃在去年中补缺选举的结果。去年上半年，这种倾向还没有固定：三月所行的选举，胜利或归于联立党，或归于独立自由党，劳动党则一无所获。即引续下去的四月选举，也是一样的结果。但七月二十九日波士威尔的补缺选举，劳动党的鲁巴特孙，从联立党以七千六百六十八票得占胜利；到九月十二日，在威德勒士选出亨达松；到十二月二十日，在斯宾巴列选出托曼耶。退一步说，假令劳动党的候补者立于失败的地位，例如阿尔巴斯、布鲁列，劳动党的势力还是足以使敌党恐惧，何况该党又得补缺选举的胜利呢？

**不胜今昔之感** 就中最可注目的，就是在十二月二十日的斯宾巴列的选举，从来没有出过劳动党议员的幼克沙地方，居然以一万一千九百六十二票的多数，选出劳动党的托曼耶。他比联立自由党的胡格斯，多三千八百二十八票；比独立自由党的贾西门，多一千七百十八票。这事若回想，一九一八年十二月行总选举的当时，联立自由党的惠特嘉，获得一万六百六十四票，比托曼耶以二千百五十六票的多数当选，相隔还不过一年。昔也何衰，今也何盛呢！

**可惊的消长** 劳动党以破竹之势，风靡去年下半期的选举界。该党的势力，比起前年冬末的总选举当时，有怎样的优势和进步？我们只看波士威尔以下到斯宾巴列最近九个补缺

选举的劳动党和联立党（联立统一党及联立自由党）的势力消长，即可明白：

联立党			劳动党	
总选举（1918年12月）		补缺选举	总选举	补缺选举
波士威尔	9 359 票	5 967 票	9 017 票	13 350 票
乌德勒斯	11 515	10 417	7 821	11 404
彭特弗拉克	8 561	9 920	5 047	8 445
拉修尔姆	12 447	9 394	2 985	6 412
抽斯达	无候补	无竞争	同	17 838
布里马斯	17 091	14 495	5 331	9 292
圣阿尔巴斯	无候补	9 621	无候补	8 908
布鲁姆列	16 840	11 148	无候补	10 077
斯宾巴列	10 664	8 134	8 520	11 962
合计	86 177	79 096	38 722	97 473

由上表：一方可知联立党减少票数，他方可知劳动党增加约二倍半的投票。假令劳动党在补缺选举失败的地方，拿它得的票数与前年的总选举比较，显有急激的增加。所以劳动党现在（民国九年一月）虽仅有议员六十三人，被它们的敌党视为最可怕的魔神了！有许多人推测次期选举，一定是劳动党组织内阁，可见其势力之一斑。但是劳动党为什么这样行桃花运呢？英国政党的将来要受劳动党什么影响呢？劳动党果能握英国的政权吗？它的前途如何？阅者且看下文便知。

时代思想的转换 英国劳动党为什么有这样急速的进步呢？一言以蔽之曰：时代思想的转换而已。金权政治的弊病，即由此次大战，从根本上动摇它的基础。新时代的政治，不是偏重少数者的利益的政治，是为一般国民的福利而设的。所以那些常立在牺牲者地位的多数国民，换句话说，即是劳动者的代表政党的劳动党，当然为众人期待的目的了。该党势力的增大，暗地里充满了偌大的英国。我们若溯其具体的原因，则以去年下半年期间，妇人、〈退伍兵〉及中流阶级的投票者激增，为该党获得优势的三大原则。

少女投票的势力 不用说，选举议员，是依选举人的自由意志。所以今年投于自由党的一票，明年也许再投于自由党。但是今日的形势、潮流的影响，或于统一党有利，或于劳动党有利。加以联立内阁的缺点，已大暴露，早晚一定瓦解，故立于补缺选举场的选举人的意志，已经离开联立内阁，移到劳动党了。虽然，劳动党的胜因，决不是依于既往的选举人意志的变换，而在新选举人的投票。战前英国所有八百万人的选举人，到了战后，妇人也获得选举权了。到现在选举人的数目，已超出二千万人。这种可惊的选举权的扩大，当然予各政党的势力以莫大的影响。这千二百万新选举权所有者，果被什么政党所支配？真是一个富有趣味的问题。

妇人选举人的倾向 去年下半期的补缺选举，于是产生劳动党的新势力。千二百万余人的新选举人，多属于结婚的妇人和青年的两阶级。就中妇人有纯洁的心操，和处女一样；她们不为旧习俗所左右，有高尚的理想。她们因为此次战争，或失其夫，或失其子，否则即为悲苦耐劳，支持一家；所以一到平和恢复，她们即希望建设新社会。她们的希望，自然落到有望的劳动党，给予青睐。

还有一事，就是劳动组合和妇人劳动者的关系。有此次战争做媒介，一层密接，因之劳动党的势力亦渐增大了。例如：商店从事员，在战前加入劳动组合的男女的比例，是女一对男五；到现在，竟成了女子四万人对男子六万人。使妇人增加对于劳动党的引力，这是不可讳的事情。

妇人议员与候补者 一方面，多数妇人对于劳动党大投其票；他方面，妇人自运动去做议员。去年十一月布里马士的补候选举，阿士答夫人（联立统一党）当选，这是英国女议员破题儿第一遭。现在相传注乌克夫人，从东瓦尔沙姆士托为劳动党的候补者。这位伯爵夫人，起初是保守党，后来移到自由党，又因为社会主义的见地，再归到劳动党。即此一事，可见英国知识阶级的妇人的倾向了。所以我们要研究今后英国的政界，对于劳动和妇人的关系，真不可闲却呀！

退伍兵的思想 新选举团体的妇人和现于英国政界的多数青年，都是退伍兵的一团，比一般妇人更热望新的社会组织。我们如果要了解劳动党的新力的原因，这一个要素，不可轻轻地看过。退伍兵的职业问题，固然是紧急事，但更有一层可注目的，就是他们的思想问题。虽以关于战前社会问题比较的冷淡的青年，一到战后，看见横亘他们目前的生产分配，也不能束手旁观了。或进而加入劳动组合，或尽力以扩张劳动党的势力。

中产阶级的援助 更有一事，就是中产阶级中心的劳动者和劳动党的结合。前年末的劳动党组织大变更，在去年下半期的补间选举，渐结成第一个果实。盖过去英国的劳动党，是由劳动组合、独立劳动党、胡宾协会、妇人劳动联合会及其他小团体的联合组织而成。其在议会组织劳动党想获得政治的势力的时候，乃开始于一八九九年的《劳动组合规约》。所以从原来的宗旨说，劳动党是劳动组合的宣传者。其政治的劳动党，要不过宣传此主义的一过手段而已。但是该党势力的扩张，是从肉体劳动者和劳动组合，进而图计一般人民的幸福。这种大变更的组织，在前年十月休战的时际实行的。至于变更的主旨，如亨达松所说：“大战后，是劳动者支配天下的时候了！劳动党也要变更组织，从小团体的联合体，有成为国民一般的党派的必要。”又说：“新的劳动党，是在产生国民民主党。我党是网罗一切筋肉的及心的劳动者，在有组织的劳动运动之上，确立基础。”这些话都见实行了。亨达松又说过：“新劳动党，是包含男



子及妇人的一大国民党，真的政治的德漠克拉西，不是在阶级的利害的基础上，所可组织成功的。”此种组织变更的结果，中流阶级合并劳动党，而劳动组合员的心的劳动者阶级，同时新设立个人部，参与劳动党的事业。

心的劳动者 劳动党实行变更此组织时，世人对于它们，怀有两种疑问：就是它们果能统率中流阶级吗？心的劳动者果能和筋肉劳动采一致的行动吗？但是这些怀疑，都变成杞人忧天，结果之良好，其在我们意料之外。前年十二月的总选举，劳动党得三百六十人以上的候补者，但从选举的结果而论，劳动党仍归失败。其当选者，不过六十人，比起一九一〇年出有四十三位议员的当时，真没有什么进步。但是这样多数的候补者，可以暗示劳动党在政界将来的发展。果然，自总选举半年后，那波士威尔的补缺选举，先予以证明，还不到半年，到现在已是一日千里之势了。其中原因，实由劳动党将妇人、青年等的新选举团收入掌中，故其前途的发展，正未可量。联立党和独立自由党畏之如蛇蝎，良有以也。

次期总选举预想 劳动党新势力的背影，大概已如上述：这种背影，在数量上，质量上，都有称霸将来政界的实力。所以近来将举行的总选举，一般人都预想劳动党一举而可以左右政府，但以现在情势看来，劳动党依次回总选举而能组织劳动内阁的时机，现在还没有到呢！今日属于劳动党的议员，仅有六十三位。如果要在议会为最大多数党，至少非重新选出三百人以上的议员不可。无论劳动党的势力，怎样的急速增加，然而要一旦增加六倍的数目，依着次回总选举来组织劳动党内阁，这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呀！

势力有急增之势 我们虽然不能就说劳动党能一举而得大多数议员，但是在次回的总选举，劳动党的势力一定比现在更大。所谓最大多数党，所谓劳动内阁，不过是时间上的问题，并非可能不可能的问题。我们试一想到劳动党的候补人，不仅是肉体劳动者，或是妇人，或是心的劳动者，或是代表中产阶级的人，那么候补者的数目，一定又会倍加前回的总选举。总而言之，劳动党是趁着时代潮流，它的势力，快要执住英国政界的牛耳了。

新国民党的对抗 联立统一党啊，独立自由党啊，对于劳动党，或嫉之如蛇蝎，或畏之如猛虎；但是他们对劳动党的运动，渐次淡暗。自从斯班瓦列的选举后，一时政界的耳目，咸集注于巴铿黑德君的新国民党建立说。巴铿黑德的宣言，拿联立内阁当做“无脊椎的暧昧动物”，所以非统一放在一个新政党下不可。如果像现在的样子放弃，恐怕不到一年，这个暧昧动物，不私奔劳动党，就苟合鲁意乔治了。他的意思，以为今日非组织一个新政党而与劳动党对抗不可；但因新政党的首领、政纲，迄无明白的表示，致使一般人也漠然看过。还有人批评说：“拿联立党的热火锅，又投到火中

的蠢人，是谁呀？”

查智尔 同时以查智尔为中心的中央党树立，色彩渐形浓厚。所谓中央党，不用说是根据鲁意乔治的政党。那位又不纯是自由党的又不纯是统一党的鲁意乔治，在事实上，拿统一党的大部分，集在新党的大伞下；又招致联立自由党员，想造成一个很难动的新势力。这明明是对于劳动党的攻击啊！至于查智尔对于劳动党的攻击，在欲新设中央党一点，我们由此可以明白他的隐衷。这些反抗劳动党的运动，反足以托出劳动〈党〉的势力雄厚的色彩。以下再将他党对于劳动党攻击的焦点和该党的人物，略为说说。

政权获得的能力 劳动党的势力，既已增加，那么劳动党果有组织内阁的能力没有？世人早已注意此事。反对论者的代表的意见，即是查智尔在沙答兰德的演说：他以为现在的劳动党还在准备时代；从人物上说，从党的历史上说，都缺少政治的经验，到底不能委以政权。不过今日政府势力衰颓，足以促成劳动党的增大；然而该党握政权之期，一般国民以为还远。

劳动党的自觉 劳动党骤见此意见发表，大为愤慨。托马士君和克拉因君，立时发表反对意见，极言劳动党的势力足以代现内阁而握政权。记者不愿老将两者的论争，以扰淆阅者的头脑。总之，两者的意见，各从其立脚地来批评他人的。我们若公平论断两者的是非，那么查智尔的意见，很不彻底，劳动党首领的自负，或有几分是事实。当鲁意乔治组织战时非常内阁时，就有许多人反对他，说他决不能永续，不出三个月，一定坍台。不知开战后三年，乔治内阁，仍依然如故。可见事实在未实现以前，总有人怀疑或是反对。关于劳动党组织内阁的能力问题，也是一样。如果该党由国民多数的投票，得最大多数的议员，那么形成政府，自然是无所用其疑了。

劳动党的人物 反对侧批评现在劳动党首领等，或说没有做总长的能力，或说太没有经验，但是这都不过一偏之见。劳动党如果组织政府，该党的政治家，可以充分适任各总长的，正复不少。何况该党的背后，还有许多可靠的人才。那么组织劳动党政府，决非难事。我恐怕比现政府还强得多。虽说劳动党出身的亨士君，曾为急进的思想家，后来做了乔治内阁之一员，又一变而为保守主义者；像这样的人，固不能为劳动党政府的阁员。又如罗巴池、乌德耳，都可以不参加阁员。然如亨达松、克拉因、布列士、温尔修都有极深的政治经验，都有十分参与组织新内阁的能力。又如托马士，与劳动组合相始终，是一位积有丰富经验的人才。又如哥尔、弗兰克、霍池等人物，虽现时未参与国政，然其才力组织政府而有余。其他如阿克拉德、胡以沙、斯布河、斯密士、智列特、斯秋特、巴林克、谢克斯登等，都是济济多士。一旦要组织新内阁，我恐怕内阁的椅子，还不够这些人支配哩！

#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劳动法典

李泽彰 译

## (一)

《劳动法典》自劳农政府法令公报公布之日起实行。本法由苏维埃政府各地方机关通告全国劳动阶级，并且邮递到一切苏维埃机关所在的重要地点。

## (二)

《劳动法典》的规定，可以适用于凡是因做工来得报酬的人，并且可以拘束一切的企业、机关和工厂（苏维埃、公的、私的、一家的）以及一切使用劳动的私人雇主。

## (三)

所有一般现行的规定和那将要颁布的关于劳动问题的规定（私人的工厂规则、训令、内部管规则等等）以及私人的契约和合同，只限于不违反本法为有效。

## (四)

一切的劳动合同，无论已否实行，只要与本法规定相反，雇工和产主双方均不得认为有效。

## (五)

在采用有组织的合作（参看本法第六条第一款）形式做工的企业和工厂里面，雇工必须于中央苏维埃监督之下尽可能的范围，得最大的自治权。劳动群众只能在这个基础上，得受社会党政府和平民政府的精神的相当训练。

## (六)

苏维埃机关所组织、所补助的平民企业为劳动条件，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

民委员会的特别规则并人民劳农委员会的条例规定之。

农人在指定耕种的土地的劳动条件，由《土地法》规定之。

独立技术家的劳动条件，由《劳动委员会特别规则》规定之。

## 第一章 强迫劳动

第一条 凡是俄罗斯社会党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国民，除第二条、第三条规定的例外而外，都应服从强迫劳动。

第二条 下列的人得免强迫劳动：

- (一) 十六岁以下的人。
- (二) 五十岁以上的人。
- (三) 因伤害或疾病而残废的人。

第三条 暂时得免强迫劳动的，须是：

- (一) 因伤害或疾病而暂时不能工作，必须有一定期间的休养方能复元的人。
- (二) 产前八星期和产后八星期的妇女。

第四条 所有的学生在学校内都应该服从强迫劳动。

第五条 永久的或暂时的丧失能力的事实，必须按该应被检验的人的居处所在，由城、区域、省身体检验局或临时保险局即前项身体检验局为代理机关证实。

(附注一) 检验丧失能力工人的方法都附加在后边。

(附注二) 负有强迫劳动义务而不在有用的公共工作里做事的人，地方苏维埃为公共工作的执行，于劳动部决定而得职工联合地方苏维埃的同意的条件，得召唤之。

第六条 劳动可依下列各种形式施行：

- (一) 有组织的合力。
- (二) 个人私的勤劳。
- (三) 个人特别的职业。

第七条 政府（苏维埃）工厂劳动条件，规定在工率规则里面，由人民劳动委员会交中央苏维埃政府批准。

第八条 一切工厂（苏维埃，国有的，公的，私的）的劳动条件，以工率规则规定。工率规则由职工组合起草，得工厂和企业的所有人或经理同意，由人民劳动委员会批准。

(附注) 如在不能与工厂或企业的经理或所有人协定的地方，工率规则由职工组合起草，由人民劳动委员会批准。

第九条 个人私的勤劳和个人特别的职业两形式的劳动，依由有关系的职工组合

起草，由人民劳动委员会批准的工率规则规定之。

## 第二章 工作权

第十条 凡能做工的市民，都有在他们的本行业内做工的权利和享受这一类规定的报酬的权利。

(附注) 劳动分配部区域劳动介绍局，经有关系的组合同意，得指派个人的雇工或一群雇工在旁的职业做工，但以本行业不需人的时候为限。

第十一条 工作权首先属于负有强迫劳动义务的人。

第十二条 在免除强迫劳动阶级当中，仅第二条第二款所规定的人有工作权。

第十三条 第二条第一款、第三款所规定的人，绝对地剥夺工作权。第三条所规定的人，暂时剥夺工作权。

第十四条 妇女和十八岁以下的男子，没有晚间工作权或特别麻烦、特别危险的工业工作权。

(附注) 特别麻烦和有生命危险的职业一览表，由人民劳动委员会劳动保护部预备，每年正月在劳农政府法令公报公布。

## 第三章 劳动分配方法

第十五条 工作权的实行，由劳动分配部、职工组合和俄罗斯社会党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各机关担保。

第十六条 雇主得由劳动分配部召唤。只有应苏维埃各机关、各企业的命〈令〉去做事的时候，可以免除。

第十七条 如遇工作须被选的人深具政治上的信用或特别专门知识的时候，得用选举方法，召补缺额。

第十八条 凡被选做工的人，来受聘以前，须先向劳动分配部挂号，但不受本法第四章试用规则的支配。

第十九条 失业的人由劳动分配部依第二十条至第二十九条规定情形指定工作。

第二十条 没受本行业聘任的工人，得向劳动分配部挂号，声明失业。

第二十一条 机关和个人需用工人时，须通告地方劳动分部或支部（通信处），并且开明工作条件和工人的资格（商情、知识、经验）。

第二十二条 劳动分配部得第二十一条规定的通告后，即将合格的工人依次派送。

第二十三条 如工作条件与有关系的工率规则所定的标准相合，或职工组合没有规定，失业的人无权拒绝本行业的工作。

第二十四条 雇工在受聘未满两星期内，应认为与失业者相等，在劳动分配部的挂号表册内仍不除名。

第二十五条 如果地方劳动分配部表内没有合格的人的时候，须立将请求书转送区域劳动介绍局，并须同时通知请求的工厂或个人。

第二十六条 无论何时，本区域以外如来募集工人——劳动分配部依无职业挂号簿点名，问谁愿意应募。如愿应的人数不够，劳动分配，得依着失业者名簿的次第补足，但单身男女当先于有家室之累的人。

第二十七条 如果在劳动分配部区域范围以内没有合格的工人，区域劳动介绍局得有关系的职工组合的同意，有权派送与所需职业的性质最相近的失业的人。

第二十八条 失业的人被指定为本行业外的工作时，有承受的义务，若本人愿意，得以暂时承受至本人有本行业的时候为止作条件。

第二十九条 工人于本人特长外做工，而声明暂时工作，得仍旧记名于劳动分配部，至他获得本行业为止。

第三十条 个人违犯本章所规定劳动分配规则，应由劳动分配部地方局处以三百卢布以上的罚金或一星期以上的拘役。苏维埃工厂和官吏违犯劳动分配规则，应受刑事制裁。

#### 第四章 试用时期

第三十一条 工人最后的永久聘请，须经过六日以内的试用时期。在苏维埃机关内的试用时期，简易和不贵重的工作为二星期，精细或贵重工作为一个月。

第三十二条 依试用的结果，定工人的去留，或定为永久雇用，或照工率给付试用时期的工钱，拒绝不用。

第三十三条 试用结果（延聘或拒绝）须通知劳动分配部。

第三十四条 试用时期完结以前的工人，认为与失业的人相等，劳动分配部仍编入待聘之列。

第三十五条 试用而被拒绝的人，得向本组合上诉不服。

第三十六条 如果职工组合认上诉理由充足的时候，得向工厂或拒绝不用的人交涉，要求延聘原告。

第三十七条 如依第三十六条交涉失败后得再向地方劳动部上诉，此为最后的判决，再无上诉的机关。

第三十八条 如工厂或个人拒用工人，没有充分的理由，劳动部得要求延聘，并且要求该工厂、该个人依工率规则赔偿自拒用至延聘中间所受的损失。

## 第五章 工人的转业和开除

第三十九条 一切使用雇工的企业、工厂或机关，雇用雇工的数目，以营业的必要和管理机关的决定决定多寡。

（附注） 若果工作是属于第六条第二款、第三款内所指的那使用雇工的私人的工作，便不适用本条。

第四十条 企业、工厂或机关的管理部，得在本企业、本工厂、本机关内，命令工人转到旁的工作。

第四十一条 相当的管理部经劳动分配部同意，得令工人转业于同一地方或旁的地方的其他企业、工厂或机关。

第四十二条 有利害关系的个人和组织，不服管理机关依第四十条行使的工人转业命令，得向有关系的劳动部（地方或区域）上诉。

第四十三条 有利害关系的双方，不服劳动部对工人转业条件所下的判决，得上诉于区域劳动部或人民劳动委员会，此为最后的判决，再不能上诉。

第四十四条 如遇有紧急的公共工作，而应募的人不足数目的时候，区域劳动部经有关系的职工组合同意和人民劳动委员会批准，得全体工人离开原来的工作，去到同一地方或旁的地方的别一机关去做工。

第四十五条 企业、工厂或机关开除已经雇用的工人，必须合下列的情形：

- （一）企业、工厂或机关，全部或一部清算，或某规则或某工程取消；
- （二）一月以上的停工；
- （三）雇用期限已满或工程已经完成的一种短期工；
- （四）经管理部特别决定，经有关系的职工组合同意，而有确实不胜任的证据；
- （五）工人的请求。

第四十六条 企业、工厂或机关的机关及雇用工人的个人，依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开除已经雇用的工人，必须两星期前通知被开除的工人，并须同时通知地方劳动分配部。

第四十七条 因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的理由而被开除的工人，与失业的人受同等的看待，得在劳动分配部存记，他一方面仍旧继续做工至满前条规定的两星期为止。

第四十八条 有利害关系的人不服依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所为的开除命令，得上诉于地方劳动部。

第四十九条 任何一方不服地方劳动部对于开除争执的决定，均得上诉于区域劳

动部，此为最后的决定，再不能上诉。

第五十条 企业、工厂或机关的工人辞职，工人自治机关（劳动和其他委员会）须先审查辞职的理由。

（附注） 个人雇用工人，而工作性质与第六条第二款、第三款所指的相同，不适用本条的规定。

第五十一条 如工人自治机关（劳动和其他委员〈会〉）研究工人辞职理由，而认为不合理的时候，工人必须仍留原职，但得将委员的决定，上诉于有关系的职工组合。

第五十二条 工人违反委员〈会〉依第五十一条所下的决定，离开职务，得剥夺劳动分配部存记权一星期。

第五十三条 使用雇工的机关和个人，应将工人离职的日期和理由，报告地方劳动分配部和该工人所属的职工组合。

## 第六章 劳动报酬

第五十四条 一切使用雇工的企业、工厂和机关，工作报酬、详细情形和给付规则均按照本法第七条至第九条规定的情形，制定计算各项劳动的工率。

第五十五条 所有机关制定的工率，必须与本章规定的相合。

第五十六条 制定工率和决定标准报酬等级，必须将一个职业内的工人分出等级，并且每一个等级，必须定出一个一定的报酬标准。

第五十七条 工率所定的报酬标准，至少须够俄罗斯社会党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各区域人民劳动委员会所决定的和劳农政府法令公报所公布的最低生活费。

第五十八条 决定每等、每级的报酬标准，必须注意所事工作的劳动种类、危险情形、工作的复杂和精密、责任和独立的程度、成就这工作所需的教育和经验的单位。

第五十九条 每一个工人的报酬，按该工人所属于一定等级的分级决定。

第六十条 各种劳动里的工人分级，均由地方或中央有关系的职业机关组织的特别估值委员会决定。

（附注） 估值委员会的程序由人民劳动委员决定。

第六十一条 一普通工日或点工作的报酬标准以及额外时间工作的报酬，均依工率规则制定。

第六十二条 点工作的报酬，须以构成生产标准的件数分每日工率算。

第六十三条 额外时间工作报酬的标准，不得超过普通报酬的一倍及其一半。

第六十四条 除同种劳动或异种劳动的额外时间工作报酬外，无论以何种形式、



何种借口，这个报酬或仅在产业地点的一处支付，抑在数处支付，均不得有超过特定等级所定标准的附加报酬。

第六十五条 凡有几处工作的工人，当声明他愿受报酬的一处。

第六十六条 凡违犯第六十四条多受报酬的人，应得诈欺罪名，并将超过普通标准的数目，于下次报酬内扣除。

第六十七条 因违犯第六十四条和因在放假期间做工而多得报酬，应在工人报酬内扣除，停工亦应扣除报酬。

第六十八条 除第六十七条规定之外，无论何种形式、何种借口，均不得扣除报酬。

第六十九条 报酬不得预先发给。

第七十条 如系长期工作，必须分期给酬，至少二星期一次。如系二星期以上的短期工作和特别职业，应于完工时立刻发给报酬。

第七十一条 工资得用货币或货物（房屋、食料等等）支付。

第七十二条 用货物支付之时，须得地方劳动部的特别许可，货物由地方劳动部会同有关系的职工组合酌定价格。

（附注） 价格的决定必须根据苏维埃政府有关系的机关（粮食估值委员会、土地房屋部、物价委员会等）所定的标准价格。

第七十三条 支付必在工作时间。

第七十四条 支付必在工作地点。

第七十五条 工人只限于已成的、实际的工作准予支薪。如在工作时间，因出工人所能防范以外（因偶然的灾变或因管理的过失）而停工，应由工厂负责。如系计时工作，当按照工率赔偿损失；如系计件工作，当按照本人每日平均所得赔偿损失。

第七十六条 工人于休假内仍应得工资（参看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六条）。

第七十七条 工人生病的时候，应得报酬照常支付，作为补助医药费。

（附注） 支付补助费的情形，另有规则附加于后。

第七十八条 失业的补助费由救济失业基金局拨给。

（附注） 关于失业的工人和补助他们的支付的规则，都附加在后面。

第七十九条 每一个工人必须备一本劳动小册子，登记已成的工作和已经领到的补助费和报酬。

（附注） 关于劳动小册子的规则，附加于后。

## 第七章 工作时间

第八十条 工作时间依本法第七条至第九条载明的情形，规定在各种劳动的工率

规则内。

第八十一条 工作时间的规则必须适合本条的规定。

第八十二条 一普通工日与工率规则规定的定量工作的生产应需的时间、意义相同。

第八十三条 一普通工日的时间，须白天工作不得过八小时，晚间工作不得过七小时。

第八十四条 一普通工日的时间不得过六小时的人只限〈下〉列二种：

(一) 十八岁以下的人；

(二) 工业中特别麻烦和有生命危险的部分（参看第十四条）。

第八十五条 普通工日的时间内须有吃饭、休息的时候。

第八十六条 休息时间内除因技术的情形或因通风、放水、灯火不可能外，一切机器、皮带、旋盘必须停止。

第八十七条 第八十五条规定的休息时间不包含在工作时间以内。

第八十八条 休息必须在开始做工后四小时以内举行，休息时间必须延续至半小时以上、两小时以内。

(附注) 女工必须每三小时有半小时以上的额外休息，来看护儿童。

第八十九条 工人于休息时间内得自由行动，并得离开工作地方。

第九十条 如遇工作性质有超过一普通工日的时间的必要，必须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工人轮班做工。

第九十一条 在几个工人轮班做工的工作，每班更替必须按照内部管理规则规定的时间，不得与工作的普通行程冲突。

第九十二条 普通规则不许有超过普通时间的工作（额外的工作时间）。

第九十三条 额外时间工作必须具备下列的例外情形：

(一) 防止公共灾难的必要工作或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苏维埃政府的存在或人类生命有危险的时候。

(二) 危急的时候，关于公共利益的自来水、灯、沟渠或交通发生故障的时候。

(三) 有完成的必要而因生产技术的情形发生偶然、意外的迟延，在普通工作时间不能完成的工作，如不一次完工，材料、机器均受损失。

(四) 修理或更新机器或建筑物，有防止一大部工人停工的必要的时候。

第九十四条 第九十三条第三款的额外时间工作，以得有关系的职工组合的同意为限。

第九十五条 第九十三条第四款的额外时间工作，除应得前条规定的同意外，尚

须得地方劳动检查所的许可。

第九十六条 十八岁以下的男女不得为额外时间工作。

第九十七条 耗在额外时间的工作的时间在继续不断的两日间不得过四小时。

第九十八条 工人得做额外时间工作，补迟到的钟点。

第九十九条 凡工人所做之额外时间工作，或因额外时间工作而得的报酬，必须登入本人的劳动小册子。

第一百条 各企业、工厂、机关，每年额外时间工作的日数不得过五十日，就是有一个工人做一天的额外工作，也要把那一天算入五十日以内。

第一百零一条 各企业、工厂、机关必须具备一本额外时间工作登记簿。

第一百零二条 凡工人每星期应享四十二小时以上继续不断的休息。

第一百零三条 特别指出的假期不得工作。

(附注) 关于假期和每星期休息日的规则附载于后。

第一百零四条 临休息日前的普通工日，应缩小二小时。

(附注) 每日工作时间在六小时以内的机关和企业不适用本条。

第一百零五条 无论工人在一个或几个企业、工厂或机关工作，如继续工作在六个月以上者，应得两星期的休假。

第一百零六条 无论工人在一个或几个企业、工厂或机关工作，如继续工作在一年以上者，应得一月的休假。

(附注) 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六条，自一九一九年一月一日实行。

第一百零七条 全年内的休假，如不碍企业、工厂或机关的工作普通进行，得给予之。

第一百零八条 关于给予休假的时间和次序，由企业、工厂或机关和工人的正当自治机关（劳动和其他委员会）双方决定。

第一百零九条 工人于休假期间，不得工作以求报酬。

第一百十条 工人于休假期间所得工作报酬应在正当工资内扣除之。

第一百十一条 工人因特别情形或经经理许可而不上工，不得视为休假；工人不得受于此种情形之下损失时间的工给。

## 第八章 劳动效能保证法

第一百十二条 为保证劳动效能起见，在凡以组织的合作的形式使用劳工的公私企业、工厂或机关的，工人及企业、工厂或机关的管理人，均应切实遵守本法本章关于效能标准、生产力和内部管理等规则的规定。

第一百十三条 每一个工人于一普通工日间和于普通工作情形之下，〈必〉须做完本人所属等级一定的工作标准的数量。

（附注） 本条所指的普通情形的意义如下：

（一） 机器，旋盘和附带物件精良。

（二） 工作必需的器具和材料按时交到。

（三） 上等的材料和器具。

（四） 工作建筑物的设备适于卫生。（必要的光和温）

第一百十四条 各行、各等级工人出货标准，由有关系的职工组合估值委员会酌定（参看第六十二条）。

第一百十五条 估值委员会须参照特定等级的职工于一普通工日及在普通技术情形之下制出的产额，酌定出货标准。

第一百十六条 估值委员会所采的出货标准，须呈请相当的劳动部会同国民生计会议批准。

第一百十七条 工人出货低过定额时，相当的估值委员会得令其改入本级或下级的他种工作，并得于工资内减少相当的数目。

（附注） 工人不服减资、降级的决定，得上诉于地方劳动部，再不服，得上诉区域劳动部，此为最后的决定，再无上诉的机关。

第一百十八条 如工人因欺诈及本人过失不能维持出货标准，得依第四十五条开除，毋须按照第四十六条两星期前预先通告。

第一百十九条 国民生计最高会议会同人民劳动会议，得令特定区域的企业、工厂、机关，对一切工人出货标准和效能标准为一般的增高或低落。

第一百二十条 关于企业、工厂、机关的出货标准及效能标准，除本章规定外，再由《内部管理法》确定之。

第一百二十一条 苏维埃机关内部管〈理〉法由苏维埃政府的机关制定，由人民劳动委员会或地方分会批准。

第一百二十二条 工业、企业、工厂（苏维埃、国有的、私的、公的）的内部管理法由职业组合制定，由相当劳动部证明。

第一百二十三条 内部管理法关于下列各项，必须为清楚、精密，并且详尽的指示：

（一） 工人的普通责任（小心使用一切的器具和材料，服从管理员的号令，遵守工作时间的标准，等等）。

（二） 特种工业的〈工〉人的特别责任，在用易燃材料工厂，应小心火烛；在制

造食料的公司，应该特别清洁；等等。

（三）违反上列两款的义务应负责任的范围及情形。

第一百二十四条 苏维埃各机关的内部管理法等的实行，委托有责任的管理人。

第一百二十五条 工业的企业和工厂（苏维埃、国有的、公的、私的）的内部管理法的实行，委托工人自治团体（劳动或同等委员会）。

## 第九章 劳动保护

第一百二十六条 在经济上活动的人，应由劳动检查所（专门检查员及卫生检查委员）切实保护生命康健及劳力。

第一百二十七条 劳动检查所由当选劳动检查员组织，受人民劳动委员会及地方支部（劳动部）管辖。

第一百二十八条 劳动检查员由职工组合会议选举。

（附注一） 劳动检查员选举方法由人民劳动委员〈会〉决定。

（附注二） 于无职工组合会议的区域，地方劳动部得召集各职工组合的代表开联席会议选举劳动检查员。

第一百二十九条 为保护工人生命、健康起见，劳动检查员得实行本法以及关于保护工人的生命、健康的法令和其他条例。

第一百三十条 为达到第一百二十九条目的起见，劳动检查员有下列诸权：

（一）随时考查各区域企业和工厂的设备（住所、医院、养育院、澡堂）；

（二）要求企业或工厂的经理以及在该企业、该工厂的工人选任的机关（劳动和同类委员会），制成必要的表册记载和报告；

（三）督促雇工组织代表及执行职员（经理、稽查员、头目）为检查的工作；

（四）将违犯保护劳动的现行法典、规程、命令以及其他条例的人送交法庭；

（五）帮助职工组合及劳动委员〈会〉改良在私人企业和企业全部中的劳动境遇。

第一百三十一条 如遇关于工人生命、健康上有危险的事情，劳动检查员有权采用特别制度附加于前条所规定的制度上，就使那样的制度，未为人民劳动委员会或地方劳动部的特别规条所备，也不妨采用。

（附注） 检查员为保护工人生命、健康起见，而依本条赋予的权力采用特别制度时，须即报告地方劳动部，地方劳动部得批准或拒绝之。

第一百三十二条 劳动检查机关活动的形式和范围，由人民劳动委员会颁布的法令决定。

第一百三十三条 关于安全规则的实行，委托专门检查员行之。

第一百三十四条 专门检查员由地方劳动部于机械专门家中指派，此种检查员须于他们所管地域内，尽本法第三十条所规定的义务。

第一百三十五条 专门检查员的行动，除依照普通规则外，并须遵依人民劳动委员会的命令及地方劳动部专门司颁布的法令。

第一百三十六条 卫生检查局的行动，由人民卫生委员会会同人民劳动委员会决定。

### 补订第七十八条附则关于失业及补助费规则

第一条 俄罗斯社会党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国民，有劳动义务，已在地方劳动分配部存而未得本行职业或未得正当工率所定的报酬者，曰“失业者”。

第二条 失业也可以说是：

(一) 已有工作而工作期限只在两星期以内的人。(参看本法第二十四条)

(二) 有非本行的短期工作而待本行延聘的人。(参看本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

第三条 失业者所享的权利，下列三项人不能享受：

(一) 违犯本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八条，故意规避劳动义务并且拒绝所授予的工作的人。

(二) 未在地方劳动分配部报名为失业者的人。(参看本法第二十条)

(三) 按照本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的情形而故意辞工的人。

第四条 合于本规则第一条、第二条第二款的人，得依劳动分配部各业一览表所定先取权的次第，补入本行长远的工作。(在一个超过两星期的期限)

第五条 合于本规则第一条、第二条第二款的人，得由地方失业补助基金局给予补助费。

第六条 本规则第一条规定的失业补助费，须由估值委员会指定该工人所属等级的工率所定的报酬相等。(参看第六十条)

(附注) 如有特别情形，人民劳动委员会得将补助费减至本区决定的最低生活费的限度。

第七条 工人暂时在外行工作(第二条第二款)，倘现在实得的报酬少于他所属等级的定数报酬，应受与本行本级的定数报酬和现在实得报酬相差的数目相等的补助费。

第八条 失业的人欲得补助费，必须请求地方失业补助基金局，并呈验证书：

(一) 本人在地方劳动分配部挂号的证书。

(二) 估值委员会指派等级的证书。

第九条 未交补助费以前，地方失业补助基金局须由地方分配部及有关系的职工

组合，确查请求人的失业期间、原因以及请求人的等级。

第十条 地方失业补助基金局有充分理由，得拒绝补助费请求书。

第十一条 请求书被拒绝的三日内，地方失业补助基金局必须通知请求人。

第十二条 利害关系人如不服地方失业补助基金局的决定，得于两星期内上诉于地方劳动部。再不服，得上诉于区域劳动部，此为最后的决定，再无上诉的机关。

第十三条 补助费于失业后即须给付，至迟不得过失业的第四日。

第十四条 补助费由失业保险基金内拨给。

第十五条 失业保险基金的来项如下：

(一) 雇用工人的企业、工厂和机关的强迫捐输；

(二) 因延误此项纳款所受的罚金；

(三) 临时捐款。

第十六条 本规则第十五条所载常款及罚金每年的总额及征集的情形，由人民劳动委员会以特别命令决定。

### 补订第七十九条的附则关于劳动小册子的规则

第一条 凡俄罗斯社会党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国民，无论在何等、何级（参看本法第六十条），应领一本劳动小册，毋须纳费。

(附注) 劳动小册子形式由人民劳动委员会制定。

第二条 凡工人如入使用雇工的企业、工厂或机关，必须呈验本人的劳动小册子于该管理部。如系私人雇用，则呈验于该私人。

(附注) 使用这个工人的企业、工厂或机关的管理部，应备一本劳动小册子副本。

第三条 凡工人在一普通工日内所做的一切工作，或点件工作，或额外时间工作，和工人得的报酬（金钱或货物报酬，失业或医药基金的补助费），都应登记在劳动小册子上面。

(附注) 休假、病假及在工作期内因工作被征的罚金，亦登记在劳动小册子上面。

第四条 凡劳动小册子的登记，每一笔必须注明年、月、日，由登记人签字，并由工人签字（若他识字），证明无讹。

第五条 劳动小册子应载明——

(一) 工人的姓名和出生的年、月。

(二) 工人所入的职工组合的地点和名称。

(三) 估值委员会派定的等级。

第六条 被开除的工人的劳动小册子，应即刻缴还。如更换新册，旧册子仍存在工人手中。

第七条 如工人遗失了劳动小册子，得补发新的，以前的登记都补记在上面。新小册子费用依内部管理法决定，令工人如数缴纳。

第八条 工人如遇下列的要求，应呈验劳动小册子：

- (一) 雇用工人的企业、工厂或机关的管理部的要求；
- (二) 劳动分配部的要求；
- (三) 职工组合的要求；
- (四) 管理工人和保护工人的官吏的要求；
- (五) 保险局或同性质的机关的要求。

#### 补订第五条的附则（决定丧失工作能力规则）

第一条 丧失工作能力，由城区域的医学专门局或省保险局、残废保险局及同性质的机关验明请求人决定。

（附注）如遇保险局不能组织医学专门局时，得由地方苏维埃的卫生部组织之，但以该局遵照保险局普通规则办理为限。

第二条 专门局职员应有：

- (一) 三个以上的专门外科医生；
- (二) 本局理事会的代表；
- (三) 本局理事会指派的卫生工程师；
- (四) 职工组合的代表。

（附注）专门外科医生，由卫生部推荐，由理事会同意，由本局代表会议许可，医生以与医药基金有关系的外科医生最为合格。

第三条 查验体格委员会查验一个人的时候，凡请求查验的人都可以来。

第四条 无论何种机关，都可以递决定丧失工作能力的请求书。

第五条 请求查验体格书，得呈递于请求者住居附近的保险局。

第六条 查验应在保险局的特别室行之。

第七条 应受医学专门局查验的人，应由有关系的保险局通告施行查验的医学专门局的地点和施行查验的日期、时间。

第八条 医学专门局于决定丧失工作能力时，得用医学上一切试验有效的方法。

第九条 医学专门局必须备详细记载联席会议的讨论，并记载查验结果的记录，



须由全体局员签字负责。

第十条 受查验而认为不适于工作的人，应由〈医〉学专门局给发证书。

（附注）证书须在局中文牍课存一副本。

第十一条 记录和证书，应分别注明丧失能力系永久性或暂时性。如丧失工作能力系暂时的，记录和证书须注明查验的日期。

第十二条 丧失工作能力证实后，相当的保险局须报告地方苏维埃社会安全部，并注明丧失能力的人的姓名、住址和丧失能力的性质（暂时的或永久的）。

第十三条 医学专门局证实或批驳丧失能力请求书，如利害关系人不服，得上诉于人民卫生委员会。

第十四条 人民卫生委员会得批驳上诉书或令新的专门职员重新施行对于控诉人的复验。

第十五条 新专门职员的决定为最后的决定，无再上诉的机关。

第十六条 复验情形与初验同，仍依本章规定办理。

第十七条 如被查验人保过险，查验费用由关系的保险局担任；如未保险，则由关系的企业、工厂或机关担任。

第十八条 人民劳动委员会于必要时，得限制或修改《决定丧失工作能力的规则》。

### 关于支給工人疾病补助费的规则

第一条 凡工人有病，得向本人加入的地方医药基金局领取补助费及医药费。

（附注一） 每人在一个时候只能做一个保险局的会员。

（附注二） 如在地方医药基金局的区域以外生病时，得在生病的医药基金区域领补助费，以后由本人加入的医药基金局拨还。

第二条 医药基金局会员领疾病补助费，自起病之日起至病好之日为止。但那还在工作且受了雇用工人的企业、工厂和机关相当报酬的日期不在此限。

第三条 疾病补助金须与在有关系的等级做工所得的报酬相等。

（附注一） 工人等级种类、地方医药基金局须由劳动分配部和职工组合查明。

（附注二） 孕妇产前、产后应领的补助费由人民劳动委员会特别规定。

（附注三） 如遇特别情形，人民劳动委员会得将补助费减至依有关系的区域决定的生活费最低限度。

第四条 补助费以外，医药基金局并须为其会员备各种医药上的补助（第一次补助费、转地疗养费、家庭疗养费、病院疗养费等）。

第五条 地方医药基金的来项如下：

(一) 使用雇工的企业、工厂和机关（苏维埃、公的、私的）的强迫捐输。

(二) 因延误纳款所征的罚金。

(三) 基金投资的所生的利润。

(四) 临时收入。

(附注) 地方医药基金得合为一个公共疾病保险基金。

第六条 企业、工厂和机关应付地方医药基金数目，由人民劳动委员会分期定出。

(附注一) 如不按地方医药基金局所定的时限交款，则由劳动部收取，除原数外，应缴百分之十的罚款。

(附注二) 如延迟出于特定企业、工厂或机关负责的经理人，罚金由该私人担任。

第七条 不服医药等基金局的决定，须于两星期内上诉于劳动部。劳动部的决定为最后的决定，再无上诉的机关。

第八条 人民劳动委员会于必要时，得修改关于工人疾病补助费的规则。

# 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

陈独秀

## 一、长沙《大公报》柏荣君论“上海厚生纺纱厂试用湖南女工问题”

上海厚生纺纱厂自今日(二十七)起,在自治女校招收女工。我现在把它简章上面所载的主要点写在下面,并根据这些主要点发为问题,务请注意社会问题和女子问题的人,在这解放潮中,大家来讨论讨论。它的简章上面说:

(一) 主义 念湘省迭经兵事,生计艰难,妇女尤甚,然让出一部分工额,招募湘省女工一批来申试用,以开内地女界力食之风,并培养纺纱熟手,预为湘省振兴纺织工业地步。

(二) 工作 每日工作十二小时。

(三) 工食 每月工食约八元,视各人工作能力而增减之。

现在我要代表湖南人对于厚生纺纱厂致谢。致谢的是什么?就是它“念湘省迭经兵事,生计艰难,妇女尤甚……”的一片慈悲心。但是我要问:

(一) 它这些话到底是不是“由衷之言”,它为什么对于我们湖南的女同胞有这番美意?它到湖南来招女工,据它说是让出来的,到底骨子里含不含着有别的什么意思?

(二) 上海工厂的工人,受着世界潮流,已有对于工作时间和工资问题发生同盟罢工的事实,厚生纺纱厂此次招收湖南女工,到底是不是为免除这种困难事实起见?

对于工作时间问题“八小时”的劳工制,暂且搁置不说。但是我要问:

(一) 每日十二小时的工作如何支配?

(二) 每日二十四小时,除工作十二小时和睡眠八小时外,尚余几小时?

(三) 在这所余的四小时中,除三次饭食时间最少需一小时半外,每日所余这二小时半,可做些什么事?

(四) 据它的传单上面说,除工作时间外,寄宿舍内还要做洒扫、烹食、洗涤诸琐事,在每日工作、饭食、睡眠余下来的二小时半,可以将就把它处理。但是我再要问它传单上所载的什么书算、簿记……游戏、舞蹈等,有什么时间去分配?

(五) 做夜班的人，整整地要做一星期，于她们的身体没有什么妨害吗？

(六) 每日做十二小时的工，不要休息时间吗？于她们的生理上没有什么关系吗？  
现在说到工食问题来了。

(一) 上海伙食的价格怎样？

(二) 八元内除去伙食，尚余几元？

(三) 每月所余的钱，假若去的妇人，家里有人要供养，所余的钱寄回去供家人了，倘若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故又怎样？即使不要寄钱归家，倘若有人发生什么重大事情，自己所储蓄的还不够用又怎样？

(四) 八元的工价（伙食在内）和十二小时的工作，工值是否相等？

厚生纺纱厂此次来湖南招募女工，是否“念湘省……”，我不敢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是我总对于上列诸点有些怀疑，那是我不能不说的。我很希望注意这个问题的人快来讨论，“五十个人”的前途幸不幸，都在这三日内解决咧。

## 二、长沙《湖南日报》樵仲君论“上海厚生纺纱厂试用湖南女工问题”

崇明黄君，乃余在长邑中学时同学。自长邑归并长郡后，黄君离校。厥后，不谋面、不通信者数载。日昨忽过访，互道契阔。余询其近状，黄君自言曩因受种种刺激，忿然赴沪，投厚生工厂为工徒，历今五年，已为工头，以种美国棉花为职业。即此次厚生工厂招湘女工，亦由渠董其事。语次，出章程、图片种种相示，并嘱余代将详情，披露报端。余以患病，未应也。昨日，阅《大公报》，见柏荣先生所著《上海厚生纺纱厂试用湖南女工问题》，对于招募湖南女工，实怀疑虑。余因此，遂不能不将余与黄君之谈话述出以明真相，而祛人惑焉。

(余问) 厚生工厂总理为何许人？

(黄君答) 总理名穆藕初，本世家子，父歿时，家产荡然。穆君乃改业商，后留学美国。返国后，遂组织厚生纺纱工厂。

(问) 厚生工厂，何以必招募湖南女工？

(答) 总理因扩充工厂，故加募女工。余因我湘省屡遭兵燹，且受纸币影响，生计艰难，故请求穆总理，留额五十名，在湘招募。但不知湘省女工能否适用，故云试用。

(问) 女工在工厂所事若何？

(答) 工厂纺织皆以机器，女工不过做接断纱等事而已。

(问) 每日工作十二时，不太久乎？

(答) 现在为中外纺纱业竞争之时，总理因欲战胜外国纱厂，故用夹工，即日夜两

班，循环继续工作。工作时间虽长，亦系不得已也。

(问) 在厂工作，必满三年乎？

(答) 至少须工作三年。因此次招募五十名赴申，资斧皆由工厂预备，每人并赠皮箱一只，面盆、网篮各一只，工厂所费，实属不资。恐女工中仅有借此有游历计，非实心做工者，故必限定三年，方可出厂。

(问) 工资每月八元，似过于少。

(答) 工资虽只八元，然除伙食外，尚可余三四元。长沙女工工价，多者仅二元，以此相较，则八元亦不为少。

(问) 女工除工作、寝食外，所余时间无几，恐不能操扫洒、烹食等事。

(答) 时间虽短，但工作时并不劳苦，即以休息时间作洒扫等事亦可。

(问) 三年之后，女工如何？

(答) 愿留者仍可继续做工，不愿者听其自由。

(问) 女工寄宿何处？

(答) 总理因念湘省女工，不能如本埠女工工罢即可归家，特于工厂附近设寄宿舍，刻尚在建筑中。

(问) 女工工作时间既长，又须做晚工，于身体似有损害。

(答) 因此原因，故招工必选身体强壮能耐劳者。

(问) 工厂对于女工不正当之行动，有预防之法否？

(答) 此事工厂不能负责。但余拟组织一湖南女工勤工会，以互相警惕、勉励，另有简章。

(问) 女工在厂时，设遇有特别事故，可以请假返湘否？

(答) 遇特别事故，由工厂调查确实者，可以请假，但以不请假为最好。

黄君并云：“劳工实有乐趣，余在沪，常服袈裟。返湘，往自治女学晤舅氏马君时，仍未易服，马君见余状若此，闻述招女工事，似不深信。余乃电穆请电县教育局证明，随又恢复数年前之少爷衣服，始有与我周旋者。我既不见信于长沙社会，故对于报名女工，必再三诘问果愿往否，如稍存疑虑，则勿往为佳。余有妹，曾毕业东乡女子高等小学校，已入厚生工厂数载。余妻问余可往否，余以愿往则往，不愿往则勿往答之。余与君（指樵仲）共校时，年皆未舞象也，余常谓必为工人，君每嗤之，今果何如哉！且君若以数年前之余与今日之余相比较，得毋笑余愈趋愈下耶？”吾曰：“否，否，君大觉悟，我深愧不及耳。”

### 三、长沙《湖南日报》畅吾君论“上海厚生纺纱厂试用湖南女工问题”

早几日前，我就想要研究这个问题，只因琐事太多，没有提笔。现在我的朋友柏

荣既然将这问题提出来了，我就跟着他也来说说。但是我在未讲到本题以前，有句话要申明，是我所讲的，纯是“事”的问题，与“人”没有关系。因为下面我所讲的人，都是我不认识的，所操的职业也不同，决没有半点利害冲突，纯是由于内心的自动，决无别的作用。

据厚生纱厂的章程第一条，大概说是“因念湘省妇女生计艰难，特让出一部工额，来收容湖南的妇女”。下面书有厚生纱厂总理穆藕初，并盖有私印。照上海报纸记事看来，他也似乎是一个重要的商人。据本省近日报载，厚生纱厂招女工的经理员是黄本操，他是一个湖南人。又听说他到长沙来，并且请些什么湘绅，在自治女学开会一次，也得了他们的同情，这件事大体可说是没有坏处了。我不是工艺家，对于工作的情形不甚熟悉，当然也不能下一个全权断定，说他怎样不好。只就我心里所想到人人应该怀疑的事件写出来，先请在省的厚生纱厂招女工的经理人黄本操及与闻厚生纱厂招女工会议的乡绅答复。上海的穆藕初，我也要写信到上海去，请他答复。看报的人，也要请参合昨日柏荣先生所讲过的细想想。女工的本身和与女工的有关系的人，更要切实思量。诸君要晓得，我并不是不赞成湖南的女子到外边去做事，实在是因为照它章程上所讲的，有研究的必要，不可不慎重其事。

这问题所应该研究的，可分作劳值、工作时间、单方契约三项。

(一) 上海地方，每日做十二小时的工作，月给工食洋八元，并要因工作的能力而增减之，现在有这种成例吗？上海的米，现在买八块多钱一石，每人每月要吃两块钱的米。米之外，要油、盐、菜、煤，这油、盐、菜、煤要两块钱不要？做工的人不要衣服穿吗？一年的衣服要多少钱？每日做十二小时的工，我可以断定会生病的，病了不要医药钱吗？上海医药费比湖南如何？病时不要扣工钱吗？不要饭吃吗？工作能力差点的要减工资，最低额足以维持个人的生活吗？也就是每月能够得八块钱，或许多得一二元（我想最多也不过多一二元，因为工食的本额只有八元）。每年每人，可余多少钱？并且要做三年工，上海的生活程度不会增高吗？每月的伙食增至六七元（三年后必至如此），每月得了八块钱，又怎样？现在的八块钱，在湖南看来似乎很好，若是把在本省做女工的伙食工价比比，又强许多，大家留心想想。

(二) 每日做工十二小时，是世界上哪一国的劳动制？纱厂的机器，是日夜不息，每日做二十四小时工，要日夜两班人去用它。日里工作时间，固然太长（此事柏荣先生开有预算表，我不再讲，请读者参看）；夜间的十二时，更觉为难。我要问问穆藕初、黄本操和湘绅，你们自己做得到吗？做工之外，还要煮饭、洗扫、梳头、吃饭，要占多少时间？做一个礼拜的日工，换做一个礼拜的夜工，是根据于什么原理？不会生病吗？厚生纱厂的主人，你们要晓得，机器是机器，人是人，决不可将人当做机器！

(三) 招收女工的资格有一条,要填具愿书,家长署名,外加铺保。劳动家与资本家,本然是对待(?)的。招人做工,要家长署名,外加铺保,是不是不把劳动者当人?是不是在这三年之内,卖给工厂?开工厂的有钱,要人这样那样,假使她们工人在工厂里,因做工致死或有疾病,你们独不要认医药费,负生命赔偿的责任吗?并且在这时候,要预定三年,绝没讲到日后工资的增加。我要问:三年后的纱价,能照今日的定价出卖吗?厚生纱厂的主人坐在上海,眼光很大,逆料劳动界将来一定有问题,在这时把基础弄稳,只管把别人做奴隶,自己赚钱,并且得着“因念……”的好声名。计策真好,恐怕将来潮流来了,反动比别处还要利害些。

这是我一时所想到的,请黄本操答复之后再说。

畅吾君这篇文章日前送来时,本部已将樵仲君所作付刊了。樵仲君与黄本操君所谈的,我觉得未免太笼统、太简单,对于柏荣君所怀疑各点,还是没解释了。跟着现在畅吾君又提出严重质问起来,越发印证得黄君所答异常含混。我希望黄君看过了这篇文章,早点儿详明答复,大家多是提着笔等呢。

#### 四、长沙《大公报》亚文君的《上海厚生纺纱厂 在湖南招女工的章程的研究》

“上海厚生纱厂委托湖南人黄本操试招湖南女工”这个问题,柏荣君昨天已经提出了。湖南人出外做工,我也是很赞成的,但是我看厚生纱厂招工的“办法”,也不免有些怀疑,特写出来和大家讨论:

(一) 人格问题 工人是人么?人应该有自决的权利么?此次厚生纱厂招女工,预先要有家长署名的志愿书和有力量铺保,才能够取得做工的资格。是不是预先将五十个女工的“人权”完全归到家族和铺保手上?是不是就是把这五十个女工的“做人”的权利根本取消?一个人做工都没有完全自决权,这个人是不是机械?厚生工厂是不是把这五十个人当做机械买去?

(二) 劳力问题 我请问:农人的耕牛,是否常要它每日做十二小时的工?我请问:我们一般人每日能否做十二小时的工?我请问:世界各国哪一国有每日做十二小时的工的工人?我请问:我国女子的体力能否比世界各国的女子更强健?机械每日工作二十四小时,女工每日工作十二小时,一个女工可当半部机械。厚生纱厂的想法固不错,只是这五十部“折半的机械”恐怕有点寿命不长罢了。

(三) 工资问题 一个女人每月能够得八元的工食,在我们长沙人看起来,觉得很有利益。但是我们拿上海的生活情形来估计,每月所余也有限了。且我还有几个疑问:

去时的盘费由他担负，回时的盘费怎样？平时每月有工资，病时又怎样？住在上海的女工，遇有疾病等事，可有家庭照料？湖南去的女工，离家这样远，倘有疾病，医药费和看护人怎样？

据我看来，每月工食八元外，若没有特别补助费，这五十个工人遇着疾病等事，必要发生绝大的困难，现在我说她们每日做十二小时的工太多，恐怕她们到了那时还要再加工作时间才能生活呢。

上写的三个问题，我希望大家研究研究。

按：柏荣、亚文两君，都对于厚生工厂招工办法有些怀疑，所以投稿本报，提出讨论。我认为这件事颇有讨论价值，所以替他发表了。今日《湖南日报》上登的樵仲君那篇文章，是替厚生工厂“明真相，祛人惑”。有了他和黄君一段谈话，柏荣、亚文两君的疑团，多少总可以解除一点。

据我看，他要家长志愿书，要有力量的铺保，也无非是为免除将来意外纠葛起见，不能十分怪他。至说到有人权无人权，能自决不能自决，这是全中国妇女界尚待解决的问题，不便单单拿来责备厚生工厂。

柏荣君疑该工厂或者含有别的什么意思，我看别的意思是当然没有的。至于“免除罢工风潮困难”一层，我却不敢担保该工厂定不含有这种意味。但是他说是“念湘省迭经兵事，生计艰难，妇女尤甚，特让出一部分工额……”，我们就不能不感激他“念”“让”两个字的美意。

厚生工厂既然对于湘省妇女有“念”“让”两层令人感激的美意，那么，工作时间长短问题和工资多寡问题都很容易解决了。记者敢代表五十个女工，以最诚挚恳切之词，向厚生工厂请愿：

（一）请“念”八小时工作已成世界公例，酌量减少该女工等的工作时间。

（二）请“念”妇女做工劳苦，酌量增加相当的工价。

（三）请“念”湘省妇女远道做工，遇有疾病或特别情形时，酌量给予以补助费。

以上三事，是和柏荣、亚文两君意思相同的，但是柏荣、亚文两君是取研究的形式，我是取请求的形式。我愿黄本操君带了回去，即作为湘省女工的一纸请愿书。何如？

兼公附记

## 五、长沙《大公报》柏荣君“再论上海厚生纱厂试用湖南女工问题”

我昨天说，有了樵仲君和黄本操君一段谈话，柏荣、亚文两君的疑团，多少总



可以解除一点。今日看了《湖南日报》上登的畅吾君那篇文章和柏荣君投的这篇再稿，也如杨积荪君所说的“对于怀疑各点，还是没有解释明白”，所以再把它披露出来，要求黄本操君作一个书面的总答复。黄君呵！并不是我们故意麻烦你，你原是个很“关怀桑梓”的人，古语说得好，“为人须为澈”，请你注意一个“澈”字罢。

兼公附记

上海厚生纱厂，此次到湖南来招女工，我很怀疑，我已把它写了出来，登在二十七日的本报上。昨日我读了樵仲先生和黄君的谈话（见《湖南日报》），我的疑团，依然一样，所以我不能不再把它写出来请教。

（一）厚生纱厂，是穆藕初君办的，我在他招女工的章程上面看见了，并且在上海报纸上面，我早已屡见其名，晓得他是上海一个重要的商人。

（二）厚生纱厂此次来湘招募女工，是黄先生的请求，是黄先生关切桑梓的处所，我敢再代表湘人致谢。

（三）据黄先生说：“女工在工厂不过做接断纱等事而已”，但据招工的简章上第五条说：“先习摇纱，嗣后酌调。”在第四条说：“在本厂练习一个月或二个月。”入工厂须练习，我想工作必不像黄先生所说“接断纱等事”那样的容易。“先习摇纱”云云，是否是“接断纱等事”一类的工作，我是个门外汉，不敢下什么断定。但从“摇”字上面看来，我敢断言工厂内的工作，是要用体力的，必不像黄先生所说那样的不用费力。

（四）黄先生说：“总理因欲战胜外国纱厂，故用夹工，……工作时间虽长（每日十二小时），亦系不得已也。”当此劣货充满全国之时，穆总理有此宏愿，那是全国人所祷祝的。但是黄先生呵！每日做十二小时的体力劳工，并不是好玩的事，是要性命相交的，“不得已”三字，就可以了之吗？

（五）在厂做工，必满三年，黄先生所持的理由诚然不错。但世界一天一天地文明，生活程度即一天一天地增高，且劳值又与工业竞胜成正比例，该厂的工资，仅说每月工食八元，并没有说按年增加的话。假使到了第三年，每月八元不能维持生活，该厂又将如何？假使有人因为不能维持生活，或因为别的工厂的工值比较地要高些，而要求退工，该厂不说“做工限定三年”的话吗？

（六）“八元亦不为少”的话，固然不错。但是我要问：长沙的女工，每日要做十二小时的工吗？每日要做像“摇纱”这一类的十二小时的劳工吗？长沙女工的工价，比较地虽要少些，还可得身子的自由；倘若到了上海，我恐怕有一点子不对，就会害得上不上、下不下哩。并且在上海工作，每月多得一二块钱，又算什么事？拿物价的

高低比起来，每月实实在在，又落得几个？如果遇着不幸的事，那才叫天不应，叫地不灵。黄先生！上面的话，你先生记及吗？能够作保证吗？

（七）黄先生说：“工作时并不劳苦。”我从“摇纱”的摇字“顾名思义”起来，总有点不相信。并且妇人的事，比男子分外地多些，如梳头、洗涤之类，又有什么休息时间，去做洒扫等事呢？黄先生呵！还是请你劳神，把工作、寝食、梳洗、烹扫、书算、簿记……，把每日二十四小时好好地分配，释人疑团！

（八）三年之后，女工还不自由吗？

（九）赚八块钱一月，不设寄宿舍，还要人家住栈房吗？

（十）樵仲先生问得好，“女工工作时间既长，又须做晚工，于身体似有损害。”在我的意思，“似”字觉得太轻，应改“必”字。黄先生说：“因此原因，故招工必身体强壮能耐劳者。”身体强壮能耐劳者，目前虽没有损害，能保将来不损害吗？且因生理的关系，女子又有比男子不同的地方，若遇女子呈生理变态的时候，女子不做工吗？她的工作时间，又可以减少吗？工作时间不减少，整日地做十二小时的劳工，谁能说于她们的身体没有损害！黄未醒先生，你是我们湖南一个讲体育的人，讲女子体育的人，你醒了么？这个问题，我要请你答一答。

黄先生下面所说的话，我不研究了，但是我再要问一句：应招的资格，须由本人亲具愿书，家长署名，外加铺保，这是工人对于你们贵纱厂所具的字据；你们贵纱厂对于工人负有什么责任呢？倘若工人入厂不久，又没有储蓄，得了疾病，怎样？倘若由疾病而至死亡，又怎样？现在虽不能决定有这些事实，然不可不明白计较。黄先生！你是湖南人，你应该拿“负责任”的话说出来。

我并不是反对厚生纱厂在湖南招女工，又不是不赞成湖南的女子向外边发展，像厚生纱厂这样招工的条件，我实在是早替被募的女子深抱杞忧。

## 六、长沙《湖南日报》佛兰克君“论厚生纺纱厂在湖南招女工事”

上海厚生纱厂在湖南招女工的事，我连日在本报与《大公报》上看了许多议论，触发我也要几句话。柏荣、畅吾、亚文三君所提出的许多问题，有了樵仲君和黄君问答的一篇，固然可以解释一些，但我觉得所解答的还不十分满足，就是兼公君也只说“多少总可以解除一点”，可见兼公君也觉得不十分满足。我且把我觉得不满足的写在下面：

（一）黄君说因中外纺纱业竞争，不得不日夜循环做工；我说何不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人，那么所出的货也可以多少相等。

（二）黄君说恐女工中有非实心工作者，故必限定三年，方可出厂；我说如果女工

到上海不久，家中忽发生丧生，或有已有病痛与别的原因，工厂能不能许她回家？

（三）黄君说女工以休息时间做洒扫等事亦可，我说每日除十二时做工外，究有多少时间可以休息？纵说有休息时间，在这时间内又要做洒扫等事，究竟是不是休息？还有一层，那什么书算、簿记、游戏，就是支配在黄君所说的休息时间内呢，或者另外更有时间？

（四）黄君说三年之后，不愿留者听其自由；我说解散军队，政府要护送他们回籍，如果有女工三年后不愿留者，工厂能不能设法送她们回湖南？倘若不能，那时女工有困于经费，不能自由回籍者，又怎样处置？

（五）黄君说招女工必须身体强壮者，为的是怕有损害；我说就女子的生理上讲起来，任她如何强壮，到了月经的时候，总不能过劳。那么每日如何能做工十二时呢？且又如何能做晚工呢？据研究体育的人说，女子到了月经的时候，学校中的体操课都不能上，因为过劳了有碍于生育，何况到工厂中去做长时间的工呢！厚生纱厂，能不能担保女工的身体没有损害？

在上面提出的五条，是我对于黄君答樵仲君的话再进一步的疑问。此外，畅吾、亚文、柏荣三君的问题还很多，或者别人更提出什么问题。黄君既然来办招女工的事，要想免人的疑虑，不能不把这些问题解答明白。我并望大家注意，因为一方面关于五十个女工的本身，一方面关于中国的工人制度，这事很有讨论的价值。

我今日听〈得〉人说，黄君看见报纸上研究这宗事，说是书生只晓得做文章，不知道事实。我请问黄君，你的事实到底是怎样，你自己能不能照女工这样去做工？

我又听得说，女工报名的已有百几十个。像湖南这样生计困难，莫说只招五十名，就是要招五百名也有；莫说每月有八元的工食，就是更少一点，也有人愿意去；莫说每日做工十二时，就是再长一点，去的人也不得怨劳苦。因为各人只自揣暂时可以解除生计上的困难，日后的怎样，恐怕未研究过。如果厚生纱厂能满足我们的问题，能保障五十个女工后来不至受损害，它那“念”“让”两层当然感激不尽。否则兼公君不敢担保的这种意味，总有些令人想到那上面去。

金钱万能，我知道湖南五十个女工，一定会到上海去。书生的文章，黄君或可掉头不顾。不过我所说的，要请大家注意罢了；要求厚生纱厂应允兼公君代女工所作的请愿书罢了。

## 七、长沙《湖南日报》负庵君的“研究厚生纺纱厂招募湖南女工问题”

上海厚生纱厂在本城招募女工的问题，已经有柏荣、亚文、佛兰克、畅吾诸君的研究发表在前了。这种做工十二点钟的问题，在今日正提倡劳动主义的时候，原与吾人

有研究的价值。我自己就很穷忙，抽了这么几个钟头，也插进来研究研究。有人说道：“你们研究你们的，哪怕你们的笔写秃了，他们招工的还是招工，应募的还是应募。他们瞧见了你们所发表的意见，还说你们是书呆子，你们何必苦苦地来研究呢！”这个话固是不错：他们招工的，我们也没能力去干涉。他们应募的，我们也没能力去干涉。不过是一个问题出来，我们负着有研究知识的，应当充我们力量去研究。至于实施，是在社会上的觉悟。我们的研究，也是要促社会上觉悟，他们听不听，他们行不行，我们暂时不管；只要有研究的价值，我们还是要研究。工人做工，就实际的研究，也不宜有十二时的操作。就是在劳动会议以前，世界各国，也没有超过十二点钟的。今将调查所得的结果列表于下：

工场种类	就业时间	休息时间	劳动时间	每周劳动时间
日本纺织工场	十二点钟	一点钟	十一点钟	六十六点钟
机械工场	十点钟	一点钟	九点钟	五十四点钟
英国纺织工场	十一点钟	一点钟	十点钟	六十点钟
机械工场	九点钟	一点钟	八点钟	四十八点钟
德国纺织工场			九点五	五十七点钟
机械工场			九点钟	五十四点钟
美国纺织工场				五十八点钟
机械工场				五十四点钟

照上表看来，就把八时制丢开不说，也不应该有十二点钟的工作。况且还有多数的工厂，有优待女工的一条：“凡女工可以迟进工厂半点钟，早退半点钟。”因为女子体力软弱，所以特别地注意。现在厚生纱厂要女子做工十二点钟，对于女子的身体有没有妨害呢？

再进一步，就细心实际上的考察，劳动时间太长久了，对于工人的身心很有妨害，所以劳动率也随着减低了。换一句说，就是工人劳动过久，精神也就疲倦，工作也就迟钝了。不但是迟钝，还有粗糙的毛病；因之所制出的物品，也就要比较地恶劣。据阿制柏氏在寨集工厂实地研究的结果，说工作八点钟与工作九点钟的比例，与（？）一一六三与一〇〇之比；照这样说来，做工八点钟所得的结果，比工作九点钟所得的结果还大。因为多做工一小时，工人的精神，日渐多一份的消耗。起初进工厂的人，是没有熟练的，做工速率自然比较地迟钝些，及至熟练的时候，精神也就和时间消耗了许多，所以工作还是要迟钝。又有人说，精神是愈用愈出来的。这句话是指毫不用精神的人说的，不用精神的人，精神渐次退化；过用精神的人，精神渐次消磨。“过犹不及”，所以每日操工过多，也未必就有许多的益处。这是就厚生纱厂方面说，也不宜

有十二点的工作咧。

我前年在上海斜桥方面，住了三个多月，瞧见各纱厂的女工，每日进厂总约在七点钟左右，出厂总在五点钟左右，共计还不到十一点钟的工作。为什么到湖南来招工，就要有十二点钟的规约呢？呵！我明白了，我从前在日本各工厂实习的时候，瞧见朝鲜人是操十二点钟以上的工作，大约湖南对于上海是亡国奴！

前次万国劳动会议，提出中国的工人，每日操工十点钟的一条，我们还要起来反对。现在居然自己家里人，还不把家里人当人，只说望外人来提起怎么能够呢？唉！我也是中国的一个工人，仔细一想，我非常伤心！

工人的劳资，固属以其工作的能力而定，但各地方的情形不同，生活的程度不同，劳资也就应该有差异。这些女工（应募的湖南女工），虽说是在本地只得一元两元一月的工资，她们却实实在在地得着这么一元两元。现在上海地方生活的程度何如？除房租外，每人伙食，月需至少四元左右。不要衣鞋袜穿吗？不要零用吗？每月八元的工资，试问能够剩下许多呢？没有意外的事，又怎么样呢？照这样的说来，湖南被募的女工，只是白〈白〉地替厚生纱厂做了一场工，若是被募女工的家里希望补助，还是没有。咳，可怜！

厚生纱厂待遇工人的话，也只是糊里糊涂的几句。数十个工人将来没有病的吗！没有死亡的吗！没有意外的事吗？在外国工场法规，都明定有保险、救恤、扶助的章程，并有种种保护生计的设备；厚生纱厂招工章程上全没提起，这也是我应该替这些女工质问一句的。

## 八、长沙《大公报》黄醒君论《纱厂中女子做工的体育问题》

厚生纱厂招女工，供给我们讨论社会问题的一个好资料。我本是个好事的人之一，天职上应该哼两声。我的朋友盛野人在两礼拜以前，就和我作个三小时的共同研究，结果是要向他的大本营作正式的总攻击。近几天柏荣、新城两位同志忍不住了，稍稍发表了一些意见，我还是装聋，不则一声。前天柏荣君单点我来研究这问题中的体育问题，我正写信给他，申述我的意见，恰好代厚生来湘招工的黄本操君来了。我告诉他正预备答复杨君，他要求我牺牲写信的时间，同到《大公报》馆去，邀集舒杨作一个总解说，以图时间经济。装聋的我，当然赞成此举。不料经过解说之后，兼公定要我做一篇收束这问题的文章，我这聋还是装不成，只得说几句良心话，应个景儿。

### （一）工作时间长短与体育的关系

工作与体育中第一个问题，就是时间的长短。但是时间的可长不可长，是要看这种工作使用力气的多少，就是使用的是大肌肉还是小肌肉以及疲劳的状态，更要看这

工作者的身体元气，工作时的环境，工作中的休息及使用元气的调和、食物中的养分种种方面，才能得实在的结果，才能下适当的批评。大概使用大肌肉的工作易感疲劳，须多得恢复疲劳的次数；使用小肌肉的工作难感疲劳，须有使用大肌肉的机会。

据黄君所指定纱厂中女子的工作，是使用小肌肉又不变化的，是在屋子里不洁空气中的，是用脑力较用体力十与一之比的。这种工作，在当时——即三五年中，身体上决不致有显著的病态。资本家的发财欲和劳动家的生活欲两方造成一种最长时间的工作例，现在稍明事理的人，都知道它不卫生，我也不赘说。

## （二）日夜轮工是否合于卫生？

日光中空气和人的关系，正同河海里的水和鱼一样。据黄君称，工厂因成本和出品的关系，势不能停机，不停机当然做夜工，做夜工是人所不愿的，所以定做一礼拜日工一礼拜夜工的轮替制。每天交替在第六时及第十八时的时候，请想第六时天才见光，第十八时天日要黑，做日工的这六天中每天不能和日光中的空气有十分钟的接触。等到下一礼拜轮着做晚工了，虽说可以接触日光，又不能不睡。请问社会的习惯，许不许女子睡在露天日光的地上？

还有这轮替上有一个极大的问题，就是一个人在第一礼拜中是晚睡，第二礼拜中是白天睡，能不能成习惯？资本家说，只要给他钱，没有不可能的事，似乎这种习惯不习惯，不成问题。但是一个人起居没有习惯，是卫生学上最忌的。

## （三）体格健强就不会弱吗？

黄君说，这次招工极注重身体，但我要问黄君，鉴定她们健强的标准如何？现在假定有极完善精密的检查，有一女子其健强等于健强男子，我也有些疑问。

假定有一夜很冷，这冷的一夜中有一个最强的女工，她身体上正营她那特殊工作，试问这工作受凉后在身体上的表现和健强上的关系如何？这要请资本家去问一问他家的太太。

假定有一女工当工作时候忽然内急，在事务上万不能离身，势必忍着。这种忍着的事实发现得多，每每发生便秘的毛病。就是长时间的坐和站的人，也多有病患便秘的。便秘虽不是显著的大病，究竟和健康的关系也很大，这也要请资本家去问一问他家的太太。

关于妇女生理病上的致病原因，我不是妇女，也数不出多少。资本家是靠劳动家吃饭的，工人〈不〉健康，间接就要损伤资本，资本家也知道要注意的。至于中国女子的体格素弱，更是要特别注意。然而我说这些，又近迂腐，我且和资本家算一个账。

女子生理上，比较男子多一件事。这件事在轻巧不使用大肌肉的工作虽说无碍，但是她总不能说不为这件事占去一些时间。工作的时间有规定，那么处理这事的时间

一定是从睡眠或休息中匀出来的。如果是这样，她的睡眠或休息的时间内每月最少要比男子减去三点钟。现代的习惯，女子还不曾剪发，为束发每天最少要比男子减少睡眠或休息的时间有二十分钟。有少数女子的脚，不曾完完全全解放，就是最不爱清洁的女子，每个月也要洗两回脚，但洗脚的时间，比男子最少要多费半点钟，这时间也是从睡眠或休息中匀出来的。现在假定有一个女子，她的元气和强健男子一样，同在一个工厂里做同样的工作，照上面的计算，三年中要比那男子减少睡眠和休息的时间五百零九点钟的工。请问这多做的五百零九点钟，究竟耗不耗她的元气？此外的一切暂且不问，只请那靠着劳动家吃饭的企业家，解答这一个小节何如？

我写到这里，我自己的事已经耽搁了不少。我想再写也是白费纸笔，体育以外的问题，我也不懂。黄本操君昨日的答解如何，我不能抛却我忙不过来的时间、精力，替他当记录。好在他现在还在长沙，要知他的内容的可去问他。

一九二〇年一月三十一日十五时作

### 九、长沙《大公报》兼公君论“厚生纱厂招工问题论辩的结果”

这几天内，讨论上海厚生纱厂在湘试招女工这个问题的，有柏荣、樵仲、亚文、畅吾、弗兰克、未醒、负庵诸君，都在本报和《湖南日报》上发表了意见。除樵仲君一篇外，都是对于该厂招工办法十分怀疑的。

我和杨绩荪君的意思，甚想该厂经理招工的黄本操君作一个书面的总答复。黄君为节省时间起见，却邀集了柏荣、畅吾、未醒三君，在本馆开了一次谈话会。谈话的结果，想必是一般阅者所急要知道的，待我逐项写在下面，作一个论辩的小结束。

（一）工作时间长短问题 本题中最关重要的就是这一项。黄君说：“十二时工作，是上海各纱厂现行的通例，并非厚生一家如是，也不是对于湖南女工做工时间的特别办法。”据此说，这个问题就不是黄君一人所能解答的了。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须要顺着世界潮流，如未醒君所说的“对他大本营中下正式的总攻击”。

（二）工作劳逸问题 黄君说：“女工在厂工作，如接纱、摇机之类，都很轻快。”据此说，劳是不顶劳的，但因此便发生了一个卫生不卫生的问题要待商量了。

（三）工作时间分配问题 黄君说：“纱厂日夜不能停机，工人又不能日夜工作，所以才规定一个七日轮番交替的办法。”这个办法，据未醒君说是很不卫生而且很不习惯的，不过也不是黄君一人所能解决的问题罢了。

（四）工资增减问题 黄君说：“八元是该厂工资的最低额（指非童工），虽说视能力增减，事实上是有增无减的。”但是事实上既然有增无减，又何必标出一个“减”字来惹人疑惑呢？



（五）伙食问题 黄君说：“上海工人伙食，每月至多绝不过四元。”假使食用不过四元，那么每月八元的工食也就勉强可以支持了。

（六）特别补助费问题 这项也是关系很大的。据黄君说：“照厂中规则，工人疾病，由厂备有医药，但不做工须按日扣薪。工人不幸死亡，由厂按照原工资酌量给予以三月至五月之抚恤费。”因为招工时尚未曾声明，所以才发生疑问；于今说明了，这问题，算是得了圆满的解答。

（七）修习时间分配问题 据黄君说：“传单上载的书算、簿记、游戏……是他特拟的。他拟组织一个勤工会，合五十个女工作一个团体，于星期日修习上述各项工课。”柏荣君因他没有特别声明，所以发生时间分配的疑问，这项算是误会。

（八）契约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限制做工三年”，畅吾君认为最关重要，我也认为最关重要。我质问黄君，如果女工三年内有正当事故，必要辞工回籍或他去，硬不行么？他硬回答：“硬不行。”这问题算是完全没有结果。

他们的谈话，我替他记录完了：除（四）（五）（六）（七）四项不必再说外，我还要批评几句，请黄君转达厚生纱厂。

（一）八小时制度，据报载，日本已经得了大多数资本家的同意，也快要实行了。黄君说的东亚问题，不久就会成了单独的中国问题。中国工业集中点在上海，穆藕初君虽不算资本家，却还是有个体面的商人，应该有较先的觉悟。

（二）工人身体康健和业务生产是成正比例的，经营工业的人丢开人道主义不说，利害总应该有个通盘的打算；纱厂日夜不能停机，分作三班工作就不行吗？

（三）限制做工三年的契约，固然是她们自己承认的；论契约的效力，她们固然应该受条件的拘束。但是一个人的身体行动自由，至于要受三年的拘束，这和有期徒刑的罪犯做工有何区别？你怕她们做工不满三年，厂中要受招工和旅费的损失，她们既有有力的铺保，难道和她们订一个半途辞工赔偿损失的预约就不行吗？

俗语说：“事不关己，休要提起。”我想当局的人必定要怪我们多嘴的。只是这件事不能说我们完全没有关系，我们当这“劳工神圣”一片响亮的声中，总想替企业家和劳动者谋个双方永久的安全罢了。

## 十、穆藕初《答复讨论厚生纱厂招募湖南女工问题诸君书》

黄本操君与棉业接近之缘由 黄本操君肄业上海清心实业学校时，闻予名，通信白所志，并得校长之介绍。晤谈后，觉黄君性情殊爽直，有骨节，无习气，故录用之。助予办理植棉事已阅三年，终岁勤劳，毫无倦态，予颇信任之。盖黄君能自食其力，不务虚名，实现时青年中不可多得之士也。



纺织业与民生之关系 予在上海创办德大、厚生两纱厂，现有工人二千七百名，年内又需添雇千余名；又在河南郑州开办豫丰纱厂，年内在该处又需陆续雇用工人约三千名。顷接厂员来信，述及开招本及旬日，已得应募工人三千八百余名，已溢额。内地民生窘迫，工人无虑缺乏，于此可见一斑。盖纱厂内每万锭子，需用工人六百余名。各工人直接向厂中领工资以裕其家计者。如本厂附近居民，一家数口，四分之二三在厂工作，而地方上间接因以裕其生计者且倍蓰焉。故予深信欲救中国之贫弱，舍振兴各种主要实业外无他道。盖平民生计不宽裕，即不能使地方进于治安之轨道中也。

纺织业扩张原因及招募湘省女工之动机 自欧战迄今，我国民之受其影响而蒙其损失者，不知凡几。即以棉业论，美、印、日诸国咸注力于供给欧洲之缺乏，致我国市场上棉织品大为减少；每包十六支纱向售百两者，今售二百两，而直接蒙其害者我国民耳。于是纺织同业，急起直追，尽力推广，故予亦有添招女工之举。夫我国人口之众多，生计之奇窘，资本之难募集，工业之不发达，已成各地方通病。上海工厂林立，就浦滨一隅观之，今后新厂勃兴，或有工人缺乏之感。但距沪甚近之苏松常太各属，人烟稠密，招工至便易，而黄本操君乡土情长，念兵燹之后，生活艰难，陈请试招湖南女工若干名。予亦以湖南第一纱厂筹备迄今已六七载，将来开工有日，而熟手工人不易募招，则所受困难当必不少。以此两种动念，遂发生委派黄君就湘省招募女工之事。

顷因招工问题，而柏荣、亚文、黄醒、未醒、畅吾、佛兰克、负庵诸君之发表意见，樵仲君之问答等记载，叠在长沙《大公报》《湖南日报》阅悉，名言卓论，至为佩纫。惟间有误会处，予系当局者，请向诸君子总解释之可乎？

（一）人格问题 按商业习惯，无论在何店号行铺就事，总须有荐保。此次所招女工，更宜仔细，故请具愿书，并请家长署名及铺保，亦以杜流弊而免招清议也。而亚文君以为把五十女工做人的权利取消；予以为亚文君确系书生，于职业界习惯法未甚明了，故发此愤言耳。

（二）工资问题 上海纱厂女工，十年前熟手工人每日工资约一角七八分，五年前二角四五分，现时三角左右，膳宿自备。工值之级增，固因地方生活状况而起变更，一视乎大势所趋，固不能以一部分之意思故作低昂也。今本厂试招湖南女工，允给八元，并允以量工作情形加增，本厂允给此数，此种待遇并无故抑之处。西谚有：“世界不知汝为谁，但问汝能做什么事。”湖南女工工作能力如何，责任心如何，其果能胜任愉快否，尚未可必，而诸君子先斤斤于工资之多寡，其毋乃太不近情理乎？予敢忠告提倡劳动问题诸君，务须先谋增加工人之工作能力及责任心，则工资之增加自然随之。若徒唱道多给工值，而不问其工作能力之大小，与责任〈心〉之有无，此唱彼和，认

其为新思想而相率提倡之，实业界中固直接蒙其害；因此而投资人多所顾虑，工业振兴将无望，国货空虚，外货愈得安然占据我腹地之市场，置我全国之死命。然则社会、国家亦间接蒙其害焉，此岂非大背诸君子爱群、爱国之初衷哉？

（三）工作时间问题 工作十二小时，似乎太长。而负庵君引证阿制伯氏纱厂〈管〉理之研究，以为九小时之工作不及八小时之多，此言也予其跼之。予前曾译述美国戴乐尔君所著《纱厂适用之学理管理法》，于纱厂各别之性质，以迄工人工作时间支配之异点，知未可混视也。设使负庵君以学问家而组织纱厂，实地研究，必恍然于阿制伯氏之所云，仅适用于剧烈之工作及简单机械之工作，而不适用于纱机之工作。盖纱机开车后，除落纱外，日夜轮转不停，工人仅从旁监视，如有断纱即行接上，每经若干时间，略行车面整理而已。摇纱女工虽工作十二小时，然此系按件给值，勤敏之人出数较多，则得工资亦较多。其中休息时间之多少，亦视乎其人工作勤敏之程度而分之。

本厂纺而兼织，织厂内可以适用八点钟之工作；然而我国各布厂女工，大都要求工作至十三小时半；盖工作时间愈多，而工人所得工资愈多故也。湖南巨绅聂云台君为我国工业巨子，经理上海恒丰纺织新局多年矣；纱厂内工作十二小时，布厂内工作亦十三小时半，全国工业工作时间大都如是，间有更长于此者。不识研究厚生纱厂招工问题诸君子，亦曾将国内纺织业大概情形一一研究否乎？负庵君曾例举上海斜桥工作情形，以为该地纱厂工人，仅做十小时，岂知该处并无纱厂。负庵君所见之女工，谅系丝厂或肥皂厂工人。但丝厂当新茧上市、新丝销路畅旺之时，竟有延长工作至十五小时之多者，不识负庵君曾确实调查及之否？按前年底调查世界工业状况之报告，英国有纺纱锭子五千七百万枚，美国有四千二百万枚，英美固仅用日工者。日本人口仅及我国人口八分之一，有纺纱锭子四百万枚，日夜开工；而我国今日仅有锭子一百五十万枚。此一百五十万枚中，尚被日商、英商占去七十万枚，完全为我华人所有者不及百万枚。予亦甚愿仿照英、美成例，不开夜工，不识诸君子将以何术赞同之欤？研究全国人口及纺纱锭数，不识诸君子有动于衷否？予深愿湖南第一纱厂早日开幕，以便诸君子就近研究之。而负庵君愤愤然谓厚生纱厂以日本待高丽之手段待湖南女士，呜呼，何其言之沉痛而有余恨竟至于此！此种论调，设使聂氏闻之，不识作若何之感想也！

（四）卫生问题 予留美六载，曾工作于纱厂矣。机轮飞转，花丝腾布，而清花间为尤甚（清花间工作非女子能胜任，故均系男工）。然欧美先进国不曾以不合卫生而停办纺织业，卫生机关亦未尝以此种职业有碍卫生而停止其营业。盖工厂中之卫生与住宅中之卫生不同：工厂中之卫生但求厂屋高爽，光气充足，随时收拾洁净，毋使尘垢

堆积以及屋内温度依时调剂使之适宜而已；若住宅中之卫生，在力求阳光充足、空气鲜洁之外，更在怡情悦目上有多种之布置。工厂卫生固未能以住宅卫生相例也。如仅就工厂而言卫生，则本厂在构造上已具充分之研究，任何工程家及工厂卫生研究家之曾来参观者，俱无异辞，故予甚望凭空立论者作实地之研究也。且予曾游煤矿矣，入地数十丈不见天日，空气阻塞，呼吸为窒，在矿穴工作之人，浑身污秽，几非人类；然素讲卫生之欧美各国，亦未曾芟除而封闭之。兵祸连年，内地人民之转辗沟壑者，饥不得食，寒不得衣，何以救之，在乎使有生业而已。工作即使不尽合卫生，不较诸穷无所归之为愈乎？拯斯民于衽席，固吾人之天职；然拯救之道至不一，有创办实业以裕多众生计者，有振兴教育增加各人生活能力者，有研求科学增多国家富力者，有研究经济自卫、努力增进需要品出数而力拒外货之侵掠者。殊途同归，慎勿谓纺织界拯救时艰之主义，偏落诸君子于后也。

（五）医药问题 本厂每年夏秋延医给药，非但在厂工人如此权利，即附近居民亦受此便益，且并联络同仁医院，如有疾病，随时送去诊治，医药费由厂供给。工人如有不测，并定有周恤办法。此外对于勤务工人规定出数标准，随时奖给。又如工人储蓄之奖励及工人子女之义务教育，无不推行有素。招工简章中无一详列之必要，其应募工人亦断无歧视之理，此则可释诸君子之疑虑者也。

对于有志研究工业诸君之期望 负庵君借旁人口气以为书呆子发表意思，怕没甚相干；弗兰克君一再谓书生文章，真不值价，书生文章掉头不顾。呜呼过矣！至理名言价值自在，唯一涉揣摩，易失根据，其不发生真价或未可知。今日赖以救时艰、抒国难者，惟望一辈开明人发挥有经验而公允之言论，予更望诸君子由言之时代进于行之时代，盖力行后而言论愈生真价也。予虽与诸君子未曾晤面，然深信诸君子均一时名彦，对于国计民生上，将来必有绝大之施設。不识诸君子亦有志游历全国各大都会，悉心考求民生之现状及工厂之真相否乎？古代名士大都遍游名山大川，然后发抒其雄壮之言论，为多士所折服；今代名士除遍游名山大川扩展其见地外，尚须对于所乐研究之事业，真身局内，实地考察，然后遇可改革者设法改革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古来大建设家、大改革家，泰半出自力行队里。一旦大功告成，述其经历著为巨帙，海内外自然争先快睹，纸贵洛阳，言论之真价固有如是。夫我国人口如此其众多，工业如此其衰微，资本之结合如此其艰难，国民生活常识及工作能力如此其幼稚，而年来颇有一辈学者，摭拾泰西之糟粕，仅作片面之言论。劳动问题之精义如何，自有史以来资本家压迫劳动家之手段如何，我国劳动家与各国劳动家比较之下所处地位如何，知识程途如何，工作能力及其责任心如何，社会多数生活之现状如何，国内需要之度数及自给仰给之现况如何，概未加以详细之思考，而惟知逞快一时，发挥不负责任之

论调，耸人听闻，以谬传谬，盛唱此自杀主义，予不禁为祖国实业前途悲也。予并非资本家，深慨乎我国实业之衰微，思所以补救之。故不惮烦劳，敢忠告一辈学者：自今以往，脚踏实地，不向空际捉模，力从实处研求；宁以行胜，勿以言胜。救国、爱群之要道，固在此不在彼，质诸诸君子，亦以为然否？

### 十一、叶之乔君《为厚生纱厂招工事致自治女校教职员书》

玉笙、秩庸暨列位先生同鉴：

阔别经年，未闻近况。想职业女校艰难困苦，赖诸公努力撑持，总需留此基础以为发展地步，且感且祝。前闻有黄本操君在我校为厚生纱厂招女工五十名赴沪工作，嗣见湖南《大公报》有怀疑之论文；因此女学生中函询沪上情形，各同乡处均有此事实。弟接家缄，小女云珊亦在考取之列，准阴历正月初四齐集首途；乃不能不为详密之调查，以为我女同胞告。厚生纱厂为江苏穆藕初君所办，此君经营实业历有年所，纱厂成绩至优；现又在河南郑县开办豫丰；盖本一留学美国生，对于中国实业前途，具有宏旨。昨特访此君，询其于湖南招女工之意旨。渠谓：各处女子生活都艰，贵省尤甚。且湖南纱厂问题亦有所闻，然将来开办，骤招五六百名之有经验女工，事有所难。渠实对于纱厂之营业，应尽互助之担；只于本厂（谓厚生）经济无所损失，未有不慨然为之者。此可见穆君确有社会心理、实业眼光，不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者也。至于工作诸问题，特请其介绍，亲赴该厂参观。今日会同工场稍有经验之友人同往，察看该工场之建筑，俱照西式（厂在杨树浦兰路，距离上海繁盛市场二十余里），空气流通，宏广阔大；所使用者均系电机，略分清棉、粗纺、细纺、织布四大部。其清棉各机，均用男工，使力较重，与我调查之旨无涉。其余三部，均系女工，略杂有十二岁以下之小童，其余则男女工头负责管理之责者。每女工一名，照拂一百二十支纱锭，无非脱纱、接纱、纱完换筒诸工作，手脚须轻且快。据云愈细纱手愈需灵，弟见各女工于其最粗摇纱工作时，需略用腕力外，绝无痛苦之运动，行坐自由。惟机声以外，不闻人语。织布机每女子一名，照拂两机，较之我校人力机，不惟事省功倍，其活动甚有兴味。工作十二时者以昼夜分为二班，其办事人云：渠等初来工厂，夜班亦有所苦，迨习久亦觉甚自然。且星期停工，原有休息之候。至于疾病，另有工场医院。惟上海女子多数不以西医为然，遇有疾病，必请假归自医，亦无不准者。此次对于湖南之女工五十名，另于附近租有房屋，可省小车之往还。惟伙食一节，必须女工自为组织，厂中难负此责任。来往盘川，系为特别优待，而于工资中已扣除之（厂内女工本每日三角，以月计应得九元；招工章程订为八元，川资业已除去）。其来年已另筑房屋，将来女工概可住厂中寄宿舍（房屋建筑弟亦亲见，惟阴历二三月方可完工）。此调

查该厂实在之情形也。就我湘女同胞言之，其在高小以上之学堂，有志向上，无须练习此项工作。如家庭经济不能再施教育，或为劳工神圣之学说激刺脑筋，与其他之有志于工场做苦规模者，则此为极有秩序、极有计划与发展之工厂，可无疑虑，无负此次招工者之希望。再有一言为我同胞告，湘人数十年前兵、幕、官三项，寄食他省，动以万计，今则何如？若不改变方针，从事工商，其以经济自杀，不待国亡种灭之日。此五十名女工须抱有绝大牺牲之愿，望为各省女工树其模范，庶湘人勤劳耐劳与自重人格之名誉，日驰千里；则不独穆君现在在河南仍招湘工之说，而各处之纱厂、丝厂、蚕业需用女工者甚多，无使过绝生机，此其大有望于诸姊妹者。若以到上海耍玩与学习时妆为目的，则为挡驾，必不能坚决久留，而为我女界留一污点，甚无谓也。至于我校染织班与缝纫科，报名考取者诸可敦促上道。凡为弟负责之调查报告，应否登诸公报，诸公酌之。两日来调查该厂营业情形，极为欣慕。而该厂机器不过容得一万锭，回思湘人之纱厂能容四万锭，彼中人亦称道不止。而厂业何如，机锭安在？令人不禁潸然泪下耳！黄本操君，穆公见我时，犹汲汲称道渠，谓为湘人之最可信任者。彼有令妹尚在纱厂工作，此次顾念桑梓，幸为道德。并闻何雨农君护送女工，甚善善。此请道安，惟照不具。

叶之乔顿首

二月廿日

## 十二、柏荣诸君《复厚生纱厂穆藕初君书——招募湖南女工问题》

二月二十三日之《时事新报》，长沙之《大公报》《湖南日报》，均载有《答复讨论厚生纱厂招募湖南女工问题诸君书》，业经阅悉。穆君为我国实业界有希望之人，对于实业前途，抱有宏愿，毋任佩仰。吾辈（柏荣、亚文、黄醒、未醒、畅吾、弗兰克、负庵）对于贵厂在湖南招募女工所起疑虑，亦多经解释，良谢良谢！但尚有不能已于言者，特为穆君申详之：

### （一）吾辈所当先声明者

贵厂派黄本操君来湖南招募女工五十名，吾辈提出此事于《大公报》《湖南日报》，互相讨论，原为研究问题，并非对于（1）提倡实业，（2）创办纱厂，（3）招募女工，（4）招募湖南女工四项所有反对，特对于待女工之办法有所怀疑。虽《湖南日报》先有樵仲君与黄君一篇问答，又黄君曾邀吾辈至《大公报》馆当面解释，然黄君之言，究未解释明了。《湖南日报》之杨积荪君，亦谓黄君所答异常含混，是以吾辈继续提出论文。不意黄君始终无一详明之书面答复，故吾辈中有“书生文章，黄君或可掉头不顾。……书生文章真不值价”及“湖南人对于上海为亡国奴”一类之忿语。若早知黄君与贵厂接

近之原因与关系，渠不过贵厂一不能负责之办事人或工头，则深悔未先向留美学生之穆君请教。总之吾辈所研究者，为招女工“办法”，非有他意，此当先声明者。

## （二）吾辈为女工请愿者

湖南连年兵燹，生活艰难，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吾辈身历其境，不待穆君言之，已知非拯救不可。今穆君以一部分工额，让诸哀哀无告之湖南人，“登斯民于衽席”。大实业家之穆君，有此抱负，宁非甚善。“纺织界拯救时艰之主义”，诚堪嘉许；但工制改革，已成世界问题，东西各国之劳动家，知识较高，自能与资本家协商，以谋改进；若资本家绝不容纳，始有罢工之举。年来东西各国，罢工风潮，层出叠见，即工制不良之反响；吾国劳动家暂时固不至有此，而资本家为免将来罢工起见，则改良工制，当不容缓，并当先出诸资本家，毋待劳动家之要求也。纵不然，资本家为怜恤劳动起见，工制亦当酌量改革。此次贵厂招募湖南女工，美意固不可掩，然若能适用每日八小时之工作，减去夜工，并改良其他工制，岂非更美乎？

## （三）吾辈对于答复不满意者

（1）人格问题 穆君谓：“此次招女工，比店号行铺就事须有荐保者更宜仔细，故请具愿书，并请家长署名及铺保，所以杜流弊而免清议。”今请问穆君，流弊云何？清议又云何？岂欲借此工人自行承认之单方契约，以杜工人不服从之流弊欤？又欲借此契约以间执人之口，一任资本家压迫劳动家，而人不能议其非欤？且就事于店号、行铺，所以须有荐保者，不过恐遭银钱、货物之损失耳。岂此五十名女工，将恐为祸于贵厂，更有甚于此者，而必须更加仔细乎？吾辈之所谓仔细者：在工作时间之长短，是否有害于身体；在所获工资之多寡，能否维持其生活；在疾病或死亡之特别情形，将否另给补助费。此三者，《大公报》之兼公君，代表女工所请愿于贵厂者，亦即吾辈研究问题所应当仔细者也。岂料穆君之所谓更宜仔细者，在彼而不在此乎？且即以招工办法论，每月工资八元，限制三年工作，并须自具愿书；自具愿书之不足，而必须家长署名；家长署名之犹不足，而更益以铺保。女工对于贵厂之单方契约，如是其严；而贵厂之对于女工，不过因其工作，月给工资八元而已，此外更对于其本身、其家长负有责任乎？否则此五十名女工，不犹卖与贵厂做工乎？似此不平，直以人为物。况所谓杜流弊、免清议者，将不知若何待遇，而犹得谓女工有丝毫做人之权利耶？吾辈只知职业界习惯法之成立与遵守，必有其理由；若不合理，则虽为习惯法，吾辈亦必加以批评。若不论习惯法之良不良，惟仿而行之，固有知识者之所羞为也。

（2）工资问题 穆君谓：“工资因地方生活状况而起变更。”固属不错。以上海十年前、五年前之纱厂女工相例，现在每日三角左右，固视前有加；但每月工食银八元，必三年后方能出厂，能保此三年内上海生活程度不至增高乎？纵生活程度增高，而在此三

年内之工食银，亦不能增加乎？据招募女工简章云：“每月工食八元，依工作能力得增减之。”若贵厂谓女工工作能力不高，不将每月八元之工食银亦不能得乎？前黄君云：“有增无减。”今穆君又云：“量工作情形增加。”姑无论有减无减，即今日有增加，亦系“按件给值”之办法，岂不知“按件给值”为工制不良之点乎？穆君又谓：“工资随工作能力及责任心而增加。”试问工作能力有何标准？岂每人每日做工十二时，月仅值八元乎？岂非工作能力得由贵厂任意认为高低乎？至于责任心，固与工资为正比例者也。金钱万能，世界劳动家固赖资本家以为生活。贵厂对于工人之生活不能有明确之保证，而先斤斤于工作能力及责任心之有无，其毋乃太不近情理乎！

(3) 工作时间问题 穆君以阿制柏氏之所云，不适用于纱机工作；毋谓纱机之工作，即可日做十二时也。吾辈前在《湖南日报》，列举东西各国工作时间：日本纺织工厂，依工务局所定，每日工作十一时；英国纺织工厂为十时；德国古刺德巴纺织工厂为九时四十五分；美国纺织工厂，有每周少至五十八时，多亦止六十六时者。今更列举，幸毋与各国机械工厂之劳动八九时者相混视，而谓机械工厂不能不八九时，纺织工厂离(?)多至十二时亦无损也。况此次国际劳动会议，议决各国劳工制，欧美各国日做八时，日本九时，中国十时。纵令中国经济生活习惯之不同，以特殊国自解，不能如东西各国；而每日十时之工作，则应遵循之者。此次国际劳动会议，我国劳工未能完全觉悟，致未遣派代表；即资本家亦无代表出席，致劳他人代谋，几欲济我于暹罗、波斯之列，不亦羞乎？我国劳动家固未能完全觉悟，而资本家则应当觉悟着，穆君尚不知自行改革乎？至谓：“我国全国纱业工作时间，大都十二小时至十三小时半，间有更长于此者。”在彼辈仅知铜臭之资本家，不以劳动家当人，而以劳动家当牛马者，原不足责。穆君自谓非资本家，开口即以留学美国相夸示。以留美学生，自应识世界潮流，自应对于此种不人道之工制，具有改造之宏愿。若人之如此，我亦如此，则仅知铜臭之资本家，与非资本家之留学生，有何分别耶？穆君又谓：“我国各布厂女工大都要求工作至十三小时半，盖工作时间愈多，而所得工资愈多故也。”以此而论，益证“按件给值”工作制之不善。何则？工厂克扣工资，工人不能生活，不得不舍身工作，以求多得工资；而工厂即以此法强迫工人为牛马。若何厂克扣愈甚，则工人要求工作时间必愈长，岂仅日做工十二时乎？又岂仅十三时半乎？工人仰赖于资本家，为维持一时生活计，即欲其日做工二十四时，固亦资本家之所能也。穆君引女工要求工作十三小时半以作证，将谁欺乎？我国纺纱锭数，不及外人之多，言之诚为可叹。而我国实业家尚能办有锭子八十万枚，增进国家之实业，以与外人相颉颃，固亦吾辈所祷祝者也。然如穆君之意，现有锭子仅八十万枚，则工人不得不日做工十二时；若仅有锭子四十万枚，不须日做工二十四时乎？穆君自云“甚愿不开夜工”，而苦于无术。吾辈固知锭数太少，不能夜间停止进行，敢进一解曰：



何不增加纺纱锭数？若一时赶办不及，又不增加工人，做三班日夜轮替？纵开夜工，而工作时间则减少矣。穆君固以行胜者，甚望起而行之。

(4) 卫生问题 吾辈前在《大公报》及《湖南日报》讨论卫生一项，无非根于工作时间太长所起之问题。贵厂在构造上，据云“已具有充分之研究”。此办工厂者所应有之事，穆君特出此语，殆欲借卫生问题以自矜其工厂构造之佳乎！究之佳与不佳，吾辈未尝参观，亦不得而知也。穆君谓“工厂中之卫生，使之适宜而已”。试问十二小时之工作，适宜否乎？又谓“欧美先进国，不曾以不合卫生而停办纺织业”。试问欧美先进国之纺织业，有十二小时之工作乎？又谓“煤矿极不卫生，欧美各国未曾封闭”。亦知英国煤矿劳工，要求坑内六时、坑外七时之工作乎？若贵厂先将工作时间问题解决，则卫生不成问题矣。

(5) 医药问题 吾辈对于此问题认为必要，苟于招工简章中略一见及，当然不至提出讨论。然先后既有黄、穆二君之明白答复：工人疾病有医药，死亡有抚恤。则此已不成问题，然此固工厂中所不可忽者也。

以上五问题，除医药问题有美满答复外，其余吾辈皆视为不满意者。岂仅吾辈不满意乎？今日之研究劳工问题者，皆必不以为然也。此外尚有限制工作三年一节，不仅吾辈认为最关重要，即《大公报》之兼公君亦认为最关重要。兼公君曰：“一个人的身体行动自由，至于要受三年的拘束，这和有期徒刑的罪犯做工，有何区别？你怕她们做工不满三年，厂中要受招工和旅费的损失，她们既有有力的铺保，难道和她们订一个半途辞工赔偿损失的预约，就不行吗？”请问穆君，对此问题，如何不置一词。以此推论，女工既与有期徒刑之罪犯做工无别，则“取消做人的权利”一语，不更显明乎？女工之人格尚可问乎？且既有有力之铺保，而不许半途辞工赔偿损失，是则专借铺保以杜女工不服从之患，得恣意压迫之，不又显然可见乎？且也黄本操君云：“此次招募女工五十名赴申，资斧皆由工厂预备，每人并赠皮箱一口，面盆、网篮各一只，工厂所费，实属不资。”证之叶之乔君《为厚生纱厂事致自治女校教职员书》，何其不相符也。叶君曰：“来往盘川，系为特别优待，而于工资中已扣除之（厂内女工本每日三角，以月计应得九元；招工章程订为八元，川资业已除去）。”川资既于工资中扣除，黄君何必作此欺人之语？更进而论之，女工月应得九元，今招工章程订为八元，以三年计算，则扣除三十六元，岂湖南、上海间之川资，需如许用费欤？然多寡之主权，固在贵厂，即欲更少给若干，女工为愿书、家长及铺保所束缚，敢有所要求乎？穆君云：“内地民生窘迫，工人无虑缺乏。”岂吾辈研究此问题，乃故与穆君为难，使招工不足乎？抑穆君幸内地民生窘迫，以工人无虑缺乏为得意乎？以穆君资本之势力，无虑五十名女工，即五百名、五千名以至五万名，皆可满载而去也。此问题已经研究明白，自可听国人批评，资本家能否改良工



制，亦惟视其有无良心与能否觉悟。

#### （四）吾辈所期望于穆君者

穆君固留美六载之学生也，吾辈对于留美六载之一学生，敢进最后之一言：

现代之劳动家，固恃资本家而得食，资本家亦赖劳动家以为生。资本家与劳动家立于对峙之地位，此种粗义，穆君嗣后应知之。今日劳农政府之势力如何，主义如何，受人欢迎之程度如何，穆君嗣后应知之。劳工神圣之真理，资本掠夺之罪恶，穆君嗣后应知之。毋谓工人无责任心也，资本家之待遇适当，工作责任心自随之而增，否则岂仅无责任心已乎？要求不获，继以罢工；罢工不能，则以“萨波达举”相对付：此工人自卫之方法，穆君嗣后亦应知之。欧美近年因大资本家及大地主之专横，极端压抑劳动者，遂酿成阶级间之大决斗，致罢工之举，几日有所闻，此世界之大变动也。我国贫富之差，虽不及东西各国之甚，然物质文明日益发达，将见富益富而贫益贫。劳动家受经济之压迫及世界潮流之影响，难保其不演东西各国今日之现象（上海三星纱厂近已发端）。此岂研究劳动问题者之咎，又岂劳动者之咎，乃资本家怙恶不悛，不知改良工作制度，过事抑压所制出之罪恶也。毋谓我国劳工现在知识未开，即可任意压迫。毋徒利己，取快一时，致将来不可收拾。更以人道谓，亦当改革工制，为劳工谋幸福。若不及早觉悟，终自有解决之一日。“今日学子，大都尚空谈，不务实际。”诚哉如穆君所云。如穆君者，既曾游美六年，且能自办工厂，应识世界趋势，对于工制问题，应担改革之责，不应再劳吾辈“书生及书呆子”（此穆君语）为之忧虑。而今竟劳吾辈“书生及书呆子”为之忧虑，不亦大羞新世界之留学生也乎？穆君又云：“摭拾泰西之糟粕。”然则须如穆君所主张之工作十二小时制，乃得谓为泰西之精华耶？吾辈固非留学美国者，而犹想趋向于人类进步之方面，虽云“糟粕”，犹二十世纪之糟粕也。较之连二十世纪之糟粕未曾梦及之留美学生为何如乎？挂游新世界六载之留学生招牌，不谋采取人类进步之新理贡献祖国，而劳国内“书生及书呆子”代为采取糟粕，如此等之留学生，是亦大可哀矣！穆君又云：“发挥不负责任之言论。……盛倡自杀主义。”然则须如穆君招工要铺保，要家长签字，要本人填具愿书，方得谓之负责任耶？须赞成平民任资本家虐待，方得谓之非自杀主义耶？凡此荒谬之处，不值吾辈“书生及书呆子”一笑，亦不值有识者之一笑。吾辈兹奉劝一言，“收起罢”，慎毋再以“留美六年”四字相夸耀，貽留学界之羞。盖“留美六年”四字，只能夸示于床第间。吾辈虽是“书生及书呆子”，而“曾经留学某国”数字，久已羞道。更望穆君从学问上着手，“一旦大功告成，述其经历，著为巨帙，海内外自然争先快睹”（皆穆君语），勉之勉之！他日再见，君之以“行胜”也。

### 十三、长沙《大公报》真心君《读穆藕初君〈答复 讨论招募湖南女工问题诸君书〉》

去年上海厚生纱厂，派人在湖南招募女工的时候，我有许多朋友，对于那纱厂的招工条件，详加讨论，大都认为苛刻，当时我默无一言。何以故？因为我们要改变劳动条件，须向资本家下总攻击故。现在厚生纱厂的主人——资本家——穆藕初已有答复书来了，我读了一遍，觉得他所讲的是“似是而非”，若再置而不论，则恍惚的中国社会或者信以为真，那就为害不浅了。穆君原文第一段与女工问题无关，可以不论。第二段所讲纺织案与民生之关系，倒还不错。不过我们讨论劳动问题的人，这点知识总有了，可以不劳穆先生费心。第三段讲招募湘省女工之动机，确是番好意，我愿代表湖南女工道一句谢。第四段讲商业习惯法一层，已被朱执信驳了（见《星期评论》第三十九号）。至于第五、第六两段，讲工资及工作时间等问题，就更不成话了。特分别论之如下：

第一，工资问题。原文说：“工值之级增，固因地方生活状况而起变更，一视乎大势之所趋，不能以一部分之意思，故作低昂也。”这话虽是不错，然而你们当资本家的，总得要想想，你们每年的净赢利，不是几万、几十万吗？这几万、几十万，不是许多工人拿劳力替你们换得来的吗？为什么你们总不愿意多给他们几个钱呢？再进一层说，现在资本家的生活状况和工人的生活状况，是不是天来划分应该如此的呢？你们若认定这个区别是命令的，是天经地义，我也没得话说了。不然，我就要请问你们：你们在上海每月拿八块钱，能够生活吗？能够有余钱养家吗？你们若是“不能”，为什么他们“能”呢？他们既不“能”，你们要强他们“能”？于是他们的生活，不能不变为极悲惨的、极痛苦的生活了。这就是“罢工”“穿木靴”的大原因。原文又引西谚“世界不知汝为谁，但问汝能做何事”两句话，而推论到“湖南女工工作能力如何，责任心如何，其果能胜任愉快与否，尚未可必，而诸君子先斤斤于工资之多寡，其毋乃太不近情理乎？予敢忠告提倡劳动问题诸君，务须先谋增加工人之工作能力及责（任）心，则工资之增加，自然随之。若徒唱道多给工资，而不问其工作能力之大小与责任心之有无，此唱彼和，认其为新思想而相率提倡之，实业界中固直接蒙其害……”留美六载的穆藕初先生，你这种话，是从前店东对徒弟说的话，不是“留美六载”的实业家应该向我们说的话。你既是一个“留美六载”的人，应该知道“穿木靴”（萨波特举）是什么。那么，我要请问你，工资只有八元，为什么“先斤斤于工作能力和责任心之增加”呢？至于“实业界中固直接蒙其害……国家、社会亦间接蒙其害”的话，又怎么讲呢？“实业界中”谅必是指资本家罢。资本家少赚几个钱，又何害于实业的发展？难道造福于国家、社会的实业家，是专以谋私利为目的吗？老实说一句，只有利于少数资本家、无益于一般劳动者的实业，

不是二十世纪所应有的。中国的实业不发达则已，中国的实业若发达，只利少数而不利多数，那就是制造“布尔什维克”的大原因呵！现在我们虽不高谈劳动者支配工场问题，到那时，劳动者支配工场的事实，恐怕会要发现了。穆先生，你们何必只把眼睛望着鼻子啊！

第二，工作时间问题。穆君原文说：“摇纱女工虽工作十二小时，然此系按件给值，勤敏之人出数较多，则得工资亦较多。其中休息时间之多少，亦视乎其人工作勤敏之程度而分之。”穆君既定每月八元工资，每日十二小时工作时间，复定按件给值之制，是“按时”“按件”两种劳银支給法，兼而有之。不料穆君留美六载，仅学了这种剥削工人血汗的本领，未免可叹！定工人每日工作十二小时，已经是冒“大不韪”了，还要说：“出数较多，工资亦较多”。像这样以工资之增加，引诱工人之拚命，是不是救国救民的实业家应有的态度呢？至于拿“休息时间的多少定工作勤敏的程度”也是很笼统的话。每日只有二十四小时，工人既要做额定十二小时的工作，精神上自然有来不及的地方。假使一个人每日做十二小时的工，中间不休息一分钟，希望多拿几个钱，如此继续一月，能保其不害病吗？到那时病死了，实业家的钱，是不是变成杀人的器具？唉，我不愿中国有这样的实业家，我更不愿留美六载的学生，做这样的实业家。穆君又说：“我国布厂女工，大都要求工作至十三小时半，盖工作时间愈多，而工人所得工资愈多故也。”我国女工——其实不仅女工如此——没有受过教育，为生活所逼，要求工作时间加长，确有这种事实，然而这种情形，何等可怜！不料号称救国救民的实业家，竟利用这种弱点，以饰其长时间工作之非。“盖工作时间愈多，而工人所得工资愈多故也”两句话，更亏他说得出来。工作时间愈多，所得工资亦愈多似乎不错，但工人是不是“人”呢？凡“人”是不是应该有“休息”“娱乐”“睡眠”等时间呢？照穆君这种说法，假使有工人每日要求做二十四小时的工，恐怕也会要允许她的。何以故？工资愈多故。我还要请问穆君，各国的法律，为什么对于妇孺工作时间，特别加以限制呢？为什么各文明国，都定了“每日八小时工作”之制呢？留美六载的人，对于这种道理，总应该明白，为什么还要说“工作时间愈多，工人所得工资亦愈多”的欺人话呢？唉！这就是中国实业界的态度呵！

#### 十四、上海《时事新报》侯可九君《告穆藕初先生》

藕初先生：

我同你是不相识的，但我早已晓得你是实业界的巨子，对于中国的振兴实业和发展经济，都负有极大的责任，所以久已要想写一封信给你。一向懒懒的，总不上劲。在二月二十三日的《时事新报》上，看见先生对于湖南招募女工问题，有一篇文章，说得很详细。我所以就趁这个机会，写这封信给你，谅先生明达，不以“书生之见”见弃罢！

我今天同先生谈的，并不单是女工问题。那女工问题，自有湖南的《大公报》和《湖南日报》的言论，和先生的答辩。我要同先生谈的，就是现在世界上所公认为最恐慌、最重要的劳动问题。

先生是美国的留学生，且曾译过美国戴乐尔的大著，对于工业，对于现在的劳动潮流和以前的沿革，一定是有过研究的。那么，那轰动一世的欧洲和会所通过的劳动待遇条例怎样？国际劳动会议和中国的代表问题怎样？英国的三角同盟怎样？美国的世界产业劳动者同盟（I. W. W.）和法国的劳动总联合会（C. ey. t.）怎样？先生都应该晓得的。但是先生自己所组织的工厂，和现在的潮流，能够适应吗？先生是受过新教育的，不比那些陈腐苛刻的资本家，我要同先生谈论，也为着这个意思。不过我以上的话，太笼统、太含糊了，现在可以照先生的话，拿几段出来讨论：

人格问题 商业习惯上所沿用的荐保手续，在现在是不适用了。工厂和劳动家，并不是“拿金钱去换劳力”的关系，工厂不过是一种互助的组织，在没有到共产境界的说法，就是说：资本家出钱，劳动者出力；工厂里的生产品和组织法，应当由资本家和劳动者两方面的意志去支配它。这样，才算是互助，才算不辱没劳动者的人格。假使拿了生活最低额的八元大洋一月的工资，去做每天十二小时的牛马工作，还要写一张卖身式的志愿书，束缚得她紧紧的，难道不是把她们的做人权利取消吗？

工资问题 最低额的每天三角左右的工资，你想她们怎样生活呢？但是先生还要说：十年以前，还不过是一角七八分左右哩！一个人家，算他是一个妻子，二个子女——老年和多子女的还不在于内——总共有四个人，你想这三角工资，在他们的生活上——膳宿、教育、交际、娱乐、衣服……——怎样支配？她们既然做了个人，尽了“人类劳动”的责任，难道这些生活上的必需品，还不应该给她们吗？还是我替她们的预算，是浪费的吗？

先生又说：“予敢忠告提倡劳动问题诸君，务须先谋加工人之工作能力及责任心，则工资之增加，自然随之。……”先生抱定了“金钱换劳力”的主义，所以说这种话。但是这样能够达到你们的目的吗？劳动党对于这个手段，有没有消极的抵制方法吗？现在流行的“萨波达举”（Sabotage），就是一个例，也是劳动问题里的一个重要问题。不要说劳动党除了同盟罢工，再没有第二个抵制方法，这个“萨波达举”，就是一个较厉害的抵制方法。所以这个手段，非但不能达到你们的目的，而且还有“萨波达举”的恐慌，我劝先生快快抛弃以前的老法子罢！

工作时间问题 阿制伯氏所说的话，就是的一方面说，或者不宜乎纱厂，但是就质的一方面说，未必不宜乎纱厂。纱厂工人在纱机上的工作，虽然简单，但是要这样长的时间去注意它，一个人的体力，哪里能够胜任呢？体力既有所不济，工作也自然要草率；

在质的一方面，比较那短时间的出品，未免要有精、粗、高、下之别了。但这样还不是有意的“萨波达举”，不过是长时间工作的天然结果罢了。

先生又说：“我国各布厂女工，大都要求工作十三小时半；因工作时间愈多，而工人所得工资愈多……”照先生的话，好像我国的女工，生就的奴隶性，一天不做牛马生活，就不能过日子的。那么，现在工厂里的十二小时工制，还是先生辈大发慈悲。要知道她们所以要求这样长时间工作的缘故，就是因为她们的工资，不足应付她们的生活需要。你们一方面压低她们的工资，一方面增加她们的三小时间，叫她们不得不入这个圈套。还借口说，长时间工作，正是答应劳动家的要求，这算合人道吗？

先生又说，我国地大物博，而纺纱锭子，不及百万枚，似乎不得不加添夜工，以供需要。这种论调，好像极有道理。我要请问一声，难道除了夜工，没有别的法子使出品增加吗？难道不好多设纱厂，添办锭子吗？

卫生和医药问题 先生对于这两件事，说得像煞有介事，其实缺点正多，于现在将我在《青年进步杂志》（念九册）里一篇疲劳文章，摘几句出来：

“工厂内关于卫生方面，当有盥洗室、浴室、疗病房、体育场……的设置。

”工厂内关于娱乐方面，当有小食间、散步室、游戏场……的设置。

“工厂对于劳动者，当有疾病补助金、养老金、寿险金……的补助。”

从这样看来，你们对于卫生和医药两件事的辩护，真可不攻自破了。

我要同先生说的就此完了。

## 十五、上海《星期评论》执信君的《实业是不是这样提倡？》

穆藕初君为招湖南女工的事，在《时事新报》发表一篇东西，我看他里头再三注意聂云台的恒丰纱织新局的工作时间和“聂君的感想”，很像是专向聂氏辩护的样子。本来互相攻讦的事情，我们不愿意管的；但是我也不愿意过于立入他的心理内容，先就他表面上看来，可以算得一个代表的错误。

他说：“人家徒倡导多给工值，而不问工作能力大小，责任心有无。……实业界中固直接蒙其害，因此而投资人多所顾虑，工业振兴将无望，国货空虚，外货愈得安然占据我腹地之市场，制我全国之死命，然则社会国家，亦间接蒙其害焉。”这是向来做生意的人不敢讲的大帽子话。如果没有把“留美六载”的金字招牌，随时挂在嘴边、笔上的大实业家，我们简直听不到如此妙论！

从前将本求利的生意人家，自己看着比那上京求名的，还低了若干倍，这真可以不必。然而如果说刻薄求富，一定比钻营做官高许多，那更没有道理了。富贵本来相差不远，求富，求贵，一样是古来奴才的名称。但是从来做官的，总爱说忧国忧民，做生意

的却老实不客气，说句“但觉眼前有生意，不知门外是何人”。如果要在求富、求贵这一大堆号称为人的动物里头，勉强说哪一个比较好，我也不能不推奖这个老实的。可怜这老实一层，都给近来的时髦企业家糟蹋了。“商战”“抵制外货”“振兴工业”，这都是近来新出的好题目。讲起这个提倡实业的人，就像已经有大功德于民，不肯同那一班做官发财的来相提并论。把做生意的话完全不提，似乎提倡实业，是牺牲了自己来利益社会的一样，不许人家问他一问。先假定了提倡实业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事情，一概反对，都拿实业蒙害的题目来压住。我试问一问，他们的提倡实业，是有利益于他没有呢？现在尽有办了没有利益的事业，他们并没有提倡，提倡来提倡去，还是他自己有利的实业。老实说，还是拣最好做的生意来做。既然做最好的生意，又要说是“救中国贫弱”“使地方进于治安之轨道中”，不许人反对，这样便宜的事情，恐怕没有罢！

振兴工业，还是做生意；几个人做生意攒钱，中国就不穷了么？现在中国果然工艺没有发达，天然富源没有开发；但是如果照他这种办法得来（的）结果，中国可以算做富么？就算说是富，这种富于中国人民有何益处？本来讲国家富不富，不应该只看总额若干，还要看每人所能受的分配额若干。所以就有天然利源开发了，实业勃兴了，提倡实业的人，个个都在那里面团团得意；而一般工人，求荐觅保，仍旧是做每月八元的工，中国并不算是富了。况且物价跟着采矿、冶金术的进步来腾贵，是现在货币制度里头，免不了的趋向。将来这些工人恐怕实际上比现在更苦，就是中国一般国民比现在更穷。他不肯多出一点工钱的提倡实业者，能够救中国贫的地方在哪里？

说到救中国弱，就更远了。如果他们纺纱、织布等等一概有利的生意，都是养成良好军人的机关，只要由工厂拨进营盘，就立刻可以成一支劲旅，那就南北军阀，都免不得三熏三沐，请他把留美六年的经验教给他。可惜从统计上来讲，农业劳动者变做工业劳动者之后，他的征兵成绩，实在坏了许多。如果像穆氏所说的“做工做到十五点，污秽几非人类”的工人，尤其不适合于兵役。所以要救中国弱，正要把他这种工业的组织来大改良。如果不许人主张改良，那完全是致中国弱的实业，不是救中国弱的。

我们且把他这门面上说的话揭开，试看提倡实业有什么真正价值呢？我决不做无条件地反对提倡实业，却是我批评提倡实业，要注重在分配一层。从分配上来看，如果认外货占市场为比国货占市场更不好，自然要主张提倡，但是这要有比较的。

为什么外货占市场有不好的结果呢？普通都叫它作漏卮，以为金钱因此漏出去了，这是大错的。因为金钱本是无用的东西，我们能够将它换有用的货物是毫无妨碍的。没有现钱，就用纸币也好，有什么不可以的。要些人觉得这个错误了，改就一句说，外国买我的生货，卖给我熟货，他攒了我的钱（这个实际是货物不是货币），所以我们做许多产出生货的工作，才能够换他用很少的工作做成的熟货。这个说话，精透得多，有点知

识的人，听了都点头了。但是这层只把全国合在一起来说，全国是吃了亏了。如果改用国货，这个亏就不用吃了，岂不是应该提倡国货么？

然而这后头却有一个误谬，看不见的，就是分配的问题。我们假想他全国出口的生货，是要一千万人，每人每天做十二个钟头的工夫，才做得成的，换来的东西，就是人家用八百万人，每人每天做八个钟头工夫做出来的？这是大吃亏了。如果我们提倡实业，外国八百万人所做的熟货不进来了，一千万人所做的生货也不出去了，立刻便有一千万人没有工做。如果实业家做国货的时候，仍旧招了一千万工人，叫他做每天六个半钟头的工夫，或者因为不熟练的缘故，做到八点钟，究竟还是一千万人，没有一个失业，工却做少了，工钱也不见少去，那是可以赞成的。如果提倡的人说，这些工人尽可以做十二点钟的工，所以只要招六百七十万人做工就够了，于是乎实业提倡起来，外货不进，生货不出，做生货的人少一千万，做熟货的人加六百七十万，两下对销，就逼出三百三十万个失业的人。平心想想，这个时候，社会上是有益还是有损呢？这六百七十万人，本来做生货的工，是在家乡的，有家族的乐趣的，现在因为提倡实业的缘故，他那老营生干不成了，离乡背井来做一工人。做工时间是一样的，工钱也还公道，没有比从前减少，他们还有歌颂实业家的恩泽。然而这三百三十万人无端失了生活，坐着等死么？不能够的呀！所以就成了流氓，成了土匪，成了兵队，成了督长的附属物，来敲诈这提倡实业的大财主，分他的钱去用。虽然有些算做抢骗，有些算做保镖，究竟没有这一批失业的人，是不会有这些事的。他们虽然不晓得，实业家的钱也是一千万个工人身上出的；他们总晓得，你这种实业家，是可以出钱的。我们冷眼看他，这种国货占市场的情形，恐怕比外货占市场的时候还是一样。有眼光的人，一定要痛恨这些令工人做十二点钟的工，来榨取剩余价值的人，既愚且妄，自贻伊戚。然而现在国际劳动会议，已经决采八点钟制。关于中国，也决定采十点钟工制的时候，中国的留美六年实业家，还有主张十五点钟的工，还说使地方进于治安轨道！大概还嫌中国的流氓、土匪、兵队少，多制造他一点，要等他们做出一个治安轨道么？

我们现在可以达到我们的主张了。就是提倡实业，能够令得工做的人比较失业的人更多，就应该赞成。如果能够令失业的人比新得工做的多，就应该反对。而失业的多少，就看要求工人工作的时间长短。像他这十二小时工作工厂，就不能说是有益的。

最奇怪的，是穆氏说反对招工的家长署名、铺保，是未明职业界习惯法。如果说习惯有铺保，我们可以不管它，但是从来也没有由湖南招女工到上海的习惯。讲到法么？最少总要社会上承认它的强制力，可以适用来裁判，才可以当得起。光是社会上所容许的，只可叫做习惯，不能叫做习惯法。美国也是有习惯法的国家，有人敢把普通的习惯，当做习惯法么？留美六年的大实业家，连习惯和习惯法都分不清，那“置身局内实地考



察”的本领，只好对他的同业聂云台君互相标榜了。

而且是真法律也有讨论改革的余地，是习惯法便怎样呢？野蛮的人生第一个儿子，要宰了来吃，叫做宜弟，这是他的习惯法。哥哥死了，要拿嫂嫂当老婆，也是犹太的古代习惯法，不是不可以改革的。在穆氏的意思，以为人人都如此，你为什么不许我如此。我的意思是人人没有知识，已经不应该如此，你既然稍有知识，何以还要如此？

尤其不可恕的，就是篇中屡次用“欧美先进国不曾以不合卫生停办纺绩业”“亦未曾芟除而封闭之”的话。人家不封闭，不是不理。要整理的时候，除了封闭以外，还有许多手段：第一就是工作和休息的时间，第二就是工场改良的强制，第三就是工人住宅问题，第四就是疾病保险、废疾年金及其他，等等。这几层藏起来不讲，似乎除了封闭之外，只可同厚生、恒丰一样，没有方法。你以为上海看报的人的了解力、判断力，都是和你这留美六年的人一样么？或者你以为还有人再比你笨的呢？

穆氏又举出河南招工溢额，工人无虑缺乏，较之穷无所归为愈，几乎要以万家生佛自任。但是我们所注意的，不止在受雇的几个人，要在失业者的全体。这种最长时间工作最低工银的结果，一定发生社会上的危险。危险在雇主自己终归是不能免的。他叫人“宁以行胜，勿以言胜”，大概所有改良的批评、忠告，都是他所厌闻。如果他有力量，不难还要要求张敬尧命令报馆，不许再登出反对的议论；但是我替他想，还希望他的理论到底是一个空言。如果说对于这个“工银制度、资本掠夺”来以行胜，那小的就是同盟罢工和怠业，利害一点就是俄国的榜样来了！宁以行胜，这句话是不容易讲的呀！

（附记）万国劳动会议的结果，或者穆氏可以说：“我留美六年不曾有这事情，现在报纸上的说话，哪里可以相信。”但是美国自一九〇八年，阿力根州女子十时劳动法，被美国高等法院判决为不违宪法以后，大概的州，对于女工，都采用一礼拜六十时间以内的制限，并且有限定一天九时间或八时间的。穆君在美国工厂的时候，难道不晓得时间和法律么？或者他蒙厂主特别优待，叫女工多做两点钟，来表示敬意吗？不然，或者是买了一个特别走得快的时辰表，看见女子做十点钟，他掏出表一看，已经是走了十二点了；所以到现在还不曾晓得，以为美国如果不叫做十二点钟，只有封闭工场一个方法。然而可惜这个表，没有放在厚生、德大厂里，做时间计算的标准！

## 十六、我的意见

长沙新闻界诸君因为代湖南女工向厚生纱厂要求待遇改良，受了穆藕初先生一场奚落，实在是自寻侮辱呵！大家要晓得二十世纪的劳动运动，已经是要求管理权时代，不是要求待遇时代了。无论待遇如何改良，终不是自由的主人地位。劳动者要求资本家待遇改良，和人民要求君主施行仁政是同样的劳而无功，徒然失了身份。温情主义，无论



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是主人待奴隶一种没有保障的恩惠，我们羞于去要求的。况且要求不着，白受奚落，真是侮辱上又加侮辱。前清末年要求立宪就是一个榜样，长沙新闻界现在又戳了一个同样的霉头！

有人说中国机械工业还不发达，劳动运动还没有萌芽，去劳动者要求管理权时代还远，眼前的待遇问题，还是不能放松的。况且穆藕初先生是一个很有学问、见识的人，和一般专门牟利的商人不同，和他讨论讨论劳动问题也未尝不可。这话我却不反对。因为代劳动者向资本家要求固然是我们所不屑，但穆先生虽然站在资本家地位，实质上恐怕还不算是资本家。况且他若不拿资本家资格来和我们平心静气地讨论劳动问题，我们也放不着拒绝他。

中国人向来相互不承认他人的人格，所以全体没有人格。这件事若责备穆先生独为其难，未免太看重他了。

每月八元的工资，在长沙或者不算很少，在上海的生活程度，仅够做工的个人不至冻饿而死罢了。在穆先生的意思，中国人绝对没有衣食的人很多，现在只要有工做得免饿冻而死就算福气了，你们还要得寸思尺吗？但是我们要知道得寸思尺是人类的天性，譬如穆先生办纱厂，去年得利六十万，难道今年不想得利百二十万吗？假定穆先生的工厂用一千工人，每人每月以八元计算，一年工资是九万六千元。倘若一年得净利二十万元，内中提出二万四千元分配给工人，每人每月就可以增加工资二元；资本家除官利外，又得那十七万六千元，总不算太吃亏罢。从前放债的利息过了二分，打官司还要受罚；开典当的，照法律只准按月二分息，安徽安福部的省议会通过了典当利息二分五厘的议案，社会上就说这是倪嗣冲祸害安徽的一种罪案。我们现在要请问上海纺纱厂的股东，去年得了几分息？中国人说的什么红利，工人照例得不着分毫：马克思说这是剩余价值，都应该分配给工人的。照穆先生说，十年前每日工资只一角七八分，五年前只二角四五分，现在有三角左右，表面上已经是递加的现象。照马克思的学说，工人每日劳力结果所生——即生产物——的价值，就算是五年前比十年前只加一倍，现在又比五年前只加一倍，而两次工资增加都不及一倍，实际上岂不是递减的现象吗？这种递减去的不是都归到剩余价值里面，被资本家——股东——掠夺去了吗？这且不谈，就以工人生活费而论，各项物价合计起来，比十年前增加不止一倍，而工资增加不及一倍，这也是减少，不算是增加。穆先生要晓得这都是事实、常识，并不是“泰西之糟粕”！

工作时间，不单是工人个人问题，也还是社会问题。假定上海日做十二时工的有二十万人，若改为八时制，日夜三班，机器并不停歇，而社会上可以减少十万个失业的人。资本家所损失的工资增加半倍，若照前例计算，一千人的工厂增加五百人，每年工资增加不过四万八千元，在净利中提出这点，还不及全额四分之一。穆先生如果不专为资本

家——股东——牟利，如果明白“纺织业与民生之关系”，如果可怜“平民生计不宽裕”，如果要“使地方进于治安之轨道中”，如果提倡“纺织界拯救时艰之主义”，如果忧虑“社会国家亦间接蒙其害”，如果懂得“救国爱群之要道”，就应该主张减少工作时间，好叫做工的人多、失业的人少才是！况且十二时制倘不改少，工人教育问题便绝对没有办法；照这样下去，工业越发达，人民的知识、精力越退步，将造成人种衰微的现象。这种社会的损失，前几天我曾和聂云台先生谈过，他也觉得有这样的危险。聂先生也说要谋工人教育，非减少工作时间不可，他并且主张八时制。聂先生到底是基督徒，是有点慈悲心肠，是比别的“想入天国较骆驼穿过针孔还难”的富人不同呀！我希望信仰“爱之宗教”的聂先生，要学耶稣的牺牲精神，莫学耶稣所深恶痛绝的富人，赶快实行八时制，为穷苦的工人谋点教育，救救他们的苦恼。我并且希望别的资本家莫让聂先生独得贤者之名！

工人教育问题，固然非工作时间减少无办法；工人卫生问题，也非减少时间无办法。至于工人储蓄问题，诚然要紧得很；但照现时的工资仅仅足以糊个人的口，养家还差得远，拿什么来储蓄？

穆先生说：“英国有纺纱锭子五千七百万枚，美国有四千二百万枚……日本人口仅及我国人口八分之一，有纺纱锭子四百万枚……而我今日仅有锭子一百五十万枚。此一百五十万枚中，尚被日商、英商占去七十万枚，完全为我华人所有者不及百万枚。……研究全国人口及纺纱锭数，不识诸君子有动于衷否？”又说：“若徒倡导多给工值，而不问其工作能力之大小与责任心之有无，此唱彼和，认其为新思想而相率提倡之，实业界中固直接蒙其害；因此而投资人多所顾虑，工业振兴将无望，国货空虚外货愈得安然占据我腹地之市场，置我全国之死命，然则社会、国家亦间接蒙其害焉。”执信先生对穆先生这两段批评道：“振兴工业，还是做生意；几个人做生意攒钱，中国就不穷了么？”又道：“于是乎实业提倡起来，外货不进，生货不出，做生货的人少一千万，做熟货的人加六百七十万，两下对销，就逼出三百三十万个失业的人。平心想想，这个时候，社会上是有益还是有损呢？”执信先生这两段批评，可算是对于借口什么振兴工业，什么抵制外货，什么谋社会国家的利益来牟个人私利的人一个顶门针。另外我还有几层意思也要请教于穆先生：我们只主张把“工值”给工人，并不主张在“工资”以外要多给一点。“工值”是什么？是工人每日劳力结果的生产额在市面上的价值，不是资本家任意定的三角两角。三角两角以外的剩余工值，都被资本家——股东——用红利的名义抢夺去了，工人丝毫分不着；工值抢了去，反过脸来还要审问被抢者的工作能力之大小与责任心之有无，这实在是清平世界里不可赦的罪恶！工人若没有能力和责任心，股东的官利、红利是从哪里来的？每日三角两角的工资还要减少几何，每日工作十二时以外还要增加几

时，才算有能力、有责任心呢？利息是社会上不劳而获的人的救星，利息制度一天不扫除，社会上不劳而获的人一天不能绝迹。不但放债、开典当是利息制度，凡是自己不劳动用资本去生息，像靠田租、房租、股票生活的一班人，都是利息制度之下的寄生废物。现时卑之无甚高论，我们暂且不去反对利息制度，不去把它根本取消，但是也得有点限制才好。穆先生恐怕“投资人多所顾虑，工业振兴将无望”，是以为必用重利引诱资本家，集合的资本雄厚起来，才可以振兴工业。近世机械工业固非资本集合不可，但是集合的方法，就是不废私有财产制，不废利息制，似乎不可而且不必拿七八分重利，甚至于对本对利来引诱。田地房屋和存在银行的利息都只得几厘，尚且有人肯做：工业只要有信用，未见得拿一分利还招不着股。若嫌一分利不能引诱资本家，资本集合太微、太缓，不能够和外资竞争，这个问题却大了，决不是现时的招股集资方法可以救济的。照现时的经济组织，听凭穆先生、聂先生等如何热心拿厚利来引诱资本家，充其量也不过招得二三千万元。不说欧美的资本家了，只要周学熙勾一个日本资本家来就压倒了我。我以为，要想中国产业界资本雄厚可以同外国竞争，非由公共的力量强行把全国的资本都集合到社会的工业上不可。果然是社会的工业，它的发达，社会上人人的幸福都跟着平等地发展；工资少点，工作时间多点，都还没甚稀奇。像现在个人的工业，牺牲了无数的穷苦工人，利益都集中到少数的资本家个人手里。若用这样厚利去引诱资本家，免得多所顾虑，那么，工业或者可以振兴；若说有利益于社会、国家，除非是少数资本家独有的社会、国家，除非是多数工人除外的社会、国家。欧美、日本的社会危机，就是这个人的工业主义造出来的。我希望想“使地方进于治安之轨道中”的穆先生及其他企业家，千万别跟欧美、日本人走这条错路！

穆先生或者说，我们中国纱业的势力，漫说英美了，就是比日本还不及四分之一。现时纱业虽有点利益，正要少数的资本家垄断这种利益，才能够把资本聚住，才能够叫他们乐于投资而且便于投资，才能够使这资本有再生产的效力。若是分配给工人，这资本不但分散了，而且都用在消费上，失了再生产的效力，因此营业不能够推广，岂不是社会的损失吗？穆先生倘若说出这个理由，恐怕有许多旧式的经济学者都要点头称是，就是我也以为这个理由含有一半真理，不能全然否认。但是我以为也有一种法子，可以免除这个人和社会间的利害冲突。这法子是什么呢？就是采用 Co-operative Society 的一部分制度，一方面承认工人都有得红利的权利，一方面规定所有股东、经理以下事务员、工人等应得的红利，一律作为股本填给股票，以便推广营业，如此工人都可以渐渐变到资本家地位，个人方面比现在卖劳力而得不着全工值总好得多；资本都用在再生产上，社会方面工业也因此推广了。这法子似乎可以使个人、社会间利益两全，不识穆先生有动于衷否？

还有一层：因为近来工厂生意不差，什么周学熙，什么梁士贻，听说都红了眼睛，倘然大规模的中日棉业公司（听说日本三千万元）或是中日棉纱厂（听说日本七千万元）只要有一个实现，听凭穆先生用什么厚利去招股，都不能和他们对敌。我想只有用 Co-operative Society 制度，或者可抵制。他们要在中国设厂制造，最大部分是因为中国工价低廉。我们工业界若采用这个制度，他们若不一致，招工便不容易，就是招到，和我们的厂里工人相形之下，也必然没有从前那样容易对付；若和我们一致，他们就办一万个工厂，我们都一律欢迎。

厚生厂在湖南招募女工无论办法好歹，都不但不单是湖南的女工的问题，也不单是上海男女工人问题，乃是全中国劳动问题。有人责备厚生厂苛待湖南女工，所以穆先生不服。我现在拉杂写了许多，都不专是讨论湖南女工问题，也并不把穆先生当做一个资本家来攻击他的厚生厂，乃是把穆先生当做一位关心社会问题的人，所以研究一下劳动问题来请教。

穆先生企业的才能和他在社会事业上的功劳，我们当然要尊敬他。正因为尊敬他，所以才希望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由个人的工业主义进步到社会的工业主义！

中国的资本固然还没有集中到工业上，但是现在已经起首了。倘然仍旧走欧美、日本人的错路，前途遍地荆棘，这是不可不预防的。穆先生很有预防的力量，或者不是我过于看重了他。我希望穆先生及其他企业家，都要有预防社会前途危险的大觉大悟，使我这篇拉杂乱谈中当心的地方将来不至成了预言，那才是社会的大幸呵！

# 香港罢工记略

记者

## (一) 罢工的原因

自从粮食问题发生后，各国罢工风潮，就不可遏止了。现今罢工风潮已蔓延到香港，虽其原因为生计困难所致，然可算是最近东亚劳动家和资本家奋斗的创举。近年以来，广东各地真有薪桂米珠的景象，工人终日胼手胝足，欲求一饱都不可得，两年前就举出代表向各厂主磋商增加工资。一般资本家不特绝没哀怜，反从而施非法的压迫，致他们养贍之资，既无着落，又不能枵腹去做工，才下了决心，去和资本家奋斗，要求加给工资。其始仅打磨机器和车床的工停止工作，不两日就影响及港里所有华人机器船厂，电灯、电车公司了。海军船厂里的华工，亦有百多人不肯照常供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工人，亦有罢工的意思。现计已有五千五百人，要求照现有的薪金，加给四成，非达到目的，就誓不开工。岂知资本家依然不理，仍用着他们固有的本领，欲迁延了事，致各工人纷纷返省。省中机器总会和各同业以痛痒相关，捐助工金，补助他们的膳费。各资本家见没法挽救了，答应第一天每点钟加给五个仙士，第二天每点钟加给一仙半。惟各工人仍不满意，因为非加至四成，不能维持生计，故没有回港。据个中人说，港中工人的生活，近日已算困难到极点，这回罢工，实在是不得已的。倘资本家犹诸多吝惜，解决就不是容易的了。怎么说呢？香港自粮食高昂，发生抢米风潮以后，米价至今依然没跌，每元仅可购中等米十磅。若论及工人的食用，每人每餐须米半磅，已用了五仙，加肉食和蔬菜五仙，柴、油、杂项两仙，每天三餐，就要银三角六分了：合一月计，共要银十一元。另房租、灯火各费约二元，是每人每月最廉的用费亦要十三元。以每人养一妻一子而论，非三十元不能过活，而衣服教育防病各费，尚没着落。现时港中的工价，平均每天不足一元，虽有些比较稍优的，及因工务紧急的时候，加开夜工，得些补助，这不过是少数罢。从前各工人的妻子在港居住的，近日虽迁回内地，以减轻费，但仍不能支持。若有年老父母，和子女多的，其困苦更不堪说了。且港中尚有一种很苛刻的规例，就是每遇工务冷淡的时候，资本家为着节省起见，即着各工人轮流休息。故此常常

有一个月里，只得两三个礼拜工值的，这更于工人的生计上受了莫大的影响。

## （二）罢工的经过

本年三月间，侨港机器工人的代表，因为粮价骤涨，召集全体同业，在港开会，筹商最后对待方法。当时华民政务司知道了，恐怕此举有碍香港治安，出为调人，召集各大厂主与工人代表等，直接磋商数次，终没有满意的答复。工人要求全体工金增加百分之四十，厂主最后只应许每人每月补给伙食银一元五角，工人遂实行罢工、离港。当未罢工以前，九龙船坞的英工头，曾奉厂主命令，于未放工之前，征求该厂各工人的意见，都说非达到加四成的目的决不干休。当各代表在华民政务司署与各厂主交涉时，最后政务司对各代表说：“你们倘若决意告辞，准可自由，但港中律例，不准居留闲人，你们好自为之。”各代表回到会所，将交涉情形，向大众宣布。各工人都以为此种主张非华民政务司所敢言，实受各厂主的示意，以蔑我华人。于是全体议决，三月三十一日起，实行罢工离港，愿牺牲一切以维持中国工人的人格。自从机器工人实行罢工，他业也相率继起。黄埔造船公司及太古造船公司，答应从四月一日起，每一小时加工资九分半；工作时间外的工作，每小时加工资三分或三分半。工人等对于此大不满意，遂至罢工风潮渐渐蔓延起来。青山水泥厂自四月四日起也停了工，各船厂所属的电匠、铜匠，也都相继响应。前此数日，各处船厂的工人，曾上书各司事，要求增加工资十分之四。措词很和平，并指出去年物价腾贵及衣食住的高涨。各司事说他们未免张大其词，置之不理。工人初上书时，还没有罢工的意思。后由各处附近船坞的工人，宣传四月一日罢工。各大公司都雇暗探调查此事，随后果然实行开始罢工。查香港各处船坞，共有工人九千多名。华人机器行有同泰号专门修理船务，广协隆在深水埔，广德昌在卑利公司附近专造船只，另有油麻地店铺两间，及深水埔数间小店，也受了影响。此等中国人的铺户，约有二千名工人；黄埔船坞，约有工人四千名；卑利公司，约有二百名；铎也亦有五百名：他都起来要加入此次风潮。各工头与司事曾讨论此事，但各司事都说工人无理，必不能允纳他们的要求。接着电车公司各工人及各糖房的工人，也加入了罢工运动。电车公司的工人，十日早晨停工，不能开车；电气厂也要响应他们，使香港与九龙的电灯大受影响。船厂工人罢工还没有转机，海军船厂的工程，因此失其秩序。还有数种工业的华工，也用罢工的手段来要求增加工资。冰鲜公司所用的华工，也于十二日罢工，公司出产大受损失。十三日起，各船厂的木工一律附于罢工。十七日，电话公司及煤气公司的工人，也先后罢工，一时现出不可收拾的状况。惟香港旅馆管电气的中国技师罢工后，已令西人代替。

此次罢工，工人离港者，不下五千余人，分驻河南机器总会及长堤华侨工业联合会，

而伙食、杂费，所需不少。省垣同业，除表示赞助外，另筹补救办法。现已公众决定，每人于半月内，捐助工金一日倘仍未完满解决，将或再捐三四日工金，以充招待来省工人伙食、杂费云。

六日下午七时，留省罢工工人在河南机器总会，特开谈话会，到会者有五六百人。是日由港到省的代表冯君，称代表等七日在港与华民政务司及各厂主切实磋商。厂主方面，全无意见答复；华民政务司说：“以我个人意见，每点钟每工加银二仙半至三仙，或可办到，但你们若全不退让，事就难办了。”代表等以受诸君重托，自当按照诸君决心，表示坚持，非达到加四（？）目的，同人等必不满意。冯君自宣布情形后，由到会诸君发表意见，都说非达到完满目的不止，宁可牺牲一切，亦当坚持到底，誓不受外人五分钟热度的讥诮。至九时乃散。

十日华民政务司，复令华人机器会派人到省城征求工人意见，想彼此让步，早点了结。机器会即午派人到省，和各工人磋商，也没有结果。至于电车公司的工人，已于九日晚尽行告退，已无电车来往，交通异常不便。惟连日人力车夫很忙，大有应接不暇之势。电车公司的机器工匠联合罢工的有一百五十人，因此司车及驾车的二百五十人，也非停工不可。十四日电车公司开常年会议，主席说到罢工的事，颇愿答应工人正当的要求；但是增加百分之四十，碍难照办，非候工人愿意讨论合乎情理的条件，难得满意的解决。这回罢工风潮并且蔓延到新加坡了，该处附近吉隆坡的铁路工人，也全体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六成云。

十九日雇工者与广州机匠会馆所派工人代表四人开会，由约翰斯同氏主席。工人代表谓彼等有讨论及议决合同最后条款之全权，雇工者提议：今每日得工资自〈大〉洋七角至一元二角者，分等增加工资自百分之三十五点七至三十；其工资最大之数人，则增百分之二十。工人代表不允，主张一律增加百分之三〈十〉七。杂方续加讨论后，雇工者允增百分之三〈十〉二。闻现因罢工者取强硬态度，大约将请政府干涉，以解决争端。雇工者自省已尽力让步，以应罢工者的要求了。皇家海军兵士现驾驶山上电车，惟已减少开车次数。自来水公司之修理匠三十人罢工，自来水现仍照常开水；惟如须修理灯与水表，则颇感不便。九龙埠头之小工罢工，推栈搬货出入，甚为延缓。

二十日约翰斯同氏代表雇主与工人协商，并允许下列条件：（1）普通工人（连学徒也在内）一律增加工资百分之三〈十二〉点五；（2）凡在一九二〇年一月一日，月得工资在百元以下者，皆得完全加资百分之二〈十二〉点五；（3）工头在一九二〇年一月一日，月得工资在百元以上者，得加资百分之二十。于是工人代表允到广州召回工人，一律照常上工，电车现已开行了。

### (三) 罢工的宣言及通告同业书

(罢工宣言) 敬启者:

同人等食力香江，久惭雌伏；频年仆仆，依样葫芦。不谓迩来百物奇昂，米珠薪桂，终年食力，入不敷支，困苦艰难，问天无语，厂主不情，诸多搪塞；哀求数次，总不加工，忍令沉沦，般般轻视，凡有血气，莫不裂眦。同人等顾念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敢不死里图生。是以率合群侪，交相讨论，金谓非最后之解决，莫可以生存；非铤而走险，则艰难越甚。是以停工，为势所逼，非轻于尝试也。兹已将次实行，见端开始。惟是同人众庶，在在维持，结果如何，莫能妄断。伏望同业诸君，怀念同胞，丝连藕断。仰恳瑶函攻错，指时方针，俾以遵循，得依轨路。会当危难，谨诉哀衷。语语肝肠，字字血泪，临书涕雪，不尽所言。肃此布闻，敬候团安不备。

闽港机器同业全体公叩

(通告同业书) 敬达者:

港地米珠薪桂，生计困难，入不敷出；是以请求各大资本家，加增工金，借资弥补，以舒贫困。旧岁去冬，请愿四次，不料港资本家不允所求，全无体恤，并有侮辱同业之语。鄙等再四思维，宁愿牺牲现在之职业，另谋生计，故有全数回省，集合在省之董事局，暂为栖身，静待港局解决，务必坚持。倘有西人来省招人往港做工，望我亲爱之同业，实行拒绝，以全我等之体面，则鄙等之厚望，亦同业之光也。端此敬求，不胜哀恳，并叩大安。

香港机器同业全体叩



## 巴黎华工会

记者

我以前曾略记过该会的成立，那时不过是一个雏形，计划和进行都无可记。直到了本年一月，经过几番改良，方才有了眉目。自从华工会成立以来，工人都知道有了改善的希望，又知道这是华工唯一的一个团体，所以分会不久便设立了三十六处，会员也扩张到六千多人，算来时间很短，成绩已很可观。它们内部的组织，精神上大概是取工联主义。会的最高权在各分会的总和，总会不过是一个交换和执行的机关，它实际上在评议会监督之下。评议会便是各分会代表的总体，执行机关多半是外界的人热心帮助工会的，他们都分担职务，扶翼进行。这会成立不久，便在法政府立了案，与法工会联络成功，所以进行很快，前途很可乐观。

但是在去年年底，便发现一种不好的事，便是法国陆军部要借故将华工完全送回国。如一厂中有华工数百人，若是有数人不安分，他便说全体不好，一齐送回国去。回国本来不算一回事，何以华工那样不平呢？因为当初合同上订有将来工作年限满后，有种种的优待，愿回去的自然有很多的利益，不回去的也可以当一个自由工人。现在若是被他送回去了，合同上的规定既然无效，又得了个坏工人的头衔，过马赛还要在监狱里住许久，所有的存储，自然是搜索一空，就衣履也有时保不住。读者试看那才回到上海的法国华工，便可以想象到他们的惨状了。

这种事件发生之后，果然一二月内便走了数千人。于是华工大为恐慌，旅法的华侨也很不平，都愿替他们帮忙，因而工会的进行，更加快利。并且专将精力集中于向法政府请愿一事，因为这件事要是不成功，别的事都不能办。于是一月十五日，华工会的评议会长潘瘦石君以华工代表名义，由法国工会书记介绍，往见法总理克列孟索，请愿改良待遇和借故送回国的阻止，现在将他们谈话大意写在下面：

潘君谓：华工来法，因在战时条约上虽明订不做危险工作，但华工自知系协约国的一分子，凡是能助法人抵抗强权的，即使在危险的战线上做工也是愿意，并没有一定拿合同来说；并且又不反对陆军部的管理，这都不过是帮助法国和希望将来的一片

心，只望停战以后，一切便可改观。哪知现在和平已恢复，法政府管理方法不但没有改良，并且还变本加厉地借故送回国去，我们实在失望得很，特来面求贵总理将华工一概改良待遇，取消管理方法，并阻止借故送回国的计划。

克氏答谓：华工在法做工情形，我本不详知，我不过知这有华工在法国做工便了；不过我前几次到北方去的时候，北方的居民，都纷纷地面求减息说是华工有种种劣迹，愿意将他们都调开。我接到这种的请求多了，我才知道华工做坏事的不少。我后来回巴黎，确是发了一个通告，说以后若再有华工不安分，便立刻将他们送回国去。你们的请求虽是，但是也要彼此能够相处。

潘谓：人数多了，自然良莠不齐，有不安分的，我们当然不袒护；但是好的很多，应该分别办理。

克氏谓：那是自然，但是好歹如何能分得出来呢？分别以后，便能保不出事吗？

潘谓：华工多事，管理法不善，是个最大原因。若是善于管理，坏人也难于做事；要不然，好的也渐渐坏起来，所以要希望将管理法改善。

克氏答谓：你们若能设法将不良分子选择出来，使他们以后都能安分，那什么都容易商量。但改归工部一层，手续太繁，一时不能做到；陆军部尽力改良，是一定做得到的。

潘谓：既然如此，贵政府一面暂缓送归，我们便去想分别好歹的法子，一定要使良莠分明，将来彼此两便。

克氏起立，答谓：如此最好，如此最好，商量出好法子后再来谈罢。于是潘君见话已结束，遂辞出。

这一篇谈话的结果虽还不错，但是分别良莠的法子，实在不易想。因为人数既然很多，平时又没有处在一起，辨别自然很难。但是这一层若是做到，别的都好办，便是法政府也可说是没有成见的，法工会自然是万分地出力，所以全在华工的自己和工会的运动。我现在再将潘君和我的谈话，写在下面：

我们〈问〉他此后工会的进行，怎么下手？

他说由法国招来的华工，原来是两万多人；这数月之内，已经送回去了一半。法政府只恨没有船，要不然，恐怕早走完了。我们华工出力一番，要是这样下场，岂不令人短气，一点知识、技艺都没有学着，新式的组织、团体的习惯，更是说不上。回去以后，于中国社会有什么益？空劳国人的盼望，辜负了自己的机会，那是万分可惜的。所以我们的计划，是第一着先要保存这半数不走，一面预备他们将来合同满了以后，当自由工人时的种种组织。譬如学校一门，现在陆军部是非常反对，它不利于将工人的知识提高。前回工会开大会，各处举来的代表，回去以后都纷纷被罚往马赛，

还有几处分会受迫解散。所以在这个时候，消极的或者可以做点事，如像反对送回之类。至于积极的，是没有一点希望，所以我们希望的事，都是在满合同以后。至于现在，我们虽不能办到切实改良待遇，但是我们决不忍使这不平的情形，湮没不张。所以现在的计划，是要出一个宣言书，痛痛快快，尽情一吐，并向上下议院及各机关呈递求助。效果虽不可知，但是也可以为我们华工吐气。此外，一面筹备以后的事，想仿照华法教育会对于勤工俭学生的办法，如像介绍工作、储借款项之类；一面再采取法国新式组织，竭力从知识方面发展。这事说着虽然顺口，但是要不得各方面的帮助，恐怕也难办到。至于同法总理谈话之后，我们也想有办法。现在内阁更迭，陆军部的态度渐渐和缓起来，那天他们向我们说，只要想有好法子，我们都完全照办。所以我们商量，若是专从我们去办，一定也是艰难，因想组织一种谘问会，由法政府、法工会及我们华工会三方面派人组织。一切事件，都由这里决定，那便好办。现在正在进行，多半可以成功。但是我们工人力量、知识有限，还得望各界人的扶助，并请先生在国内报纸替我们鼓吹鼓吹。

### 旅法华工工会简章

(一) 定名 本会为旅法华工所组织，故名为“旅法华工工会”。

(二) 宗旨 以巩固中国工人之团结力，扩张中国工人之知识范围，增进中国工人物质及精神生活程度为宗旨，毫无政党之性质。

(三) 事务 本上条之宗旨而生以下之事务。

(甲) 在结合吾国工商各界之团体（如协社等），为劳动社会诸同胞扩张生计。

(乙) 吸取欧洲工业知识，以备归国广植实业人才。

(丙) 扩充实业以图经济之发展，而助群体之进行。

(丁) 输入欧风之优点于国内，以助社会改良之进行。

(戊) 广设工余学校，以增进工人之常识，或教授特别专门之技艺。

(四) 进行手续。

(甲) 本会于成立时，即设立总机关部于法京巴黎，俾利进行。

(乙) 各厂同志应就力之所及组织支部以广范围。

(丙) 创办机关报，唤起国人之倾向。在此报未成立以前暂以华工杂志为言论机关。

(丁) 由各会筹备的款，组织生产协社，赏办机器，以备归国时创办工厂，振兴实业。

(五) 会费 凡本会会员，每月应交常费法币三方，愿多捐者可，病者可免。此项

常费，即作为本会的款。各会员按月交款，由各该处支部接收，并由经手人发给收据为凭。无支部处，可于三个月总纳一次，直接寄交总部接收。总部每三个月向各支部提款一次，提到概存贮殷实银行生息。此款之款，平时不得动支，如有动支之必要时，须经评议会议决，方生效力。凡新入会员，应先纳入会费五方，以五分之三归总部，余归支部。会中应费杂项，即由此入会费项下开支，如不足时，应由发起人另行设法集筹。凡会员无故停交会费者，由介绍人完全负责。

(六) 地址 本会暂在法国巴黎西郊 36, rue de la pointe, la garenne, banlieue ou est de paris 设立总机关部。后随时局情形之需要，再为迁移他处。

(七) 义务 本会暂无会长名目，惟由会中推定才识兼优之会员数十人为评议会员。又推定十数人各科主任，分任义务，各专责成。其余普通会员应负之义务如下：

- (甲) 联络同志入会。
- (乙) 为新会员作介绍。
- (丙) 实行本会所决定之事件。
- (丁) 报告本会一切有益之事。
- (八) 会员与资格。

(甲) 凡工业者，无论男女老幼，能抱守本会宗旨，专心一志、始终不变者，为实行会员。

(乙) 凡表同情于本会，欲有所尽力而非职工业者，为赞助会员。

(丙) 凡有大力能助成会事之发达，而未能专一同理会务者，为名誉会员。

(丁) 无论何项会员，于新入会时必经旧会员二人以上之介绍，方能入会；入会后应领证书暨会章各一份。

至会中详则及备考各件，另有他章。

(九) 诚约 凡会员应守之诚约如下：不狎妓，不赌博，不饮酒，不吸鸦片，不为一切耗财、耗时之事，勿扰害公安；犯者由同人忠告，屡告不听，由评议会员宣布出会。会员已被除者，或自己无故出会者，即不得再享会中之权利；所付之会费，悉为会中所有。如有他理由而不甘心者，可质诸评议会。

(十) 作用 本会之作用如下：

- (甲) 举行教育事业，增进同人之知识。
- (乙) 联络他国工商各界、诸团体之感情。
- (丙) 辅助勤工俭学会之发展，以求学者人数之扩张。
- (丁) 补助华工于合同期满有志在法留学者。
- (戊) 组织荐工处，为工界同人代谋生计。

(己) 设立交通所，代同人接洽一切事宜，并代同人传达信件。会员于入会时，须将国内通信地点注明，以便填入通函录内。

(庚) 组织互助社，以防意外困难，如扶持疾病及安厝死亡等。

(辛) 发扬博爱之精神，以达祸福与共之事业。

(十一) 实习 凡海外会员，当于工余求学。关于工艺事业，尤当注意考察。经验既富，归则以饷国人，庶可普及全国工界同胞。

(十二) 职员之选举暨评议会 本会总机关成立时，须由全体大会选举评论会会长一人，评议会员十五人，文牍科正副主任二人，理财科正副主任二人，交际科正副主任二人，又接待员二人，庶务科正副主任二人，学务科正副主任二人，调查科正副主任二人，以上干事人员，每年重选一次。评议会中人员，均不给酬偿。其余各科人员，若遇事项过多时，按损失之时间，酌给酬劳费，须由评议会议决。文牍科聘常驻书记一人，薪水视事项之多寡由评议会酌订。评议会对于一切事宜，应负完全责任。凡决议事件，必须评议长及评议员四分之三到会，方可有效。如有因故不能到会者，须预向该会请假。各科如有应行事件，须经评议会通过，并由议长签字，方可施行。

(十三) 文牍科之责任：

(甲) 作开会纪事录。

(乙) 通信。

(丙) 开会报告。

(丁) 经理一切文件。

(戊) 代评议会签字，其常驻之书记，即为开大会时之书记。

(十四) 理财科之责任：

(甲) 接收一切入款。

(乙) 每值开大会以前，报告评议会以经济情形，并筹备每年度预算。

(丙) 交〈验〉全数存款，管理经费出纳簿册，并于开大会时报告本会经济情形。

(十五) 交际科之责任：

(甲) 联络各国工界诸团体之感情。

(乙) 联合吾国宗旨相同之社会，而为一体。

(丙) 与各支部接洽一切事宜。

(丁) 至招待员之职务，应听交际科主任之支配。

(十六) 庶务科之责任：

(甲) 管理会中一切杂务。

(乙) 做开大会时之招待员。

(十七) 学务科之责任 凡关于华工人之普通教育，及职业教育，及外间调查所得，即由此科研究而讨论之。一方面编辑杂志或印刷品报告于社会，一面与评议会斟酌办法以备进行。

(十八) 调查科之责任 调查国内外各种实业，暨社会必需之新工艺与新知识。凡于本会之活动有关系或有裨益者，皆由此科详细调查。

(十九) 支部之组织 范围较小于总部，干事减半。其余章程与总部同，其他详则，随时另订。

(二十) 开会之时期 本会每六个月开大会一次，开会之期，定在每年六月三十日、十二月二十日。平时遇有他项事故，亦可召集临时大会，其等类之事项如下：

(甲) 因故重选干事人员。

(乙) 因经济情形。

(丙) 因更改章程。

(丁) 评议会中有冲突之事。

(戊) 遇有非常事故。

此种特别大会，由评议会临时召集，或由会员总数四分之三要求评议会召集。

(廿一) 附则 本章程于总机关成立之日施行，如有未完善处，可由大会议决增改。

# 南京劳动状况

莫如

## 绪论

南京的劳动界，散漫得很。现在所研究的，乃是单指着用“体力”（Physical Activities）去换报酬这种工作说的。南京的劳动家，就是贫苦的工人，把他们计算起来，连男带女和小孩，总共有十五万以上。这十几万人，多半是“一天不做”，就“一天不食”。日日做工，终年劳碌，并且连吃饭和睡眠的时间，都要紧紧扣定，辛辛苦苦；有的还要白天里做得不够，晚上再加做些凑凑，哪里还想有一点儿快乐的时候！这样含糊糊地，度过一生，等到一口气不来，两眼一闭，还要几个慈善家，大发慈悲，出来做点好事，化个薄皮棺材，就算毕生的事业，从此完结了。当他做工的时候，被人雇用，若是一时不当心，或是犯了规矩，或是拂了管理人的意思，不消说得，随即就要受那种种的处罚和凌虐。这样的待遇，在小工更是容易不时可以尝着的。在雇用他们的人的心理，以为这些工人，要靠他吃饭，好歹要就范围，所以越发起劲，把工人当做奴隶，任意驱策，要他们走东，就不敢往西。可怜这些人面的牛马，处于积威之下，饮泣吞声，要长就长，要短就短，又没有个什么组织的团体，能与抗衡，暗地里叫苦连天，做工的时候，却还俯首贴耳，乖乖地处之泰然，忙了一世，依旧是个穷鬼。至于工作的时刻和工钱的支配，除了有数的几家工厂有一定的限制外，都是不定的。一切情形，据现在实地调查，不外乎以下四类，各类的行业不同，如今一一地述说起来，虽然算不得十分详尽，也可以代表南京劳动状况的大概了。

## 第一类 机工

一、绸缎工业。南京的缎子，是颇著名的，所以操这个行业的很多。城里和城外附近地方，算来有一万一千多家，做工的不在六万人以下。内容组织，按照经济的程度，可以分为缎号、机房和机户三种。用人多少，也就不齐。工人依着工作的顺序，分为织工、拽花、牵丝、络经、络纬等项。工钱不等，是论手段的高低和出货的多少

计算。织缎的工人，为缎号做工，是论匹的。又有织素缎和织花缎，两种的工钱，不是一样，素缎每匹三元，花缎每匹四元。在机房做工，每日至多能得四角。机户在自己家里做工，也是如此，因为织一匹缎，总要一个礼拜以外，才得成功。机户是自家没有本钱，只能办一两架机，领别人家的丝，替人家织的，南京叫做“代料”。专做这事的人，南京城内，将近七千。工作的时间，每日从上午七点到下午六点，有十点钟的事。阴历重阳以后，还有三个钟头晚工。工人之中，大半是男子，二十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的，都做主要的事；小半是女工。所以只有织工，是常被雇用的。其余牵丝的，络经的，络纬的，多半是领回家做的；女工居多，内中寡妇占三分之一，处女占三分之一。论出货给工钱。一天到晚，做得好的，能得二百文，吃自家的饭。拽花的，是要与织花缎的同时雇用，因为他们是一个织，一个拽花，互相帮助，每日能拽五百文，织素缎就用不着。织工和拽花的，都吃东家的饭——白米、素菜，一个月两回荤，有的四回荤。有的是住在东家的房子内，也有的不寄宿。若是遇着生意不好，停工的时候，南京人叫做“歇黄梅”，只有饭吃，没有工钱。工人为了衣食和赡养的关系，还有除了老的少的不能做工，几口都做。巴不得多赚一点，冷热和约束，都是要受的。这样说起来，做这业的工人，饿是饿不煞，肥也肥不起。身上粗布衣服，还要略略齐整。也有的女子，不是专为生计，不过赚些女红，添修首饰，所以她们的工作，不是怎样拚命。

南京所织的土绸，不售本地，专销外埠。做这行业工作的情形，和缎工仿佛，也是论出货给钱的。不过工价比较缎工，约高六分之一。工人作业时间，上午七点钟起，下午六点钟止。冬天也有夜工。南京城内，大的工厂，现在有七家。

二、布工。南京城内，织布厂共有八家。内有四家是官立的，规模颇大。每厂有三百多人，女工一半。其中的工人，大都是失业的人，约束很严。每日有八点钟的工作，吃自家的饭。工人都住在厂外，有的在厂中寄餐，是要出钱的。也有早晚在家吃食，携带干粮冷物，午时充饥。男工每日除去饭食，可以余洋二角；女工可以余一百文。以外还有牵梳和翻花的，每厂不过二三人。他们的工钱，有十余洋一月。以上是指着官立织布厂说的。工作除了织布以外，还有摇纱。织布是论匹计算；摇纱又有摇经和摇纬两种，都论支数。摇经每支十文，一日能摇十四五支；摇纬每支二十文，一日能摇八支。这种工作，总是妇女做的。

民立的织布厂，比较官立的，规模略为小一点。做工的情景，大致相同。不过管理上和工钱之中，稍为优待一些。工人做工的时间，是八个钟头一天：上午八点到十一点，下午一点到六点。有的工厂，还贴工人的饭食。有的是在厂中吃饭，扣算饭钱。若是不愿吃厂中的饭，也可自备。工钱按做工的轻重、多少计算：有按布匹的，有按



染、漂纱的数目的，有按摇经、摇纬支数算的，有的按机上布的尺寸算的。男工每日可余三角多钱。女工也有二百至三百文左右，并且为身体、养育的关系，禁止妇女做重工。

此外，又有自办的。若是有了几百块洋钱，或是几十块洋钱的资本，就用他办两三架机子。先是自家几个人织织，连日带夜，赚着几文，就添置机器。慢慢儿扩充，弄到后来，居然做起老板来，雇用工人。南京的人，照这的办到十几两十架机子，因而成为小康的，也很不少。他们小小织布厂中，雇用工人的制度和民立的织布厂没有两样。

三、织毛巾。南京织毛巾的，有三百多家。每家平均六个工人，一日做九点钟的事，没有住宿的。吃饭归自己料理，或是吃东家的饭，扣算膳费。做事不受工头节制，工钱是论出货计算：头工每条二十文，二工每条十五文，三工每条八文。这等的名称，是照手巾的大小定的，头工就是大号手巾，二工就是二号手巾。织的数目，各人不一律，因为条件有大小，从三十条到四十几条不等。工人之中，女工居十分之八。

四、织线袜。织袜的总共有三十二家，织工将近三百人，男女工都有。女工之中，又以姑娘为多数。每日要做十个钟点，没有夜工，因为晚上多半是自家徒弟学习的时候。工钱是论出货计算，每双十文。各人织的快慢不同，所得的工钱也不一律。能干的，一日能得小洋二角多，须要吃自己的饭。

五、机器工。这种工作，是有统系的。工人的阶级，也很复杂，管理上颇严。有名的几处，就是造币厂、电灯厂和火车头上的机器师。造币厂的各部分，都有一个工师，工匠、艺徒，都是要受指挥的。工师的工钱，比工匠要多一倍。工价以雕刻钢模的为最高，每月有五六十元；普通工人，每月只有十几块钱。一日做工八个钟头；若是遇见工忙，可以连夜做，得双倍的工价。

电灯厂里，在机器部的工人，责任很大，工钱也很高。若是添煤的，栽杆的，在外边修理过火线的，每月不过十五元，有的还在十元以下。

火车头上的机器师，是指江宁铁路，从下关进城说的。这些机器师，真正黑得好像火车头一般。开车的和烧煤的，都有两班，轮流替换：早上四点钟到下午二点钟为一班，下午二点钟到夜十二点钟为一班。论到工钱，开车的二十四元一月，烧火的十三元。以外还有修理车头的匠师，正的每月三十元，普通的每月二十元。车站内备有房屋给他们住的，但是有的也有家眷，三五口不等，住在外边，所得的款项，家用勉强敷衍。又有伙子、小工，归于苦力一类。

六、碾米。用机器碾米的米厂，城里和下关两个地方共有二十多家。大的养着打米工人靠二百人，给三块洋钱一个月一名。饭食是东家贴的，糙得很，每月之内，吃

两次鱼肉。一日有九点钟的工作。工人之内，也有几种阶级：由大工头包小工头，由小工头招小工。工头是快活得很，一月有三十多块钱，专照应机器，管理工人。

七、印刷。印刷分为三种，就是铅印、石印和木板。做铅印的，南京城内有二百多人，工价是以工作做标准，排版的是算版数。一天到晚，做八个半钟头的事，能得七八角钱，饭食自备。还有受雇的，论月，一月得十几块钱。印刷的工人，每月也有十几块钱。

做石印的，共有四五十人，分为二种：一种是自家营业的，占全数三分之二，看生意的好歹，没有一定的工作时间；一种是受雇用的，制版的每月可有十五元，印刷的只有数元，尤以学徒为多，给三四块钱，也没有规定的工作时间。

木版印刷，有五十余人，很为劳苦。做工的时间，每日九个钟头。重阳以后、清明以前，还要加上四个钟头的夜工，每日可以忙(?)得五百文。

印刷的各业，都有个公所，会议行规。每逢阴历月朔，集议一次。议决的事，都要实行；若是查出弊端，共同处罚。

## 第二类 手艺

一、泥水木作。泥水木作，分为本帮和客帮二种，行规不同，工价也不同。本帮是本地的人，客帮是宁波和江西两处来的。工人做事，从早晨八点钟上工，下午六点钟歇工，中间除了吃饭的一点钟不做外，休息的时候很少。工价是论天数算的；本帮大洋三角，客帮大洋四角，因为他们工作略为好一点。有的作坊，把泥水工和木工分为两事的。工人归工头节制，这个工头，是由老板聘用的，也有的老板自己就是工头。工人可多可少，有事忙的时候，临时雇一许多，无事可以减少。吃老板的饭，所得的工钱，和老板有一个三七分：工人得三成，老板得七成。若是遇天雨或无事的时候，雇用的工人，只有饭吃，没有工钱。有的时候做包工，包造房屋或别的工程，讲定多少银子，什么时候成功。那赚钱、蚀本，都归老板。工人吃呆饭，拿呆钱，不管闲事。他们自己家里，平常过过。

二、成衣。成衣店南京总共有千多家，工人不止四千，分中、西两种。西衣匠是用机器做工，宁波人和上海人为多。他们的工钱，要略为高一点，工作时间也比平常做手工的衣匠，减少一点。那靠着十支手指的成衣匠，实在可怜得很，无冬无夏、无昼无夜地插针头，何止做十二个钟头一日。而且低着头，坐在矮小的店内，空气不通，地下卑湿，一天到晚，不移动一步。这种工人，以扬州人为多。工钱是按日算的，和老板一年一算，或三节一算，或五日一算，每日有二百文钱，吃老板的饭。若是被人家雇去做衣，就可得人家的钱，可有二角八分，吃人家的饭。但是因为晚上住老板

的房子，所以得来的工钱，还要分给老板一点。他们有一个成章公所，一年要缴点会费。若是同行中有什么事体，或是议论工价，就要开同行会议，请公所里的董事决断。成衣匠的身体，极是虚弱，享高年的很少。身上的衣衫，到还齐楚。他们的妻女，多半帮助做些针线，衣食也很简陋。

三、鞋匠。做鞋的工匠，有做皮鞋的和做缎鞋的两种。南京城的皮鞋店，共有二十四家。工人将有一千。这种工人的数目，本来不一。平常每家雇用十来个人，到了忙的时候，就临时召集几十或百把。这种被召集的，多半是个街上走着的皮鞋担，到了不用的时候，依旧还原。每家皮鞋店，有一个工头，管理工人。工人的工钱，按日计算，每日四角。早晨六点钟就动手做工，到下午六点钟停止。

做缎鞋的，有一百多家，工人通共一千七百余。清早见亮就做，到下午六点钟为止，有的时候，还带夜做。工作分底工和缎工，底工专做鞋底，缎工专做鞋面。刺口、盘花，都用女工，论件计算。工人的工价不等，有七八元一月的，少的四五元一月，吃老板的饭。有的还有家眷，衣食不大好。

四、竹匠。这种工人，一天到晚，在小小店房里，要做九点钟的活，一身肮脏，衣衫褴褛，通共有三百多人。做的是菜筐、篮子、竹筷等等什物。每日赚一百二十文，冬天有夜工，并不加价，吃老板饭。这等人，大都是自顾自，若是有了妻子，也是要做别的苦工度日。

五、石匠。做石工的，有九百多人，有粗工、细工两种。早起六点做起，到下午五点钟歇工。好的一日有四百多文，次一等有三百二百不一。吃老板的饭，住的是茅舍小屋。他们家小，多半靠着针线过活。

六、漆匠。做油漆的，合共有五百多人。每日做工八个钟头，工钱分几等，有两三角一日的，也有一角零点的，靠他们的本事拿钱。日用也就勉强敷衍，好在他们是吃老板的饭。

七、染工。染工分漂的、染的和晒的三种。多是壮年人做的，老了就不能做。一日要做九个钟头。工钱也是分等级的，多的三角，少的二角，吃老板的饭。这种的人和他们相类的工人，老板对于他们，有点伙计的性质，所以待遇一层，不是十分难受。

八、理发。南京的理发师，都是从湖北来的，本地的和别处来的很少。计算起来，剪发店有三百多家，匠人有一千五百多。他们做工的时间，没有一定，总是从早上六点钟开了门，就要做到晚上十一点。每家伙计三五人，轮流剪发，看来的生意多少定他们的工钱。生意盛的时候，每人一日可得八九百文；到了晚上，要和老板分账。分的法子，老板得六五成，伙计得三五成。住房、吃饭，都是老板的。没有生意的时候，只有饭吃，饭食平常。同行之中，也没有什么公所。每年到了七月十三，叫做什么罗

祖生日，拢总的理发师，停工一日，聚在一处，开一个会罢了。论到他们个人，身上衣服，倒也齐整。

九、纸作。纸作坊的工人，每日早起七点钟上工，到下午五点钟歇工，没有夜做。工钱也是论出货，有的一天能做七百文，也有做六百文的。粗布衣，吃老板的饭，平常得很。

十、细木工。南京这种工人，通共有一千七百多。一日做十个钟的工，不做夜作。工钱有几等，有二角一天的，也有按月算，两三块钱一月。吃老板的饭，也住老板的房子。多半也有家眷，住在外边，为人洗衣服，或做针线度日。

还有一种木工，用车盘雕刻器具，南京叫做圆作，全城有廿一家。工人一日有九个钟头的工作，每月可得十一二千文。这些工人，多半在小店里做事，苦得很！

十一、棺材店。做棺材是属于木工的一种，全城计算起来，有一百二十一二家。大的每家有十几个人，小的也有五六人，都是归老板雇用的，吃老板的饭。一日要做十来个钟头的工，工钱四角。他们的身体很为强壮，但是衣服破碎。做老板的非常舒服，卖出一个棺材，可以赚十几块钱，不过这种生意，不是天天有得做的。

十二、刻字。刻字的全城算计起来，有一百三十一人。每日做事，从早上七点钟，到下午六点钟。重阳后到清明前，有四个钟头夜工，每日有四百文。同行也有一个公所，一个月聚议一次。住老板的店房，饭食白米、素菜，逢礼拜星期，每人派肉半斤。做这事的，多半家中有点田地产业，不甚贫苦。

十三、银匠。银匠分本帮和浙帮两种。本帮银楼四十二家，浙帮五家。本帮银匠，多半做银工，每月不过得三块洋钱；有的做镀金或金工和细点的工作，工价略为高点。吃老板的饭——平常素菜饭，一日做九个钟头。浙帮银匠，尽是宁波人，每天五六角的工钱；若是能翻新鲜花样，就可以拿到块把钱一天。做工的钟点，一日也是九个；有时候做晚工，再要加半个工价。吃东家的饭，两荤两素；衣服也很齐整。但是他们进银楼的时候，都要有保人。家境也还不坏。

十四、铜锡匠。这种手艺，南京有二十一二家，每家有五六个匠人。也有把铜和锡分为两事的，也有合为一事的。工人苦得很！每月得三四块洋钱，一日要做十点钟的工。

十五、铁匠。南京打铁的，有两种。一种是烧红炉，打铁、钉家伙和马掌铁那一类的；一种是白铁的生涯，做做白铁壶吊子的。这两种比较起来，还是第一种多些。一个老板，带着上十个徒弟，一日乒乒乓乓，也没有一定的钟点；有了亮光就起来打，打到天黑就休息，吃一碗粗菜饭。论到他们一身，真是如铁铸成的人一般，没头没脸，都是漆黑。一个月倒可以赚两块钱。初学习的艺徒，一个月只得三百文。但是满师的

时候，有了十几块大洋，就去开铁店，做老板去了。

做白铁的工人，一身稍为干净一点。伙计的工钱，每月三块大洋，吃老板的饭，也是从早做到晚的。初学习的徒弟，一个月只拿两三百文。

十六、矿工。南京的矿业，有铁矿、煤矿和石矿。工人合共六七百人。工作的制度，各家仿佛。时间是每日十个钟头。工钱分几等：铁矿工人，甲等每月二十元，乙等十六元，丙等八元；煤矿和石矿的工人，甲等每月十二元，乙等十元，丙等八元。都是吃自己的饭。

十七、打米。打米工人，是米店雇用的。南京的米店，大小共有二百六十多家，各家用的工人不等。这些工人，大半是安徽和县来的，冬场更多，春天有好多回去种田。一天的工作，总在十个钟头以上，出一身的死力，飞了满身满头的白灰，除了吃东家的粗菜淡饭外，每日工钱不过落着二百文。他们的家小，多半是做务农的。

十八、纸扎。做纸扎业的，共有三十三家。做事没有一定的钟点，有起事来，从早到晚，甚至于通宵达旦；没有事的时候，就连几日闲空。平均每月可有七八吊文，看生意的多少而定。素食布衣，房屋也平常得很；还有衣食不周的，妻女做些针指添补。

十九、纸盒。做纸盒的，有三十多家。他们的工作，靠天气定规的。天晴就整天地糊，阴天就少糊，霉雨的时候，就不糊了。平均每天一个人，也有三百多文。衣食住房，都很简陋。

二十、择茶女工。南京只有三四百人。在择茶的时候，上午八点钟上工，下午四点钟歇工。工钱是论两计算的，手快的可做三百文，也有一百多文一日。吃自己的饭。这些女工，多半不是为生计。

二十一、顾绣。是绣花的，都是女子，姑娘家居多。考究手艺精细。一天从早到晚，会绣的也可得四五角钱。做这工的，多半也不是为生计，乃是为自己赚些衣饰。

二十二、做帽子。男女工都有。很做得辛苦，早上八点钟做起，就要做到晚上十点钟。工钱是论帽子的顶数算的，四分洋钱一顶。绞边又是另外的，一分洋钱一顶。做得快，一天做四五百文，一个月一结，吃自己的饭。

二十三、打线。打线的，多半为东家雇用，吃东家的饭。打线丝的，每天工钱三角；打棉线的，每天二百文；打放子线的，每日二角（放子线乃是织缎子机上的过网）。

二十四、做糕饼。这种工人，南京有三帮，就是广东、扬州和苏州三处来的。做工时间，一日有十二个钟头。工钱分为几等，按手艺的高下而定。最要紧的是在乎调味和出新花样。甲等每月十六元，乙等十元，丙等八元。自己的生活也很简单，吃东

家饭。

二十五、做蜡烛。是指着做中国烛说的。工人受东家的雇，吃他的饭，做工的时间，也和做糕饼的仿佛。工钱每天二角，身上常常是油滑滑的，很不洁净。

二十六、酱园。南京的酱园，可分两种。一种净做酱园，有十几家；一种是杂货带做酱园，有三十几家。做这业的工人，通共有七百多。每日要做十个钟头，约五六千文一月。衣食二字，是不俱全的。

二十七、洗衣。洗衣作的雇工，是洗外国装和学生的操衣，吃东家的饭，拿三四块钱一月。还有短工，是事忙的时候，临时雇的，每日一角。又有些贫苦妇女，替人洗衣，按件算计，平均每月可有五六元，吃自己的饭。这等妇女，多半是佣工或车夫的妻子。

二十八、做笔。这是指着做中国笔说的。南京有两帮，一种是客帮，湖南和绩溪来的；一种是本帮，做事是整天的。工钱看手艺的高低，上等四五角一天，次的二三角，吃东家饭。

二十九、做香。做香的有二百多人，每日做工，总在十个钟头以外。忙到一个月，得五六块钱。身上也褴褛得很。

三十、烟工。南京的烟店，福建帮居多，安徽人开的也有。做工的人，满身都是黄的。一日要做十个钟头，有的时候，还要做夜工。吃老板的饭，一个月拿三块大洋，自然是很苦的了。

三十一、藤工。藤工就是编藤椅、藤榻的。南京有十几家店，多半是广东人开的。工人做整天的工，工钱是按照手艺高低计算，分为几等，有五角一天的和三角二角一天的，吃东家的饭。徒弟只有饭吃，没有钱拿。还有一种专在木器店里编藤面的，如藤绷和藤面木椅之类，一天也有三四角。又有一种在大街小巷行走叫唤，替人家修理损坏的藤具。他们的时间和工钱，都没有一定。

### 第三类 佣工

一、男佣。普通雇用男工，总是一两块钱一月，服侍主人，替主人家做做杂事，也吃主人的饭。有的能体贴主人的意思，或是在做事上头出得场点的，就要拿三四块至五六块钱一月不等。都是整天做事的，主人若有什么吩咐，不敢违拗。还有个担保，假使有什么过错，保人要负责任。这样的佣人，上中等的人家有的。

二、女佣。女佣人有荐送的行，雇用的时候，行里要拿五百文，是担保费的意思。这种佣人，总是吃主人家的饭。职务不同，工钱也依着她们的本分有分别。普通做家庭杂事的人，一块洋钱一月。若是主人不满意，随时可辞退。第二种就是乳娘，专替

人家照管小孩，不做别事，每月六七元或八元，随主人的意思。初雇来的时候，必由她的丈夫立约，两年不能辞退，三年之后，就听便。第三种就是针线佣，专做绣花缝纫的事，不做粗工，每月五六元或七八元不等。若是因特别缘故，主人就可辞退。第四种就是梳头佣，专替太太、少奶奶梳头的，其余的事，一概不做，每月工钱三四元。

这几种女佣，除了应得的工钱外，遇着主人家有喜庆的事或是年节，还有赏钱。这样的佣工，以六合和清淮妇人为最多。

此外，又有接生婆和伴娘，是短期雇的，或几个礼拜，或几个月不等。她们的进项，却没有一定。平均起来，总有二三十元。一年做着几回，也就不少了。她们的丈夫，倒不务正业，靠着妻子过活。

三、西崽。西崽就是外国人的佣人。若是阔气一点的外国人，总要用上好几个，主人家里的杂事都是他们做的。工钱不是一律，有的每月四五元，有的七八元。吃主人家的饭，住的也是主人家的房子。衣服也还料理得整齐洁净的。有的因为丈夫做了西崽，妻子就做他女主人的使唤妇，工钱和男子差不多。饭也还好，有的时候可以得着主人桌上的余剩残肴。但是她们的性质，要伶俐一点，总是好的。那弄西菜的厨子，衣食也和他们仿佛，不过口福还要好一点，工钱每月有十块大洋。

四、校役。校役就是学校里的佣人。一天到晚做事，不能随便走开。他们的职务，有的是号房，有的是打扫课堂，有的是洁净院子，也有的是服侍教职员和学生。工钱分两种，一种拿三块钱一个月，吃学校里的饭；一种拿六块钱一个月，吃自己的饭。大概教会的学校，都是第二种办法。他们的妻子，替人家做做事，譬如缝衣洗衣之类，添补添补，门户也可勉强支持。

五、厨房。这是指着公共机关和学校里包饭的说的。厨房里的佣人，总归一个厨子老板管理。一天到晚，也没有什么空闲的时间。工钱分几等，上锅的每月九元，烧饭的和洗菜的每月七元，其余的都是每月三元。吃老板的饭，身上也不见得齐整。

六、茶房茶房就是旅馆、酒馆、茶馆和浴堂里的侍者，南京又叫跑堂，或叫堂倌。旅馆里的茶房，人数不一，大的旅馆，有十几人，或二三十人的；小的客栈也有三五人。都归账房先生管理，有的是老板亲自做账房。这等工人，不但是没有工钱，还要拿钱存在旅馆里，叫做押柜，多少按旅馆的大小而定。多的要一百元，少的也要四五十元。他们的进项，全靠客人加一的小账和另外的赏钱。小账还要分给账房先生，赏钱却各人得的归自己。平均起来，多的可有三十多元光景，少的十几元一月。他们的职务，是服侍客人，每人照应二三个房间。每日分为两班，轮流替换，值日班的从早上八点到夜十二点，值夜班的夜十二点接续，到早上八点。此外，又有所谓接江的，轮船到埠的时候，领客人到旅馆。这等人所享的利益，有点特别，每月工钱六元，小

账要得双份。他们也要到火车站接客。茶房吃饭，都是归旅馆老板。这等人以扬州、六合居多。

酒馆里的茶房，有要押柜，有不要押柜的。每月工钱四元或六元。若是酒席出外，还要提一成，归并小账，大家分，账房先生也是照例多得一份。早上八点钟〈做〉事，到晚上十二点以后方才休息。吃老板饭。

茶馆里的堂倌，也和酒馆仿佛。不过工钱有的二元一月，有的是没有的，进项靠着小账。晚上不做事。替他平均起来，一个月总可以得十块钱以上，也是吃老板的饭。

浴堂里的堂倌，要押柜，没有工钱，也有早班和晚班。小账的分配，大半要归老板，小半大家分，吃老板的饭。内里擦背、剪发、修脚的，都要拿钱给浴堂，如同出房租一般，但是得着的钱归自己。

七、邮差。邮差有送快信和送普通信二种。送快信的，可以骑钢丝车，每月十二元。送普通信的，单靠跑腿，每月八元。都是吃自己的饭。上午七点到夜十一点，皆是工作时间。

八、电信差。电报局的差人，每月工价三元，吃局里的饭。无论什么时候，有了电报，就即刻要送的。送到一个电报，可得一角钱赏钱。

九、店家栈司。店家的栈役，各业仿佛，一天到晚做事，以送货为主，兼做店里杂役。工钱每月二元，送货还有送力，每月也可有二元。吃店里的饭，住在店里。

#### 第四类 苦力

一、黄包车。南京开黄包车行的，有九十多家。拖黄包车的，约有七千五百人。平均年岁，在十八岁以上，七十六岁以下。淮城、清江、山东等处的人最多，总是为生计和衣食的。有的一家好几口，他们的妻室多半是做佣工、拾柴草、缝纫等事，很难过活，真是衣食不周，住的也是低小茅棚。拖车的在车行领车，有拖日班和拖夜班两种，有的日夜兼拖。车租日班二角，夜班二角五。一日拖得好的，拖七八百文，除去车租，混个饭食。遇着生意不好，车租都拖不出，就要一家人打饿肚。

二、拉包车。拉包车的工钱，是看主人的身份。普通总是三四元一个月，吃主人的饭。余外若遇着主人家有应酬的事，还有分红。如果帮着官员、老爷人家，一个月就可弄十几元。身上齐整，不穿草鞋。

三、马车。南京通共有二百十多家马车行。赶马车的，遇着生意好，能得一块多钱一日，老板和伙计四六分。吃自己的，若是吃老板的饭，就要和老板二八分。上午六点钟，到晚八点钟，都是伺候生意的时间。

四、汽车。汽车行共有二十一二家，汽车夫每月工钱十五元，吃老板的饭。工作



时间，没有一定。身上衣服，也还齐楚。

五、搬运伙子。这是车站上和轮船码头的小工，专指下关江口而言，总共有二三千人，各有工头管理。火车站的栅栏夫和小工，每月六七元，吃自己的饭。挑抬伙子，还要押柜。替客人搬行李出站，每件二十文；送到旅馆，每件三分。有替换的班，所得的钱，要和头子分的。轮船码头伙子，搬运上下船行李，每件五分。转运公司挑抬和绞包的，都不一定。替他们平均，每日大约可得五百多文。他们的景况，实在苦得很。住的是茅棚，龌龊极了。身上撕撕挂挂，没有件完全的衣服。面上污秽，像是没有水洗脸的。他们的妻子，或做佣工、缝穷，或做小本营生。小孩卖香烟、烧饼、油条。一天到晚，一家人会面的时候都难得，还要受工头节制，一半为别人忙。

六、修马路。修马路的，北地的人居多，每天得工钱四角，由马路工程局送粗菜饭给他们吃，从上午七点做到下午六点。又有敲石头的，把大块石头敲碎，每天三角，是吃自己饭，上午六点做到下午五点，男女小孩都有。造马路的工人，如同叫花子一般。

七、拖大车。从下关运货进城，多用大车，拖车的工人，三四个拖一车，来往拖几次，得块把钱一日。老板坐在家里，也要分一股，若是他自己也来拖车，就要分两股。

八、推小车。推小车的，多半是北方人。每天推四五百文，吃自己饭。苦力之中，总算拖车和推车的人最苦了。有的是终身没有妻子的，身上破衣都不完全，冬天要披稻草背心。

九、清道夫。清道夫是由清道队雇用的，也和警察一样的分区。每日上午六时和下午一时，清道一次。五块钱一月，吃自己的饭。

十、挑水。挑水的上午替人家挑水，每担十文，可以挑二三十担。下午替茶水灶推水车，吃他的饭，又要拿他的钱。平均起来，每日有五六百文进账。这等人多半没有妻子。

十一、赶驴子。赶驴子是自己有一匹驴，兜揽人骑坐，自己跟着走，每日能得五六百文。又有一种，要赶好几匹，替人家驮砖、瓦、泥土，每日得一千多文。

十二、渡江小划。在下关有的，摇这种划船的很不少，归班头管。每次过江，摇四五个人，每人三十文，每日也可摇五六百文。

十三、游舫。秦淮河上，靠摇舫为生的人，有好几千之多。专在秦淮一带碧水上，摇来摇去，供坐船的人游玩。每只船上有三四个人，摇一日有三四块钱。但是老板要提七成，余三成几个人分。此外有客人的赏钱，时间总在下午一点到晚上十二点。

## 结 论

如今把南京的劳动情形，略略说完了。总结起来，南京的劳动界，实在是苦得不得了。若提他们这样辛辛苦苦地做工，目的也无非是借着有个职业，糊糊口罢了。论到他们的“衣、食、住”三个字，若说讲究，自然是个笑话，略为好点的，或是寄人篱下，粗衣粝食，不饥不寒不露宿，也就要和妻子儿女一齐忙得个半死；下等的，就是“鹑衣百结”，恶蔬劣食，饱一餐饿一顿的，矮舍茅棚，怕不是他们所享受的家庭幸福！还有的今日赚着几文，就买点肉，打几两酒，香烟抽两支，把那几文用得精光，再又牛一样地去做。这样的“辛苦赚钱快活用”的法子，倒也是一种的风味，连做贼的都望着他们叫“奈何”。若是有了疾病、饥寒、意外的事，也只好凭自己的命运罢了。雇用他们的，哪里还生只把眼睛，长个把耳朵！而且不能做工的日子，就没有钱进益。南京劳动的人，是处在这样的境遇，这叫他们如何得了呢？

## 唐山劳动状况(一)

无 我

唐山的大工厂，共有三个：一个是京奉路制造厂，一个是启新洋灰公司，一个是开滦矿务局。三个工厂的工人，统共算起来，总有一万人。其工价、做工时间及生活状况如下：

### 唐山京奉路制造厂

工 别	工 价	做工时间	每日做工 时间总数
匠 目	三角至一元八角	上午八点半至十二点，下午一点半至五点	七小时
工 匠	同前	上午六点三刻至十一刻，下午一点至六点（冬日少一小时）	十小时（冬日九小时）
工 徒	每日自二角二分起，每年增薪一次，增至六角即改为工匠	同前	同前
小 工	二角至二角六分，增薪甚难，也有每天赚三角以上的，然而极少	同前	同前
练习生	每日自五角起，每年增加二角五分，加至每日一元为止。此项练习生，须具有学生资格的才能考入，四年练习完全，派各厂充当助理员	同前	同前

以上统按日给薪。一切例假，全都扣薪，所以工人全不愿放假。厂中如发生特别事故，或没有水的时候，立即宣布停工；本日工作，即按时计算。每星期六下午停工，也不

给薪。生活太忙时，无论星期六或星期日，全不停工。（厂中职员、司事，工价大，做事时间约七小时，且按月给薪，例假也不扣钱，冬天尚按月发给煤火。）

全厂工人，共二千五六百人。工匠以广东人为最多，天津次之，本地人极少。本〈地〉唐山人做苦工的占大多数。

厂里要有大宗工活时，均由工人投标包做。做包活的工人，有在开支时给临时花红的，也有每天工作比原薪多加一二角的；但包活做完，工作仍然复原。

工匠生活，衣食住全都讲究。南方人用费因较奢：常见有每月赚四五十元钱的工人，他十一二岁的小孩子冬天就穿上皮袄；其余就可想而知。小工们赚钱不多，自然是不能阔绰，然尚不至十分狼狈。

#### 启新洋灰公司

工别	工价	每日做工时间总数
电汽机工匠	二角二分至二元五角	十小时
陶器工匠	一角五分至六角	同前
木瓦工	四角	同前
小工	二角二分至五角	同前

以上也是按日计薪。做工时间，通常为十小时；若到冬日天短的时候，即减少一小时。全场工匠共二千余名，其中匠人甚少，苦工最多。按章程说，工价虽如上表；但厂里全是包活，工人做得快，工价自然赚得多，跟制造厂的办法相同。其生活状〈况〉，也跟制造厂的工人相仿。惟装洋灰的小工，因洋灰末一经启动，弥散到空气里，吸入鼻管、喉咙里，就干得难过；吸进肺里去，若日久天长，大有生命危险，也算是很苦的生活。

#### 开滦矿务局

工别	工价	做工时间	每日做工时间总数
头等电汽机匠	一元至一元八角五分	上午自早七点至十二点，下午自一点至六点，若昼间极短的时候，抽去半点	十小时或九小时半
二等电汽机匠	二角五分至一元		

续表

工 别	工 价	做工时间	每日做工 时间总数
电机台汽机厂 的小工	一角五分至二 角五分	每日全做十一时的工	
井上头等小工	二角五分		
井上二等小工	二角二分		
井上三等小工	二角		
井下头等小工	三角五分	每一班下井八小时，欲做十六小时者工价加倍	
井下二等小工	三角		
井下三等小工	二角五分		

按：该局上等的工匠，赚钱既多，做的事也舒服，自然是很好，所苦者惟下井的工人。余每到唐山就看见那挖煤的苦汉，穿着木头底的屐跟那腻垢破烂的衣，开口露出雪白的牙，抬头现出锅底似的脸，结群成帮地走在大街上。这班苦汉，到在煤洞子里，虽是隆冬，也热过盛夏，甚而至于空气不足，窒闷欲死。且常有土地塌陷或煤石下坠，压成肉饼的。井下的煤，用人工挖，用马车运，要是塌陷的时候，外国工师一定问伤马了没有？至于人的死活，他们不很注意。因为死一马价值百八十元，死一工人，仅出抚恤四十元，工人的生命，比牛马还贱几倍！

按情理说，挖煤的苦工，既冒偌大危险，照表上所定的工价，也不为多，谁知实际上还比定价少赚。何以呢？矿务局的煤，全是由工头包挖，包窑的人，照章以大作包出来，他再以小作雇工，所以包窑人发财的很多。他所雇的小工，每日下井八小时，不过铜板二十枚（也有赚二十多枚的，但是很少）。此二十枚中，尚设法诱赌，放债取利，致使要走不能，愈做愈穷，穷年累月，当此牛马。所以使他们赌博，也有个原因：矿务局是每半月一发工作，平常一定是无积蓄的，赌资系由包窑人借给，每借铜板十六枚，半月以内，须还二十枚；若每人举债过多，超过半月工作时，即不能再行借给，即只好连做双班（即十六时）以补借贷。这个取利的原因，人人都可明白。又一个原因，即是工人流品太杂，若不以赌博羁縻他们，他们就不定出外惹什么事。他们的苦处，固然可怜，他们的愚昧更是可怜！

工人所住的房子，名叫“锅伙”。“锅伙”者，即包窑人为苦工们预备的屋子，不收房费，包办苦工们伙食的地方。这个“锅伙”，就跟留养局的形势一样，内容窄狭污秽，臭气蒸人，也有睡在地上的，也有睡在土炕上的，讲究的猪窝，也比它好。每天所赚的钱，吃上两顿玉米面，吃上两卷纸烟，也就两手空空了；虽不赌博，也难以积蓄。

听说去年冬天开滦矿局的洋总办，因累年获利极厚，现有剩余存款四百万元，恐怕工人效法外国罢工的事，想把这四百万元当做花红，分给众工人，以安大众之心：这也是一番善举。想不到该局副办某（系中国人）献策，说中国人贪得无厌，要今年分给花红，明年他就要照样，此端是万不可开的。莫如给职员、司事、工头们增几元钱，自然会把小工们压住。外国人很佩服他的话，果然小工们就一个铜板也没有分着，挖煤的小工也真算是倒霉！

## 唐山劳动状况(二)

许元启

### 一、绪言

唐山是一个北方最大的劳动区域，运输、制造和矿工遂形成很重要很惹眼的东西。究竟内容怎样，暂先把制造工和矿工先说说。其实唐山大的工厂还有启新洋灰公司等等，但因时间的关系，不能有详细精确的调查，所以不如略去。里面的材料是根据于吾们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学生救国团调查部的报告，择要节录。

### 二、唐山制造厂

**组织** 唐山制造厂是属于京奉铁路机务处下，一共有两分厂——机车厂和客货车厂，这两个下又分二十个小厂，它们的统系可用下页图表之：

**管理** 制造厂的厂长是机务处处长兼的，厂里面设厂务经理正、副各一人，两分厂里设监工，各小厂里设工头。

**工制** 用“平均包工制”——就是大多数工人自己包工，赚钱后利益均分。但是这包工制各小厂不是一律的，有的很〈早〉已实行这种制度，有的还是用“寡头的包工制”。

**工资** 最贱的是学徒和杂工，每天二角二分；最高的是工头，每天约一元半。工资用时、日计算，每星期六日计，工人或工厂因事不能开工，工资也依时，日扣发。

**工作时间** 每日八小时，早从七点三刻到十一点三刻，午从一点至五点。

**工人待遇** 工人大都居唐山乡间，知识程度比他种工人为高。厂中每年每人有一次来往京奉路三等旅行券，每年有外加一月（依星期计算，一月扣除三日）无工资，名为奖励金；厂中有工课、夜课社，使工人补习。



关于工作时间的变易 制造厂没成立以前，唐山只有一个矿务局。后来矿〈务〉局运煤不便遂筑铁道，铁道成后再设制造厂，制造厂当时是设在矿〈务〉局内的。制造厂的工人大多是矿〈务〉局里的工人。当时矿〈务〉局是归我国自理，待遇工人，尚算周到。工人由局给灯火、用具、住屋、火炉和煤柴，每天工作九小时——从七时到十二时，更从一时至五时。局中人以放工过早工人无所事事，所以多加一小时工作到六时放工，除每日工资外每月加给煤一吨——四元。此后和矿〈务〉局分离，外加的煤停止发给，而工作仍十小时。从前的工作是依阴历给假的，朔、望放假两天，朔、望日愿上工的工资加倍，当时外人也依中国习俗。一千九百零八年借英款，主权归英，遂改每星期做工六日，星期日无工资。



厂名	工人				办事人				厂主(监工)	
	人数	工资按日		工作 时间(时)	人数	工资按月		工作 时间(时)	月薪	工作 时间(时)
		最低(角)	最高(元)			最低(元)	最高(元)			
机车厂										
机器房	245	2.2	1.6	10	11	20	80	9	450	7
汽锅厂	202	2.2	1	10	8	20	110	9	350	7
打铁厂	104	2.8	1.5	10	2	48	80	9	-	-
生铁厂	89	2.2	1.5	10	2	40	90	9	-	-
风力房	}100	3	0.5	12	4	15	60	-	-	-
水力房										
锅炉房										
模型房	111	2.2	1	10	1	45	-	9	-	-
电机房	120	2.2	-	10	11	20	90	9	300	7
建立厂	145	2.8	1.6	10	9	20	90	9	350	7
客货车厂										
机器房	215	2.8	1.5	10	5	25	90	9	300	7
木厂	225	2.2	1	10	10	15	50	9	-	-
锯木厂	37	2.6	0.8	10	3	40	50	9	-	-
油漆房	140	2.6	1.8	10	4	15	80	9	-	-
锅炉房	}并于	机车厂	之锅炉	房	-	-	-	-	-	-
风力房										
轮轴厂	(?)	(?)	(?)	(?)	(?)	(?)	(?)	(?)	-	-
修车厂	65	2.8	1.4	10	4	20	70	9	-	-
补炉厂	154	2.8	1.4	10	4	20	80	9	-	-
打铁房	45	2.2	1.3	10	2	20	54	9	-	-
杂工	300	2.2	0.4	-	8	20	120	9	-	-
	2000 余	平均	0.6	10	90	平均	50	9	平均 350	7

### 三、唐山煤矿

概况 唐山煤矿是开滦矿务局最大的煤矿。我且把各矿的大概说一说：

唐山的矿是最深（一千六百六十尺），也是最大（南北四五里，东西十二里）。

矿名	深度										
	第一层	一层半	第二层	第三层	第四层	第五层	第六层	第七层	第八层	第九层	第十层
唐山	194.7 英尺	-	284.1	546	725	900	1071.1	1267.6	1466	1666	-
小山	-	-	260	353.75	429.75	506.1	582.63	660.16	738.36	838.36	938.36
林西	260	-	399.11	593.4	725.49	-	-	-	-	-	-
马家沟	343.3	493	640.59	-	-	-	-	-	-	-	-
曹家庄	286.6	-	577.3	837.3	-	-	-	-	-	-	-

工制 包工制 包工的也分数级：第一级是总包工，第二级是监工，这两个是包货的；第三级是叫二头子，第四级叫老班子，这两个是监工包工的。所以分成几级的缘故，大概因煤层太多，地局太大。平常每层有监工，监工下有二头子把那层分作几路，老班子更包那路里的支路。

包货每车局给一角一分（每百车四十吨）。

小工每工取煤三车半（约二千余斤）。

工资 监工（甲）一元一角，（乙）九角二分，（丙）八角。二头子二吊一（每吊十八个铜元），矿工一吊六，推车夫一吊二，看门二角二分，看道二角二分，木匠四角，瓦匠三角五分，管马车三角五分，拉马二角九分，杂工二角半。矿面工人（甲）一吊八，（乙）一吊，（丙）七百，（丁）五百（小孩）。

工作时间 工作不分昼夜，每星期也没休息。每日分三班，每班工作八小时（晨六时，午二时，晚十时换班）。矿工因工资不够生活，所以一天上两班，做十六小时的工作，叫做双工。

工人待遇

（1）疾病 工人疾病是没人留意的。矿务局虽有一个工人的医院，但施医和就医的极少。创办的时候，工人因公受伤，送往医院医治在未好以前，给薪资一半，病愈入局，仍给原薪。但是到现在中英合办的期内这条就废除了。工人有病不做工是没饭吃的，所以一病就要死了。从前说“伤及手足，不得已而割去，愈后酌量派充更夫或看门之缺”，现在也废除了。工人伤了手足，矿〈务〉局是不抚恤的，简直叫他活活地饿死。

（2）死 从前的定例“因公致命给葬费二百吊”，现在改为四十元——这就算生命的代价！（从前比国矿师受伤死抚恤洋两万元。每匹骡价一百四十元，故矿〈务〉局视人命比骡还轻。）

（3）生活 矿面工人，由局给住屋外，矿工都由监工管理的。监工的另有一种住屋叫“鸟窝”，专招揽矿工去居住，并且也包他们伙食。这种费用都在工人工资里扣除。工人每日所做的工一吊六只够他一人生活，要赡若家室非做双工不可。工人的工钱连“五铜子”想储蓄都不能。“鸟窝”里每日给他的是三个馒头，一盏灯油，睡的地方也没设备，只有一只空炕，无数的工人枕着砖瓦而睡。工资本每月一发，但是工人一拿到钱立刻就用完了，用完后更借债，监工和工头就用重利放债，到后来放债愈多，苛逼愈紧，工人往往起反动。矿〈务〉局因弭患起见，禁止借贷，并改一月一发的工资改为半月一发。从此工头的余利剥夺殆尽，所以包货的把煤车改大了。从前是每百车三十三吨的现在每百车要四十吨，工人每日要多掘五百磅煤，但是工资还和从

前一样！

在这种生活之下就发生了消极的娱乐法：（一）赌，（二）嫖。赌本是不许的，但是工头有抽头，所以仍旧可赌。他们本没有室家的多，并且在这种机械的生活下，肉欲是很盛的，往往有无日无夜地连做了几日，就出来纵情大乐一乐。本来这种现象是极不好的，但是在他们哪能顾虑到此地呢？

工人如发生了盗窃或别种认为犯规之事就要施行减发灯油、减发馒头。

（4）生死率 这没有精确的报告。据说每月因伤死于矿内者平均四人，多的时候十几人，几十人不等（病死者不计）。大半因不通风的闷死和中毒死，伤的人数比死的多两倍，生率无从调查。

（5）年龄 矿工的寿命是不长的，大都不过五十的。在矿内工作的年龄最多的在二十到三十，最老的是四十岁（有一个是五十九岁），最幼的九岁。

（6）家室 大都矿工的妻女，除拣煤渣、洗衣服外，没有正当事情可做。

矿中状况 上面的几层已开得没有煤了，五层以下才有煤。矿中的情状非去过的是想象不出的，从上面到矿里有三个井口，最大的井口直到第七层，以下须换车下降，每层有几支大路，大路又分支路，支路又分小路，都是沿着煤脉成路的。我们现自去调查的是第七层和第八层（因矿〈务〉局不容外人入矿，颇不易调查）。大路阔十一尺，高十尺，途中昏黑，没灯火及种种设备，非常泞泥，路旁有水沟，水深过膝。路中设轨，用骡车运煤。小路阔只七尺，高只四尺半，走的须俯伏行走。顶和两旁用木柱上撑，身首偶触之，煤块纷纷从上下坠。工作的地方非常狭窄，且煤层向上作斜坡，矿工赤身涂炭，屈曲如猬，借一点灯光，在内工作。这种情状，看见的都要想这是宗教里的地狱，而非人间。并且还有许多危险的工作。虽然里面有通风的风筒，但是一些流动的空气都没有，空气里夹着煤气、水汽、硫磺气和种种重浊的臭气。气温的高至华氏八十三度，气压的大大到水银柱三十二寸十分之七（在第八层一千四百六十六尺下），地面都是水，伸腰须覆在地上。别处做工的恐没再比他更苦了。并且唐山的煤矿总算开得最早，但是几十年来工资半文都没加。以几十年前的工资想在这生活程度比几十年前高十几倍的社会里生活，怎样成功呢？

#### 四、工人团体

讲到工人的团体，就先讲唐山工人的大概情形。唐山工人的总数，只以京奉路制造厂、矿〈务〉局和启新洋灰公司三大厂而论，已有六千人。以生活和工资而论，制造厂是较高；以知识程度论，也以制造厂较好。所以，团结的力量和要求，以制造厂较大。讲到矿工方面，他们一天做十六点钟的工，拿三吊六的工钱，不要说求常识的

机会都没有，就是他们互相作正当的谈话的机会都没有。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团体，更不知——也不敢——有团结的要求。对于这班苦工，想叫他们立刻自己独立、团结，简直没希望，只好像胡适之说的“从上面做下去”，然后再从下面做上来。至于那制造厂的里面，粤籍的工人有五百三十六名，占全厂工人百分之二十四（四分之一），他们的程度又较好，所以对于活动方面，他们好像是个中坚分子。

工党的发起和消灭 在前清预备立宪的时候，唐山的居民组织了一个地方自治会。当时旅居唐山的粤人（一千多人）对于省界的观念是很重的，所以也组织了唐山粤人自治会和自治研究社，到后来又建立了一个广东会馆。但是较有知识的工人都以为划清省界种种举动是极不应该的，并且在那时工头包工制的手下，若工人内再分界限是最危险的，所以当时的暗潮也很厉。以后又有阅报公会，工人素关心时事的互相传观。辛亥革命起，工界表同情于革命的极多，有人悟工人无团体，不能谋工人的幸福，所以致力于组织工党的活动就发展起来。四月（？）里唐山工党就宣告成立，当时入党的有七百多人，唐山各厂工人大易入党。本来成立的时候，上海的中华民国工党已成立，此地本预备做支部的，但是到八月才正式地联合。同时制造厂里的司事，因不满意于唐山工党，另组织旅唐粤人工界团体，后来又改组叫华民工党，总务设在唐山，而总事务所设在北京，他们的目的是想组成全国的工党。当时唐山工人入党的也不少。九月华民工党刊行日刊，但是他们时常用不大正当的手段来攻击个人和工厂，并和唐山工党时生意见，所以两年就解散。至于唐山工党无多时又产生公益社，对于工人的贡献是：（一）阅书报社，（二）工余夜课，（三）月刊，（四）演讲队。但是唐山工党到了二次革命也就无形解散了，公益社绵延至五年遂消灭。

同人联合会 这是“五四”后的产物。制造厂有机务处同人联合会，矿务局有矿务局同人联合会，更有阅报室、注音字母学校，发行《注首字母杂志》。但是在救国的题目下，这种组织不是纯粹工人的组织，所以不能发扬工人的精神，更不能专做谋工人幸福事业。现在也有不少人觉悟到此，想另组劳工团体，他们成功的快慢，就要看工人要求的决心。

## 五、结论

上面的报告，有许多缺少和不周到的地方。至于精确的程度怎样，我个人也不敢断定它是百分之百，因为我自己或者有调查不清楚、听错和笔误的地方。制造厂方面的报告，大半从邓培君处来的，矿务局的报告大半，是从董恩君和矿工刘某君处来的，这几人都很热心的。

从上面的报告。可得很多研究的资料。

以我个人所观察的和发生的问题：

（一）工党反败的原因是工人依赖他人，没拥护工党的决心，并且因没充分的金钱，不能发展谋工人幸福的事，以坚工人的信仰和团结力。现在应该从何处着手，才能组成强有力的团体？

（二）对于矿工的救济是一件更要紧的事。增加工资和减少工作时间，只给他们浪费和消极的娱乐——戕身——的机会，所以最好从改良待遇上起。但是这种要求改良待遇，又怎样做起？

# 山西劳动状况

高君宇

《新青年》为了“五一”世界劳动节，要出个劳动节纪念号，陈仲甫先生要我转托在太原的朋友调查那边的劳动状况，我便函托了太原我的一个朋友去做这件事。后来我想山西的劳动状况，北部、南部和中部有些不同，觉得北部大同和南部河东都有调查的必要。接着去问陈先生，但陈先生已经出京去了，所以没等得陈先生同意，我便又转托了大同和河东的朋友。现在，太原和大同的调查结果都已寄来，我为整一起见，特把它们编成个《山西劳动状况调查》。但这个调查十分不完备，遗漏了好些重要的部分，是我的朋友和我要对《新青年》表示歉意的。又这个调查，太原一部分是我的朋友续约斋和我调查的；大同一部分是我的朋友韩雪峰和方成章先生调查的。

山西的劳动状况是很难调查的，因为那边人民除了务商的一部分外，大半多是务农的。虽然有一小半工人，但（一）企业团体很少，差不多还纯然是家庭工业时代；（二）各地自为风气，工人并无何等组合。企业的工业既不发达，工人方面又这样涣散，所以调查起来，很感困难。这个调查，是以太原代表中部，大同代表北部的。但山西劳动状况这样没系统，它们哪里能够代表这两部普通的情形，我仅敢说这是太原和大同的劳动状况调查。

## 一、太原的劳动状况

太原的劳动状况，因为我们调查的时间很短促，不但遗漏了好几项工人，就是调查到的，也很不完备。现在只就调查过的分类列来——

（一）工厂工人——太原从前没有工厂，工厂是近几年来才有的；但虽然有几个工厂，对于工厂的条件，却欠缺的很多。这个现象可说是那边的一个坏现象，也可以说是一个好现象：这几年来，小百姓叫苦连天，公家也入不敷出，未必不是由于工厂本身条件欠缺，不能发达，必须仰给外来生产品的缘故；可是那边工厂对于工人，倒没什么万分苛刻地方，未尝不是这样组织不完的工厂一种结果。现在我把我们在那边调

查过的工厂劳动状况逐一写在下边：

a. 平民工厂——这个工厂是由公家设立的，成立已经七八年了，向来是专门收容无赖、小窃、乞丐和一切游民的。——凡为这样的人，不论老幼男女，警察随时都有权把他们捉进工厂做工去。凡捉进去的都失去了自由权，名为工厂，实在是个变形的监狱。这些囚犯式的工人哪里还高兴努力去做工，每天不过敷衍了事罢了，所以每年工作品售价的所得，连本厂开支都不够，总要公家补助一万余元。工人都不给工资。按例，每月终由厂长分别勤惰，以定赏罚，但这个赏，每日至多不过银元二角。工人工作时间每日约八个钟头。工人的“衣”“食”和“住”〈都〉由工厂预备——每人每月给约值一元六角的食物。管事人对于工人，倒没十分苛待的地方。厂中每日给工人授课一小时，教浅识和注音字母。若有死亡的工人，工厂备棺埋葬；老的不能工作时，送普济堂——太原的一个养老院——养老。

b. 军人工艺实习厂——这个工厂名为军人工艺实习厂，其实工人多半是雇来的，不过其中管事人多是些退伍没处安插的军官罢了。厂中的正务有“修械”和“造币”两种。工人有工长、工匠和工徒的分别，工长每月工资五十元，三等工徒每日工资铜元十枚。每日工作时间约十一小时。工人能在厂中寄宿。厂中每日供给午饭一次，扣银三分，惟工长不在厂内用饭。厂中每年给工人衣两套。工人的数目共八百余人，都是男子。除春节休息三日外，每两星期休息一日。工人出外，都要经严密的搜查一过，才可以放行。

c. 山西实业试验所——是个织工厂。工人有一百余人，都是男子。每日约工作十一小时。工资按月计算，数目不等，由七元五角至十五元，按工人手艺的高低分别定工价的多寡。厂中仅供给住所，饭用由工人自备。待遇亦不甚苛刻。工人死亡，厂中备棺埋葬。

d. 山西蚕业工厂——里边工人有二百人，也都是男子。工资数目不定，因厂中给钱的多寡以每日织成物之多寡为定——每日约银一二角不等。每日工作时间不一律不能计算——这全是因为厂中给工资不按日计算，按织成物的多寡计算的缘故。厂中对于工人，亦不苛待，每日尚令工人上课二小时，教国文、算学和实业三样。工人死亡，也由厂备棺抬埋。

此外还有双福火柴公司，电灯厂，粮饭局……没得调查，所以没写在这里。

(二) 手艺人——这些工人种类杂多，调查起来，挂此遗彼，更是不可免的。这里调查的，只是捡同类人数众多的工人调查了一下。太原手艺人向来多是单人做工或是合伙揽工的——包工的很少。因为近二年来，太原方面建筑很多——盖自省堂咧，修督军府咧，还有些傅青主祠堂和国民示范学校、兵房……好多些建筑，便造了许多

时势英雄的包工者。不论哪样建筑，总要跑好些包工者。包好了，工头才去招雇苦工。因为包工还分着总包工和分包工。总包工把工包到手了，便坐等着在分包工身〈上〉赚钱；分包工又在工头身上吃钱；工头又在二工头身上想法子……一块钱剥了又剥，洗了又洗，论到苦工——真正的工作者——的身上，比苍蝇的翅子都薄了！所以近来在太原盖那高大洋房的工作者自然都是受苦多而赚钱少了。但因为调查这事的时候定当着旧历年关，这些可怜的弟兄们都还有家可归，回家过年去了，所以他们的状况没曾调查上。这里调查到的还仍然是那些非包工制的手艺工人了。

a. 木匠——大概都是——单独或合伙——被佣做工，自成工厂的很少；虽有几个小木厂，大半是工人合伙开的，资本很小，没什么大规模，不过是专做些家用木器和棺材。小木厂的工人，既然兼着资本家的身份，年终的“红利”便是他们一年唯一的酬报；就是工作的时间，他们为他们自己劳苦，也没有一定时间了。至于那些被雇做工的，大约每日得工资一角至三角，这是要看工人缺乏不缺乏和他们做工的技能定的。他们每日工作约十小时左右，若被包工者雇去，当然不能有这样便宜，每日要做工到十小时外了。他们每日除了年节休息几日后，再不做休息。他们在城市做工，大概食宿都是自备；若到乡下，主人不但供给食宿，还很优待——每逢个时节，都要拿酒肉来犒劳他们。在城市的犒劳，大概是现钱，但数目很微。

b. 泥水匠——这一类工人多是专门修理中国式房屋的，也有好些被招去盖大洋楼的。他们若做非包工制的工，主人待遇和木工一样。他们每日约得工资八分至三角不等；若在十六岁以下，仅能“搬砖”“调泥”的童工，每日仅得银五分。他们工作时间每日约十小时。一年休息的日子很少，但遇天雨，他们也要息工了。

c. 雕刻匠和油画匠——这一类工人很少，多是单独被雇做工的。每日工资自三角至一元不等，视活计粗细而定。工作时间不一定，工人很自由。工人待遇，较他工为优。食、住亦和别工一样：在城市做工，自备；在乡间，由工人供给。

d. 做首饰工匠——太原首饰店很少，所以这类工人也很少了。加之山西近年官厅严禁妇女修饰，所以这项工作更不能发达了。但业这样手艺的却得钱很多：他们的工资是按年计算，每年约二百元内外。工作时间不一定。

e. 理发匠——这类工人有单独营业的，也有合伙开理发所的，也有招致学徒开理发所的。单独营业和合伙的都没一定工作时间，大概自早七时开门至晚十时关门。每人每年除食用外，可得净钱约三四十元。招致学徒的仅由一师傅供给学徒衣食宿，不给工资。

f. 五金匠——种类很多，大半多是招致学徒营业的，雇工开店的很少。详细未调查。



g. 缝工——这类工人多半招致学徒和合伙营〈业〉的。每年每人约剩——除食用外——银五六十元。忙的时候，他们每日工作总在十几小时。

还有许多新工，都未及调查。上项工人还有可注意的一点，就是工人对于学徒多不给工资，——主人有给工资的，也须经师傅的手，扣留十分之四或六，或仅津贴、鞋袜费。有时师傅对于学徒，和私塾先生对学生的一般，往往施工夏楚。

(三) 劳力工人——似苦力的工人，太原种类很少。

现就调查过的，分为在下边：

a. 人力车夫——约一千余人。劳力时间不一定。每日除缴“车份”——即赁车费——四角——普通价——外，约可得钱四吊——每吊合铜元十枚——至十吊。

b. 挑水工人——售水一担，得制钱六文。每日可总得钱若干，未详。

c. 车站脚夫——代搬客人上下车行李，每件铜元三枚，全归工人；装货一车，约二至四元，看货之贵贱分别定之。

d. 澡堂工人——专打水和烧水。每日工作时间不一定，至夜两点钟无顾主，才散工。每日工资约一角至二角。食宿堂内供给。

还有运煤工人、运排泄物工人……未及调查。

(四) 佣人——

a. 差人——做一切仆役的事情。每日服役时间无定。工资大多按月给予，每月约三元左右。食宿由主人供给。

b. 女佣——职务与差人同，惟较轻。每月得工资八角以上至二元左右。食宿亦由主人供给。

c. 厨子——任做饭和买菜肉一切事情。每月约得工资三元至四元。食宿亦由主人供给。

d. 农人雇工——这一部分是太原城北一个村子调查的。本来“农”和“工”应当两分，这里不当把他们也加进来；但因为山西那边，农人除自耕作外，“佃地”的很少，多半还是雇人来耕作，这些雇工当然也是“工人”的一部分了。那边农人雇工分长工和短工两种——山西大概多是这样——所以我也分着写出来：

(1) 长工——都是男子。工资老壮不同：壮年工人每年工资最多至二十四吊；老年每年最多至十八吊；牧羊童子，每年工资约六吊至八吊。每日工作时间，四季不同：春冬两季，每日约工作九小时；夏秋收禾的时候，有夜工。每日工作约十二小时。食宿均由农主供给，并不恶劣。每年除天雨或下雪不做工外，都不休息。

(2) 短工——短工都在扒苗和收禾的时候雇用。壮年工人每日工资得二百文——合铜元二十枚，老年约一百五十文，女工约一百文。每日工作十小时。农主不供给食

用；有愿由农主家供念食物者，工值减半。

## 二、大同的劳动状况

大同的劳动状况调查，因为调查的仓卒，更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现在仅就调查过的列在下边：

(一) 工厂工人——大同工厂，这里调查过的仅有一个——大通面粉工厂，仅有男工四十余人。每日工作约八小时。工资按月计算，至多数至二十元；若临时添雇工人，则按日发给，每日工资约银一角。食宿均由厂中供给。厂中对于工人不苛待，亦无教育机关报设置。

(二) 手艺人：

- a. 木匠——每日工作约八小时。每日工资一角二分。食住均由雇主供给。
- b. 泥水匠及一切新工——其工作时间及工资，略与木匠一栏相同。

大同一城业制革的很多，惜没调查到，还有些要紧工人也没调查到，这是我們很抱歉的。

(三) 劳力工人——这里调查过的，仅有农人雇工一项，兹分列如下：

(1) 长工——壮年工人每年工资至多约三十元；老年约二十元。每日工作平均约十小时。食住均由农主借给。

(2) 短工——壮年工人每日工资一角，老年七分，童工四分，女工五分。每日工作约九小时。农主仅给饭食。

## 三、结论

山西自励行“新政”后，人民的负担比从前增加了好几倍（有一位朋友告我，他说他们那边一个小地方，从前大约三万吊，现在却要十八万吊了），人民一方很有些叫苦的地方，但劳动界一方面却还没什么十分的饥荒。据我看来，大概因为：（一）近两年虽然百物昂贵，工值一方也随着增加了好多；（二）人民负担是按地亩分担，负担虽重，都没什么直接轮到没地的工人头上。有这两种普通山西的现象，所以那边工人的生活，要比那边“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小地主们容易多了。

附：太原生活需要品价目调查表

品目	时价 计算具	计算具	时价 (按大洋 [元] 计)
大 米		每斗	0.70
谷 米		每斗	0.36
麦 面		每百斤	5.00
黄 米		每斗	0.44
季 (?) 米		每斗	0.36
黄 豆		每斗	0.32
谷 子		每斗	0.18
豌 豆		每斗	0.30
粗上白布		每匹	2.00
海 盐		每百斤	4.70
大化盐		每百斤	7.50
肥 炭		每百斤	2.50
煤		每百斤	0.80
柴		每百斤	3.00
油		每百斤	铜元 13 枚

(附注) 山西近用之斗与秤, 系由前农商部定之官斗、官秤。斗以谷米较, 每斗约十六斤; 秤公平十六两; 尺用木京尺。表内之上白粗布五丈长, 一尺六寸宽, 其布次者价亦次之

## 江苏省江都县劳动状况调查表

铁 民

劳工类别	男女人数	每人每日工价	每人每日生活费	每人每日工作时间
染 工	300 人	2 角	2 角	12 小时
帽	260 人	2 角	2 角	12 小时
烛 炭	500 人	2 角	2 角	12 小时
煤 炭	200 人	2 角	2 角	12 小时
旱 烟	460 人	2 角	2 角	12 小时
皮 丝	240 人	2 角	2 角	12 小时
茶 食	500 人	2 角	2 角	12 小时
酒 馆	400 人	3 角	2 角	12 小时
漆 匠	60 人	2 角	2 角	12 小时
蛋 厂	男 60 人	3 角	3 角	12 小时
	女 400 人	2 角	2 角	12 小时
电 灯	80 人	8 角	3 角	12 小时
皮 鞋 匠	500 人	3 角	2 角	12 小时
旅 馆	600 人	2 角	2 角	12 小时
浴 堂	300 人	2 角	2 角	12 小时
剃 头	600 人	3 角	2 角	12 小时
雕 刻	300 人	3 角	2 角	12 小时
瓦 匠	600 人	3 角	1.5 角	12 小时
木 匠	500 人	3 角	1.5 角	12 小时
材 板 店	120 人	5 角	3 角	12 小时
织 布 厂	600 人	5 角	2 角	12 小时
带 子 店	200 人	3 角	2 角	12 小时
纸 扎	160 人	5 角	2 角	12 小时

续表

劳工类别	男女人数	每人每日工价	每人每日生活费	每人每日工作时间
袜子	200人	3角	2角	12小时
笔墨	300人	3角	2角	12小时
面粉	60人	3角	2角	12小时
砖瓦石灰	200人	2角	2角	12小时
竹器	80人	2角	1.5角	12小时
藤器	100人	3角	2角	12小时
笱子	120人	3角	2角	12小时
钟表	120人	5角	2角	12小时
锅	32人	2角	2角	12小时
纸盒	44人	3角	2角	12小时
麻绳	30人	2角	1.5角	12小时
箍桶	50人	2角	1.5角	12小时
皮匠	200人	2角	1.5角	12小时
裱糊	60人	5角	2角	12小时
成衣	1 000人	3角	2角	12小时
盆桶	120人	3角	2角	12小时
家具	300人	3角	2角	12小时
铁匠	300人	2角	2角	12小时
炉坊	50人	3角	1.5角	12小时
印刷	80人	5角	2角	12小时
花爆	50人	3角	2角	12小时
磨坊	180人	3角	2角	12小时
首饰	300人	3角	2角	12小时
窑货	60人	2角	2角	12小时
眼镜	40人	3角	2角	12小时
刻字	50人	3角	2角	12小时
石匠	20人	3角	2角	12小时
人力车夫	200人	3角	3角	12小时
小车夫	300人	3角	2角	12小时

## 长沙劳动状况

野

在我们研究劳动问题之先，有个重要疑问：便是怎样是劳动？怎样是劳动者？

劳动是人类生活的要素，也就是做“人”的必要条件。换句话说，便是各自运用自身的本能，去取得其通（？）的生活，所以劳动绝不是商品。

劳动者是以体力或脑力之工作，去取得生活的人，也就是社会生产的人。那些坐食的豪贵，固然是社会之蠹；不生产的劳动者——供使唤的仆役——消费制造的工人——他的劳动，很不合劳力的经济，也不是社会所应有。

但是现在的生产事业，是不是归劳动者所管理？劳动者处社会上怎样的地位？

在这资本制度以下，劳动者为资本势力所屈服，完全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劳动者的生活，为资本家所操纵；生产事业，无劳动者管理的余地。

劳动者既处被压迫的地位，所以劳动状况，是被压迫而且黑暗的状况。我们现在所要研究的，便是因压迫而生的种种情形，不是劳工作业的情形。这种因物质变迁而存在于今日社会的情形，是呈露于社会的一种现状，有时不能用具体的说明，只能从抽象的描写。

现在受压迫最甚的，是那些体力劳动者，所以我们最要研究的，便是那些劳苦的农工。但是这些劳动的情形，乡村、城市，很有分别。因为城市是资本家所建筑，乡村为农夫所集中，所以乡村生活很简单，城市生活很奢侈。而且乡村土地，大半被资本家和地主所占有，农夫工作的出品，都须饱资本家的贪欲，所以他们生活很是贫苦。资本家的贪欲无穷，又想在工业上吸贫民的血汗；受生活压迫的工人，只求活他的生命，不惜为资本家的马牛，他们状况，较农夫更为劳苦。虽说现在长沙工业尚未发达，城市习气已极奢侈，富商豪客，穷奢极欲，无所不至。奢侈的结果，是使生活增高，一面增加劳动者的痛苦，一面迫劳动者竞趋于无人格的服役和诈伪。所以城市的劳动，不特是商品化，而且大部分未达商品化的程度；乡村劳动，还比较有“五十步百步之胜”。但是乡村状况，更为重要，因为城市情形，容易为一般人所觉察，乡村情状，则

易忽略。且劳工的由乡村而渐集中于城市，实因乡农受生活的高压，才舍农而工，所以乡村情形，很需注意。

现在就乡村情形，先说农夫，次说其他工作者。

农家状况，与城市距离远近很有关系，所以须先把地域分作几段，才可说明。一是距城市较近的，多半是些很贫苦的以园蔬为业的。我们委托一位作园的朋友实地调查，据他的报告：小吴门外汤公庙到五里牌，尽是作园的，统计人数三百六十四人；五里牌到东屯渡，专门作园的四百九十七人，作田兼作园的八百〇四人；汤家铺汤头坪专门作园的四百七十五人；军路起到湖迹渡八十二人；湖迹渡过河到白马铺六百三十二人；和丰火柴公司到新河一百三十七八；教场坪军路起到黄土岭四百廿一人；北门外大垅六十五人；周家嘴六十人；狮毛冲四十八人；浏阳门外南元宫到阳家山二百〇七人；又长岭到阿弥岭一百廿八人。可见附城一带的农民，都以作园为活。这一面是因为城市的要求，一面也是近城地方的生活比僻远之处压迫高些。因为园蔬是不间断地终年作业，时常可以用园作品交易，而且不像作田那样要占较大面积的土地。他们每三人作园，每日只二人上市卖菜，要留一人挖土种菜；每日约可卖钱一千五六百文，甚或只一千左右，新菜上市，亦可得二千八九百不等，除工食、肥料外，平均可得利六百上下。其不敷用度的，多半饲猪补助。他们的工作，每晚须把次日上市的菜预备，不论雨雪炎暑，清晨五时以后，便须挑菜上市，约十时始能卖完。卖完后仍须归家作锄、种等工，终日无休息，终年无休息。且买菜习惯，都是用大秤占这些园夫的斤两；挑菜上市的人，非极熟练，每每失称过多，倒贴工力。

其次是距城稍远的地方，地域多是平原，作园的仍占十分之二，其余十分之八从事耕作。就东乡一部分说，浏河流域，河流从高处而入平原，且陡呈弯曲，所以常有水患。近年湘、鄂路通，浏河出口处新河口及涝刀河两处，均设铁桥，桥柱直遮水面，出口更形紧逼，且线路高出堤面，每将水势陡住，所以水患尤多。旱时又因平地不能多储水量，全恃人力车灌。若塘坝尽枯，沿河的可车河水，不能车河水的惟有仰天长叹，乞灵神佛。车河水至少须牛车三四梯，人力水车一二梯，才能灌到田中，甚或须牛车八九梯，人力水车四五梯的。去夏东乡苦旱，车水急忙，下河车水，每日工、食等费，至少需洋十元，“杯水车薪”，又非一二日所能竣事（每人力水车须工三人，二车六人，须工资二元，酒肉饭食约一元半，牛车每梯用牛工一人，四梯并牛须工四元，酒肉饭食一元，牛草枯末一元。合计九元半）。此时长沙纸币价格扫地，现金异常缺乏，乡村仍以乡票流通，竟有多处地方七里巷、潭扬州、杜家河，多半因无力担负车灌工食，坐视禾苗枯死。平均收获，不过十分之三。全数所获，既多不足供一家所食；地主租谷，至多亦不过免除十分之六。饥寒劳苦，固不必说，且须重利借贷方足以偿

地租。借贷无门，饥不择食，懦者流于沟壑，强者肆其劫掠。去岁长沙各处抢案之多，苦无统计足以证明，然各处抢案，均不过三数散兵与多数乡农联合，亦可见乡农无计谋生的一斑。

距城更远的地方，都是些山坤，水浅多滩，道路欹仄，交通颇不便利。惟既无水患，灌溉亦极便利，因坤田高下成级，水由高处放下，不假人力。然土肉甚瘠，收获不丰，所以地租较近城各处稍轻。若能勤苦，则粗衣糙食，尚可自给。但是近年来金融过紧，社会经济全为钱商所操纵，谷米求售，价值至贱，日用各物则又极昂，收获所得，不足顾其工本，多已渐陷于无力耕种之境。

至于无力佃田耕种的农人，多是做农家的雇工——协作农。雇工习惯，做长工的，先约定全年工资多少，再行上工，但须至阴历年底，始能结算。此一年之中，若物价低落，则须减少工价，因不减少，则雇主可以辞退；若物价增高，雇工虽要求增加工价，事实上每多不能圆满解决。增价不得解决，最后手段，惟有辞工。在闲时雇主不至强留，忙时辞工，则以后雇主必相约不肯雇用，不过当时可得雇主温情的慰藉罢了。近年物价，起落无常，雇工困苦，尤为特甚。前年——七年——初春，市面使用纯系纸币，雇工议工，也都是把纸币作标准，当时每洋一元换纸币二千七八百文，至多至三千文。到年终洋价涨至十倍以上，每元可换三十余千，最后竟换至五十千，各项物价，均随洋价增涨。稍明白一点的雇主，结算时照原约工价加给二分之一，至多加给一倍，已算仁至义尽；有些还执原约不肯增加。所以去年议工，雇工全体都要求以谷为标准。当时谷价二元以上，以后纸币全行废止（旧票三月十五截止，均售作惠民奖券，新票尚可流通，五月以后，商民因无从兑换，亦自行废止），银根紧迫，商贾居奇，谷价依工跌落，而所约定工价，至多不过全年十六七石。在一妻一子的人，除自己在雇主家食宿外，妻、子二人以每人每日食米升半计算，每日需谷三升，每月九斗，全年食谷便占去十石零八斗。在谷价平正的时候，以其余谷，尚可勉敷日用所需，衣布等项，则仍须女工补助；谷价低落以后，便无法生活了。且工人家庭，多不止一妻一子，设更有一母一妹，更将束手无策。

此外，其他之工作者，一因于“绅阀”特殊势力之强，一因为生活所驱，无一致的团结，所以他的生活，完全为“绅阀”所操纵。“绅阀”便是地主中有体面的，可以出入官厅，和县官说话，地方事务都要由他们主持，作威作福，很有权势。他们依官厅的势力，小百姓要说话也说不来，工力代价，完全由他们意为多少。这些工人，纯恃每日的工作，为一家人的生活，一日没有工作，便受一日的饥饿；工钱太少，固然不够使用，不去做工，更是惟有“坐以待毙”。这些“绅阀”因为钱在他手，多少凭他给付，工人是不可一日不找工作的，所以把这些劳工生计漠不关心。常时泥木、机



织、缝、皮等工工价，都用钱币给付。去年这些大地主，因为他们的谷不值钱，便要改给谷米，硬将各项工价，减成二分之一。并且由几个“绅阀”李佛肩、廖燮勋假借县农会名义，说是据各镇乡农民代表请愿，请长沙知事出一道规定工价的布告。现在把那布告上所规定工价、原定的工价表列于下：

	原定工价	长沙知事布告规定工价
泥木工	每日三百六十文	米三升半，谷价每升五十文，高上米不过六十文
缝 工	每日三百文	米三升
篾 工	每日三百文	米三升
皮 工	大鞋每双三百六十〈文〉	米三升
机 工	布三丈、钱三百六十〈文〉	米三升
弹 工	每斤六十文	米六合
车轿工	每日三四百文不等	米三升
零 工	每日二百至三百〈文〉	米二升
推 工	每架八百文	米八升
锯 工	每日三百六十文	米三升

尤以嵩山、五美两镇乡，因有县署清乡军队驻扎，凡工人在规定价额外，要求增加的，由“绅阀”通知清乡队，一一加以楚辱，受辱工人含痛隐忍，惟与同伴相对涕零。唉！“绅阀”势力不打破，经济组织不变更，将有什么劳工运动可说！

以上略说乡村的大概，至于城市状况，较乡村压迫为尤甚。《通俗教育报》上登有一滑稽广告，情愿做工三年找寻东家。我曾实地访问，竟是确有此事。那广告的内容，是找工做的人自己说因为父死用去银元一百三十余元，内有一百元系亲友处拆息借来，约阴历去年年底归还。现因无力偿债，愿做二三年，得现银一百元还清。并且可以试做三日后，再觅铺保订立工约，如果有要用雇工的，即到南门外新街口贺复太煤号去问。此广告登载已有月余，依然无人过问，已可见求工之难。本年一月上海厚生纱厂派一位黄本操君来长沙招女工，原额定五十名，每日做工十二时，每星期昼夜轮工，每月工食共银八元，还须试做二月后，合格的才有工资。当初一般人都以为无人应招，不料还没到招工截止的期间，便争先恐后报名到一百余人，甄别以后，仍有七十余人。这些女子，不计工作的劳苦、工资的多少，实系由于生活的高压。更以人力车论，车夫人数——四千余人——高出车数三倍，或二人共租一车轮拉，或拉半日后再租给别人。有未辟的荒野，有未兴的工艺，劳动者却无做工的机会。唉！这是这么社会！

至于各项工艺，如木工、缝工等，工作时间多半由午前六时起，到夜十二时止，才可休息。他们到人家去做工，固然在早八时半或九时起，午五时止，而这早晚期间，仍不能不自己勤工，不然便不足给其衣食。

但是城市的贫民，有些很是丰衣美食，举止阔绰，如西崽，豪家的仆役，茶楼、旅馆的茶房，娼寮的佣工，及以赌博营生的人，市面一天天增多，不过无可根据的统计。这些人都低声下气，情愿干种种牛马之役。我有一次在一个盆堂洗澡，茶房侍候得殷勤，简直是说不出，我仅给了他一角酒钱，他却殷殷致谢，出于望外。我常到福星门外河边散步，见几家洋行的地板下面，无论何时，总有灯光。从通风的窗中望去，才知道是西崽的住室，高不及五尺，黑暗异常。却是他们回去炫耀乡里，却令人羡慕不止，很有些夤缘做个西崽而不得的。他们的人格扫地，为的什么？唉！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

我近患脑充血症，不耐思索，费去许久时间，还不能完成此文。听说城市劳动情形，已有舒君新城详细查访记述，我亦无赘说的必要。但我有两件不能自己于言的事情，书此作一结束：

(一) 乡村劳工，渐集中于城市，而城市中除艺工——泥、木、缝、织、铜、铁、皮、帽等工，力工——舂米、磨麦、转运、粪夫等工与人类社会有直接关系的，约占劳动人数二分之一外，其余可分作四项：

- A. 无人格的服役 西崽、跟丁、茶役、娼寮佣工。
- B. 无益的劳工 纸扎、打钱纸等劳力浪费者。
- C. 奢侈的消费物之制作者 烟、酒、脂、粉等。
- D. 被少数人所寄生者 跟丁以外的雇工，如厨夫、轿役等。

但此非有确实的统计，不过就不详确的户籍所约计。艺工人数有时不能确定，现在把我们一位朋友——劳动者——亲自调查的力工人数列下：

运夫 南门外煤码头六百名 晏家码头八百名 金家码头二百名 小码头二百四十名  
大西门大码头三百名 西湖桥二百名 潮宗门三百名 木码头二十名  
新河码头八十名 火车站一百名 小吴门外湖迹渡八十名

粪夫 小吴门外六十二名 浏阳门七十八名 潮宗门一百廿名 南门外两码头二百廿四名

轿夫 城内 轿行四百六十二家，人数一千三百名

城外 小吴门六十八名 浏阳门八十名 五里牌分路口三十二名 湖迹渡廿八名 湖迹渡分路口十五名

挑黄泥夫 小西门一百三十人 潮宗门九十人

茶馆挑沙水夫 三百八十名

此位朋友报告他调查的情形说，无论到何处调查，他们因为官差繁重，总不肯实说；即以运夫说，如照实数报出，若有运差，便须全数供差。但是这位朋友也是个劳

动者，还没有充分地拒绝罢了。

(二) 劳动者的妇女，不完全处于消费地位。此可分作项说明：

A. 女工的补助 乡村妇女多做纺绩等工，城市妇女多做洗衣、刺绣等工。

B. 生活的料理 无妻室的工人，若自己料理饭食，便贻误工作；若取给饭店，须费自己料理加倍的价值。且不然劳动者的妇女，除娼妓、姨太及贵妇人、小姐外，一般妇女都是最苦的劳动者。与其说未解放的妇女是寄生生活者，不如说是被寄生生活者。因为普通妇女自清晨到深夜忙忙碌碌，都是料理人家的生活。女子在一般社会上，实在占绝大的生产力，决不能说是消费者。

唉！可怜的小百姓，受资本的压迫，达于极点！！

唉！可贵的劳力，半掷于无用之地！！

# 芜湖劳动状况

高语罕

芜湖的劳动界当然是知识幼稚，当然是生活卑下，当然是没有教育，没有团结；然而我因为欢喜和他们谈心，欢喜问他们的“这怎么样？”“那怎么样？”。所以倒听见了多少有兴趣的事，待我把我所知道的，一一写将出来，供大家研究社会学、注意社会改造的人的参考。

## 一、人力车夫

(1) 人数 人力车夫大约有两千人。

(2) 车数 车子有六百余号。

(3) 班次 每天分上午、下午两班：上午班从夜里三点钟起至日里下午三点钟止，下午班从白天一点钟起至夜间十二点钟止。

(4) 车价 每人每班纳车价二百八十文。

(5) 所得 除掉车价，多则七八百文，少则四五百文。但是今天我问一个车夫，他说：“他每天除掉车价，多则要赚一千文”，并说我：“不论多少钱都拉，拉过这个交易，便拉那个，不比和人讲价钱，在那儿闲着好些么？”

(6) 待遇 此地车行共有五六家，平时对于车夫，只晓得要加钱，不计其他。去年有一次要加钱，工人群起反对，大家凑了钱，公推一位哥哥到县里去买上买下地打官司。不晓得这位县大老爷怎样发了慈悲，说是：他们可怜，不准加。于是那些车行也就不敢加了。我们这些兄弟们就感激得了不得。大家又凑了一些钱去做了几对“清官旗”“万民伞”，放了几万头的爆竹，送到这位县大老爷那里去了！那么，他们受车行的什么样待遇，也就可想而知了。

(7) 生活 他们住的房子和猪圈差不多，吃的倒也比较地可以，穿的当然是破烂污糟的。他们喜欢过阴雨天，更喜欢过冬雪天，因为那个时候生意便好了。还有一些山东道上的朋友，没有地方睡，便在人家檐底下安置他们的同我们一样可爱、可贵的

身体了！然而他们依旧比我们强壮得多。他们精力强得一天可以拉两班，平常每人仅拉一班就够了。

但有一桩极背人道的事，就是：没过十六岁的小孩拉车子的很不少，警察不晓得取缔，车主只顾赚钱，哪里留心我们这些小兄弟们的健康！

(8) 教育 当然是没有的了，但是现在因为芜湖学生联合会和赭山省立第五中学的学生办了两个义学授〈课〉，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子女也有到那里去求学的了。

(9) 籍贯 他们小半是北方人士——山东、徐州、颍州、寿县的人居多数。

## 二、扛米工人

(1) 人数 芜湖扛米包的工人，平时有二千多人。若到每年秋季新谷登场的时候，各米帮生意发动，工人数目约在四千左右，至少也有三千四五百人。

(2) 工资 工人扛米上下，每包八文至十二三文不等，照着路途远近或增或减。每人每日可扛九十包。若生意清淡，因人数太多，每人仅扛得数包或一二十包不等。

(3) 工作时间 工人在各米栈——砬坊——机器碾米厂工作时间，大概于每早六时上工，下午六时散工。

(4) 食宿 工人有家小的，子女送饭到码头去吃；晚上去他自己的茅草棚儿里睡觉。没有家小的呢，随时买些面食充饥；夜间便在人家大门底下或是石头岸上，手脚朝天、鼻吸如雷地安息他们为我们人类尽力的精神和躯体了。他们有家小的约占十分之三，无家小的约十分之七。

(5) 分帮 他们的码头都有势力范围的，就是这一帮占的地段，不许那一帮侵入。民国二年寿州帮和山东帮争码头，据说很打死几个人。然而他们并不打官司，你打赢了，这个码头就是你的，我打赢了，这个码头就是我的。究竟现在是哪几帮呢？有寿州帮，有合肥帮，有畚帮。什么叫做畚帮呢？就是山东、徐州、宿州一带的人。就中以寿州帮势力最大，合肥帮次之，畚帮又次之。

(6) 知识 识字的很少。至于识字的所看的书，不外乎书摊上卖的什么《麻城歌》《黄氏女》《对金刚》《十二月相思》《孟姜女》一类的刀头本儿。看报纸的，可说一个没有。

(7) 工头 工人对于工头，毫无感情可言，不过平时赖他领给工资而已。工头对于工人，督率他们工作，一方对于雇主担负货物保险的责任，一方对于工人担负发给工资的责任。不过他们多是“上下其手”，剥削工人的生活的滋养料，去肥他们自己。然而工人还是孩子离不掉娘似的，非要他不行；至于雇主借他去牢笼工人，更不用说了。

(8) 生活 他们的生活，除了扛包、吃饭、睡觉之外，便是赌博、喝酒了。没有事的时候，这个说老大，那个叫伙计，我们出几“宝”，于是他们的博场就开了；或是张三和李四到了酒店，来个四两高粱烧、半斤牛肉，于是他们的“辟克匿克”也就始了。赌输了没有钱，也是骂呀，打呀！喝醉了也是骂呀，打呀！

### 三、理发工

(1) 人数 大约有千二百人。

(2) 家数 大约有三百家。

(3) 籍贯 湖北人居最多数，安庆人也有。

(4) 组织 他们里面组织，很有一点合作会社（Cooperation Society）的性质。他们不是论人计工的，是东家和伙结（即伙计）合作的。赚了钱，东家六成，伙结四成。东家并且管饭。我在一个上中等的理发店里问他们伙结，每月每人平均要分多少钱。他们说，每人每月大约要分六七块钱。

(5) 生活 他们的生活比较地清洁一点。吃酒的不大多，赌博的却不少。他们吃的伙食，比那些苦力好得多了，衣服也整洁多了。

(6) 知识 大半都识得几个字，不过也没有大用处。他们所看的书，也不过是《麻城歌》《黄氏女》一路的货。

(7) 团体 他们的团体，平时是散的。不过每年逢到嫖祖会的时候，他们便热闹起来了。因为他们和外界没有什么交涉，所以他们的团体，也就没有所表现。

### 四、厨工

(1) 人数 大约五六百人。

(2) 籍贯 桐城人占最多数。

(3) 工资 他们的工资是按月计算的。每月多则五块，少则两块三块不等。

(4) 信用 桐城的厨工，何以在芜湖独占势力？因为他们手头清白，不好赚钱。所以人家都相信他们，以为可用。

(5) 工作时间 当然是一日三餐的那个时候。

(6) 待遇 他们在商店口里做生活要比较地好些，若在公馆、衙门里面，便完全是种“杀子以事君”的奴隶了。

### 五、泥水匠—建筑工

(1) 工资 泥水匠分大工、小工两种。大工每天大洋一角七分，小工每天大洋

一角。

(2) 工作时间 大约少则十小时，多则十二小时。

(3) 伙食 伙食是匠头——工头——供给。不过蔬菜、糙米而已。做工每天三餐——二饭、一粥，天阴停工，则仅两餐饭而无粥。

(4) 人数 他们的总数（芜湖的），我没有调查，至于每个匠头所辖的工人，多则一二百，少亦数十人。

(5) 生活 他们的生活更齷齪极了。我住的房子的主人，便是一个匠头。他有一间小房子，里面睡了一二十泥水匠，简直和猪窝差不多！

(6) 知识 蠢蠢如鹿豕，但也不能说没有知道求学的。我们的学生办了一个义务学校，里面有一两个小工。有一天（阴历二月二日）晚上，我去讲演（每礼拜一次），适逢那天晚上芜湖街上玩灯，街上的人拥挤得利害。我打人空中冲到义务学校去，哪晓得大门紧闭，外边站了十来个学生，都候着开门。其中有一个，便是泥水匠。他对于我非常殷情，很晓得求知识是要紧的事，并且很感激我们教育他们的意想，我临走时，他把我送了多远！像这种天真烂漫的人，不知道有多少！

## 六、铁工

铁工分大铁工、小铁工两种。小铁工，又叫钉铁工。他们做工的时间，多则十四小时，少则十二小时。工资呢，每日不过一角多钱。

## 七、纺织工

纺织工的大小工厂很不少，最大的是裕中纱厂。其余的家庭小纺织厂不下数百家，大约每家二三张机。

(1) 工作时间 大约每日十二小时至十四小时。

(2) 待遇 小工厂还好些，大工厂便加几倍地不人道。去年裕中纱厂的工人因为工作的时间（管理人叫他们一班停工，一班吃饭，他们要一律停工吃饭），大起冲突。管理人大发威风，“啪”“啪”打工人几个嘴吧；工人不服，便招警察上前压制，工人还不服，则用武力镇服。这次听说很打伤几个工人。

(3) 工资 大约平均大洋二角至三角。

(4) 教育 教育是一点不注意，现在芜湖学生联合会，特在裕中纱厂附近办了一个义务学校，然而他们去进学校的很少。

(5) 知识 大致和他项工人差不多。

## 八、肥皂工

- (1) 工作时间 十二小时至十四小时。
- (2) 工资 每人每日大洋一角。
- (3) 饭食 雇主供给伙食，每餐两样蔬菜而已。
- (4) 待遇 雇主对于工人，都抱着愚民政策。关于肥皂材料的分配、都不给工人晓得。工人只会做机械的生活，不去留心怎样分配，怎样配合。
- (5) 知识 其愚蠢和泥水匠同。
- (6) 生活 他们的生活极简单，衣食而外，便“侈然而卧”，不知其他！

## 九、木工

- (1) 人数 大约有一千人：大木约占十分之七，小木占十分之三。
- (2) 籍贯 江北——无为、和县、含山——人居多。
- (3) 工资 从前每人每天的工资是大洋一角三分。前年阴历八月，他们同盟罢工至七日之久，要求雇主增加工资，后来居然达到目的，现在的工资所以每天是一角七分。这是包工的制。什么叫做“包工制”？譬如雇主要打一种木器，先由工人估定这种木器，要几天成工，便算几个工。估定之后，雇主只管到期受货，不能问他是否用了他估定的几个工。其实这是工人取巧的法子，也实在因工人每日一角七分的工资不够他们的生活，所以想出这个弥补的方法。这是因为从前生活程度低，工资薄。后来生活日见增高，他们给工资的制度，还没有改，不过一个桌子，实在只需五个工，他便说要七个工或八个工，就是这个道理。若是初出师的徒弟，还不能得着每工一角七分的工资，大概因他们的手艺高低而定。至于零工——就是按日计工——每天的工资，大约至多二角三，至少二角。——以上是小木的工资情形。

(甲) 大木的工资 也是每工一角七分。不过他们必须能有做成一列房屋的手艺，才能得着上边的工资；若没有这种手艺，便照着递减。

(乙) 小木和大木不同的情形 小木不愿做零工；大木愿做零工。所谓雇主，就是工头。

- (3) 工作时间 天长的時候，大约十小时；天短的时候，大约九小时。小木过了重阳，便做晚工。晚工至十二点钟为止，做半个工给资。大木则不能做晚工。
- (4) 知识 太愚鲁，识字的很少。
- (5) 团体 从前芜湖有个工会，现在没有了，他们简直就算没有团体。
- (6) 饭食 工头管饭。平常两样蔬菜，多则三样。犒期则为初一、十五。到了初



一、十五早上，工头照例要请他们到茶馆吃茶，中时犒赏。据说在芜湖各工人的伙食，要算木工的比较地干净一点。

(7) 契约 雇主雇用工人，经人介绍或自己言定之后，必由老板请新雇工人到澡堂里洗下澡才算成了契约。并且于东(?)到工之先，雇主须给若干定钱，以征信用。

(8) 嗜好 好赌博的很多。

(9) 实得 他们每天实在可得约大洋三角的工资。前边的工资制度，不过他们一种习惯上的计算方法而已。

## 无锡各工厂劳动调查表

李 崑

### (一) 丝厂

厂名	所在地	成立年份	车数	工人数
裕昌	杨名乡周新镇	清光绪三十年	330	720
锦记	西门外仓浜前	清宣统元年	310	670
源康	黄埠墩	清宣统元年	320	690
振艺	清名桥	清宣统二年	520	985
乾牲	通运桥	清宣统二年	208	560
乾丰	冶坊场	民国三年	256	630
鸿盛	亭子桥	民国三年	256	645
义昌慎	小粉桥	民国三年	248	620
瑞康慎	跨塘桥	民国五年	280	546
锦丰	周山浜	民国八年	240	630
宏昶	周山浜	民国八年	240	600
工资	最大每日三角五分，最小每日八分，饭自理			
工作时间	仅开日工，早晨五时上工，傍晚六时半放工，每日工作十三小时，星期日并不停工			

### (二) 纺纱厂

厂名	福成纱厂	振薪纱厂	广勤纱厂
组认别	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所在地	东门外兴隆桥	西门外太保墩	北门外长源桥
成立年份	清光绪二十二年	清光绪三十二年	民国六年
资本总额	厂基机器 30 万元， 股本 20 万元	厂基机器 820 万元， 股本 60 万元	80 万元

续表

厂名	福成纱厂	振薪纱厂	广勤纱厂
纱锭总数	13 832 枚	30 000 枚	纱锭 15 360 枚，股线锭子 14 00 枚
机器制造厂名	英国道白生厂	英国道白生厂及爱昔利司厂	英国赫直林敦厂
原动力种类	汽	电	汽
马力匹数	350	1 000	600
一年间需用额	26 500 担	70 000 担	28 500 担
纺纱支别	12 支、14 支、16 支	12 支、14 支、16 支	12 支、14 支、16 支、20 支
一年间制造额	7 500	20 000	11 000
工人数	100 (男) 850 (女)	700 (男) 2 100 (女)	400 (男) 1 000 (女)
工资	最大每日三角五分，最小一角，宿食均自理	同上	同上
工作时间	每日工作时间为二十三小时，分日夜两班，其接替时刻为早晨六时与傍晚六时，午、夜各休息一小时	同上	同上

### (三) 面粉厂

厂名	茂新	茂新第一分厂	茂新第二分厂	九丰	九丰第一分厂	泰隆
组织别	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所在地	西门外太保墩	惠山浜	丁港里	北门外蓉湖庄	蓉湖庄	东门外蓉提浜
成立年份	清光绪廿七年	民国二年	民国三年	清宣统三年	民国八年	民国三年
资本总额	50 万元	30 万元	25 万元	40 万元	20 万元	20 万元
铜磨数	36 部	24 部	12 部	24 部	11 部	12 部
一年间需用额	105 万石	60 万石	30 万石	63 万石	30 万石	28 万石

续表

厂名	茂新	茂新第一分厂	茂新第二分厂	九丰	九丰第一分厂	泰隆
出品类别	头二三 四号	头二三 四号	头二三 四号	头二三 四号	头二三 四号	头二三 四号
一年间制造额	200万包	120万包	70万包	130万包	70万包	65万包
工人数	220人	150人	100人	150人	100人	100人
工资	工资系按月计算，工头每月约二十元，工人最大十元，最小四元，饭食均自理					
工作间	大都仅开日工，早晨六时上工，傍晚六时放工，每日工作约十一时，午膳休息一小时					

#### (四) 织布厂

厂名	所在地	成立年份	织机数	出品种类	
劝工	光复门内	清宣统元年	500	各种丝光、条格布匹及缎、呢、锦缎	
丽华	公园路	民国四年	300	同上	
光华	盛巷内	民国五年	250	同上	
华成森	三里桥	民国四年	250	同上	
南昌	清名桥	民国三年	100以下	各种布匹	
华纶	通惠桥	民国六年	100	各种布匹	
瑞生	小桥头	民国三年	100	各种布匹	
纬成	观前街	民国七年	100以下	同上	
成记	观前街	民国六年	100以下	同上	
大生	前洲镇	民国四年	100	同上	
裕丰厚	东亭镇	民国二年	100	同上	
源利	西漳镇	民国八年	100以下	同上	
怡盛	洛社镇	民国五年	100	同上	
工人数	共计2600人				
工资	最大每日二角六分，最小每日八分，饭食自理				
工作间	仅开日工，早六时上工，晚六时放工，每日约做工十一时				

### (五) 机器榨油厂

厂名	润丰	恒丰泰	俭丰	成茂	三和	巨源	正康	恒德
所在地	南尖	陶曲桥	石塘湾	江夫	洛社	獭团渚	清名桥	通运桥
成立年份	民国三年	民国三年	民国四年	民国四年	民国四年	民国八年	民国八年	民国八年
资本总数	10 万元	1 万元	7.5 万元	7.5 万元	3 万元	3.5 万元	7 万元	50 万元
原动力种类	蒸汽	瓦斯	蒸汽	蒸汽	瓦斯	瓦斯	蒸汽	蒸汽
马匹数	30	24	30	30	24	30	30	220
每日需用额	600 石	100 石	500 石	500 石	200 石	220 石	300 石	1 200 石
每日制造额	675 担(饼) 66 担(油)	111 担(饼) 11 担(油)	563 担(饼) 55 担(油)	563 担(饼) 55 担(油)	224 担(饼) 22 担(油)	248 担(饼) 24 担(油)	336 担(饼) 33 担(油)	1350 担(饼) 1308 担(油)
工人数	共计 980 人							
工资	系按月计算,最大每月 18 元,最小每月 10 元,宿食均自理							
工作时间	早晨六时上工,下午五时停工,除休息外,每日做工十时							

# 北京劳动状况

李幽影

## (一) 财政部印刷局

(名称) 财政部印刷局, (在白) 纸坊。有大小机器二十一具, 职工约二百三四十名。(工作时间) 自早八点至晚六点。(职工月薪) 八元至十五元不等。

## (二) 印铸局

北京印铸局, 在王府井大街。归国务院管理, 并附印政府公报。其中工厂分铸字、排字、印刷、火机四房。备有大机八具, 小机九具。职工共有一百一十余人。工作时间自早八时起, 至晚六时止。职工月薪: 工头, 三十五元至五十五元; 工徒, 八元至二十九元。夜工, 轮日工作, 由晚六点至九点, 另按工费加工资一二分。

## (三) 电灯公司

北京电灯公司, 在正阳门内西城根。前清光绪三十年间创办。有大电锅一具。职工七百余人。工作时间, 由早八点至晚五点。职工月薪, 八九元十一二元不等。

## (四) 地毯工厂

北京地毯工厂, 约有十数家, 但设备最完备、创办最早的只有继长永地毯工厂一家。该厂在彰仪门农商部工艺局内另一院, 前清光绪三十四年创办。职工一百三十余名。工作时间, 由早七点至晚六点。职工月薪, 十二元至十五元不等。

## (五) 自来水厂

北京自来水公司, 在东直门外。前清光绪末季开办。组织分工程、营业二部。备有渗水锅, 大小铁管子, 职工有三百余人。工作时间, 午前七时至午后五时。薪水八元至十一元。

## (六) 造胰工厂

北京造胰工厂，有瑞丰号、成记、振记三家。瑞丰号，在东四牌楼，职工有二十余名。工作时间，自早八时至晚六时。月薪八九元。成记，在西四牌楼石厂内附设，职工十数人。工作时间，早八点至晚六点。振记，在崇文门外五老胡同，职工十余人。月薪八九元。工作时间，早八点至晚六点。

## (七) 面粉工厂

北京面粉工厂，共有贻来牟、庆丰永、扬辉制面股份有限公司等三家。其规模最大、营业最畅旺的，属贻来牟为最。贻来牟和记面粉公司，在西便门内。组织分磨面、营业二部，职工一百余人。工作时间，上午七时至下午六时。薪水七八元至十一二元。

## (八) 织布厂

北京的织布厂，有数十家，但是设备完备、营业日隆的，只有德善织布厂。在崇文门外上宝庆胡同，有机器八具，职工约三十名。工作时间，自早七时至晚六时。月薪七元。

## (九) 电工

北京电气事业，不甚发达。这项工人，只有电话工匠、电灯工匠、电报工匠三种。他们的工作时间并生活状况及工价等情形，都相差不多。做这种工匠的人，天津人居多。每天由早晨七八点钟起做工，下午六点钟完工。每月工资，有十三四块钱的，有十一二块钱的。那电报和电话工匠出去做活，还要穿号衣，为的是防假。因为时常有偷窃电线的人，冒充电工匠，上电线杆子割取电线。

## (十) 石匠

石匠的手艺有优有劣。手艺好的做细活，手艺坏的做粗活。那细活是刻碑文以及坟前的石人、石马、石牌楼等一类的东西。那粗活是做石台阶、石桩子等物。做细活的，每天的工价三吊六百文；做粗活的，每月挣三块钱。柜上可是每天管三顿饭。由早六点多钟，就得干活，总得落了太阳才能收工。平常不能无故歇工。一年三节，才有三天歇官工的日子。每年一到了鲁班的圣诞日子，石匠的同行，都照例休息一天。因为石匠行的祖师是鲁班，同行的人还得各捐香资，唱一天行戏。石匠要是收了徒弟，照例是三年为学满的日期。学满之后，还得帮助本铺一年。同行的工匠，倘若要有年

老不能做活的，大家必须助给他养身费。同行里头要有死亡，无资葬埋的，大家必须量力资助他的葬费。如有不守行规的，可以照公同议决的罚办。倘犯重大的违约，就要革除本行，不准再做石匠。那做细工的石匠，能刻碑文的很少。所以刻碑文的石匠，工价分外从优，一天差不多总能挣两三块钱，另外还为需索酒资。

### （十一）洗衣作

北京自前清光绪庚子年以后，才有洗衣房，那时不过专给洋人洗。后来中国人有脏衣服，也都找洗衣房去洗。于是洗衣业，才日见发达。他们所做的事情，可分三种：一种是洗活，一种是煮活代刷活，一种是烫活。那洗衣房主要的人，就是烫活的。那烫活的还分头案、二案，凡是拿手的活都归头案烫，如裙子、硬领、西服、花边，这都是拿手活。那零七八碎、不要紧的东西，满归二案烫。手艺既然有优有劣，挣项遂各不同。那头案烫活的洗衣匠，每月的工价有挣现洋十八块的。平常头案烫活的洗衣匠，每月的工价十二三块钱。二案烫活的洗衣匠，每月八九块钱。那洗活的洗衣匠，每月五六块钱，可是有管饭的，有不管饭的。柜上管饭的挣项小，不管饭的工钱大。做工时间，每天自上午六点起，到正午止吃饭。饭后可睡一小觉，歇一会儿。晚上有做夜工的，有不做夜工的。洗衣匠这一行，现在学的人很不少，可是没有磕头认师的，也不用学三年零一节。是哪一时学会了，哪一时就可以挣钱，并且一进门，每月就有一块钱的工钱。

### （十二）修理钟表匠

修理钟表，本是一种细工，极费目力。所以三四十岁的人，都得戴花镜。做工的时间，每天自六点多钟起工作。上午十一时吃早饭，下午四时吃晚饭，都是柜上供给。虽然整天不闲，可是因为人的目力，绝不能永久看视微小的物件，所以做一会儿总得稍停一会儿，或是抽烟，或是喝茶，然后再做。工匠们的工资，也不一样，因为所会的手艺不同。有只会修理钟表的，有兼会修理琴盒、话匣、眼镜等，他们的工价，有三四十吊钱的，有三四块钱的，有五六块钱的。

### （十三）银匠

银匠专在首饰楼做工，制造首饰以及银器、银玩物等。做工的时间，自每日早晨七点来钟起，一直到十点钟吃早饭。吃完了早饭跟着就得做工，直到下午五点钟，吃晚饭。吃完了晚饭，还得做夜工，做到十点，才能完事。每天如此，平常无故不准歇工告假。每月的工价，是三四两银子。在工价以外，还有点零钱。每逢五月节、八月



节、年节，银匠可以轮流歇几天工。平日中家有紧要的事，或是自己害病，都可以告假的。银匠收徒弟，也是三年为满的定例。在学徒期限以内，只是管饭，可没有工资。学满之后，才能给钱。

#### (十四) 漆匠

漆匠所做的活，就是往木器上上漆。如用物中，桌、椅、几、凳都可以上漆。玩物中如鸟笼子等，也是擦漆的工。现在漆匠这一行的事业倒很发达，因为人力车都得上漆，所以漆业日隆，漆匠都很忙。贫苦之家有小孩的，也都想学这种手艺了。学漆工都得学三年徒，这三年的工夫白做工，一个钱不能挣，起早睡晚，真得卖力气干活。学这种手艺，须身子骨强壮、气力足才成。不然一个气力敌不住那漆味，可就被漆咬了。并且学徒真得忍气耐时，挨打受骂，都得忍着。耐到三年学满之后，才能出师，自谋衣食。漆匠的工作时间，每天早晨七点来钟，就得动手干活，到晌午吃饭，吃完饭仍照常干活，一直干到晚六点，才吃晚饭。晚饭后，有打夜做的，有不打夜做的。每天如是，不能偷闲懒惰，平常不能无故告假。或是因病，或是家中有紧要的事，才能告假歇工呢。柜上歇官工的日子，就是一年三节，还可以歇几天。漆匠的工价，每月五六块钱，有挣七八块钱的不等，可是柜上管饭。另有一种代画彩的漆匠，挣的较多，每月总合十五六块钱。

#### (十五) 裱糊匠

裱糊匠这行人是专做纸活。雇用裱糊匠的所在，是冥衣铺。这冥衣铺承做来的活儿统归裱糊匠做，如裱糊顶隔跟糊车船轿马、玩物摆设、童男童女、四季花盆，以及飞禽、走兽、大小器具，全能仿造。那裱糊匠要在住家的家里去糊棚，叫做“做白活”，每天工钱六吊。冥衣铺有时承做的活多，就得上“口子”上去叫人（就是现到茶馆去找裱糊匠）。要是学徒弟，先得立下字据，以三年为学满的期限，倘不到三年，中途告退，须把每日的饭钱缴还。学徒弟时，先学冲浆糊（俗呼浆子），再学刷纸，再学架架子，最后才学糊纸。学徒在三年期限之内，每日所挣的工钱，得分给师父一半。出师之后，才完全归自己。这行所供的祖师是文昌帝君、宋文公、朱夫子。每年十月，总要祭一次祖师，凡是同行的匠人，各出香资，合凑在一块，唱一天酬神戏，大家吃喝快乐一天。

#### (十六) 雕刻工

雕刻工的手艺也是一种细工，极费时间。这路雕刻的工匠，虽然也在劳动界之内，

可是雕刻工匠的性质与普通工匠的性质不同。雕刻匠赋闲时没有下街吆喝的。每天工作的时间，由上午八点起至下午六点停工。每天早晚两顿饭，可不能吃“里一外九”（窝窝头的别号），总得是一顿面、一顿饭。到了每月的初二、十六，都得吃两顿犒劳。平常日子可没有放官假的，总得按一年三节，才能有几天休息的日子，平常日子有事也可以告假。雕刻工匠的劳金，每月总在五六块钱不等。雕刻工匠收徒弟，是三年零一节的期限。

### （十七）木匠

木匠专管承造、起造房屋一切的木活。每天早晨七点来钟，大家在“口子”上会齐，一同往做活的地方去。一天惟有吃午饭跟歇茶歇，是他们应当休息的时候。除此以外，老得做活，等到落太阳的时候，才能够收工。每天的工价，是五十七枚。可是有一路木匠，专做零活。每天早晨背上应用的家伙，串街绕巷，吆喝着修理桌椅板凳，如配个桌子腿、钉个小板凳，全是他们的正活。工价是看活的大小，当面说定。大约一件零活，可得几个铜子。一天工夫，也能挣个三吊五吊。那木匠供的祖师，也是鲁班。每一年祭一回。由同行的人，公捐香资，唱一天酬神戏。同行中有死丧无资的人，大家公助丧葬费。并且木匠行的人，有大家公共拿钱置买的坟地，叫做木匠行的义地。同行中若死了人，无资买坟地的，就可以埋在义地里。木匠要是收徒弟，都以三年为限。出师之后，也得酌量帮助师父些钱财。

### （十八）铁匠

铁器铺里做手艺的人，每天早晨六七点就得做工。一天除去吃两顿饭以外，一点闲工夫都没有。并且平常日子要没有紧要的事，决不能告假歇工。每年都有一定的歇工的日子，五月初五端午节、八月十五中秋节，可以轮流歇一天工；十二月三十年节，可以轮流歇几天工；同行祭祖师的日子，大家也可以歇一天工。这行供的祖师是太上老君。每年在太上老君圣诞的日子，同行的工匠总要集会一天，借此可以联络同行的感情。徒弟也是学三年零一节，满了期限，谓之“出师”。但出师后，还不能挣钱，总得帮助师父二年。等这二年完了之后，那才能自己挣钱。铁匠的工价不一，总得看手艺的优劣。手艺最好的，到铺子里称为大师父，每月可以挣个六七块钱，其中有二三块的，有三四块的。可是不拘挣多少钱，全是柜上管饭。

### （十九）瓦匠

瓦匠分大工、小工两种：大工是专做正活，如墁砖、安瓦、砌墙、抹灰等事；小

工专做下手活，如煮灰、挑水、抬土、和泥、送砖、运瓦、填线、刷浆等事。一清早起来，先得“上口子”（就是日日都去的那个茶馆叫做“口子”），会齐了伙伴一同走去做活。做到晌午吃饭，回来又做活，直到三点多钟的时候，那瓦匠照例歇一回茶歇。本家得给他们沏一大壶茶，大家喝茶抽烟。歇个四五十分钟的工夫，又去干活，一直到落太阳才能收工。晚上没事的时候，又得上“口子”，因为瓦作行里找人，都得上“口子”上找去。大工的工价，每一天是五吊七百文；小工的工价，三吊七百文。不差什么的人家，都要给瓦匠每名每天加三百钱酒钱（凑整数），仿佛是鼓励他们的意思。其实那瓦匠奋力干活的很少，反正干一天有一天的工钱，他总给雇主耗工夫，北京人叫这样的行动为“摆工”。要是图工程速成的，最好是把那活全交给瓦匠，要他多少日子交活，总可办到。本家用不着去监工，这叫做“包工”，但是包工的工程每多草率，想要结实、细致很难。

瓦匠要遇下雨、下雪的天气，就不能做活，那名词叫做“挂啦”。要是做半截活，下起雨来，那也要“挂”。要在上午遇雨，这天就算白“挂”，因为这天的活，就算白干，本家决不给他们工资。要是在后半天遇雨，本家也得如数给工钱，这是北京通行的规例。瓦匠上“口子”上叫人可不白叫，做一天活得分给那叫人的头儿五六枚铜元。有那没有家伙的瓦匠，得跟那瓦匠头儿赁，大约一天三五枚铜元（也看东西多寡）。瓦作行的同人，每年祭一回祖师。大家捐凑香资，唱一天行戏，吃一天酒席。那瓦作行的祖师，供的是鲁班。瓦匠要认老师，得磕头拜师，一律是三年零一节为期限。在未出师的时候，所挣的工钱是跟师父平分。出了师之后，自己所挣钱才归自己。可也得帮顾师父，有按年节帮助钱财的，有每月给个三十吊二十吊的。出师之后，就得遵守瓦作行的规矩，同行中有死亡无力葬埋的，大家公凑五元钱，作为那死亡的棺里丧葬费，这是瓦作行的一切情形。

## （二十）理发匠

理发匠有二种：一种是做月活的，一种是做散活的。那做月活的，是在理发馆里挣工钱。每天早晨只要铺子一下板，这耍手艺的伙计，就得在铺子里应酬顾客。一天柜上管两顿饭，可没准时刻吃饭，因为不能为吃饭耽误了买卖，总得抓着闲工夫，才能吃饭呢。这理发匠应做的事，是推光、剪分头、推平头、刮脸、取耳、剃头、编辫子、放睡（?），这都是理发匠的职任。所有的理发费，都是交柜。小费酒资，归伙计们。每天到夜晚十点多钟上门的时候，计算一天收入的小费，大家平分。他们的工钱，每月不过两三块钱，有时小费竟比工钱多。理发匠供的神像叫做罗祖，每年也要祭一回神，唱一台行戏。做徒弟的以三年零一节为期限。期满之后，须帮助师父一年半。

同行中有死亡无葬费的，同人必须酌赠葬费。那做散活的理发匠，是自己置一份剃头挑子，游街绕巷，可不吆喝，全以“打唤头”为标。这路理发匠的手艺总差一些，理发也没有一定的价目，随便由人给多少是多少，绕个一天，也能挣个六七吊钱。

### (二十一) 成衣匠

成衣匠，俗叫做“裁缝”，专管承做男女四季的衣服。成衣铺也是开张铺面的营业买卖。成衣匠被成衣铺的掌柜的雇了去，他就专管低头做活。每天由早晨七点来钟起一直做到太阳落，忙时且要做夜活。但是夜活有一定的时限，到了时候就收工。大半是一支蜡的工夫，由点上这支蜡做起，等这蜡点完了，就算收工。那成衣匠都得学三年徒弟。做学徒时，先学缝纽扣、缝粗活，有时还得做饭、打扫屋子。受苦受累，忍耐三年，期限满后，才能挣钱。成衣匠的工钱，每月三四十吊钱，可也得分手艺的好坏，才能定工价的多寡。不拘挣多少工钱，全是柜上管饭。成衣匠活最忙的时候，就是春天的二三月跟秋天的八九月，这是成衣匠活最忙的月份，因为在这几个月里添做新衣的最多。

### (二十二) 花匠

这种花匠，北京叫做“花把式”。雇用花匠的所在，就是鲜花厂，又名花洞子。那阔绰有花园子的人家，也雇用花匠。花匠专管养育花草，这种手艺，很是不易，须懂得花卉的性情。花匠在花厂子里，一个月也就挣上三块上下钱，可是柜上一天管两顿饭。要在阔人家的花园子里做事，一个月总挣个四五块钱，可是也管两顿饭。

### (二十三) 邮差

邮政局送信的人，叫做“邮差”。“邮差”专管投递信件，但是“邮差”等级不一，所司的职务也不同。北京邮务管理局，原先叫做邮政总局，后改名北京一等邮局，现又改为邮务管理局。共有支局二十一处。邮差的执务不一，有专管投递信件的，有专管巡回开信筒子的，有专管本城快信的，另有洋差、听差、苦力。那专管投递信件的“邮差”，北京各支局共有二百五十二名。这路“邮差”，专管投送普通信件，身穿绿色衣裤，绿色外褂、头戴绿帽，挎着一个绿色信包。“邮差”各分路线，自己熟悉哪一方，就可以专投送哪一方的信。在临出去投送的时候，自己得先顺一顺，把那信的地址查点一下子，按着胡同的远近、次序查好了，在那信封的后面，盖上图章（自己的姓名），然后搁在信包内，按信投送。晚间“邮差”每人各打着一个玻璃灯。那专巡回开信筒子的“邮差”，可不管投送信件，仅管到各街巷按时开信筒子取信，并由各

支局取信送往前门东车站第三支局。因为第三局是分发信件의总处，所有各支局的信件，都得送到三局，由第三支局再按那信面上所开写的地址分发。这路“邮差”，北京各支局共有四十四名。还有一路“邮差”，是专管本城的快信。这路“邮差”，每人有一辆脚踏车，专管投送快信。这路“邮差”，北京各支局共有三十二名。还有一路洋差。这路“邮差”，须得认识洋文，专送外国人的信，所以成天往东交民巷跑。这路洋信邮差，共有八名。邮差刚入局时，只挣十一块钱，可是一年一涨。所以越干的年头多，越挣的多。邮差涨钱，也分三级，看他们所穿制服袖口上的纹章，就可知道：一道的，每一年涨钱七毛五分；两道的，每一年涨一块钱；三道的，每一年涨一块五毛钱。另有一路金道的，凡是金道的都是差长，每月约挣二三十元不等，另外有饭银。还有一路当听差的，也穿绿色制服，是专管看守信袋等事，每月也挣十一块钱。听说这路听差，别处支局没有，就是第三支局有十二名。还有一路苦力，是专管沏茶、添火以及种种杂事，每月挣九块钱。这是邮局各级邮差的种种状况。

#### (二十四) 骡车夫

骡车俗呼轿车，在头些年没有汽车、马车、人力车的时候，北京只有这一种轿车。轿车的类别有二：一种是自用车，一种是买卖车。自用的轿车，是坐车的主人自置的。雇用车夫，都称为“车把式”。所有车上应添、应换的家具，以及骡子吃草料，统归主人花钱。“车把式”只管赶车，其余套车、卸车，以及溜骡子、刷车、上料，另有“马挠子”管理。那“车把式”每月的工钱，是六七块钱。那“马挠子”每月只挣上一块来钱。从前北京拴轿车的人家，总不下六七千家。现在拴自用轿车的人家只剩五百来家了。“车把式”在工钱以外，还有活，很多的零钱。主人在外边一吃饭，“车把式”就讨饭钱两吊；主人家办喜事，“车把式”也要讨赏钱。这是自用轿车赶车的情形。那拉买卖的轿车，有“站口”车，有“跑海”车，那“站口”车是有一定搁车的地方，这路车都很整洁，由早晨六点钟雇到太阳落。这一整天的车价是一块钱零两三吊钱。这赶车的除去喂牲口跟自己吃，一天可以剩个十吊来钱。这路车也是日见减少，现在在北京只有两千来辆了。那“跑海”车就是极破的轿车，轻易没人坐，专拉物件。现在都在火车站给人拉行李，看物件多寡、道路远近，临时讲车价。拉一天也能挣个十几吊钱。这路“跑海”车，北京现有三百来辆。

#### (二十五) 敞车夫

敞车的类别有二：一种是坐人的，一种是运物的。坐人的敞车叫做“趟子车”。这路车很是整洁，都有蓝布棉垫。坐这路车都有一定的车价，并有一定的路线。如由西

直门到海甸，每人四枚铜元，一辆车可以坐十一二个人。那赶车的干一天可以挣个三四十吊钱。这路“趟子车”北京只有七八十辆。运物的敞车，专拉搬家的，管装管卸。由太阳出，一直到太阳落，才挣一块五六毛钱。这路运物的敞车，现下北京有六百余辆。此外还有拉煤的敞车，拉灰的敞车，拉黄土的敞车，拉煤油的敞车，那都是论趟。看分量的轻重，道路的近远，现讲价钱。这些个车合到一块，北京总有三四百辆。他们每天都可以挣个二十来吊钱，除去牲口吃，一天可净得拿一块来钱。

## （二十六）人力车

人力车又叫东洋车，这种车的类别有三：一种是自用车，一种是包月车，一种是拉散坐的车。自用的车夫，每月总挣个十块来钱。主人有饭局、赌局，他们都有应得的饭钱、厂子钱。此外如修理车、买电石，从中总得沾濡点。这自用的人力车，现在正在发达的时代，日见其多。那包月的人力车，也是一种营业，不过这种车不拉散坐。那拉车夫由人力车厂子里，赁来车子包给坐车的主人，每月连工资得十七八块钱。拉车的每月除去赁车的费用，可以净得十块钱左右。至于零钱，也与自用车一样。那拉散坐的人力车，也是在车厂子里赁来的，赁时须有铺保和保人。车份是一天一交。一辆车可以赁两个人，有拉早的，有拉晚的。拉早的由早六点一直拉到下午四点，拉晚的由下午四点一直拉一夜，只要别误了拉早的时候就得了。那拉早的，叫做拉白天的。赁车的车份有多有少，因为车有新有旧，至贵的也只三吊多钱，至贱的仅十几枚铜元。拉白天的车份贵，拉晚的车份贱。遇上验车的日子，跟五月节、八月节、年节，车厂子都照例不收车份，白拉一天。这种拉散坐的人力车，随便在街上讲买卖。有论钟点的，是十二三个铜子一点钟。有论道路的，是看道路远近，论价多寡。一天的工夫，有挣个十吊八吊的，有挣个三吊五吊。北京的人力车，连自用带营业的，总不下七八万辆，并且还是日见增多。

## （二十七）马车夫

马车也分自用、营业两种。那自用的，是坐车的主人自己的车，雇用车夫来赶车。照例马车都得雇用两个人，在车前拉缰的那个人叫“马夫”，在车后边的那个叫“跟车的”。“马夫”就管赶车，“跟车的”事情倒多，喂马、溜马、套车、刷车；车走在道上，到了拐弯的地方，“跟车的”得跳下车来，跑在前头牵着马慢慢过去。要说工钱，“马夫”每月挣十二三块钱，“跟车的”只三四块钱。这种自用的马车，近几年来日见减少。目下的营业马车，也有点不大时兴了，那营业马车可不站街口，都有马车行，赁一天约需四五元钱。赁车费得完全交柜，因为那“马夫”与那“跟车夫”也是交柜

上的工钱，不过是他们总要跟那坐车的讨酒钱以及车饭钱等，这都归“马夫”与“跟车夫”的零钱。北京的马车，很是不多，连自用的并营业的，有一千二三百辆。

## （二十八）汽车夫

因为汽车用不着骡马，所以称那车夫为“司机”。车行的快慢，全在乎“司机”的手力。倘行走太快，即能生出危险，所以警察厅为保护民命起见，对于“司机夫”取缔极严。先得在厅考试，首重目力、耳力，并有七等捐以上之铺保，或有三十块钱的押款。行走须听警察的指挥，拐弯总得先打手式，往左拐须用手往左指，往右拐须用手往右指。未从打手式之先，总得先鸣号筒，为的是叫巡警注意，以便打手式。倘有碰伤行人以及物品等事，须受警察的裁判。先将相片、执照交区，轻者罚金，重者取消“司机”执照，判以二等以下的有期徒刑。但是取缔虽严，仍是时常出险。那“司机夫”每月的工价有三十余元。另有一名跟车夫，每月才挣七八元钱，跟车夫管绞火、开车门、刷车等事。现在汽车正在隆盛的时代，日有增加。并有营业汽车，雇坐须按钟点，每一天总在十五块钱以上。北京的汽车，连自用的带营业的，有五百余辆。但是车数，仍在增多不已。

## （二十九）搬运夫

搬运夫，专在火车站上给坐车的客人搬运行李、衣物。搬运夫都有一名头目，管理一般搬运夫。那搬运夫都穿着号衣，上边有号码。在火车停发的时候，那搬运夫全推着一种铁车。坐车的客人要搬运行李的，只要告诉他运到什么地方，他必给你运过去。记准了他的号码，把东西交给他，可以毋庸跟着他走。就是有贵重物件，也决失不了。搬运夫运送物件，都用手推车（俗呼矮子车）。运送物件的脚力费，看道路的远近、物件的轻重，合计取价。他们所挣的运物脚力费，完全得交给搬运夫的头目。那搬运夫都按月挣工钱，每月挣八九元钱。此外搬〈运〉夫都有外钱。给客人运到了东西，索取脚力费，如外还讨几枚小费，俗称做酒钱。这种小费可不交给头目，是归自己，谓之零钱。搬运夫哪一天每一个人都有个一块半块的零钱。搬运夫本是一种卖力气的劳动，北京人都称这路人叫做“脚行”。各车站搬运夫的人数不一，有三四十名的，有二三十名的，有十数名的，并且还是随时地添减，没有一定的额数。

## （三十）抗夫

抗夫俗说叫做“抗肩的”，又叫作“窝脖的”。这路抗夫专仗着卖力气吃饭，所以他们在劳动界中是最辛苦的。不论东西轻重、物件粗细、道路远近、物品大小，那抗

夫都能抗。抗夫所用的器具，就是一根木棍，只要他把那东西抗上背，就飞也似地走。抗夫都有头目，那头目专管应事，或包抗，或论天，或论趟。那包抗得看东西多寡，揣度得用几抗，才能约价钱呢。那论天的，大约都是每一名抗夫，一天挣一块钱。那论趟的，得看道路的远近，才能要价。头目应下事来，分派那抗夫，叫谁去谁就得去，不得争先退后。抗夫所挣的钱，都得照规矩分给那头目。因为那头目不但管应买卖，他还负着挺大的责任，人家把东西完全交给他，有丢失、伤损等事，那头目就得赔偿。抗夫的头目，成天联络各嫁妆铺、各木器铺等，因为这些铺里卖出去的物件，大都用抗夫包送。

### (三十一) 水夫

水夫操作最苦，挣钱最少。原先北京只有倒甜苦水的一种水夫。自从有自来水及洋井以来，水夫也分为三种：一种是倒甜苦水的水夫，一种是倒自来水的水夫，一种是倒零水的水夫。这三种水夫，性质不同。分述于下：

(1) 倒甜苦水的水夫。这路水夫，统都是山东人。也按买卖似的，有掌柜的，有伙计，可是没有栏柜和字号。他们的住处，叫做“水屋子”。这“水屋子”原是一种营业性质，专供给各户的用水。给水的方法有四种：一种是卖零挑水，一种是卖水牌子，一种是包车水，一种是包月水。那卖零挑的水，是倒一挑水给一挑钱，现倒现给。那卖水牌子的最占多数，凡是北京的水屋子，都预备一种竹牌子，长约三寸，宽约五分。上头烙着胡印，那胡印是一个水屋子一个样儿，为的是怕人假造。竹牌子头上有一个小窟窿，住铺户先拿出钱来，买些水牌子挂在家里。那水夫每天来倒水，倒几挑水给他几支水牌子。那包车水，是一车子整车出卖，不论挑数。那包月水须看人口多少，人口一多一定用水也多，那包月的水价自然就贵。讲妥价钱，他总须供人足用，不能叫用户缺水。可是用户如有特别用水的地方，那水夫就另跟人家索水钱。如办红白事以及摇煤、浇花等项，都得另给钱。要是一办上事，如娶媳妇、聘姑娘、生日、满月、开吊、伴宿等等的事情，不但这一天所用的水得另给水钱，并且还得管挑水的两顿饭。平常日子管水夫饭的，只有粮食店，所以水夫全愿意给粮食店倒水，一天可吃两顿白面。要是在“水屋子”吃饭，那可是真苦，除了杂合面，就是小米面，成年老吃这个“里一外九”（窝窝头的别名）。除了过年跟五月节、八月节，才吃点好的，也不过是炖点肉，蒸点馒头，要不然吃顿煮饽饽，就算大吃喝了。他们的饭食既苦，干活还是真累。每天由早晨六七点钟，就得站在井口上打水，一柳罐一柳罐地往上汲，倒在那水车子里。装满了车子，推到用户的门口，再一挑一挑地往院里挑，成天就这样苦干。



北京人常说，最累不过倒水的跟跑报的。由早六七点钟一直做到正午十二点钟，才能吃饭。吃完了饭，紧跟着又做，一直地做到落太阳为止。每天如此，也不管什么阴天、刮风、下雨、下雪，全都得照常做活。并且连节年都不能歇工，一年的工夫，就有一天官工，每逢旧历的正月初一，那是水夫歇工的日子。凡北京的“水屋子”，每到元旦那天，都一律歇一天工，可是年年在十二月三十的夜里，水夫要倒一宵的水，足足累过一夜，次日才能歇一天工，合计起来，简直地是没有歇工日子。因为水夫要是一歇工，家家就都不能吃水了。水夫的工钱也很少，一个月的工夫，才挣铜元三十吊钱。不过水夫们都有点外钱，多挑个三挑两挑的，自己就入了私囊了。到了端午节、中秋节、年节，向例住户都给水夫节钱，两吊、四吊、一吊、五百的不等。那水夫把这节钱拿到“水屋子”去，大众平分。这是水夫的情形，我再说说“水屋子”的组织法。

北京的“水屋子”都有“水道”，某某胡同是甲“水屋子”的“水道”，某某胡同是乙“水屋子”的“水道”。乙不准在甲的界内倒水，甲界内的住铺户，就得买甲“水屋子”的水。谁也不能夺谁的买卖，因为那“水道”全是花银钱置的。看买卖的好歹，定“水道”的贵贱，有花三五十两的，有花百八十两的，有花三二百两的。置“水道”分作三种：有买，有典，有租。买的“水道”，是永远为业，价钱较贵些。典的“水道”，要看年限的远近，才能定典价，到了年限，得准业主拿钱取赎。租的“水道”，是到一个月给一个月的钱。现在“水屋子”的“水道”可不值钱了。一则受洋井水的影响，二则受自来水的竞争，“水屋子”的买卖已被夺了一大半了。至于“水屋子”出卖的水，共有两种：一种是甜水，一种是苦水。甜水贵，苦水贱。所以住户都预备两口缸，盛两种水，吃甜的，用苦的。原先甜水卖六文钱一挑，苦水卖四文钱一挑，后来屡屡涨钱。现在甜水卖三枚铜元两挑，苦水卖一枚铜元一挑。那吃包月水的，价钱还微便宜一点，有个七八口人，一月花上四五吊钱，就能足用。

“水屋子”的水夫，北京人都称呼他为“三哥”，倒水的也非常爱听这种称呼。凡是挑水的，都带着一个布挎兜儿，为的是装水钱跟水牌子。那挎兜里都搁着一块炭，现在有改用石笔的了，因为那用水的人家，不免有个赊欠。如你欠一挑水钱，那水夫就在你墙上用炭画一道，五道是一朵花，其形式如（出）。所有北京的“水屋子”，都是这样画法。一看几朵花，就知道欠多少挑水了。水夫所用的器具，都是掌柜的预备。所以开个“水屋子”，也用些资本：置买水车子、水桶、扁担、井绳、柳罐。这些样家具，是水夫日日不能离的，所以使得很费，三天两头就得修理，隔个几天，又得添买新的，这全都出在柜上的公账。

“水屋子”以外，有一种洋井。这洋井水的味道极甜，所以住家、铺户，多有指名

要洋井水的。可是洋井没有挑水夫，“水屋子”的水夫，后来代挑洋井水，是卖两枚铜子一挑，就是他那水桶非常之小。市井上专有一路劳动苦人，自己置一付挑子，份外水桶大得多，专挑零水，这就是我所说的挑零水的水夫。他也挑自来水，他也挑洋井水。这种挑零水的水夫，在春夏天最好，因为家家都用水多。那“水屋子”的水夫，跟那挑自来水的水夫，全都忙不过来，不能供给各家足用。有那用水多的，跟那培花、养鱼的人家，自然就得另找这路挑零水的来倒水。所以这路挑零水的，总得到了春夏天，才能有买卖。一入了秋，立时就见萧条。一到冬天，那就算没买卖了，自然就得歇业改行，另做别的生意。这挑零水的，因为他的水桶大，所以水价也就贵一点。一挑自来水，卖两枚铜元；一挑洋井水，卖三枚铜元。在夏天正忙的时候，一天的工夫，也能挑个二十多挑水，合计起来，一天也能挣个六七吊钱。除去水价的本钱，一天也能赚个四吊多钱。

(2) 自来水夫。这自来水夫有两种：一种是看龙头的，一种是推水车子的。那看龙头的，每天早晨六点钟就得去，有挑水的要过票来就给他放两桶水。成天倒是累不着，就是得长长的工夫、耐耐的性，一直的耗到下午六点，把龙头一锁，背上家伙回局交票，这就算完事。天天如此，不拘刮风、下雨、下雪，都得照常去看龙头，万不歇工。这路看龙头的水夫，一天挣二十四枚铜元，一个月也合五块多钱。那推水车子的自来水夫，终朝所操作的事，与那“水屋子”的水夫是一样：有时推水车子，有时担水挑子。可是这种自来水夫与“水屋子”的水夫挣项不同。那“水屋子”的水夫，一个月挣上三十吊钱。那自来水的水夫，一个月挣六块钱。这种自来水的水夫，可不分路线，也没有“水道”，哪一条胡同都可以倒。只要用主给自来水公司去封信，或是通个电，告诉他自己的住址门牌，自然那自来水公司就派水夫见天给你倒水去。或是在街上遇见自来水夫，当面告诉他，他也能按日来倒水。每一挑是一个半铜子。

## (三十二) 粪夫

北京城的粪夫，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类是长期的粪夫，一类是短期的粪夫。

(1) 长期的粪夫。长期的粪夫，有粪厂子。粪厂子也是一种售粪的营业，比别项的铺商，所差就是表面上的几点：粪厂子没有门面房，没有字号，没有栏柜；所用的伙计们，也没有铺规的礼俗，也不穿长衣服，更没有收徒弟的粪厂子。要开粪厂子，总得先拿出银钱来置买“粪道”，北京城久有这种旧例。凡是九城圈里头的各街各巷，都有“粪道”。由某胡同至某胡同，是甲的“粪道”；由某街至某巷，是乙的“粪道”。自己只准在自己的“粪道”界线以内拾粪，各守各的区域，谁也不能到别人的“粪道”界线内去拾粪去。倘有私自跑到别人“粪道”区域里去拾粪，就叫做“偷粪”。

要叫本粪道主看见，不但把那偷粪的所有粪全给人倒下，并且还要把他粪桶、粪勺子全给扣下。彼此一口角，真是臭打一气。

要打算开粪厂子，先得置好了“粪道”。那“粪道”有买的，有典的，有租的。买的要看那粪道的区域大小，定那价值的多寡。典“粪道”要分年限。租粪道有按月付租价的，有按一年三节付租价的，有按一年四季付租价的，有半年一付租价的，有一年一付租价的。置好了“粪道”，才能开粪厂子。开粪厂子，要找宽旷地方，为是晾得开粪，堆得开粪垛。原先京城里头很有些个粪厂子，冬天还好，一到了夏天，那种臭味儿，真把四邻的人熏出病来。自从设立警察，极力取缔粪厂子，以重卫生，几乎把粪厂子全驱逐到四郊去了。现在京城里头虽然还有粪厂子，可以取缔得极严。粪车也得盖盖，粪桶也得盖盖，粪坑也得盖盖，不准在城里头集存粪，随时打扫。这一来人民真少闻点子臭味。开粪厂子租上两三间房，雇上几名伙计，本所使用的家具，都是掌柜的预备。粪车、粪桶、粪勺子、笊帚、粪集子、木锨、五扯、这都是粪夫手使的器具。

粪夫每日的操作，由早六点多钟起来，背上粪桶，拿上粪勺，先得上铺户去掏粪，掏完了铺户的，再掏住户的，那是一定的规矩。因为铺户开门开得早，住户起得晚，又因为掏晚了一点，铺户里就有了买主，粪夫出入很于营业不便。住户可以随便。到了茅房外头，须先用那粪勺子打两下粪桶，才能走进去。倘乎那中厕里有人，一听见粪桶响，可以让他在外稍停。如粪夫不言语或不响动一下，遇上茅厕里有人，那就失了规矩。粪夫每日除了掏粪以外，还得在粪厂子里晾粪、翻粪以及推车子往城外头送粪，这都是粪厂子里的伙计应干的活。粪夫非常地劳动，一天忙到晚，总没有一会儿闲工夫。并且干这宗事情，没有歇工的日子，除了下大雨、下大雪，那可以临时歇一会儿。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有正月初一那一天，是粪夫歇官工的日子。

粪夫是柜上管饭，每月工钱三十吊，在外边可以找点零钱。干这种事是夏天最难过，可以只有夏天，粪夫才能抓点零钱。因为粪夫一到夏天，就故意发坏，隔个两三天才去掏一回。夏天人家都怕脏，总盼着那粪夫勤来，自然就得格外给粪夫点钱，他才每天来掏粪呢。夏天给粪夫钱，可不一样。有一天给一两个铜子的，有这一夏天给个三吊两吊的。给钱多由初伏那天给起，一到了立秋就没人给钱了。这种钱可不交柜，是伙计们的零钱。一夏天所得的钱也很不少，虽然不能家家都给，可是在中等住户以上的人家，没有不给钱的。此外还有一种节赏，那也是粪夫应得的零钱。一年三节，照例家家都得给粪夫赏钱。不过是有多有少，有给三吊五吊的，有给吊数八百的，有给三两个铜子的。可是集少成多，每一节那粪夫一人也得个块数八毛的。

别看那粪厂子的事业不清洁、不雅观，可是收入最厚，获利最丰。因为那粪全是

白捡来的，并不花钱去趸买，捡来之后，就能卖钱。专卖给农夫，作田地的肥料。卖一粪箕子、一挑子、一粪车子、一大车，都可以随意商量。那粪的行市，也有涨有落。大约是每年旧历的正月里的粪贵，因为正月人人都吃好的，油水大，拉出来的屎也值钱。六月的粪，就不值钱，因为人人都爱吃甜瓜、西瓜，粪里的瓜子，是决不化的，居然在粪堆里就生出许多瓜苗来。那粪厂子在粪价收入以外，还有应得的收入费。那住户要是茅厕坑子，粪夫见天去掏粪是白掏；要是马子坐桶，那粪夫每天刷扫，须按月给粪夫钱。这种刷扫粪桶的月钱可不一样，多者五六十枚铜元，少者十枚八枚。不拘钱的多寡，这粪夫得来月钱总得合盘交柜。这样看起来，粪厂子的利益很大。不但白捡来的粪可以卖钱，还白得很多的月钱。除去伙友们工资及日用的杂费，每月获利甚厚。所以凡开粪厂子的，数年的工夫，都置很多的田地。农家购置大粪作肥料用，价值还很不贱。一粪桶总可以卖铜元二十余枚，一粪车子总可以卖铜元四五十枚。并且那大粪里都掺很多的假，对上水，掺上沟泥、炉灰末儿。所以买粪的主儿，总得细瞧。那粪有两种：一种是稀的（就是粪汤），一种是粪干（就是大粪干子）。粪干是上地用的，粪汤是上菜园子用的。所以种庄稼的主儿，都买大粪干子，大约一口袋总可以值现大洋半元有余。现在北京各区所立的公立厕所，都各找一个粪夫管理。所有这厕所的粪，统归这粪夫售卖，旁的粪夫不得来此厕所偷粪。可是这公立厕所的粪不能白掏，那粪夫每个月得捐银元二元。那厕所墙上钉着一个木牌，上面写着粪夫的姓名。可是这个粪夫，须勤来打扫，总得把那厕所洒扫得干干净净的。不然，巡警来回地稽查，一不干净，就到区里报告去，这个粪夫就得受罚。

（2）短期的粪夫。短期的粪夫，没有粪厂子，也没有伙计、掌柜的，也不挣工钱，并且他所捡来的粪并不往外卖，是自己捡，自己用。这种粪夫，都是自己有几亩田的农夫。每到冬天没事的时候，背上粪桶或挑上粪挑子，进城来拾粪。直干一冬天，也积成几堆。一到了田地有活做的时候，可就不拾粪啦。所以每年一到冬天，街面上拾粪的，分外地多。若是种几亩地的人，拾一冬天粪，就不用再买粪了，这笔肥料费就算省下了。可是这种短期粪夫，只准在街上拾粪，不能入住家户去拾粪。如私自入住家户去拾粪，那就叫偷粪。要叫粪厂子的粪夫看见，就总要把那偷粪的粪勺子留下，还要把那粪倒下。那偷粪的一个不从，彼此就得互相起打。近来这短期的粪夫很少了，因为北京城内街面上不准随便大便了，那粪夫跑进城来也拾不着粪了。他们有了工夫，只背上粪箕子，在那郊外大道上，拾点驴马粪罢了。

### （三十三）清道夫

清道夫专管泼扫街道。天晴的日子，一天泼两次街；夏天的天气太热，一天总得

泼三四次；遇上下雨的日子，清道夫得出去往阴沟里排泄雨水，洒土垫道；遇上下雪的天，清道夫得满街扫雪，推车运雪，这都是清道夫的职务。此外要是街上发现了“倒卧”“装火匣子”以及“抬埋”，那都是清道夫代理的职务。所以清道夫很是劳累，每天早晨六点多钟就得做工，直到太阳落的时候才完。清道夫是归区署雇用的，各区都有。可是人数不一，要看区界大小、繁盛的街巷多寡。所以一区有三十名清道夫的，有四十名的，有五六十名的。另有清道夫住所。清道夫穿毛蓝衣裤，连靴子、帽子都是蓝的，那是官备的衣服。所用的器具，也是官备的。每日出去做工，都有一个巡警监督着，指挥他们。此外还有一名清道夫的头目。头目每月工钱现洋八元。清道夫每月挣现洋六元。夏天事忙的时候，各区都得临时添雇清道夫。平常清道夫忙不过来的事，单有贫民队帮同去做。

### （三十四）卖假头发的

假头发是卖给妇女们梳头用的。卖假头发的，每天总在午前十点钟以后出来，扛着一个细长的蓝布包袱。假头发都论绺卖，有大绺的，有小绺的，价目不一样。大绺的，总在五六吊钱一绺；小绺的，总在两三吊一绺。他们都说谎价，他扛着假头发包袱，绕街串巷去，一边走着，一边吆喝。那吆喝的声音是“卖好假……头发！”一天总可以卖个二十来吊钱，除去本钱，能赚六七吊钱（总合三成利）。

### （三十五）茶挑

卖茶的挑子，全是贫苦人，或老妇，或小孩。用一根木棍挑着，前头是一个大瓦壶。那瓦壶外边包着棉花，棉花外边包着布，为的是保住茶水不凉。后头是一个柳条筐子，筐子里头有几个黄砂碗。那茶水就盛在那瓦壶里。用的茶叶，是极贱的土末。挑茶挑子的，专奔停车处，卖给拉车的喝。价目是每碗二文钱，喝五碗才花上一枚铜元。要是仅喝一碗，不能叫他找回八文钱来；总得喝两碗或三碗，才能找钱。这种卖茶的，每天上午九点钟出来，不但卖一天，还卖半夜，总得夜里十二点钟以后才不卖了。他们吆喝的声音，是“谁喝……热茶呀！”“唉！谁还闹碗将沏的热茶！”夏天卖项最好，因为夏天天气炎热，人人干渴，全要勤喝茶的缘故。车夫跑得浑身是汗，口干舌燥，越得勤喝茶。茶挑每天总可以卖个四吊五吊的，除去本钱，足可以赚个三吊上下钱。

### （三十六）卖硬面饽饽的

卖硬面饽饽的劳动小贩，乡下人居多。来在北京，集合几个同乡，租一间房，叫

做“住锅伙”，一切的花费，大家公摊。卖硬面饽饽，全在晚上。每天一到了下午五六点钟，那卖硬面饽饽的就该背上筐子出去啦。游街绕巷，他们吆喝的货声是“硬面……饽饽唉”，都带着个小玻璃灯。卖到夜里一两点钟，才能回“锅伙”呢。他们是专卖给吃夜宵的主儿，如那赌局、烟馆、红白棚等。那硬面饽饽的价目，是一枚铜元一个。每夜也能赚个三吊两吊的。

## 上海劳动状况

李次山

上海工业的发达，在我们国内，要称第一，所以本志这回调查劳动状况，在上海方面特别注意。有托朋友调查的，有登报征求，又派人亲自调查的，才得有这些材料。可惜时间短促，不能十分详尽，这篇所载的，还不过是大概情形罢了。

上海方面的劳动界，分业是很精细的。调查时候，把它分做四种职业：第一，是机械工业，所有用机械工作的，都放在这一类；第二，是手工业，所有不用机械，全用人工制作的，就放在这一类；第三，是运送业，所有运送货物、客人、邮件的，就放在这一类；第四，是使用人，所有旅馆、茶楼、酒馆、浴堂馆里面的听用人和一般居户的雇用，都放在这一类。这四大种类，详细分析起来，要称二百几十业。于今调查所得的，没有这么多，所以我们不能满意。

这四类当中的手工业，尤其难得调查，因为它们都是小小门户，三五七个人在内做工，又是家庭，又是工厂，又是店铺。〈它〉们的界限，往往分析不清，而且散在各处，没有一个团聚，调查起来，确是一种难事。可是它们的分业最多，人数也确是不少，只好将来慢慢设法再去调查。

这回调查最可喜的是机械工业。这机械工业里面的工人，有许多有思想、有学识的。他们本没做惯文字生涯，可是看见征求的广告，就拿他们自己的劳动状况写了出来，交把我们，实在可敬得很。本志因为尊重他们的“个性”，就照他们的原文，排将上去，一字一句，都不更改，好叫工人的本来面目和真实意思表现在本志上面，所有他们有错字、别字的地方，请阅者原谅。

我们派人出去调查的时候，承许多劳动者指导和帮助，本志同人都非常感谢。但是在这调查当中，又有一种不快的感觉，就是有许多工人一听见“调查”两个字，立刻怀着疑心，怕是想筹他们的捐款，或是利用他们做什么材料，供自己得好处、发财，或是查探他们的秘密，要想侵夺他们的生意。心里有了这种疑惑，不但不拿他们的状况告诉人家，并且格外隐瞒，或是拿它颠倒错乱起来，真叫调查人感受很大的痛苦。

他们有这种疑惑，却也难怪他们。年来劳动社会里面，确有他们所疑的这种事实，比如政客先生们组织的什么工党、工会，和他们工人毫无实益，叫他们入党、入会，他们倒要破费几文。出来组织的政客先生们，倒在社会上风头出得十足，叫他们看着难过，自然要有这种反动。至于探秘密、侵夺生意，更是经济竞争的常态。哎哎！因为这种原因，叫劳苦工人不能和社会开诚相见，真不晓得是什么罪恶！

## 第一类 机械工业

### 一 纺织业（一）

崇 效

第一章 上海纺织厂的起源

第二章 近年来纱厂的发达

一 纱厂工程的区别

二 纱厂的工作状况

三 劳动家的大概

甲 当地乡民

乙 他县乡民

丙 通崇海客民

四 工人的支配

五 工人衣食的状况

六 工人家庭的生计

七 工人团体的组织

八 工界的黑幕和恶习

第三章 棉业界的新希望

（一） 学术互助会

（二） 公共娱乐场

#### 第一章 上海纺织厂的起源

我们中国，素来有“以农立”的这句话，一般乡民，除了耕田、织布以外，已算本分尽了，那“工业”两个字，从来没有听见的。有清末叶时代，有一个人，名叫李鸿章，做过出使大臣的。他看见欧美各国，纺纱咧，织布咧，都是用机器的，于是乎



运动我国官场中一般有势力、有资本的凑出些资本，向英国买些纺织机器运到上海来，试它一试。那时候就有两个人，首先发起：一个是聂仲甫，办了一个恒丰纱厂，现在的恒丰纺织新局，就是恒丰纱厂改组的；一个是盛杏荪，办了一个洋布局，就是现在三新纱厂。当初时候，一般乡人都是少见多怪的，叫它做神仙车，大家很诧异，竟没有人去做工。

后来有人想法子向那附近乡村去鼓吹鼓吹，就有少数冒险的人，到厂里去工作了。不多几时，许多人都晓得这种工厂是生活的利器，大家都抢前夺后地去谋生啦。

## 第二章 近年来纱厂的发达

近年来上海的工厂，一天发达一天了。其中纱厂为大多数，那贫民的生计，便因此一振。杨树浦一带，竟可称它为一个工业社会。每天早晨和傍晚的时候，马路上都是手里提着饭篮，来来往往，上工下工，看他不出，倒是现在世界上占着最高地位的劳动家哩。在下旅居在这里，也已经“司空见惯”了。但是在下有职务在身，不能处处去调查，现在就拿近地的一两个纱厂，细细地考察一番，写在下边，给大家看看。

### 一 纱厂工程的区别

从纺纱到织布，必定经过许多工程才能了事。但是使用少数工人，继续操作许多工程，那时光和手续上边不免都有些不便，所以有许多部分的区〈分〉，像清花间、粗纱间、细纱间、摇纱间、筒管间、经纱间、浆纱间、织布间、打包间……

### 二 纱厂的工作状况

#### 纺之部分

清花间男工			
事务	工数	工价	工作时间
工头	每月	二十元	—
二号车	每工	三角四分	十二小时
三号车	又	三角	又
拆包	又	又	又
扯花	又	又	又
喂花	又	又	又

(按) 清花间只用男工，不用女工。

粗纱间男工			
事务	工数	工价	工作时间
工头	每月	二十二元	—
加油头	每工	四角七分	十二小时
加油	又	三角七分	又

续表

粗纱间男工			
事 务	工 数	工 价	工作时间
擦钢丝	又	三角七分	又
常日工	又	四 角	又
又	又	四角四分	又
又	又	三角七分	又
又	又	三 角	又
钢丝车小工	又	三角二分	又
又	又	三 角	又
掬花卷	又	三 角	又
掬 纱	又	又	又
扫 地	又	又	又
杂 差	又	又	又
童 工	又	一角八分	又
粗纱间女工			
事 务	工 数	工 价	工作时间
女工头	每 日	五角五分	十二小时
宕 管	又	四角三分	又
帮生头	每 工	三角一分	又
正 手	又	二角九分	又
副 手	又	二角六分	又
条子车	又	二角二分	又

(按) 女工做夜工者, 加二分做夜饭资。两星期不请假者, 加给赏工, 工头不在此例。

细纱间男工			
事 务	工 数	工 价	工作时间
工 头	每 月	二十二元	
加 油	每 工	三角七分	十二小时
常日工	又	又	又
摇车头	又	又	又
派粗纱	又	三角二分	又
拉 纱	又	三 角	又
扫 地	又	又	又

续表

细纱间男工			
事 务	工 数	工 价	工作时间
收筒管	又	又	又
秤 车	又	四角二分	又
童工头	又	二角二分	又
童 工	又	一角八分	又
打八带	每 磅	四 分	又
皮棍司	每 月	二十元	又
小皮棍司	每 工	二角二分	又
细纱间女工			
事 务	工 数	工 价	工作时间
女工头	每 日	五角五分	十二小时
宕 管	又	四角三分	又
帮生头	每 工	三角一分	又
普通女工	又	二角九分	又
双线车	又	三角五分	又
筒子车	又	三角三分	又

(按) 女工做夜工者, 加二分做夜饭资。两星期不请假者, 加给赏工, 工头及双线车不在此例。

摇纱间男工			
事 务	工 数	工 价	工作时间
修 车	每 工	三角二分	十二小时
着 水	又	又	又
倒纱及回纱小工	又	三 角	又
摇纱间女工			
事 务	工 数	工 价	工作时间
女工头	每 日	四角五分	十二小时
十二支纱	每 车	一分二厘	又
111 × (?) 支纱	又	一分一厘	又
廿支纱	又	一 分	又
廿支四股线	又	一分一厘	又
× =11 = (?) 支纱	又	九 厘	又
× =11 = (?) 支纱	又	一分一厘	又

续表

摇纱间女工			
事 务	工 数	工 价	工作时间
握札绞 抽余脚	又	二角二分	又
拣花女工			
事 务	工 数	工 价	工作时间
皮棍花	每 磅	五 厘	不定
油 花	又	二 分	又
打包间男工			
事 务	工 数	工 价	工作时间
工 头	每 月	二十元	不定
秤 纱	每 工	三角七分	—
包 纱	又	三角二分	—
敲铁皮	又	三 角	—
大 包	每 包	八 分	—
草 包	又	四 厘	—
小 包	又	四 厘	—

织之部分

筒管间女工			
事 务	工 数	工 价	工作时间
经筒车	每磅连纱 连筒管	一 厘	十二小时
纬管车	每板即二十支纬 纱，筒管插满一板	二 分	又
经纱间男工			
事 务	工 数	工 价	工作时间
搬 纱	每 工	二角八分	十二小时
落 纱	又	又	又
扫 地	又	又	又
经纱间女工			
事 务	工 数	工 价	工作时间
经纱机	每千码	六 分	十二小时
穿筒子小工	每 工	二角五分	又

续表

浆纱间男工			
事 务	工 数	工 价	工作时间
工头兼经纱间修机	每 月	三十元	十二小时
车前工人	又	十七元	又
车后工人	又	二十元	又
修 扣	每 日	四 角	又
扫 地	又	二角八分	又
浆纱间女工			
事 务	工 数	工 价	工作时间
穿扣机	每 轴	八 分	十二小时
修 棕	每 工	二角五分	又
织布间男工			
事 务	工 数	工 价	工作时间
工 头	每 月	三十元	十三小时半
修 机	又	十八元	又
管喷雾机	又	十四元	又
落 布	每 工	三角二分	又
派 纱	又	又	又
杂 差	又	又	又
扫 地	又	又	又
领物料	又	二角六分	又
加 油	又	三角五分	又
织布间女工			
事 务	工 数	工 价	工作时间
女工头	每 日	五 角	十三小时半
女 工	每 匹	一角五分	—
布房男工			
事 务	工 数	工 价	工作时间
缝布车	每 工	四 角	十四小时
括布车	又	又	又
码布车	又	又	又
打 包	又	又	又
秤 布	又	又	又
打 印	又	又	又
杂 差	又	二角八分	—
修 布	每 匹	三厘三	—

续表

布房男工			
事务	工数	工价	工作时间
摺布	又	一厘七	—
机匠间工价			
事务	每月工价		
机匠	自十七元至二十二元		
铅皮匠	十八元		
艺徒	自一元至四元		
老司务工价			
各部分	每月工价		
物料所	五元		
栈房	又		
清花间	又		
废花间	又		

### 三 劳动家的大概

上海是一个大的通商口岸，那各地方的人，来谋生的也很多，就是工厂里的工人，大约也有三种人物：

(甲) 当地乡民，有田地房屋，世代住在这里的；也有家里在浦东，天天渡来渡去的。

(乙) 他县乡民，因有亲戚邻里在沪上做生意，得其援引而来的。

(丙) 通崇海客民，因当地乡民抛弃了向来的农业去做工了，那客民容易觅得闲空的田地来耕种。稍稍获利以后，就携了妻子和亲族中有冒险性、进取心的少年男女，陆续来沪。起先不过种田为业，后来和当地人熟悉了，就得其援助，到厂中去工作了。

### 四 工人的支配

当地少年妇女，大多在细纱间和经纱间操作；年老的和粗笨的中年妇女，多在粗纱间工作。男子在清花间工作，和其他部分做一切杂务。不满十六岁的童子，就操轻便的工作，如拾筒管……和转运零件种种。江北妇女的体质，比当地人强壮些，所以多在摇纱间工作。男子除在厂里各部分做粗工外，还有操码头杠棒生意和运货小车……种种工作。

### 五 工人衣食的状况

自从各工厂发达以后，一般劳动家的经济，很觉宽展。就拿杨树浦一带而论，那华商纱厂共有五家，纺纱的锭子，旧有十六万三千七百六十只；织布的机器，旧有一

千七百四十六架。英商纱厂共有四家，纺纱的锭子，旧有二十二万一千零十六只；织布的机器，旧有一千一百五十一架。日商纱厂共有三家，纺纱的锭子，旧有十一万一千只；织布的机器，旧有九百二十四架。总计有纱锭四十九万五千七百七十六只，布机二千八百二十一架；纱锭每一万只，日夜工并算，大约用工人六百多人。照这样算来，不是就要用着三万多工人了么？那三万多的工人，就靠了这十二家纱厂过活。晴天雨天，早起夜做，却并不有一些疲倦的形状，大都很爱惜生利的时光，却是很可敬的。如此说来，他们赚来的钱，很可以储蓄起来了，但是他们竟没有一些儿储蓄起来，并且还有借贷的。咳！这是什么缘故？实在他们金钱到手很容易，因为厂里隔了一礼拜或两礼拜，就要发一次工钱的，所以他们耗费银钱也并不觉得什么困难。衣服咧，装饰咧，洋货、绸缎，金器、银器，打扮来和中上等人家一样。做男工的还有烟、酒、赌博……的种种耗费。女工专门求表上好看，男工专门求片时的快乐。不想拿血汗的金钱来积蓄，预备以后意外的用度，所以时时好像很宽裕，却时时在这窘迫的境界里头。这种情形，三万多人中，竟有二万多是这样的。诸位想想，这种人可怜不可怜呢？咳！为何他们这一些些意思都想不到？咳！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真正可怜呀！

#### 六 工人家庭的生计

在下前天在近乡一个工人家里，考察考察，看见有两个年老的人，一男一女，大约是他的父母，在家里管理种种琐屑的事情。那少年和中年的男女，大概也有四五口，却都在厂里头做工，赚来的工钱，除去了家常费用外，很有些储蓄。他的母亲，指了屋外的五六亩田地，和我说：“这都是我们几年做工省吃省用省下来的。我今年来因为有些聋肿了，那儿媳们体量我，叫我在家做做轻松的生活罢，所以就不到厂里去了。闲空时候，织织草鞋，也可以出产几钱。”我听了她一番话，精神上边大大的爽快。哈哈！原来有这样的家庭，在这儿未曾开化的工界里头。好极好极！可见得勤俭和不勤俭，竟天差地远咧。唉！可惜这劳动界里头，像这种人实在很少。

#### 七 工人团体的组织

现在劳动界的势力，可称它很盛的了。那同盟罢工啊，群众要求加价啊，那团结力好像十分巩固。但是他们只有越轨的举动，却并没有合法的组织，一旦有了重大的事情，就你推我诿。我看这种情形，大为不然，并且也不是劳动社会的好现象。我又从工界中得来的消息，说这里一带地方，有个“共进党”，又叫做什么“青帮”，是一般失业游民纠合的。它的势力，倒非常地强，专门拿敲索吓诈的手段，实行盗匪的行为，并且迫慑工人入党，诈取金钱，叫做什么“开堂费”。如其不这样服从他，就有很大的危险。所以上当入党的人，都是打脱牙齿和血咽，不敢向局外走漏半点声息，即使在父母妻子面前，也不敢说一句真话。你看这党会里黑暗凶险的势力，厉害不厉害！

他们党里边吸收新党员，采用干客制度，会使用手段吸收新党的，便是首功。所以吸收党员的手法，几乎无孔不入。甚至厂家的工头、机匠，很有惧他的威势，勉强入党的。厂里的警察，如其是江北人，十有八九拜那各段领袖的老头子，和入党的江北小工通同一气，做那不正当的事情，像偷纱到外边去贩卖……那党会里的老头子，暗中唆使徒子徒孙辈，闹出是非来，他却冠冕堂皇出头排解。凭着这件功劳，向厂里支取干俸。我写到这里，禁不住长叹一声道：“是为阻碍中国工业进步的大魔物。”热心爱国同胞，速起设法，使一般无知，增加独立自主能力，免受若辈的鱼肉和引诱，并振兴百般生利的事业，使许多闲汉，渐渐改头换面，脱去黑暗的党籍，投效到脚踏实地、自食其力的一条光明大道上来。

#### 八 工匠的黑幕和恶习

车间里的总头目，众工人都叫他某老管；厂里给他的名目，叫做某总管。因为他能够敷衍众人、调排众人，能够糊涂了事，能够袒护不肖的工人，掌出喜、怒、哀、乐的假面具来，使得人服从，所以厂里非常地信任他。那女工的头目，叫做那么浑，也须有一种运动手段，和老管有连带关系，不然难谋到这个地位，也很不容易。但是她也有一种纠集数十数百个女工的本领。那么浑，手下还有一种面皮俏、唇舌巧的一辈儿，叫做宕管，帮忙那么浑的，用力省，得利厚；工人队里出类拔萃，得到这般差使，也很荣耀。姊妹们嘴里边提着她，差不多替她满头簪花咧。那老管手下还有一般机匠和艺徒们，专门修理机器的，他们在厂里头最有势力。所以各部分工人的头目，都和他有密切关系，不是亲戚便是朋友，并且私结团体，党同伐异，其中不堪设想的黑幕，竟不知有多少多少。就是厂里的管理员，也怕他的攻击，都是眼开眼闭的和木人儿一般。这种情形，就是很有名望的厂家，也所不免。暂且拿调查确实的几种写在下边，恐怕还不到千分之一咧。

（甲）某厂摇纱间的工头是宁波人，这部分的工人，也大半是宁波人，其中有从沪宁路线来的。少数工人，常常被多数的宁波人攻击，甚就挥拳踢脚，打得不死不活的；那少数的人，哪里敌得过多数，自然忍辱受苦、哑口无言的了。可怜这般无处告苦的人，如何生活呢？咳！那还了得！咳！那还了得！如果再糊里糊涂敷衍下去，恐怕要闹出血战的事情来了。我很希望一般关心人道主义的人，快些起来整顿一整顿呀！

（乙）四年前有一个如皋地方的志士某君，托南通金沙某布庄的主人某君，介绍到某纱厂做修机间艺徒。别人都是贪吃懒做，偷闲来到寄宿舍去假生病，他独是一个勤勤学习。有一位机匠看见他这个样子，心中大大地妒忌，恐怕将来要夺我饭碗咧，便拿话来恐吓他。说江北人到上海来做工，很惹人厌；某处某地方，某处某地方，那时时路毙的人，都是江北人……某志士专心工作，并没有一些儿害怕。有一天那机匠又



来无端寻衅了，欺某志士是不能语上海话，有意和他攀谈。不问情由，就伸手来拿某志士的脸上批了几下，下这毒手羞辱他。那志士问他为什么缘故。他说你骂人，我来教训你。某志士晓得那机匠辈是不可理喻的，就忍辱了退出修机间，到寄宿舍。心中愤懑得很，不上几天，竟害起病来了，两脚浮肿到像灯笼一般，几乎不能下床。后来他朋友劝他去做田里生活，扶了上车，送到某农村，过了半月光景，那病渐渐地好了。现在他的朋友，已经保荐他到外省某厂里办事去了。某志士是很能有为的人，今后的发展，定然无有有限量。

（丙）新进厂学习工作，必须有奥援。奥援是什么解释，就是俗语所说的，朝里无人莫做官的意思。假使这位新进厂学习的候补工人，有他的亲戚或者素来和好的邻伴在里面照应，这便没甚苦头吃。若是那么浑或宕管等，做他的奥援，那是更便宜了；虽然手脚粗笨做不来什么一样，却随着老熟手支付十足的工资。若是没有奥援的，进厂学习，那就苦了。往往听得有人进厂，学习了三四个月，依然没有半点儿酬劳，倒白白辛勤工作，帮助着那么浑多添了如许进款。这是什么解？因为众工人里边，不能家家户户、年年月月太平没事，或者自己有病，或者家里有特别事情发生，到了这个时候，天然要告假了。譬如某日某甲、某乙、某丙人，告假不到，那么浑便暗暗欢喜，把学习工作的候补工人，顶补那告假不到的缺。所有工资，告假的工人固然没分，顶补空缺的候补工人，顶顶受工头抬举，承他照应，至多分得半数罢了。或者此项代替工作的薪资，完全纳入工头私囊里的，这是常事。此种积弊，不知到了何日方能扫除净尽。还有一种存工制度，各厂家因为要求工人专心一致在厂里工作，免生贰心，既入此厂，忽投彼厂，所以工人的应给工资，常常有两个礼拜的劳金存在厂中。到末后出厂时，命分可以如数支取，但工头或经管人每有百方留难、并不给付的事情，往往听得怨声载道。

（丁）某老管，有一个亲生女，也在厂里做工。工人队里没有一个敢怠慢她，没有一个不恭维她，她的头寸，本来大了；她的脾气，也特别地了不得。别人家上工很早，都是六点钟早到厂，这位老总管的千金小姐，每天要工人队里派人去，千呼万唤巴结她。她每天迟迟地到了八点钟敲过，方才到厂。是种特别的体面工人，也可想见工人队里，还有多大的阶级。工场里势力集中的景况，也可见一斑了。

（戊）某处贫民学校里的主任，闻得新组织的某工厂将近开工，就派了几个毕业生，到厂里去做艺徒。那艺徒是受过小学教育的了，很有礼貌，很有自治工夫。内中有二三人，最庄重、最勤谨，现在已经学习成功为机工当中有用的人物，也是少年机师中有数的人物，使他独当一面，绰绰有余。听得现在已经派到外省去工作，赚到二三十块钱一月了。还有三四个最活泼的和几个不动不静的人，都是意志未定，可上可

下的。这种艺徒，多数进铜匠间就是修机间。这个部分的头目，并不晓得造就一般艺徒的方法，不过自己作威作福，多得几个给他差役就好了。所以这般艺徒的进境，全靠各人自己的研求。起初进厂时候，给他一块钱一月；到明年如其有些门径，给他两块元一月，大约逐年加一块钱，除却薪水外，还有一种特别的奖给。等到三年满师以后，看各人处群的手法，然后定他命运的隆替。常常目睹这班艺徒们，在领到薪水和额外奖给的时候，往往两三日里完全用去，香烟呼呼，杂物吃吃，还有到菜馆里，叫几样菜；买几斤酒，拼命地绷场面，不到死活。一时吃不完，就大赌特赌；手里的钱用尽了，就向小朋友设法借贷；小朋友面上借贷遍了，还向邻里人家说谎借贷。贷得银钱，依旧拿来挥霍，嘴里吞得很臭，性情变得很懒。那几年前在小学校里所受的教育，到了这毫无管理的修机间去，不上半年工夫，完全抛弃，变了一种下流人物，和老资格的前辈机匠同化，倒像一个印板里刻起来的。咳！岂不可叹！所以我们主张工匠革命，极应该从人格教育、革心革面上做起。

### 第三章 棉业界的新希望

(一) 学术互助会 杨树浦方面，棉业界里头，现在有三家最振作的工厂行号，为一辈青年实习生培养能力起见，设立国学科、西学科、武术科三项的必修科。新近又组织成功一个学术互助会。这个学会所以必须组织的主意，在乎现时代文化日进，各种最新科学层出不穷，不跟上去研究，在争存世界上，万万没有立脚地。学术互助会，真个是替无数有志青年，打开那专门研究的捷径。空言不值半文钱，且看他们三年五年后，研究到什么地位。如果人人从认定的一个方面，进而不已地研究进去，那学术互助会的真价，人人都能公认着，不待在下胡揣了。

现在调查那学术互助会里诸青年，已经认定各种学术的研究如下：

徐君 纺织和机械	张君 商学——商战术
倪君 工业常识	张君 植棉研究
顾君 商学——商业发展之研究	陈君 农 学
居君 植物学	郑君 畜 牧
李君 工厂管理法	徐君 商学——簿记
孙君 化 学	孙君 电 学
瞿君 电 学	胡君 电气治疗
吴君 汽 学	朱君 卫 生
封君 公众卫生	浦君 医 学
周君 医 学	范君 社会学
吴君 精神学	毛君 佛 学

顾君 佛学  
凌君 观人术  
方君 纺织学

林君 佛学  
周君 簿记学

以上加入学术互助会的诸君，系第一批加入的。当在下调查劳动界现状时，连类调查到这件新消息，正当那第一批有志研究应用学术诸君加入的时候，所以一个也没有漏脱。听说还有多数第二批加入的青年，正在考虑审择中。因在下迫于投稿期限，不能执笔相待，也是一时的憾事。

(二) 公共娱乐场 娱乐是什么，就是消遣消遣、快乐快乐的意思。公共娱乐是什么，就是大家可以消遣，大家可以快乐。无论职员、工人，并没什么阶级的。现在某某两厂，也已经动议，只要那资本家通过以后，就可以实行了。但是这个大规模的公共娱乐场，不是像什么新世界、大世界等种种游戏场的。这个公共娱乐场，比那大世界、新世界等种种游戏场胜过了十倍。如其到新世界、大世界……去白相（即玩耍），费了车钱不算数，还要耗去两三角钱。进去还要吃些杂食，泡一碗茶，一出一进，顶顶厂码，总要用去半块和一块大洋钱。若使到公共娱乐场去，既然没费半文小钱，却又增进了许多知识，岂不是两全其美吗？那许多知识，从什么地方来呢？因为这个场里边，有一种活动影戏，能够陶冶性情，又能养成世界的眼光。并且在影戏开演以前，还有一班名人演讲，使得他们长进普通的学识和革除旧社会的恶习惯，大家走到光明正大的一条路上去，这是一件很能促进文化的事情，我们希望它早早实行哪。

## 二 纺织业（二）

崇效君调查的报告，已经是很详细，但是还有许多的报告，拣择要紧的放在下边，让大家看起来更容易明白。

### （一）工厂及工人数

上海在八年五四运动以前，中外纱厂共二十家，二十四厂，纱锭七十六万三千二百四十一只，织布机五千零三十八台。每纱锭一万支，要用六百五十人；每布机一台，要用一人。约计纺纱的工人四万九千四百名，织布的工人五千名。五四以后，新开纱厂九家，日本人又添三个大厂（内外棉有限公司第七、八、九厂），总共加了纱锭子四十几万，要加工人二万六千。总计上海纺织的工人有九万人上下，要算是很大的工业社会了。

### （二）工作能力及男女别

他们工作的分配，都有一定的能率。清花间的工人，每四人管清花机一部；系(?) 钢丝〈车〉，每人管六部至八部；三头七节棉条车，每三人管一部；七十锭至九

十锭的头号粗纱车和一百二十锭至一百四十锭的三号粗纱车，都是三人管二部，或是二人管一部；一百六十锭至一百八十锭的三号粗纱车，每人管一部；三百锭至四百锭的细纱车，每二人或三人管一部；经纱机和浆纱机，每三人管一部；织布机每人管一部或二部。各种工作，只清花机、钢丝车、浆纱机是男人工作。肩花卷、肩粗纱、揩车、摇龙头和打包间的工人，也都是男工。摇纱间、废纱间，男女都有。此外全是女人工作。细纱间落纱，用十四岁以下的小孩。

### （三）工作时间

他们的工作时间，是最长不过的，而且中间没有休息。在纺纱部分，每日通常做二十四点钟，分日夜两班工作，不问男女老幼，都是一样。换班的时刻，在清晨六时和傍晚六时；换班的时候，机车并不停止。只有恒丰、德大几个厂家，当换班和正午、夜半四个时候，各有十五分至三十分钟的休息。有休息的，每日工作只算二十三小时或二十二小时。织布部分，大概只做日工，每日仅十二小时到十五小时不等。每逢国庆、令节、星期日，都有十二小时的停工。华商纱厂，有不停星期，每十天停一次的。阴历年底、年头，大约停工在两星期上下。

### （四）工资

他们的工钱，大概男工工头都是照月计算，自十五元至数十元不等。其余的散工，有按日计工的，有按出货多少计工的。华商各厂，在清花间、粗纱间、细纱间、经纱间、浆纱间各部，都是按日计工。打包间、拣花间、织布间，就论出货多少。日商内外厂，全是按出货多少计算。粗纱车以亨克（Hank，每亨克长八百四十码）为标准，细纱间以出纱分量为标准。这算是一种最巧妙的“包工制度”，资本家的利息，格外要厚些的。清花间工人，每日约三角；管钢丝车工人，每日约三角五分；管棉条车女工，每日二角至二角五分；管粗纱车女工，正手每日二角七分至三角，副手二角二分至二角五分；管细纱车女工，每日二角七分至三角；管筒子车及双线车女工，每日三角至三角五分；揅花卷、揅粗纱等男工，每日约三角；摇龙头、揩车等男工，每日三角至三角五分；细纱车、落纱童工，每日约一角六分；经纱及穿扣女工，每日约二角左右；浆纱男工，每日三角至三角五分。粗纱、细纱、摇纱等各部都有女工头，每班为二人或四人，其工资大约每日四五角不等。

工资付给时日，各厂不同，大约每一星期或二星期付一次。但工人如有急用，说明理由，也可以酌量预支。在付给工资的日子，所有预支的及罚款，一并扣除。在粗纱间、细纱间，女工每二星期不告假者赏给一工。有多数工厂，为防工人转到他厂起见，常扣留二星期上下的工资，代为存储。如遇此项弊端，即将所存工资罚去，不再发给。

### 三 印刷业（一）

廖维氏

#### 印刷工人的内容

我是一个印刷界的工人，所以印刷工人的情形，是很明白的。上月我有个朋友，他写信来问吾说：“你们印刷工人，和文化教育是很接近的，所以知识方面，大概总要比别种工人高一些。但是现在外面提倡劳工解放的人不少了，你们为什么依旧无声无气的，不晓得想法子自救呢？”当时我本来就想拿我们的实在情形，写了出来，去复复他。但是一时没有这许多工夫，所以一直搁到如今。现在总算被我将忙里偷闲的工夫，仓促草成了这篇《印刷工人的内容》，请《新青年》代为披露出来。如此，则不独我的朋友可以了然洞悉，就是关心我们工人的诸君，也可明白我们的内容了。

人类的性情是一样的，所以自由、幸福，谁不想享受；奴隶、牛马，谁愿意去做？那么我们工人现在所处的地位，好算苦的了，为什么依然不晓觉悟，想“自救”的方法呢？我敢说不是这样讲，因为我们的能力，都被资本家制约住了，好像猛虎在槛阱之中，不得不摇尾求食罢了。并不是我们工人，真是天生成的贱骨头，甘受那种奴隶、牛马的约束的。现在先将我们的内容，仔仔细细地讲给诸君听听。

#### （一）工资

我们工人所得的工资，是最可贵的，也就是最可怜的。为什么？因为都是拿血汗去换来的。但是我们中国人的贱视工人恶习，好算深极了，所以对于工资一层，也就有月工和包工的分别。我们做印刷业的，也是工人的一种，受这样的待遇，自然和别行工人相同。现在我更将那月工和包工的办法及我们所受这包工制度的痛苦，分述于下：

（甲）月工 月工是不论生意清或忙，统以每月所订定的工资数目发给的。这种制度，似乎还不违背正道。但是现在的印刷工人（仅指上海各书局而言），做这月工的人，至多不过十分之三。这十分之三的人，尤以落石、石印等，资本家可以多赚钱的工人占多数。若排字、铅印、浇字的工人，除了每家有几个专做零星生活的外，其余可都改做包工了。论到月工工人的工资，却是很小的，照最近的现状说，大概都在十五元以下。在十五元以上的，简直可说很少的了。至于二年前的工人，每月七八元、十元左右的，多得很。

（乙）包工 这种制度，在资本家看起来，可以不用监工的手续，使工人能拿全力去工作，所以可说是一种最好的妙法了。但是我们对于这种制度，却可说它是刻薄手

段。为什么呢？因为他给发工资的方法，既要拿工作的多少做标准，而遇到休息日（如星期日之类）和工厂里生意清的时候，他们是一概没有贴补的。现在商务印书馆，算体恤做包工的工人了，然而一年之中，也不过拿双十节、阳历元旦、阴历腊尾一天、年首三天，这六天照一半算，贴补我们三天的工资罢了。咳！七天一休息，遇到节日还有给假，像这样的资本家，不是不好说他没有人道的了么？几百个人在一厂工作，像这样的工厂，不是好算大的了么？哪里晓得休息一天，工人没有一天工钱的，他们不过在工人身上少赚一天钱罢了。几百个人在一厂工作，也只可从表面上看的，遇到生意清时，我们都没有钱拿的，他们不过给一所房子与我们，天天往那里避避风雨，损失几个房钱罢了。咳！这样的给薪方法可以算公平么？可以算有人道的么？我倒要请大家公论。至于包工工人，倘若天天有生意做，每月平均所得，和月工工人比较，大致没有什么上下，但是要很勤力的了。

以上二种工资，都是就各书局之印刷工人而言的。若报馆里的印刷工人，却有些不同了。因为各报馆的印〈刷〉工人，各部分都有领袖承包的，因此做工的人，比书局里工人还要苦得多。推其原由，只因承包法，领袖从中刮剥，工人和资本家不能直接（？）；我盼望各报馆要从速地改良才好。

我们印刷工人的工资，已有以上三种的分别。我们的膳宿，却都要自己备的。诸君！我们拿了这几个钱，除了膳宿费和一切不可少的费用外，还能有余力养父母、畜妻子么？还能去储蓄，以备疾病、婚丧等等意外的费用么？咳！吾们印刷工人，因了这个关系，就没有一个不是天天在愁苦中过日子。虽然有许多青年要想出来做点事，但是一方面已没有人肯帮助，一方面又怕资本家晓得了要停歇生意。况且现在印刷业不很发达，要找寻生意，很不容易的，所以不得不忍气吞声，拼命地做那种奴隶式的工作，谋眼前的衣食。

## （二）工作时间

工作时间，除了许多小印刷店没有限制的外，其余各书局，表面上都有每日工作九小时的规定。但是他们终借口说，遇到生意忙的时候，要开夜工的，不晓得这夜工一开，要加添三小时，于是就变成每日十二小时的工作了。咳！现在上海各书局里，哪一家不是戴了这生意忙的假面具，实行这十二小时工作制呢？

至于我们工人对于这夜工，有许多人真是说也奇怪，非但不去反对，反而好像很盼望他们开夜工的。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做月工的工人，做夜工算有半天工资加的；做包工的工人，有了夜工，以为可以多做点生意了，到月底结算工账的时候，比没有夜工时候多几个钱。看官们呀！我们工人所得的工资，不是很少的么？不是常常说不够开销的么？现在他们资本家趁这机会，拿金钱来诱惑我们，请问我们能够不被他们

诱惑么？我看恐怕看官们倘若亲自入了这个漩涡，也难免不上他们的钩了。

所以我的意见，以为现在那些热心提倡劳工解放、高唱减少工作时间的诸君，不如先替我们解决工资问题。解决工资问题，当先从打破包工制度入手。不然就是将来实行每日八小时的工作制度，他们资本家可以多招些工人，一律做改包工，我们工人岂不是依旧换汤不换药，没有什么好处吗？

### （三）现形

“蝇营狗苟”“夤夜乞怜”，我们向来也为这是中国官场的丑态，想不到我们印刷工界也是如此。诸君不信，请一探各印刷厂里管工人（工头之类）的位置怎样得来的，就可以明白我这话不是胡说了。咳！因为他们资本家这样地用人，那些善于钻营拍马的人，一方面就竭力把工人压制刮削，以献媚于资本家，好牢固他的饭碗；一方面又把较优的缺役，都任用他的私人。你倘若要反对他，或不服他，他就想法子把你停歇生意。虽然像商务书馆、中华书局等几家工厂里，他们都有过“各部分领袖，倘有不公的事，尽可告发云云”的通告，然而工人和资本家接近的时候究属很少，怎样能够详细明白这当中的内幕呢？

况且工头就是资本家的功狗，只要他所做的事，于资本家没有害，资本家就是晓得了他有弊，自然也不去追究他的。工头晓得了什么人要攻击他，这个人将来倒一定受他报复的，利未得而祸根倒种下了，这种有损无益的事，有什么人肯做？所以虽有这种官样的文字，其实和没有也差不多。可怜吓！一辈有志气的青年，不会去拍马，以致被他们埋没的，实在不少哩。

### （四）我们的缺点

我们的内容，现在好算说完。但是我晓得一定有人要说：“资本家待你们不好的地方，你都说不出来了，但是你们自己可有什么缺点呢？”这句话，实在说得是。吾们工人的缺点，的确不少。现在拿我个人所见的，分下列二大纲：

- ①没有知识；
- ②缺少公德心。

不过这二种缺点，我却又要归罪于资本家了。因为做父母、兄长的，苟其家道宽裕，断乎没有不使他的子弟多读几年书，到大起来成一个通人达士的。像吾们做工人的，大概都因家境贫寒，不能去受高等教育，所以才来做这工人。那么，我们的缺少知识，实在很可怜的。这种地方，做资本家的谅来终也想得到，为什么他们虽然用了那许多编辑先生和通文理的人，终不肯请几个先生，办一所不收学费的夜学校，给我们增受些知识呢？至于这缺少公德心的缺点，实在从没有知识上来的；有了知识，断断不会有这个缺点的。

### （五）改善的希望

现在我有一句紧要的话，要请大家注意：就是“劳工解放”“劳工神圣”这许多声调，已经唱得很高了，然而劳工依旧是束缚，劳工依旧是奴隶。不过在提倡劳工解放的诸君，既没有晓得我们工人的实在情形，并且也没有这等的势力，所以不能怪他们。但是吾现在已将我们的内容讲明了，就不得不盼望诸君，帮助我们共除那种不平等的事，使我们脱离这苦海。一方面再拿知识、道德来灌输我们、指导我们，使吾们都成为有人格的工人；那么，工业发达，也是易如反掌的。倘若不是这样办，那么任凭你天天在报上鼓吹，到处去演说，恐怕都不过空谈罢了，要想收实效确是难的。

## 四 印刷业（二）

徐再舟

### 印刷界的状况

我乃印刷界的工人，学业已来，迨近数年，其中状况略知一二。工闲阅报，见贵报征求印刷的状况，我工人何来学识，操文士之生涯？故我久欲布工人的实事实于诸君之前，及印刷的调查、改良的根本，亦可启发我们的知识，导我们至纯洁、清高的境域，尽人民同等的义务，诸君可不是造福无量么？

#### （一）工人的数目和他们的体性

上海印刷工厂很多，统上海约一万余的印刷工人。最大的是商务、中华，每厂中约千余；中等的，似彩文、大中华、商文、华胜等，每局内约百余人；小的数十家，局内三四十个人，十余个也有。印刷分二类：曰铅印，曰五彩石印。铅印简单，五彩繁杂。五彩石印内有四部：曰绘石，曰打石，曰打样，曰机器。工人的身体壮强活泼，其中绘石者，略斯文，因有笔墨、美术的思想，所以很温和，惟身体稍弱耳。机器上的工人，皆粗武好斗，故时闻争论。铅印分三类：曰校对，曰排字，曰机器，性情亦同。

民国初，五彩石印尚少，虽有数家，然绘石、打样者，皆请日本技师。后来国人皆学会了，而其艺一时未精。自从英美烟公司，请一位德国绘石的名家，曰 Mr. Smith，此人温和非常，而肯教导人，所以现今著名者，皆其入室的弟子。他的笔法精致活泼，日人万万不能及的，故绘石的人，奉之曰司密斯派。现今工人皆有研究的心、坚韧的



志，所以时出能人，且有胜过日本技师，所以各印刷所中，请日人的很少。我们的进步亦很快，印刷中最注重、用度最广，即是颜料，惜乎皆从外洋来的。

## （二）工作的时间

每日九小时，晨七时进厂，晚六时散工。夜工视生意忙否不定。大的似商务、中华，每星期休息；其余的皆半月休息一日。休息的时候，什么的消闲？我写到此处，不觉弃笔长叹。呜呼！劳动的人格，风俗的腐败，我不忍将工人的歹事诉与君前。然扪心自思，已欲改革工人，何妨直笔书下。我们每逢节假日，大多数的工人，做一种很普通的游戏，即是一个“赌”字。扑克、麻雀（即麻将）、牌九，到处皆是，此乃我们工人脑中深印唯一的游戏。领来工钱，也不管家中等用不等用，依了自己心想事成。输去了钱，东借西典，直至不有弥补而后已。偷耶，迷耶，时有所闻。若然胜了，狎邪酒食，无所不为，不有一人用于正道。另有一种工人，衣服很鲜美，终日在游戏场内，做他们的特别的行径。所以我们的工人身上，清洁不有疤痕的很少；十居其七，皆杨梅满身。呜呼！工人如是！无言人格、道德！这种的事体，什么的缘由？我可说是风俗的潮流。再有各游戏场，皆引诱青年子弟的魔道。我在工闲的时候，常常地痴想，欲改变工人的恶弊，必禁去此种的游戏，废去则种的游戏；各处多设些工人青年会、工人研究会、工人俱乐部、工人储蓄会，似上海青年会的办法，使天下的工人，皆入于正道，享将来的幸福。虽然我有则样的观念，奈不有则样的力量，嗟乎！

## （三）工钱的数目

工钱分三等：（甲）即头目，五十元至二十元。（乙）下手，三十元至十元。（丙）学徒，一元至十元。打样部稍贵，绘石部更贵：著名者，有百元的薪工。

## （四）工人的衣食住

工人的住所，大概数人合居一处，清洁的很少。他们的衣食，视他们的朴实与奢华。大公司的饭食，皆包在外面，小公司皆连饭食的。

## （五）工人家属的状况

工人家属很清苦，饱食衣暖，无忧无虑，已十分知足了，则怕有早餐而无晚食。夫狎游于外，妇忧愁于家，此种苦况，工妇时尝之。若妇贤良的，则佣工于外，相助成家。又有一半工人的妻子，皆临时的，欣则合，怨则离，此亦工人的常事。

## （六）工人团体的组织和它的行规

工人的团体，从来不有实在的名目，然而他们的团结力很坚固。近来有人组成印刷联合会，起先很兴旺，于会中讨论的会员亦很多，近来渐渐地疲败。究其原因，无非规则之不良，办事的乏才，而且会中常有赌博，会员见会中腐败如此，所以也不有兴致到会中议什么的事，所以渐渐地冷淡。我们工人的行规，也不有一定，随境遇而定。

## 五 印刷业（三）

徐再舟

### 印刷业的女工

我华女子的生计，向来不发展，故女子的景遇亦困苦。自改革以后，虽有少数人提倡女子的解放，然商业凋零，国货不振，男子的生计亦困难，何况乎女子。而沪上欲谋生计的女子众多，然适当的工作很少。

今单查印刷界的女工，全上海约千四百余。商务中有女工二百余，中华中有百余，其余皆在自己家中工作的。

女工的名目，分折书、钉书两种。洋装（即洋纸）折一页的，每千页二十文；二页的，每千页五十文；三页的，每千页七十文；四页的，每千页九十文。本装（即本国纸）每千页七文，也有每千页九文的。

钉书 本装一文五本，洋装稍贵。折书最快者，每月可得十数元的工钱。普通每月可得五六元。初学而手头迟的，每月可得二三元。钉书最快者，每日可钉五六百本，平常者二三百本，而他们的工作很勤俭，自晨至晚，无暇休息。然此种的工作，时有时无，忙的时候，日以继夜；暇的时候，定等日久。

别种的女工，似糊盒子，每月亦不出十元之外。女工稍贵者，似商务中着照相的颜色及做各种的玩物，然一时平常的女子，不易入内做的。

## 六 印刷业（四）

赵义民

### 印刷业的内容

印刷事业，上海为发源之地，亦萃集之场，大部分可分为石印、铅印两大主干。其五彩、三色、玻璃等版，均列于附属之内。其营业组合的状况，又分为两大派别，即新派与旧派。新派之中，做工有定时，休沐有定期，工人稍受教育，工资较为优厚，调查较易，提携较便，与新潮流稍形接近。旧派则异是，生活又落一格，容当分别叙述。今将新派的沿革与状况，分书如下：

新派创始，当推美华书馆铅印为最。距今六十年前，教会西人首创铅印于上海，内部工作可分三类：甲、排版；乙、印刷；丙、装订。此三类的工作，虽与印刷具连带的关系，而三类的组合，乃有高下的判别，不能一例混合。今先言铅印乙类的印刷

一部分的沿革，依题六种，分“昔”“今”两排，列表如后：

昔创始时

人数 二三百人

时间 七小时（上午八时，下午五时，每星期休息一日）

工值 七八元至二十元

起居 近工厂（房租自一元至三元，饭食每月三元）

家属 三四人，各多职业

团体 礼拜堂（虔聆教义）

今现代时

人数 三千（排版、装订另记）

时间 九时（上七时半，下五时半）

工值 十余元至百五十元

居处 房租四元至廿元，饭食四元至八元

家属 五六口至十余人（多儿女兼入校读书）

团体 麻雀（即麻将）台、游戏场，间有夜课（此指普通人言）

照以上六题验之，现今与创始的比较，人数增十倍，工资增八倍，时间长二时，起居、赡养的消费，仅有二三倍的增加。就经济一方而论，似可宽裕：岂知大谬不然，诚足令人骇异，必须急筹改善的方法，始克建立。身当其境者，转不知置身危岩的下面可怕，亦堪怜矣。

其危险的原因，为无公共的团体。昔时宗教的瞻礼，虽似迷信一途，究足以范围身心，不敢公然放肆。现今的职员，虽有教会旧侣，徒存形式；其于淑身、淑世的道德，多未置意；甚或狎妓、饮酒、赌博、遨游，竟有其人。奈何工界的人格，颇有一落千丈、外强中干的气象，令人增无穷的叹息矣。春秋之义，责备贤者，予不能为印刷界现今的领袖宽纵也。虽然全体的现状，有如斯的危险，犹幸有一部分创始者殖基独厚。印刷业工人，隐受无形的厚惠，较诸各业，犹有特别的享受，是不可不表而出之。吾国旧工业做工时间，一向无规定可言。有时间的规定者，初以印刷业为首，不得不推崇教会的遗爱，又以商务印书馆首倡。嗣后开办的图书公司、中华书局等，即外人所开的印刷业，亦多仿效商务的成规。是印刷业的印刷工人，享时间规定的利益者，首推商务。

吾国新工业的组合，当以棉、铁、丝、茶为最。制造局系官办的性质，不足模效；其商办的纱厂、织厂、丝厂、茶栈，谁是有时间规定的工场？甚至滥用人力，夜以继日，作辍无常，半劳半歇；一方与身体的康健影响颇大，一方与度支的经济困厄尤深。

工人的幸福，剥蚀无余，且更骄人曰。“实业救国，工资济贫”，为彼口实。以多数工人的生命、血、汗赢来金钱，供彼经手者汽车、洋楼、欧服、美酒的挥霍，工人且难温饱，犹复自命济贫，直欺天耳，此情在纱厂尤甚。印刷业者，远不及如上各业的宏大，竟能于二十余年以前，规划时间，与二十世纪的新潮有暗合的基础，造福全业，其眼光的远大，诚加人一等。该印刷所优美的质点，更有数节，足资据述：（1）对普通工人，有疗病所的设备；（2）抚恤金的定额；（3）储蓄金的优待；（4）补习班的夜学；（5）对于女工有保产金的恩惠；（6）幼稚园的组织。此与他厂的工人具优异的实惠，都是夏瑞芳君的余荫，足为建设的初基。惜乎无普遍的团力，不足应付新潮，为可慨矣。就如上的初基，拟求改善的方法，仅去一间；较诸他业，有变齐、变鲁、变道的难易的分别焉。

（1）时间 从九时改为八时，仅少一级。

（2）工资与人数 增加教育，扩充团力，似可及格。

（3）起居与家属 宜建立义务小学，提倡节俭实力，戒奢侈，禁赌博，励储蓄，联感情，庶几近之。

（4）组合团力 为当今的急务。观感交勉，进德修业，增超人格，促差工艺，均基于斯，宜促成之。

## 七 印刷业（五）

### 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待遇及教育

商务印书馆的开工、停工，都是鸣钟为号。晨七点十五分，午后十二点四十五分，鸣到工预备钟。晨七点三十分，午后一点，鸣开工钟。上午十一点五十五分，下午五点二十五分，鸣停工预备钟。上午十二点，下午五点三十分，鸣停工钟。他们的假期，是星期日、新历元旦、国庆日各一天，旧历腊尾一天，年头三天。额外停工，薪水照扣。

各工人和学生，遇有本人婚娶或有父母、妻室的丧事，在外埠的，给假十天；在本埠的，给假五天，免扣薪资。包工的假期内薪资，也可照发。

各项人等，除例假外，如全月办事勤敏，并无迟到及旷工情事的，到了月终，奖加一日薪资，按月算给。如有想出新法，改良工艺，能使事半功倍的，一经审查明白，便有特别奖赏。

他们馆里的怀孕女工，产前、产后，二个月内，不需到所做工，由所里给予保产金十元，让她安心调弄。这种保产金，产前一个月，给银五元，产后一月假满，再给银五元。倘若在此休息期内，私向他处做工，便要追还保产金，还要议罚。

他们印刷所里面设有疗病房，延聘著名西医，在所的职员、工人，无论男女，都可进去治病。倘因公受伤，并可在内养病。

他们馆里附设的尚公两等学校，收的学生，有完全免费的，有只收半费的，工友的子弟，可以享此权利。可惜名额太少，限制太严。另外附设的青年励志会，有中文、英文的夜校，就学的学费很便宜，好让工人和他们的子弟，工余补习。还有一所养真幼稚园，给工人子女就学的，学费听便。

他们尚公学校的免费规程和分配的法子，很有可以参考的地方，拿它载在下面：

注：商务印书馆尚公小学校特设优待名额规程

(1) 特设全免费名额二十名，半免费名额六十名，专供本公司同人（包括男女）之子女就学。

(2) 特设保送中学生额二名，每年在本校高小科毕业生内，如有工友之子女无力升学，而有志上进者，由校担任学费，保送本地中等以上学校。（如中学校、师范学校、实业学校、职业学校等，肄业至其毕业时止。）

(3) 全免费生，必其父或母现在在本公司满一年以上，所得月薪不满十元者，方得适用。半免费生，必其父或母现在在本公司满一年以上，所得月薪不满二十元者，方得适用。如有同级者，依名额分配法办理。

(4) 全免或半免之学生，一家以一人有限，但如有余额，得以子女多者依名额分配法，次序补入。

(5) 凡希望免费生之家长，应先期填就志愿书，由该管机关证明，通知本校。

(6) 保送中学生，如有中途退学，即停止给费；如须转学，应得本校校长之认可。

(7) 同人如退职或加薪至十元及二十元以上，其子女俟本学期满后，不得再享所得免费之利益。

退职之调查，应由学校于每学期未开始以前，向原证明各机关行之。

加薪之调查，于每年终行之。

(8) 曾在本公司五年以上者，有劳绩（专指男工友），身故后，其子女幼稚、无力入学者，得适用（1）（2）项之规定。

(9) 无论全免、半免及保送中学生，其费均指学费言之；他项书籍、膳宿等费，概由自理。

(10) 本规则如有未尽事宜，经校长修改，交总务处通过执行。

名额分配法

第一 甲、无父母者（有残疾不能治生者同）。

乙、先工资最小者。

如注：全免 十五元 有十四元者应先之 有十三元者更先之  
限 半免 念五元 有廿四元者应先之 有廿三元者更先之

丙、先年有最久者。

如限满一年以上，有一年零一月者先之，有一年零二月者更先之。

丁、先子女最多者。

如有子女二人者，先于一人；三人者，先于二人。

第二 先四项俱全者。

次甲乙丙 次甲丙丁 次甲乙 次甲丙 次甲丁 次乙丙丁 次乙丙 次乙丁 次丙丁

第三 凡全免、半免、保送中学及适用第八条者，均依此例。

## 八 缫丝业

### 少 穆

缫丝业里面的工人，除账房先生、监工、打杂、出店等类之外，完全是用女工。这种工作，上海话叫做“调湖丝”。调湖丝的女工，就叫“湖丝大姐”。她们的工作，分门别类，厂家也有大小：大厂里面，可装丝车七百二十部至八百四十部；中等厂家，也装四百八十部至三百九十二部；最小的厂家，总有丝车一百九十二部。大厂丝车间，每排装车三十六部，要用“打盆”小女孩十八名、“替手”四名；全厂打盆小女工，要四百多人至五百人。丝车每部要用“调丝女工”一名，这种女工叫做“常车”。每常车六名，要用“替车”一名。大厂里面，这种车工，就要九百上下。每常车十二名，要用“扯丝头”的女工一名，“称丝”“摇丝”“包丝”的女工，每厂十几人到三十人。另外有“剥茧衣”的和“抄茧子”两种女工。人数都和车间里面，作十与一之比例，譬如车间里一千人，那剥茧、抄茧的都要一百人。

这丝厂里面的工作，要数“摇丝”“包丝”“称丝”的最舒服，空气很好，工作也很轻松。其次就是“剥茧”“抄茧”，也还过得去。最苦的就是丝车间的女工。这丝车间车声是震荡的，煮茧盆里的水是沸腾的，车间里面的空气比外边要加热四十度，而且丝车上最忌有风，一年到头，无论怎么热天，窗门总要关得紧紧的，不许放一点空气，冷天还好，热天真是受不了。这当中还有打盆的小女孩子，一天到晚，拿着一根短毛的刷子，在煮茧盆里面摇打，有时滚水喷到小手上面，就要泡得一塌糊涂！

她们的工钱，也算“摇丝”“包丝”“称丝”的最多，每天有三角六分到四角不

等。常车的工钱，每天只两角八分到三角半。替车只二角二分。扯丝头的，每天一角五分到二角五分。打盆的小孩通常每天二角，也有一角五分的。剥茧的工钱是照“磅数”计，也有照“筐数”计算的；照磅数的每八磅给钱六十文，照筐数的每筐给钱一百文。抄茧的也是照天数计算，每天从二角八分到三角。

丝厂里工作时间，都是上午五点半起，到黄昏六点半下工。中间午饭的时候，休息一点钟，通扯是十二个钟头的工作。

上海全埠，共有大小丝厂五十六家，平均每家一千人，应当有五万六千人。这五万六千人当中，就有十分之七终日在滚热沸烫的车间里讨生活。近来因为纱厂和别的工厂开得多了，他们也慢慢地要选择起来，或是计较工价。那做丝厂的资本家，正在那里打战兢兢，恐怕工人要加工价哩。

## 九 织袜业

我们所穿的新式袜子，大家都叫它洋袜，向来都买外国货。民国初年，满街都是日本货。后来买到许多织袜机器，自己织造。后来又有高昌机器厂，自己制造机器，因此织袜业更见发达。在民国六年的时候，东洋袜子，已经抵制尽了。到了现在，上海手摇机器织袜厂，共有一百廿余家。他们组织的方法，设工程师一人或二人，专管工人和修理机器。每月薪水，小厂十二元至十五元，大厂廿五元至三十元不等。

织袜厂所用的男女工人，工钱都是照出货计算。长统纯丝袜，每打工资六角。普通工人，每日能做一打半，至少可做一打。短统纯丝袜，除罗文（即袜统）每工可做一打半，每打工资四角，最多可做二打。专做罗文（即做丝袜统），每打五分；每工可做廿打，可得工资一元至一元二角。业此者非有经验熟手不可。丝光长统袜，男女工人每日可做一打半至二打，每打工资四角五分。丝光男女短统袜，除罗文（即袜统）每工可做二打至二（打）半；每打工资三角。专做罗文（即袜统）每打四分，每工可做廿打至廿五打；每工可得工资八角至一元。冬天做毛袜，长统男女毛袜，每日男女工可做二打至二打半；每打工资三角，每工可得六角至八角。普通毛袜，除罗文（即袜统）每日可做二打半至三打；每打工资二角，每工可得五角至六角。专做罗文（即袜统）与做丝光袜同。有十部织袜车，必用一熟手专做罗文。另有“调丝”“调纱”和“毛线”工，每工三角。电机织袜厂，是用电力发动的，不在其列。

他们的工作时间，不甚注重。因为照货给钱，是一种“包工制度”，尽可能让工人自由竞争。可是工人们因为贪多工钱，一天做十五六个钟头的都有。他们这般工人，因

为是新起的工业，没有什么团体；可是他们厂家，倒组织了一所织袜工会。本年四月里，还定出一种取缔工人的章程，不许工人无故调厂工作，征取工人的学费，扣押工人的工资等项。

## 十 香烟业

上海香烟业，近来非常发达。香烟厂规模顶大的，第一是英美烟公司，第二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还有北洋亚喜亚、兴业烟草公司，都有制造厂。大概上海一埠，到这几个厂家做香烟的工人，差不多有两万。他们香烟厂的组织，除英美烟公司设有印刷厂外，其余的情形，都不相出入。于今拿中国人自办的南洋兄弟公司的工作情形写了出来，别的厂家都可照此类推了。

兄弟公司里面的工作，共分十四个部分。

男工部分：（一）切烟部；（二）卷烟部；（三）机器部附磨刀部；（四）加香部；（五）装箱部；（六）焙烟部；（七）焙烟丝部。

女工部分：（一）配烟部；（二）拍叶部；（三）三喜部；（四）包烟部；（五）入合部；（六）大合部；（七）小合部。

公司里面的用人，除总理协理和别的职员外，计监工四十三人，小工杂役二百余人，男工各部工人九百余人，女工各部工人二千三百余人。工作时间，每日早六点钟上工，至十一点半钟放工，下午一点钟上工，至六点钟放工。两班替换，每夜班七点钟上工，到第二天早六点钟放工。日工工资，女工每日可做二百文或三百文不等，夜工另有赏钱二百文。男工每日可做四角至五角不等，夜工也有赏钱。公司里的职役人等，工资从十五元至八十元不等。但是部长监工等职务，都是广东人，和总协理非亲即故。机器匠人的工资，从十五元至三十元不等。职员人等，三妻四妾的很多，他们的子弟，都有相当教育。工人里面除广东人外，还有九江、福建、宁波各处的人，数目也不在少处。他们都在工厂附近谦益里、永吉里、隆庆里、民和里这些地方，租点小房子住。他们的子弟是没有力量读书的。他们也没有什么团体。

工厂里招工的时候，有人愿意进去工作，要先填志愿书，写明“听凭指挥，不得越规，如违逐出”等等字样。工厂里的工头，就是各部部长和盟工等名目，做工的人，现在还没推补上去的。但是他们公司里的职员，富有新思想的很多。他们正在计划，替工人自己和工人的子弟，谋点教育的方法。如果在里面做得久的，也有养老金。



## 十一 眼镜业

少 穆

我国旧式眼镜，都是手工制造。近年外国人贩来许多新式眼镜，大受社会欢迎。某西人又在南京路开设高德洋行，招集许多中国人，在里面学习新式眼镜的制造，生意非常发达。后来这般中国人学会了本领，就出来自己开店、设厂。十年以来，挽回的利权，不知若干万数。这当中最著名的，就是精益眼镜公司的张士德君，首创验目配光的科学眼镜厂。厂里的工作，分“配光”“磨片”“镜架”三部。厂里工人，现在有九十八个，张君做个领首。这般做工的，起初都是入厂艺徒，三年满师。初当艺徒的时候，只有膳、宿、理发、洗衣各种费用；两个月后，便有工资。满师之后，手艺最好的，可得月薪三十元。当领首的，月薪七十元；其余的工钱数目，多少不等。每天工作十小时，早九时上工，晚七时停工。每月轮流有四天休息，休息日期，愿意工作的，厂主另加工资。这种新式眼镜，总共已有十家。工人的数目，总共大约六百人以上下；并无团体，也没有什么行规。

## 十二 自来水（租界）

上海租界的自来水厂，用工人四百多名。他们的工作时间，除夜班照料的人外，都是早五点半进厂，晚五点散工。里面分多少部分，工钱的数目，彼此不同。大车间工人二十名，月薪从四十元到八十元。铜管间工人十五名，月薪十五元至十六元。铜匠间工人十二名，只修车头，月薪四十元；其余都是十二元到十五元。铁匠间工人三名，月薪十四元到二十元。炉子间工人二十名，月薪十二元。淘黄沙工人六十名，月薪十二元。黄沙井工人五十名，月薪九元。卖水火轮工人五十名，月薪十三元至十四元。捞垃圾工人月薪十二元。杂工和修辑竹篱的工人，月薪至少九元，至多十二元。总而言之，他们除有特别艺术的外，拿的工钱，都只好敷一身一口生活必需的费用。

## 十三 电器业（一）

电器工人的状况（电器工界联合会述）

本会同业之状况，本埠之工人约六千余人，由初步起至最优等止。学生办法有三：第一，老法收生，自十四岁至廿岁或三四年不等，此乃大概之普通规则。第二，洋行办法，年岁不论，工资全无，惟有膳费三四元一月；然后量其程度与其介绍人之面情，增加工资，年岁亦无定限。第三，由别业改为电器工业者，约三十分之一，或木工或

铜匠二业改的最占多数。年份颇少，有年半一年之不等。初等工人办法有三：第一，中国店户有短工者，每日工作八小时，工资约五六角。第二，常工者、寄膳宿者，按日工作，时间约十小时十二时不等；工资按月有五元至十五元不等，看面情如何，增加工资。第三，技师者，工作时间每日八小时；工资按月有十五元至廿五元不等，看宾主之面情，酌量加增。外国行厂，普通工匠每日工作八小时，每星期五十六小时，工资按月二十元至二十三元不等。领班司务时间同上，工资约比普通工匠多十分之一。头脑时间同上，工资比较领班司务略多十分之五。出门者，比较本埠以路程之远近分配，本省照大概工资略加十分之二，别省比较本省工资略加十分之三四不等。综言之，工作时间比较别国多十分之四，工资比较别国少十分之八九。照此工作时间与工资，实非人道主义。我辈工界同胞所缺少者，教育费、医学费、养老费、度日费、房金费、衣食费、病亡费，以上各项费用，可谓全无。希望所食、所衣、所住皆不及资本家之零屑。所有生活程度，近三年比较前三年增高十分之八九，工资并未增加，时间并未缩短，言论亦无自由，停工不能自由，集会不能自由。因以上种种困苦，我辈工界，不能养成一种文明之国民，大多数皆无知识，因无受教育机会之故。若少文明之国民，则国家强富焉能得成？此乃本会工人之艰苦状况，本会工人请勿依赖别人抚养，乃望顺今之新潮流，而能达到我辈工人自养之目的。

#### 十四 电器业（二）

##### 电灯泡厂女工

此为最近上海女工界之新事业。此种工厂，不易参观。记者因与该厂洋主任有他种关系，故得常往。兹将该厂工作部分略约言之：

- (1) 截泡内之玻璃梗。
- (2) 截上端置铜丝之玻璃管。
- (3) 用机器将玻璃梗之两端以煤气火热之，压作扁圆形，以便置炭精丝。
- (4) 用机器将玻璃管之两根铜丝以煤气火力热之，将下端夹扁。
- (5) 用机器将已夹扁之玻璃管下端，与已压成扁圆形之玻璃梗，用煤气火热熔连之，成灯泡内之玻璃心。
- (6) 在上下两玻璃相连之夹扁处，由女孩用化学墨水，写于光力数目。
- (7) 将玻璃心之下端扁圆地位，以煤气火热熔四周，插短根炭精丝，有用机器，有用人工，乃一精细之部分。
- (8) 将插上短炭精丝之一端，用小铁钳钳作钩形，此亦极用目力之生活。
- (9) 将钩形之炭精丝上挂以镞（即最近世人所知之钨矿质）、钢合制之细丝（即

世人呼为白金丝也。)此种生活,最损目力,故必工司此生活者,均由该厂备一绿色玻璃置于目前,以卫目光。

(10) 将灯泡用煤气火热其一端,另用细玻璃管插上,以便全泡置成时,可将空气逐出。

(11) 将玻璃心置于灯泡内,用煤气火热熔黏合,其手术均有次序,均有机器主之。

(12) 将已成之灯泡,置于一种机器上,逐去空气,将一端之细玻璃管用煤气火热融化拔去之;故每只灯泡之下端,总有一玻璃乳头者,此即逐去空气之地位。

(13) 将灯泡之一端和以胶漆,置上铜帽,女孩任之。

(14) 将铜帽一端露出铜丝之处,用锡嵌之,亦女孩任之。

(15) 置于较光力机上,试足光力,此亦极损目力之工作。

(16) 将灯泡试验后,外裹厚纸,女孩任之。

该厂共有女工三百余人。工资不等,凭工作之难易而定,由两三角起,至四五角不等。每日工作十小时。其领取工资,全按“自动记时钟”之号码计算。此种钟置诸进厂之要道,一切工人鱼贯经过此钟,将各人自己之“记时纸牌”塞入一细缝内,外有机按之,所有钟点时刻即印入牌上,出厂时亦如之。发工资之先,全凭该牌所记时间发给。该厂每日可制灯泡一万五千个至二万不等。在曹家渡老勃生路,美商经营之。

## 十五 上海江南造船所

成纯一

江南造船所,余曾在内实习数月,对于工人状况,尚称熟悉。兹将调查所得,节录于下,以供研究劳动者之参考。

江南造船所,设在上海高昌庙之西南,地滨黄浦,面积凡二百五十亩,规模之大,工人之众,可称江南巨擘。兹按条分述如下:

(一) 工人之数目、来源及其体性。所内工人随工程繁简而多少,无一定额数。现在总共在四千人以上,有时竟达七千人左右。计机器匠近四百人,木模匠近百人,翻砂匠二百余人,铁匠三百余人,铜匠约百人,木匠三百人,锅炉匠三百人,舢舨匠百余人,电镀、电灯、漆工等匠约五十人,其余造船场,修船坞、煤栈、材料栈近二千余人。

厂中所有工人,皆为男子。机器匠等多为宁绍人,其数约占全数五分之一。木工、

锅炉等处多广东人，其数亦占五分之一。铁工皆为无锡人，数约四百人。余有福建工匠六十人，沪地产及杂地千余人。

(二) 工作时间。自晨七时上工，十二时散工；下午一时再上，五时散；计每日做工九小时。现因制造美舰，异常忙碌，日夜开工。惟做夜工者，每夜做三小时，实做二小时半即可；其薪水另加，而与日间薪水成正比例。

(三) 工钱数目。工头及领班日薪多者三元，少者一二元；工人日薪最多者二元六七，中等者九角，最少者二角，即学徒也。做夜工者以时间照日工计算。

(四) 工人状况。

(甲) 所内之待遇。待遇工人一事，为劳动界最重要之问题。欧美各国无不殚心竭力以研究之，谋所以改良而进于圆满之域。惟中国则墨守旧法，鲜有注意及之者。即就造船所而论，其对工人唯有严束，无优待。其对于工人之人格，更无论矣。所长之视工人，不啻高贵长官之视下贱小民；而工人之视工头，亦若小子之视严父，奉命维谨，不敢稍有抗拒。否则厉色一现，唾骂随之，再有回言，即行斥退，无稍假借。故每次过节、过年，工头所收礼物，不下数十百元；而工人下期有差与否、工资增加与否，亦于是时为断。最奇者，前有工头李某，只准工人送钱，不准赠送礼物；故十年工夫，家产竟有十万。此为吾国一种特别之工头制，阻止进化力颇大，非设法打破之，不能谋劳动之幸福也。

工人之畏工头，已如上述。惟尚有最可痛心者，即工头之又畏外人也。(所中英美人有四十余，工程大事，全在握中。)余亲见一次，有一船行将下水，必先将船底枕木抽去。有某工程师美人嘱某工头用杠杆移动，某工头以为此是小工之事，即厉声嘱工人，己则间手旁看，形同监工。美人某大怒，立即赏以外国火腿数只，某工头竟口无一言，工作如小工矣，旁人亦出舌示惊。噫！吾国工人之无人格，外人固亦洞悉矣，可叹！

所中无一定场规，唯素来习惯约有以下数条：

- (1) 每次上工自汽笛知照后，如一刻钟内迟到者，罚工半日。
- (2) 工作时有私自出外者，查出罚工三日。
- (3) 工人偷所中材料者，查出斥退，并游行示众。
- (4) 工人怠惰或争闹，工头得斥退之。

(5) 其他所中对于工人，可谓绝无教育。学徒自进去以后，所有技能，多由目睹而来，所谓环境作用也。凡学徒之稍能自做，即责以重工；不合则严辞责骂，其能因势诱导、谆谆教诲者，不多睹焉。

所中对于设备，有管工室、贩卖夫、茶水、厕所以及少数远方人之住室及饭室，他

无所有，非如外人之有休息室、运动场、游戏具也。惟对于抚恤者有三事：一为工人受意外病故，所中恤其孀，月给十七元，至其子能力作瞻养而止，然亦仅限四五人；一为工人受意外损伤时，所中例给以半薪，以终其生；一为工人病时，如入所中指定之医院，例由所中供给药医各费。此三者可谓仅仅优待。所中之待遇工人既无特别设备，故工人之对于所、厂，亦毫无感情可言，特视为啖饭地耳。

（乙）家居之情形 下午五时散工，皮面锅黑、衣服褴褛之工人，源源由所内而出，把臂捉肩，言笑吹哨，形状至不整齐。道路两旁，食摊杂列，各工人必稍为光顾。抵家后多从事沐浴、更衣，普通者衣多蓝布或黑布。其尚奢侈者，衣多玄色湖绉短袄，指戴金戒，胸悬银色表链，形状仿佛为工人所特有，一望而知其为工人也。平居无事，非喝酒即赌钱，或聚众人说书、谈天；其手执小说，如上海时调《水浒》《绿牡丹》，尚称工人中之安分者也。

工人多住在附近造船所一带，因所旁隙地甚多，工人之构屋而居者多至数十百家。家中陈设颇简，居处亦多污秽。因工人所得工资虽多，惟因喝酒、赌钱以及穿着所费已不资，再除去家中饭食，已无余金制家具矣。一日，余因出外买橘子，路过一弄，忽闻一屋中人声大作，继以吵闹声、推门声，回首见工人一群，蜂拥而出，口中犹啾啾不休。忽见一熟识工人，即在所中做翻砂者。彼亦前来，面呈青色，大声告余以颠末，盖因赌账而起者。余未听毕即回，呜呼！吾国之工人大都如此，工人无团体的组织，惟有所谓宁帮、广帮、无锡帮者：第一即宁绍人，多机匠；第二乃广东人，多木模匠及大木匠；第三无锡人，皆属铁匠。各帮之内容，全亦调查数次，以无具体的会章，无从得其详细。据云，凡欲入各帮之同业者，必须经各帮之认可，方能从事经营；否则必受排挤，甚至工钱之多少，亦受各帮之规定，势力颇不小。所中工人因慑于工头之威，大都服从工头，上次为一铜匠事，竟兆罢工风潮，可惜者无完善之组织了。依上情形，一所之中，工人在四千以上，为数不可谓不多。工资平均一月在三十元左右，为数又不可谓少。每日工作九小时，依据吾国劳动情形，亦不可谓多。所缺者，关于工人之设备与教育及匙人之组织耳。夫工人之设备与教育，各国无不视为重要。忆去年春参观日本大阪某纱厂，计全会社（连分厂）资本不过一千八百万元；而关于工人之设备费用，竟及二百万元。如工人宿舍、应接室、会堂、盥洗室、浴室、余兴室、调养室、补习学校、工人儿童游戏所，无不毕具。其寄宿（舍）等虽非教育场所，而布置之清洁整齐，已无形中养成工人一种清洁整齐之习惯。日本尚属后进之国，若夫欧美列强，更无论矣。诚以完善之设备，可养成工人之高尚生活。教育一事，为社会进化之根本，尤关重要，不可忽也，望吾国实业家起而图之。

工人无组织，其大原因固在于无教育。而所谓工头制，亦为莫大之阻力。盖工头

一流人物，亦属无学之徒，其对于工会组合等，既茫无所知，而对于工人尤惨无人道，终日惟知自利，任意横蛮。工人之视工头，亦如小子之于严父，奉命维谨，无敢逾越，一种奴隶性与服从性若为工人所特有。呜呼！工人而有奴隶性，安能望其有自创之良善组织。故余第二意见，以为欲谋工人集会，必先打破工头制，阅者以为何如？

九·三·二十五

## 十六 上海兵工厂

上海兵工厂，创始在同治四年，起初在虹口地方，不过修理军械的一座小小工厂。同治八年，由广东人姓冯的经手，迁到高昌庙，改名叫南铁厂。到了光绪年间，改名叫机器局。光绪末年，又改名江南制造局。现在的名称，叫陆军部兵工厂。这座兵工厂，经五十年来的扩充，现在高昌庙〈的〉厂基，有三百多亩；龙华又有几十亩，工厂规模，非常阔大。厂里事业，是官家经营，由陆军部管辖。他们的领首，叫总办会办；帮忙办事的，还有各科长、科员；另外又有材料处、工务处、秘书处、书记股、军火处、审检处、稽查处、庶务处八种机关。每处都有处长，处长下面，再设几个司事。里面的工作，分制炮厂、炼钢厂、制枪厂、机器厂、炮弹厂、铜壳厂、子药厂八个部分。每厂都有管理员、副管办员，也有书记司事。里面的工人，分工师、领首、工首、工人、幼工五种。每天早七点钟进厂，由管理发给号牌为凭；十一点半出厂，午餐。十二点半再进厂，五点钟缴牌散工。通计九时间工作。从阴历三月到九月，因为天长，加多一个钟头。事忙的时候，加做夜工两点钟，照白日工资，加给一半。各厂的人数、工资、工作时间如下表：

厂名	工师		领首		工首		工人		幼工	
	人数	工资 (元/月计)	人数	工资 (元/月计)	人数	工资 (角/日计)	人数	工资 (角/日计)	人数	工资 (角/日计)
制炮厂	7	30-80	4	20-40	6	60-90	600	30	30	初级 1 二级 15 三级 20
炼钢厂	4	30-80	3	20-40	6	60-90	340	30	20	初级 10 二级 15 三级 20
制枪厂	3	30-80	3	20-40	4	60-90	340	30	15	初级 10 二级 15 三级 20

续表

职工别 厂名	工师		领首		工首		工人		幼工	
	人数	工资 (元/月计)	人数	工资 (元/月计)	人数	工资 (角/日计)	人数	工资 (角/日计)	人数	工资 (角/日计)
机器厂	8	30-80	6	20-40	8	60-90	340	30	16	初级 10 二级 15 三级 20
炮弹厂	6	30-80	4	20-40	6	60-90	350	30	15	初级 10 二级 15 三级 20
铜壳厂	3	30-80	2	20-40	4	60-90	230	30	15	初级 10 二级 15 三级 20
子药厂	停工									

这兵工厂，在前清光绪宣统年间，通常用五六千人，还时常加做夜工。现在工人的数目，抵不上从前半数；所以厂里面的工人，只有从里面出来，改到别处工作的，却没有外边工人，可以新添进去。现在厂里的人，都是一向在里面工作，有经过几十年的。这般工人的籍贯，多半是广东、宁波、湖北、安徽、天津等处地方。可是到了现在，差不多都成了土著。工人的子女，彼此订亲婚配，仿佛另外成了一种社会。这厂里待遇工人的方法，也有几分欧化。工人疾病，厂里供给医药；因公死伤，有很重的抚恤；在职工人病故，身后的事体，厂里也负点责任。工人同辈当中，有一种储蓄的办法，就是用普通邀会的形式，拿来扩大，比如集三百个人成一会，每人出一元，收会的人，就得三百元，多少都可类推。里面邀会的风俗很盛，因此大家都有点储蓄。里面有一个姓马的工人，从小工升到工师，现在家业倒有二十多万。

据另一报告，所开的情形和前面稍微有点出入。据说：炮厂工人有七百三十四，炼钢厂有九百五十一，机器厂有四百九十一，枪厂有五百六十二；弹壳厂里面附设翻砂厂、铜引房，工人总共有六百一十二。另外，还有生铁厂一座，工人三百二十名；熟铁厂一座，工人二百二十名；绘图楼绘工二十二名。总计有三千九百多名，一并记在此地，以备参考。

## 十七 造纸业

上海新式造纸厂，有伦章、宝源等数家，都是利用破布和旧纸做原料，再用药水洗浸，造成各种纸张。它们的工作，分作六个部分：（一）布头间；（二）药水间；（三）机器下纸间；（四）切纸间；（五）打包间；（六）炉灶间。这六个部分的工人，要算布头间最多。伦章布头间用女工三百五十二名，宝源也用一百七十二名。此外药

水间，伦章用男工四十四，宝源二十二；机器下纸间，伦章廿八，宝源十四；切纸间，伦章二十四，宝源十二；打包间，伦章二十五，宝源十二名；炉灶间，伦章十二名，宝源八名。他们的工钱，算炉灶间的男工最大，每天可得六角，打包间每天三角五分，切纸间女工每天二角到二角五分，机器下纸间和药水间，都是每天三角。那最大多数的布头间女工，每日的工钱，最多二百文，最少一百四十文；还有一百六、一百八的，简直不够吃饭。不过生活很容易做，不要什么学问和经验的，所以无工可做的人，倒还愿意去做，总比在家枯坐或是出外游耍，略胜一筹罢了。他们的工作时间，每天上午七点上工，下午五点半停歇。

## 十八 火柴业

上海火柴厂，总共有十几家。稍微著名一点的，就是怡和、燮昌、荣昌等八家。在火柴行里面，称它们做八大家。它们的工作，分六个部分：（一）木匠间；（二）铁器间；（三）制药间；（四）炉灶间；（五）装盒间；（六）粘盒子。这六种工作，第一到第五，都是在厂里工作的；第六种全是发到外面，交把住家的女人、小孩子做。厂里面工作很简单，比如燮昌一家，木匠间才三个人，机器间六个人，制药间五个人，炉灶间四个人，装盒间二十一个人，总计才三十九人。他们的工价，算制药间最大，每天可得五角大洋钱，炉灶间每天四角，机器间三角五，木匠间、装盒每天三角。那在外面粘盒子的女人、小孩子，是用“包工制度”，每粘盒子一千个，给大洋一角。如果是从厂里直接领来做的，可以得着这个数目；假如是从别人手里间接领来做的，那经手的人，每角还要一个铜元的好处，做工的人，只好得一角小洋。这样工作，手脚最快的人，每天也做不上两千，真是很苦的事。近来做牙粉的发达起来，粘牙粉袋的工人，每天可得大洋三角，将来恐怕没人做这种苦交易了。

## 十九 机器业

上海市面流行的机器和铜铁用具，从前都从外洋进口，现在本地渐渐有了许多厂家，就地制造。所以各种货色，就有来路货和本厂货的分别。这制造本厂货的工作，大概都叫机器铁厂，或是机器铜铁厂，或是机器制造厂。它们厂里工作，都（是）装配车床、刨床等等机器，用火力发动。规模大的，就造船、造车和种种机器；小的就造铜床、铁床和房屋、家具上面所用的零星铜铁件。大的有江南造船厂、求新铁厂、瑞熔船厂、耶松船厂、祥生铁厂等几家；小的厂家，总有两千上下。大厂里面的工作，大概分铜匠间、铁匠间、化铁间、造船厂、大炉翻砂厂、样式间、木匠间、杂工等类。工人数目，多的有六七千，少的也有一千几百。江南造船厂，已经另有记载。



瑞熔船厂，据调查报告，铜匠有二百卅三人，铁匠二百四十二人，化铁匠三十六人，造船工二百八十六，翻砂工八十二，样式间廿二，大炉十二，杂工一百八十二，木匠九人，总计一千余人。祥生铁厂，也有这个数目。小厂里面的工作，也分铜匠、铁匠、炼铁、大炉、翻砂、样子等类，用人多的百名上下，少的几十名，至少廿名。

他们的工作时间，都是上午七点上工，下午五点散工，除午饭休息，每天工作九小时。

他们的工钱，就大小不等。当学徒的，每天一角到两角；铜铁匠三四角到八角、一元；炉灶五六角；翻砂、化铁四角到六角；样子六角。

这般铜铁匠，有个公共的团体，叫做铜匠公所。在公所的铜铁匠，总共有四万多人。每天九小时的工作，就是由公所规定出来，通行各厂。假如厂家想在这个时间之外加做五分钟，凡在公所的铜铁匠，决没有一个人答应的。公所里供奉李老君，资产也很富足，

他们这一类的工人，比较地和文化接近；近来到法国去做工的，有很多的数目，他们贡献把社会的，可是不少。

## 二十 废物业

上海有一种专收各种破烂废弃的东西，拿来加工造出来货品，再行出卖的。向来没有这一业，我们给它新起个名字，叫做“废物业”，是取废物利用的意思。它们这一业，顶著名的厂家，叫做万顺丰。里面的工作，分九个部分：（一）晒刷厂，用男工一百二十二名；（二）药水间，用男工二十二名；（三）制革间，用男工二十一名；（四）羊毛间，用女工七十二名；（五）猪鬃间，用女工二十一名；（六）翎毛间，用女工八十二名；（七）下丝间，用男女工共二十一名；（八）炉灶间，用男工六名；（九）打包间，用男工二十三名。总计近四百名。他们的工钱，只炉灶间每天六角，制革间、打包间每天六百文，药水间每天五百文，其余下丝间每天二百六十文至三百八十文，晒刷厂三百六十文，猪鬃间二百文，翎毛间、羊毛间，都只一百四十文一百六十文，至多二百文。每天工作时间，从上午七点起，到下午五点止。

## 二十一 碾米业

朱绍黼

上海南北市，共有碾米厂三十九家。每家碾米机，至少两部，至多十六部，总共碾米机一百三十五部。每机一部，用小工五名、司事二名；总计工人六百七十五名，

司事二百七十名。每机每日出米五十石，全市可出米六千七百五十石。

他们的工作，每日上午七时起，下午七时止，计十二小时。小工每日工资二百文，司事工资每月十元。

## 二十二 钮扣业

钮扣业在上海，是新近才有的。用手工制造的，城里有十几家，规模很小。比较扩大点的，职业学校里，有一班学生，专做此种工事。法租界还有一座协昌恒钮扣厂，工人四十余名。每日工作十二小时，工资每日三角到六角，工头每日一元，学徒一角。

## 二十三 玻璃业

### 少 穆

上海一埠，现有吹灯罩、药瓶之玻璃小厂十余家，吹电灯泡厂一家。约计每厂平均二炉，每炉坩埚六，只需工人百余名，约共有一千五百余人；内分宿迁、山东、广东、江北等帮。其工作种类如下：

(一) 吹工（即上手技工）；(二) 吹小泡（大艺徒任之）；(三) 拿模（艺徒之事）；(四) 挑瓶（艺徒之事）；(五) 磨口（艺徒稍习即可任事）；(六) 卷口（大艺徒任之）；(七) 炉司（管火度）。

此辈工人，大多数以艺徒为最苦。因工厂之规模简陋者居大半，住宿、饮食，绝无卫生可言。厂主每每贪多出数，除月薪一二元外，另加“数子钱”（即定数外，如多吹百只，另加赏二角）。此等艺徒，亦有月得四五元不等。厂规不严，得钱后非赌即吃。手艺粗劣，不能改良，故玻璃瓶罩一项，吾华所销之舶来品，据前农商部派沪调查税则之施伯安向记者言，约超出关平二百万两以上，于《贸易册》中无从细查，因多列入料器项下。上海虽有十余厂，但某国人亦有三四厂；“五四”以后，有改换华人出面或另换牌号者，间有雇用某国人，而命其改穿华装，混杂工作。至于原料，彼业人谓之为石粉者（即砂子碾细），亦多购自某国；煤亦用劣货，表面则大吹特吹为国货也。但此种工人艺徒及厂主，均无科学研究，故其手艺只能吹成下等之货。若买主需购纯洁之品，即束手无以应。化妆品及药房需用之瓶，全要纯洁、精致，外观美丽，售价即高。今上海之厂，能制美丽之瓶者，究有几家？此项实业，若不从速改良，绝难挽回岁耗之二百万两。今本埠既末玻璃业之大市场，设一旦外人以机器来此吹制，此辈工人、艺徒，必全归淘汰。

## 二十四 糖果业

上海一埠，现有糖果公司十余家。资本较大的八家，每家雇用女工六七十名不等。

其工作分包纸、装瓶、装罐、糊招牌纸、封口各项；头等工价每月十元，二等七元，三等五元，统计约有五百余人。

## 二十五 自来火厂

自来火厂，就是煤气厂，在上海是和电灯厂平列的，放出许多煤气，供人家燃料。厂里工人与他厂无甚分别，大多数是机械工。计在装管间、装灯间、配置间、拆卸间的有二百人；厂内铜铁匠四十人、木匠三十人、小工二百人、烧火夫七十人；蒸发煤气炉一部分，又有马口铁匠二十人、锅炉间火夫六名、放柏油夫二十人；共四百八十六名。工资与别厂相同，无甚区别，每日工作九小时。

## 第二类 手工业

### 一 成衣业

上海成衣业，在城内新北门，有个轩辕公所，在公所里的同业，有五部分：（一）新衣店；（二）成衣店；（三）西式店；（四）零剪店；（五）顾绣店。

他们的工作，都是早八点钟上工，除吃饭外，到天黑为度。他们的工资，从三元到七元不等，伙食自备，宿处自备。过八月节后，工资双倍，这些事都是他们的行规。店主和本地帮工人都有眷属，外帮工人有眷属的很少。他们有眷属的，子弟都没有相当教育；在城里自己地方还好一点，在租界外国人的地方，便是没有读书的方法。他们这班工人，宁波人最多，常州人次多，本帮人又次多，湖北人最少。他们的人数，新衣业有一万八千余人，成衣业有一万二千零，顾绣业九千一百余人，西式业有四千余人，零剪业有四百余人，总共有四万七千余人之多。他们虽有这么多人，除轩辕公所外，没有什么新的团体。他们的住处，都是很龌龊的，唯西式业稍好一点。

### 二 理发业

上海理发业的工人，设立有个“公所”，叫做罗祖公所，在小南门外、兴隆桥堍。公所里面的同业，共分五帮，各帮公举会长一人、副会长二人。现在他们的会长，名叫陈四海，是扬州人；副会长名叫郝介藩、方耀廷，都是湖北人。还有句容人徐锡卿、王金福，本地人顾发全、冯茂春，都是他们这一业的领袖。他们这班领袖，是照各帮分配的；他们的帮口，第一就是扬州帮，第二是镇江帮，第三是句容帮，第四是本地帮，第五是湖北帮；江西帮附在湖北帮里面。城内法界和英美租界总共有理发匠二千四千多人。每日的工资，系工主三七分账：理发的工钱，主人得七成，工人得三成，

汇集起来，每天可得二三角。所有伙食、歇处，都是店主备办，工人一概不管。他们有眷属的很少。工人工作，彼此都要临班，不得紊乱。向来定例，每年逢罗祖生日，全国各镇都要停业一天。他们的子弟，没有相当教育。

### 三 酱业工人的报告

沈嘉生

我投这稿的宗旨，是希望一般人都晓得我们酱业也是劳动界中一分子，并恳求一班资本家，再压制和束缚手段，打破一二。因为我在这酱业中，已经混过了五年，但是这五年工夫，和牛马比较起来，真差不多，把我的生趣都消灭尽了。所以我现在把我们的情形，依着征求的秩序，一一写在下面：

（一）酱业中的人，除了经理和司账之外，都可以称为工人，因为都是很劳力的。每家店中有二三十人左右，上海全埠入酱业公所的，有四十八家；没有入公所的，约有二倍：总算起来，有二千人左右。体质上健全的多，但是患脚气病的，倒有百分之五。

（二）每日至少有十四小时的工作，有扛的，有挑的，有跑的。

（三）工钱每月从二三元起至四五元不等，花红店中有了盈余，才有希望，顶多不及工钱的一倍。

（四）衣、食、住三项，我们很不满意：穿的衣服，非常油垢，我们为了经济上的掣肘，所以不能多加洗涤；吃和睡都是店内供给我们的，又是多不适宜的。

（五）我们的同事，多数是浙江海盐和宁波人。家庭中的生活除了耕织外，还有养蚕、种桑的。因工作上的关系，儿童不受教育的很多。

（六）我们同事的思想太觉简单，办事都是独立、不谋合群的。去年有几位同事，发起一个酒、酱业伙友联合会，宗旨联络同业预备要求加工钱，可惜开办没有一个月，就无声无息地取消了。其余也没有什么行规。

### 四 茶业

茶业有洋庄、土庄的分别，洋庄是运销美国、英国、俄国的，土庄专供本国吃用。

茶业里面做工的名字，都叫茶司。茶司里面，又有多少分别：最排场的叫做作头（就是工头）。当作头的，每日工资一元，另外还要拿炒工的扣头，每日可得五角至三四元不等，依茶棧的大小和工作的多少而定。当了作头，不要多少年就可以发财的。次一等的，叫做熟风扇、细风扇、生风扇，都是因他们工作的事项起的名称。这三种工人，

每日工资六角至八角。还有一种叫做风扇尾（就是搬茶上风扇和分筛、配筛），每日工资三角二分至四角四分。又有一种叫做抖筛的，每日工资二角零八厘。他们这六种工人，都由茶栈供给伙食。只有安徽婺源人可以操作，因为他们的技术不肯传授他省人。光绪初年，他们又建立公所，向官厅立案，声明上海地面不准他省人做此工业。他省人本来没有这种经验，也不和他们竞争，所以这茶司一业，算归婺源人专有了。茶司之外，最苦的工作，就是炒茶。这炒茶的工人，又是一种特别状态。炒茶的工作，不是长年都有的，只春末夏初一季，栈家从安徽运来新茶，才招集他们来炒。他们这班人平素都是沿门讨饭、不肯工作的；到了炒茶的时候，他们的头目叫做丐头的，就用强制的力量，把这班乞丐找得来，做炒茶的生活。每家茶栈多的百人，少的三五十人。茶栈发给工钱，是照锅计算：每锅可炒七八斤，给工钱六十文；每工可炒成六锅，应得三百六十文的收入。但是当丐头的，没有许多把他，不过让他吃二饭；最出力的，给他一套衣服就了不得，多余的全是丐头自己下腰。茶叶炒完，他们依然走向四方，风餐露宿去了。

另外还有一种拣茶的，全是女工。工钱照拣出的斤数计算，每斤给钱十二文，每日可拣六斤至十斤不等。这种生活，又差不多是茶司家属的专业；做不完的，才向外边找人。做土庄生意的，炒茶、烘茶都是店里学徒伙友们操作，拣茶也是女工，每日可得工资一角半到二角不等。

## 五 榨油业

上海近年才有机器榨油厂，旧有的土法榨油，营业依然不衰。但是这等厂家，都在偏僻的所在，每家用工人十几人到四五人不等。他们的工钱，是照榨数计算，每人每日应做十榨，每榨工钱四十文。做满十榨之后，每做一榨，加工钱八十文。他们的饭食住宿，通通归厂家供给。上海市内只有清油作坊，他们拿乡镇各厂榨出的毛清油做原料，沥成清油，然后发卖。用人工工资，每月五元或六元。作坊卖出油饼所得的价钱，到年底下，要分给工人若干。这种作坊全市有四五十家，工人也有四百人左右。他们的食宿也是作坊供给的，都没有什么团体。

## 六 鞋业

上海近来鞋业非常发达，沿江、沿海的码头，到处都销上海鞋子。上海全埠，大的厂家、小的店家总计有二千几百户。当中顶著名的就是裕兴隆、朱裕记、三进、瀛洲、步瀛、进升、进步、维新、美华等号。他们大规模的工作，分作绱鞋厂、翻鞋厂、包梁厂、底作厂、扎底厂、彻底厂许多的部分。小的店家也分剪黏作（就是拿材料剪开黏好）、镶口作、绱鞋作、配底作等类。剪取材料粘成鞋形、配置大小的事是在店内做成。

各店家自雇司务，照出货的数目给工钱，每双大洋二分，每天好做四五十双。镶鞋口，是住家女子的工作。每双工价大洋三分，手脚快便的，每天好做三十双上下。上鞋、配底、扎底、切底都是皮匠作场的工作。鞋店拿女工做成的鞋框子和配底的材料，交把他们，配成鞋子。工价每双大洋一角，再叫女工加植，每双大洋一分。做天津帮、北京帮的货色，工作加细，工价也每样加上一分至二分。所以鞋店里面的工作，只有剪配材料一桩事，其余算是替他们做工的人，当个经纪，拿他们的工作品，卖把锁费的人罢了。他们鞋业里面，还有一种流动工作的工人，各人配置一副担子，安置做鞋的用器和零星皮料，蹬在人口繁盛的弄堂门口，替弄堂里面的住户做鞋。他们的主顾，全是女人、小孩子，替他们自己做好的鞋子上底。修理旧鞋，也是他们工作的一种。每一副担子，总有三个人上下，这一类的工人，大约有二千以外。店户、厂家的工人，无从计算确数，但是他们加入公所的，倒有两千三四百家，平均每家十个人，就有二万三四千的数目，还可断定不止此数。

他们同业的公所，在城内新上海县署左近，叫做履业公所。房屋是新近建筑的，公所里面，组织有个履业工商联合会。本年三月二十五号，开过一次会，预备选举董事的。因为会里的干事，开出一张单子，告诉大家说：“在这单上列名的，才有被选举做董事的权。”他们到会的人，大家看看，单上开列的，只有七十九家顶大的店铺，稍微小点的店家，还有两千几百户，都没有被选资格。他们气愤不过，就向干事的问道：“我们的被选举权，没有经过法庭的裁判，是谁替我们剥夺的？”干事的还想和他们争辩，他们已是一哄而散。后来有一个工人出身，名叫徐长礼的，和他们许多同志，发起一个平等的、互助的、公开的团体，预备同那阶级的、垄断的、秘密的团体对抗哩！

## 七 皮鞋业制革附

做皮鞋的匠人，和普通做鞋的皮匠不是同行，他们都不入城里的履业公所。他们这一业，在英美租界有一百一十五家，城厢内外有四十二家，闸北十三家，法租界十二家，通共二百一十二家。他们这里面的工作，都要有点专门的技术，没有什么女工的生活。店铺的用人，也叫皮匠司务，下等就是学徒。学徒要每月能做鞋三十双以上才有工钱，每天不过一角。三年满师之后，看手艺的好歹，能当头等司务，每天有工资一元一二角，次等每天六七角不等。做工的通计有六千三百多人。每天从早九点钟上工，到晚十一点半停歇，除吃饭，要算十二个钟头的工作。

另外，还有制革厂，是拿生皮制熟或是拿熟皮制造各种皮件的，就是龙华、中华、复新、启新这些厂家。龙华厂有工人三百多名，中华五十多名，复新、启新、复大、精益、大华几家，只有七八十名到四五十名不等。另外，小的厂家，杨树浦和斜桥两处很

多。计算起来，工人也有一千几百。他们的工资，有论月的，也有包做的，和做皮鞋大相仿佛。

## 八 铁业

铁业工人，分新、旧两派。凡在机器厂工作的，都叫新派。新派的人数多，工作时间有一定，工资有多到几十元或百十元的。各铁匠店的雇工，都是旧派。上海全市铁匠店有一千多家，专门制作旧式的粗糙用具和零星配件。铁匠店里雇工，每家二三名或八九名，有多到几十名的，总计人数在一万以外。他们的工作，从天明到日落，不知道什么时间。工资每天四五百文到七八百文不等。

学徒初起没有工钱，学会了以后，多少给他一点零用。三年满师之后，才好拿着工钱。这里面的工人，有无锡帮，有本地帮，有苏帮，有宁波帮，有湖北帮。上海南北市有无锡帮打铁店百余家，工人数目在三千以外。他们有一座公所，在城内城隍庙，公所里供奉李老君。除本帮工人外，大多数没有家属在此。

## 九 木业

木业里面分八种：（一）各木作，是建筑房屋的；（二）圆木作，是做圆桶、圆盆的；（三）板木作，是锯板的；（四）机械作，是做各种西式家具的；（五）大红木作，是专做红木家具的；（六）小红木作，是专做小品红木用具的；（七）木行司务，是替木行里整理、分配材料的；（八）材木作，是专做棺材的。总共有七万多人。他们的工作时间，大概每天十二小时，实际没有一定，有的做到十五小时不等的。他们的工钱，要算做家具的顶贵，顶多的每天可得一元四角；普通无手艺的粗工，就便宜得很，每天三百文上下，论月的每月不过三元。他们的团体，叫做木业公所，供奉鲁班，但是木行工人，多不在内。他们各作又有各作的小团体，多少都有一点行规，凡不入行的，总不许在上海工作。各木作人数多，宁、苏、本三帮总计二万三千四百人。他们另外有一座公所，在城内硝皮弄。其余自己莫有公所的，要集合的时候，或是借用木业公所，或是在茶馆里集会。小红木作人数少，他们的集合，差不多总是在茶馆。可是人数越少，行规越是紧张，这也是当然的现象。

## 十 漆业

漆业在上海，要算大帮工作。作坊有三千多家，漆匠有一万三千五百多人，普通都是旧式工作。他们工作的场所总是木器、木料堆得满满的，立脚的地方都没有，还要人挤人地在那儿做生活，那油漆的气味、木料的气味、人汗的气味混合到一块儿，比什么

味道还要难闻；他们穿的衣服，是花花绿绿、斑斑点点的，所有做过的油漆颜色，都留点成绩在上面，齷齪到不成样子；他们的手是和油漆一般的颜色，今天做红色手便是红的，做黑色手便是黑的；他们的脸面是一天到夜和《聊斋志异》上面说的那些恶鬼一样，走出来辨不清他是人是鬼。弄到后来，差不多没有方法可以洗去。他们这种生活，每天足足要做十二个钟头。这十二个钟头里好赚多少工钱呢？他们学徒照例有饭吃，做会了以后，每天好做两角大洋，再好的加到一元三工，就是每天三角三分三。顶好的手艺，每天三角六分到五角。他们有一座公所，在城内九亩地。

### 十一 猪鬃业（一）

上海出口的猪鬃，每年价值很大，做猪鬃生意的大字号，就是恒顺泰栈、隆茂栈、美华栈、顾裕记栈四家。他们几家的组织，都设总经理一人，每月薪水一百元；副经理一人，月薪五十元；总工头一人，每月工资三十元；管工三人，每月工资二十元；管磅一人，每月工资二十元。做猪鬃的工人，都是“包工制度”，照出货多少给钱，每人每日可得工资三角到五角不等。工作时间从早晨六时上工，到下午七时放工，除午饭外，足足十二时间工作。做工人的，分湖北帮、广东帮、常州帮、本地帮四帮，总共有六百九十三人，算湖北帮手艺最好，常州帮人数最多，广东帮最少。都居住闸北宝山路、宝通路、兴隆里一带。有眷属的很多，可是他们的子弟都不知道教育。

这班工人，立有一个很坚固整齐的行规，又建筑一处公所，名字就叫鬃业公所，在闸北宝山路地方。他们公所里的行规很有意思，保护工人权利的处所，很平妥，很周到，可是偏于保守和对抗的意思。关于进步、共济、互助的精神，还缺乏一点。然而在旧式工业当中，总算很难得的，所以拿它的全文，印在下面，供各业工人的参考：

#### 上海猪鬃工业公所重整行规

窃维上海一隅，为万国汇集之区，上至巨贾，下至负贩，莫不设立公所，为联络情势、整齐业务之枢纽。猪鬃一项，为本埠出口货之大宗。本鬃业同人，以职业既微，人数又寡，遂至涣散不能团结，只有服从，毫无能力，言之实堪痛心！兹由同人等发起，设立鬃业公所，订定行规，互相联络，共挽利权。开办至今，已屈半载，成绩虽著，规则犹未尽善。爰即分别修改，重订行规，定名为上海猪鬃工业公所。凡我同人，各宜遵守，庶不负设立公所共谋公益之意焉。

（第一议）长短鬃平均每担十五元，改扎每担一元，广装每担十二元，大扎每担五元（以上专指普通制法而言）。惟客帮来货及乱鬃等或长短鬃之特别制法，手续繁费，与寻常装置不同，价目均须检货另议。



(第二议) 同业中如有在外承揽生意, 无论大小, 须遵照公所议定价目, 不得贪做客货, 私行跌价, 违者公议重罚。

(第三议) 此次既经设立公所, 凡我同业, 须各向公所领购行单, 方得进店工作, 每张计大洋五元。如外来师友, 一时无力领购行单, 准其工作一月, 再行补领, 以示体恤, 过期不领者, 一律停止其工业。

(第四议) 各司友带徒, 只须带一人, 三年后再带新徒。学徒满年后, 一亦须工作三年, 方得再行带徒, 不得自违公议。如有外埠学徒来申工作者, 须由该授业师亲自报告本公所, 方准领给行单。

(第五议) 各司友工折按旬清算, 每元提公所捐钱二十文, 以充各项公益之用。

(第六议) 各司友所得工资, 均系劳力所得, 号东不得用加大磅秤秤货。兹由本公所特置十六两八钱鸡心秤五具, 分派沪、常、鄂三帮各一具, 余存本所, 以备核对。凡包工做货者, 亦可取用较对, 以免暗亏。

(第七议) 各司友在号工作, 如有偷窃、掉换被人举发, 或号东拿获赃证明确者, 应归鬻业公所议办。初犯罚款, 再犯拍像及出革条, 重则禀官按律惩办, 借以正风化而做效尤。

(第八议) 各司友在号工作, 当谨守号规, 保全同业名誉。如有酗酒、赌博、口角等事, 或招致友人入内任意喧笑、有悞工作者, 经号东函告公所, 当公议惩戒。

(第九议) 各司友进店时, 既凭保荐人双方议定工价, 即须认真工作, 不可怠玩。倘有号东抑勒工价, 或意外苛待, 亦须报告公所, 秉公与之理论。在工人方面, 亦不得借本公所名义, 挟众罢工。

(第十议) 以上规条, 永远遵守。

民国八年六月□日上海猪鬃工业公所  
总 董 王 植 王松亭  
副 董 华文纪

沪帮帮董 { 王阿富  
钱良全  
凌祥林  
张耀忠

常帮帮董 { 管根明  
管源明  
张根清  
王福生

鄂帮帮董 { 王永桂  
              { 张海清  
              { 曹心安  
代理王和泰

## 十二 猪鬃业（二）

上海做猪鬃的男女工人，数目在一万以上。他们加入公所的人数不多，女工和当学徒的小孩一个也没有加入的。他们的工作，也和纱厂一样，分日夜二班，早晚六点钟，是他们交替的时候。他们这种工作的污秽，简直不堪言状。工人带徒弟的，只给他衣食，做出来的工钱，都归师傅所有。三年期满，然后可以自由领牌做工，或是转厂工作。每一工人，有带五六个、七八个的，每天收入倒很不少。后来厂家限制他们，每人至多只许带徒三个。他们这一业的工人，读书识字的百中难选一。养下的儿女，一个一个都带到厂里学徒，不但不叫他读书，并不叫他学别的手艺。

## 十三 香业

上海全埠，香店有五十多家，做香的工人有五百多名。工人分本、客二帮，本帮工人一百零几名，客帮工人有四百八十几名。本帮有个团体，定得有一种行规，工人入行要捐银十元，向官厅立案，上海县城厢内外的香店，不准雇用未入行的工人。客帮工人要想到城里做工，非入行不可。本帮行规，订定工作多少和工钱的数目都很严密。入行的工人，必要遵守行规，不得私自添减。他们的工作，是按出货计算，本帮每天做香十八张笏作为一工；客帮做二十五张笏作为一工；多做另外加钱。每一工得工钱二百一十文，多做每一张笏加钱九文至十一文。计算工钱的方法，本帮是每月做三十二（？）天，月小作为月大，逢节停工，照给工价；客帮是做一天算一天，天雨逢节，店主只给伙食，不支工资。因此做香的店家，都欢喜用客帮工人；但是不能到城厢内外开店，必在租界浦东方可。民国四年到六年，城内有个“庆云斋”香店，私用客帮工人，被本帮知道了，到县里告它，还把它店封起来，勒令迁出城厢内外。后来“庆云斋”上告到省，好容易才得启封。中间官场和许多团体，想替他们调和，叫本帮工人多做二张，客帮工人少做五张笏，大家以二十张笏作为一工。客帮是很愿意，本帮不肯答应，这事到现在还没有解决。

## 十四 花园业

上海一埠，种花园、扎花的工人约计有四千以上。花园的性质可分做三种：一种是

公有的公园，一种是私家的享乐园，一种是营业的卖花园。三种花园，全埠约有一千上下。每一个花园，总要雇用工人一二名至几十名不等。他们的工作时间，在私家园子里面，没有什么一定；营业的园子，都从早晨五点钟，到晚上六点钟，只午饭的时候，有一个多钟头休息。他们工资，分粗细两种：粗工每月二元到三元，细工四元到七元。食宿由园主供给，也有供食不供宿的。他们倒有一个公共团体，名字叫做“花王庙”。庙里供奉唐明皇，庙宇宏厂在斜桥附近，这是入会的园主捐资建造的。会员有三百多人，都是营业部分的园主。工人和园主发生争议起来，会里面可以出来调解调解，此外没有什么别的作用。私家园子，他们也正在邀它入会。

### 第三类 运送业

#### 一 火车北站职工

植树工人刘朗山述

铁路：总理一人（西人），副理一人（华人），大办一人（西人），副办一人（华人），大写一人（西人），二写一人（西人），小写一人（西人），抄写一人（西人），结算一人（西人），核算一人（西人），管电报四人（西人），管电灯四人（西人），管站路一人（西人），车务总管一人（西人），总稽查一人（华人），站长一人，卖票员四人，管栈房十二人，管洋旗二人，查票员四人，收票员四人，管闸子二十人，管水柜四人，管分路头目一人，看分路夫三十四人，茶房二十六人，内脚夫四十人，搬运夫四十人。铁路管理局：局长一人（华人），帮办一人（西人），司事四人（西人），科长八人，巡捕五十八人。稽查处：处长一人，科长四人，包打听二十人，暗查六人。工程处：工程司一人（西人），绘画生四人，核算生四人，修理头目五十九人，修路小工一千三百余人。机器处：机务总管一人（西人），通事一人（华人），机器铜匠三十五人，机器铁匠四十二人，木匠二十七人，开车员四十九人，生火员九十八人，掌旗员四十九人，加油夫十二人，擦龙头（即火车头）夫二十六人，擦花车夫六十八人，煤炭夫四十四人，小工苦力一百〇三人，包墩小工头一人，二包头二十人，小包头一百〇六人，搬货小工二千余人，倒车夫十人，接气杆子小工十二人，挂钩小工十二人，管材料头目一人，材料小工十人，管栈货头目一人，发筹十六人，收筹十六人，打更八人，包送者四十余人（系各转运公司所派，工资亦由各转运公司发给）。

该路职员西人，每月四百两起，至千六百两不等；而该西人有眷属者，定章给伙食从二百起至千两不等；或有子女等人，亦给以伙食、培养费，每人每月从十两至四五十

两不等；而该路职员薪俸，不按职名、等次分别多少，只以在站办事多年者或素无过失者逐年加增。华人薪工，亦同此例。其数目如总稽查、站长、局长等人俸金，亦以二百元至五百元不等。或充当写字，或管电报，或开车，或机器、铜铁、木匠等人，亦有三十元至一百元不等。其他或看闸子，或管分路，或看洋旗，或充生火夫等人工资，亦有十二元至三十元不等。再有内脚夫、外脚夫、巡捕、包打听，或管发筹、收筹、擦龙头、擦花车、小工等人工资，或八元至十二元不等。只包头、二包、小包等人，均无工资，其生活由小工、苦力等人血汗供给，每月每人或赚几十元几百元不等，总以货之多少为转移。而转运各公司亦然。做路、修路各小工，每月工资八元。而路站定章，本有每月工资十元，而被不工而食之头目硬要赚去每人每月二元。但扛货、背货、推车各小工人等，因论件头或包头，货多每日可赚三百文至五六百文不等。该路站有上等职事人员，或三妻四妾、奴婢成群者，亦不乏人；中等职事人员，家属俱有，其子弟亦无相当教育，住沿近一带各里各弄；而下等职事人，有家属者不少，无家属者亦多，其子弟毫无相当教育，住处亦在附近一带地方。哀我苦力小工！每月将血汗所换钱财，供给私人挥霍，所居者破屋茅篷，所食者大饼面食或臭烂不堪之物，所穿者无论男女仅可遮羞，其子弟焉有相当教育乎？苦力工人有家属居大多数，以江北人最多，其〈他〉各外省亦有，居住尽在闸北王家闸附近一带茅棚之内云云。

北站共有转运公司二十六家，各公司内均有挡手、跑街、招待、茶房、包送等人，总共有二百余人之多，工资不一，未能细赘。

## 二 铁路车站工人

上海共有两个火车站：一个叫做南站（就是老沪杭甬车站），一个叫做北站（就是沪宁车站）。这两个车站用的工人也很多，我今先说南站。

### 南车站

（一）脚夫。南站在上海西门南边，紧靠高昌庙。它们车站里用的脚夫有两种：一叫里脚夫，一叫外脚夫。里脚夫名叫脚夫，其实就是茶房听差的样子，专在车站里边听那些先生们使唤。里脚夫共有八个人，每人每月薪工只有九块钱，还要自吃饭。外边人看起来他得的工钱很小，但是他也有他的法子，每月总有十几块钱的进账。里脚夫的生活，在他们工人看起来，总算是一桩好的差事了。他们工作的地方，也是很清洁，可是每日早晨七时起，到晚上九时止，是整天没有空的。外脚夫是铁路公司同转运公司订了一张合同，所有站上搬运客人行李等件，等转运公司承包，派人在车站内外代客人搬送东西，定额八十人。转运公司并出保证金二千元，存放车站里，如有外脚夫遗失客人的东西，车站有权在保证金内提出赔偿。转运公司雇来的脚夫，并无工钱，每天将收来客人给的

搬力，大家分派。脚夫每天好的辰光，可得六七角。过了开车的时候，他就在月台上逛逛，有时将客人给他的特别欢喜钱（就是额外赏耗），买一包香烟，身子蹲在地下，去呼呼地抽吸。不想把这种意外得来的好处储蓄储蓄，真是一件很可怜的事情。

（二）车工。车工是做车上、车下的事体，有开车、火夫、打旗、挂钩四样。沪杭铁路共有车头二十八只；每天由上海开往杭州的火车，共有五次；中间还有区间车四次。每次用一只车头，每只车头有开车一人、火夫二人、打旗一人、挂钩一人。

开车的工事，关系很大，火车行动，全靠他一个人。他不独会开、会关，且要懂得车头内外机器简单修理的法子。他的工钱，是论资格深浅分别多少的，好的百元，次的五六十元。每只车头有一个人做开车的事，还要预备几个替班。全路有开车的三十七人，车头出厂（车头不用的时候，就驶进厂内），就是他们工作时候；车头进厂，他们就休息。每日做工大约八点钟工夫。

火夫，是开车用的帮手，到站就管上水，车行就管烧煤。他的工作钟点同开车一样，工钱每月十六元。火夫如肯学好，烧了几年锅炉，他就可以会开车。据我朋友向我说，开车的多半是火夫出身，因为火夫天天同车头在一块，哪块长，哪块短，哪块容易出毛病，哪块怎么样修理，他是天天看见的。可惜火夫聪明的少，而学好的更少，如肯专心上进，敢说没有一个火夫将来不做开车的。

打旗的工人专管火车停开的号令，手里拿着布旗，车要开的时候，举起绿旗；车要停的时候，举起红旗；每到一站，他就打旗一次。他的工钱，每月只有十元。

挂钩的是专管拆车、挂车的事，若是要添车子或是减少车子，他就有事做了。两车相接的处所，有一件像太极图的东西，名叫车钩。拆车、接车，皆要将钩开合，他就专做这桩事。并且还有一种附属的任务，车停的时候，就要检查轮轴，增添车油。他的工钱和工作时间，同打旗的一样。

（三）车内事务工。是在车里面照应客人饮食的。铁路公司定章，每一列车（就是每开行一次全部客车）只准茶房六人、厨子一人、司账一人。沪杭铁路车上出卖茶饭的事，系由一枝香菜馆承包，每月缴铁路公司九百五十元，保证金一万元。大包头包下，再分包小包头。我因时间匆促，内容不能详细写出，是件很抱歉的事。他们当茶房的，专在车上卖茶，带卖五香鸡蛋、鸡蛋糕、香烟等食品。他们这个职业，是每月出资十数元，向小包头运动得来，是很不容易到手的事，每日每人可得一块钱上下的进账。全路大约有一百五十余人。当西崽的，是由包大菜的雇来，他有工钱，每月约四五元，只够吃饭，客人给他小账，是他的好处。全路约有八十余人。厨子是专做大菜的，他的工钱，每月有二十元左右，卖蛋炒饭，他也有点花红。包大菜的，每车还派账房一人，管理银钱。这车上卖报的，好像是一种商卖，可是他们也是进行社雇

用的。每一列车，限定二人，每月进账，只有六七元。

### 北车站

北车站的情形，大都同南站差不多，惟有外脚夫办法，现今不同了。因为从前包人承办，常常有脚夫敲索客人的事情。后来车站自行雇用脚夫五十人，每月给工金九元，自己吃饭，并特派职员一人，专管其事，所收搬力（每件铜元一枚），抵补脚夫薪金。但是脚夫除了吃饭、房租外，多不了一两块钱，向客人多讨一两个铜元的事，还是不免，但是比较从前，已算规矩多了。车站有几处大字布告说：“每行李一件，只准收铜元一枚，多索即要严办。”所以脚夫得客人多给几文，全是拿殷勤体贴功夫换来。

## 三 电车

上海全市的电车，英租界十五路，法租界七路，华界四路，三界电车合计有三百多辆。每车工人，分司机、卖票、查票三种。另有签字、暗查两种名目。工作时间，每天分三班：五至十一时为一班，十二至六时为一班，七至十二时为一班。司机、卖票、查票，每人每日工作一班，计六小时。勤苦的代人替班，另得替资。签字、暗查两种，因为职务轻松，每日分作两班，计九小时。他们的工资，卖票、查票的，每月九元到十二元；司机的，九元到十三元；签字的，十三元到二十五元；暗查和签字的一样。只有洋人加多。电车公司里面的用人，也分早、晚两班，每班九时间工作。公司小工和补路的小工，工资每月九元到十一元。只修理机车的工人，从二十元到五十元。洋人就至少也有一百两。他们这班工人，表面看起来，似乎总要兼通中西文，才好做事，实在他们卖票、查票、签字的，都只要学会几个阿拉伯数字和几句电车上交接的英语，就好上工。他们自己，不能看书看报的，百分中间要占八九十分。他们的小孩，都不知道叫他上学读书，也实在没有读书的力量。

## 四 轮船码头

上海黄浦两岸，从十六浦抵杨树浦十多华里的地方，差不多尽是轮船码头。这码头上面，每天上落人客、货物，难以数计。每见轮船一靠码头，这班苦力小工就和蚂蚁一般，向船上攒挤。他们这班人，在上海社会要算很重要的部分；水面和陆地的隔离，全靠他们的力量，才可以衔接起来。他们的生活，全是做一天吃一天，一天不做，便一天没饭下肚。所以市面有了风潮，或是运输方面有了变动，地方有责任的人，就要首先向他们注意。他们这班人，到底有多少数目，却难得一种精确的统计。因为他们大部分是船到了才有事，有事便集拢做工；船开了便无事，无事便散开各寻生意，不像什么厂家用人有一定的数目，做工有一定的时间。他们的工资，又完全是一种

“包工制度”，搬货上下，一律照件数给钱。做工的每天有多少货色搬，有多少工钱进，自己也没有把握。而且他们的工作，还要跟着海关转移，星期日或是海关封关，他们便大部分无事可做。所以他们这班工人的人数和工作时间、工钱数目，都没有固定的，只好说个大概罢了。

轮船公司里面的用人，却有确定的数目；工作时间和工资，也有一定的规程。但是他们人数很少，和那班苦力比较，不过十分之一。

上海方面的轮船码头，只有招商、太古、怡和、宁绍、大达、大阪、日清这几家最著名。另外公有码头、商家专有的码头、小轮船码头，一时查不清白。公司的组织，各家都大相仿佛，可是分业的复杂、名目的繁多，外行人真是弄不清楚。于今先拿招商、太古、怡和三家大公司的职工，列成一张表，把他们的人数和工资，都列在上面。别的公司，可拿它做个比例。

轮船码头职工表

职工名称	招商（北栈）		太古		怡和（本栈）	
	人数	工资	人数	工资	人数	工资
大班	1	800 两	1	800 两	1	700 两
大写	1	600	1	□00	1	400
二写	1	600	1	500	1	350
小写	1	500	1	400	1	200
抄写	1	400	1	360	1	240
结账	1	200	1	300	1	200
签字	1	300	1	300	1	200
盖印	1	20 元	1	20 元	1	20 元
码头鬼	1	200 两	1	400 两	1	260 两
正西崽	1	20 元	1	60 元	1	100 元
副西崽	1	15	1	35	1	80
出店	16	12	6	12	6	15
正买办	1	包	1	包	—	—
副买办	1	200 元	1	60	1	80
总账房	1	200	—	—	—	—
稽查	1	80	2	50	1	60
正账房	1	60	1	50	1	50
副账房	1	50	1	30	1	30

续表

职工名称	码头		太古		怡和(本栈)	
	人数	工资	人数	工资	人数	工资
人工账房	1	40	1	30	1	40
发零用账房	1	30	—	—	1	20
扛捧账房	1	30	1	20	1	20
管栈司	1	30	1	30	—	—
结账司	1	30	1	30	1	30
管存栈司	1	30	—	—	1	30
管破烂司	1	30	1	25	1	30
栈单司	1	30	1	30	1	30
进口司	1	28	1	30	1	40
出口司	1	30	1	30	1	40
杂货司	1	30	—	—	1	30
烂铁司	1	40	—	—	—	—
管煤司	1	25	1	30	1	30
转栈司	1	30	1	40	1	30
抄塔利头目	1	80	1	40	1	60
副抄塔利	1	60	2	30	2	30
报塔利	1	20	1	15	1	15
发筹	20	20	4	12	4	12
管正栈房	1	30	1	30	1	30
管副栈房	1	26	1	15	1	12
盖印出店	18	12	2	10	2	10
茶房	34	10	4	12	4	10
堆栈出店	40	13	14	10	6	10
扛捧头目	1	20	1	18	1	15
发扛捧钱	1	12	1	16	1	15
看更头目	1	40	1	20	1	30
看更	8	12	4	12	4	15
背大包头目	1	16	—	—	—	—
门房	1	12	1	12	2	10
起货头目	1	20	1	26	1	30
正管舱口	1	16	6	12	4	12



续表

职 工 名 称	码 头		太 古		怡和 (本栈)	
	人数、工资		人数	工资	人数	工资
管挂钩	1	12	—	—	—	—
管拉绳	1	12	4	10	4	10
开火炉钎子	1	20	1	20	1	20
包吨小工头目	1	12	—	—	—	—
管跳板小工	10	10	—	—	—	—
看门	1	20	—	—	—	—
起货副头目	—	—	2	15	2	15
管舱口	8	12	—	—	—	—
暗查	1	12	—	—	—	—
包打听	1	12	—	—	—	—
小工起货背包扛捧	1 400	—	900	—	1 000	—
总 计	1 604	—	986	—	1 076	—

这一张表所列的，只他们三家。招商、怡和两家，还只列出一部分。招商局码头，还有金利源、中栈、南栈；怡和的码头，还有华盛码头、公福祥码头。三家以外，还有许外(?)的公司，总计在码头有职事、拿月薪的，总在三千人以上。

那起货、背包、扛捧的小工，可以算得出来的，计：

金利源码头	1 700 余
宁绍码头	900 余
大阪码头	1 200 余
三菱公司码头	1 100 余
汇山黄浦码头	800 余
华盛码头	400 余
公福祥码头	300 余
招商中栈、南栈	2 000 余
日清公司码头	1 500 余
其昌码头	700 余
东美孚码头	700 余
亚细亚码头 (连火油栈)	500 余
新太古码头	1 200 余
开平码头	1 370 余

扬子社码头	640 余
坟山码头	700 余
三棱码头	1 400 余
三井码头	1 200 余
青江码头	200 余
新大阪码头	500 余
烂泥渡码头	100 余
董家渡码头	1 000 余人

约略计算起来，这类小工总在三万人上下。他们的工钱，论件数的，论吨数的，大概每天可得二三百文至五六百文不等。可是背包小工，每背一包，至多只拿着二十文，倒要捐出一文半钱，作为公款，以备对待外来野鸡工人和抵抗外侮的用哩。他们这个办法，多少含有一点团体的意思，却看不出他们团体究竟怎么组织。他们对外还是严守秘密的。

这里面的上下执事人，除掉洋人起码要拿月薪百元以外，清苦的生活占最大多数。到了做小工的，衣食还不容易自给，什么卫生教育，是绝对谈不到的。

## 五 邮政

上海邮政总局一所，支局一十八所。总局里面办公分十四部分：（一）进出口间；（二）外洋间；（三）上包间；（四）下包间；（五）文具间；（六）文案间；（七）账房间；（八）内地间；（九）转运间；（十）挂号间；（十一）快信间；（十二）本埠间；（十三）保险间；（十四）大包间。支局里面分部很简单的，用人的权柄在总局手里。各局全体职工有二千多人。他们职务的名称和工资的数目，开在下面：

（一）邮务长（西人），月俸九百两；（二）邮务副长（西人），月俸五百两；（三）内地副长（华人），月俸二百两；（四）邮务官（以下都是本国人），月俸一百五十元；（五）邮务员，月俸四十元到八十元；（六）邮务生，月俸二十元到三十元；（七）检信生，月薪十八元到三十元；（八）巡察员，月薪四十两；（九）跑码头，工资二十元到三十元；（十）信差，工资仅十一元到二十九元；（十一）听差，工资十元；（十二）粗工，工资每月九元。他们局里定得有一种人员升补规则，上级员司都从下级人员里面升用；比如当信差的，可以升做检信生、邮务生；检信生、邮务生可以升做邮务员；邮务员以上，也是按级升进；上级员司出缺，总由下级里面检人升补，不向外面找人。只邮务生缺人，有登报招考的时候。这里面种种职员，只邮务长是聘用西人、邮务副长是由别处邮局升调来此以外，都有由信差推升上去的。他们的工资

薪俸，都是按年递加的：信差以下，每年加一元；邮务生以上，每年加二元；没有重大的过犯，不得开除出局。这里面的用人，都受有相当的教育和历练。局里又定有一种补习的方法，由局里和青年会订一种特别交涉，在邮局做事的人，随时可到里面去读书，应缴的学费，本人任一半，局里帮助一半。经过毕业考试及格的，本人所付的一半，局里也担任过去；倘若不能及格，局里所付的一半，本人要偿还出来。

邮局里面禁结团体，他们的内容也不许轻易告人，用意是想完全站在政府、社会外边，不要受一点风潮的沾染。所以历来社会上各种的运动，邮局里面，从没有一个人与闻。

邮局里办事时间，各部分不能一律，大概情形是和欧美相近的。不过因为交通关系，哪怕就是星期或是令节，各机关都停止工作的时候，他们总有若干部分，不能全体停工。

## 六 黄包车

少 穆

黄包车，就是人力车，又叫东洋车。上海全埠，因为马路宽广，这种车辆最多。它们要向〈地〉方公署领照才准通行，所以确实数目也都查考得出。从它通行的界限，可以分作三种：

第一种，全埠通行车，共计八千部。这种数目，是英美租界工部局限制的。每一部车，发给磁牌一面，钉在车上，然后可以出街。再按月领取英法二界工部局捐照，计洋四元，英法各二元。华界工巡局捐照，计洋一元，然后可以通行。

第二种，华法两界通行车，计一千八百部。这种车辆，没有英界的磁牌，〈不〉准行到英界；只领法工部局和华界工巡局的捐照，通行华法两地。

第三种，华界通行车，计二千部。这个数目，是南北工巡局规定的。每月收捐一元，发给捐照，便可通行。

这三种车辆，总计一万一千八百部，是专在市面上，以运送客人为业的。车辆都是车主所有，领好牌照，交给大包头；大包头再分给小包头，分放把车夫，出街营业。当车夫的，每天分做两班，从上午六点起到下午二点止，为早班；下午二点到天明六点，为晚班。领得车辆到手，跑到马路上，兜揽生意，便是他工作的时候。班期满了，把车辆交还车主，便是他休息的时候。这日夜两班车夫，计算是二万三千六百人；但是晚班时候很长，总是两个人分拉，总计总有三万五千人上下。当包头的和车行的用人，还不在于内。

当黄包车夫的，不但车主没有工钱给他，他每班还要拿许多钱把车主，叫做“车租”。因为车辆和捐照都是车主预备的，车夫利用车辆，得着的工钱拿一部分交还车主。前面所说的三种车辆，车租数目不同。第一种，通行的地方很广，英界市面又很繁盛。它们“人力车公会”（是车主组织的）规定每天收车租八角五分：车主得七角，包头得一角五分；这八角五分的车租，早班车夫负担三角五，晚班负担五角。第二种，只行华法二界，每天车租只收五百二十文：车主得四百文，包头得一百二十文；早班车夫负担二百二十文，晚班负担三百文。第三种，只行华界，地面更小，每天车租只三百六十文：车主得三百文，包头得六十文；早班车夫负担一百六十文，晚班负担二百文。

车夫领得车辆上街，所得的车钱，除掉负担车租，每班可得三四百文至千文不等，最多的时候，可得一二元到三元，这便是他的工钱。生意好的时候，一样也要吸香烟、喝酒，还有吸大土皮、咽嚼草过瘾或是赌钱。他们的衣服，有的车主给他一件号衣，就权且拿它蔽冷。他们自己，是很不容易弄一件衣服上身的。他们有家属的，不过十分之五。他们的女人，不是当娘姨、老妈，就是做工厂的生活，或是“补穷”寻她自己的吃喝。他们有住处的，不是芦席、草棚，就是一层平房隔做两层；两层楼房隔做四屋。每屋五六尺高，仅仅容一张床铺，或是放一张席子，供他们睡觉。没有住处的就有三种住法：最上等的住小客栈里床铺，出钱六十文到百文；次等的睡在车子上面；再次等的睡在小菜场的地下。他们的小孩子，有本领的卖花生、甘蔗、荸荠等等吃食，得钱糊口。有点气力的，哪怕未成年也就去拉车。谈到读书识字，是断没有这种机会的。

他们的境遇，还有一种苦处：就是很容易触犯禁网。在交通繁盛的地方，跑快了，要惹事体；停顿了，要碍交通；夜晚不点灯，行路错方向，都是犯法的。有了这种事故，便要受三种处分：（一）吃巡捕、巡警的棍棒；（二）摘去车照，重的吊销，轻的罚钱了事；（三）连人带车，提到官署。当车夫的吃棍棒，不过忍痛须臾，倒还罢了。销了车照，罚了钱，可就断生路，至少也有一二天没饭到口。捉到官署，是更吃不消的了！

## 七 包车

包车，就是家用人力车。车子的构造，比黄包车讲究，是住户人家包用的，不做生意。这一类的车夫，全是雇用性质，他们的地位，比较黄包车夫，稍胜一筹。上工的时候，要有很确实的担保，东家才肯收用。到了上工以后，东家出门，就拉他走路；东家在家，就收拾车子，或做家庭琐事。每一部车子，用车夫一人，有的用二个车夫，一推一挽的，可是很少。下雨的时候，东家都备有雨衣，把它穿着。路上出了事体，

除了挨打之外，受了罚款，差不多也是东家负责，自己不至于挨饿。所以当车夫的，拉着包车，就算上了天堂。那黄包车夫望着他，很羡慕不止的。他们的工作时间没有一定，大概每天总有十四五个小时，不过当中有得休息。他们吃饭，大概总是东家供给；如果没有饭吃，便要拿钱把他吃饭。他们的工钱，每月从五元起至七元止，东家活动的，他们还有意外的许多好处。

这种车辆，在英法二界捐照的，有一万一千多张，华界也有三千上下。大概这种车夫，足有一万五千人。

## 八 马车

马车也有两种：一种是营业马车，做这种营业的，叫做马车行。英法两界对于这种马车，每月都付捐五元，华界另收三元。车行里雇用马车夫，每月给他工价六七元至八元，另外管他吃饭。近来因为汽车渐渐加多起来，马车的营业，是要消灭的了。一种是家用马车，英法两界，每季共收捐六元，华界另收三元。车夫的工钱，每月十元上下，饭食由东家供给。营业马车，才三百多部；家用马车，倒有六百多部。每一部车子，用马夫两人，通扯不过两千多人。他们的工作时间，也是没有定准的。有时彻日彻夜伺候主人，没有休息，不过蹬在车子里面，没有什么苦恼。

## 九 汽车

汽车也有两种：一种是营业的，一种是家用的。营业的汽车，现有一千五百多部；家用的汽车，也有这个数目。每一部汽车，总用一个汽车夫，也有用两个的，一个正手，一个副手。正手每月工钱二十五元至三十元，副手十四五元。当汽车夫的，都要懂得机器，不然不会驾驶、修理。每一汽车夫，都要经工部局考验合格，发给执照，才准开车。倘若在街上出了事体，被衙门将执照吊销，他的汽车饭，便吃不成了。这种车夫，总共有五六千人，在车夫里面，要算顶上等的生活。

## 十 小车

小车就是旧式的一轮手车，英、法、华三界共有一万五千部上下。

英、法两界每月各收捐银五钱，华界月收捐银五角。这种车子，大多数是车夫自备营业的，每部车成本不过十元。倘若自己没有车子，也可向他人租用，每月缴租银一元，自备捐费。这班车夫，各马路到处都有，等着人家呼唤，专替人家车运货品、家具，照件数、次数收取工钱。早晚在各工厂旁边，揽载做女工的坐客，每车可坐七八人，每〈人〉收铜元两三枚。每天进账，除掉车租捐钱，总可得四五百文至七八百

文不等。自己有了车子，就可省下车租，更觉宽裕一点。

## 十一 蹋车

少 穆

蹋车是专门运货的大车，能载重至一吨以上，上海地面有二千多部。这种车子又粗又重，很容易损坏马路，所以收捐也很重的：英法二界每月都要收银二两，华界收银三元。每一部车子，至少要三个人，才拉得动；载重的时候，总要四五个人到六七个人。车子成本每部要五六十元，当车夫的向车主租车，每天要出租钱四五元。向主顾收钱，也是照件数、次数索取。每天除掉车租，也不过每人三四百文到七八百文。这班车夫，倒也有上万的数目。现在运货汽车盛行，它们要渐渐淘汰了。

## 十二 间夫萝

少 穆

上海俗名萝间，近来闸北始改为肩运公会。统计全埠有十余家，各分地段，不得相扰。如南市有事，须用南市萝间，北市不能越俎，共有工人二千余名。此辈分强弱，强者任抬轿，输送砖木石料、喜轿、丧棺各事；弱者形同乞丐，由贯器店向萝间支配，任婚丧事之仪仗，定价极廉，仅得一饱。强者任输送之役，如运煤则三角一吨，小件五六文至一角不等。但此等人与码头小工有别，码头小工有工头，除由船舱起至栈房外，不问他事。如行家、店家往栈房出货，自己雇工不足，则须萝间夫任之。

## 十三 清洁夫（就是粪夫）

少 穆

上海南北市、租界，统计有清洁夫五千余人。他们的工作时间，全在早三时至十一时；十二时后仍可各做别的事业，或卖水果，或种园地，或磨剪子、铲刀。他们运粪所用的桶，有铁制的，也有木制的，近年有改用铁箱或木箱，装车推运的。凡用箱车装粪的，一车要用二人，一推一挽拉，从清晨到上午，可运五六车。每车一部，月给工食十二元，车归夫头供给。凡用桶肩挑的，每人从清晨到上午，可挑二十余次。他们的工食以挑计算，远的每挑铜元一枚，路近的五文。但是当夫头的，总拿他们的工食扣留一月或半月，所以他们都服从指挥。

## 第四类 使用人

### 一 旅馆

上海旅馆生意非常发达。八年份统计，除“小客栈”三百余家外，规模稍大的，总共一百〇二家。这许多家数当中，又要分做四种：一种是西式旅馆，就是“别克登”“密采里”“沧州旅馆”，他们这些人家的房间吃喝，完全是外国式子；一种是中西式合用的新式旅馆，就是“大东”“东亚”“一品香”，他们这些人家的房间吃喝，有采用外国式的，有仍用中国式的；一种是旧式旅馆，如“孟渊”“振华”之类，房间吃喝都是中国式，不过设有床帐、被褥，来往客人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方便；一种是旧式客栈，专接远路过客，房间全是旧式，也没有床帐、被褥。他们的生意，因为有这种分别，所以用人的情形，也就彼此不同。

西式旅馆的用人，都有工钱，每月从四元到二三十元不等。工作的时间也有限制，每天六七点钟上工，到晚十二点钟休息。这新式旅馆和旧式客栈的用人，名称都叫“茶房”。因为中国客家，起居无节，往往在俾昼作夜的；茶房做事的时间，因此不能定准，而且夜晚还要派出值班，通宵达旦。他们还有一种习惯，是旅馆老板不出工钱，只供给伙食。当茶房的应得的工钱，全靠加一小账项下，分二成半，客人赏赐一点“小账”，所以这些旅馆的茶房，往往和客人计较小账，啰唆得不成事体。这种习惯，不但辱没工人的人格，而且惹客人的不快，实在应当改良。

旧式的客栈，还有一种用人，名目叫做“接江”，都是跟着轮船沿江、沿海去招徕客人。他们也没有工钱，不过招徕的生意，有几个钱分润。但是每跑一趟，总弄不着三两块钱。他们的进账，全靠替沿路的人家带点货物，可以赚几个钱水脚。他们跟船来往，更没有什么工作时间，这种人沿江、沿海的轮船，每船总有五七个不等。

### 二 菜馆

上海的菜馆，规模稍大一点的，总共有七十八家，当中又分“中菜馆”“西餐馆”两样。这两种菜馆的用人，却大概相同。只西菜馆的用人，总要多少懂几句外国话，以便招待外客。所以中菜馆的“跑堂”，都叫做“堂倌”，西餐馆的“侍者”，就叫做“播威”。现在这西餐馆里的“侍者”，倒很有些有知识、有学问的。

上海最大的餐馆，要数先施公司的“东亚酒楼”、永安公司的“大东酒店”和跑马厅的“一品香”。它们都是兼卖中、西酒菜，此外的菜馆，却没有中西并行的。所以它们三家用人的劳动状况，要算菜馆业的代表。于今先拿他们的状况，陈述一回：

东亚里面“西菜间”“中菜间”“旅馆”三部分，总共用“侍者”一百三十六人，侍者头目十二人；出店四十一人、头目四人；“厨司”四十二人，总共二百三十五人。他们的工钱，“侍者”每月只有四元，小账项下可拆十二元；“头目”每月六元，也有九元的；最大头目十六元，拆出小账，可得二十四元至四十元不等；出店每月工钱三元，头目九元；厨司工钱十二元，头目三十元。

他们工作时间，都是上午八点钟上工，下午十点钟休息，通扯要算十四个钟头的工作。一年到头，除阴历过年放假四天外，没有一天休息。

他们的住所，有一部分住在公司里面，其余都是自己租点小房子，大概一楼一底，分做五六家，住十四五个人的模样。什么“卫生”“空气”“光线”，不大谈得到的。

他们这班人，去年五四运动以后，组织一个团体，叫做“十人团”，后来改做“职工公会”。每人拿出一块钱，作为会费。会里出过一种报纸，叫做《新国民日报》，蓬蓬勃勃，很有向上的气象。后来因为会里管钱的人，名字叫做司徒荫的，拿存贮的会费席卷偷逃，会事就此停歇，报也停刊，实在可惜之至！

一品香用的工人，总共有二百八十八名。侍者的工钱每月八元至十元，出店的工钱每月六元至八元，厨司头目三十元，厨司十二元。小账一律平均分派，每人可得八元。大东酒店，也用二百多人，他们的情形，和东亚相仿。

这三家以外的中、西菜馆，可以拿它们做个比例，工作时间，到晚上十点钟，大家都得休息。可是有一种规模很小的“饭馆”“面馆”和“点心店”，卖的货色很便宜。白天从十点钟起，到晚两三点钟，还不得休息，真正是劳苦极了！

中菜馆的工人，从前年（一九一八）起，组织了一个“同业相扶社”，入会的有三百多人，团体非常坚固。在社的人，如果有了疾病或是死亡，社里面可以担负责任。这是他们一件好事，可是西餐馆没有人加入。

### 三 浴堂

上海的浴堂有六十多家，最大的就是大马路浴德池、三马路洗清池、二马路华清池、四马路浴春池等。浴堂里面用人有四种：（一）茶房（照应客人茶水）；（二）理发匠（替客人剪发）；（三）修脚匠（代客人修脚、刮脚）；（四）擦背司（在浴盆内代客人擦背）。

这四种工人，虽在一处做工，却不是一个行道。理发匠有他们自己的行规，茶房和擦背司没有什么规矩，那修脚匠却有一种极坚固的团体，这团体的名目，就简单叫个“公所”。公所的地址，在沪宁车站北首“祖师庵”内，这祖师庵是他们捐款造成的。凡有到上海做修脚生活的人，都要捐十块洋钱到公所，作为入帮费。倘若不拿入



帮费，私自做工，被帮内的人捉住了，可是不得了。他们有了这个公所，于他们有什么好处呢？第一，就是划一修脚的价钱，不许私自涨跌；第二，在帮的人有了疾病，可以由公所里供给医药；第三，在帮的修脚匠歇了生意，可以向公所里借贷食用，等有了工作以后，再行分期偿还；第四，就是每年七月十三这一天，供在帮内的修脚匠会餐一次。咳！咳！看不起他们这种职工，倒有这么一个有互助精神的团体！真要把别业许多工人惭愧死了！

他们这四种工人的工作，都是从上十二点钟起到夜间两点钟止，通扯要算十四个钟头。可是工作轻松，他们也不觉得怎么苦楚。至于他们的工钱，当茶房的大概都有头脑，这头脑要垫出资本，预先缴押柜银子把账房的，自己再出三角五分钱一天，雇来茶房工作；所有客人付出的小账，无论多少，通归头脑收下，除掉缴付账房和开销工钱，就是他们的利益。这种做法，要算是一种“头脑包工制”。理发匠在浴堂工作。也要由头脑出资，缴把账房，雇来理发所做的工钱，要把六成交把头脑，自己只拿四成，比如一天得了一块钱的工钱，自己只有四角。修脚匠的工钱，是和头脑对折。擦背司的头脑，也要缴好多钱把账房，然后才许工作。各人所做的工钱，自己只拿三成，要交七成把头脑。所以他们这许多人的劳力，实有一大部分是替开浴堂的资本家做的，另有一部分是替头脑出力，自己得着利益是很有限的。茶房、擦背司都没有什么团体和行规，听说他们也有人想发起组织公所。

上海这种行业，大概有二千多人，其中只浴德池一家就有一百二十人以上，也算一个不小的工作社会了。

#### 四 女佣

上海的女佣，有五种：（一）娘姨；（二）大姐；（三）奶娘；（四）梳头；（五）剃面。凡属做家庭琐事、收拾房间、照应茶水、烧饭做菜、洗衣、做针线的都是娘姨。十七八岁以下的女孩，专做收拾房间、照应茶水等小事的，都叫大姐。替小孩子喂奶和领小孩子玩的，都叫奶娘。专替人家女人梳头的，都叫梳头娘姨。专替人家女人剃面的，叫剃面婆。这当中的人数，要算娘姨最多。这当娘姨的，有扬州帮、苏州帮、安徽帮三种。扬、苏两帮的娘姨，都自己找个保人，介绍她落荐头店；安徽帮因为难得保人，进荐头店的很少。当大姐、当奶娘的，也靠荐头店做个媒介的机关。上海一埠，荐头店总有两千家上下。住户要用娘姨、大姐、奶娘，就关照荐头店，送人来看，看着合适，就叫她做三天试验试验。做过三天，大家都合适了，荐头店就来替说工钱，收取佣钱。她们的规矩，每得工钱一元，荐头店要拿四角，主人出二角，佣人出二角。佣人有了疾病，或是拐逃、偷摸，荐头都要负责任。当佣人的没寻着东家的时候，住

荐头店，每日只取饭钱一角。这种女佣的工钱，要算奶娘最大，至少每月五元，多至七八元不等。东家对着她还要格外将就，把她好的吃食，另外有衣服、首饰的赠予。其次就是做针线娘姨，用这种娘姨的，必是富户人家，工钱至少四元，生活也不吃力。普通烧饭、做杂事的娘姨，每月只好得二元、二元半或三元的工钱。如果有领孩子的事，才可加到四元。当大姐的工钱，从一元起到两元止。当梳头娘姨的，可又是优美的差事。专门雇用口替一个人梳头、一家人梳头的，就叫梳头娘姨，工钱至少四元，多至五六元不等。替许多家女人包梳头的，叫做“走梳头”。走梳头的工钱，看梳头的式样和梳的多少，分别几等。梳简单或是旧式的发髻，隔日才梳一回的，每月取工钱一元二角到一元五角；梳复杂或是新式的发髻，每日要梳的，每月取工钱二元到二元五角。走梳头的，一个人好包十几个人的梳头，到月好收十几元到二十元的工钱；不过梳的头多了，一天到晚站在人的身旁，又要殷勤伺候的，可是吃力得紧。

这班人的劳动时间没有限制，大概总比主人先起身、后睡觉，约计一天十五六个钟生活。不过当中有得休息罢了。她们这班人，工钱虽然不多，可是很容易积蓄。因为得了人家工钱以外，总多少有点外混，供她的零用。她们终日在家里，又没有赌钱和消耗的机会，手边有了钱，不是寄回家乡，就是上会，或是借给东家。做东家的一年半载不给她工钱，她们都很愿意，给了她再借回去，她也是欢喜的。有许多东家空娘姨的债，一生一世，也不能辞她出去，这才是巩固地位一种绝妙的法子哩！剃面的是替许多人家女人剃面，东家走到西家。大概上海青年女子，每两星期剃面一次，四十以上或年老者，一月两月才剃一次。剃面的每次收工钱一角，零零碎碎，不如梳头娘姨多着哩！

## 五 工部局的使用人

公共租界工部局，因为管理市面的“清洁”“交通”“建筑”等事，倒雇用不少的工人，于今拿它要紧的说说：

（甲）工部局长工 他们这种长工，共有六百多人，是有通常任务的。凡属补路、种花、伐树、栽树、扫街许多的事，都在这六百多人当中分配。他们是早六点上工，十一点吃饭；午后一点再上工，五点休息。共计九时间的工作。他们的工钱，每月七两五钱规元（？）银子。

（乙）工部局临时工人 工部局筑路，每一条马路用小工头一人，四条或五条马路用大工头一人。大工头月得工资十八元，小工头月得工资十二元至十四元不等。做工头的，都领有工部局铜牌，戴在手腕上面。当小工的，每日清晨五时，到小工头面前挂号，领工部局发出的竹筹，到马路旁边席棚里面领取做工的器具，然后到路上工

作。十一点午饭休息，午后一点上工，五点停止。每天向小工头领工资三百文，小工头没有月薪的，也领工钱三百五十文。但是每雇小工一人，小工头要在他们工钱里面扣去铜元一枚。这班小工的衣、食、住自然是在地狱里面，有些就在小西门附近船上居住；自己租屋住的，就在闸北一带的贫民窟，五家六家共住一所“平房”或是“芦席棚”；有些人就住小客栈，破费六十文至一百文，睡他一张和轮船统舱一式的木床。他们的家属，是更不须说了。

（丙）工部局马车行 工部局用他们“洒马路水”“运送垃圾”，倒也有三百多人。他们的工作时间，也是九（个）钟头。工钱和长工相仿，不过加一种马料罢了。

## 皖豫鄂浙冶铁工人状况

李少穆

农具是熟铁制成，锅犁是生铁冶成。记者当欧战方殷之时，曾作多次调查，兹特择要录下：

土炉一座，用炉司正副二人，掌钳二人，打锤四人，拉箱二人，打杂二人，共十二人。昼夜工作，不稍休息。其工价如下：

炉司正手每日五百文，副手每日三百文。

掌钳每人每日二百六十文。

打锤每人每日二百文。

拉箱如上。

打杂亦如上。

炉主除每日给予工资外，尚须供给饭食。统计记者亲身所到之处，如安徽潜山县前后河，有土炉四十座；太湖县店前河一带，有二十座；英山县有十五座；霍山县头陀河至诸佛庵一带，有三十座；舒城县晓天至下浒山一带，有二十座；桐城与舒城交界之处，有十座；六安毛毯厂一带，有二十座；河南省商城与固始两县之官畈、桐香树、银山畈各处，有七十座；湖北之罗田、麻城两处，亦有三十座；浙江青田县十五座，云和与瑞安，各十座。统计共二百九十座。有此项手工业者，约四千人。每炉一年之中，只工作一百二十天。二十四小时可制成生铁九担，共计可产三十一万三千二百担。至于运送一项，炉主需雇人运铁至大镇出卖。最近市场，亦有山路百余里，运送人约需四天始可往返。平均每炉至少需雇三十人运送，故照上列二百九十家，即需有运送夫万人左右。此辈工价极廉，每担约二百六十文至三百六十文不等，伙食自备。然彼等去则挑铁，回时则为山乡店铺批货挑回。

以上所言，只炉工一项。至于原料，则用山河间之铁砂，每日每班淘工，可洗得净砂一担。一班计三人，每斤铁砂可售钱五六文。每炉一昼夜须用砂十二担，约有淘工三十六人，统计约有一万五千人。

淘工之外，尚有炭户。查此项铁炉需用木炭，每二十四小时需用三十担。每担售钱五六百文不等。此种炭窑，全在高山峻岭、人迹罕到之区，故送炭夫每日仅有往返一次者。约计此项运夫，亦不在万人以下。内地劳动工人，有定例可调查者，冶铁界亦即其一也。

# 天津造币总厂的工人状况

杨赓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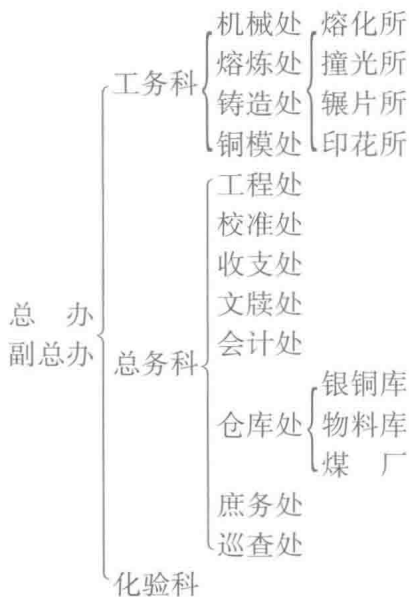
## 一 沿革

造币总厂的沿革，说来是很复杂，变迁、分合，约略地说，大概可分四期。第一期是北洋银圆局的成立：前清光绪庚子以前，北洋机器局即附铸银圆，庚子变乱，局遂废止。当时袁世凯正督直，议建专局。二十八年六月委周学熙为总办，择地天津、河北西窑洼从事建筑工厂，至十月落成，十一月开铸，是为北洋铸造银圆总局。第二期是户部造币总厂的成立：光绪二十九年三月，清廷特派大臣，整理财政，始请于天津设立铸造银钱总厂，由户部拨款开铸，成本银四百万两，至三十年五月始开机，先行试铸铜币，是为北洋户部造币总厂。但当时北洋银圆局之鼓铸仍如故，部中并未过问。第三期是北洋银圆局的废止：宣统二年，度支部奏裁各省银、铜圆厂，改粤、鄂、川、滇、奉为分厂，隶属于总厂，而津厂亦同时被裁。其后度支部所定新币，欲在上海、汉口发行，因复分设宁鄂分厂。至三年五月，宁、鄂两厂开铸新式大清银币，总厂及奉、粤等分厂先铸铜辅币，定期十月发行。恰值武昌起义，度支部以筹饷故，悉索总厂铸币，而宁厂所铸存的大清银币，亦以出应饷需，其流行市面价值，仍与旧银币同。后共和告成，新定银币，卒未及执行。第四期是两厂的合并：民国元年三月，乱兵夜攻总厂，劫去生银及银铜圆约值三十万圆，又同时被火灾，后遂规复即旧日停办之北洋银圆局旧址，开办分厂，以劫余铜片鼓铸铜币。同年十二月总厂复铸一圆新币（即现行市面之人头洋），与原修例略有出入，故币制至此时，已稍有规模了。后总，分二厂，乃合为一，统称总厂。其在西窑洼者为西厂，专铸铜币；在大经路者，为东厂，专铸银币。六年四月复委吴鼎昌充总办，至前年始将西厂机械悉运至东厂，并改专铸银、铜币，西厂则仅备熔铜的工作了。——这便是造币总厂的简约沿革。

## 二 组织

该厂的组织法，当起初的时候，完全依照财政部所颁定的章程去做的，后来经过

各总办，也有点变动，却也不多。——厂内置总办、副总办各一人，由财政部委充；余分科，科分处，处分所，各科置科长一人，技师四人，由总办任用，其科员、司事无定额。兹将其组织法列表如下：



(注) 现在工务、化验两科科长由技师兼充。

### 三 工人状况

该厂的工人，大别为匠目（工头）、工匠、艺徒、长夫四种，约共七百人。兹将其工资、工作时间和生活状况分述如下：

(1) 工资 艺徒、长夫每日工资，自大洋一角起，至二三角止。工匠自二角起至二元止，分作十级支付，但工资每日支至二元者，只匠目二人，其日支三四角者，居大多数。故平均计算，每人日可得工资大洋三角五分。

(2) 工作时间 当夏天日子长的时候，每日做工十一小时，冬日则每日九小时，平均计算每日十小时，但加工尚不在此例。有因加工使工作时间延至十三四小时的，那就未免太不讲人道主义了！

(3) 生活状况 中国工人生活状况大概都是很困苦的，其所致原因：第一，就因工资太微薄，工人一己缴用还支持不来，其养家、赡眷，那更不用说了！第二，就因工作时间太长，整日在厂工作，没有相当时间休息，劳动过度，缺乏人生乐趣。第三，就因厂主与工人缺少互相提携精神；故在中国各工厂里面，并无“工人补习学校”的设立，又无“工人俱乐部”的组织，以致工人只知做呆工，对于学术技能，全无长进的希望，即精神方面，亦渐萎靡不振，日趋烦闷了。有这几个原因，所以中国工人生

活状况，不论在哪个工厂，都是很困苦的，不过各工厂情形稍有不同罢了。今请造币总厂的工人生活状况说说：该厂工人，每日工资平均不过大洋三角五分，若每日在厂用膳一次，还要费洋五分，二次一角，汤肴还要自备（厂中只备饭，无菜），所以每日即以食事一项而论，一人至少须费洋一角五分了，自己还有零用在外，又还有家室要养；所以其余的二角工资，实在难以支持一切了。故该工人等无不口有怨言，痛感生活的困难！又该厂工作时间，平均计算每日十小时已就不少了，还日日有所谓加工，常使工作时间延长至十三四小时的，全不问工人体力和精神是否来得及，是否合于人道主义。所以该厂的工人，因加工时间过多，劳动过度，类多鸠形鹄面，颜色枯槁，已失人生本来面目，是全无人生乐趣了。噫！这是怎么一回事？且该厂为中国政府所设立，更当努力整理，做工厂的模范，如“工人补习学校”该当设立，“工人俱乐部”该当组织，而该厂不但不依此进行，反刻薄工人，轻待劳动，我实不能不为之三叹！

#### 四 造银铜币价目

该厂共有工人七百名，每日可铸银圆三十万圆，若加工每日可铸四十万圆，其铜元亦可日出八十万枚。原来该厂设立，本是替财政部和各银行代造银、铜币的。近年因财部空虚，常以借外债开销一切，就于自己买生银给该厂代造银币一事，竟一年不过二三次了。其该厂所以日不暇食地忙碌，大概都是替各银行造币而忙，并非为财政部造币而忙。以此，财政部就颁定一个代造价目出来了，定代造银圆一圆，需价银六钱八分六毫五厘，就是各银行给六八六五厘库银与该厂，可代造银圆一圆（铜圆照银价高低酌量扣铸）。我初看这个办法，以为很好，后来细察此中情弊，又不免大不以为然了！何以故呢？就因为这个定价与市价相隔太远。换句话说，就是这定价和市面现行银价比较未免太便宜了。银圆本定重为七钱二分，每因市面销滞与否，价值亦有起落。然查近八年来市价，曾没有落至七钱以下的，总多在七钱零几厘，或七钱一分以上（指京津一带而言），那就常与财政部所颁定的价目每圆相隔已二三分了。所以各银行因获利很厚，大以这项生意可做。故近日到该厂去定造的，也日多一日，竟使各个银行的资本家，坐获厚利，日富一日，贫富阶级悬益甚，这就是很大的弊病了！我前在这厂实习的时候，常与各司事人员谈及此举，我问：“为什么财政部要是这样定价？何不常依市价高低去酌量代铸，以节制资本家专利？”他们答道：“各银行的资本家，大半前后是在财政部掌大权的，一切制度都在他们掌握中，所以这个价目都是由他们自己亲定的，是借财政部的名义，肥一己之私囊！”我听了这些话，不禁不寒而栗了！以一国立堂堂造币总厂为国人观瞻所注，竟被各资本家大行舞弊，虽名为“造币总



厂”，实不啻一“造孽总厂”！

## 五 化验

这一段所记的，是银、铜币成色和银、铜化验法，是关于造币上的常识，也是我们应该知道的，所以我给它写在下面：

(1) 银、铜币的成色 该厂现铸银币的成色，为每圆重七钱二分，中含纯银六钱四分八毫，即百分之八十九，其成色公差为上下各千分之三。今以八九〇三之千分之三计算，故含纯银量至多不得过千分之八九二点六，至少亦必达八八七点三了。铜元成色系以电铜和熔炼铜（一枚煎炼铜系以制钱熔炼的）各半，再加适量之铅配合铸成，大概电铜每百分平均约含净铜九十九分，熔炼铜约九十六分。

(2) 银、铜化验法 银、铜化验方法很多，若采用不得当，不是手续过繁，难合实用，就是手续虽简，而结果高低不定，难兹信守。幸该厂所采用的各法，均系欧美各名厂所常用的，手续较简而结果亦确。今将其方法述下：

(A) 银质定量法 系采用盖路查法 (Gaylussac Process) 作容量分析的方式 (Volumetric Method) 其所根据的学理，即硝酸银在水溶液中与氯化钠化合而生白色沉淀，名氯化银，其化学方程式是：



由上式可知，氯化钠五八点四五分与纯银一〇七点八八分化合而成白色固体，即食盐百分中含纯银一八四点五六分了。二者相互化合的比例，不论何时永不变更。

(B) 铜质定量法 系采用伦敦造币厂所用的碘化钾法。实行此法，须先配次亚硫酸钠之规定液，以纯粹之结晶  $\text{NaSO}_3 \cdot 5\text{H}_2\text{O}$  约一九点五格兰姆，溶解于一千立方厘米的蒸馏水中，加淀粉液四五滴，再以定规碘化液 (Normal Iodide Solution) 滴定之，到生明了的青色为度，试用碘化液若干容积，算得次亚硫酸钠规定液之浓度了。——规定液既经配定，就可从事分析了。其法取铜约半格兰姆，以硝酸溶解之，用火力逐去剩余的酸质，加阿莫尼亚液使成微碱性，复加醋酸蒸之，铜为醋酸盐类，然后注入过量之碘化钾溶液（浓度为百分之五十），则醋酸铜分解而使碘素游离。其方程式如下：



由上式可知，铜一原子（六三点五七）能令碘素一原子（一二六点九二）游离，然碘素一原子又能与次亚硫酸一分子（一五八）相化合，三者的关系永久不变。故铜溶液中，加碘化钾至碘素游离后，再加碘素液二三滴，以次亚硫酸钠之规定液滴定之，至青色稍退为度，试液若干容量，间接可求得含铜的成数了。

# 通信

## 工人的时间工资问题

独秀先生：

上海劳动状况，至为复杂，概括言之：每日工作时间，大约自九小时至十三小时；每月工资，大约自五元至三十五元；工人生活，虽比不上达官巨商，然较之乡野贫苦食力之辈、无工可做者，稍胜一筹，普通皆能衣食饱暖；其工作技能较高者，在休暇日亦衣服楚楚。以仆所知，最苦者为小工、商店之学徒，如小翻砂作即其一例。工作时间无定，无工资，早起做工，恒至半夜才得休息。缫丝厂女工之虐待小女工，亦极可惨。印刷工、纺织工尚无虐待情事；其生活状况，亦尚不恶。小码头工甚劳苦，而近来工资已增加数次，为数不小。惟收入虽增，而不知善用，故仍褴褛不堪。总之工人缺乏知识，非注重工人教育，则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适足以资其为恶。据郭外峰先生言，日本工人已有此种现象，增工资、减工时之结果，不但出品减少，而且恶劣，因工人习于游惰，不能如前之尽心工作也。故仆之愚见：减少工作时间，必与施行强迫工人教育并行；如减少工作时间一小时，即以此一小时供强迫工人教育之用；而增加工资，又必须与强迫工人储蓄并行，如此庶不致浪费时间及金钱，而于工人方面可得实益。再吾国工业今方萌芽，求工不得之人，到处皆是。研究劳动问题，当着眼于全社会之利益，尤当着眼于工人本身之实在利益。若一味效法欧、美鼓吹破坏，仆以为，非徒无益而又害之，日本之前车可鉴也。质之先生，以为如何？

知耻上言

工人的教育和储蓄固然是要紧，但是另外的问题，不能作减时、增资的必须条件。社会上有钱不做工的人很多，因何理由要强迫穷人非增加教育时间，不能减少做工时间呢？工人劳力所生产的价值，远在他们每日所得的工资以上。这工资以上的剩余价值都被资本家抢去，叫做“红利”分配了；所以工人所得工资就是能够衣食饱暖，就是衣服楚楚，而被抢的权利仍然是绝大的损失，终究是要大声叫冤的。因何理由，必

须强迫工人储蓄才能增加工资呢？浪费时间及金钱与否，是工人自己利害所关，不劳他人强迫。若资本家借口教育、储蓄问题来阻止减时、加资，实在是笑话。尊论以为研究劳动问题，当着眼于全社会之利益，这句话真是名言。但全社会的界说，不是资本家独占的意思才好，不是工人除外的意思才好。照先生和郭某的意见，欧、美、日本的工业界都是破坏的气象，都是出品减少而且恶劣，工人都习于游惰。那么，此时世界上只有我们中国工人勤俭、安分，只有我们中国工业界出品增多而且不恶劣。好极了，欧、美、日本也有不及中国的一日！不但先生及郭某有这样见解，欧、美、日本的资本家，诚然应该叹美中国工人能安分做牛马，比欧、美、日本喜欢破坏的工人驯良得多。但是我以为，中国工人还没有好到十分，若工作时间每日加增二十四小时，工资减到每年一个铜子，更是表示中国工人勤俭安分的美德是世界古今第一。质之先生，以为如何？

独秀

## 工人教育与工作时间

独秀先生：

（前略）工人补习教育，现在有些人都很提倡，这的确也是新文化运动一桩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学校附设的四个工场，共有工人二十多个。他们都不会算账，也不会写信。吐痰哩，东西乱唾，很是随便，他们并不晓得什么叫卫生。但是他们的手艺，确是很有经验。可惜他〈们〉不能把那些经验弄个系统，说给人家听。我们因为佩服他们的技能，不由得不替他们可怜不识书算的苦。所以在去年本校学生分会里，就有人提议今年要办所工人义务补习夜学校。议决之后，我被推做筹办主任。那么我一方面就订出招生简章，到外面去贴，好〈让〉附近工人来学。章程分定的课程，就是拿书信、珠算、笔算做主要科目的；一方面又请了本校工场里的职工长，和他谈话，要他去和那些职工接洽，报名入学。并且告诉他所有的同事，也可以由他担保来学的，待遇都是一样的，不收费用，给供纸张、笔墨、书籍……他们当时答应寒假后再行回复。那么我就想要这个办法，双方进行，必定有许多工人要来学的。哪晓得到了开学的时候，来学的人竟就很少！于是乎这一桩重要的事情，竟就搁起了。但是我总“莫名其妙”，我想既不收他们的费，又送给他们的书教他们，他们真落得便宜，他们却为什么不来学呢？我便越想越疑，越觉得奇怪！后来我总要想晓得他们的所以然，就一个一个地问遍本校工场里的工人，问他们何以不报名入学。他们就说：“我们一天到夜，要做八九点钟工作，很是吃苦！一到夜里，马上就要去睡觉了。不然，那么第二天早上就不能够起来做工了。要晓得我们不做工，就没得饭吃，所以我们还是不去读

书的好。实在读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们哪里是不肯去读呢？无奈是有这个心，没这个力罢。……”他们一辈子的话，差不多是这个样子说法。我到这个时候，才晓得他们不能去受补习教育的苦心，就替他们越想越可怜起来了！但是，我想我们学校附属工场工作的时间，离八小时的谱子还不远，他们已经要叫疲倦了。那么要叫每日做十小时以上的工人去受教育，岂不是更难了吗？所以，我想现在中国的工人，是不可不受补习教育的。要叫工人去受补习教育，先不能不减少他们的工作时间。要商店学徒受补习教育，也是如此。不过只要他们停止夜市好了。这些话，要请你详细替我纠正。

九·四·二〇 章积和

工作时间不减少，工人教育自然是没办法，但是只减少时间，若不增加工资，仍然是没有办法。因为上海工价虽比乡间高，而物价也高，工人所得工资只可勉强敷衍衣、食、住三件事，教育费无从谈起。别人尽义务不是常事，而且不能普及。

独秀

## 对于俄罗斯劳农政府通告的舆论(附录)

记者

### 通告译文

中国国民、西南政府及北京政府：

那反对革命的专制魔王柯尔恰克(Koltchak)，以前倚恃武力和外资而巩固他的地位，现在已经为劳农政府的军队所打灭。劳农政府的军队已经一直到西伯利亚，和西比利亚的革命国民携手了。现在劳农政府人民委员会拿亲爱的话对中国国民说：劳农政府的俄国和红旗军经两年的战争，耗无量精力，越过乌拉岭进至远东以表现其胜利的精神。在西比利亚的人民，都晓得我们的真意所在。我们的真意，是在拯救人民，脱离武力主义和外国金钱的束缚，得着自由，使其不因受外国金钱压迫，流为外人的奴隶。在东方人民的当中，中国人民实在是占一个重要的位置。

所以我们不单是援助俄国的工人，并且要援助中国的人民。我们自从一千九百十七年十月革命之后，所继续不断以通告中国人民的，常常被欧、美、日本等国的人隐秘起来，不给中国人民晓得，所以现在希望中国人民，格外注意我们的说话！

自从一九一七年十月之后，劳农政府就取得大权，用俄国人民的名义通告各国，表示愿订永久和平的意思。并且说这种和平的基础，应由各国彼此归还从前所侵略的土地和赔款，不问国的大小；以及说各国对内，应该自主；各国对工人、农人，不得以势力来压制，使他们不能上进。并且声明：凡从前与日本、中国及协约国所订的密约，一律取消；因为这种密约，仅仅供给从前俄皇和协约国政府压制、剥削其人民，尤其压制、剥削中国的人民，仅仅是他们资本家和俄国军阀的私人利益的缘故。

劳农政府曾经向中国提议磋商废止一八九六年的《中俄密约》、一九〇一年《北京和约》(即《庚子条约》)，以及一九〇六年、一九〇七年和日本所订的协约；把从前俄罗斯帝国政府时代所取于中国的以及取于中国又转让与日本及协约国的，一概送还中国。我们所磋商的，一直等到一九一八年五月，协约国就胁迫中国政府和重贿中国的官吏与报纸，使中国政府和劳农政府断绝往来。而日本和协约国当这个时会，非特

不将俄国〈占有〉的满洲铁路交还中国，反因利乘便，据为己有，并且强迫中国军队，援助他们这种强盗的行为。因此，中国的工人、农人对于欧、美、日各国的军队的攻入西伯利亚及满洲，不但不知道他们所依据的理由，并且不知道是不是事实。

我们到了现在，特地将这个通告送给中国人民，使大家可以放开眼睛看看，免得再受他们的蒙蔽。凡从前俄罗斯帝国政府时代，在中国满洲以及别处，用侵略的手段而取得的土地，一律放弃。在那块土地上的人民，愿意成哪样的国，采哪种的政权，一任人民的自由选择。劳农政府把中东铁路、矿产、林业等权利，及其他由俄罗斯帝国政府、克伦斯基（Kerensky）政府，土匪霍尔瓦特（Horvath）、谢米诺夫（Semenoff）和俄国军人、律师、资本家所取得的特权，都返还给中国，不受何种报酬。劳农政府，并抛弃庚子赔款。我们对于这一层，所以不惜再三提议的，因为听说这一项赔款，我们已经声言放弃，而中国政府反拿来供养从前俄罗斯帝国驻在北京的公使，和驻在中国各地方的俄罗斯帝国的领事。现在任命这种公使和领事的政府，早就消灭，而从前被任命的公使和领事，居然得日本和协约国的援助，反安居在中国，天天在那里欺蒙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应该明白这件事，驱逐这班欺诈的人出境。

凡俄国从前所获取的各种特权以及俄国商人在中国内地所设的工厂，与夫俄国官员，或牧师，或委员等，所有不受中国法庭的审判等的特权，都一律放弃。除劳农政府的全权大使，与中国人民往来，因而发生的特别情形外，以后在中国地方一切法律和权力，纯粹为中国人民的法律和权力，绝对没有第二者的法律和权力混杂在这里面。

凡其他各种问题与向来日本、协约国、俄罗斯帝国政府对于中国所施的暴乱而且不合正义的行为，都应该从此尽行芟除。

劳农政府现在晓得日本与协约国以我们的军队天天向西伯利亚前进，援救西伯利亚的农民、工人脱离土匪柯尔恰克及柯氏的党徒和日本的压制，他们深恐中国人民听到这种消息，所以他们摆计设法，务必使我们的话传不到中国人民的耳朵里。如果中国人民，因为我们的提议，愿意做一种自由的人民，而免除《巴黎和约》所陷中国于朝鲜、印度第二的厄运，深望中国人民和俄国农民、工人及红旗军相提携，为自由而战！

现在劳农政府向中国国民提议，正式恢复两国人民的友谊，并且请就派代表到俄国军队来！

署名者：劳农政府外交委员喀拉罕（Karakhin）

## 各团体答复文

### (一) 全国报界联合会

俄国人民及俄国人民的政府公鉴：

我们接俄国劳农政府很公正而有力的通牒，无任欢喜。我们谨代表中国的舆论，对于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人民表示最诚恳的谢意。希望法俄两国人民在自由、平等、互助的正义下面，以美的友谊，致力于芟除国际的压迫及国家的、种族的、阶级的差别。

中华民国全国报界联合会

### (二) 全国各界联合会

俄国人民暨俄国劳农政府公鉴：

顷接俄国劳农政府通牒，不胜欣喜。吾人前此，以中外报章传闻复杂，无从悉俄国之真相。今读俄国通牒，一种正义、人道之主张流露言表。凡世界各国人民中之宝爱正义、人道者，当无不表示赞同。吾人更信中国人民除一部分极顽朽之官僚、武人、政客外，皆愿与俄国人民携手。中华民国全国各界联合会，勇敢代表中国人民，答复俄国人民暨俄国劳农政府之盛意。

溯自武力主义及资本主义印入于世界各民族之脑筋，遂因国家的、种族的、阶级的差别，而屡演惨剧。于是强侵略、富欺贫的惯习充满于社会与国际。俄国人民首先为正义、人道努力。此次通牒声明：将中东铁路、矿产、森林业权利及其他由俄帝国政府，克伦斯基政府，土匪霍尔瓦特、谢米诺夫，俄国军人、律师、资本家所得之特权，皆归还中国；俄商在中国内地所设之一切工厂，与夫俄国之官员、牧师或委员等所以不受中国法庭之审判之特权，皆一律放弃；并抛却庚子赔款。无非以俄国人民极信仰之自由、平等及互助主义，推行于世界，不独向中国人民表示好感也。从此，旧式政治家、资本家之迷梦无由实现，而公正、有力之声浪弥漫世界，则各国人民群起打破国家的、种族的、阶级的差别之期，不远矣。

吾人不能不为俄国人民告者，西南政府及北京政府，皆为一部分极顽朽之官僚、武人、政客所盘踞，彼辈恃武力与外资而固其位置，实与俄国高尔哲无异。频年以来，北京政府为仰日本之军械、金钱之援助，竟与彼国军阀私订种种不平等条约，吾人甚为痛心。刻下已经觉悟之中国人民，正准备与一部分极顽朽之官僚、武人、政客奋斗，无论如何牺牲，均所不辞。惟如辈挟有数十万之军队，此类军队未受教育者居十之八

九，素为彼辈所蒙蔽。吾人已拟设法唤醒之，俟大多数军队觉悟之后，彼辈之凭借已失，必不能压制中国的人民。是时吾人之进行毫无障碍，不难屏前日俄帝国所任命之公使及领事于中国境外。本会谨依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人民所组织之劳农政府之通牒，正式声明：收回各项权利、庚子赔款；并恢复中、俄两国人民之邦交，至遣代表赴俄国军队之前一节，亦所深愿。希望俄国人民再接再厉，做正义、人道之前驱。中国人民为世界人类之一部分，自应共负维持正义、人道之责任也。

中华民国全国各界联合会

### (三) 全国学生联合会

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谨代表全国学生用极诚恳的心意，奉复于我们亲爱的俄罗斯国民及其新创造的共和政府之前：

你们这一次的大举动，足为世界革命史开一新纪元，我们实在是钦佩得很。至于对于最近你们在致我界的通牒中所表示之盛意，尤觉无限感谢。我们自当尽我们所有的能力，在国内一致主张与贵国正式恢复邦交；并敢以热烈的情绪，希望今后中俄两国人民在自由、平等、互助的正义方面，以美满的友谊，戮力于芟除国际的压迫以及国家的、种族的、阶级的差别，俾造成一个真正平等、自由、博爱的新局面。

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

中华民国九年四月十一日

### (四) 上海各界联合会

俄国国民劳农政府钧鉴：

顷接俄国劳农政府交涉委员喀拉罕署名之通牒，实足为国际史上，辟一新纪元，无任欣慰。吾人谨愿根据此项通牒，正式恢复中俄两国国民之邦交，并声明接收俄国退还之各种权利，从此两国国民努力互助，以牺牲精神，使自由、平等、博爱主义发挥光大。

中华民国上海各界联合会（由总务主任署名）

### (五) 宁波同乡会

俄国劳农政府公鉴：

贵政府通牒声称：将中国路矿、森林及其他种种权利，由从前俄帝国政府历届条约及克伦斯基、霍尔瓦特、谢米诺夫等所得之特权，统行归还中国；俄国商民在中国通商口岸或内地向来不受中国法庭之审判之特权，并一律抛弃；并还庚子赔款。具见贵政府信仰自由、平等、互助主义，将推行于全世界，而先表示好意于中国。我宁波



旅居上海商民，见报登通牒，同声欣慰。查我国自与各国通商以来，商民对于国际交涉之不平等，深感痛苦，迄今七十余年于兹矣。近复武力主义、资本主义遍布远东，野心之国乘机利用，使我中国商民岌岌不可终日。今得贵政府声明正义、人道，冀两国商民从兹推诚握手，尤所欢迎。用特掬诚，先致感谢之意。

宁波旅沪同乡会

### (六) 上海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

俄国劳农政府公鉴：

我们在水深火热被侵掠的当中，忽接到贵国政府给我们中国人民的通告，把从前贵国专制政府所得于我们的一切权利，根据贵国立国的精神，无条件地归还了。我们对于贵国此种公正、友谊的处置，不但表示十分诚意感谢的心与赞美贵国所取的立国的精神，为世界外交史上树立了未曾有的模范；并且觉得在这公道、正义、互助的新世界下面，也有同等的责任，应该努力奋斗，使国际的压迫、国内的专制阶级都从此消灭，更使博爱、自由、平等的精神，益见彰明。民族在黑暗、痛苦的压迫底下，希望同情的心最切；得了同情的援助，感激的意思也是最深刻的。我们现在便是这种意思，感谢贵国的厚意，也是秉了这种意思。觉着我们的责任十分重要。愿中、俄两国民族万岁！全世界的幸福万岁！

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

### (七) 国会议员

全俄人民暨全俄劳农政府诸执事公鉴：

吾人奉读贵政府外交委员喀拉罕致中华民国国民之通牒，关于放弃从前取得中国一切不正当之权利，纯基于正义、人道、平等、自由之观念，绝不含有国际间一种市恩责偿之意思，允为世界放一光明。兹对于贵政府之通牒感谢之忱，尤非言语所能尽达。吾人参居国民代表之列，所受国内官僚、武人厚结外援，以奴隶人民之祸害，亦既竭力与之抵抗。加以全国学生及工商各界，日夕谋所以消灭此祸害，重建真正民意之政府，与世界共享和平之福者，至今犹在至苦、极窘之中，未偿所欲于万一。实对于世界宝爱自由之人类，惭愧欲死，而于贵政府拳拳忠告之意，更不胜其太息。自今后，吾人惟本其固有之责权，不敢自荒，期有以副盛意者，兼以慰世界表同情于吾人之良友。至贵通牒提议正式恢复两国国民友谊及推派代表一节，吾人自当以极诚恳之心赞成而力行之。谨此答谢。

中华民国国会议员（全体署名译发）

### (八) 杭州学生联合会

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国民及劳农政府公鉴：

顷接劳农政府通告，无限欣喜。俄国此次抛弃从前帝国政府所掠夺的种种特权、土地，不但表示纯洁、高尚之道德，而且实现人道、正义之主张，开历史之纪元，立和平之基础。凡是人类，孰不同情？中国人民深愿结合俄国及全世界人民，以与政治家、军事家、资本家以及其他以掠夺为业之强盗奋斗。一方面废除国家、种族、阶级等差别，以绝灭掠夺根株；一方面建设自由、平等、互助的世界，以增进人类幸福。本会谨代表杭州学生，对于俄国通告，表示很真实的赞同及很诚恳的谢意。

杭州学生联合会叩文

### (九) 商界救国总团

中华民国商界救国总团，敬掬诚致复于最亲爱新俄国民及劳农政府钧鉴：

你们这次根据正义、人道两大主义，将从前帝国政府、克伦斯基政府、霍尔瓦特、谢米诺夫等所得各种权利，完全归还我国，并自愿抛弃领事裁判权与庚子赔款，我国国民谨领之下，非常欢幸。我们以后当与贵国国民一致提携，努力于自由、平等、博爱，俾发挥而广大之。

中华民国商界救国总团

### (十) 中华劳动公会

俄国农民、工人、劳农政府、红卫军公鉴：

我们中华的人民，接着你们的通告，非常地欢喜。知道你们的革命，是要恢复我们劳动者的权利，是为世界人类谋真正的自由、平等的幸福，知道你们全俄的农民、工人和红卫军，是世界上最可亲爱的人类。中华全体的平民，都钦佩你们创造的势力和牺牲的精神。我们劳动界尤其欢欣鼓舞，愿与你全俄的农民、工人、红卫军提携，立在那人道、正义的旗帜下面，一齐努力，除那特殊的阶级，实现那世界的大同。

中华劳动公会

### (十一) 学生联合会等十七团体

中华民国国民致诚恳之答复于俄罗斯共和联邦国国民及苏维埃政府：

吾人认苏维埃政府之通牒，系根据其立国之根本主义，表示善意，声明无偿退还前俄帝国政府掠夺中国之土地及一切权利，交还中东铁路、矿产、林业等，及前俄帝

国政府、克伦斯基政府，土匪霍尔瓦特、谢米诺夫、柯尔恰克以及其他军人、律师、资本家所掠夺中国之特权，皆归之于我民国人民；又自愿废止一千九百零六年、一千九百零七年《日俄条约》，放弃庚子赔偿及领事裁判权。此等空前未有之义举，合于我人所信仰之天国大同主义，为世界永久和平之道。我人表示依我人主义而接受之意。惟我人亦不私其所有，除领土及主权在天国大同世界未完全实现前不可侵犯外，深愿公其利益于世界。我人愿以诚意与俄国拥护人道及公义之人民通好，以达世界人类互助共存之目的。

上海学生联合会 沪北六路商界联合会 邑庙豫园商业联合会 女界联合会  
山东路商界联合会 天潼路商界联合会 东西百老汇路商界联合会  
吴淞路商界联合会 爱克界三路商界联合会 东北城商业联合会 上海志成团  
北城工商联合会 留日学生救国团 西书同业永志会 福建旅沪同乡会  
上海救国恒心团 基督教救国会

## （十二）中华救国十人团联合会

俄国人民暨劳农政府钧鉴：

自接贵国通牒以来，我中华民国人民如拨云雾而见天日，发生许多感触及无限之钦佩。盖自欧战告终，正强权摧缩、公理伸张之际，贵国人民奋起刚毅之勇敢，牺牲宝贵之精神，建造共和政府，享受自由幸福，实足为世界革命史上开一新纪元。至通牒中声明：将中东铁路、矿产、森林、实业权利及其他由俄帝国政府以及现在俄国军人、资本家攫得之特权，概行归还敝国，并抛弃庚子赔款等情，足见俄国人民努力于正义、人道，共谋人群互助之真谛，并欲铲除国际上之侵略及种族上之阶级，以冀造成和平、博爱之新世界，岂独敝国人民感佩已乎？今敝会敢代表中华民国真正之民意，披肝掏诚，复谢我挚爱之俄民与劳农政府通牒之感意。并愿此后与贵国人民恢复平跻之邦交，实行恳切之亲善，庶几使中、俄人民得以同心协力，再接再厉，打破一切侵害民权之障碍，则世界平治，实利赖之。诸维垂照，是为至幸。

中华救国十人团联合会总部咸

## （十三）中华实业协会

俄罗斯共和联邦国国民暨索维埃政府红卫军公鉴：

吾辈中国劳、农、学、商全体人民，接到贵邦通牒，声明：无条件退送俄前帝国政府强力取去中国之土地及各项权利；交还中东铁路及林业、矿业等，以及从前俄帝国政府、克伦斯基政府，霍尔瓦特、谢米诺夫、柯尔恰克等及其他军人、律师、资本

家所强夺中国之特权，皆一律返诸我国；又放弃领事裁判权、庚子赔款；又声明废止一千九百六年、一千九百七年日俄私订条约。此项伟大壮举，非仅为世界七千年历史第一次创见，抑且足以扫清旧世界国际间一般罪恶，开辟现世界全体民族互助宏基。此中华民国国民所以欢迎贵邦通牒之伟壮精神，较诸欢迎物质归还之情绪，尤为殷恳倍切者也。吾人深信：贵邦通牒所含蓄真精神，苟中、俄两国劳农全体人民，能合力不欺，以发扬之，足以维持全球民族间之永久和平，而东亚及世界各民族，欲恃武力、欺凌、残暴、诡秘诸种私图，以为立国根本者，终当受上帝与公道之惩罚，无以自存。故吾人深愿与俄国拥护公道、正义及东亚与世界永久和平之人民，正式通好，以达世界大同、民族互助之远大意志。抑我辈尤有慎重声明者：现在我国南北各方，皆属黑暗武人及腐败官僚之集合体，无论其号召与目标如何动听，要皆残民以逞，私利是图，与全体国民之公意及幸福，绝对不相容。国民对于彼辈间之争端等若械斗，非特不援助任何方面，并且毫不注视其情况。想俄国人民必不为彼辈之一切诡词所淆迷，对我中华民国之真实状况，早有正当，明确之见解也。

中华实业协会

#### （十四）旅沪四川同乡会

俄国国民劳农政府公鉴：

贵国劳农政府交涉委员喀拉罕署名之通牒，声称将中国路矿、森林及其他种种权利，由前俄帝国政府历届条约暨克伦斯基、霍尔瓦特、谢米诺夫等强力夺去之特权，悉行返诸中国，并放弃领事裁判权及退还庚子赔款等。如斯壮举，实足为国际史上辟一新纪元，抑亦真正平等、自由、博爱之洪钟也。敝会同人等欣感之余，谨以此为世界正义、人道祝。

旅沪四川同乡会

#### （十五）四川旅沪联合会

劳农政府公鉴：

奉读贵政府通牒，实足为国际史辟一新纪元，钦幸曷极。谨愿依据此项通牒，正式恢复中俄两国国民之邦交。从此两国人民推诚相与，本互助精神，使正义、人道、自由、平等、博爱诸主义发扬光大，永远推行于世界，而谋全人类之幸福。兹特掬诚，先致感谢之意。

中华民国四川旅沪各界联合会叩

## 各报的言论

### (一) 天津益世报

俄劳农政府对于吾国早有善意之表示，惟因消息之防阻，莫由正式传达，遂有含意未申之患。今劳农政府之势力，已达于极东。据海参崴电传：劳农政府又以代理外务执行委员之署名，对吾国国民及南北当局发表正式宣言。连日又有北京已接伊尔库次克牒文，系由莫斯科发出，及莫斯科政府派员间道至满洲里投递国会，声明对吾国民族亲好，愿交还从前所得条约上之利益及特权，此实为世界人类从来未有之义举。苟非实行其防止人类掠夺人类之根本主义，而出于自动之行为，岂吾国力所能得之哉？

俄帝国早已覆灭，而吾国犹承认俄使、俄领，天下之至愚无过是者。世岂有代表之国已不存在，而代表自身尚能独立存在之理？俄约之害与夫庚子赔款之巨，前俄帝国已不能要求吾国履行，而俄使尚能要求吾国履行，岂非怪事？古语曰：“刻木为吏。”今俄使以一人而使已亡之俄帝国对吾国尚有余威，是尤甚于刻木为吏矣。在北京当局未经俄劳农政府声明前，或犹可诿为未悟。今劳农政府又明明宣言俄使、俄领之权已失坠，无要求履行义务之权利。倘北京当局犹对之履行条约及交付赔款惟谨，苟非童驽万不致此，吾不知北京当局亦能恍然大悟否？

总之，无论北京当局之悟否，惟劳农政府之宣言，乃对吾国国民及南北当局而发；南北当局如何答复，姑置不问，记者以为国民对之，必宜有所表示。本报请首先代表国民，对于劳农政府之宣言，表示接受；嗣后两国国民应即通好，愿我全国共鉴斯言！

### (二) 上海时事新报

我们对于俄国劳农政府的通牒，应当做下列的观察：

- (1) 劳农政府本它固有的精神表示它的态度。
- (2) 我们对于它应当感谢它这种精神，而不必斤斤物质上权利。
- (3) 这种精神是什么呢？就是威尔逊所提倡而未实行的：①撤废国际上一切特权；②废除秘密外交；③不分割土地；④不要求赔偿。

(注) 威氏所以在国际上不能做到这步田地的缘故，是因为他在各国的国内，不主张废去军阀、财阀。我们不当像小孩子得了已失的糖饼，只管嬉笑，而忘了自己也应得立起来，做个有人格的事业，给人家看看。我想我们应得有下列两种表示：

- (1) 用全体人民的名义答复它，表同情于它的世界平和主义。
- (2) 驱逐旧俄国驻在我国的官吏：第一，因为旧俄国是代表侵略主义的，和日本

一样；第二，因为旧俄国完全消灭，我们和它没有交涉可办了；第三，因为我们保存这些旧俄官吏，乃是表示我们不配讲人道、正义，我们甘心做强国的奴隶，所以这一层非常要紧。

### （三）上海救国日报

正义呀，人道呀，自从欧战告终之后，你的名字把得世人叫绝了。强大的国把你来作交际品，弱小的国望你来作救命佛；但是叫了这么久，也不见着正义在哪里，人道在哪里。恐怕现在的世界，比欧战前还要黑暗些哪！正义呀，人道呀，人类的生存和世界的大同，还是要你出来维持维持。从前强权当道的时代，没有人提起什么正义、人道，那些贫乏的国家和弱小的民族，也没有说话的余地；现在他们所谓大国的，天天拿人道、正义做口头禅，我们不免趁这时候催促他成功，使他无法回避。不然他们口内尽管说，做的事还是背道而驰。不信请看那非门（？）问题呵，山东问题呵，土耳其占领问题呵，韩国独立问题呵，人种撤废（？）问题呵；各国扩充军队的还是扩充军队，匈、奥人饿死的还是听它饿死。不想这个不公道的时候，竟产生一个实行正义、人道的骄子来了，世人都称是“过激党”，大家又说它很残忍。照前天的俄国劳农政府致我国的通牒看来，实在有些不然；真是可以令人五体投地，表示无限制的欢迎。我把它介绍在下面，也好替世界口里讲正义、人道的树个榜样。

他那个通牒格式，简直是向我们国民说话，并且还是对我们国民中的农人、工人说话。他全篇的意思，是想东方的各民族，得解脱外族的强权和外族金钱的压制，并且还劝世界各国建立耐久和平。所谓耐久的和平，就是叫各强国放弃侵占他人的土地和吸收他人的金钱为根本。他把这个意思说了出来，恐怕那些口里讲正义、人道的国家害头疼。他们不但不放弃已得的权利，就是那未得的权利，也正经之营之地打算，即令时势逼着他说几句仁义道德的话，事实上决不会丝毫放弃的。从前国际上或一国最高主权者有变动的时候，对于其他各国的通牒，何尝不是说些讲信修好、敦睦邦交的话呢？但是意思都是含混的，并且不得自请取消一切权利。劳农政府这封通牒，恐怕是要开世界的先例了。他说劳农政府，情愿废弃一八九六年的条约和一九〇一年的《北京条约》及自一九〇七年到一九一六年间和日本订结的一切协约。简捷点说，就是把俄皇政府单独侵夺，或和他国共同侵夺中国人民的所有权，不索丝毫的代价，一概归中国。并且说就是俄商人在中国地面上占有的一切租地，任何俄国官吏及教士不准干涉中国事件。如他们犯了罪，应照中国法律审判，不能有第二者之法律及权力混入。

唉！如果把他这些话都实行尽致了，世界的大同登时可以实现；人类共同的幸福，一天向上一天；什么保持国际平等、拥护主权独立那些话，简直不成问题了。缩小范

围说，我们中国在国际上所受不平允的待遇，一定可以摆脱的。国人呀！中华民国〈国〉民的转机、世界真正的和平，就在此一举。不要怀疑他们政府未经人承认，国际的惯例是可以创造的；也不要听信他是过激派，怕与他接近。事实俱在，岂能由人信口雌黄的吗？赶快拿出主人翁的资格来表示意见。那尼古拉斯时代的公使、领事，当然是要送他出境的。现在合乎公理的外交官，当然是极表欢迎的。所有两国间的外交，即时公开谈判。能够逐条地做到了，其他的各友邦也只好顺应世界的潮流，期合人类共同生活的原则。英日同盟呀，军事协定呀，门户开放呀，势力范围呀，收回治外法权呀，退还庚子赔款呀，这都是迎刃而解的事情，我们又何必枝枝节节地去乱下工夫呢？

#### （四）上海学生联合会日刊

这一种人种应得的自由，虽则确是人类所应得的，但在这强权横行、公理僭伏的短时期内，“自由”究竟还不能自然地为全人类所得、所享受。故爱好自由的人——甘心子子孙孙做奴隶、做牛马的是例外，本来不好算得是人——只得用一种“力”去换得那自由来。俄国劳农政府致我们的通牒说得好：“深愿中国人民，因我们的提议，愿做一种自由的人民，为自由而力战！”这几句真是何等恳切！现在大家不是讨论对俄牒的表示么？我以为对俄的表示，单是拍电报、发宣言是没有用的。俄国人不好纸上空谈，他们既然这样真挚地希望我，我们便应该实实在在做一些“为自由而力战”的成绩出来，才真是不负俄人，抑且不负自己哩！所以我对于此次的奋斗，抱有很大的希望。如果能副这种希望，那么中国人在世界人类的进化史上自然可占一个位置，否则就没有价值。我的希望是什么样呢？就是：

由知识界而普及于劳动界，由大都会而普及于乡村，不分阶级，不分区域，全国的平民大家协力互助，把国内一切侵害、剥夺自由的恶魔一齐宣告死刑。然后再把国际间一切秘密性的桎梏、不道德的诡计，完全扫荡一个干净，与世界上宝爱自由、平等、正义、人道的民族携手，重造一个完全自由的平民互助世界。

#### （五）上海星期评论（一）

（1）在前几天里面，我们中国人民从路透电里得来一个世界历史上空前的消息。看见这个报告的人，没有不无限欢喜、无限感激。这个消息是什么呢？就是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对于中国人民的正记通告。国民呵！把我们中国的历史回头想想，差不多大部分都是中国国家侵略外国和外国国家侵略中国的历史。在上古和中古时代，我们中华民族的国家曾经创造了许多侵略的历史，把中国的国威压在一

切弱小民族的上头，在先住民族的坟墓上面，建设起一个中华民族的大帝国来。现在蜀、滇和两广的山谷里面，还留着许多先住民族的悲惨影子。后来北方民族强盛起来，顺着天时地理的自然关系，来侵略南方温暖肥沃土地，把中华民族农工业文明的成绩，化作牧场；把尽力于农工业文明的中华民族，压服在强弓硬弩的下面，做成游牧酋长的奴隶。五胡的侵略，蒙古的侵略，满洲的侵略，这些历史就是后兴民族用武力侵略中国、推翻中华民族在先住民族坟墓上面所建设的帝国，把中华民族做成垫足石来建设他们的帝国。到了近代，欧洲的强国挟着由科学恩惠得来的新势力，以武力主义及资本的帝国主义来侵略东方。中国这个最大、最富的产业地人民，一面还没有脱离游牧酋牧长的奴隶，一面又早装进了金子和铁铸成的囚笼。接着东方新强国的日本，学着近代欧洲式的侵略手段，利用它最接近、最便利的地位，以铁炮金钱交互打了进来，中国国民的奴隶境遇更加痛苦到二十四分。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就是中国人民受欧洲强国和日本的武力主义及资本的帝国主义侵略的痛史！

(2) 国民呵！我们只把这些历史回头一想，真是无限的感伤、无限的兴奋。我们如果是有了“人”的觉悟，就应该要合起几万重的重重奴隶境遇里面的人民，振起一个很大的革命精神，把几千年以来历史上所遗传来的你、我、他的罪恶，都洗刷个干干净净。联合世界上一切被掠夺的人，为世界全体人类建设一个完全人类自由劳作、自由管理、自由享用的互助世界！

俄国人民的政府，这次对我们人民的通告，在这一个意思上，的确是自有人类以来空前的美举。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伟大的事业，没有这样清洁、高尚的道德。我们在悲哀、残酷境遇里面的中国国民，对于这一个通告，应该十分感谢，应该要为全世界一切被侵略、被压迫的民族感谢。更应该要觉悟，要从几千年弱肉强食的历史遗传性上觉悟转来，做一个为世界被掠夺者的自由而战的自由人民！

中国的同胞呵！我们要晓得俄国政府通告的意义，最主要的并不是在归还以前侵略我们中国的权利那一个事实，还是在最后很恳切地希望我们中国人民的一句话：“希望中国人民，因为我们的提议，愿意做一种自由的人民，为自由而战！”

这是我们中国从一个善良而且强大的民族团体里面听来的最有力的忠告。倘若我们只是恬不知耻地把人家义务的努力、互助的努力当做一个慈善家的施与，持一个“敬、领、谢”的态度，忘记了自己也是人，忘记了自己也有应该为人类努力的义务，便真是世界平和文化的大不幸了！

(3) 现在我要很简单地把俄国政府这一个通告的内容，略为讲一讲了。它这一个通告的决心，并不是新近的事，也并不是从这一个通告上才发表出来的事。一千九百



十八年七月十日，第五回全俄苏维埃会议所议决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第一节《阐明劳动者及被掠夺民族权利》里面，已经完全正式宣布了。他们在国际问题上所持的主义，第四条、第五条上面说得很明白，现在我把它写在下面：

第四条 在此次罪恶贯盈的战争里面，所以流惨淡的鲜血于世界的缘故，全是因为有“资本的经济主义”及“帝国主义”这两个东西。因为要表现人种真挚的决心，粉碎这一切罪恶，第三回苏维埃会议，全然赞同由苏维埃政府所采用的下列各项方针：

发表秘密条约。

奖励在战场为无意识的战斗之劳动者及农民彼此交欢。

不合并土地，不赔偿金钱，只由革命的手段在民族自决主义基础上面，获得劳动者之民主的平和。

第五条 和前条的目的一样，第三回苏维埃会议对于为图特殊、少数国家中掠夺者的安宁，在亚细亚洲，尤以在殖民地及小国内，以数亿劳动阶级为奴隶而不以为耻的资本主义的文明国之野蛮政策，根本反对。

我们看到这两条俄国宪法的条文，就可以晓得俄国这次对中国所采的政策，是由他们建国主义的根本信条上面发动出来的，并不是特别的、一时的举动，更不是以捭阖纵横为主义的外交手段。看通告上面所说自一千九百十七年十月以后，他们对世界发表的永久平和方针，也可以明白。

(4) 就他们通告上所述说的意思，我把它写出一个系统来：



上面所列的，是他们对于建设“社会民主的平和”之根本意见。再详细一点讲，就是废除一切国际的、社会的资本主义和武力主义，使一切种族、一切民族都在自由、平等、互助的原则下面，完成社会的生活。

对于中国，特别声明抛弃的是包含帝政时代以来所掠夺的一切物权、债权、法权。他们不单是自己声明抛弃，并且要全世界的强国一齐抛弃，尤其要日本一齐抛弃。这

是他这个通告当中很有力的地方，也是他们在主义上很鲜明的地方。但是他们也晓得这个目的不是俄国的努力所达得到的；愿意做自由人不愿意，能够做自由人不能够，都是要中国人自己去努力的！

我叙述这一段话了之后，只有几句话：

中国的国民呵！大家要为世界的人造自由的世界！

世界的被掠夺者呵！大家要一致团结！

世界上强有力的掠夺者呵！你们应该要赶快从弱肉强食的历史罪恶里面觉悟转来，抛弃你们一切掠夺品，回复你们“人类社会的良心”！

## （六）上海星期评论（二）

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正式通知中国人民和南北政府以后，颇引起全国的注意。全国报界联合会已经于四月八日在上海开特别会议，表示“中俄两国人民，在自由、平等、互助的正义下面，以美满的友谊，致力于排除国际的压迫，国家的、种族的、阶级的差别”的意见。基督教救国会，也开会讨论对于这种通告的正当表示，并通告各团体，征求意见。北京二十九校代表也讨论办法三条：（1）请北京政府的外（交）部向劳农政府表示亲善的意思；（2）由北京学界全体具名致电劳农政府，请它从速实行退还各种权利，实行以后，中国国民当根本承认该政府；（3）请北京政府速从民意决定对俄方针。在俄国劳农政府的军队还没有长驱直入西伯利亚和该地革命国民携手以前，我国一般人民，听见俄国两字，就联想到“过激”；联想到“过激”，差不多不是惊骇，就是痛恨。除了惊骇、痛恨两种以外，还有一种“轻视”的人，以为劳农政府无非胡闹一下，决无存立的地位，实在无足轻重，可以不必管他的。以上三种见解，都是反对的见解，不但无识的人民如此，就是自居知识阶级的人民，也往往不免。但是从此番沪京两方面对于劳农政府通告的意见看来，可见一部分人民，已经由反对而趋于赞同了。这种情形，未始不是人民的进步。不过我以为现在俄国的问题，不是一国的问题，是世界的问题。俄国劳农政府对于中国人民的通告，也决不是专为中国的一国问题，所以吾国人对于俄国劳农政府的通告，决不能仅仅发几个电报、做几篇宣言，就算了事的。我们接受、赞同它们的通告，究竟为什么缘故？我们接受、赞同它们的通告以后，应该有什么动作？都不可不预先研究的。我以为现在中国人民，应该认定这一件事是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无论哪一种人民，都应该各尽自己的能力，大家研究讨论。现在先把我个人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极简略地写出来，和读者商量。

要讨论俄国劳农政府通告的问题，要先研究该通告的内容。它的全文，本日的本

报中已登载了。我现在为便于讨论起见，再提出通告全文的大纲，写在下边。通告的大纲，大约可分三项：

(1) 表示俄国人民和政府的精神。全文所表示俄国人民和政府的精神，约有二种：①对于人民，在拯救他脱离资本主义的羁轭；②对于各国，要取消密约、条约、和条，要彼此各还从前时候的赔款和侵地，要不得干涉内政，不得以势力压迫农人、工人，以立永久和平的基础。以上两种精神，都是根据俄国宪法而成的；所以此番的通告，实在无非是把它的宪法，应用在一种特殊事实的说明罢了。

(2) 表示日本和协约国对于中俄间的强暴行为。

(3) 表示废除中俄间各种条约、密约，兼且放弃俄人在华的各种特权、赔款。这种表示，无非为实现第一次俄人民及政府的精神起见，就是要把这种精神表现在事实上面。

(4) 表示对于中国人民的希望。这种希望，可分为三种：

①把以前俄帝国政府所任命的驻京公使和领事，逐出境外。

②中国人民与俄国农民、工人及赤军提携，为自由而力战。

③正式恢复邦交，并即派代表到俄国军队。

现在一般人民，对于这种通告，大都是赞同的。但是他们的赞同，还是把以上所举的各项全部赞同呢，还是仅仅赞成一部分呢？我却很觉得很怀疑。据我的意见，我们如果要反对他，那也不必说了；否则有不可不注意的地方。我且把我认为应该注意的地方，写在下面：

我国一般的人，很富于侥幸心，往往喜欢不劳而获，喜欢吃天鹅肉。我国自从和欧美各国有关外交以来，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的，几乎没有一次不丧失权利的；但是国人的希望，总是想倚赖第三者的援助。联俄呢，联德呢，亲美呢，亲日呢，无非是这种心理的表现。此番俄国劳农政府把从前用武力和外交手段向中国侵略来的种种权利，如数归还中国。这种权利的代价，若从获得的时〈候〉看起来，不晓得费了多少的金钱、生命、精神、时间。但是现在俄国人民，不但不要中国人费军队的战斗力，而且不要中国人费外交的口舌力，居然能够把这许多损失的权利归还中国，天下哪里再有比这个再便宜的呢？我恐怕世界的天鹅肉，没有再比这种更好的天鹅肉了。以素来喜欢吃天鹅肉的中国人民，遇着这种事情，哪得不非常赞同呢？所以我可以武断几句话，就是：中国人民，恐怕大多数赞成俄国的通告；但是他们的赞同，是仅仅赞成我以上所说通告大纲中归还权利一项，就是赞成可以不劳而获。我的武断如果不错，我要请抱这种见解的人仔细想一想：俄国劳农政府究竟为什么肯归还中国权利，而丝毫没有条件呢？他们所以能够这样的缘故，无非是要发挥他们宪法的精神。他们宪法的精神，

是要划除资本主义、侵略主义的精神，是自由、平等、互助的精神，是人道、正义的精神，就是要谋人类全体幸福的精神。他们如果没有这种精神，我可以断定他们决不会有归还中国权利这回事。所以他们此次通告我们，决不是要想借归还权利这件事来见好于我们；他们是要借归还权利这件事，来表现他们宪法的精神，实行他们的宪法的。我以为我们对于归还权利一端，应该赞同，当然可不待说；但是对于他们归还权利所根据的宪法精神，我们应不应该赞同？必须加以研究，决不能置之不理。归还权利，在中国人一方面看起来，是可以得利益的。谋自己的利益，是人类的通性；我们应该赞同于我有利的事，正适合人类的通性。但是我们谋自己的利益，必须谋永久的利益；要谋永久的利益，必须谋人类全体利益。凡是从资本主义、武力主义下面所得来的利益，都不是人类全体的利益，都不是永久的利益。永久的利益，必须从人道、正义上面才能产生的。所以我们赞同俄国的通告，一方面因为俄国归还我国的权利，使我们能够得利益。但是我们要晓得我们这种利益，是从俄国发挥人道、正义的宪法中得来的。我们赞同俄国的通告，我们应该要赞同俄国宪法的精神，不能仅仅赞同归还权利这一端；我们赞同俄国的归还权利，不能仅仅因为自己的利益，应该要晓得我们所赞同的利益，是从人道、正义下面来得的利益。所以一面赞同取得利益，一面要赞同人道、正义。这一段的意思，总括起来，就是我们赞同俄国的通告，不能专为自己的利益。这是第一种应该注意的地方。

我国一部分人有一种通性，就是对于无论什么事，差不多只重势力，不重真理。无论哪一种主义，哪一种事业，当最初提倡的时候，因为还没有得多数人的同意，所以势力一定是很微薄。在那个时候，无论理由如何充足，反对的总是很剧烈；等到势力渐渐扩张的时候，从前的反对，往往变为赞成者。但是这种赞成者当中，有许多实在是赞成势力，并不是赞成真理的。这种情形，虽我说是中国一部分人的通病，实在各国的人民，有一部人也是不能免的。试就俄国的事而论，自从俄国一九一七年革命以来，联合国对它的态度，变迁很多。有时主张用武力干涉的手段，有时主张用粮食封锁的政策，有时主张媾和；但是这种态度的变迁，往往和劳农政府的势力有直接关系。劳农政府的势力，在现在的时候，各国共认为不能再以武力屈服了，所以赞同它的声浪也是一天高一天。但是一种主义，如果主义的本身的确合于真理，一时虽不能得势力，将来一定是可以得势力的。主义的势力，是可以用人力造成的。我们对于一种主义，当预先认定它的真理，去造成它的势力，不要等到它的势力已经造成之后，才去认定它的真理。俄国劳农政府的势力将来究竟怎样，必定要看它的主义的本身究竟合不合真理。如果合于真理，即使联合国集合全国〈世界〉军队把俄国灭亡，俄国劳农政府的主义，仍有实现的一日，俄国仍有复兴的一日。所以我们对于俄国的态度

应该怎样，要先研究俄国劳农政府的主义。自从劳农军队到海参崴以后，一般人民以为俄国势力势难抵抗，又是渐变其反对的态度。此次赞成俄国通告的人，也难免没有慑于势力一流人物。我以为势力往往有变迁的，有时忽而很大，有时忽而渐微。我们如果以势力为从违（？），那是时时须受外界的支配，实在是很不自由、很苦痛的。譬如从前劳农军队占领海参崴的时候，我们要赞同劳农军；现在日本占领海参崴炮台的时候，我们又要赞同日本军。这样反复无常，还成什么事呢？世间有不可抗的势力，就是人道、正义的势力。合于人道、正义的主义，即使一时失败，没有不得最后的胜利的。所以我们只要就人道、正义的所在往前做去，不必问现在有势力没有势力。俄国劳农政府的主义，就现在的通告上面看来，的确是很合于人道、正义的。所以我们赞同俄国的通告，不仅为俄国的势力，是为了俄国劳农政府所根据的真理。这是第二种应该注意的地方。

人道、正义的提倡，是人类共通的责任，决不是专限于哪一国国民、哪一种民族。俄国归还中国的权利，是为实行它的人道、正义的主义起见，并不是对于中国有特别感情。它的通告，是为谋世界全体的幸福，决不是专为一国。我们赞同它的通告，实在用不着对于俄国人民，表特别的诚意。我们如果能为人道、正义尽力，那是一定为俄国人民所非常欢喜的。不然，只有空文上的道谢，没有实际上的互助，恐怕是很失俄国此番通告的本意了。现在的时代，是阶级战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以为应该合各国劳动阶级的力量和各国的资本阶级战争，才能打破资本阶级。所以劳动阶级当中，决不当再分什么种界、国界。俄国此番的通告，是希望中国人民和俄国人民共同为自由而战，正是这个意思。我们既然赞同它的通告，应该协同各国的劳动阶级，为自由而奋斗。我们要晓得现在的世界，国和国有很密切的关系，仅靠一国国民的能力，是很不容易做到的。所以我以为我们赞同俄国的通告，不仅是为中国一国，兼且是为世界。这是第三种应该注意的地方。

从以上三端看来，我们赞同俄国劳农政府通告的意见，大略可以明白了。但是我们的赞同，决不是空文的赞同，还须有实际的行动。自五四运动以后，全国国民所时时注意的，无非对日问题。但是对日问题，决不是专对日本政府所能完全解决的。从今以后，应该把注意点移在对俄问题上。对俄问题，决不仅是对一国的问题，是对世界的问题。资本阶级和劳动阶级、侵略主义和和平主义、国家主义和世界主义的种种冲突，究竟怎样解决，都和各国对俄国的态度有关系。我愿全国舆论界、学生界、工业界以及其他国民，都大家起来研究对付，不然开一次会，发一通电，就成了事才好。

## （七）上海正报

我对于这件“赤色通牒”，反复诵读了好几天，今天所要写出来的，便是我读这牒书的结果。用句国故家标题，我这文便叫《读赤色通牒书后》。

看它开口便叫了一声中国国民，这便是“某某国大某某，致书某某国大某某阁下”式的外交公文第一次之打破。

“……兹劳农政府人民委员会，致亲爱之词于中国国民之前……”我们看了这两句话，要晓得俄罗斯的国家组织同最高执政者，是个政府还是个人民委员会？

“……故吾等不独援助俄国之工人，且援助中国之人民。夫自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之后，吾等所继续不绝以通告中国人民者，欧、美、日本等国之人，常隐之而不肯宣示于中国人民……”可怕的过激派，却〈没〉有什么可怕；它的心事，不过要援救俄国工人，还要援救中国人民。这种消息，从一九一七年十月便告诉我们了。现在是一九二〇年的四月，为什么我们才得到这第一次的牒书？它的心事，不过要发挥他们“援救”的天性，欧、美、日本又为什么不让这种消息传到我们耳朵里？

“溯自一九一七年十月之后，劳农政府即取得大权，而以俄国人民名义通告各国，表示愿订永久和平之意……”可知俄国在三年前便以人民的名义通告过世界各国，他们所通告的，却只有“永久和平”四个字。

我们再看他所标揭的和平基础的条件：（1）“各国彼此退还前日之侵地与其赔款”；（2）“各国对内应与自主”；（3）“各国对工人、农人不得以势力压制，使其不得上进”。这几条和平基础，可以说是强国受损失，弱国得利益；资产阶级受损失，劳动阶级得利益。换言之，就是利于多数，不利于少数。我们如若自以为是多数中之一员，我们当然不反对它。

再看它对于中国事件，它主张：从前日本、中国及协约国所订的密约，一律取消；从前俄帝政时代在中国满洲及他处以侵略手段取得的土地，一律放弃；该土地之人民愿为何国及何政体，一任其自择；中东铁路、矿产、林业权利及其他由俄帝国政府，克伦斯基政府，土匪霍尔瓦特、谢米诺夫及俄国军人、律师、资本家手里所得到的特权，全数返还中国，不受何等报酬。中国人要细读“一律取消”“一律放弃”“一任其自择”“返还中国”几句话，中国人更要细看下边“不受何等报酬”一句话。中国人自从看见外交文书以来，从没看见有人对于中国权利痛痛快快地说到“返还”“退还”的字样，更没听说过“不受何等报酬”这种话。即便看见过、听见过，也多是这样话头的旁边，或是话头加着小字或是括弧，一气解释出来，总是没有中国人的便宜。然而这回开例了，国际间居然有这样的文书，居然有这样的文书到中国！

他们又说：“除劳农政府之全权大使与中国人民往来，因而发生之特别情形外，以后在中国地方之一切法律与权力，纯粹为中国人民之法律与权力，绝无第二者之法律与权力混入其间。”派大使却与中国人民往来，我们可以知道劳农大使的性质了。“绝无第二者法律……”这句话，已轻轻地将各国在中国强占的、中国力争不得的治外法权送回来了。

他底下又说：“向来日本、协约国俄帝国政府对中国的暴戾行为，皆将由此而尽为消灭。……”我们若有一个朋友对我们说，从前嫌隙，一概冰释，愿共忧患，互为爱惜。我们哪能不说这人是个肝胆丈夫，是个好朋友。现在这种朋友却出在俄国。

最后最后，他们说了话了，他们盼望中国人：（1）为一种自由之民；（2）与俄国农民、工人及赤军提携；（3）为自由而力战。

我请读过这通牒的人，答复以下的话：

过激派是仁爱的、救人的不是？

过激派对于中国是侵略的不是？

过激派盼望中国人的怎么样？

#### （八）上海民国日报（一）

这一次俄国劳农政府对中国国民的通告，自传到上海以来，中国人民心理上起了一个极大的震动。这几天以来，各团体对于俄国劳农政府的通告，都有极诚恳而有力的表示。可见中国的人，是了解正义的人，是有正义的人。“欲明是非，须以儒墨反复相明；反复相明，则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非。”这几句话，实在是含有极深刻的至理。中国人从鸦片战争以来（鸦片战争起于西历一千八百三十九年，即清道光十九年，末于一千八百四十二年，即道光二十二年），所受外国侵略的祸害，真是书不胜数。每受一次的侵略，中国国民的发展，便阻止了许多；中国国民的权利，便损失了许多；中国人生活的困苦，便加增许多。铁路、矿山以及种种的特权，被外国人瓜分了大半，且不用说了；法权的丧失，也不用讲了。因为这些事情，还包含着许多实际的内容，你自己不肯做，不能禁人不做；你自己不树立人民的人权，便怪不得人家蹂躏。至若因为要占据中国的特权，便杀中国的人，把中国人当奴役，便要用武力强迫中国人吃害个人、害种族、养成衰弱懒惰素性的鸦片烟，使中国人一天一天地身心衰弱下去。这些历史，实在是中国人从小到老、从现在到将来永远不能忘记的。因为中国这一百年在世界上所受的残酷待遇，把很平和的中国人的性质，刺激出一个反动来。拳匪之乱，就是反动的表现。义和团那个东西，真是很糊涂、很野蛮的东西，所做的事，真是很残酷的事。但是这些人的残酷性质，实在和中国人素性绝对相反的。所以生出它

来的缘故，实在世界上的强国五十多年来以残酷手段待遇中国人所激动出来的，绝不是中国人有排外的性质，更不是中国人有不平和的性质。因为这是被外国用十一年的武力征服制造出来的。

中英鸦片战役，前后亘四年；英法联军战役，自陷广东起至《北京条约》告成，亦前后亘四年；光绪十年，有中法的战争；光绪二十一年二十二年间，有中日的大战。前后合算，亘十一年。俄人侵伊犁还不在于内。太平天国与清政府间的战乱，也是由外国压迫中国人生活直接、间接产生出来的。《南京条约》成立后八年，便有洪秀全的举兵，这是很容易看明白的事实。义和团的乱事，在光绪二十六年，就是中日战后的五年。

在这许多残酷的历史事实里面的中国人，这一次接着俄国劳农政府这样光明正大、平和诚恳的通告，并不是激发“抚我则后，虐我则仇”的恩怨心，实在是激发起中国人来，使我中国人觉悟“压迫”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互助”是一切“善美”的起点，“自由”“平等”是一切正义的归宿，“民主的平和”是一切人类普遍的希望。

- (1) 撤废一切政治的、经济的特权。
- (2) 废除秘密的外交。
- (3) 不侵略土地。
- (4) 不要求赔偿。
- (5) 消灭种族的差别。

这五个原则，使中国人不能不兴奋，不能不感激。因为这空前的事业，实在是自国家这个东西以来，任何民族、任何国家所不愿做、不能做、不敢做的；又实在是今天全世界的平民所大家希望的。

这个通告传到中国以来，中国的人民团体、言论机关，凡有血性的，都有很诚恳有力的表示。这真是表现中国人明是非，重正义的人格。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

“贼仁者谓之残，贼义者谓之贼。”

中国人民团体的这些表示，正义表现中国人几千年来潜伏在血管里的“好仁义”“恶残贼”之“社会的良心”。

把各团体、各报纸的言论综合起来，主要的意思可分为五项：

- (1) 认识俄国此次的举动，是世界有史以来为全人类图幸福的空前创举。
- (2) 主张对于俄国人民及俄国所表现的正义，表示美满的谢意。
- (3) 准据劳农政府的通牒，收回一切劳农政府归还的权利。
- (4) 否认俄罗斯帝国时代及克伦斯基政府时代所派来中国的官吏，正式与俄罗斯



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修好。

(5) 与俄国国民提携，致力于废除国际的压迫及国家的、种族的、阶级的差别。

### (九) 上海民国日报 (二)

昨天报界联合会，对于俄国的通牒，发表了一个诚恳致谢的复书；基督教爱国会也特地地为这件事开了个会议，不久必定有一种表示的。究竟那俄牒是怎样讲法的呢？那通牒中说：

“溯自一九一七年十月之后，劳农政府即取得大权，而以俄国人民名义通告各国，表示愿订永久和平之意；并谓此种和平之基础，应各国彼此为还前日之侵地与其赔款，不问于其国之大小及谓各国对内，应予其主；而各国对工人、农人，不得以势力压制，使其不能上进。且声明：凡从前与日本、中国及协约国（记者按：即现时所谓协约国，因劳农政府已与协约国脱离关系，故云）所订之密约，一律取消。盖此种密约，徒供前日俄皇与协约国政府以压制、剥削其人民，而尤压制、剥削中国之人民，而仅彼资本家及俄国军阀之私利故也。中俄密约，一九〇一年《北京和约》（《庚子条约》），与一九〇六年、一九〇七年与日本所订之协约，将前日俄帝国政府时代所取于中国者与取于之中国而转让之于日本及协约国者，一律送还中国。其磋商直待至一九一八年五月，而协约国即胁迫中国政府与重贿中国官吏与报纸，使中国政府与俄国劳农政府断绝往来。而日本与协约国于此，非特不将俄国之满洲铁路交还中国，反因之以为利而取为己有，并且强迫中国军队以援助此种盗贼之行为。然中国工人、农人对于欧、美、日各国军队之攻入西伯利亚及满洲，非特不知其据何理由，且不知其是否为事实焉。”

这一段，他是说俄国早有废除《中俄密约》《北京和约》（即《庚子和约》）《日本协约》的意思，因别种障碍，使这意思不能实现；并且由俄国放弃的满洲铁路，中国所应收回的，也被他人占去了。

“吾等今日，特将此通牒送致中国人民，使其放眼纵观，免为他人蒙蔽。凡从前俄帝国政府时代，在中国满洲及他处（以）侵略手段而取得之土地，一律放弃；该土地之人民，愿为何国及采何种政体，一任其自择。劳农政府将中国铁路、矿产、林业权利及其他由俄帝国政府，克伦斯基政府，土匪霍尔瓦特、谢米诺夫，俄国军人、律师、资本家所取得之特权，皆返还中国，不受何种报酬。劳农政府并抛弃庚子赔债。吾等对于此节，所以不惜再三提议者，因闻此项赔款，吾等已声言放弃，而中国政府反取之以供养彼前日俄帝国驻京之公使与驻中国各地之领事。今日任命此种公使与领事之政府早已消灭，而彼被任命之公使与领事，因得日本与协约国之援助，反安居驻扎中国，而日欺蒙中国之人民。中国人民应明白斯事，而摈此种欺诈之徒于境外也。

“凡俄国从前所获取之各种特权及俄商在中国内地所设之一切工厂，与夫俄国之官员，或牧师，或委员等，所以不受中国法庭之审判等之特权，皆一律放弃。除劳农政府之全权大使与中国人民往来，因而发生之特别情形外，以后在中国地方一切法律与权力，纯粹为中国人民之法律与权力，绝无有第二者之法律与权力，混入于其间。凡其他各种问题，与向来日本、协约国、俄帝国政府对中国为之暴戾行为，皆将由此而尽为消灭也。”

这一段，它向中国声明把以前俄国所取得的中国利益，不论铁路、矿产、船线、租借地、赔款等等，一概交还中国。并声明俄帝国已经灭亡，俄帝国所派的公使、领事，他们早已不承认，希望中国不要再把俄国人民已经退回的赔款交它。

无论是哪一国，它肯把以前夺我的东西，完全交还中国人，中国人是拒绝不受，还是欢迎感谢呢？公理、道义、利害一一地排列在国民的眼前，国民应该怎样？

#### （十）北京晨报

劳农政府对我讲和通牒原文，已见今天本报（以前所登的，都不过大意而已）。听说正式公文也送到外交部了，现在我们已到了不能不决定对俄方针的时候了。

我们的态度应当怎么决定？是和劳农政府讲和呢，还是拒绝它的提议呢？这个问题非常之重要，我们以前也略略表示过我们的意见，读者或且还不致忘记。我以为我们怎么样决定我们的态度，应当取决于三点：第一，劳农政府的能力到底是怎么样？第二，劳农政府对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第三，欧、美各国对劳农政府的方针是怎么样？从这三点看来，如果可以讲和就讲和，如果不可以讲和就不讲和。我们现在就这三点考究考究。

第一，劳农政府在俄南方面，已经可以制服特尼金军队了；在西伯利亚方面，渥木斯克政府瓦解之后，高尔哲被它枪毙了；罗萨诺夫亡命到日本去了；谢米诺夫、霍尔瓦特，都不过托庇于我国势力之下，保其余命而已；由这种形势看来，劳农政府的基础，总可以说很巩固了。它们的能力，大概可以统一全俄。俄国人既然不能够推倒它们，那么我们事实上迟早就不能不同它们开始正式的交际，这是很明白的事情。所以从第一点讲起来，是非与劳农政府讲和不可的。

第二，劳农政府如果对我们没有什么好感，那么我们也可以不必急于讲和。但是它们所提出的讲和通牒所表示的态度，非常之和平、公正；它们所肯废弃的条约、抛弃的利权，都是我们从前所希望恢复而不可得的。今天它们居然自己肯退还我国，这是何等时机，岂可轻轻放过？国家间的交际，只问对我态度是怎么样，它们对内的主义可以不管的。我们就想管也管不着，难道因为不以它们主义为然，无论它们对我有

如何好意，都不肯交际么？所以从第二点讲起来，更不能不讲和了。

第三，欧、美各国对俄方针已经也倾向于讲和了。派员到俄国去调查，就是变更从前方针的用意。并且据我们所听见，各国暗中都已派人和劳农政府接洽了。日本更想从中攫取许多利权。如果我们太老实，恐怕就会上它的当，这层政府非大大注意不可。欧、美各国迟早总要承认劳农政府，那么我们因为和俄国有接壤的关系，就比它们早点承认，也没有不可的地方。大家只要方针一样，不限定时期都要一样。这一层，政府和国民非弄明白不可的。所以我们从第三点看来，也可以赶快讲和的。

各方面的形势是这样，我们简直用不着迟回观望，立刻答复劳农政府，承诺讲和罢了。不知道政府有这种大决心没有？对俄问题，利害关系太大，国人非留神不可。

## 后 记

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是20世纪初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文化月刊，它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该刊先后由上海书店和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但印量都非常少，这些影印本（繁体竖排版）大多珍藏在大型图书馆的特藏室，作为学术研究之用，一般读者难以读到。

其实，《新青年》创办初始是想改为横排版的，这个建议最初也是由钱玄同提出来并得到陈独秀认可的。他说：“《新青年》杂志拿除旧布新作宗旨，则自己便须实行除旧布新，所有认作‘合理’的新法，说了就做得到的，总宜赶紧实行去做，以为社会先导才是。”但是横排版的想法却遭到群益书社的反对，理由是费工且费时。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新青年〉简体典藏全本》，其初衷也是想让更多的普通读者能阅读到这部重要的中国现代文献。此书的出版从某种意义上可谓圆了《新青年》创办者当年的心愿。

《新青年》简体横排版最初是由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席云舒博士利用业余时间，历时6年，将《新青年》繁体竖排版整理为简体横排版电子文档，合计11卷（含季刊和不定期刊）63号，计700余万字。2008年底，宁夏人民出版社经与席云舒博士多次联系沟通，最终达成出版共识。目前，经过细致的加工整理，《〈新青年〉简体典藏全本》终于面世。

《新青年》创办时正处于白话文之滥觞、语言文字规范均尚未形成之际，前三卷只有断句没有标点，第四、五卷大多都是“一顿到底”的标点，这些文章点点滴滴地展示着当时白话文和新式标点从不规范向规范发展的过渡。我们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请教了很多相关领域的专家，特别是得到了国家语委厉兵教授的热心支持和帮助，厉兵教授百忙之中给我们提出了很多中肯的建议。同时，鲁迅博物馆馆长、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吴义勤教授为本套书

的出版撰写了推介信，原宁夏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龙城顺先生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在此，对他们表示深深的感谢。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还聘请了蔡永贵、马丽珠、关爱群、宗志远、王琨、潘忠、吕国安、王丽云、武耀东、苏惠、喻通、白玮、刘涵等 13 位老师对本套书进行了校订工作，出版前我们又特邀了郎伟、李仁安、杨胜利、陈春霞、周惠玲、马丽珠、白玮、陈海洋、喻通、白丽等老师，进行最后的审读把关。付梓之前，对他们的真诚帮助表示深深的谢意。

编者

2011年6月25日

# 新青年

简体典藏全本

---

研究新文化的历史与中国革命史，《新青年》都是必读的杂志。它不仅开始了新思想与新思维的历程，掀起了新文化运动，重要的是，体现了五四知识分子的创造性与精神风采。

此次以简体横排的方式面世，对普及历史知识及研究新文化的传播史，都有不小的意义，是《新青年》传播的重要渠道，将把它从历史的深处拉到今人的阅读视野里，会有亲切的感觉。

孙郁 鲁迅博物馆原馆长、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

---

《新青年》是我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一份杂志，它的创刊揭开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序幕，随后又成为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主要阵地，它的创办人陈独秀和主要撰稿人鲁迅、胡适是五四新文化的三位旗手，他们和《新青年》的其他同仁一道，为我国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化传统，这个传统至今仍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吴义勤 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教授

---

ISBN 978-7-227-04748-3



9 787227 047483 >

总定价 880.00元